禅宗诸珍

目录

憨山老人梦游集选——————————————————3

无门关——————————————————————148

碧岩录——————————————————————174

庞居士语录————————————————————392

六祖金刚经口诀——————————————————437

法王经——————————————————————490

思益梵天所问经法要————————————————507

石屋禅师诗偈全集—————————————————536

寒山诗——————————————————————599

憨山老人梦游集选

卷第二至第十二法语开示集

　　法语

　　答郑昆岩中丞

若论此段大事因缘。虽是人人本具。各各现成。不欠毫发。争柰无始劫来。爱根种子。妄想情虑。习染深厚。障蔽妙明。不得真实受用。一向只在身心世界妄想影子里作活计。所以流浪生死。佛祖出世。千言万语。种种方便。说禅说教。无非随顺机宜。破执之具。元无实法与人。

所言修者。只是随顺自心。净除妄想习气影子。于此用力。故谓之修。若一念妄想顿歇。彻见自心。本来圆满。光明广大。清净本然。了无一物。名之曰悟。非除此心之外。别有可修可悟者。以心体如镜。妄想攀缘影子。乃真心之尘垢耳。故曰想相为尘。识情为垢。若妄念消融。本体自现。譬如磨镜。垢净明现。法尔如此。但吾人积劫习染坚固。我爱根深难拔。今生幸托本具般若。内熏为因。外藉善知识引发为缘。自知本有。发心趣向志愿。了脱生死。要把无量劫来。生死根株。一时顿拔。岂是细事。若非大力量人。赤身担荷。单刀直入者。诚难之难。

古人道。如一人与万人敌。非虚语也。大约末法修行人多。得真实受用者少。费力者多。得力者少。此何以故。盖因不得直捷下手处。只在从前闻见知解言语上。以识情抟量。遏捺妄想。光影门头做工夫。先将古人玄言妙语。蕴在胸中。当作实法。把作自己知见。殊不知此中一点用不著。此正谓依他作解。塞自悟门。如今做工夫。先要刬去知解。的的只在一念上做。谛信自心本来干干净净。寸丝不挂。圆圆明明。充满法界。本无身心世界。亦无妄想情虑。即此一念。本自无生。现前种种境界。都是幻妄不实。唯是真心中所现影子。如此勘破。就于妄念起灭处。一觑觑定。看他起向何处起。灭向何处灭。如此著力一拶。任他何等妄念。一拶粉碎。当下冰消瓦解。切不可随他流转。亦不可相续。永嘉谓要断相续心者此也。盖虚妄浮心。本无根绪。切不可当作实事。横在胸中。起时便咄。一咄便消。切不可遏捺。则随他使作。如水上葫芦。只要把身心世界撇向一边。单单的的提此一念。如横空宝剑。任他是佛是魔。一齐斩绝。如斩乱丝。赤力力挨拶将去。所谓直心正念真如。正念者。无念也。能观无念。可谓向佛智矣。

修行最初发心。要谛信唯心法门。佛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多少佛法。只是解说得此八个字。分明使人人信得及。大段圣凡二途。只是唯自心中迷悟两路。一切善恶因果。除此心外。无片事可得。盖吾人妙性天然。本不属悟。又何可迷。如今说迷。只是不了自心本无一物。不达身心世界本空。被他障碍。故说为迷。一向专以妄想生灭心。当以为真。故于六尘境缘。种种幻化。认以为实。如今发心趣向。乃返流向上一著。全要将从前知解。尽情脱去。一点知见巧法用不著。只是将自己现前身心世界。一眼看透。全是自心中所现浮光幻影。如镜中像。如水中月。观一切音声。如风过树。观一切境界。似云浮空。都是变幻不实的事。不独从外如此。即自心妄想情虑。一切爱根种子。习气烦恼。都是虚浮幻化不实的。如此深观。凡一念起。决定就要勘他个下落。切不可轻易放过。亦不可被他瞒昧。如此做工夫。稍近真切。除此之外。别扯玄妙知见巧法来逗凑。全没交涉。就是说做工夫。也是不得已。譬如用兵。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古人说参禅提话头。都是不得已。公案虽多。唯独念佛审实的话头。尘劳中极易得力。虽是易得力。不过如敲门瓦子一般。终是要抛却。只是少不得用一番。如今用此做工夫。须要信得及。靠得定。咬得住。决不可犹豫。不得今日如此。明日又如彼。又恐不得悟。又嫌不玄妙。者些思算。都是障碍。先要说破。临时不生疑虑。至若工夫做得力处。外境不入。唯有心内烦恼。无状横起。或欲念横发。或心生烦闷。或起种种障碍。以致心疲力倦。无可柰何。此乃八识中。含藏无量劫来。习气种子。今日被工夫逼急。都现出来。此处最要分晓。先要识得破。透得过。决不可被他笼罩。决不可随他调弄。决不可当作实事。但只抖擞精神。奋发勇猛。提起本参话头。就在此等念头起处。一直捱追将去。我这里元无此事。问渠向何处来。毕竟是甚么。决定要见个下落。如此一拶将去。只教神鬼皆泣。灭迹潜踪。务要赶尽杀绝。不留寸丝。如此著力。自然得见好消息。

若一念拶得破。则一切妄念。一时脱谢。如空华影落。阳焰波澄。过此一番。便得无量轻安。无量自在。此乃初心得力处。不为玄妙。及乎轻安自在。又不可生欢喜心。若生欢喜心。则欢喜魔附心。又多一种障矣。至若藏识中习气爱根种子。坚固深潜。话头用力不得处。观心照不及处。自己下手不得。须礼佛诵经忏悔。又要密持咒心。仗佛密印以消除之。以诸密咒。皆佛之金刚心印。吾人用之。如执金刚宝杵。摧碎一切物。物遇如微尘。从上佛祖心印秘诀。皆不出此。故曰。十方如来。持此咒心。得成无上正等正觉。然佛则明言。祖师门下恐落常情。故秘而不言。非不用也。此须日有定课。久久纯熟。得力甚多。但不可希求神应耳。

凡修行人。有先悟后修者。有先修后悟者。然悟有解证之不同。若依佛祖言教明心者。解悟也。多落知见。于一切境缘。多不得力。以心境角立。不得混融。触途成滞。多作障碍。此名相似般若。非真参也。若证悟者。从自己心中朴实做将去。逼拶到水穷山尽处。忽然一念顿歇。彻了自心。如十字街头见亲爷一般。更无可疑。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亦不能吐露向人。此乃真参实悟。然后即以悟处融会心境。净除现业流。识妄想情虑。皆镕成一味真心。此证悟也。

此之证悟。亦有深浅不同。若从根本上做工夫。打破八识窠臼。顿翻无明窟穴。一超直入。更无剩法。此乃上上利根。所证者深。其余渐修。所证者浅。最怕得少为足。切忌堕在光影门头。何者。以八识根本未破。纵有作为。皆是识神边事。若以此为真。大似认贼为子。古人云。学道之人不识真。只为从前认识神。无量劫来生死本。痴人认作本来人。于此一关最要透过。所言顿悟渐修者。乃先悟已彻。但有习气。未能顿净。就于一切境缘上。以所悟之理。起观照之力。历境验心。融得一分境界。证得一分法身。消得一分妄想。显得一分本智。是又全在绵密工夫。于境界上做出。更为得力。

　　凡利根信心勇猛的人修行。肯做工夫。事障易除。理障难遣。此中病痛。略举一二。

　　第一不得贪求玄妙。以此事本来平平贴贴。实实落落。一味平常。更无玄妙。所以古人道。悟了还同未悟时。依然只是旧时人。不是旧时行履处。更无玄妙。工夫若到。自然平实。盖由吾人知解习气未净。内熏般若。般若为习气所熏。起诸幻化。多生巧见。绵著其心。将谓玄妙。深入不舍。此正识神影明。分别妄见之根。亦名见刺。比前粗浮妄想不同。斯乃微细流注生灭。亦名智障。正是碍正知见者。若人认以为真。则起种种狂见。最在所忌。

　　其次不得将心待悟。以吾人妙圆真心。本来绝待。向因妄想凝结。心境根尘。对待角立。故起惑造业。今修行人。但只一念放下身心世界。单单提此一念向前。切莫管他悟与不悟。只管念念步步做将去。若工夫到处。自然得见本来面目。何须早计。若将心待悟。即此待心。便是生死根株。待至穷劫。亦不能悟。以不了绝待真心。将谓别有故耳。若待心不除。易生疲厌。多成退堕。譬如寻物不见。便起休歇想耳。

　　其次不得希求妙果。盖众生生死妄心。元是如来果体。今在迷中。将诸佛神通妙用。变作妄想情虑。分别知见。将真净法身变作生死业质。将清净妙土。变作六尘境界。如今做工夫。若一念顿悟自心。则如大冶红罏。陶镕万象。即此身心世界。元是如来果体。即此妄想情虑。元是神通妙用。换名不换体也。永嘉云。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若能悟此法门。则取舍情忘。欣厌心歇。步步华藏净土。心心弥勒下生。若安心先求妙果。即希求之心。便是生死根本。碍正知见。转求转远。求之力疲。则生厌倦矣。

其次不可自生疑虑。凡做工夫。一向放下身心。屏绝见闻知觉。脱去故步。望前眇冥。无安身立命处。进无新证。退失故居。若前后筹虑。则生疑心。起无量思算。较计得失。或别生臆见。动发邪思。碍正知见。此须勘破。则决定直入。无复显虑。大概工夫做到做不得。正是得力处。更加精采。则不退屈。不然则堕忧愁魔矣。

其次不得生恐怖心。谓工夫念力急切。逼拶妄想一念顿歇。忽然身心脱空。便见大地无寸土。深至无极。则生大恐怖。于此若不勘破。则不敢向前。或以此豁达空。当作胜妙。若认此空。则起大邪见。拨无因果。此中最险。

其次决定信自心是佛。然佛无别佛。唯心即是。以佛真法身。犹若虚空。若达妄元虚。则本有法身自现。光明寂照。圆满周遍。无欠无余。更莫将心向外驰求。若舍此心别求。则心中变起种种无量梦想境界。此正识神变现。切不可作奇特想也。然吾清净心中。本无一物。更无一念。凡起心动念。即乖法体。今之做工夫人。总不知自心妄想。元是虚妄。将此妄想。误为真实。专只与作对头。如小儿戏灯影相似。转戏转没交涉。弄久则自生怕怖。又有一等怕妄想的。恨不得一把捉了。抛向一边。此如捕风捉影。终日与之打交滚。费尽力气。再无一念休歇时。缠绵日久。信心日疲。只说参禅无灵验。便生毁谤之心。或生怕怖之心。或生退堕之心。此乃初心之通病也。此无他。盖由不达常住真心。不生灭性。只将妄想认性实法耳。这里切须透过。

若要透得此关。自有向上一路。只须离心意识参。离妄想境界求。但有一念起处。不管是善是恶。当下撇过。切莫与之作对。谛信自心中。本无此事。但将本参话头。著力提起。如金刚宝剑。魔佛皆挥。此处最要大勇猛力。大精进力。大忍力。决不得思前算后。决不得怯弱。但得直心正念。挺身向前。自然巍巍堂堂。不被此等妄想缠绕。如脱鞴之鹰。二六时中。于一切境缘。自然不干绊。自然得大轻安。得大自在。此乃初心第一步工夫得力处也。

　　已上数则。大似画蛇添足。乃一期方便语耳。本非究竟。亦非实法。盖在路途边。出门一步。恐落差别岐径。枉费心力。虚丧光阴。必须要真正一门。超出妙庄严路。所谓行步平正。其疾如风。其所行履。可以日劫相倍矣。要之佛祖向上一路。不涉程途。其在初心方便。也须从这里透过始得。

　　示无生禄禅人

古人最初发心。真正为生死大事。决志出离。故割爱辞亲。参师访友。历尽艰辛。心心念念。只为己躬下事未明。忧悲痛切。如丧考妣。若一见知识。如婴儿得母。傥得一言半句。开导心地。如病得药。若一念相当。胸中了悟。如贫得宝。捐身舍命。陆沉贱役。未尝惮劳。若二祖之安心断臂。六祖之坠腰负石。百丈之执劳。杨岐之供众。凡名载传灯光照千古者。无不从刻苦中来。乃至过去诸佛。求无上菩提。舍身命如微尘数。无一类而不受身。无一身而不苦行。百劫修因。故感天上人闲。无量供养。乃至末法儿孙。犹受用白毫光中一分功德不尽。岂有天生弥勒。自然释迦者哉。

痛念末法。去圣时遥。法门典刑。已至扫地。吾辈出家儿。不知竟为何事。生来只知惧饥寒。图饱暖。一入空门。因循俗习。游谈终日。捧腹纵情。徒骋六根。备造众恶。不耕而美食。不蚕而好友。虚消信施。唐丧光阴。竟不知生从何来。死从何去。岂复知因果难逃。罪福无爽。一朝大限临头。如石投水。三途剧苦。一报五千。再得出头。不知何日。兴言及此。痛可悲酸。目击时流。滔滔皆是。望吾人之修者。如披沙拣金。非曰绝无。盖亦鲜矣。嗟乎。三界牢狱。四生桎梏。大火所烧。生死险宅。何由能湿猛焰。离众苦。至无畏处耶。非丈夫儿。具灵根。含夙骨者。不能奋发猛勇。一超直入。汝等幸尔生逢佛法。形寓袈裟。早值明师。六根完具。若不痛念无常。深思大事。思地狱苦。发菩提心。改往修来。昼夜精勤。早求出离。因循度日。纵放身心。大限到头。悔之何及。嗟乎行矣。其无忘我临岐叮咛之言。以负吾自负也。

　　将之雷阳舟中示奇侍者

佛祖教人于生死中。顿证无生法忍。且每怪其于无生中。妄见生灭。此语如对市人说梦事。闻者非不明目张胆。但未证真耳。要之所说非所闻。所闻非所见也。古人贵实证者。直欲于生死法中。亲切勘破而已。非别有奇特处也。

尝见小儿怕鬼者。每于夜中行。恍然一物随之。大生惊怖。虽慈母善谕本无。亦未之信。必待其自信不疑而后止。苟自至不疑之地。纵假鬼怖之。将一笑而释矣。

余昔游塞上。同健儿乘马夜行。道傍一石。马忽见而大惊。几堕地。尔乃顿辔。奋力鞭策。绕石周行数十匝。仍引熟视良久。方纵逸而去。马自是遇物皆不惊。余因是知道人游生死险道。历境验心。必如是而后已。是故华严以善财表证。其所历百城。参多知识。至于刀山火聚。亦迟回。待劝而后入。及入之。果得清凉大解脱门。此其策马绕石。令其熟视之谓耶。由是观之。佛祖殊无他长。盖能熟视世间相者耳。世人所惊怖者。非生死祸患乎。佛祖乃欲令人于中证无生忍。且又明言。于无生中妄见生灭。噫。此果何谓哉。苟非熟视自到不疑之地。吾意虽慈尊善谕。殆亦难免惊怖也。

余比以宏法罹难。上干圣怒。如白日雷霆。闻者掩耳。自被逮以至出离。二百余日。备历苦事不可言。从始至终。自视一念欢喜心。竟未减于平昔。观者莫不惊异为非常。然而生死祸患。他人故为余惊矣。及视余不减欢喜心。乃又惊。余不惊其所惊。而人惊其所不惊。是或有道焉。

奇侍者。不远三千里赴难。问余于幽狱。已而荷蒙圣恩。贬窜岭南。奇乃伴行舟中。遂书此为别。嗟乎。生死险道。正在所惊。其无闻我欢喜心如梦事耶。异时验子于寂灭场中。无以今日之言为梦语。

　　示无隐桂禅人

　　明桂西蜀李氏子。年十七出家。参伏牛法光和尚。礼清凉。感文殊光相。烧一指供养。如京谒遍融禅师。从古梅座主听讲。复从大方宗师请益机缘。访余于东海海印道场。受金刚宝戒。余观其骨气孤硬。可为法门标帜。第以名言厚习。不能洞发性真。初闻余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因字之曰。无隐。每为曲唱傍通。方便调伏者期年。一日闻唯心宗旨。恍然自信。遂誓归依。三阅寒暑。相从于患难。又期年丙申十月来五羊。依栖于垒壁者数月。余方观楞伽。拟令入室。冀入第一义。心忽有归省之思。余以为忠于法门。孝于师亲。其志一也。因示之曰。惟佛性之在缠。如神光之在目。虽明暗去来。而照礼独立。以障翳厚薄。故智用浅深。是故从上佛祖。必经多劫。事多知识。入多法门。然后得见性真。所以然者。如人被缚。自不能解。必假手于他。至若释然解脱。自在纵横受用处。又非解者所可与也。即称上根利智。有能一念顿悟自心。不从人得者。未必不由积累辛苦中来。如万里还家。入门一步。庆快平生。回视向之跋涉艰难。间关险阻。依稀仿佛如梦中事然。且大通十劫。犹不现前。身子发心。中道退沮。在圣尚尔。况其他乎。是知信向此段大事因缘。能操久远之志。持毕竟之怀者。从古为难得。历观前修。捐舍身命。亲师择友。动则三二十年。乃至尽形毕寿。不以穷达改心易虑。以极愿力所持。穷劫而不化。千载如一日者。所以光明广大。一发则为人天师表。非苟然也。禅人以夙习般若闻熏之力。不忘所先。今幸为佛子。历事法门。殷勤若是。苟能执金刚心。尽此形寿。乃至周遍恒沙。以极究竟菩提。不退初心。将布法云于火宅。圆智种于觉园。未必不以今日为因地也。子行矣。即归峨嵋。亲见普贤。傥问诸变化人。报言瘴海炎方。不减白银世界。无恙无恙。

　　促小师大义归家山侍养

余少读史。窃慕程婴。公孙杵臼之为人。念曰。持此心为人臣子者。可谓不忝所生矣。及长出家。乃曰。吾佛为三界法王。四生慈父。苟能持二子之心。为弟子者。可谓不负己灵矣。及读传灯诸祖机缘。见神光之断臂。船子之覆舟。百丈之于马祖。杨岐之于慈明。叹曰。苟忘身为法。若诸老之为心者。何患祖道之不昌。法门之不振乎。嗟夫。丈夫处世。既不能尽命竭力。以事人主。荣名显亲。即当为法王忠臣。慈父孝子。易地皆然。又何屑屑以事龌龊乎。故予自知。有向上事以来。此心翩翩。负超世之思。即处樊笼游廛市。未尝不置身冰雪。千岩万壑中也。隆庆初。予居龙河讲肆。识妙峰师。于稠人中。睹其貌悴骨刚。知为法器。虽未语而心许之矣。万历癸亥。余北游上都。适遇于长安市。共坐龙华树下。一语而决生死。乃结伴同参。共游方外。过河中。山阴檀越延之道院数月。是时宗尚童年为沙弥。明年余同妙师入清凉。置身万年冰雪中。严寒彻骨。几死者数矣。时予幸有自信之地。越丁丑山阴檀越。以书抵清凉。属宗从事法门。因著入槽厂。宗跃然负米采薪。履水踏雪。百务惟先。日夜无隙。众皆推其精勤。然殊无短长。越辛巳冬。奉慈旨。求皇储。荐先帝。建大会于台山。日集万指。宗独任点茶汤。昼则周旋不失一人。夜则以余力课诵。余始心知其力能荷负。第未察其信根耳。

明年壬午春。台山会罢。余与妙师诀。师曰。某即不能荷锡相从。柰何吊影长途乎。乃目宗。谓此子可代执役。因命宗曰。古人从师为法。誓死为期。尔其尽形竭力。傥中道志沮。当此生不面尔。其志之。明发。即理策东西。余同龙华老人。养痾于大行之障石岩。宗只身以从。百务惟勤。凡操食时。必侍立辍餐而后已。察意之可否。以为忧喜。予饱亦饱。予偶不欲食。则涕泗交颐。亦终日不餐也。余每每私察。久之如一日。因谓龙华老人。此子天性纯孝人也。子夏问孝。孔子曰色难。其是之谓乎。明年癸未。余即东蹈海上。藏修于牢山深处。人迹所不能至。神鬼之乡也。余因入那罗窟而居之。披荆榛。卧草莽。犯风涛。涉险阻。艰难辛苦。不可殚述。人不堪其忧。而宗实甘心焉。余亦将谓老死丘壑。无复人世矣。居三年。丙戌。蒙圣天子诏。为慈圣圣母颁大藏经。布天下名山。及二牢焉。余乃喟然叹曰。因缘障道。往哲痛心。福始祸先。前修明诫。意欲避之。宗与同伴安桂二侍者。进曰。师即无意人世。岂不上念圣心。所以隆重法门。为斯民之福利乎。

余乃翻然念曰。惟我圣天子仁孝。圣母慈恩。以法为社稷苍生福。某敢不竭躬尽瘁。以敷扬法化。上报圣恩。法王忠臣。慈父孝子。实予所图。第此海峤遐陬。故称蔑戾。苟不等心死誓。何以转魔界而成佛土。尔辈试揣其衷。果能以法为心。毕命从事。则止之。否则去之。无使异日。作世谛流布。昧人天眼目也。安等唯唯。进曰。师唯何人。此惟何事。愿师安意。以道自任。为法忘情。我辈敢不视师为行止。余于是拜受慈命。克意建立。经营事务。无论巨细。一切委宗。而以安桂二人为知事。予但总其纲要耳。上赖圣慈宠灵。不三年。丛林告成。法道聿兴。四方衲子日益至。时则东海。洋洋佛国之风焉。天人冥会。转化之机。盖亦神且速矣。山门供众。法物毕备。秋毫皆出宗心。建立规模。居然不减在昔。观者以为天降地涌。将为东鄙法幢盛世永永福田也。

竖立未几。狂魔竞作。己丑岁即遭侵挠。余所经涉。无论污辱。即祁寒溽暑。奔走于风尘道路。冒生死之际者。不可指陈。而此心一念孤光。未尝少易。宗辈之志愈益坚。三年如一日也。或谓余曰。古人言到处家山。以师高致。道眼视此。不啻轻尘聚沫。柰何惓惓于此。余曰。尝闻世之君子。以身殉国则死国。以身殉法则死法。今蒙慈恩。以法见托。而且表扬圣孝。其事虽异。其命实均。避难不义。弃命不忠。不义不忠。何以为法。假而以此即有封疆尺寸之寄。苟临难而去之。又何以自处。宁效死而弗去。不为苟生以失经。或者唯唯。顷亦魔风顿息矣。

又四年乙未。春二月。衅从中起。以魔事为借资。致圣天子震怒。诏下金吾。逮及者众。是时安已先去。宗与桂共婴此难。余则以一死肩之。荷蒙圣恩。诏遣雷阳。于是冬十月。出长安。与宗别。余观往事如梦游。亦未尝一语及世谛常情也。宗送余河梁。余乃谓之曰。丈夫处世。固不恋恋为儿女态。况吾释子。学出情法者乎。第尔从老人几二十年矣。老人固未尝以一语佛法累汝。不知汝于何处见老人乎。宗稽首曰。宗自事师以来。自知愚钝。不敢外求。上不见有佛祖。下不见有禅道。唯知作务供众生。于动静闲忙疾病祸患死生之际。止此一念。直观师心而已。是故师生则生。师死则死。余曰。我心无相。汝作么观。宗曰。师心若有相。弟子则无今日也。余乃大笑而别。独携善侍者而南。明春三月抵雷阳。频岁饥荒。瘴疠大作。余坐尸陀林中。毒气炎蒸。交攻而至。殆者亦数矣。秋八月。奉檄来五羊。昔之在门者。亦接踵而至。余见则诟骂曰。尔等各有出生死路脚跟。谁无一尺土。见我何为。皆痛斥而去。顷之宗亦自蒲中万里相寻。躬事爨煮。无间在昔。粤省会亦遭疫疠。骸骼蔽野。余命宗率人亲捡埋葬。不下万余。作津济道场以拔之。会罢。促宗归曰。尔何恋恋于此耶。余生平志在忘生。以学出情法者。今虽荷戈行伍。何莫非佛事。万里比邻。太虚咫尺。以法界海慧观之。了无去来生死之迹。又何嗟嗟作梦中颠倒耶。但冀尔识心达本。以金刚焰。烁破历劫情尘。务使爱根习气缘影荡尽。毫无自欺。如此可谓不负佛恩。不辜本有。方是老人不负汝处也。否则抱佛而眠。犹不免为魔伴。况复守此幻身。而增空华障翳。究竟何为。且尔父母师长。今皆老矣。若弃彼取此。亦为法中之愚也。岂正信哉。尔其行矣。幸为谢诸故人。生当重相逢。死则长别离。异日常寂光中。回视今日。犹作梦中事也。尔其识之。无忘所嘱。

　　示洞闻乘禅人

洞闻法乘。夙负上根。初脱尘缘。遇水潦鹤。顷觉其非。遂弃去。入天目山。与性融首座辈。结庵居之。切磋己躬下事。坚忍数载。复参达观禅师。亲近有日。以厌喧求寂之念未忘。遂辞去。隐于罗溪。兹特谒老人于瘴乡。求心地法门。老人遵梵网经。为授金刚宝戒。乘五体投地。如泰山崩。为法之勤。一至于此。老人以久饮瘴烟。四大违损。乃闭关却迹。习静以休。乘亦礼拜归山。请授戒法。因示之曰。三世诸佛。历代祖师。与一切众生鳞介羽毛。乃至地狱三途。以极空散销沉。靡不眉毛厮结。不隔纤毫。其所同者。金刚心地。所异者情。想爱憎耳。由佛祖善用其心。故转秽邦成净土。化刀山为宝林。即剧苦辛酸。皆为极乐真境。此无他术。盖于此心中情想不生。爱憎无寄。譬如净目。彻见晴空。又何颠倒幻华。自生起灭哉。众生返此。无怪乎种种颠倒。自取其咎耳。佛祖怜愍此辈。特特出世一番。并无剩法与人。不过直指此心。令一切众生。当下知归。故毗卢老子。初坐菩提场。亦不过宣明过去十方三世诸佛此戒法耳。千华台上。叶叶释迦。亦不过禀明诸佛此心。宣传此戒法。即四十九年摇唇鼓舌。波波挈挈。为人委曲周旋者。亦不过普令众生信受此戒法。及至末后拈花。天人瞪目而不知者。亦只迷此心戒耳。金色头陀。破颜微笑。乃至二十八传。递代授手。达磨西来。神光立雪。无言无说。盖亦分明直指此心戒耳。展转六传。至老卢俗汉子。柴担下闻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盖乃顿悟此戒。不从人得。不因师授。性自具足者也。又更有何奇特哉。及至黄梅印证。即解道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因此黄梅老人。亦不柰伊何。只得无语归方丈。即三更密付。大似乌豆换人眼睛。岂此外更有奇特哉。

从此儿孙满目。遍满寰中。得之者死。失之者生。千七百人。鼓簧播弄。亦不过递相发明此心地法门。岂此心外别求妙悟耶。若离此外别求。即堕外道邪径。故梵网经云。卢舍那佛心地。初发心中所诵。一名戒光明金刚宝戒。是一切佛本源。一切菩萨本源。佛性种子。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意识色心。是情是心。皆入佛性戒中。又云众生受佛戒。即入诸佛位。位同大觉已。真是诸佛子。故五十五位进修。未见佛性。皆堕涂程。及至末后等觉位中。乃云。是人始获金刚心中。初干慧地。到此直入佛性海中。由是观之。从凡入圣。成佛作祖之要。舍此金刚心外。岂复更有剩法耶。是知此戒不易悟。悟则名为住位。不易行。行则名为行位。不易通。通则名为向位。不易净。净则名为登地位。不易忘。忘则名为人佛位矣。法乘今日。诚当自揣。以何心为出家。以何心为参师访友。以何心为乐求佛法。以何心而愿受此戒。苟得其心。则三世诸佛。历代祖师。普及一切众生。一齐向老人一毛端头放光动地。则汝二六时中。与诸圣凡眉毛厮结也。此则是名真持戒者。否则险。险则堕。参参参。

　　示优婆塞结念佛社

　　惟吾佛住世。说法利生。四众人等。各皆得度。随机教化。各有方便。普令获益。譬若时雨。三草二木。无不蒙润。随分充足。各得生长。是故法有千差。源无二致。然以佛性而观众生。则无一生而不可度。以自心而观佛性。则无一人而不可修。但众生自迷而不知。又无真正善知识开导。故甘堕沉沦。枉受辛苦耳。所以卢祖初至黄梅。问何处人。答曰。岭南人。黄梅道。獦獠亦有佛性耶。祖曰。人有南北。佛性岂有二耶。自此一语。如雷惊群蛰。流布人间。知之者希。悟之者鲜。是则岭南为禅道佛法之源头。爰自卢祖演化。道被中原。而门庭之前。竟埋荒草。寥寥几千载矣。谈者皆谓非善根地。是不达佛性之旨耳。余蒙恩。遣雷阳。以丙申春至秋来五羊。垒壁间注楞伽经完。戊戌夏。即为诸来弟子演说。每一座中。见诸善男子辈。亹亹而来。余深嘉之。未几。有善士十余人作礼。愿乞教授优婆塞五戒法。余欣然应请。即为羯磨。自是归心日诚。听法弥笃。余哀其未悟。愍其不达进修自度工夫。因授以念佛三昧。教以专心净业。痛厌苦缘。归向极乐。月会以期。立有规制。以三时称名。礼诵忏悔为行。欲令信心日诚。罪障日消。必以往生为愿。果能此道。虽在尘劳。可谓生不虚生。死不浪死。岂非真实功行哉。然佛者觉也。即众生之佛性。以迷之而为众生。悟之即名为佛。今所念之佛。即自性弥陀。所求净土。即唯心极乐。诸人苟能念念不忘。心心弥陀出现。步步极乐家乡。又何必远企于十万亿国之外。别有净土可归耶。所以道。心净则土亦净。心秽则土亦秽。是则一念恶心起。刀林剑树枞然。一念善心生。宝地华池宛尔。天堂地狱。又岂外于此心哉。诸善男子。各谛思惟。应当痛念生死事大。无常迅速。一失人身。万劫难复。日月如流。时不可待。傥负此缘。当面错过。大限临头。悔之何及。各宜努力。珍重珍重。

　　示真遇禅人

　　禅人真遇。生长卢陵。弃妻子出家。乐远离行。志向名山。参访知识。幻人以幻业迁讹至岭海。禅人因得来参。顷辞往普陀礼达观师。授以毗舍浮佛偈。复持来五羊。幻人于幻化场中。作如幻佛事。开诸幻众。说如幻法门。禅人作礼请益。幻人乃依如幻三昧。为说一切诸法皆如幻梦境界。而开示之曰。善哉佛子。当善思惟。一切诸佛依幻力而示现。一切菩萨依幻力而修持。一切二乘依幻力而趣寂。一切外道依幻力而昏迷。一切众生依幻力而生死。若夫天宫净土。依幻力而建立。琼林宝树。依幻力而敷荣。铁床铜柱。依幻力而施设。镬汤罏炭。依幻力而沸腾。鳞甲羽毛。依幻力而飞潜。蠢蠕蛸翘。依幻力而动息。以极三世诸佛之所证。六代祖师之所传。总不出此幻网。三昧禅人。安得而逃之耶。汝试谛思。何因而落生死。何因而入母胎。何因而汩没爱缠。何因而愿出沉沦。何因而发足超方。何因而参访知识。何因而履名山。登福地。穿丛林。入保社。今年而南海。明年而五台。后年而峨眉。汝将遍历寰中。纵经尘劫。穷尽十方微尘国土。承事十方诸大知识。总皆不出幻化门头。非究竟真实处也。然虽如是。唤作迷头认影。不访就路还家。苟能一步踏断幻结。则无边幻网。一时顿裂。无涯幻海。一时顿枯。无量幻业。一时顿消。无边幻行。一时顿得。无量幻生。一时顿度。此则是名以幻修幻。所谓众生幻心。还依幻灭者也。其或未然。则纵经三生六十劫。以文殊为父。观音为母。普贤为师。而欲恃此亲因。以求出生死事。远之远矣。汝谛思惟。其无谓我为幻化人。非真实语也。参参。

　　示优婆塞易真潭

佛性善根。如草种在地。但有土处。莫不有之。若遇时雨。靡不发生。第雨有早晚。故生有迟速耳。人人皆有善根种子。若遇大善知识开导。如时雨降。则勃然生芽。抽条长干。开花结实。鲜不成就。所谓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未有无因而招果者。此从上佛祖教化门头。贵在观根逗机。善为开导。使其自性成熟。非有别法以夸诞众生也。

善士易真潭。生在边地。长于尘劳。汩汩口体不暇。安有留心出世。切念生死事大乎。自非夙种善根深厚。油然于中而不容己者。何乃遇缘即发。不待教而能若是耳。余初贬雷阳。未度岭时。谈者谓边俗好鬼。而啖血食。绝无善人。且据佛言。边地下贱。篾戾车种。以为六难。以其断绝佛种。破灭善根。不闻三宝名字故。余以为实然。顷过电白。见潭携善士数辈。头面作礼。余甚异之。及过苦藤岭。诛茅茨施茶结缘。盖潭创为佛事。集众信而为之者。此则不因开导而自为之。岂非善根纯熟。时节因缘已至。有不能自止。触事而现。遇缘而成者耶。

由是观之。佛性未必尽善。魔性未必尽恶。随其所习。故有异耳。佛说边地恶种。盖言其重者。欲人生正信。生中国。闻正法故也。余见潭纯诚笃信。创建善缘。足见佛法广大。不难行于边地。乃作疏。命潭与二三善友。同心一力。果期年而功成。三年而化行。即今海外路人。皆作佛事。将转魔界而成佛界。未必不从此一人一事倡始也。

一阴以至坚冰。一阳而炎赫日。造化之机如此。道化之机亦然。佛言。无佛法处。建立三宝。非菩萨人。不能克成。梵语菩萨。此云大心众生。潭岂非大心众生耶。若从此增进。信心不退。善根转深。勇猛精进。顿悟本心。即永断生死。一超直入。菩提彼岸。未必不从今日出门一步为初地也。但办肯心。决不相赚。勉之。

　　示本净贵禅人

禅人宝贵。以守护佛法为心。初书金字法华诸经。募造旃檀释迦弥陀二圣像成。居端州之鼎湖。时往来五羊。稽首请益。予示之曰。

吾佛有言。诸法从缘生。诸法从缘灭。是知一切诸法。缘会而生。缘会而生。则未生无有。未生无有。则虽有而性常自空。性空则诸法本无自性矣。故曰。知法常无性。佛种从缘起。能达缘起无性者。则为成佛真种矣。善哉佛子。汝之所书诸经者法也。所造旃檀如来者佛也。以汝之信力为因。托诸所化为缘。是则佛从缘起而法亦从缘起。于法性中。法即佛。而佛即法也。第不审果了此法性空乎。性不空乎。若言其性空。则现见佛之相好庄严。毕竟光明炽盛。赩如宝山。而华严八十一卷灵文。三十九品之次第。五周因果之行布。四十二位之森严。不欠一字。法华之三周授记。忏法之诸佛洪名。不少一人。灿然满目。焕乎全彰。谓之性空无物可乎。若言其性不空。方其缘之聚也。则纸自纸。墨自墨。金自金。而香自香。如是纸墨。皆为世谛流布。如是金香。皆为恶业庄严。如是佛法之名。又何从而有耶。求其本无。则性自空矣。

方其今之缘聚也。即以世谛之金香而为佛。即以世谛之纸墨而为经。然纸墨之相不异当时。体不增于昔日。而佛法之名既彰。则敬慢之心悬隔。其助成之人。虽不改于故武。而善恶之机天渊矣。由是观之。则一切诸法。本无自性。从缘会而生者明矣。斯则能达此佛此法。本无自性。则为成佛真种矣。而汝所作种种诸胜缘。不审达无性而作耶。不达无性而作耶。由作而后得无性耶。若达无性而作。则佛法在己而不在物。若不达无性而作。则佛法在物而不在己。若由作而后达无性者。则己与物皆无性矣。达己无性。则无能作之人。达法无性。则无所作之法。人法双空。是非齐泯。则己与物皆无迹矣。又从何而分别耶。如是则功德不可思议。菩提亦不可思议。

佛子如是而知。则为真知。如是而作。则为妙行。否则以思惟心而作难思之佛事。譬如手把萤火而烧须弥。只益自劳。又何从而究竟耶。善哉佛子。谛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应如是作。应如是持。可谓善超诸有矣。

　　示法锦禅人

法锦自言性多嗔习。老人因以方便调伏。而示之以忍辱法门。更为开导之曰。永嘉大师有言。我师得见然灯佛。多劫曾为忍辱仙。是知忍之一行。为成佛之第一妙行也。

故我师释迦老子。生生世世。为提婆达多之所谤害。至于今生出世种种破法。无所不至。甚而杀害其命者非一。及法华会上为其授记作佛。且曰。我之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胜妙功德。皆由提婆达多善知识故之所成就。岂非以忍之一行。为成佛之要行耶。

又云。昔我于歌利王割截身体。我于尔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然灯佛即不与我授记。由是观之。一切众生生死苦具。皆以有我而成无上菩提。福慧庄严。皆以无我而至。以我与物敌故是非生。是非生则爱憎立。爱憎立则喜怒滋。自性浊而心地昏。心地昏则诸恶长。诸恶长则众苦集。众苦集而生死长矣。是皆从我之所致。甚矣。我之为害。譬如严城坚兵。岂易破哉。老氏有言曰。柔胜刚。弱胜强。此盖忍行之初地也。众生恃其我见坚牢难破。所以一言之逆不能受。一事之违不能安。一饥一寒之不能耐。一念之欲不能净。斯皆不知忍之之方。徒增我见之执耳。所以佛教诸弟子修和合行。

又曰。苦法忍。苦法智。又曰。无生法忍。八地乃得。是知从生法忍。忍至无生。则妙行圆。佛果成矣。忍之一行。岂浅浅哉。故曰。凡有所作。皆当忍之。是则举心动念处。以忍试之。举足动步处。以忍先之。折旋动容处。以忍持之。喜怒哀乐处。以忍验之。如斯则心有不敢妄动。身有不敢妄作。事有不敢妄为。情有不敢妄发。故老氏曰。不敢为天下先。不敢即忍之异名。由不敢为天下先。故忍为成佛第一行。

如此则忍大而我小。故忍能衣被于我。亦能衣被于物。自利利他之德。无出此者。故曰。柔和忍辱衣。谓是故也。禅人求法语。故余题之曰。忍辱为衣。禅人勉而行之。其无以为口头话。且又无以此博饭具也。

憨山老人梦游集卷第三

　　法语

　　示性淳禅人

若论此事。如青天白日。十字街头。长安路上。往往来来。谁不睹面相呈。何曾瞒昧丝毫。又如杲日丽天。山河大地。草木昆虫。鳞甲羽毛。飞潜动植。谁不通同受用。至若生盲。虽从来不见。亦未尝不蒙利益也。何独于汝分上有所欠缺隐昧。又劳汝费草鞋钱登山涉水。远远迢迢寻师觅友。偏向深山穷谷中求之。而后得耶。汝但自己不解。向脚跟下一步剿绝命根。被他无量劫来种种戏论习气所弄。恰似白日被鬼迷之相。两眼睁睁。开口向人胡言乱语。竟不知从何处发来。亦不知谁之所使。终日竟夜。淹淹缠缠。随波逐浪。波波劫劫。更不知所作何事。亦不知自己本来是甚么人。及至忽然梦省。亦自大生惭愧。甚至扼腕顿足。切齿椎心。恨不能轰地跳向佛祖顶项上行。及乎遇境逢缘。眨眼之闲。不觉堕入黑山鬼窟去也。此乃天下有志学道之人通病。岂独禅人为然。

然其病根。直在不了自心。但为习气所弄耳。老人生平有志此一大事。恨般若缘浅。习气偏厚。又无如古之真正明眼知识罏鞴。且自发志出家。操方学道以来。以至入山冰雪寒岩。一至万死一生之地。于中种种伎俩知解。向这里一毫用不著。唯独于冷地纳被蒙头时。忽然觑得父母未生前一点消息。便回视昔之种种颠倒。皆梦中事耳。

且复自恨为他业缘牵引。堕入种种幻化境界。至滨万死而获一生。所赖冻饿中博得一点孤光。处处受用。种种逆顺境界。以此为罏冶钳锤。煅炼习气粗重缘影尘垢耳。即今生死关头未知何如。禅道佛法。未必能会。至若的信自心。不向他求一著。以此为消磨岁月之具。其他复何容启齿哉。禅人今且行矣。即求老人法语。一似含元殿里觅长安。若向自己脚根未动步一著解。提得起。放得下。乃至日用见色闻声。未开眼时。未入耳时。早能耳亲眼辨。决不向生死窠中。习气队里。头出头没。此所谓不涉途程。一步早已超过。则佛祖亦无挨身处。阎老子岂柰伊何。如此。方不负雪浪开导之恩。亦不负自己百劫千生带来者一点种子。不被三毒习气熏蒸烂。亦不负老人今日向戈戟场中为汝出气。

其或未然。纵使学得三藏十二部更有何益。如昔为人。纵能穿衣吃饭。更唤作甚么人。即老人今日之语。大以木人穿靴。石女戴帽耳。古人云。初秋行脚。汝等诸人只须向万里无寸草处去。且道如何是寸草处。参参参。

　　示妙湛座主

从上古人出家。本为生死大事。即佛祖出世。亦特为开示此事而已。非于生死外别有佛法。非于佛法外别有生死。所谓迷之则生死始。悟之则轮回息。是知古人参求。只在生死路头讨端的。求究竟。非离此外别于纸墨文字三乘十二教中。当作奇特事也。

所以达磨西来。不立文字。只在了悟自心。以此心为一切圣凡十界依正之根本也。全悟此心。则为至圣大乘。少悟即为二乘。不悟即为凡夫。若悟而不存。证而无得。即为超圣凡出生死之向上一路矣。

近代学人去圣逾远。不见古人真实行履。向日用现前境界生死岸头一一透过。即此日用。不离一法。不住一法。处处不轻放过。便是真切工夫。即此目前一切声色逆顺。爱憎境界。一一透得过处。便是真实悟门。即此悟处。头头法法。便是真实佛法。非是听座主撞钟击鼓。登华座。开大口。学野干鸣。侧耳低头。闭目披衣时。方为佛法也。

所以善财童子。南历百城。参礼佛刹微尘数诸善知识。故得开悟。尘尘刹刹诸解脱法门。然法门固无论。即善知识安得有刹尘之多多耶。殊不知刹刹尘尘者。乃吾人日用妄想念虑情尘也。苟能于日用起心动念处。情根固结处。爱憎交错难解处。贪嗔痴慢种种习气难消磨处。就于根本痛处札锥。一一勘破。一一透过。如此便是真实知识。当下即登无碍自在大解脱无上法门。舍此外更有何知识可参。更有甚奇特法门可入耶。

　　示灵洲镜上人

余昔游海门。登妙高峰。入无际三昧。入楞伽室。睹东坡老人。代张方平手书楞伽经。与佛印禅师留作金山常住。是时举身毛孔。熙怡悦豫。如春生百草。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及后览教乘印证。乃知为习气横发于中。熏然不自觉耳。自尔行脚云水间。此海阔天空虚明昭旷之境。时时如大圆镜。悬于眉睫间也。顷为幻业所弄。直走瘴乡。舟行过曹溪口。下浈阳峡。经小金山。而抵羊城。未暇登眺。戊戌秋日。始得览其胜。与镜心上人。过东坡堂。读悟前身诗。又爽然自失。恍然若睹旧游。是知天地一幻具。万法一幻丛。出没一幻迹。死生一幻场。江山一幻境。鳞甲羽毛一幻物。圣凡一幻众。尔我一幻遇耳。

上人降心白法。日诵金刚经以为定课。旧染顿祛。心光渐朗。盖肯于刮垢磨光。非泛泛波流业海者比也。顷持卷索法语。为进修之资。老人猛思昔游海门故事。今此地见东坡如前身。因叹人生。生死幻化。去来梦事。若以法界海慧照之。则三际十方。当下平等。天宫净土。一道齐平。心佛众生。了无差别。镬汤罏炭。实际清凉。草树庭莎。风帆沙鸟。烟云变状。日月升沉。举目对扬。无非普现色身三昧也。

吾学道人。所贵金刚正眼。烁破无明痴暗。焕发本有智慧光明。拈向现前日用。欬唾掉臂。扬眉瞬目之际。拈匙举箸之间。顿显自性无垢法身。是称为得解脱人。即如空生悟般若时。涕泪悲泣对佛。自谓实无有得名阿罗汉也。一切世间。所有诸法。岂有过此般若者哉。然般若非他。即吾人心镜之光耳。永嘉云。比来尘镜未曾磨。今日分明方剖析。上人号曰镜心。是以心为镜耶。是以镜照心耶。若以心为镜。则老卢道。明镜亦非台。非台则无镜可寄。若以镜照心。心本无相。又何从而照之耶。如此非心则非镜。非镜则非心。心镜两非。名从何立。如此则上人名是假名。名假则真亦非真。是则所读之般若。又岂有文言字句。寄于齿颊之端耶。上人苟能悟此法门。则江光水色。鸟语潮音。皆演般若实相。晨钟暮鼓。送往迎来。皆空生晏坐石室见法身时也。如此则东坡之所书楞伽。佛印之杀青灾木。与老人今日荷三生之缘。重过此山。上人偶拈此卷以请益。莫道又是前身梦语也。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上人苟能不昧本因。当习气横发。试取此卷读之。不觉妄想颠倒情尘。自然冰消瓦解矣。

　　示欧生伯羽

　　尝谓一切圣凡靡不皆以志愿成就世出世业。是知吾人有志于性命者。志出生死。有志于功名富贵者。志入生死也。吾师有言。广大智海。变而为生死业海。宝明妙性。昧而为贪嗔痴慢生死之业性。由是观之。吾人之性。真妄之源。既已不二。苟知由贪嗔痴而入生死。即可用贪嗔痴而出生死矣。谚语有之。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余居常每念勾践因会稽之耻。志复吴仇。乃卧薪尝胆二十余年。衣不重彩。食不重味。竟灭吴以霸。吾学道人。视历劫生死。幽囚困辱于三界牢狱。岂直会稽之耻。贪嗔痴慢夺吾妙性之光。破我涅槃之宅。岂直吴仇。吾人怡然如饴。而与之嬉戏游宴于其间。略无惭耻奋恨之心。可谓大不知本矣。其自视也。可称大丈夫哉。伯羽有志于此。当为切齿。

　　示冯生文孺

学道人第一要发决定长远之志。乃至尽此形寿。以极三生五生十生百生千生万生。以至劫劫生生直是一定以悟为期。若不悟此心决定不休。纵然堕落地狱三途。或经炉胎马腹。誓愿不舍此决定成佛之志。亦不以苦故退失今日之信心。譬如有人发心。有万里之行。决定以所至之处为的。从今日出门。发足一步。直至入彼所至之门。亲彼所求之人。以至升堂入室。与之交欢浃洽。以极忘形而后已。如此方称有决定志也。苟无此判然决定之志。只说出门要去。回顾目前。种种所爱放不下。或因循延挨。口去心不去。或者幸有亲朋大力之人。促发出门。及乎上了路头。悠悠荡荡。或遇歌管队里。富贵场中。贪恋耳目近玩。忘却未出门的念头。邈然不知所向往。或中道缘差。撞遇恶友恶缘。弄得囊空资竭。加之疾病缠绵。进退回惶。生无量苦。或身体疲顿。久沐风霜。不柰劳苦。便生退还之念。或将近及门。遇见一机一境一事之差。或讹言误听以为实。使其将见而不及见其人。临门而不得入其室。如此者举皆枉费辛勤。终无实到究竟之地。盖缘初发心时。无决定志耳。苟如此欲作世间小小功名事业。亦不能成。何况无上佛道。了死生。证菩提乎。故曰。佛道长远。久受勤苦。乃可得成。岂可取近效。求速就哉。虽然如是。有决定之志。更须要真实之见。若知见不真。志其所不当志。行其所不当行。亦更枉用工矣。

吾人求道既有此志。须要的信自心。当体是佛。本来清净无物。本来光明广大。如此所以日用现前不得受用者。只为彼此幻妄。四大拘蔽。介尔妄想浮心遮障。难得透彻过此生死关捩子。不啻若干生万劫之远也。吾人既知此心。谛信不疑。今日发心。定要以悟为期。即从今日发心做工夫。便是出门第一步。今日亲承善知识开导。便是促发之者。至其促发上路。途中种种境界。种种辛勤。种种迟回。留连不留连。退惰不退惰。皆在学人自己脚跟底本分上忖量。皆非善知识所可与也。冯生文孺。有志于此。剔起眉毛。且看脚跟下最初出门一步。

　　示曾生六符

　　圣人用心如镜。不将不迎。来无所粘。去无踪迹。以其至虚而应万有也。故老子有言。不出户知天下。岂妄想思虑机变智巧揣摩所能及哉。所谓廓然大公。圣人之心也。古今智巧机变之士。自谓思无不致。智不可及。故饰智自愚。是心光未透。本体未明。堕于无明妄想网中。而将以为智大。若持萤火而与赫日争光也。曾生志道。当以此自勉。

　　示赞侍者

　　侍者真赞。写余小像。焚香作礼。请说法语。老人蓦拈拄杖趁之曰。尔朝夕执侍。尚不自知生尊重想。又何以纸墨画像为师范乎。每亲闻法教。如春风度耳。又何以纸上陈言为准则乎。尔自发心出家。求出离相。而不决志修远离行。果真出家。实为生死乎。尔自心痴迷。向外驰求。不知顿歇狂心。为成佛秘要。区区执幻妄为真实。迷头认影。了无出期。即老人坐向汝胸中。尔亦作热病想耳。佛言。狂心不歇。歇即菩提。胜净明心。本非外得。果能如此。可称坐参。不劳遍礼知识。自入无量法门也。是则名为随顺觉性。又何以包裹老人为。尔自思惟。二六时中。除却穿衣吃饭。迎宾待客。折旋俯仰。咳唾掉臂。杂谈戏论处。如何是自己本来面目。这里参透。许汝觑见老人一茎眉。其或未然。对面千里。

　　示明哲禅人

余被放之四年。己亥夏。讲楞伽新疏于五羊之青门旅泊庵。禅人不远数千里参余于瘴乡。余视其谨悫。命典斋食。且将令知三德而调六和。摄一心而修万行也。禅人唯命是听。勤力半载余矣。适饮瘴烟。浸染成疾。自视四大不支。难堪众务。乃乞度岭北。寻乐地以休养辞行。老人因而勉之曰。尔岂以苦乐为异地。死生有彼此哉。殊不知四大为假借。苦乐为幻场。死生为夜旦。亦不知心乃众恶之源。身为众苦之本也。原自迷心为识。执妄为身。颠倒死生。出没苦道。曾不知几千万劫。譬如梦驰险道。怖畏张惶。求脱而不能。欲离而不得。忧愁悲楚。望救无门。疲顿精神。暂息无术。自谓终堕沉沦。尔乃甘心汩没矣。又安知极力而呼。猛然勃跳。而大觉之。则向之悲楚辛酸。皆成笑具。以今既觉。与向之求脱。何异天壤哉。即尔而观。今之病苦呻吟。作去就求脱之想。正若梦中事耳。不能自呼而觉。余为大呼。而汝犹不知。是薾然长夜。终无惺眼之时矣。

柰何以幻妄而甘苦辛。认梦想而为真宅。今既遇呼而不觉。舍此而谁又呼之耶。嗟嗟。蒙冥颠倒长夜。欲求睹慧日之光。如今日之缘者。难之难矣。尔试思之。忽然猛省。回头转脑。生死情关。顿然迸裂。便是破梦宅。出险道之时也。

　　示舒中安禅人住山

　　舒中禅人。将诛茆南岳。请益山居法要。老人因示之曰。夫道不在山。而居山必先见道。见山忘道。山即障根。见道忘山。触目随缘。无非是道。此古德名言。永嘉之谛训也。子今志欲居山。是见道而后居耶。是居之而后见道耶。若见道而后居。居则有住。住则道非真道。若欲居山而后见道。道本无住。住则道不在山也。子将以何为道。而又何所居也。子徒以山为山。殊不知日用现前。身心境界皆山也。教云。生老病死。四山所逼。又云五蕴山。又云人我山。又云涅槃山。然涅槃心也。人我境也。五蕴身心。乃生老病死之窟穴也。梵语涅槃。此云寂灭。幻妄身心境界总属动乱。原其本致。则真妄不二。动静皆如。但以迷悟之分。故有圣凡之别。迷之则涅槃而成生死。悟之则生死而证涅槃。是知五蕴人我之山。元是涅槃安宅也。斯则一切圣凡出生入死。未尝不居此山。而子之寝处长夜于此久矣。夫何今欲居之耶。若以欣厌取舍为入道之资。是犹避溺而投火也。故曰。我欲逃之逃不得。大方之外皆充塞。又曰。狂心不歇。歇即菩提。入道之要。唯在歇狂心。泯见闻。绝知解。忘能所。息是非。寂灭此心。政不在逃形山谷。饱食横眠。恣懒怠。长我慢为道妙也。梵语头陀。此云抖擞。以其能抖擞客尘烦恼耳。但净其心。是诸佛道。子其勉之。

　　示极禅人

佛祖出世。但以本法示人。元无剩法。亦无实法。盖欲令人人自知本有而已。即三藏十二部历代祖师所指。无非欲人顿识本有。元不令向外驰求。以世人不知本分具足。将谓别有。乃于一切言教中求。公案上去参。纸墨文字上觅。以至种种伎俩。思惟计较。当作学佛法。把作参禅了生死。又作种种尘劳事业当作出世功行。今日正眼看来。都没交涉。何也。皆是以思惟妄想造作。如梦中事耳。以未离心识故。古人云。损法财。灭功德。莫不由兹心意识。然无量劫来生死根株。栽向识情窠窟。且又滋之以爱水。培之以欲泥。熏之以无明之火。增长诸苦之芽。即有佛法知见。皆堕外道戏论。但增苦本。非出苦之要也。末法弟子。去圣时遥。不蒙明眼真正知识开示。往往自恃聪明。大生邪慢。不但以佛法知见凌人傲物。当作超佛越祖之秘。且复以世谛文言。外道经书。恶见议论。以口舌辩利。驰骋机警。当作拨天关的手段。将谓阎老子定管束不得。亦不复知有世出世间因果事。此盖由不识自心。不知本法。于己躬脚跟下一步。了不干涉。徒恃痴狂。增长梦中颠倒耳。

禅人自出头来。便解恁么。亲师择友。恁么苦行。种种因缘。而求佛道。是知本有而后发心耶。是不知本有。因发心后。由师友指示而求之耶。若知有而后发心。则不是恁么行脚。若从师友指教而后知。则又不必如此。依然痴狂。外边走也。即今掩关书经的事。又作么生。且杂华乃入法界之经也。且道以何为法界。又作么生入。若能提起生铁心肠。睁开金刚眼睛。一脚踢翻生死牢笼。如脱锁狮子。自在游行。看他善财初发心时。乍见文殊。打破此关捩子。便解摇摇摆摆。南历一百一十余城。参见刹尘知识。然后毗卢老子。亦不柰见。便得与法界等。与虚空等。与毗卢等。与普贤行愿等。若使渠最初不遇恁般人说破恁般事。将恐至今埋在一微尘中。牢牢紧闭。犹如大铁围山。又不止禅人今日之死关也。安能一生成办历劫因果。了却从前冤债哉。禅人不信老夫之言。试向一毛端头。拈起放下横来竖去时。亲切著眼觑看。若果一眼觑透。方信老夫不欺汝。亦信毗卢老子不欺汝。历代祖师亦不欺汝。即汝自信本心。亦不自欺也。其或未然。试听末后句看。

　　示宗远禅人住山

余窜海外之五年。庚子春。宗远绍禅人。同庆堂福自南岳来。时悟心融佛岭干二子。皆在伴。老人以食息相与。结夏垒壁将半。复移居东华。解制后各。辞去。宗远稽首。乞一语为住山法要。老人挥汗以示之曰。夫入深山。住兰若。此从上佛祖第一入道因缘也。惟我本师释迦老子。弃舍金轮。辞亲割爱。走入雪山。万丈寒岩。埋身千尺。以至鹊巢其顶。芦穿其膝。犹不知。六年冻饿。皮骨支持。苦空寂寞之状。又何如也。一旦睹明星而悟道。朗长夜而独明。便见天龙拱卫。神鬼钦崇。为天人师。作世间眼。至今光照四天。道流百亿。闻名者喜。见相者归。王臣敬仰。有识倾心。梵宇琳宫。庄严殊丽。无分遐迩。百代如生。如此泽流而无穷。功垂而不朽者。皆从雪山六年冻饿中博来。只今后辈儿孙。四事受用不尽。此乃开天辟地一个住山样子也。自斯已降。法道东垂。若远公之莲社。僧远之胡床。五祖之破头。老卢之猎队。西江之隐山。石霜之枯木。凡载传灯列名僧史者。未有一人不向深山穷谷苦空寂寞中出。呜呼。世衰道微。人心不古。凡托迹空门。寄形袈裟者。靡不假我偷安。罔然不知出家竟为何事。将谓四事供养。应当受用。更不思生死大事为出家儿第一要务也。古人出家。专为生死一著。参师访友。发明己事。然后向深山穷谷。草衣木食。支折脚铛。煮脱粟饭。尽将从前业识影子。扫除荡净。不留一丝。单单的的提持向上一路。身如枯木。心似寒灰。直至大彻而后已。如此方称佛之真子。方能报佛深恩。

禅人今发大勇猛心。以住山为志。只须放下诸缘。心如墙壁。单提一念。直欲上齐古人。必以发明生死大事为期。不明不已。切不可效时辈作偷安计。为养懒资也。行矣。为我前驱。诛茅岳麓。待老人酬偿债毕。以送余年也。其念之哉。

　　示念松通禅人

昔中峰禅师居天目。久参高峰。大事未明。乃立悬崖。抚孤松。七日遂大彻。即今崖松独峙。而追迹中峰者。几希。通禅人往于松下。诛茅结屋。居之三年。日诵华严为业。其精苦固有之。其期则过中峰远之远矣。若夫发明个事。则犹未也。达观禅师字之曰。念松。欲其不忘本耳。今禅人远问余于瘴乡。且别余去。将东游过支提。北入五台。寻文殊。万眷属中得一侣。傍金刚窟。诵华严满百部。以毕余生。临行乞一语为法要。余乃掀髯而笑曰。子作此见解。是犹涉海而求河浴也。以狭陋之习。而入广大法界。此其难矣。古德云。尽大地是一卷经。尽大地是沙门一只眼。以如是眼。读如是经。尽未来际。曾无间歇。又何去来之相。彼此之见哉。华严以平等法界为宗。以无障碍为门。苟能悟此宗。入此门。无一物不播遮那之体。无一声不阐圆妙之音。无一时不修普贤之行。无一人不是刹尘知识。是则光网三昧。举目昭然。普眼真经。随念具足。举足下步。不离寂灭之场。居尘出尘。顿到般若之岸。子将何处觅五台。以何法为大经乎。

故曰。我欲逃之逃不得。大方之外皆充塞。子如当念了却。又何必登山涉水。寻伴侣。诵文言。以了余生乎。若了生本无生。则住无所住。能悟无住之旨。自不作去来动静生灭之想。六祖大师。于无所住而生其心一语。打落从前百千万劫颠倒知见。子当于此。剔起眉毛。高著眼看。切不得错落出门一步。全身入却荒草也。

　　示陈生资甫吉水人

　　孔子曰。知几其神乎。说者谓几者动之微。学者当于未动时著眼。方乃得力。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正好于六祖不思善。不思恶。如何是上座本来面目同参。

　　文者心之章也。学者不达心体。强以陈言逗凑。是可为文乎。须向自己胸中流出。方始盖天盖地。

　　孟轲云。食色性也。此言似千七百则注脚。殊非章句家可知。

　　古人云。工夫在日用处。此死句也。今日坐在此语窠臼中。纵是有志之士。亦皆卖弄识神影子。非言者之过。执言之过耳。

　　宗镜云。声处全闻。见外无法。此语非透出毗卢顶项上行者。定不知话头落处。

　　儒生有志于道者。独向禅中求做工夫。却不知念兹在兹。便是上乘初地。

　　夜气清明。摄心端坐。返观内照寂然不昧处。自见本来面目。毋自欺也。孔子云。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足知天下不欺者鲜矣。

　　飘风骤雨。飒然而至。试观风从何来。雨从何至。此观识得分明。万物在己。

　　譬如嘉苗望其秀实。贼蟊不除。难其成矣。不独世间。丛林学道亦然。

　　示离际肇禅人

若论此事。本无向上向下。才涉思惟。便成剩法。何况以有所得心。入离言之实际乎。禅人果能决定以生死为大事。试将从前厌俗心念。乃至出家已来。所有一切闻见知识。及发参求本分事上日用工夫。著衣吃饭。折旋俯仰。动静闲忙。凡所经历目前种种境界。微细推求。毕竟以何为向上事。再将推求的心。谛实观察。毕竟落在甚么处。凡有落处。便成窠臼。即是生死窟穴。皆妄想边事。非实际也。经云。纵灭一切见闻觉知。内守幽闲。犹为法尘分别影事。古人目为黑山鬼窟。正是参禅大忌讳处。何况以生灭心。粗浮想像。入究竟际。远之远矣。所谓举心即错。动念即乖。若将不举心不动念。当作玄妙。又落玄妙窠臼。

有僧问赵州。如何是玄中玄。州云。汝玄来多少时。僧云。玄之久矣。州云。若不是老僧。几乎玄杀。你看古人一语。如金刚王宝剑。断尽凡圣知见。如是观之。此事岂唇吻能道。纸墨文字可能形容。只在学人日用举心动念处。谛实观察。但有丝毫情见。乃至玄妙见解粘滞处。便是妄想影子。都落生死边际。非离际也。离际之际。名为实际。实际无际。无际则不落圣凡边际。圣凡不落。生死情亡。古人所谓一念不生。前后际断。断则无事矣。方名无事道人。事既无。又向甚么处求玄求妙。所谓但尽凡情。别无圣解。到此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大似哑子吃黄柏。难以吐露向人。

禅人但办一片生铁心肠。如此一直行将去。不必将心待悟。亦不必计其岁月日时。只须将前后无量劫数。直下拈在目前。任他生死去来起灭。即此现前一念。决定不为他浮光幻影迁移。纵是刀山火聚。净土天宫。亦任他头出头没。此一念孤光。毕竟不被他摇夺。如此可称大力量人。方才是真正出家儿。不被生死笼罩。不被圣凡埋没。不被三际迁讹。如此始得名实相应。乃是真实离际也。禅人持此语。请正诸方明眼知识。切不可作禅道佛法会。

　　憨山老人梦游集卷第四

法语

　　示自庵有禅人住山

　　佛言一切众生。流浪生死。皆是妄想颠倒以为根本。颠倒想灭。肯心自许。便是了生死出苦海的时节也。妄想不休。生死难出。故云。狂心不歇。歇即菩提。吾人果能顿歇狂心。便是出三界。破魔军。露地而坐。称为无事道人。铁面阎罗老子。纵有狠心毒手。亦无打算摸索处。往来纵横。自由自在。一大解脱人。恁么时节即唤成佛作祖。亦不耐听。又肯向厕溷中。与痴蝇作队。偷腥扑臭耶。十方世界。皆成净土。以大圆觉。为我伽蓝。身心充满其中。与十方诸佛把臂共游。得大自在。此则庵即是自。自即是庵。庵即是山。山即是人。无内无外。无彼无此。恁么则住无所住。行无所行。修无所修。方称自庵。若养懒痴睡。三生六十劫只为他人作奴郎耳。思之思之。

　　示庆云禅人

　　出家儿要明大事。第一。要真实为生死心切。第二。要发决定出生死志。第三。要拼一生至死不变之节。第四。要真知世间是苦。极生厌离。第五。要亲近绝胜知识。具正知见。时时参请。承顺教诲。如教而行。精勤弗懈。不为五欲烦恼遮障。不为恶习所使。不为恶友所移。不为恶缘所夺。不以根钝自生退屈。如是发心。如是趋造。久久纯熟。自然与本所愿求。函盖相合。纵今生不能了悟。明见自心。即百劫千生。亦以今日为最初因地也。若不如是。但以狭劣知见。软暖习气。因循宴安。而欲以口头禅。狂妄心。秽浊气。邪见根。将为出家正业。以此望出苦海。是犹适越而之燕。却步而求前也。嗟嗟。末法正信者稀。禅人既知所向。当审知本心。以真实决定为第一义也。勉之勉之。

　　示如常禅人

　　佛言。辞亲出家。识心达本。解无为法。名曰沙门。常行二百五十戒。又曰。断欲去爱。识自心源。达佛深理。悟无为法。又曰。剃除须发。而作沙门。受佛法者。去世资财。乞求取足。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慎不再矣。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如是之法。种种叮咛苦语。无非要为佛弟子者。最初出家。便以离欲为第一行耳。后世儿孙。身虽出家。心醉五欲。不知何患是远离法。何道是出苦道。缠绵昏迷而不自觉。且又矫饰威仪。诈现有德。外欺其人。内欺其心。包藏瑕疵而不自觉。欲求真心正念者。难其人也。净名云。直心为道场。如常有志求出离法。当以直心为第一义。珍重。

示慧侍者

岂特凡夫造贪嗔痴而为我障。即一切圣人诸修行者。知见未忘尽属我障。尤为生死难拔之根。故二种障中。粗细不同。粗则易遣。细则难除。以其知见深潜根于心者难拔。故经云。存我觉我。俱名障碍。此正知见立知。幽潜如命。不能自断者。所以古人三二十年苦心参学。纵然悟得自性具足。如寒潭皎月。静夜钟声。随扣击以无亏。触波澜而不散。犹是生死岸头事。此古人大不自欺处。傥欺己欺人。是自坏坏他也。

　　示邓司直

佛祖出世。说般若之法。教人修行。必以般若为本。般若梵语。华言智慧。以此智慧。乃吾人本有之佛性。又云自心。又云自性。此体本来无染。故曰清净。本来不昧。故曰光明。本来广大包容。故曰虚空。本来无妄。故曰一真。本来不动不变。故曰真如。又曰如如。本来圆满无所不照。故曰圆觉。本来寂灭。故曰涅槃。此在诸佛圆证。故称为大觉。又曰菩提。诸佛用之。故为神通妙用。菩萨修之。名为妙行。二乘得之。名为解脱。凡夫迷之。则为妄想业识。发而用之。则为贪嗔痴爱。骄谄欺诈。造之为业。则为淫为杀为盗为妄。所取之果。则为刀为锯为铁为磨。乃至镬汤罏炭种种苦具。皆从此心之所变现。正若醒人无事。种种乐境。皆在目前。少时昏睡沉着。忽然梦在地狱。种种苦具事。一时备受辛酸楚毒。难堪难忍。正当求救而不可得。时堂前坐客喧哗未息。随有惊觉。呻吟而起。视其欢娱之境居然在目。而酒尚温肴尚热也。枕席之地未离。苦乐之境顿别。要之乐向外来。苦从中出。由是观之。天堂地狱之说。宛然出现于自心。又岂为幻怪哉。是皆迷自心之所至耳。经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又曰。三界上下法。唯是一心作。以此观之。岂独佛法说一心。从上圣贤乃至一切九流异术。极而言之。至于有情无情。无不从此一心之所建立。但有大小多寡善恶邪正明昧之不同。所用之各异耳。故曰。山河大地。全露法王身。鳞甲羽毛。普现色身三昧。此皆般若之真光。吾人自心之影事也。吾人本有之心体。本来广大包容。清净光明之若此。目前交错杂沓陈列于四围者。种种境界色相。又皆吾心所现之若彼。吾人有此而不知。固可哀矣。而且误取自心。以为贪爱之乐地。目悦之于美色。耳悦之于淫声。鼻悦之香。舌悦之味。身悦之触。心悦之法。又皆自心所出。又取之而为欢为乐。为贪嗔痴。为淫杀盗妄。而造作种种幻业。又招未来三途之剧苦。如人梦游而不觉。可不大哀欤。以其此心与诸佛同体无二。历代祖师悟明而不异者。独吾人具足而不知。如幻子逃逝而忘归。父母思而搜讨之。所以释迦出世。达磨西来。乃至曹溪所说三十余年。诸于流衍千七百则指示于人者。尽此事也。岂独老卢。即老人今日为司直所说者。亦此事也。司直与诸现前共闻见者。亦此事也。经云。唯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

是知此一事外。皆成魔说。为戏论耳。是则诸佛全证若不出世。则辜负众生。诸祖悟之而不说法。则辜负诸佛。凡有闻者。而不信不解不受不行。则辜负自己。负众生者慢。负诸佛者堕。负自己者痴。斯则佛祖可负。而自己不可负。以其本有而不求。具足而不善用。譬如持珠作丐。可不谓之大哀欤。

司直今者。身婴尘海。心堕迷途。忽然猛省。回头寻求此事。是犹持珠之子。耻与丐者为伍。心心向人求自足之方。老人顿以此法直指向渠。俨若指示衣底神珠。原是司直固有。亦非老人把似。以当人情世态也。然此如意宝珠。随求而应。种种事业受用境界。无不取足。至若求其随应之方。又在司直自心善互精勤。克苦之力耳。

若果能自肯。极力自求。一旦豁然了悟。则将山河大地鳞介羽毛。与夫三世诸佛。历代祖师。及尧臻周孔事业。一口吸尽。不假他力。否则依然一梦想颠倒众生耳。又何以称为大丈夫哉。

司直司直。宁可上负佛祖。下负老人。万万不可自负负君负亲也。老人今日所说般若。皆从上佛祖心地法门。即与六祖大师最初所说。不差一字。第最初闻者。唯尔一人。既以一人而当昔日千二百众。老人欢喜不禁。故亦为说般若之法。如吾佛祖所云。如为一人。众多亦然。邓生持此自利利他。未必不为广长舌也。

　　示妙光玄禅人

　　入道因缘。门路各别。但随夙习般若种性。浅深不一。有先顿弃文字。单提古德机缘话头而悟入者。有先从教中亲习种种修行妙门。而后抛却杂毒。专依观行而悟入者。如永嘉大师。于天台止观。顿见自心。如观掌果。及见曹溪。如脱索师子。老卢极尽神力。刚道得个如是如是而已。此即从上知识第一个样子也。玄禅人历遍诸方。久依讲肆。于佛乘教眼。已窥一班。若即其所窥。苟能刬去一切知见。文字习气。于离文字外。佛祖向上一路。单提力究。日夜参求。参到佛未出世。祖未西来。一著冷地。向自己胸中忽然迸出。如冷灰豆爆。是时方信一切诸法不出自心。转一切山河大地草芥尘毛皆为自己。如此任运。随宜作法施因缘。是则名为开甘露门。向佛祖顶项上行也。若心志狭劣。将口头残茶剩饭。当作无上妙味。如此自救不了。又安敢言佛法知见乎。

　　示宽两行人

　　昔人为生死行脚。今人但行脚而不知生死。可哀之甚也。所谓日用而不知者此耳。其过在不知本有。若人知有。便知自重。知自重则不随物转。而能转物矣。诗有之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要知非金刚心地。靡不为物所转者。既为物转。则随他去也。可称行脚衲子乎。宽两自北而南。来慰余数矣。不为艰难道路饥寒困苦所转。老人但知其脚跟劲。故称为铁脚。今见其心不移。故复以铁肠二字美之。然铁肠乃老人所知。其行脚事定非尔所知。若稍知行脚。便不恁么蓦直去也。老人愍其愚。而恐其所不知。故复以此书发付。再行脚去。若此后摸索鼻孔不著。他时异日。定难似今日相见也。

　　示如良禅人

　　佛言。剃除须发而作沙弥。离欲寂静最为第一。是知欲乃生死路头第一大事也。故切呵之戒之。离此便得安隐快乐。众生所以沉沦苦海。不得速登彼岸者。独欲为过患耳。佛言。诸苦所因。贪欲为本。若灭贪欲。无所依止。且三界为一切众生所依止之宅。而以欲为基址。尘劳聒聒。皆此为喧闹耳。今欲一离依止。便无所谓破三毒。出三界。破魔网。尔时如来一大欢喜。是知五欲不离。三界难破。我如来悲愁可知。要求寂静解脱难矣。如良少小出家。多方行脚。今遇老人发菩提心。授沙弥戒。志修离欲行。此则愿出生死第一妙行也。第恐志不坚。行不力耳。佛言。久受勤苦。乃可得成。当决定志。直至成佛而后已。此乃真志离欲行也。

　　示周旸孺

　　周子请益法相宗旨。老人因揭六祖识智颂曰。大圆镜智性清净。平等性智心无病。妙观察智见非功。成所作智同圆镜。五八六七果因转。但转名言无实性。若于转处不留情。繁兴永处那伽定。此八句。发尽佛祖心髓。揭露性相根源。往往数宝算沙之徒。贪多嚼不烂。概视此为闲家具。曾无正眼觑之者。大可悯也。咸谓六祖不识字。不通教。何以道此。殊不知佛祖慧命。只有八个字包括无余。所谓。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以唯心故。三界寂然。了无一物。以唯识故。万法枞然。盖万法从唯识变现耳。求之自心自性了不可得。所以佛祖教人。但言心外无片事可得。即黄梅夜半露出本来无一物。即此一语。十方三世诸佛。历代祖师。尽在里许擘不破。故衣钵止之。即二派五宗。都从此一语衍出。何曾有性相之分耶。及观识智颂略为注破。若约三界唯心。则无下口处。因迷此心变而为识。则失真如之名。但名阿赖耶识。亦名藏识。此识乃全体真如所变者。斯正所谓生灭与不生灭和合而成。乃真妄迷悟之根。生死凡圣之本。楞伽云。藏识海常住。境界风所动。洪波鼓冥壑。无有断绝时。既云藏识。即阿赖耶。而又云常住。则本不动也。然所动者非藏识。特境界风耳。偈云。前境若无心亦无。是则取境界者。非藏识乃生灭心耳。此生灭心强名七识。其实是八识之动念。所谓生机。若此机一息。前境顿空。而六识纵能分别。亦无可寄矣。若前五识原无别体。但是藏识应缘之用。独能照境。不能分别。故曰同圆镜。其分别五尘者非五识。乃同时意识耳。故居有功。若不起分别。则见非功矣。由是观之。藏识本真。故曰性清净。其过在一念生心。是为心病。有生则有灭。惟此生灭。如水之流。非水外别有流也。但水不住之性。见有流相。有流则非湛渊之水明矣。故楞伽二种生住灭。谓相生住灭。流注生住灭。此二种生灭。总属藏识。生灭不灭。则前七识生。生灭若灭。则唯一精真。其真如之性自兹复矣。复则识不名识而名智。故曰心无病。六祖大师所颂。约转八识而成四智。大圆镜智藏识所转。平等性智七识所转。妙观察智六识所转。成所作智前五识转。以妄属藏识之用。故真亦同圆镜。然六七二识因中先转。五八一体至果乃圆。如此观之。识本非实。而妄有二用。故曰但转名言而已。换名不换体也。且此体不在禅定修行。唯在日用一切。圣凡同时转之。唯在留情不留情之闲。故有圣凡迷悟之别。周子有志于此。谛向日用转处著眼。试定当看。

　　示舒伯损

　　舒生伯损。有志于道。请益。因示之曰。老氏有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学者增长知见。以当进益。殊不知知见增。而我见胜。我见胜则气益骄。气益骄则情愈荡。情荡则欲炽而性昏矣。性昏而道转远。是故为道者。以损为益也。吾人性本清净。了无一物。所谓纤尘不立。性之体也。由是习染浓厚。发而为贪为嗔为痴为慢。故纵情物欲。物欲厚而性日昏。所谓有余之害也。今之为道者但损其有余。以复性之所不足。性体若足。则道日光。由是发之。而为忠为孝为仁为义。推而广之。以治天下国家。则其利溥而德大。以致功名于不朽者。皆损之之益也。故在易卦。损上益下曰益。损下益上曰损。苟不自知所损。徒以增长知见为学。则损益倒置。又何能以尽性哉。是故志道者损之为贵。

　　示文轸

　　仲尼有言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又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且曰富若可求。不羞执鞭。既曰可求。而又曰富贵如浮云。果有求耶。果不求耶。盖曰。不义之富贵如浮云。甚言必不可求也。此君子有固穷之训。小人有斯滥之讥。吾圣人教人。以安命定志之本也。嗟嗟。世人不达大命之本。而岌岌穷达之场。未了性命之源。徒怀得失之念。得失惊心。则取舍异趣。而纷飞之念交错于胸中。欲求志定而理明。德新而业进。其可得乎。

　　示刘平子

　　向道不难。而难于发心。道不难学。而难于外求。道不难会。而难于拣择。道不难入。而难于自足。道不难悟。而难于求玄。学道之士。于此一一勘破。不被人瞒。心旷神怡。翛然独步。此之谓玄通之士也。

　　性相近。习相远。此语直示千古修行捷径。吾人苟知自性本近。唯因习而远。顿能把断要津。内习不容出。外习不容入。两头坐断。中间自孤。自孤处。正谓如有所立卓尔。若到卓尔独存之地。则性自复。

　　子舆有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虽然亦有心未尝不求。而问学不明者。何也。病在不放之放。求而不求。依稀仿佛。视之为匹似间耳。苟知不放之放。则自不放。求之无求。则为真求。子舆氏见性明心。单传直指处。唯此而已。有志向道。以此为准。

　　道在日用而不知。道在目前而不见。以知日用而不知道。见目前而不见道。非道远人。人自远耳。故曰道在目前。不是目前法。亦不离目前。非耳目之所到。苟能透过目前。逆顺关头。毁誉境上。不被牵绊。横身直过。如此用心。则圣人不在三代。今古不离一念矣。有志向道。初发心时。便从此入。

　　示欧嘉范

　　世以忠臣孝子为第一义。且曰。忠出于孝而始于事亲。语曰。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夫天即吾人本然之天性也。人之于世。百凡可假。独事亲之念最真。以出乎天性故也。吾人既禀此性而为人。不知天性之本然。则不知人之所当贵也。诚能知人之可贵。则于一切虚浮杂染垢浊之事。自不敢留滞于胸中。以障本有之虚明。一复本明。则圣贤在我。故曰道不远人。此之谓也。

　　示李子晋

　　人性本明。为物欲情尘之所昏蔽。故于日用而不自知。故曰。性相近。习相远也。吾人苟有志于复性工夫。不必外求。但于日用见闻知觉习染物欲偏重处。念念克去。克之既久。物彻尘消。本明自露。譬如磨镜。垢净明现。然镜体本明。非待磨而有也。凡有志向道工夫。当以克磨恶习。为入门初地。

　　示李子融

　　昔人云。割发宜及肤。翦爪宜侵体。言其切也。故学道之士。先须办长远不退之志。下一分笃实苦切工夫。如登万仞高山。不至极顶不已。步步努力。心心不退。不为毁誉倾动。不为是非摇夺。不为困横抑挫。如一人与万人敌。小有退怯。前功尽弃。又岂可以不坚固心。而至不退安乐之境界耶。

　　示欧嘉可

　　语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此言道在日用。至近。而知之者希。古人谓除却著衣吃饭。更无别事。是则古今两间之内。被穿衣吃饭瞒昧者多矣。傥不为其所瞒。则称豪杰之士矣。学道之士。不必向外别求玄妙。苟于日用一切境界。不被所瞒。从著衣吃饭处一眼看破。便是真实向上工夫。有志于道者。当从日用中做。

　　示游觉之

　　般若体性。人人具足。但以习气厚薄。故障有轻重之分。则人有智愚之别。是知贪嗔痴爱现前。皆全体独露之时。第为浊智流转。不自觉察。所谓日用而不知也。嗟乎。圣人不异凡民。独其日用现前境界。纷拏交错之时。一眼觑透。不为所瞒昧欺夺耳。由是观之。平等性智。念念现前。如大火聚。自一切境界洞然矣。

　　示优婆塞王伯选

古人多称尘劳中人。有志向上。求出生死。谓之火里生莲。以其真难得也。以一切众生无量劫来。耽湎五欲。为烦恼火烧。日夜炽然。未曾一念回光。暂得清凉。直至如今。能于烈焰丛中。猛地回头。顿思出路。岂非莲花生于火内也。

　　示寂觉禅人礼普陀

　　寂觉禅人。将东礼普陀。乞一语为行脚重。老人示之曰。古人出家。特为生死大事。故操方行脚。参访善知识。登山涉水。必至发明彻悟而后已。今出家者。空负行脚之名。今年五台峨嵋。明年普陀伏牛。口口为朝名山。随喜道场。其实不知名山为何物。道场为何事。且不知何人为善知识。只记山水之高深。丛林粥饭之精粗而已。走遍天下。更无一语归家山。可不悲哉。南海无涯。乃生死苦海之波流也。普陀山色。乃大士法身常住也。海振潮音。乃大士普门说法也。禅人果能度生死海。睹大士于普门。听法音于海崖。返闻自性。不须出门一步。何必待至普陀而后见。其或未然。悠悠道路。虚往虚来。即大士现在顶门。亦不能为汝拔生死业根也。禅人自定当看。若大士有何言句。归来当为举似老人。慎勿虚费草鞋钱也。

　　示梁仲迁

梁子四相。字仲迁。从老人游有年。老人爱其心质直而气慷慨。每见事不平。无论可否。或义有可为。即放舍身命以当之。老人每责其粗浮。以有道体而欠涵养操存之功。若骏马而无衔辔。终不免其蹶也。老人将行。相送韶阳舟中。请法语以书绅。乃书此寄之。予谓梁子有道者。心质直而不曲。此道之本也。慷慨近勇猛。赴缓急近慈悲。忘身以赴之。是不量力不审权。不探本而事末。皆粗浮气之所使。非由道力发也。

古之圣人涉世。有体用全彰。故应不失时。若明镜之照妍丑。权衡之定轻重。殊非漫任血气者。梁子自今已往。当先洗除习气。潜心向道。将六祖本来无一物话头。横在胸中。时时刻刻。照管念起处。无论善恶。即将话头一拶。当下消亡。绵绵密密。将此本参话头。作本命元辰。久久纯熟。自然心境虚闲。动静云为。凡有所遇。则话头现前。即是照用分明不乱。定力所持。自不堕粗浮卤莽界中。不随他脚跟转矣。即读书做文字。亦不妨本参。读了做了。放下就还他个本来无一物。自然胸中平平贴贴。久之。一旦忽见本无心体。如在光明藏中。通身毛孔。皆是利生事业。又何有身命可舍哉。

如此用心。操存涵养。心精现前。看书即与圣人心心相照。作文自性流出。此是真慷慨丈夫之能事。所谓枢得环中。以应无穷。即建功立业。皆成不朽。梁子既有其本。又何惮而不为哉。

　　示刘仲安

　　予居五羊。一时从游者众。睹刘子。骨刚气浑。谓夙具般若缘种器近于道。予将有南岳之行。刘子送于舟中。特请益曰。弟子道心甚切。但为宿习浓厚。妄想缠绕。不能直逃向上。望师指示老人谓曰。子知妄想。则妄想自不能缠绕矣。既称妄想则本无实体。譬如空花。安能结空果耶。由子不达妄想本无。认作实法。与作对待。念念与之打交滚。绝无一念休歇之时。斯则但以妄想为主。而当人本体为之埋没。所以见造道之难耳。岂不见僧问古德云。妄想不停时如何。德云。妄想不恶。六祖于黄梅会下。刚只道得个本来无一物。子从今日用做工夫。只将本来无一句作话头。二六时中。切切参究。但看妄想起处。切莫随他流转。当下一拶。自然扫踪灭迹矣。

憨山老人梦游集卷第五

　　法语

　　示观智云禅人

　　学道人第一要看破世间一切境界。不随妄缘所转。第二要办一片为生死大事。决定铁石心肠。不被妄想攀缘以夺其志。第三要将从前夙习恶觉知见。一切洗尽。不存一毫。第四要真真放舍身命。不为死生病患恶缘所障。第五要发正信正见。不可听邪师谬误。第六要识得古人用心真切处。把作参究话头。第七要日用一切处正念现前。不被幻化所惑。心心无间。动静如一。第八要直念向前。不可将心待悟。第九要存久远志。不到古人田地。决不甘休。不可得少为足。第十做工夫中念念要舍要休。舍之又舍。休之又休。舍到无可舍。休到无可休处。自然得见好消息。学人如此用心。庶与本分事少分相应。有志向上。当以此自勉。

　　示了心海禅人

吾人出家。单为生死大事。操方行脚。参师访友。只为决择己躬下向上一路。不明不已。故善知识单以此事示人。近来法门寥落。诸方罕闻此风。行脚到处。但鼓粥饭气息而已。老人寓灵湖兰若。了心禅人来参。入门见其有衲僧巴鼻。似非寻常粥饭者。今将返伏牛。拈香请益。

老人示之曰。方今海内禅林。第一赖有牛山苦行。非诸方可及。学道之士。苟能捐舍身命。一生定不空过。但日用工夫。单提一念话头最为绵密。所以不得超脱得大自在者。以一向死守话头。念念不舍。不知参禅最先要内脱身心。外遗世界。离念一著。所以系念反为念缚。不得超脱大自在地耳。禅人此番入山。幸仗规绳大众夹持。正好随场下手著力。但于念念中。看觑念未起处。由在离念一著。久久忽然念头迸断。心境两忘。如脱索狮子。自在游行。他时再见老人。决不似今日眉目动定也。

　　示方觉之

　　觉之方子。支离其形。而天机妙发。参老人于南岳。老人见其心光炯炯。是于般若有夙种者。每以向上示之。方子心领如饮冰焉。今将别。拈香请益。乃示之曰。方子无以天全其性而残其形以为阙也。予知天不以形累子。以真厚其德耳。世之形全者众。而以形伤生者多矣。孰能离形释智以全其性耶。圣人谓形为生累。故曰大患为吾有身。故灭身以归无。以其形销而苦息矣。吾佛教化众生。但以破我为第一义。入禅之要。不依形骸。不依气息。一切皆离。其心自寂。心寂而乐莫喻焉。圆觉经云。当观此身四大假合。坚硬归地。润湿归水。暖气归火。动转归风。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方子从此二六时中。但当作如是观。观至一念不生处。则外不见身。内不见心。身心寂然。了无一法。是时始知天夺子之假。实全子之真。则子之至乐不待忘形而造乎极矣。子但精进作如是观。一旦洞然。始信老人此语不妄。

　　示智海岸书记

　　老人至五羊说法。一时法性弟子。与缁素。皈依者众。翕然可观。亦时节因缘也。未几时故多事。法会难集。老人入曹溪。向在会者亦多退席。唯智海岸。修六逸。若惺炯。三人不离执侍。及投老南岳。则岸。逸二子。相随不舍。是感法乳情深。义至高也。老人隐居湖东。不觉三载。居常极其淡薄。二子恬然。想陈蔡之从。不是过耳。顷岸以师老归省。拈香请益。愿乞一语终身奉持。

　　老人自念老矣。出世法缘。会合良难。经云。如大海中一眼之龟。值浮木孔。岂易易哉。嗟子行矣。应谛听之。

　　佛言一切众生皆证圆觉。是知佛性在人各各具足。不欠一毫。然诸众生。所以流浪生死。长劫轮回而不返者。直以背觉合尘。顺生死流。随逐魔网而不自知也。以不自知自觉。故枉受沉沦。正似持珠乞丐。不知怀中本有如意之宝。弃之而甘受伶俜。以是之故。如来说为可怜愍者。

　　老人居常观子天性率直。忘机近道。但习气深厚。不能自持。往往苦被宿习所牵。一入魔罥。则浑身堕落苦不自知。及猛然想起。即恨不能跳出生死。忙忙打迭修行。道缘未集。熟境现前。习气又发。不觉随波逐浪。及至回头照管。已经多时。如此起起倒倒。依傍老人二十年来。毕竟己躬下生死大事。茫无归宿。

　　此何以故。盖有入道之资。而无坚忍不拔决定之志。故脚跟下站立不住。胸中多生恶觉恶习。不肯痛下毒手洗刷一番耳。学道如此任情。不但今生不办。即千生万劫。终无成办之时也。佛言。佛法难闻。知识难遇。今幸选知识闻正法。若当面错过。再出头来。知是几时。求如今日未可得也。子今生幸遇老人。一向动定无恒。唯今相伴二年。喜子能忍苦。可谓坚志。今又告别。恐离老人。未必如今日也。嗟予老矣。求再侍老人如今日。亦未可得也。苟终身无成。岂不辜负此生一大事因缘耶。

　　子今行矣。所叮咛者。切勿再堕魔网。当坚持特操。不可久住王城。若以二载忍苦之心。侍六祖如侍老人。信自心是佛一语。如信老人。将从前习气忍而不发。心心揩磨。念念省察。单提一句话头。咬定牙关。不可轻易放过。如此拼尽此生。决志不改。是则不但不离老人一步。即与佛祖周旋。坐卧经行。不出道场之外也。不唯不负老人。抑且不负自己。

　　示刘存赤

顷予投老南岳。甲寅冬暮。茶陵刘季子。远来参叩。雪夜围炉。寒灯相照。因问子一向如何用心。对曰。昔蒙和尚开示偈云。莲华火里生。世人谓希有。不是火生莲。惟在心离垢。每看此话。于末句颇得受用。老人深喜。因示之曰。子于心离垢一句得力。此语不虚。亦不易到。经云。凡夫贤圣人。平等无高下。唯在心垢灭。取证如反掌。

繇是观之。众生与佛本来无二。所谓心佛与众生。是三无差别。但心净即佛。心垢即众生。生佛之办不远。只在心垢灭与不灭耳。以此心本来清净。但以贪嗔。痴。慢。五欲。烦恼。种种业幻。垢浊障蔽。故名众生。此垢若净。即名为佛。岂假他力哉。无柰一切众生。无始业障深厚。烦恼坚固。难得清净。必假磨炼之功。故有参禅念佛看话头种种方便。皆治心之药耳。譬如镜光本明。以垢故昏。必假磨炼之药。然药亦垢也。以取能去其垢。故镜明而药不存矣。又如真金在矿。沙石垢秽。必须烹炼之法。金精而无用其炼矣。众生心垢难离。必须工夫精勤调治。垢去心明。故说众生本来是佛。非一向在烦恼垢浊之中。妄自称为佛也。

参禅看话头一路。最为明心切要。但近世下手者稀。一以根钝。又无古人死心。一以无真善知识决择。多落邪见。是故念佛参禅兼修之行。极为稳当法门。若以念佛一声。蕴在胸中。念念追求审实起处落处。定要见个的当下落。久久忽然垢净明现。心地开通。此与看公案话头无异。是须著力挨排始得。若以妄想浮沉悠悠度日。把作不吃紧勾当。此到穷年亦不得受用。若以悠悠任妄想为受用。此则自误。不但一生。即从今已去。乃至穷劫。无有不误之时也。

子向于念佛法门有缘。试著实究审。果在烦恼垢浊之中。一声佛号。如水清珠。以此受用但非彻底穷源耳。经云。如澄浊水。沙土自沉。清水现前。名为初伏客尘烦恼。去泥纯水。名为永断根本无明。子只将此佛语默默自验。万无一失。若得到真离垢处。如经云。明相精纯。不为客尘烦恼留碍。如此不惟弥陀接引。即十方诸佛。亦皆同声称赞矣。幸与子穷年雪夜。此段泠淡家风。世所希有。苟不负此嘉会。但从此去念念不离泠淡中。便是离垢一条径路。步步著力。必有到家真解脱时也。

　　示钟衡颖

茶陵钟生明性。诗礼世家。往因患难走粤。参予于曹溪。老人晓之以善恶报应因果之说。安其心以归。其难竟解。所以解者。皆非忆想可到。机缘偶会。无心自至。生由是故物无恙。蹈安恬无事之境。然竟茫然不知其故。犹然以生平未惬心快意事。将用心力以图之。若探囊拾芥也。

甲寅除日。同存赤刘子。远来相慰。伴予度岁。老人噫嚱而叹曰。子所志是将涉海渡河而求饮甘泉。泉未必得而渴愈炽。且苦跋涉之劳也。向以因果报应之理喻子。岂忘之耶。

夫善恶感应。捷如影响。声和响顺。形直影端。故圣人不言因果。但言为善降之百祥。为不善降之百殃。是以安命定志为诫。故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圣人教人以安命。佛教人以随缘。其道一也。

安命则一毫不必强为。随缘则一念不容妄想。故佛法教人。一以断妄想为本。妄想乃贪嗔痴种种恶业之本也。即菩萨修行以至成佛。报得天上人间最胜庄严广大福田。皆从断妄想始。以妄想断。则恶业消。恶业消。则百福集。此所谓自求多福也。故示之以偈曰。世事皆从妄想生。妄心消处业缘轻。不须更觅菩提路。只要当人退步行。退步者乃休心断妄之最上工夫也。

以人心本来光明广大。为万福之源。但由妄相恶业遮障。故祸日生而福日减。今苟妄消业断。则一性圆明。受用无边。得受用处。是为真福。是知福由己作者。正非智巧机诈可致耳。且佛以断妄心。则感人天之福。钟生本有功名富贵之镃基。若能直下休心。将前生平所作之业。从头仔细一一捡点。但有亏心伤理一念不合大道处。尽是苦根。一齐吐却。从新别立根本。另作一番工夫。只在休心断妄听命俟时一件。把作标准。潜心自己固有之事业。不必别求一念妄想之事。如此以补前行之失。一旦灾消福至。则功名富贵逼拶将来。亦无回避处。又何用种种妄想攀缘而他求哉。钟生果能谛信不疑。执而行之。则佛果可期。况世缘乎。勉之勉之。

　　示袁大涂

世之士绅有志向上留心学佛者。往往深思高举。远弃世故。效枯木头陀以为妙行。殊不知佛已痛呵此辈。谓之焦芽败种。言其不能涉俗利生。此正先儒所指虚无寂灭者。吾佛早已不容矣。佛教所贵在乎自利利他。乃名菩萨。梵语菩萨。此云大心众生。以其能入众生界。能断烦恼。故得此名。菩萨舍世间无可修之行。舍众生无断烦恼之具。所以菩萨资藉众生。以断自性之烦恼。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耳。烦恼者乃贪嗔我爱见慢种种恶习。而为自性光明之障蔽。非世间众生一切逆缘境界。不能磨砺以治断之。

如诗所云。切磋琢磨者此也。且佛制五戒。即儒之五常。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语。信也。但从佛口所说。言别而义同。今人每发心愿。持佛戒。乃自脱略其五常。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又推禅定为上乘。以其能明心见性。而不知儒亦有之。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己者。我执也。岂非先破我执为修禅之要。一日克己。天下归仁。岂非顿悟之妙。以天下皆物与己作对待障碍。若我执一破。则万物皆己。岂非归仁乃顿悟之效耶。及直请其目。乃曰。非礼勿视听言动。以所视听言动者。皆物而非礼。则我障也。今言勿者。谓不被声色所转也。于一切处不堕非礼。岂非入禅以戒为首耶。但佛多就出世说。至其所行。原不离于世间。即菩萨住世所行。亦不外此。佛者觉也。能觉此心。即名为佛。非离此净心之外。别求一佛也。良由众生恶习障重。心难清净。故设念佛方便。求生净土法门。且曰心净则佛土净。是知念佛固净心之妙行也。然念佛本为净心。苟念佛而其心不净。何取于念。持戒而背五常。何取为戒。袁生有志向道。结友同修净业。盖夙习善根所发。参见老人坚请授戒。老人示之曰。戒本自性具足。若谛信老人之言。自净其心。则戒已受。禅已修。净土已入。菩萨妙行。世出世法。二利具足。概不出此。生其勉之。

　　示双轮照禅人

双轮照禅人来参。且云将隐居山中。单究向上事。乞老人住山之法。因示之曰。古人住山。乃大舍身命处。殊非细事。专要善用其心。用心之法。单提向上一念。直须向佛祖不容处一著。立定脚跟。次则要将胸中一切知见玄言妙语杂毒。一齐吐却。次则识得本体了无一法。不可被妄想习气影子。发生种种境界。惑乱正念。次则要看本参话头。如六祖不思善不思恶如何是本来面目公案。极力提撕。但有一切恶习现前。即将本来无一语看破。切不可随他相续流转。咬定牙关。此处定要把得住。方不被他摇夺。如此用心。乃是惺惺时。著力处。若用心著力太过。则懈怠心生。便起昏堕。此时只须快著精彩。不可落在昏沉窠窟中。急须持咒。仗此咒力。足敌此魔。以藏识中多劫恶习。今被话头逼出变化无穷境界。一切魔境从妄想生。一切昏沉从散乱生。正恰用心之时。忽一念散乱即落昏沉。是须善知。永嘉寂寂惺惺四料拣语。最为切要。古人用心。但只将一句本参话头靠定。如铁壁银山相似。若到一念不生处。亦是得力。不可作究竟会。直到工夫任运不假思惟。一念豁然。身心如脱空。方是工夫入手处。亦未是究竟。

但能至此自然轻安自在。便生欢喜。然此乃是本分事。未是奇特。若生奇特想。便堕欢喜魔。便起无端狂知狂解。此关最险。此皆老人有所试者。古云。枯木岩前错路多。行人到此尽蹉跎。非细事也。

纵使有力打过种种境界。正好修行。正好保护。未是到家。若以此为足。便起世间种种五欲因缘之念。此关难过。过者百无一二。所以不到古人田地。正是得少为足之过患也。饶你学人苦心一生得到此地。若被此等恶习所牵。仍是堕落生死坑中。前功尽弃。可不哀哉。如此说话。古人语中所载不少。老人略为拈出。以末法中难得真正学道之人。盖亦曾为浪子偏怜客耳。大段古人住山。不是养懒图快活。单为自己生死大事。所以走向万重寒岩。作没伎俩活计。若在此因循度日。虚丧光阴。岂不更可悲哉。

虽然。用心差别。既已知之。其山中目前变幻境缘。即水流风动。猿吟鸟噪。云腾雾拥。纵然在前。更为喧杂。永嘉见道忘山之语。切须看破。老人初住五台龙门时。万丈寒岩之下。冰雪堆里如埋死人。彻骨严寒五内俱透。唯有微微一息。视从冰中出入。至此返观。觅自心一念起处了不可得。此境正是助道之缘。又大风时作。万窍怒号。日夜不休。及雪消涧流。响若奔雷。又如千军万马奔腾之状。如此杂乱境界。初最难当。因思古人有言。听水声三十年不转意根。可许入道。老人遂即发愤于独木桥上坐立。终日听水声。始则聒聒难消。久则果尔忽然寂灭。自此一切境界皆寂灭矣。所谓万境本闲。惟人自闹。此又是道人住山第一著工夫也。禅人记取。毋忽。

　　示颛愚衡禅人

向上一路。乃出家人本分事。古人发足超方。只要究明此事。近代以来。概不知出家为何事。安可望为古人乎。颛愚衡禅人。初依五台空印大师。听习经论。久之遂尽屏去。单提一念切究本分事。万里南询。过曹溪。谒老人请益。老人谓此事若不放下身心。苦功根究到水穷山尽处。终无下落。纵到水穷山尽处。古人谓之静沉死水。又谓之玄妙窠窟。若不回头转脑。则面前如铁壁银山相似。只是得力时。不是受用处。古人用心。不是死到底。须是死中发活始得。要在回机转位。所以道百尺竿头坐的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百尺竿头重进步。大千世界现全身。学人到此。只索转身别行一路。方不被他作障碍。禅人唯唯。作礼而别。乃就诛茆南岳。

未几老人亦曳杖而至。询禅人则为病魔所挠。业经宝庆就医。老人闻之叹曰。禅门下衰。真实为生死的学人。最为难得。今斯人而有斯疾。岂龙天厌薄法门乎。丙辰春三月朔。风雨夜半。忽禅人冒雨冲泥而至。老人相见大喜曰。此岂病夫所能耶。睹其眉宇津津爽气。是知其疾已瘳八九。因再拈香请益。老人特示之曰。子之病魔。乃子之大善知识。为助道因缘。子知之乎。切以众生之病。病在有我。以执我故。一切烦恼众病以之而生。病生则苦必随之。自古及今无有一人不病是者。唯知病病之人。不为病耳。且四大假合。聚必有散。纵使不病。何尝不病哉。若了病不病者。则病不能病之矣。子知今日之病。不知多生劫劫。病病至今日矣。子若不了今日病。则从此已去。不知病之底止也。子知生死之病。而不知要出生死之病。大有过于生死之病也。夫何故。古人以参禅不出阴界。堕于识情窠臼。纵有妙悟。皆成我见。以执四大为我。病尚可医。今离四大复执有我。此病则医王束手。最难调治。

诸佛诸祖特特出世。单为治此一种膏肓之病。费尽多少心力。求肯服药而瘥者。几何人哉。禅人身病已瘳。切不可被禅病侵也。云门谓法身有两般病。其言透过法身。若法执不忘。己见犹存。亦是病。极言认执之病也。禅人将前所蕴一切玄言妙语。及参禅执守功勋。一齐唾却。只到一点恶觉恶习不留。定不被他养成病根。直使佛祖无立脚处。岂不见善财童子。南询百城。参五十三大善知识。各授一种法门。到头只落个与法界等。与虚空等。何曾有实法系著耶。又不见毗卢遮那。法身非身。而托普贤妙行为身。普贤无行。但以众生之行为行。故曰菩提所缘。缘苦众生。若无众生。则无菩提。此从上佛祖出世之真榜样。

老人因谓禅人四大病身。非病魔不能治。禅病刺心。非众生不能治。从今日去。只将身如大地等。则病魔潜踪。心与众生等。则我见不立。我见不立。则禅病自消。以心不自心。则本不生。不生则一法不立。苟一法不立。又有何法而作知见障碍哉。古人云。舍情易。舍法难。禅人舍身即舍情。舍见即舍法。情法两忘。岂不为大无碍解脱之人哉。嗟予老矣。再晤为难。禅人勉之。

　　示李福净

零陵李生应祯。请益心性之旨。因示之曰。以世儒之学。未离凡近。去圣尚远。非渐趋无以致其极。故圣人立教。但曰习。曰致。曰克。其入道工夫。在渐复不言顿悟。若夫禅门则远妻子之爱。去富贵之欲。诸累已释。切近于道。故复性工夫。易为力。故曰顿悟。以所处地之不同。故造修有难易。其实心性之在人。本无顿渐之差。但论习染之厚薄。此入道要也。

若究心性之精微。推其本源。禅之所本。在不生灭。儒之所本在生灭。故曰生生之谓易。此儒释宗本之辨也。心性之说盖在于此。若宗门向上一著。则超乎言语之外。又不滞心性为实法也。

　　示假幻然给谏请益

诸佛出世。无法可说。祖师西来。亦无实法与人。但为众生种种颠倒执著之情。随宜击破。令舍执著。顿悟本有而已。以众生痴迷执著之心。坚固难破。加以历劫无明烦恼。业障根深。难得顿悟。故费吾佛四十九年无量方便。为设断惑证真之法。从凡至圣。设有五十五位之阶差。非是世尊好作恁般去就。费婆心也。以众生心病无量。故设对症之方。亦无量耳。及至究竟实际。直到知见尽泯。一法不立。始是到家田地。

若有纤毫知见不忘。犹在门外止宿草庵。遣之又遣。至无可遣。纵然如是。犹是法身边事。未是法身向上事。止是教家极则处。未是宗门极则处。由是观之。修行一事。岂是草草。便以一知半解为得哉。且如宗门自六祖已前。不说参究功夫。只贵当下顿悟。

自南岳青原已下。根机不一。多在参求保养。及至五家建立。门庭施设不同。就里宗旨元无差别。其于应机接物。如秦镜当台。照彻肝胆。至若与人解粘去缚。直指法身向上一路。剿绝佛法知见。不到穷源彻底。断断不肯轻易放过。其在禅道大盛之时。天下明眼知识甚多。学道衲子。处处参请印证。故悟者不落邪见。

及宋而元。知识虽多。学人邪见不少。不堕生灭。则落空见。有体无用。如二乘偏空。甚至拨无因果。堕落外道。豁达断空。或悟心未彻。才见影响。便得少为足。自称菩萨。口口谈空。心心著有。竟造生死之业。而不自觉。如是皆未得明眼知识勘验提撕。故致禅门凋弊。古德云。不是无禅。只是无师。谓是故耳。大段末法参禅得少为足者多。纵有真正学人。肯下死手做工夫。十年五年不变其志。亦有了悟自心。一切皆空。因无明师印证。遂落空见。或识神未破。堕在光影门头。或习气未净。被工夫逼拶。变现种种境界。将为神通妙用。

或见诸佛菩萨现身说法。或使知他心宿命。能见未来之事。或起种种异见。此皆习气变现。若认作奇特。便落魔道。可惜一往工夫。为害非细。此皆不遇明师。又不知佛教中修心方便。故误堕耳。

亦有真参实悟。明见自心。了无一法。不能开顶门正眼。便坐在净裸裸赤洒洒纯清绝点处。此名拘守竿头。静沉死水。故云百尺竿头坐的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百尺竿头重进步。大千世界现全身。又云。有佛处。不可住。无佛处。急走过。正是教人不可坐在无事甲里。便说无佛可成。无众生可度。此正堕在断见。不能离此空见耳。纵然到此。亦是法身边事。未是法身向上事。岂不闻云门道。得到法身边。隐隐的似有个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脱。直饶透过。放过即不可。此语实是修心照胆镜也。

故古德云。悟之一字。直须吐却。应知佛祖说法。一味遣众生执情。所谓但尽凡情。别无圣解。若作圣解。即受群邪。楞严经中。五十种阴魔。非漫语也。今时修行既无明师指点。若不遵佛祖言教印证。将何以为凭据耶。始因众生著有。故佛破其有见。二乘外道著空。故佛破其空见。菩萨著空有二边。故佛说非空非有。破二边见。及至入佛法中。又遣其佛见法见。所以遣至无遣。正谓不见一法即如来。岂不见善财童子参五十三大善知识。已入五十三位法门。入佛境界。不说成佛之事。但云与虚空等。与法界等。与毗卢遮那等。及见普贤菩萨。乃为说十种行愿。此便是修行学佛之大榜样。不以悟后为无事也。今人修行。纵能悟彻法界。若不学善财修习普贤大行。终是不免堕落空见外道。可不惧哉。此上葛藤。特为修行无多闻慧。错误用心。不能入佛知见。故不免饶舌。若视为泛泛语言。不唯有负老僧。且自误不少。

　　示玉觉禅人

蕲阳慧玉慧觉二禅人。参老人于黄梅紫云山。自云心中生灭。念念不停。犹如野马。特求开示。云何降伏其心。

老人示之曰。学人修行。为生死大事也。以心中念念不停。故生死不断。欲实为了生死。必要把一切万缘尽情放下。放得干干净净。然有无始习气种子不得干净。必须参一话头。纸上都有。但不知下手工夫难易诀法。必须参善知识。开示方便。是他行过的晓得易入处。如六祖昔闻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当下开悟。世人不知。当了玄妙道理会。元不是玄妙。因昔有住。今闻无住。故当时放下而得开悟。有何玄妙。

如永明大师。昔以念佛用心。不能造入。后于韦驮前拈阄。得念佛参禅。世人以禅当作道理讲。殊不知禅乃是自心。经云。不生不灭是也。欲明生死大事。知戒律尊崇。决不敢犯。先要信力肯心坚志。把玄言妙理世事人情。都要放下。此参禅一著。元无有玄妙奇特。此事极拙。汝肯信否。若果肯信。但把从前妄想一齐放下。不容潜生。缓缓专提一声阿弥陀佛。著实靠定。要观此念。从何处起。如垂纶钓于深潭相似。若妄念又生。此因无始习气太重。又要放下。切不要将心断妄想。只把脊梁竖起。不可东想西想。直于妄念起处觑定。放下又放下。缓缓又提起一声佛。定观这一声佛毕竟从何处起。至五七声。则妄念不起。又下疑情。审这念佛的毕竟是谁。世人把此当作一句说话。殊不知此下疑情。方才是得力处。如妄念又起。即咄一声。只问是谁。妄念当下扫踪灭迹矣。

佛云。除睡常摄心。睡时不能摄心。一醒就提起话头。如此不但坐如是。行住茶饭动静亦如是。在稠人广众中不见有人。在诸动中不见有动。如此渐有入处。七识到此不行。如此日夜靠定。不计工夫。一旦八识忽然迸裂。露出本来面目。便是了生死的时节。方不负出家之志。但参禅之时。不要求悟。任他佛来祖来魔来。只是不动。念念单提行将去。中间再无疑难。如是绵绵密密。心心无间。日用著力做去。自有下落。

憨山老人梦游集卷第六

　　法语

　　示王自安居士舍子出家

新都王自安居士。有子应辰。幼业儒。一日思生死事大。发心出家。遂自剪发。走匡庐。礼云中敬堂和尚。丙辰夏。予自南岳来兹山。居士访子。至以天属至情有难割爱者。予因而示之曰。举世父母所望于子者。欲其荣名显亲也。故以三牲五鼎之养为尽孝。殊不知养愈厚。苦益深。是累其亲。非真孝也。故吾佛世尊。薄金轮而不为。舍父母。弃王宫。苦行于雪山。六年成道。为三界尊。人天之所宗仰。苟不舍至贵。割大爱。何以博长劫不朽之业乎。故称之曰大孝释迦尊。累劫报亲恩。此非以了悟无生。普度众生为报地乎。

佛说大戒。首曰孝名为戒。谓孝顺父母。孝顺师僧三宝。孝顺至道。孝顺一切众生。故真学佛行者。将视一切众生为己多生父母。岂一生之亲而不报乎。第恐出家不知其本也。今若子以志悟无生为根地。若果决其志。不唯报有余。即养亦有余也。世之所谓孝者。将以功名博牲鼎养以娱亲也。功名见制于造物。牲鼎有待于所遇。无论得之而资苦。且举世求之而未必尽得。得之而未必能享。抑有功名而不禄者。亦有父母不能待者。亦有待之而不乐者。以其听命而不由己也。今有志于大道者。求之在我。享之亦在我。操必得之策。怀至乐之养。此难与世俗比也。居士能舍其子听其志。自今已往。若子既潜形于山谷。居士亦谢尘缘。从子于山中。既能割爱。又能超尘。有所乐地。即草衣木食。而锦绣甘旨不易也。其父子日夜惟道是念。朝参暮叩。即斑衣戏彩无加也。水流风动。经声佛号。非繁弦急管可厌也。明灯清香。昏晓不断。非腥膻臭秽可比也。千丈寒岩。三闲芽屋。视高堂广厦卑卑也。父子相度。共成无上之道。享不世之荣名。此必得之事也。其视一官之封。一言之褒。而不能必者。又如云泥天壤矣。

居士所舍者小。而所博者大。若子所逆者薄。而所顺者厚矣。岂不为世之大孝乎。居士欣然奉教。请铭名。愿执为弟子。老人命之曰福至。言其福自今而至也。字曰大来。谓所舍者小。所来者大矣。故书此以为若子法门劵。

　　示蕲阳宗远庵归宗常公

常公有志向上事。专持法华经。闻老人至匡山。匍匐而来。相见于东林。自陈诵法华经。于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除佛方便说。但以假名字。引道于众生。于此怀疑。不知如何是一乘。如何是方便假名。愿垂开示。老人谓之曰。所云一乘者。乃一切众生之本心。吾人日用现前知觉之自性也。以此心性。是一切圣凡之大本。故说为乘。乘者是运载义。故曰。三界上下法。唯是一心作。除此心外无片事可得。即吾人日用六根门头。见闻不昧。了了常知。不被尘劳妄想之所遮障。光明普照。灵觉昭然。即此一心是佛境界。则运至于佛。若以此心广行六度。摄化众生。不见有生可度。亦不见有佛可成。如是一心。即菩萨境界。则运至菩萨。即以此心观诸四谛。能断爱染烦恼苦因。高超三界证寂灭乐。如此便是二乘境界。则运至二乘。若以此心精修梵行。四禅八定。则是四圣四禅境界。则运至梵天。能修十善断上品恶。则感六欲诸天境界。则运至诸天。若迷此一心。恣杀盗淫。断佛种性。则感三途剧报。则运至三恶道中。是故佛说三界唯心。除此一心。无片事可得。唯此一事。更无余事。故说一乘。非此心外。别有一法可说也。若心外有法。是为外道邪见。非正法也。若了此心。则知三贤十圣。及一切众生。皆一心之影响。道是假名。则知佛所说三乘十二分教。随机施设。皆是假名。引导众生。元无实法与人也。种种方便。皆为开示此心。不是更有异法为众生说也。不唯佛是方便。即末后拈华。迦叶微笑。及达磨西来。单传心印。亦是方便。所言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若言直指。早是曲矣。末法学人。不达自心。专向外求。到底绝无真实受用。及有志参究向上事。不知本来无法。不了自心一味真实。更要别求玄妙。如此用心。不唯正眼不明。抑且堕落外道邪见。名虽学道。不知翻成地狱种子。岂不哀哉。

老人尝谓学人直贵真实用心。自净烦恼习气业识种子。破得一分业识。便露一分佛知见。达一分佛境界。断得十分业识。便是十分佛境界。岂有心外别将巧法逗凑将来。可为佛境界乎。禅人更莫狐疑。但只了知自心即是一乘。若悟诸法。但有假名。便是真实工夫。直须一切处不迷。如此著力做工夫。不必更作一种思量较计。都是邪见种子也。

　　示古愚拙禅人

　　古愚禅人。自浮梁来参金轮。请益做工夫。老人因问。汝日用如何用心。答云。作唯心观。又问汝作观时。还见有境否。答曰。到这里总不见有境。老人曰。既不见有境。将什么唯心。禅人曰。某甲只是不忘能。老人曰。汝说唯心。是以知见做工夫。其实未达唯心境界。古德云。未达境唯心。起种种分别。达境唯心已。分别即不生。汝于现前境界。还生分别否。若作观时。似乎忘境。逢缘依然分别。逐境生心。如此捺硬说唯心。终是不得实证。纵是忘得前境。若执著唯心。则是不能忘心。乃忘所。未忘能。故心境不得混融。是名智碍。况未得忘境。强说唯心。以作实法者乎。古德云。丝毫未透。如隔千山。直饶做到心境两忘。一法不立。犹知见边事。况以思惟心。作究竟想。岂不为自瞒者乎。禅人今去南岳万峰深处。谛观水流风动。鸟语山光。触目盈耳。了无身心世界之相。打成一片。只这唯心二字。亦须抛向十方世界外。更有事在。若堕唯心窠臼。依然无出头分。

　　示袁公寥

佛言蠢动含灵。皆有佛性。传曰。人可以为尧舜。由是而知灵觉之性。物之本也。人莫不具。窃观古今生人。豪杰不少。而圣贤不概见者。何哉。盖以习染之偏。随情逐逐而不返也。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苟能自求知。则圣不难矣。故曰自知者明。以不自知。故迷日厚。而心日昏。苟有豪杰之士。塞情而复性。则圣可期。而事业当垂不朽矣。佛之十戒。孔之四毋。禅之一心。皆复性之要。有志之士。可不勉哉。

袁子道生。今素亮者。往通问予于曹溪。知为上根利器。及予过匡山。生远候予。见其所赋。骨奇性敏。但习重而气高。故但任习而不见性。苟能奋力远情复性。则不骄不背。不逆寡。不雄成。则器广而不溢。志坚而不移。心冷气消。则可坐进此道矣。圣贤可期。况事功乎。老人爱之。示究心之法。大似圯上之敝履耳。因字之曰公寥。冀其日淡于爽口也。

　　示参禅切要

禅门一宗。为传佛心印。本非细事。始自达磨西来。立单传之旨。以楞伽四卷印心。是则禅虽教外别传。其实以教应证。方见佛祖无二之道也。其参究工夫。亦从教出。楞伽经云。静坐山林。上中下修。能见自心妄想流注。此实世尊的示做工夫之诀法也。又云。彼心意识。自心所现。自性境界虚妄之相。生死有海。业爱无知。如是等因。悉以超度。此是如来的示悟心之妙旨也。又云。从上诸圣。转相传受。妄想无性。此又的示秘密心印也。此黄面老子教人参究之切要处。及达磨示二祖云。汝但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此达磨最初示人参究之要法也。传至黄梅求法嗣时。六祖刚道得本来无一物。便得衣钵。此相传心印之的旨也。及六祖南还示道明云。不思善。不思恶。正恁么时。阿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此是六祖第一示人参究之的诀也。是知从上佛祖。只是教人了悟自心。识得自己而已。向未有公案话头之说。

及南岳青原而下。诸祖随宜开示。多就疑处敲击。令人回头转脑便休。即有不会者。虽下钳锤。也只任他时节因缘。至黄檗始。教人看话头。直到大慧禅师。方才极力主张。教学人参一则古人公案。以为巴鼻。谓之话头。要人切切提撕。此何以故。只为学人八识田中无量劫来恶习种子。念念内熏。相续流注。妄想不断。无可柰何。故将一则无义味话。与你咬定。先将一切内外心境妄想。一齐放下。因放不下。故教提此话头。如斩乱丝。一断齐断。更不相续。把断意识。再不放行。此正是达磨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的规则也。不如此下手。决不见自己本来面目。不是教你在公案语句上寻思。当作疑情。望他讨分晓也。即如大慧。专教看话头。下毒手。只是要你死偷心耳。

如示众云。参禅惟要虚却心。把生死二字。贴在额头上。如欠人万贯钱债相似。昼三夜三。茶里饭里。行时住时。坐时卧时。与朋友相酬酢时。静时闹时。举个话头。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只管向个里看来看去。没滋味时。如撞墙壁相似。到结交头。如老鼠入牛角。便见倒断也。要汝办一片长远身心。与之撕挨。蓦然心华发明。照十方刹。一悟便彻底去也。此一上是大慧老人寻常惯用的钳锤。其意只是要你将话头堵截意根下妄想。流注不行。就在不行处。看取本来面目。不是教你向公案上寻思。当疑情。讨分晓也。如云。心华发明。岂从他得耶。如上佛祖一一指示。要你参究自己。不是向他玄妙言句取觅。

今人参禅做工夫。人人都说看话头。下疑情。不知向根底究。只管在话头上求。求来求去。忽然想出一段光景。就说悟了。便说偈呈颂。就当作奇货。便以为得了。正不知全堕在妄想知见网中。如此参禅。岂不瞎却天下后世人眼睛。今之少年。蒲团未稳。就称悟道便逞口嘴。弄精魂。当作机锋迅捷。想著几句没下落胡言乱语。称作颂古。是你自己妄想中来的。几曾梦见古人在。若是如今人悟道这等容易。则古人操履。如长庆坐破七个蒲团。赵州三十年不杂用心似这般比来。那古人是最钝根人。与你今人提草鞋也没用处。增上慢人。未得谓得。可不惧哉。

其参禅看话头。下疑情。决不可少。所谓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只是要善用疑情。若疑情破了。则佛祖鼻孔自然一串穿却。只如看念佛的公案。但审实念佛的是谁。不是疑佛是谁。若是疑佛是谁。只消听座主讲阿弥陀佛。名无量光。如此便当悟了。作无量光的偈子几首来。如此唤作悟道。则悟心者如麻似粟矣。苦哉苦哉。古人说话头如敲门瓦子。只是敲开门要见屋里人。不是在门外做活计。以此足见依话头起疑。其疑不在话头。要在根底也。只如夹山参船子。问云。垂丝千尺。意在深潭。离钩三寸。子何不道。山拟开口。师便一桡打落水中。山才上船。师又云。道。道。山拟开口。师又打。山大悟。乃点头三下。师曰。竿头丝线从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若是夹山在钩线上作活计。船子如何舍命为得他。此便是古人快便善出身路也。在昔禅道盛时。处处有明眼知识。天下衲子参究者多。到处有开发。况云。不是无禅。只是无师。今禅家寂寥久矣。何幸一时发心参究者多。虽有知识。或量机权进。随情印证。学人心浅。便以为得。又不信如来圣教。不求真正路头。只管懵董做。即便以冬瓜印子为的决。不但自误。又且误人。可不惧哉。

且如古之宰官居士。载传灯者。有数人而已。今之尘劳中人。粗戒不修。浊乱妄想。仗己聪明。看了几则古德机缘。个个都以上上根自负。见僧便斗机锋。亦以自己为悟道。此虽时弊。良由吾徒一盲引众盲耳。老人今遵佛祖真正工夫切要处。大家商量。高明达士。自有以正之。

　　示董智光

随妄想颠倒。造种种业。自取诸苦。醒眼看来。诸颠倒状岂可得耶。即今现在无明梦中。如何能得消旧业。须是以智慧光照破无明。的信自心本来清净。不被妄想颠倒所使。则诸业无因。以妄想乃诸业之因也。此何以故。由无始来迷自本心。生生世世以妄想心造种种业。业习内积八识田中。以无明水而灌溉之。令此恶种发现业芽。是为罪根。一切恶业从此而生。今欲旧业消除。先要发起大智慧光。照破无明。不许妄想萌芽。潜滋暗长。若能于妄想起处一念斩断。则旧积业根当下消除。所谓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觉照稍迟。则被他转矣。若能于日用起心动念处。念念觉察。念念消灭。此所谓众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以无明黑暗。唯智慧能破。是谓智慧能消除也。若昼夜不舍勤勤观察。不可放行。但就妄想生处。穷究了无生起之相。看来看去。毕竟不可得。久久纯熟。则自心清净无物。无物之心是为实相。

若常观此心。又何妄想可容积业可寄耶。如此用心。是名观照三昧。若自心烦恼粗重。无明障处不自觉知。如此则古德有教学人参究。即将念佛审实公案。正当著力。提起一声佛号。横在胸中。即便审究这念佛的毕竟是谁。如是随提随审。并不放空。将此疑团。横在胸中。如己命根。更不放舍。一切动静闲忙去来坐立。唯此一事。更无余事。如此用心才见妄想起时。就将此话头一拶。则当下粉碎。一切妄想。自然扫踪灭迹矣。以此话头。如日轮当空。无幽不照。只恐心力懈怠。不肯著实提撕。故不能敌妄想耳。若敌得。妄想消处。便是旧业消灭时也。舍此一著。便向心外别求。则诸佛出世。亦无忏悔处。此在自力。非他力可代也。若恶习强胜力不能敌者。在昔佛有明诲。若修行人。习气不除。应当一心诵我无为心佛所说心咒。此实格外方便也。以各人藏识潜流。习气深厚。智力不到。不到之地。必须仗佛心印。以密破之。譬如难破之贼。必请上方之剑。此须早晚二时。自取方便。唯以参究工夫。为第一义耳。老人以此指示。大似与盲人拄杖子。其实行在己躬。非师友可代也。以居士志归法门。故名之曰福觉。要以觉照为行本也。字之曰智光。非智慧光。又何以破痴暗耶。但须觉照不昧。智光现前。便是了业障出生死之时节也。

　　示径山堂主幻有海禅人

佛祖一心。教禅一致。宗门教外别传。非离心外。别有一法可传。只是要人离却语言文字。单悟言外之旨耳。今参禅人。动即呵教。不知教诠一心。乃禅之本也。但佛说一心。就迷悟两路说透。宗门直指一心。不属迷悟。要人悟透。其实究竟无二。如来藏中。求于去来迷悟生死了不可得。此岂属迷悟耶。二祖云。觅心了不可得。六祖云。本来无一物。即般若无五蕴根尘识界。及出世三乘之法也。以无所得故得菩提。与觅心了不可得。岂二法耶。是知教说一心。所多者凡情圣解耳。参禅顿破无明。是绝凡情也。悟亦吐却。是绝圣解也。斯则禅呵知解。而教未常不呵也。今参禅人从教回心者。不能忘知绝解。提话头不能忘情绝迹。皆在所呵。何其毁教谓不足取耶。今弃教参禅者。果能先解本无凡圣。不属迷悟。是为见地。依此参究。当人一念。若存丝毫情见。及玄妙知解。总是未透。皆生死边事。岂可便以为得耶。今无明眼知识印证。若不以教印心。终落邪魔外道。但不可把佛说的语言文字。及祖师玄妙语句。当作自己知见。必要参究做到相应处。如经云。一切烦恼。应念化成无上知觉。如此便是顿悟的样子。不得将烦恼习气。夹杂知见。当作妙悟也。亦不是别有。只是消尽烦恼习气。露出本来面目耳。故云。悟了还同未悟时。依然只是旧时人。不改旧时行履处。岂不见夹山未见船子时。上堂。有僧问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无相。又问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无瑕。是道吾在座。不觉失笑。既见船子后。道吾遣僧往问。如何是法身。山仍曰。法身无相。又问如何是法眼。山仍曰。法眼无瑕。僧回举似道吾。吾云。这汉此回方彻。此便是伶俐座主。弃教参禅的样子也。

海堂主久亲教乘。今弃所习。单求向上一路。且看夹山前后两转语一般。道吾为甚肯后不肯前。试看不肯在甚处。肯在甚处。这里定当得出。管取教意祖意。一齐吐却。他日便可把一大藏教。一口吸尽。字字化成光明藏也。葛藤不少。珍重珍重。

　　示知希先山主

　　山主久栖讲肆。从少林参诸祖机缘。今尽屏所习。单提向上一路。吊影双径。适老人来。因拈香请益。老人示之曰。此事人人本无欠缺。圆满具足。所以日用不知。不得受用者。直为无始恶习种子。积劫熏染根深。已是难拔。今又新熏言教文字。祖师公案。种种知见。更增一重障碍。虽要求明自己。转求转远。此何以故。只为昧却自己。向他取觅耳。以积生烦恼习气。名烦恼障。玄妙知见。名所知障。若二障消除。本体自现。今参究向上事。先要将从前所学一切文字语言玄妙道理。名为杂毒。尽情吐却。单提本参话头。重下疑情。斩断妄想烦恼根源。使内不得出。外不得入。前后际断。中间自孤。只有一个疑团。作自己命根。疑到疑不去。用力不得处。一觑觑定。看他毕竟是个甚么。看来看去。拶来拶去。自有倒断时也。但存丝毫知见。于中便隔千里万里。但看初祖云。心如墙壁。可以入道。便是归家第一条路也。若心不肯死。疑不切当。则千生百劫。终在途路耳。山主但将精神收向此中。管取他日得处。定不是之乎者也可到。万万勉之。

　　示嵩璞恩山主

古德教人参禅做工夫。先要内脱身心。外遗世界。一切放下。丝毫不存。单提一则公案话头。如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或万法归一。一归何处。或审实念佛的是谁。随举一则横在胸中。如金刚王宝剑。将一切思虑妄想。一齐斩断。如斩乱丝。内不容出。外不容入。把断要津。筑塞咽喉。不容吐气。如此著力。一眼觑著。这提话头的毕竟是个甚么。如此下疑。疑来疑去。疑到心如墙壁一般。再不容起第二念。

才有妄想潜流。一觑觑见。便又极力提起话头。再下疑情。又审又疑。将此疑团扼塞之。心念不起。妄想不行时。正是得力处。如此靠定。一切行住坐卧。动静闲忙中。咬定牙关。决不放舍。乃至睡梦中。亦不放舍。唯有一念话头。是当人命根。如有气死人相似。如此下毒手撕挨。方是个参禅用工之人。用力极处。不计日月。忽然冷灰豆爆。便是大欢喜的时节。若悠悠任意。一暴十寒。恐终无得力时也。山主有志向上事。当以此自勉。

　　示昙衍宗禅人

　　宗禅人少游讲肆。习性相义。久之以不见自性。起疑参究。有日。未有所入。遇老人至双径。拈香请益。因示之曰。古人云。不贵子行履。只贵子见地。所言行履者。趣进工夫也。见地者。了达自心为行本也。行本不明。则趣操失旨。故参学之士。以见地为先。所言见地者。乃的信自心。本来清净了无一物。不独凡情。圣亦不立。但因无始无明。自蔽妙明。故起种种颠倒。妄想分别。造种种业。譬如醒人无事。而忽于睡中。作种种梦。梦中苦乐等事。宛然现前。及至觉来求之。了不可得。是谓无中生有。岂实法耶。但痴人颠倒。执为实有。此乃见不彻也。及佛出世说种种法。乃破梦之具耳。亦无本也。而学佛法者。又执为己实有之法。此乃梦中增梦耳。今参禅之法。无别妙诀。直是打破梦想颠倒。若了知本无。的信自心清净无物。则达妄想非有。了妄不有。则知佛法破妄想者。亦本非有。佛法是药。妄想是病。若药病不立。则本体安然。如此则知药病皆病。今参究所提古人无字公案。乃攻药病之药也。是谓以毒去毒。若知本无物。则参之一字。又下一毒也。岂可将此作玄妙会耶。若不信自心。纵参亦是误服毒药。禅人能信之乎。当于一法不立处参。

　　示谭梁生

谭生根器最利。盖从夙习般若中来。然般若乃众生佛性。各各具足。而根有利钝之不同者。良由五欲习气有厚薄之不等耳。其利根者。因久习般若。净除染污习气。及至今生。聪慧明利。而人不知返。将利根聪明。作染污恶习之资。是名颠倒也。以般若内熏。故时时有出尘志。

且曰。我至某时待世事了毕。即去学道。此等见识。举世皆然。以有将来之念。故目前种种应缘境界。由抱未来高尚之志。视为不足为。亦不屑为。以此虚想。返增贡高我慢之心。谓他人无此心。皆庸品耳。而自己将目前放过。世出世间。二者俱失。虚送光阴。及至将来。未必可如初志也。且又心不检细行。情存卤莽。以我见作高明。此尤误之甚也。如此唤作有志气。返不若三家村里田舍翁。他无别想。岁岁生涯不缺。可不愧哉。

圣人教人不躐等。故曰。素位而行。老子曰。跨者不行。惟今既有此向道之志。就从今日切切仔细。就规矩上做将去。将一片真实心。学道不染污的现前行将去。若目前时时刻刻不放过。则将来不脱空。若目前以虚想空头。且待将来。是涉河求井而止渴也。岂不愚哉。谭生请直看目前不虚放过一著。便见平生下落。

　　示冯延龄

　　学人向道。第一要怕生死。次要知生死根。生死根者。即日用现前种种憎。爱。取。舍。我慢。贪。嗔。痴业是。既此是生死苦根。发心要断。更无他术。只是起时。就照见定不容他起。当不起处。则当处消灭。消灭时更不相续。如此用心。念念不放过。心心不昧。其知自灵。知若灵。则触境境不牵心。观心心不附境。心境不到。则生死无容寄矣。如此用心。不必别求玄妙。

　　示寒灰奇小师住山

　　奇先礼达大师。求出世法。师许可。令参老人。为之剃染。依老人数载。以刻大藏因缘。复归本师执劳。此大役非一日矣。今以老病觅大休歇场。意卜之无当也。老人来双径。见奇气虽弱而心力更强。以向十余年来。得单提向上一路。少有把鼻。但欠轰地一声耳。谈及归休地。老人示之曰。尽大地是寂灭场。唯在学人肯放下处。便是休歇地耳。又何从他觅哉。古德云。不离真有立处。立处即真。良由自心生灭。一向循情种种取舍。故头头障碍。三祖大师云。至道无难。唯嫌拣择。又云。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若不如。则穷尽十方无可休之地矣。老人观双径乃八十八祖说法地。大慧禅师亦归宿于此。即汝本师和尚。脚跟遍海内。立足无卓锥。毕竟以刻大藏因缘。故得埋骨与大慧同坑。况汝随本师愿轮。刻经于寂照开山。皆汝用命之地。即汝放舍身命处也。老人知汝不能放舍者。乃我见未忘。非懒病也。以净法界中佛祖众生。大家有分。独我见者不能入。若见有我。则视佛祖皆是人相。人与我相对。如此则终无可避之人。亦无可休之地矣。汝自不休。则无地可休。汝若肯休。则当下便休。一切放下。方为大休。休则佛与众生皆即避影。亦无地可容渠矣。汝求向上一路。虽云奇特。不若放下平贴耳。古人云。家邦平贴到人稀。若到平贴地。则佛亦不做。更何向上可求耶。

　　示石镜一禅人

古人为生死大事不明。走向山中吊影单栖。专为究明己躬下事。故云。大事未明如丧考妣。不是养懒图安闲。任意度时也。必欲究此大事。只可运粪出。不可运粪入。直须将妄想恶习。文字知见。一齐吐却。放得胸中干干净净。了无一法当情。只是一个话头作自己命根。古人三十年不杂用心。正是此耳。

若今住山。任意悠悠。随情放旷。妄想起来。又要逗凑几句诗。作两首偈。当悟的道理。消遣日子。如此只是一个养懒的痴汉。如何唤作住山道人。不唯唐丧光阴。抑且虚消信施。挨到腊月三十日。将什么见阎老子。不是将一首诗。一首偈。便可抵得他过也。禅人当思为甚住山。毕竟要讨个下落。方不负百劫千生。一遇之胜缘。古德云。三途地狱受苦者。未是苦也。向袈裟下失却人身。诚为苦也。可不念哉。

憨山老人梦游集卷第七

　　法语

　　示太素元禅人

　　凡学人先习教乘。回心向上一路。虽是有志。无柰藏识中有新熏文字杂毒习气。旧熏贪嗔痴爱烦恼习气。内外交攻。最难打迭。要放放不下。要断断不得。要止止不住。因此要提话头。如水上葫芦。遏捺不下。只管与之打交滚。最是难下手。及下手不得。便打退鼓了也。如此乃是没志气无力量人。说甚参禅。如今初心。只管将心内外一切道理知见。及妄想思虑。一齐放下。放了又放。放到无可放处。方才提起一则公案话头。如赵州无字。横在胸中。因甚道无。重下疑情。若疑情得力。则妄想不起。若才见起时。切不可与之作对。将心要断他。亦不得将心止他。亦不可相续他。但只觑见。便撇过。一撇便消。急急提起话头。深深看觑。则彼妄想自然扫踪绝迹矣。此是初心下手做工夫的诀。若话头纯熟。妄想自稀。不作障碍。久久疑情得力。妄想暂歇时。便得一念欢喜也。得些欢喜处。不可当奇特。但从此好用功耳。禅人弃教从禅。初心最难。故以此示之。切不可视作小事。

　　示恒河智禅人持法华经

　　禅人出家浮渡。久执侍澹公。得任持法门。居化城有年。化城乃刻大藏地。为海内法窟。禅人力任常住。纲维百务。老人适来双径。禅人作礼请益。愿持法华经。老人因示之。曰佛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所谓开示一切众生佛之知见。令其悟入。所言佛知见者。乃众生本有之佛性也。今被无明封蔀。而为妄想知见。故日用见闻知觉。随情造业。以取生死之苦。不自觉知。我释迦大师。特特出世一番。单为开示此事。使之悟其本有。不假外求。若悟此本有。则日用六根门头应缘作用者。皆佛智现前。名佛知见。非众生妄想知见也。若悟此知见。则头头法法。皆真实用心。凡一切动用诸行。皆真实妙行。都为成佛真因矣。故经云。乃至举一手。或复小低头。乃至一香一华。以此供养佛。皆已成佛道。微因小善。皆成佛真因。况身任众务。舍命为法。岂非成佛之真种乎。吾佛教人持法华经者。入如来室。著如来衣。坐如来座。如来室者。大慈悲心是。如来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来座者。一切法空是。禅人能奉如来三者之教。乃名真持经人。若不能入此三法门。则单持安乐行品。念念思惟。心心愿入。昼夜不忘。如此则六万余言。字字光明。现于六根门头矣。若不入此法门。纵能持百千万部。但是与义作仇家。岂真持经者耶。若不信老人。更当请问文殊弥勒。

　　示王鹿年

　　王生鹿年。生长淮西。来礼径山。谒老人乞语。老人见其负义气而有慈心。因谓之曰。子闻之。古有大力之人乎。敌人者愚。敌己者智。愚者常弱。智者常胜之道也。圣人教人以不用为用。故曰。柔胜刚。弱胜强。易曰。刚而能柔。吉之道也。项羽拔山举鼎。力雄千古。及败别虞姬。嘘唏泣数行下。是能敌人而不能敌己者也。圣示人直颜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古今学者。皆知克己之语。而不能作胜己之业。岂智也哉。王生有力于此。当不堕凡夫数可耳。

　　示在净沙弥

　　佛说二十难中云。得人身难。生中国难。得遇佛法难。亲近善知识难。生正信难。此五乃难之难者。沙净弥已具其四。所欠者唯生正信耳。今幸出家。得遇大善知识为依归。又浑身跳在佛法大海。此何修而得。何缘而至。若不奋发勇猛。生大正信。将此一片幻妄身心。洗得干干净净。捐一条性命。志出生死。广修万行。结成佛无上之大缘。岂不当面错过。失多生善根种子耶。古德云。三途地狱受苦者未是苦。向袈裟下失却人身为诚苦耳。佛言心如弦直。可以入道。所言弦直者。谓无委曲相也。如何是委曲相。谓机械巧心。偷心。乖心。覆过心。无惭愧心。懒惰偷安心。见人过失心。贡高我慢心。自是非他心。不生孝顺心慈愍心。总之一切不善心。皆是自心之委曲相也。今要发心。只须将前一切心。尽行扫除。时时捡点。念念照管。不许放行。恐不能顿断。将古人一则公案。横在胸中。习气发时。便提此话头。与之撕捱。久久纯熟。则心自条直。而道念日增。行门日进。心地日明。如此一生。始谓不虚度也。不然待生死到。将何抵对。沙弥当自思之。切不可作等闲轻意放过。

　　示性田徒海耕行者

　　历观古之豪杰。涉艰难困苦。操长远不退之志者。概不多见。其人若晋五臣。从重耳亡在外。十九年无怠心者。盖亦日夜望咫尺之封。垂不朽于竹帛耳。此乃名利牵心。故忘身从事。古今世人之常情也。若田道人者。从达大师。二十余年。寝食俱废。一息未尝少怠。小有过差。痛责重杖。居常两腿如墨。竟不起一怨心。出一怨言。以至触犯。大难以死从事。在寂寞苦空门中。竟何所图。乃能精进坚强不拔如此哉。由是观之。较古忠臣义士所绝少者。今于道人见之矣。及死得从葬大师于双径。予谓此一坏土。不但俗人。即僧徒亦不易得。是于法国土中。已得茅土之封也。非亡身血战。何以有此临终。以此卷付其徒朱道人。今澹公为名曰海耕。亦法门功臣。世业之券也。岂小缘哉。

　　示朱素臣

　　士人学道。多以读书为妨碍。老人曰。读书何碍道。但不读书时。多被无端妄想扰乱。若就闲时。能摄心一处。把断妄想不行。心心在道。念念不忘。如此则学道时多。读书时少也。老人尝示学人。当要念头起处。即看破。事未至时莫妄生。果能如此用心。则妄想自断。外事自然无扰。道力自强。工夫必易就耳。

　　示沉止止

　　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则不入。古云。学道志当归一。吾所谓一者。一其志耳。今既知参究功夫。即将所参公案。横在胸中。不论闲忙动静。迎宾待客。日用云为。一切处提撕。不得放过。放过则被境扰。扰则生厌。厌则但有求闲之心。无念道之心矣。心志归一。则百事可做。凡用心处。只在念头起处著力。起即看破。看破即当下潜消。更不相续。被他掉弄。是参究诀法。故曰。图难于易。为大于细。此正易处细处下手。便觉省力。若舍此更待闲时静时。方做工夫。如此则尽此生。无入道之时也。沉生但就一念上做。不必向外驰求。即礼佛持咒。也只在一念信力上做。总之种种方便。皆是摄心之法耳。

　　示澹居铠公

　　古之忠义之士。非有大力。不足以任大事。力有心力。有气力。语云。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以形太劳则枯。精太劳则竭。神太劳则歇。庄周言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此言过用而不知所养也。故老氏曰。治人事天莫若啬。啬者有而不尽用也。养形谓治人。养性谓事天。吾佛所谓六根奔于六尘之境。久而遂劳。谓是故也。是知古人任大事者。未有不以有余而从事于物也。如汉高帝以力取天下。百战百不胜。及一胜即成大事。岂非善守有余。以治不足者哉。先大师以法门大事。付公一肩荷之。不遗余力。当百折之冲。秋毫皆穷神极力以应之。以其志有余而不暇顾其形之易瘁也。今也有形易化。时往难复。当及时休养以全其天和。所谓本立而道生也。以公生平所学。以明心为格。若心广而形眇。则力全而任有余未尽之业。犹千里之行以暂息而至。公必有以自处也。何如。

　　示玄津壑公

公受业净慈。乃永明禅师唱道地。初剃发。礼永明塔于荒榛。凡事一遵遗范。手自行录。为师承卜迁师塔。于宗镜堂。后誓不募化。唯行法华忏仪。坚持其愿。而集者如云。塔工既成。修宗镜堂筑三潭放生池。皆永明本愿也。余吊云栖大师。将往净慈。公料理宗镜堂为驻锡所。予入门礼永明大师塔。观其精妙细密。经画如法。纤悉毫末。咸中规矩。予留旬日。绕千百众。人人充足法喜。内外不遗。诸凡井井。颐指适可。如不经意。予以是见公才堪经世。慈足利生。不独有深心实具。无方妙行。非乘宿愿未易能也。予既行。公送别请益。予因示之曰。为佛弟子。人有真伪。行有理事。才有体用。心有广狭。均名僧也。而就中不同如霄壤。故菩萨利生之门。有其多种。佛呵声闻为名字罗汉。斥非真也。佛所最重者。唯末世中护慧命者。为极难其人。以处刚强浊世。自救不暇。安能为法门乎。周身不给。安肯爱护众生乎。诸大乘教中。皆称能护法者为真佛弟子。以能克荷其家业耳。佛忧灭度之后。求持经者为难。然经即佛之法身慧命。非纸墨文字也。且法身流转五道而为众生。是知能护众生。即护佛慧命。故般若教菩萨法。以度众生为第一。以不住众生相为妙行。所谓灭度无量无数众生。实无一众生可度。是了众生相空也。然我即众生之众生也。众生既空。我亦何有。我人皆空。中间事业。谁作谁受。物我两忘。中间自寂。三轮若空。则实相如如。平等一照。菩提涅槃。皆如幻梦。又何有佛法之可说。禅道之可修。万行之可作哉。所以法华会上。赞持经者。曰举手低头。皆已成佛。是乃以已成之佛心。作现前之众行。故一一行皆是佛行。行之妙者。无逾于此。如此是名真佛弟子矣。

佛言。慈悲所缘。缘苦众生。若无众生。则无菩提。所以菩萨如大地心。荷负众生故。如桥梁心。济渡众生故。毗卢以普贤为身。普贤以众生为身。若以众生为心。是为荷担如来矣。公试观予言。以印证其心。若见自心。果于法合。则法外无法。如空外无空。若有草芥尘毛而不举体全归法性者。则是心外有法。法外有心。人我枞然。是非未泯。舍此法门。更于何处求向上一路乎。佛元无法与人。祖师亦愿自度。若存一法之见。即是自心未度。自不能度。求甚佛祖。作担粪奴郎耶。公自此以往。更须高著眼睛。自点捡看。莫道老僧饶舌。

　　示了无深禅人

　　佛言。比丘心如弦直。可以入道。净名云。直心是道场。圣人亦云。人之生也直。是知佛心无别妙处。只是众生中直心人耳。直则无委曲相。所言直者。乃一尘不立。方谓之直。譬如弓弦之直。能容何物哉。才有一念不直。便是过错。能念念直。则念念不容一物。物不立处。则本体自现。故六祖大师云。常自见己过。即此一语。便是成祖作祖之要诀。所言过者。非作事之差。乃自心之妄耳。以此心本无一物。平平贴贴。才有一念则为过矣。一念为过。况种种恶习。念念发现。不自觉知。岂能免过。学人用心。不在一念上著力。则终身参学。不能得真实受用。以用浮想缘影为功。故错到底耳。禅人初参老人于径山。老人即字之曰了无。欲要著力于本来无一物耳。送别舟中。贻此勉之。

　　示雪岭峻禅人

　　学道人第一要骨气刚。次要识量大。次要生死心切。骨气识量。乃夙习种性。苟为生死心现前。立志三事具足。是为向道。至若用心参究。古人教人最初下手。便要离心意识参。出凡圣路学。此语学者皆知。及至用心。才举一念便落意识窠臼。如何离得。以多生习气。一向在身心世界里做活计。堕在五蕴区宇。被他笼罩。超脱不得。至做工夫。现出种种怪事。皆此过也。是须要识量广大。见处超卓。先将身心世界撇过。举起本参话头。如虚空中橛子相似。久久忽然虚空迸碎。便是大人眼界。定不是寻常默照邪禅可比也。此段力量。须是一块刚骨。方才立得脚跟稳当。若是软暖柔懦粥饭气习者。何敢傍其万一。至于看话头。最怕落在玄妙知见窠臼。是为黑山鬼窟。才有丝毫玄妙知见挂在胸中。或将古人言句蕴之不舍。便堕外道邪见。以此中纤尘著不得。著不得处便是得力时也。只须彻底打破漆桶。方是真实。又不可将心待悟。作栏头板也。禅人只么用力去。他日自信老僧不欺。

　　示刘道人

　　汝为生死出家。独坐孤峰顶上。十年于此。何等真切。闻被魔害数十次。其心不动。众皆劝往他处避之。毕竟不去。何等忍力。此必于本分事上大有得力处。既能一念如此。当视四大如空花水月。视死生如梦幻。若果得解脱。便坐脱立亡去。如其不能。就当一念不动。任他刀割香涂。节节肢解。毕竟不动一念。方是正见正行。今闻欲绝粒而死。此是魔所摄持。即当看破。此念决不可如此认著。不唯可惜自己为生死苦心。抑恐令他入邪见网也。

　　示吴江沉居士

　　一切众生。皆以我执而为生死根本。以有我则有物。物与我对。则形敌生。以我招敌。则众忤皆归。忤则为其所惑矣。故眼为色惑。耳为声惑。鼻为香惑。舌为味惑。身为触惑。意为法惑。惑则扰。扰则乱。乱则失其正。既失其正。则被所伤者多矣。世之人皆为其惑而不自知。为其所伤而不知痛。愚之甚矣。且将以为资我也。而又爱而执之取之。又愚之愚者也。惟有智者知其不我益也。故远而避之。苟避之不若忘我。诚能忘我。则于众敌。犹夫众箭攒空。则无可寄矣。有志道者。试从此始。

　　示颜福坚

　　佛说世间无一法可坚固者。谓无常苦空无我等法。如梦幻泡影。速起速灭。无常生死败坏之法。皆如是也。唯有佛性种子。虽在生死之中。历劫不坏。是真坚固。世人错认无常为常。是以不坚为坚。名颠倒见。然颠倒之根。乃罪恶之性也。何福之有。今一念返醒于无常生死法中。发心愿求佛性种子。则能舍不坚之财。易坚固之法财。舍不坚之身命。求坚固之慧命。此乃出世之福。福之大者。是故就汝归依之信心。詺其名曰福坚。只欲发其坚固之心。所谓自求多福耳。岂虚名足尚哉。

　　示顾汝平

汝平。侍紫柏老人最久。昔予被难系圆中。以书覆紫柏。汝平侍侧。即以书付之嘱曰。执此他日必有见面之时。以此为左券。越二十二年。丙辰。长至月。予自南岳来双径。赴紫柏入塔之期。汝平迎予松陵。至陋巷颜生生宅。因礼请益。出此卷。见紫柏手泽。及予昔日书。嗟乎。法性海中。圣凡出没。如大海之沤。起灭无从。去来无所。即死生梦幻。于湛寂中了不可得。且予昔之死也不死。故今之生也非生。不死不生。湛然一际。是知紫柏今之死也。岂真死哉。手泽宛然。法身常住。昔紫柏视。今日如眉睫。子今见紫柏当日之寸心。耿耿孤光。昭揭如日月。既生不以形骸隔。又安可以幽明闲哉。

佛言。观彼久远。犹若今日。不但予与紫柏。如巨海之沤。即一切凡圣。若空中电影耳。汝平久入紫柏之室。于此一际平等法门。必若入大海浴。使百川之水。浸透遍身毛孔耳。紫柏老人。或未拈及此。故予特为点破。令其自信此法。得大受用。其或未然。试向父母未生前。著眼看觑。久久当知。见予与未见时。无前后际也。

　　示颜仲先持准提咒

　　在家居士。五欲浓厚。烦恼根深。日逐现行。交错于前。如沸汤滚滚。安得一念清凉。纵发心修行。难下手做工夫。有聪明看教。不过学些知见资谈柄。绝无实用。念佛又把作寻常看。不肯下死心。纵肯亦不得力。以但在浮想上念。其实藏识中习气潜流。全不看见。故念佛从来不见一念下落。若念佛得力。岂可别求玄妙耶。今有一等好高慕异。闻参禅顿悟。就以上根自负。不要修行。恐落渐次。在古德机缘上。记几则合头语。称口乱谈。只图快。便为机锋。此等最可怜愍者。看来若是真实发心。怕生死的。不若持咒入门。以先用一片肯切心。故易得耳。颜生福持。问在家修行之要。故示之以此。观者切莫作没道理会。以道理误人太多。故此法门。尤胜参柏树子干屎橛也。

　　示东禅浪崖耀禅人

　　金沙东禅寺。太史念西王公之所建也。以浪崖耀公主之。适闻老人有双径之行。特专嗣南容公。来请经。营安居。将为老人林歇地。九月既望。老人适至。见其精诚严整。大众清肃。专以背诵法华为业。期方七年。而成诵者三十余人。此希有之事也。居无几何。即往径山。缘毕将归匡庐。长揖人世。公恳留老人。意未能已。临别贻此示之曰。法界性中。安有去来之相耶。智眼未开。情尘斯隔。离合之见阕心。聚散之缘系念。非夫达三际不迁十方靡闲者。未易臻无二之境也。且法华以实相为宗。过去之多宝现存。即今之释迦不灭。常住一心。永劫不昧。大通王子之因。直至于今。灯明授记之缘。法尔现证。由是观之。安有纤毫迁讹之相耶。试观白毫一光。洞照无碍。一切圣凡始终因果。居然目前。老人之去来。犹长江之皎月。东西各行。而本月湛然。苟一念纯真。则心光交彻。其无以世谛恒情。作生死常见也。愿公以法华三昧。究竟未来。则与老人眉毛厮结。同归实际。长劫相依。久远不离。又何区区于幻化空身。水月镜像。妄生彼此之念耶。老人行矣。公其勉之。

　　示王圣冲元深二生

　　佛性之在人。如水在高原。有穿凿者。无不得之。良以吾人烦恼根深。爱憎情固。不啻高原之土也。苟能力凿深求。施工不已。务在拔烦恼之根。裂爱憎之网。则法性渊泉。源源不竭。溉灵根而沃智慧之芽。不唯道果可期。且将浚潜流而润焦枯。普益人天。同归法海。涓滴而与渤澥同彼。此岂外求之耶。圣冲元深昆季。久入紫柏之室。哲人往矣。恐性水清流。不无雍阏。老人适来。而为疏之。今则开发源头。从此永无枯竭。其无以烦恼干土。投而浊之也。

　　示孙诜白

　　无明生死根株。只在现前一念。如人周行十方。尽生平力而不已者。将谓已涉千万途程。殊不知未离脚跟一步也。是知历劫妄想迁流。生死轮转。实未离当人一念耳。若能日用现前。见闻觉知。念念生处著力觑破。生处不生。则历劫生死情根。当下顿断。其实不假他力也。佛说狂心不歇。歇即菩提。岂虚语哉。老人指示父母未生前一句。著力参看。他日当有自信之时也。

　　示姜养晦

　　姜生少年英发。骨气不凡。非灵根夙植般若种子深厚。未易得此美质也。幼稚曾见紫柏大师。即命之曰信光。意谓性具般若之光也。适参老人请益。因字之曰养晦。吾人日用见闻知觉。皆智光焕发。第被无明蒙蔽。变为情识。故暗而不彰。苟能自信本有真光。不昧于现前境界。爱恶关头。昏闇之中。灵光独耀。不被情根之所蒙蔽。是于晦而能养。则光体愈明。而真元可复矣。用其光无遗身殃。姜生体此。则广大光明。当发现于动作云为之间。功名建立。皆不朽之盛业。岂可自昧而不信耶。但在我慢幢摧。则光明自露耳。

　　示众

近来诸方少年。有志参禅者多。及乎相见。都是颠倒汉。以固守妄想为誓愿。以养懒惰为苦功。以长我慢为孤高。以弄唇舌为机锋。以执愚痴为向上。以背佛祖为自是。以恃黠慧为妙悟。故每到丛林。身业不能入众。口意不能和众。纵情任意。三业不修。以礼诵为下劣。以行门为贱役。以佛法为冤家。以套语为己见。纵有能看话头做工夫者。先要将心觅悟。故蒲团未稳。瞌睡未醒。梦也未梦见在。即自负贡高。走见善知识。说玄说妙。呈悟呈解。便将几句没下落胡说求印证。若是有缘。遇明眼善知识。即为打破窠臼。可谓大幸。

若是不幸。撞见拍盲禅。将冬瓜印子一印。便断送入外道邪坑。堕落百千万劫。无有出头之时。岂非可怜愍者哉。此等愚痴之辈。自失正因。又遭邪毒。纵见临济德山。亦不能解其迷执。岂不为大可怜愍者哉。禅门之弊。一至于此。谛观从上古人。决不是这等。但看百丈侍马祖。每在田中作活。如插锹子。野鸭子公案。便是真实勘验工夫处。以此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诫。杨岐之事慈明。二十余年。行门亲操。执事百千辛苦。未尝惮劳。故得光明硕大。照耀今古。若懒融之负米。黄梅之碓房。历观古人。无一不从辛苦中来。何其今之少年。才入丛林。便以参禅为向上。只图端坐。现成受用。袖手不展。一草不拈。如此薄福。绝无惭愧之心。纵有妙悟。只成孤调。绝无人天供养。况无真实修行。虚消信施。甘堕沉沦者乎。若是真实为生死汉子。当观本师释迦文佛。于三千大千世界。无有如芥子许。不是为求菩提舍头目髓脑处。如此当发勇猛。捐舍一条穷性命。将这一具臭骨头。布施十方。供养大众。一切行门。苦心操持。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若于日用六根门头。头头透过。便得法法解脱。古人云。从缘入者相应疾。如此用心。三十年不改。纵不悟道。再出头来。定是顶天立地汉子也。老人以此示之遍告同参。

憨山老人梦游集卷第八

　　法语

　　示归宗智监寺

归宗为古尊宿说法地。达观师倡缘兴复。既而湛公竭身尽力。竟还故物。今廿余年。湛公化去。弟子修慈荷之。予丙辰夏。来礼金轮舍利塔。睹其寺规模。甲匡山之胜。因思辅弼者。诚难其人。众中见禅人在智。眉宇秀拔。卓有骨气。因属主者。命为监寺。禅人善密行。凡众人尽日所务有不及者。视其当务。必通夕不寐。一一亲为料理。明发则事无不办者。予嘻嘘而叹曰。有是哉。予尝见丛林年少。率无惭愧。一味养懒。三业不摄。礼诵不修。甚至白昼安眠。安肯终夜不寐。身任其劳。以备大众之务乎。

昔佛弟子千二百人独称罗睺为密行第一。故为佛长子。此土前辈诸祖。唯百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遂为丛林千古典刑。永明每日行一百八事行。故阎罗殿上。图像供养。佛说三千大千世界。无有如芥子许。不是菩萨舍身命为众生处。故感为天中天。是知从上佛祖。无有不从行门建立世间福田功德也。禅人能以此心。放舍身命。荷负丛林。即是建立三宝。三宝常住。即是续佛慧命。慧命不断。即是报佛深恩。知恩报恩。即是慈父之孝子矣。既秉如是行愿。二六时中。念念谛思。我自无始生死以来。舍此身骨如须弥山。所饮母乳如四海水。如此舍身受身。皆造生死苦业。何曾一日以此身命。修出世行乎。若果有之。则吾今生。定不如此在凡夫地矣。今幸有此身。发难得之志。一生尽命。不舍本行。则是一生超过百劫千生矣。如此。乃谓不虚生耳。

禅人从此更发精进。居一切时。但将赵州狗子佛性话头。蕴在胸中。随就作处。心心参究。毕竟因甚道无。一旦搕著抹著。一念疑团迸裂。从前生死。顿然了却。是可谓福慧二严。一生取办。古人云。移花兼蝶至。买石得云饶。前三十六代祖师。一齐在禅人眉毛上。转大法轮也。

　　示自宗念禅人

佛教弟子。修出世法。唯自利利他。二种妙行。利他谓之修福。自利谓之修慧。菩萨发心。勤求无上菩提。菩萨虽知法性空寂。而不舍有为诸行。知法性空。是谓自利。不舍诸行。是谓利他。从上佛祖。未有不由二行。得出生死者。是以释迦世尊。历劫勤修难行苦行。我等旷大劫来。于生死海。头出头没。舍身受身。不可思议。皆是虚生浪死。何有一毛真实行门。若有实行。则定不似今生这头面也。回光返照。猛自思惟。岂不痛哉。禅人今幸仗夙缘。早得脱俗。永离苦海。又得安居名山。诸祖说法胜道场地。此万劫难遇之缘。正是饥逢王膳。病遇医王。自当庆幸无量。即尽此形寿。拼舍一生。作此功德。已胜百劫千生。空过无益也。禅人当信老人言。自今之后。发坚固不退之心。持勇猛刚强之志。尽自己色力。量自己才能。办一片肯心。任缘随愿。耐心耐烦。忍苦忍劳。即一日成就一种功德。已胜一生空过矣。禅人自说身弱神疲。不能任事。古人贵在心力强。愿力大。不在色力健不健也。今虽小恙。不为大苦。若造恶业。堕在三涂。即求今日以小病小恼之身心。求作福田之利益。不可得也。佛令众生。思地狱苦。发菩提心。正是今日策发精进幢也。古德云。宁有法死。不无法生。纵舍此身命。作此妙行。犹为般若舟航。可到彼岸。苟不勉力强志。可谓虚负此生。

既到宝山。空手而归。岂不惜哉。若能安心于无事。则心空。心空则神不竭。神不竭则身不劳。如此是为无作妙行。遇缘即宗。定不为日用所转。头头成就大解脱门矣。当谛思之。

　　示陆将军

将军为濠梁世胄。天性英杰。其杀机固所赋也。中年知向道。入海门周先生室。先生拈古人劝君识取主人公之语示之。老人归隐匡山。谒老人金轮峰下。自知杀业太重。愿求忏悔。老人喜其性直无伪。固古豪杰忠肝义胆之俦。第古今赋此天性者多。尽错用其心。故以佛种子翻作地狱苦具耳。佛性无二。众生与佛。不隔一毫。达性众生即佛。不达性佛即众生。如清冷之水。以之献佛则清净。以之洗秽则污浊。故佛之慈悲。即众生之杀机。古德云。护生须用杀。杀尽始安居。又云梵语阿罗汉。此云杀贼。经云。与五阴魔。烦恼魔。死魔共战。有大功勋。灭三毒。出三界。破魔网。尔时如来。一大欢喜。此释迦老子。劝人杀生之榜样也。以佛能如此杀生。故号大雄猛。世尊。世人愚痴。赋有雄猛之佛性。而不自杀其贼。翻以杀人。劫劫生生。酬偿地狱之苦。而自以为功多。岂不为至愚至痴。倒用其佛性者哉。语云。一将功成万骨枯。自古罪之大者。莫大于杀生。其杀人以为功。杀生食肉。恣口腹。以为快。其愚等也。将军能回心向上。自求多福。从今日去。以杀生之勇。自杀其欲。佛言贪欲嗔恚。过于怨贼。能自断之。是为杀贼。能破烦恼。出生死苦。是为大雄。

以此直求无上佛果。是为大赏。其杀之利有如此者。而自弃不谋。可谓智乎。虽然。杀人则易。自杀则难。故云出家大丈夫事。非将相所能为。老人葛藤至此。是谓法施慈悲。将军信此。是真忏悔。

　　示慧成信首座

　　首座慧成。中年弃妻挈子出家。曾参达观莲池两大师。乃至南岳湖东掩关。老人将卜居南岳。成破关相迎。遂侍巾舄。一日作礼。白言。某幸末法。为佛弟子。志出生死。亲见三大师。现身五浊恶世。卫护法门。行其难行。忍其难忍。调其难调。每见如来教中教菩萨法。将谓空言。今亲承三大师之行履典刑。现在便可尽形寿依归。诚难舍此。别求怙恃矣。乃写三大师之真。终身佩奉。且生生世世。执此愿轮。即往来人天。周流六趣。曾无厌倦。乞师为我证明之。老人闻而笑曰。此固子之深心本愿。虽然似矣。犹未探其本也。请试观夫本师和尚。毗卢遮那。法身非身。以文殊观音普贤三大士之行。以成其身。文殊智也。观音悲也。普贤行也。舍此三者。则法身寂寥。亦无寄矣。故如来法身。若言其智。则彻法界理事因果。乃至草芥尘毛。无不尽其源底。尽众生界心念头数。莫不彻其根源。若言其悲。则尽众生数皆为己身。凡众生之饥寒困苦疾病痛痒。乃至三涂剧苦。皆菩萨全身一体共受。故能不舍于一众生。若言其行。则尽虚空彻法界。无一草芥尘毛。不是菩萨舍身命处。故普贤十愿。一一皆言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行愿无有穷尽。是故本师毗卢遮那。以此三法。成就一身。少一法而法身不成。即一众生而非自己。则法身不遍。乃至尘毛草芥。一有不彻。则未尽无明。以至虚空尽处。而行愿亦尽。则法身断灭。虽然。于法界性中。观此三者。如首罗三目。即一即三。非三非一。于寂灭海中。犹似沤灭沤生耳。若有挺特没量大人。能于毗卢顶项上行。回视此三行者。大似唤奴作郎矣。以彼区区介尔之行。较三大士者。又不啻奴儿婢子。岂能尽佛法身之量哉。苟能从此发坚固心。放舍身命。建立三宝。凡有纤毫裨法门益众生事。皆法界全体之德用。如由一尘以遍诸尘。始一毛而融多毛。从今生以极未来。劫劫生生。下退此心。亦如普贤之虚空界尽。而行愿无尽。生生世世。食息起居。行住坐卧。未离本师一毛孔外。三大老者。乃于法性海中。同出同没。不出如幻三昧。逢场作戏。竿木随身。说幻法以开幻众。是则有之。何足以为师哉。其无以限量心。自隘如来法身境界。可也。

　　示自觉智禅人

　　佛言。汝等比丘。每于辰朝当自摩头。此语最为亲切。老人每每思之。吾佛慈悲。痛彻骨髓。常谓末法比丘。多所受用。安居四事。种种供养。各各自谓。所应得者。更不思我是何人。物从何来。为何而受。所以知恩者希。而报恩者少。特未一摩其头耳。苟回光一摩其头。则不觉自惊曰。吾为何剃除须发。不与俗人为伍耶。苟知形与俗异。则居不敢近俗。身不敢入俗。心不敢念俗。如此则乐远离行。不待知识之教。而自发勇猛。入山唯恐不深矣。又安忍混从市俗。纵浪身心。为无惭人。作无益行耶。自觉禅人。向住人间。来匡山。礼老人。愿枯心住山。修出世行。老人因示之以福慧双修之行。修慧在乎观心。修福在乎万行。观心以念佛为最。万行以供养为先。是二者。乃为总持。吾人日用一切。起心动念。皆是妄想。为生死本。故招苦果。今以妄想之心。转为念佛。则念念成净土因。是为乐果。若念佛心心不断。妄想消灭。心光发露。智慧现前。则成佛法身。然众生所以贫穷无福慧者。由生生世世。未尝一念供养三宝。以求福德。直为生死苦身。念念贪求五欲之乐。以资苦本。今以贪求一己之心。转而供养三宝。以有限之身命。随心量力。供养十方。乃至一香一华。粒米茎菜。则如滴水入沧溟。一尘落大地。纵海有枯而地有尽。其福无穷。故感佛果华藏庄严。为己将来自受用地。舍此则无成佛妙行矣。禅人如生疲厌。当自摩头。则自发无量勇猛也。

　　示翠林禅人

佛祖教人。唯在真心实行。为出生死之要。心真则凡所动作言行举措。无一事而不真。行实则凡所云为。无一行而不实。故真实如好种子。其余作为立行种种。皆发生之缘。以是之故。抽芽发干。开花结实。究竟不虚。故佛说发心修行。如布种子。成就菩提。以为结果。果者实也。以始终皆真实故。故佛呵二乘为焦芽败种者。以其心行不真实故也。从上诸祖。教人参须真参。悟须实悟。是知一切众生。虚生浪死者。以其妄想。颠倒用事。劫劫生生。未曾一念真实。故于生死海中漂流。难到彼岸。所谓业识茫茫。无本可据耳。况为佛弟子。身在袈裟之下。岂可流浪一生。念念妄想业识流转。曾无一念返省。而求真实履践之行。此乃向袈裟下失却人身。最为可怜愍者。禅人既不远千里。来参老人。必发一片真实信心。以此空山寂寞之中。非掠虚之地。何所为而来耶。既发真实信心。不是一见便了。不求一段真实之行。亦徒然耳。若求真实之行。即从真实心中发现。果有真真实实为生死之心。必须将从前有生以来。及出家以来。从头一一细思检点。何曾有一念一行。是真实事。从前已是空过。即从今日已去。发一片出世之心。将一切世间情根。妄想攀缘。一齐放下。将此一把骨头。一齐抛却。将此一条性命。纳向空山大泽之中。任他日炙风吹。一切安逸饱暖思虑。尽情撇却。单单直以死生一念。挂在眉毛上。将一则古人公案蕴在胸中。日夜参究。看他一念世间心起。便是堕在生死处。定要把断。不容毫发。如此参究。不悟不休。即此一著。便是为生死真实心。

即以此心。向二六时中一切动作云为种种行门。至礼拜三宝。供养十方。调和大众。看待老病。一切行门。无不亲身。竭力承事。不生一念厌倦心。不生一念人我是非得失心。不起一念休歇止足想。如永明大师每日行一百八件方便行。尽形不改。即此便是真实之行。如此操心立行。透出本地光明。则将积劫所染一切贪嗔痴爱习气种子。一一消融。化为成佛真实种子矣。如是用心。可谓不虚此生。不负出家。不枉远犯风波。参访知识。若仍前涉虚。止作尝情业垢罪垢种子。但随妄想而行。不唯辜负此生。实取穷劫三途之苦耳。

　　示顺则易禅人

　　沙门释子。乃出尘之人。亲近佛法。乃出情之法。实破我之具。方今学者广学多闻。但增我见。少能餐辨法味。滋养法身慧命者。岂非颠倒之甚也。易禅人以多闻无益。志在清修。固已远矣。然徒以清修为行。而不刻意究竟生死根株。不深穷佛祖不到之地。此其创志不远。是以一日之价为得也。可不负其本有哉。吾徒所难得者。厌世俗。最难得者。厌生死。禅人今知其厌。而不知究其所以厌。是犹然以五十步笑百步也。嗟予老矣。余日无多。生死大患。横在眉睫。恐厌之不极。禅人年亦长矣。能以老人之厌自厌。倘不厌老人相与千岩万壑之间。绝影忘言。修厌离行。从此长揖五浊。永离四生。同游广大极乐之乡。岂不为最上因缘哉。又奚止于裹粮千里之适。视彼榆枋莽苍者。固未足与道也。

　　示玄机参禅人

禅人以持明为专行。从事者三十年。心地未有发明。乞老人指示。老人因示之曰。佛说修行之路。方便多门。归源无二。即参禅提话头。与念佛持明。皆无二法。第不善用心者。不知借以磨炼习气。破除妄想。返以执著之心。资助无明。故用力多而收功少耳。此事如用瓦子敲门。只是要门开。不必计手中瓦子何如也。以吾人无量劫来。积集贪嗔痴爱杂染种子。潜于藏识之中。深固幽远。无人能破。圣人权设方便。教人提一则公案为话头。重下疑情。把断妄想关头。丝毫不放。久久得力。如逼狗跳墙。忽然藏识迸裂。露出本来面目。谓之悟道。

若是单单逼拶妄想不行。何必话头。即婆子数炭团。专心不二。亦能发悟。况念佛持咒。有二法哉。禅人持明三十年不见效者。不是咒无灵验。只是持咒之心。未曾得力。寻常如推空车下坡相似。心管滚将去。何曾著力来。如此用心。不独今生无验。即穷劫亦只如此。及至阴境现前。生死到来。依然眼花撩乱。却怪修行无下落。岂非自误自错耶。禅人从今不必改转。就将持咒的心作话头。字字心心。著力挨磨。如推重车上坡相似。浑身气力使尽。不敢放松丝毫。寸寸步步。脚跟不空。如此用力时。只逼得妄想流注。塞断命根。更不放行。到此之时。就在正著力处。重下疑情。深深觑看。审问只这用力持咒的。毕竟是个甚么。觑来觑去。疑来疑去。如老鼠入牛角。直到转身吐气不得处。如此正是得力时节。切不可作休息想。亦不得以此为难。生退息想。

及逼到一念开豁处。乃是电光三昧。切不可作玄妙欢喜想。从此更著精彩。拼命做去。不到忽然藏识迸裂。虚空粉碎时。决不放手。若能如此持咒。与参禅岂有二法耶。所以道。俱胝只念三行咒。便得名超一切人。便可证明。即亲见佛祖。亦不易老人之说也。

　　示智沙弥

　　方今出家儿。于末法斗诤坚固之时。有能决志为生死大事。单提向上一著。以了悟为期。此上上根人。诚不易见。今亦有参究此事。又恶觉恶习浓厚。蒲团未稳。邪见横生。多落魔道。此其难也。古德云。未能参究向上。且于教法留心。时光亦不空过。其留心于教。亦有两般。一则根器稍利。力穷性相宗旨。深彻其源。以多闻熏习之功。从闻思修。入三摩地。是则不独目了心性。抑且为人师。此亦报佛深恩。不负出家之志。至若根器稍钝。不能广亲教乘即持诵一门。尤为要行。故天台大师。以读诵受持为五品观行之首。即法华所说。持经法师。现在父母所生肉身。即得六根清净。此持经之功。岂劣行哉。沙弥既知厌生死苦。投佛出家。苟无专心一行。岂不辜负此生。即持经一行。能专心一志。如古人潜心理观。一旦忘言契会。得佛心宗。是由文子而得总持。此所谓旋陀罗尼门。由此证入。历劫生死根株。仗此法门。一时顿断。岂不为无上菩提之径路乎。若悠悠岁月。唐丧光阴。堕于粥饭常流。岂不虚消信施。重增业累。又何取于出家为哉。

　　示性觉禅人

出家本为生死大事。今出家儿。不知生死为何物。但知随波逐流。业识茫茫。无本可据。古人参方行脚。访寻知识。单为究明己躬下事。今人行尽天下。历遍丛林。唯鼓粥饭习气。竟不知善知识为人处。可惜奔波一生。到底了无下落。是为可怜愍者。至有一念为生死心的。不知修行之要。或以礼诵念佛为修行。一生辛苦。到底于己躬下事。如黑漆桶相似。于生死分上。了没干涉。

禅人发心真实为生死大事。唯有参究向上一著。为真实工夫。先要办一片长远决定不退之志。古人二三十年。单提一念。不悟不休。第一不得指望速成就。释迦老子。三大阿僧祇劫。磨炼身心。岂是钝根耶。古德参究机缘尽多。唯有念佛的是谁一则审实话头。最易得力。禅人今日发心参究。但将此一则公案。时时提撕。先将身心内外一切妄想杂乱念头。一齐放下。放到没可放处。即深深提起一声阿弥陀佛。四字历历分明。急著眼看看。得少不得力。又提一声佛。有力便下疑情。审问这念佛的是谁。审之又审。毕竟是谁。看得才有昏散现前。即便快著精彩。又提又看。又审又疑。疑到疑不得处。胸中如银山铁壁。立在心目之间。如此便是话头得力时也。若到此得力处。正好重下疑情。于日用一切时。一切处。念念不移。乃至久久梦中。一似醒时一般。若用力到此。决不可退堕。忽然疑团迸裂。自然顿见本来面目。若肯发此决定之志。操不退之心。但只一念直直行将去。切不可求速效。切不得将心待悟。若工夫绵密。自有打破时节也。如上所说参究一节。最是易为省力。是要放得下。提得起。靠得定。疑得切。不拘行住坐卧。动静闲忙。都是用心的时节。六祖云。若论此事。轮刀上阵。亦可做得。此之谓也。禅人有志。真为生死。便从此一路下脚。

　　示宝藏相禅人礼普陀

　　观音大士。证圆通本根。以法界身。随缘应现。岂定居于普陀耶。海喻生死。山喻涅槃。大士以法身普应生死海中。即众生日用寻常。皆大士威神显现。湛然寂灭。犹如宝山。故以海中普陀象之。由在众生烦恼海中。众生有苦。即大士之苦故。一称其名。即得解脱。乃众生唤醒自心大士。大士现前。则寂灭现前。寂灭则苦不能到。故山在海中。波涛不能撼动。是故名为大士常居普陀。非局指海中拳石。为大士栖托也。众生迷妄不礼自心大士。亲踞寂灭道场。巍巍不动。如海中山尔。乃跋涉山川。必数千里外。跉跰辛苦。而向外求之。迷之甚矣。虽然如是。经云。归元无二。方便多门。今大地众生。皆信大士于南海。合就其机而引进之。令其涉海登山。一呼大士。猛省自心。则触目波涛。皆入圆通之门。必使自信而后已。同此行者。但有一人能信老人此言。则不负一翻行脚。不然。则空费草鞋钱也。

　　示明辉禅少林礼祖

若论此事。佛未出世。祖未西来。照天照地。无欠无余。即黄面老子出世。胡乱四十九年。终日摇唇鼓舌。亦未道著一字。及末后拈花。迦叶破颜微笑。乃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今付与汝。大似空拳诳小儿。自是唤作教外别传之道。一似钵盂安柄。一人传虚。十人传实。达磨西来。又说作单传直指。少室九年。赚得神光痴种。立雪断臂。将谓有甚奇特。究竟到底。直是个觅心了不可得。从此承虚接响。大家都架空中楼阁。各立门庭。二派五宗。毕竟不曾为人拈出。直至如今。大地黑如漆。致使痴狂之辈。向鬼窟里弄精魂。自谓传少林禅。是某家儿孙。如此诳惑愚人。岂不痛哉。

禅人今日参老僧。老僧此间无佛法禅道与人。说甚么乾矢橛。禅人又要走向少林。礼鼻祖。求佛法禅道。舍却自己脚跟下一尺土。更向千山万水之外。向他家屋里觅。岂智也哉。禅人试将己躬下理会看。未出门一步。与到匡山时。是同是别。即今离匡山一步。到少林往返归来时。是同是别。若是别。则未出门一步。早已错却了也。况千里万里乎。禅人如不信老人。试到少室问取单传堂前露柱看。是个什么。

　　示法界约禅人

　　禅人生长建昌。自离尘以来。久走方外。曾礼紫柏及老人于大都。已三十余年。复觐老人于匡山。因示之曰。从上出家儿。皆为生死大事。登山涉水。求善知识决择。于一言一句之下。剿绝命根。将百千万劫尘劳恶习。当下顿断。如脱鞴之鹰。自此不复受人拘絷。即能掉臂生死路头。绝无顾盼。谛观传灯诸祖。为人抽钉拔楔处。有甚玄妙秘密耶。只是学人。一向单为生死一著。蕴在胸中。吞不入。吐不出。扼塞不通。如丧老妣相似。偶因缘时熟。忽遇善知识拄杖头。一拨便转。更有何疑虑耶。唯的信自心本有而已。今人行脚。走遍天涯。入遍丛林。眼中到处热烘烘。便是好道场。见粥饭精洁。一顿饱齁齁的。便是好知识。从遇明眼知识。都被热瞒。当面错过。如此行脚参方。不为本分事。便是流浪生死。一生空过时光。枉费草鞋钱。岂不大可叹息耶。禅人为生死。出家行脚。参知识。住名山。行苦行。种种法行。一一经历。且道即今生死事。毕竟如何。且道。前见紫柏老人。今见老人。与未见时。有何差别。且道今在匡庐万仞峰头白云深处。与王舍城中万仗红尘里境界。是同是别。若道是同。且隔三千里外没交涉。若道是别。衲僧行脚。眼在甚处。若向这里定当得出。三十年即今日。今日即三十年前。红尘即白云。白云即红尘。一切生死烦恼业行。及种种差别境界。无不触目寂灭矣。其或未然。今日再行脚。从头起重到五台峨嵋。参见文殊普贤。试问何等是平等一际寂灭法门。待有话会。再来与老僧相见。

　　示六如坤公

从上诸祖教人参禅。虽有超佛越祖之谈。其实要人成佛作祖耳。未有欲求作佛祖。而不遵佛祖之言教者。舍教而言修行。是舍规矩而求方圆也。且佛教阿难。开口便道应当直心。净名云。直心是道场。马鸣大师。开示修行切要。须发三种心。谓直心。正念真如法故。深心。要集一切诸善行故。大悲心。愿救一切众生苦故。从上诸祖。未有不发此三种心者。学人只知瞢瞢的去参话头。只要妄想贪求玄妙。却不知是直心正念真如。祖师方便法门。若说真如二字。学人早作道理会取去。谁肯下死工夫做。若只教去看话头。看到话头。逼拶历劫情根。忽然断处。从来一切妄想情虑。当下消灭。求一念生心。了不可得。到此便是离念境界。正所谓正念者无念也。若到无念。则不求与真如合。自然觌体相应。如此便是佛祖教人直心的样子也。是知参禅更无别样巧法。只是要人实实死做做到恁般田地。岂有甚秘密巧妙哉。此乃第一直心修行也。

第二深心。要集一切诸善功德。此诸善功德。不是外边有为的事。如达磨大师对武帝云。净智妙圆。体自空寂。是真实功德。是知达磨所说净智妙圆。正是马鸣直心正念真如。马鸣所说诸功德。就是将直心正念去做。以真如遍成一切有为事法。今日要求证真如。不是在死眉死眼鬼窟里求。要在一切日用有为万行上求。所以行上求者。不是在事上别讨出一个玄妙真如来。只是就将直心正念在一切事上验看。可与直心正念相应不相应。若事事法法都与直心正念相应。则目前无一法一事不是真如境界矣。所以马祖与百丈诸弟子日用中。搬柴运水。锄田插禾。烧火煮饭。事事上觌面勘验。寻常一言一句。冷言热语。都是要弟子入证真如之门。若勘到果然一切处不昧。方许有为人分。若胸中丝毫未透。未到无念境界。起心动念。即被业转。堕在生死窟中。故未轻许印证。此传灯千七百则葛藤。皆真实印证语。非玄妙机锋语。如今学人都把作玄妙奇特言句。蕴在胸中。当作己解。日用头头。未曾一毫看破。岂不误哉。

第三大悲心。愿拔一切众生苦。如今学人。见拔众生苦。是菩萨事。待他日成了菩萨。才度众生。却不知能度众生。方是菩萨。度众生苦。不是有了神通妙用。才去度众生。却就是直心正念。集诸功德处。就是度生事业。且如世尊教须菩提度尽众生。实无众生可度。乃至广行六度。更无一法可行。乃至上求菩提佛果。亦无所得。且度众生。岂不是集诸功德。实无一法可得。岂不是直心正念真如。如此妙用。乃自己日用神通。取之无禁。用之不竭。则何法而非功德事哉。以众生日用种种事法。皆是烦恼现行。今以真如一念。事事法法上印破。都转作真如妙用。便是度自心之众生。如此参学。是名真参实究者。不是现成端坐养懒。过了三年五载。便夸大口。说我参禅几多时。悟了多少妙处。如此见识。都阎老子前吃铁棒汉。反不如三家村田舍郎。他倒免酬信心檀越宿债。

老汉看来。佛祖教人。原是分分明明。只是后人错会。所以误耳。禅人既归心老人。须信老人言。从今将抱守琉璃瓶子。一拶粉碎。将从前参的。都移在一片身心上。向成就众生门头。拼却性命去。一一著实体验过。发广大心。能引一众生发菩提心。便是拔一众生之苦。自破一分我执。损一分烦恼。消得一分我见烦恼。便是证一分真如境界。若从此以去。更发长远心。即三生十劫。劫劫生生。行到烦恼消尽处。便是度尽众生处。若众生烦恼一时都尽。更要成甚么佛祖。

憨山老人梦游集卷第九

　　法语

　　示魏圣期

　　圣期居士。顷以书来。请益云。某迩来。虽惕然于生死大事。欲随处解脱。惟横逆忽来。不能当下消受。虽旋能觉知。主人已被牵缠矣。观此来意。乃真切有志于生死大事者。第未遇善知识指点心地工夫。故无把柄耳。盖吾人从来只认妄想为心。不知本有佛性。一向只在世情逆顺境界上起好恶憎爱。种种分别知见。殊不知此等憎爱喜怒之情。全是生死根株。举世之人。未有不在此中一生交滚者。古德教人参禅了生死。不是离此别有玄妙。只是在此等境界上憎爱之心看破。便是了生死。以此憎爱妄想从来习染纯熟深厚。若无方便法门。岂能敌得。所以参禅看话头之说。正是破烦恼之利具耳。所以被他牵缠者。直为无此话头作主宰耳。只如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曰无。即将此一无字。怀在胸中作话头。下疑情。念念不忘。心心不昧。一切闲忙动静应酬忽遽中。只提此一语。重下疑情审问。疑来疑去。只有一个话头现前。纵是看书。才放下书本。回头一看。便下疑情。此疑坚固。切不可作道理思量解会。只要一个疑念真切。久久纯熟。但见心中妄念起时。如此一问。当下冰消。心中所起喜怒。只是一妄想耳。先有此话头作主宰。及境界至时。一到即看破。当下冰消。全不用力。如此做工夫。不但敌破境界。抑有了悟之时。但切不可作玄妙道理思量。恐反误也。

　　示福厚禅人

　　新安禅人。来参匡山。求授戒法。名曰福厚。字曰积如。盖出世人。福由渐积而厚。至佛乃足。犹如积微尘以成大地。厚之至也。吾佛世尊。从无量劫来。舍头目髓脑。积功累行。乃得菩提。菩提为涅槃之安宅。福乐之极地也。苟不积。何以至此哉。然如者。乃如如佛性。吾人本有。良由积劫烦恼侵蚀。故烦恼情尘日厚。而如如佛性。薄矣。今既知佛性本有。不假他求。从此日用念念知归。但见情尘起处。以智光照之。久久纯熟。则佛性厚而烦恼薄。烦恼薄而业障轻。业障轻而生死断。是由积真如以断生死。求证菩提。享常乐我净之厚福。岂非由积而至耶。故曰。水之积也不厚。则负大舟也无力。禅人勉之。

　　示同尘睿禅人

　　滇南同尘睿禅人。远至大都。亲历讲肆。既而尽弃所习。南参知识。游新安之黄山。爱其幽胜。遂隐约其间一钵往来。无定栖止。然以华严大经为课诵。壬戌仲夏。来参匡山。求授大戒。拈香请益。老人因示之曰。子以华严大经为常课。能知此经之纲宗乎。惟我毗卢遮那。旷劫因中。称法界心。修普贤行。证穷法界。名为报身。号卢舍那。具有佛刹尘数相好。是为正报。所感二十重华藏世界。无尽庄严。以为依报。安住海印三昧。称普光明智。为地上菩萨演说此经。名曰普照法界修多罗。为称性法门。种种微妙。不可思议。如此法门。乃诸佛自证境界。具在众生日用妄想心中。念念现前。经云。譬如一微尘中。具有大千经卷。书写三千大千世界中事。有一智人。明见此经。剖破微尘。出此大经。利益无穷。然一微尘者。众生妄想心也。大千经卷。众生本具性德也。隐而不现。谓众生日用而不知也。明眼智人。破尘出经。即诸佛证穷。此法开示众生为大利乐也。是知此经所说。乃说众生日用妄想心耳。大哉。众生之心。具有广大不思议力。智用无边。而为介尔妄想所蔽。可不悲哉。吾佛特为此事。出现世间。故曰。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以诸佛证此大事。因此缘此。特出世间。为众生说。更无别事。以众生迷此大事。而为生死。故以生死为大事也。由是观之。即八十卷之雄文。所开示者。乃吾人一念之妄想心耳。故曰。我今于一切众生心中。成等正觉。所谓诸佛心内众生。时时成道。众生心内诸佛。念念证真。故般若多罗尊者曰。入息不居阴界。出息不涉众缘。常转如是经。百千万亿卷。苟能以如是眼。转如是经。尽未来际。无间断时。所谓尘说。刹说。炽然说。无间歇。此乃华严法界真经之大旨也。禅人若悟此法。则于未展卷前。彻见无边法界。于拨火拈香。謦欬弹指之间也。虽然如是。也要牛皮钻透始得。

　　示惺初元禅人书经

　　至于书写经典。乃六种法师之一。是佛称赞者。故法华说持经法师。现世肉身。得六根清净。此岂事行可拟哉。且云。举手低头。皆已成佛。此称性之行。又岂可以描抹点画致耶。老人昔住五台。曾刺血泥金。书写华严大经。每于书写之中。不拘字之点画。大小长短。但下一笔。则念佛一声。如是点点画画。心光流溢念念不断不忘。不错不落。久之不在书与不书。乃至梦寐之中。总成一片。由是一切境界。动乱喧扰。其心湛然得一切境界。自在无碍解脱门。乃至一切见闻。无非真经现前。以此证之。则书经之行。妙在一心不乱。又岂若童蒙抹朱。便以书经求功德耶。禅人试以此行。如是书写。如是受持。似有少乃相应。若以描写为妙行。博名高为求供养之资。则又不若寻常粥饭。为无事僧也。勉之。

　　示履初崇禅人

禅人生长豫章。素有向上志。闻老人逸老匡山。遂弃世谛缘。洁心来参。因留入众。随时入室。久之。察其多软暖之习。而骨气不刚。故入道之心不猛。居常策其不逮。一日拈香请益。老人因示之曰。子有向道之志。而无振拔之气者。以心力不纯。故骨不劲。骨不劲。故无刚毅勇猛之志。所谓中无主不立耳。所以中无主者。以第一无真实为生死心故。无决定久远不退之志。既无决定之志。则一切趋操。无特达之行。所以因循旧习。悠悠日月。但守闲散。任意以为自在无拘。于心既不知捡。而于四大幻身。亦无支持之力。故日用现前。全无真实工夫。亦无真实受用耳。

从今日去。先要发一片真实为生死心。立一定久远不退之志。尽此形寿。决定要究明己躬下一段大事。毕竟要齐古人。方不负此生平。

　　示修六逸关主

余初度岭。至五羊时。菩提树下。弟子修六逸公。即相率同辈归依。乃至出岭之南岳。游吴越。相从于艰难困苦中。始终二十五年。未尝少闲。及余归隐匡庐。公素为生死心切。志求向上。亦相从于金轮峰顶。闭死关三年。单提一念。幸有自信之地。今以省师归故山。拈香请益。老人因示之曰。出家为生死。求向上一路乃本分事。禅人死关三年。其于放下身心。抖擞客尘烦恼。消磨习气。乃最初一步。业已自信。但于参究生死病根。未能顿拔。以参禅先须识取生死病根。方能用药调治耳。何谓生死病根。以贪嗔痴慢。皆以我见而为根本。一切圣凡。二种生死。皆因执我。然我依见立。是则妄见。乃我执之本。称为法身之刺。见刺不拔。生死难出。是以一切凡夫。执身心人我是非之见。一切外道横执邪见。二乘圣人。执生死涅槃。欣厌取舍之见。一切菩萨。执有生可度。有佛可求之见。等觉圣人。未忘佛见法见。故有二愚。乃至祖师门下。初学参禅者。则多先起待悟之见。于未悟中。妄起未得谓得之见。及有一念狂心暂歇处。即执为妙悟。便生得少为足之见。即将古人言句。攀扯回为己解。执为玄妙之见。以此蕴集于怀。不肯唾却。久之酿成毒药。以致误堕邪见。纵有一念顿悟自心。本来无物。则又堕在光影门头。以为究竟之见。所以云门道。只饶得到法身。为法执不忘。己见犹存。堕在法身边。谓之抱守竿头。则永无超脱之见。

总之但有丝毫情见未除。皆是生灭边收。通是生死病根。纵然悟得。尚属生死。故云悟之一字。亦须唾却。何况全未了悟。但依希恍忽。便起知见。自以为得。即将古人现成语句。把作自己妙悟。此皆堕自欺。全非真参实究功夫。如此用心。皆是未识生死病根之过也。所以古德云。不用求真。唯须息见。苟知见消亡。不真何待。所以佛示阿难云。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犹离见。见不能及。此其究竟穷元。单以见为生死病根。以从法身而起妄见。见有身心世界。而沉生死。故今以离见为出生死。证法身之极则也。

马鸣大师。示人以离念为真修实证。以因念有见。若见谢则念自离。妄自泯矣。是知贪嗔烦恼之病根浅。唯独见刺之病根深。最为难拔。故参究工夫。烦恼易断。习气难除。习气不除。则妄见潜滋。妄见滋。则纵有悟处。皆成习气。以成魔见矣。所以楞严经中。说见魔最深。隐而难知也。禅人有志。真参实究。直须看破。切不可堕在知见网中。正当做工夫时。只将赵州无字。与六祖本来无一物同参。于未提起时。先将身心内外。一齐放下。放下又放下。放到无可放处。透底看这无字。毕竟有什么气息。才有一念起处。当下一觑。觑定看他。毕竟是个甚么。如此安身立命。在话头上靠定。深锥痛札。一念不移。如老鼠咬棺材。自有透脱时也。

切不得将古人公案言句。蕴在胸中。将来比拟。以拟心即错。决不是古人见处。至于寻常应缘时。只将话头靠定。历历孤明。自然不被境风摇夺。乃至与人接谈时。切不可将古人公案。作自己知见。以资谈柄。此一种病根最深。以正当说时。直图爽快。全不知不是自己本分事。以此纵心矢口。全不曾回头照看。所以不知是病。若养成此病。则将为大我慢魔。乃狂魔之所摄持。今目中所见。缁白好禅者。比比皆然。不可不惧也。

古人参禅。无别玄妙。只是肯将凡情圣解。一齐扫却。放得胸中空落落。不留丝毫知见作主宰。知见不存。则真见发光。自然了无一物矣。如此放下时。则当人一念。如大火聚。一切尘情习气。一触便烧。如红炉片雪。绝无影迹可留。回观一切知见边事。如说梦耳。所以道。参禅无诀法。只要放得下。若放下一念。则一念真实。若念念放下。则念念真实。若彻底放下。则尽未来际。彻底真实矣。公行矣。能不忘此叮咛之言。则与老人眉毛撕结。未常有丝毫间隔时也。嗟。嗟。老人老矣。傥负此缘。错过此生。则再求今日之缘。又不知几千万劫也。

　　示慧玄兴后禅人

东海佛法不行之地。自灵山桂峰师开化。令舍邪归正者不少。老人昔居海印寺。叹师法利之盛。其诸弟子。能说法者居多。今学人兴后。乃嫡孙也。老人别灵山。二十有八年矣。辛酉岁后。来参匡山。改岁后辞归故山。请益修心法要。老人因示之曰。佛最所诃者。烦恼所知二种障。为生死根本。然烦恼障。乃贪嗔痴爱。为凡夫生死根本。所知障。乃佛法知见。为三乘圣人生死根本。苟二障不除。则众苦无由得出也。嗟今世人。不知佛法者。固无足怪。即学佛法人。不断除烦恼又以所学佛法。为所知障。生长我慢。重增烦恼。心地染污。种子触发。现行放逸。身心毫无捡束。循情造业。岂非大谬耶。学人今闻老人开示。知为生死大事。发心参求。本地工夫。此乃最胜愿力。

但今参究工夫。不用别求。只要将胸中旧有习气种子。一一打点干干净净。不许触发现行。就于日用对境逢缘。起心动念处。当下看破。不许相续。其用心下手。只如楞严经所说。观音耳根圆通。旋倒闻机。返闻自性。一则观门。最好用心。若于日用见闻处。果能返观自性。则不随外境流转。如此念念返流。则念念是归真之路。如此用心。若习气不除。触发现行。定不得力。此全在违现业一著。为最上行也。然又必要为生死心切。乃肯下死工夫耳。学人实为生死。真切用心。乃有受用。不是说了便休。作一种佛法知见也。

　　示仁天老宿持法华经

　　仁天大德。诵法华经二十余年。将行请益。因谓之曰。法华最上一乘。乃吾佛久秘之要。为授记诸弟子之券书也。六祖云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诵经不解意。与义作仇家。二十七祖云。入息不居阴界。出息不涉众缘。常转如是经。百千万亿卷。如上二祖所说。仁天毕竟如何持此经耶。经云。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如是。则六祖纵许解意。亦未能持。又云。此经开方便门。以示诸法真实之相。如是。则山河大地。草木瓦石。无非实相。纵若二十七祖。离出入息亦未能持。然则仁天毕竟如何持耶。如佛所说持品。乃至展转第五十人转教持经。功德不可思议。由是观之。转教之功。不论解义不解义。离息不离息。但能一念信心。自知本有。则慧命不断。由是老人。最赞青莲法社。以持法华为妙行也。以一闻此经。便下成佛真种。仁天以此转教多人。能如佛所赞叹。更有何法。过于是乎。

憨山老人梦游集卷第十

　　法语

　　示本怀印禅人

昔吾佛于灵山会上。欲以妙法华经付嘱有在。令于末世受持。广宣流布。无论人天百万。即得授记。诸弟子竟无一人。敢于娑婆世界流通此法者。必待地涌之众。乃能荷担。持此法者。岂易易哉。以五浊恶世。众生薄福。其性刚强。最难调伏。是以吾佛教持经者。必以忍辱为第一行。故曰。如来灭后。欲为四众说是经者。应入如来室。著如来衣。坐如来座。乃可为众广说此经。如来室者。一切众生中。大慈悲心是。如来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来座者。一切法空是。安住是中。然后以不懈怠心。乃可为众说是法华经。故佛自述其往昔求法之行。如提婆达多世世之冤害。及常不轻之礼拜。四众乃至辱骂。或加刀杖瓦石。种种苦事。皆欢喜忍之。无一念懈退。此正教菩萨法。末世持经之最胜行。吾徒为佛子。苟无忍行。又何以持佛慧命。使不断哉。及授付嘱持经之菩萨。则誓之曰。种种苦事。皆当能忍。是以佛说观三千大千世界。无有如芥子许。不是菩萨为求菩提舍身命处。乃至头目髓脑无有吝惜。故教持经者。先以忍行。悲此法末。非大忍力。又何能护佛法。续慧命乎。老人每每以忍行开示禅人。禅人能笃信老人。亦能以忍力自持。今不但卒保道场。亦且成就己行。切不可以世谛寻常观之。更于此外。别求生死法也。

且此经乃吾佛世尊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一大事者。乃众生本有佛之知见也。佛知见者。以能见诸法实相也。以众生迷真知见。但认五蕴幻妄身心。而不见真实之相。若见实相。则三界上下。了无一法。又何生死可寄耶。如此。岂独参禅能了生死。而持经不能了生死乎。若南岳天台。皆悟实相之大宗师。傥法社诸侣读诵此经。能有一人。如天台悟入法华三昧者。即此灵山一会。俨然未散如是。则护持之人。具足恒沙功德不可思议矣。佛为此法。劫劫生生。舍此身命。禅人即能舍此一生。成大法益。又何外慕别求佛法乎。今纵不能了生死。即仗此法为舟航。愿力持之。于生死海中。亦必终有到彼岸时。犹胜从前虚生浪死也。禅人既信老人语。从此发起大忍力。大精进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以成普贤大行。切不可起生灭心。立人我见。而生退堕之想也。

　　示无知鉴禅人

　　出家人。先须要知出家割爱辞亲。本为求出生死。若为生死大事。要知世间一切诸法。皆是苦本。身是苦聚。必要发心修行。求出苦之道。先须看破。现在身心境界。当观此身。乃地水火风。四大假合成形。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如此看破。则不为此身谋求种种受用之乐。次要看破现前见闻知觉。全是妄想用事。总非真心。以此妄心。造种种业。起心动念。无非是业。无非是罪。即此一念。便是生死苦本。切不可随他妄想流转。日用密密观察。妄想起处。就要看破。当下消灭。切不可随他相续。攀缘往而不返。若观察不定。无巴鼻时。但将一声阿弥陀佛作话头。紧紧抱定。念念不忘。有此话头作主。但见妄想起处。即提起佛来。是为正念现前。则妄念不待遣而自消矣。如此二六时中。密密用心。唯此一念为主。其余一切妄想皆为客。客主若分。久久纯熟。则妄想自消。真心自显矣。禅人若果有志。为生死大事。但以此一念为真。其余世间种种伎俩。作诗写字。乃至攀缘。交游放浪。皆是颠倒痴迷之事也。若不慕实行。专事虚浮。纵放六情。游谈无根。空丧光阴。不唯虚生浪死。抑恐恶业难逃。千生百劫。无出头时也。

　　一问。三乘之道。性命之原。教禅之说。达磨之道。何曰无字。心地何处用工。人生到底。怎么下落。又说。有佛无佛。端的何为。又说一静之中。无我无人。犹如太虚。到底如何。可将上中下乘言语。佛祖度众生之念。一一细剖解释。是所愿闻。

答。佛教宗旨。单以一心为宗。原其此心。本来圆满。光明广大。了无纤尘。清净无物。此中本无迷悟生死。圣凡不立。生佛同体。无二无别。此正达磨西来。直指此本有真心。以为禅宗。故对武帝云。廓然无圣。若能顿悟此心。则生死永绝。只在当人一念顿悟。即名如如之佛。不属修证阶差。不属三乘渐次。此禅宗目为向上一路。从前诸祖所传。即指此心。以为宗极。是名为禅。此宗不立文字。只贵明心见性。其修进工夫。当初达磨教二祖。问曰。汝作甚么。二祖云。乞师安心。达磨云。将心来与汝安。二祖云。觅心了不可得。达磨即与印证云。与汝安心竟。此心不可得一语。便是西来的指。二祖又问。岂无方便。磨云。汝但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此便是教参禅最初第一著工夫。达磨之道。如此而已。除此心外。更无别法。

后来禅道既久。学人不能顿悟。故有参禅提话头之说。其话头不拘是谁。随将古人公案一则。蕴在胸中作话头。下疑情。即无之一字。就是公案。直者疑处。便是参究。参来参去。久久忽然心地迸开。如大梦觉。即名为悟。以参究便是用工夫。以正参时。心中一念不生。了无一物。故说无我无人。犹如太虚。悟处便是下落。既得了悟自心。则历劫生死情根。一齐顿断。既悟此心。又说甚佛与众生。故从此已去。三界往来。任意度生。永绝诸苦。不被生死拘留。是称菩萨。此便是参禅到底下落。性命从此了却。若不悟此心。则被一生作下善恶业牵。轮转六道诸苦趣中。到底没下落。所谓生死苦海。无有彼岸。正谓此也。

一问三乘之道。乃是佛度众生。随机施设。权巧方便之法门也。一大藏经。皆是此意。原夫一心之法。生佛同体。本无身心。盖因最初一念妄动。迷了此心。遂结成幻妄身心。即今人人血肉之躯。名为色身。即今知觉思虑者。乃妄想。心经说五蕴是也。五蕴者。色受想行识也。肉身即色蕴。心即受想行识之四蕴。以身心知苦乐等为受。分别贪求。念念不断为想。此想相续不断为行。此三即知觉思虑之心。其识即命根。初未迷时。但只云性。既迷真心。有此幻妄身心。其识连持此身。故名为命。此性。命之原也。佛初出世。只是教人了悟此心而已。以迷之既久。不能了悟。故佛设方便。先教人知此身是苦本。其苦因贪嗔痴爱。烦恼所集而生。故要人先断烦恼。其苦可出。有中下根人。依之修行。断了烦恼。果然得出生死之苦。是称声闻缘觉。为下中二乘。因他但能自度。不能度人。不知同体之意。只得一半。故名小乘。及有大心众生。既能自度。又能度人。自利利他。广修六度。谓能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有此六行。其心广大。是名菩萨。故名大乘。又云上乘。此二乘法。一大藏经。都说此事。只是要人了悟此心。末后会归一心。即名最上一乘。是名为佛。

此教中之极则也。三乘修行之法甚多。说不能尽。但依一法修行。皆得出生死苦。非止一端。种种方便。直是悟了此心。方是末后下落处。未悟此心。俱在生死海中。随善恶转。若作善。即生天上人中。若作恶业。纵贪嗔痴爱。即堕三途。受苦无量。此三乘法。若学中下乘修。则一向爱恋此身。贪著受用。妄想之心。不能断除。故不能也。若学上乘人修。虽能布施持戒。其后四行又不能全。亦不能即出生死。纵修善法。生在天上。福尽还坠。如汲井轮。终无下落。

若求悟明此心。可了生死。无奈如今现前事法交错。又不能下苦心参究。纵参亦不得真善知识指教。恐错用心。返落邪道。如此岂不虚过一生。虽要求个下落。到底无下落。以天上受福。未免轮回故也。故佛别设直捷方便。念佛求生净土一门。此乃一生成就。临命终时。定有下落也。今将念佛净土法门。为大王陈之。

憨山老人梦游集

卷第十一

　　问。永嘉云。谁无念。谁无生。云居齐云。不断分别。不舍心相。似悟后有想念也。又涌泉云。不许走作。仰山禅鬼不知。及石霜一念万年等。竟似悟后无想念也。岂应缘有。而离缘无耶。有无二义。愿垂一决。

　　答。古人悟的就是妄想。妄想就是悟的。元无两般。迷人坐在妄想中。故望妙悟。将谓别有耳。楞伽云。从上诸圣。转相传授。妄想无性。岂有二耶。但迷时用妄想。悟时用自心。岂有悟后又起妄想耶。

　　问：永明云。先以闻解信入。后以无私契同。一入信门。便登祖位。夫祖位甚深。闻解便可登乎。况云门已透法身。洞山必令尽识。是证非解也。兹解位称祖。当必有深义。

　　答。教有信解行证四门。其解有解悟之解。知解之解。若以闻信入。乃知解边事。若灵云睹桃华。香岩闻击竹。顿了自心。此解悟之解。一解便彻自心。即将解字吐却。所谓入此门来。不存知解。便称祖位。若闻他家屋里事。解得当为己有。岂可称为祖师耶。已透法身。若影子不忘。正堕识情。全存知解。是以古人不贵。若真实悟的。岂特解不称祖。所谓初发心时。即得菩提。岂可与知解者同耶。

　　问：初祖示楞伽以印心。黄梅令读金刚而见性。乃至俱胝准提。首山法华。似参禅不碍于持诵。药山不许看经。赵州不喜念佛。乃至高峰曰。话头绵密。便是一卷不断头的经。又似禁绝诵持。而贵在单提心印。从来以参话头为主。兼持华严及念佛为课。今欲止其课。一其参。惟存愿力。未知得否。

　　答。初祖黄梅。以楞伽金刚印心。乃禅道初来。恐学人用心差错。故以经印证其心。不致误谬。非是以经为己解也。俱胝准提。是以咒为话头参究。亦从缘而入者。若首山法华。乃悟后聊以作佛事耳。所谓心悟转法华。非以诵经作功行也。其不许看经念佛者。正恐学人迷却自己。把作实法会耳。若参禅人未悟时。不妨持诵。乃借法力加持。以为助行。如三期忏悔。古人必不可少。若悟后诵经。则字字心光透露。尽为妙行。岂比循行数墨。春禽昼啼者耶。

　　问：但愁不作佛。莫愁佛不解语。古训也。今之学者。不务真修。而务机锋转语。过矣。然自知未悟。时切提撕。只因见地未明。恐是盲修瞎炼。故以师资道友间。问答酬唱。此亦无伤乎。傥学力不通商量。必俟悟后吐语。则见地尚亏。从谁起行耶。况陶镕理性。决择是非。如三登九上。一句千山。俱在悟前耶。

　　答。古时悟心之士。称为明眼人。若作家相见。如两镜相照。不拘有语无语。自然目击道存。不是定要酬酢机锋。相尚为高也。后之学者。狂妄驰骋口舌便利。诚不足取。若是参学有疑。明眼人前。真诚请益。披露本心。亦非以口舌相见。至若广参知识。只为决择此心。何妨落草盘桓。平实商量。方是本色道人。若务机锋应酬。乃门头户底。非真实也。真参实悟之士。决不堕此。

　　问：见自性者。得自由于生死。作得主者。能转业于临终。彼诸祖得自由者勿论。其草堂青印禅师等。那隔世便迷耶。岂悟有浅深。习有重轻乎。抑亦大悲增上。本高迹下。而人自不知乎。不然。学者奚取信于见性法门耶。

　　答。古人所云。一悟便了生死者。乃悟自性法身耳。尚有积劫无明习气种子。皆生死苦因。未得顿尽。故须多劫修行。方成佛道。且如七信菩萨。已悟自性。位登不退者。又历四十二位。渐断无明习气。方成佛道。岂可以七信之悟。便为究竟了生死耶。是知变易生死尚与微苦相应。故云。菩萨有隔阴之昏。所云转业。但是道力殊胜。故能转非定。消定业也。其实悟有浅深。习有厚薄。但悟后。处生死而不被生死拘留。来去自在。故称变易生死。是悟心之人。在生死中。纵迷亦易觉。必不至大颠倒耳。经云。一成真金体。不复重为矿。岂可预忧其复迷。而轻见性法门耶。若本高迹下。又不在此论。然佛不能逃定业。又非悟心之咎也。

　　西堂广智请益教乘六疑

　　一问。古人判教云。双垂两相。二始同时。初说华严。本被大乘。二乘绝分。鹿苑转四谛时。身子目连。尚未舍邪出家。何故华严结末文中。有声闻舍利弗等。若据结文。二乘得闻华严。何故斥云二乘绝分。文义俱违。愿垂分祈。

　　答。教中说十方诸佛。一身一智慧。故十方佛土中。唯说一乘法。所以菩提场中。初成正觉。即说华严为最上一乘法。独被大根众生。是谓称实智说。争柰众生根机不一。有中下劣解。不见不闻。则为绝分。故随劣机感。现小化身。八相成道。于鹿野苑。说三乘法。所谓佛真法身。犹若虚空。应物现形。如水中月。以但随机感。故现身耳。其所说法。为权智也。华严会上。逝多林中。文殊象王回旋。则舍利弗等。六千比丘。成道于言下。是亦地上菩萨。名大阿罗汉。今佛既现小应身。示生人间。而诸外道坚执我见。未易摄化。故舍利等。亦随现声闻。辅扬法化。为影响众。所谓内秘外现之俦。非实声闻也。其斥二乘绝分者。乃斥实行执相声闻。而舍利等受呵。正为鼓簧法化耳。大似优戏场中。各作一脚。以发悲欢离合之情。及至散场。则了无干涉。故菩萨利生。如嬉戏然。调而应。偶而会。岂实法耶。

　　二问。华严经中。普眼不见普贤。如是三度入定。遍观三千大千世界不见。却来白佛。佛教静三昧中起念便见。普眼才起一念。即见在虚空中。若普贤之身。是一真法界。应在三昧中见。何故不见。若普贤是色相身。未入定时应见。何故佛教起念方见耶。

　　答。法身无相。饶他普眼亦莫能觑。于定中求而不见者。以法身无彼此迭相见故。是知可见者乃就第二门头。故起念方见耳。

　　三问。起信论中。真如内熏。故有妄心。厌生死苦。要求涅槃。妄心有二。一者凡夫二乘。依事识熏修。二者菩萨。依业识熏修。今之学人参究。但依事识。不能依业识。参禅本是大乘法门。若依事识而参。返成凡夫二乘之行。若参时二识同用。又违古人云。离心意识参。愿垂开决。

　　答。教说凡夫二乘依事识修。菩萨依业识修。乃约就依识发心取证耳。今参禅人发心。虽是事识。而用志直要打破业识漆桶。直透向上未迷已前一著。不落二识巢臼。若得少为足。便不能离心意识矣。

　　四问。古人云。不贵子之行履。只贵子之见地。又云。见地不明。堕落坑堑。今诸方解说有二。一说博学经论。依解名为见地。一说悟明后方为见地。若学解为见地。何故宗门不许看教。若悟后方是见地。即今初心操履。以何法为见地。免离堕坑之患耶。

　　答。解为见地。有三种不同。有学解。有信解。有悟解。若从教上或祖师公案上解得佛祖究竟处。不落枝岐。此虽是名见地。谓依地作解。其有未亲言教。但只决定信自心了无一物。是为信解。若参究。一旦明本有。是为悟解。此三皆名见地。但依他解。多落知见障。信解如此。亦要操修。以臻实证。其悟解虽一念顿悟。尚有无始微细惑障。亦要净除。是三种见地虽贵。若不行履。终难究竟。今古人所贵见地者。但就根器为本。非全不行履。古人一期之语。不可作实法会也。

　　五。问古人云参究。在搬柴运水行脚处参。今之学者。要在静坐。参功有力。若在四威仪中。与物交接。心念纷飞。话头沉没。若惟静坐。又违古人操履。若与物交。终日散心。如何令学人日用中。动静无违也。

　　答。古人做工夫。要在行住坐卧。四威仪中看取。不是教你死死枯坐也。以初入禅。心多散动。姑就静坐摄心。其实要将静中做的。去动处验看如何。若用心绵密。自然动静如一。打成一片矣。今对境心念纷飞。是于话头全不得力。岂真参之人耶。为今只要话头得力。不拘动静。自然不被他转矣。

　　六问。又经云。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又云。佛界等。众生界等。又云。度尽众生。方成佛道。若生佛平等。佛无度生之义。如何度尽众生。方成佛道。若佛菩萨。度尽众生。佛界似乎渐增。众生界似乎渐减。云何谓生佛平等耶。

　　答。心佛众生。本来平等。以众生是佛心中之众生。故佛度自心之众生。若众生相空。是为度尽众生。即成自心之佛。纵一心尽作众生。乃众生自作自心之众生。而佛界不减。纵众生界尽。只是消得各各众生界。以心平等故。而佛亦不增。佛观众生界空。若众生自心不空。则众生亦不减。譬如长空。云屯雾暗。而空亦不减。云散雾消。而空亦不增。虽终日暗。终日消。而空体湛然。此则佛界岂有增减耶。

憨山老人梦游集卷第十二

　　王芥庵朱白民请益

　　问佛说顿教渐教。禅开顿门渐门。二教二门。是同是别。

答。佛祖出世。本无法可说。然法本无说。何有顿渐差别。言顿渐者。特为机设。非干法也。然教有顿渐者。如毗卢遮那初成正觉。于菩提场说华严经。顿示平等法界心地法门。直示无遗。如日初出。先照高山。后判教者。称为圆顿法门。此佛之顿法也。然此顿法。惟被地上一类大根众生。于中行布四十二位。是即顿之渐也。其余劣根在座。如盲如聋。绝然无分。此则法虽大。而摄机不广。所谓唯有一门。而复狭小如此。岂佛说法。独为一人哉。所以现应化身。随三根施设。说三乘法。初从渐修证。所谓教之渐也。后至楞伽法华涅槃。顿示佛性种子。是为由渐而顿也。此乃教分顿渐也。

其禅一门。教中处处说。菩萨六度中有禅智二度。判教菩萨。由二度开止观二门。为修行之本。此教中用顿而渐修。是禅为顿中之渐也。其达磨之禅。乃世尊末后拈华。迦叶破颜微笑。佛乃示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遂为教外别传之旨。西域二十八传。达磨东来。六传曹溪。而下传灯所载诸祖。乃单传直指一心之禅。又非六度之禅可比。以此单示一心。更无别法。直下顿见自心。不属修证迷悟因果。特显佛未出世一著。是谓向上一路。名为顿教大乘。此禅之顿也。至若历代祖师。顿悟此心者。虽一言一句。一棒一喝之下。直捷了悟。此盖多世修习。般若根深。因缘时至。今日成熟。亦有今生参究。三二十年工夫。然后得悟。如此。虽顿亦从渐来。至如沩山云。学人但能一念了悟自心。识得自己本有。是名为悟。尚有无始无明。微细流注。即将悟的。净除现业流识。是名为修。非此外别有修也。以此观之。顿中未尝无渐也。予尝观楞伽。分顿渐四门。一顿顿。二顿渐。三渐顿。四渐渐。知此不可执一而论。虽顿悟。而不废渐修。佛祖之心。本无二也。

　　问佛说诸经。俱是称性之谭。了义之旨。何谓达磨频赞楞伽云。此经是我心要。至黄梅则指金刚。余经有何差别耶。

　　答。佛说诸大乘经。虽是称性了义之谭。即其建化门头。不离迷悟。性相对待。定要返妄归真。皆有和会。方显一真。至若楞伽一经。直指一心。虽有真妄。以示识藏即如来藏。不必和会。单显自觉圣智境界。但了自心现妄想无性。即是圣智。不用更转。即其修行。但直观自心流注。妄想现量。顿达自心。亦不立地位阶级。故判教者。名为顿教法门。是故达磨。以为心印。以此经示禅宗要诀。以此经难明。劣解难入。传至黄梅。则以金刚印心。其金刚乃八部般若之一。文有六百卷。唯此卷独合祖师心印。以般若乃入大乘之初门。正如楞严所说。菩萨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而般若乃佛之根本实智。正是不生灭心也。此经以无住为宗。断疑为用。以二乘妄起众生见佛见法见。种种住著。重重起疑。此经尽拔疑根。直到不疑之地。知见消亡。不立一法。遣尽住著之心。正与宗门解粘去缚手段相同。斩断意言分别。正是宗门不许拟议。不著思惟。识情干枯。透法身向上。故黄梅以此印心。良有以也。诸经都有些黏带。独此经斩截。参禅了此。则易入耳。

　　问云有如来禅。祖师禅。二禅果有同异否。香严击竹有省。呈去年穷未是穷之偈与仰山。山云。且喜师兄会如来禅。祖师禅未梦见在。依此语。则见有如来禅。祖师禅异也。若从迦叶。传至初祖西来。祖祖相承。诸宗始祖。即是释迦。何得有异也。

答。如来禅。祖师禅。本来无二。但如来禅。就迷中说悟。要修而后入。祖师禅。直指不属迷悟一著。不假修为。要人直下顿了自心。凡落迷悟关头。便是第二义也。所以古德云。修行即不无。其如染污何。是故宗门向上一路。须是个里人始得。楞伽四种禅中。最上一乘禅。即祖师禅。其实本无异也。若根器不净。妄逞聪明知见。把作会祖师禅。如此连如来禅。亦未梦见在。譬如贫人。妄称帝王。自取诛戮。可不惧哉。可不惧哉。

　　示周子寅

来书请益。甚是真切。但足下于空幻二字。未得谛当。故于心境。不无其碍。所以工夫难做。今为足下说破。则了然无复疑虑矣。所谓空非绝无之空。正若俗语谓傍若无人。岂傍真无人耶。第高举著眼中。不有其人耳。所谓幻者。非变怪之幻。乃有而不实之谓也。譬若市如弄筒子。撮出许多人物一般。然此筒中。本无所有。而忽然有之。虽有而非真实也。既非真实。即是本无。由本无故说空耳。故曰。譬如幻化人。非无幻化人。幻化人。非真人也。人既非真。岂不是空耶。佛说空字。乃破世人执著以为实有之谓。非绝无断灭之谓也。诚恐世人沦于断灭。复说幻字。以遣其断灭之见。是则一切身心诸法。因幻故空。由空故说如幻耳。此二字相须而观。则顿见其妙。

所言空。即幻有以观空。名曰真空。所谓有。乃本无之幻有。名曰妙有。由真空故。心非断灭。由妙有故。境是无生。境既无生。则心何取著。心既非断。则妄念何存。妄念不存。将何心而取境。境本是幻。将何境而牵心。斯但心不取境。而心非断灭。境不牵心。而境自如如。心境如如。于何不乐。此所谓。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亦无者。但只看破如幻不实。名曰若无。而灵心独照。妄心顿歇。名曰亦无耳。是所无者妄心耳。岂绝无真心哉。何以为妄心耶。境执著不化者是。何以为真心。不取身心境界之相。了了常知。灵然寂照者是。如此用心。有何挂碍。故曰。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不取无非幻。非幻尚不生。幻法云何立。正所谓。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心若不强名。爱憎何由起。斯则但情不附物。物岂碍人。物既不能碍人。人又何碍于物耶。世人所以不得自在者。唯其不达心境无生。如幻不实耳。若了达一念无生如幻。则一切苦乐忧患。得失爱憎。取舍情状。当下瓦解冰消矣。故曰。知幻即离。不作方便。离幻即觉。亦无渐次。此所谓一念顿到佛家。非虚语也。

足下但观一切妄念起灭处。一切境界起灭处。无非是幻化不实。则心自然不奔境。境自然不牵心矣。往来应缘。则一念虚明。灵然独照。照见现前身心。如幻如化。如水中月。如镜中像。如空中云。如野马阳焰。如此把定金刚眼睛。再莫动转。任他一切境界。触之即消。凭他甚么妄心。一觑便灭。如此用心。又有何妄心可以自扰。又有何妄境而可撄心者哉。此番说话。乃海印极力。为足下通身吐露。彻底掀翻。足下更莫怀疑。切不得思前算后。种种思量。皆恶觉恶习。俱是障道因缘也。必若老人此语。目前即是极乐人矣。信手呵笔。不觉郎当。如许婆心。漏逗如此。珍重。

又

　　一别恍忽数月。流光迅速。日月欺人。每闻足下。精进倍常。欢喜沃灌心田也。初意拟尊人行后。必得入山一晤。相与印证既往工夫。而决择之。此想实真。不觉形诸梦事。可笑道人。亦堕情见乃尔。来书所云。因坐以求静。因静以求心。此乃入道初门。最为切当。但坐中未明肯綮。所以坐久而疲。由不达心体之妙。故静久而欲有闻。且又疑泛然。若无所归。良以能求之心。未得秘诀。所以求之一念。返觉为劳。是以心觅心。正如渴鹿逐阳焰耳。传曰。知止而后有定。以足下心未知止。故不得定。承索所以治心条目。如四勿三省者。引此心而入。持此心而定。此足下精心苦切处。乃鄙人所大有望于足下者。今既肯心自许。返乃秘吝乎。第恐足下。始于吾佛法中。未得多闻。至于名言之中。多分转为昔日见闻之陈习。致使甘露之药。不能近取还颜之效耳。从上佛祖。教人之法。门路虽多。不出戒定慧三学。所谓因戒生定。因定发慧。其节目之详。经不过楞严。至若祖语。无如永嘉集一书。足下熟读玩味。至于其中入定用心之诀。如云。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又云。忘缘之后寂寂。灵知之性历历。无记昏昧昭昭。契本真空的的。此用心之神符也。如四勿三省者。正乃戒耳。此中具悉。其实修心工夫条目。不出止观等持三门而已。此集中奢摩他。止也。毗婆舍那。观也。优毕叉。止观双运定慧等持也。姑以此塞请。集中红圈者。留神消息。如不解者。不嫌数数寄问。至于止观捷径之法。容再书一纸。以偿今日之欠耳。

　　又。

　　此段因缘。乃至易至难之事。以无量劫来。生生世世。杂染流转。习之深且厚矣。即今一念信心。始发斩于旦夕。而欲遏永劫之长流。其势诚不易易。即此一念回头之心。亦深难发。此是积劫善根灵苗。遇时而萌芽始抽。而开华敷实。全在时时栽培。而保护之。否则顿见枯焦矣。遇境遇缘。以事处事。久久纯熟。更加止观之功。则可渐臻解脱。然以吾人本自解脱。所以烦恼不解脱者。非法之咎。乃自心缚著。不解脱耳。良以向来。世情浓厚。习染纯熟。熟处难忘。故触之便发。故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若以彼易此。则生处自熟。熟处自生。生则疏。疏则远。远则澹。澹则忘。忘则不暇求脱。而自不缚矣。久之而此心泰定。则目前千态万状。视之若空华水月。阳焰冰河。本无可缚著。又何求脱耶。云肇公物不迁语得力。此非足下大根器。不能入此老门阃。独于日月丽天句不彻。若此不彻。则知肇公不彻。不彻。则非真得力也。此语老人疑之数年。毕竟于吾心中。独然自省。自尔以来。应缘得力处。多借此老之语。足下出门即见信。诚非小缘。老人不惜为说破。第恐足下。后日骂老僧也。足下但将此句。横之在心。于一切动作云为处。一切声色货利处。一切逆顺境缘处。一切喜怒哀乐处。一切爱憎取舍处。凡系流动之境。即便以此印。一印印定。看他如何是不迁处。如何是常静处。如何是不流处。如何是不动处。如何是不周处。如此看来看去。忽然爆地看破此语。则知老人不欺足下。而始信本真不自欺也。

　　示黄惟恒

　　足下虽云向道。而此中眼目。未得明彻。往往将世法佛法。与宗与教。不免话作两橛。若此处话作两橛。则一切憎爱逆顺。取舍好恶。穷达动静等。宜乎一一皆作两橛也。海印频频为足下道。佛祖元无实法与人。但只为人说破各各分上本有之事耳。宗镜云。以一心为宗。照万法为镜。特由吾人不能知一心。故佛说教以指之。吾人不能见自心。故祖假禅以示之。二者皆不得已也。足下今云。习教不免精神疲倦。由宗如乘顺风。此足下多生般若习气之深。如此大段。海印分上。二皆虚诳。总无难易之说。苟足下不达自心。则宗为邪解邪染。皆堕识情窠臼。而教亦妄知妄见。尽落言说话柄。皆非究竟真实处。殊不知教乃佛眼。禅乃佛心。二非两般。岂有彼此。海印教人看教参禅。皆不是者等知见。足下今日作此解。不独辜负海印。抑且辜负己灵耳。曾记古人有问者云。古人饥时吃饭。困时打眠。便是道。今人饥时吃饭。困来打眠。为什么不是道。答曰。古人吃饭只吃饭。打眠只打眠。所以是道。今人吃饭不吃饭。打眠不打眠。胡思乱算。所以背道耳。由此看来。足下日用。只将眉毛剔起。叱吒一声。只教神惊鬼怕。天魔胆碎。阴鬼魂消。一喝喝退。落得本地静静悄悄。寸丝不挂。赤力力。净裸裸。将此一段家风。要读书便读书。不读则拈向一边。不许挂一字。要作文。便作文。不作便拈向一边。不许胡思算。乃至吃茶吃饭。就吃茶吃饭。要打眠。便打眠。要痾矢放尿。便痾矢放尿。撞著便了。更不许过后思量。如游魂鬼子一般。干干净净。洁洁白白。亦不许坐在干净洁白里。如此单刀直入。一念向前。则读书亲见古人。作文也只向自胸中一口吐出。更无前后。涵畜时。便是吐露时。吐露时。便是涵畜时。如此不为动静明暗所转。不为种种伎俩所移。此之谓挺特大人。没量汉也。足下信然之乎。若果见信。便撩起。向这里入。珍重珍重。

　　示二公

　　语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又曰。中无主不立。外无正不行。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矣。是以世出世学圣贤之道。未有不自正心诚意修身。而至于致知格物明心见性者。故孔氏为仁。以三省四勿为先。吾佛制心。必以三业七支为本。历观上下古今人物。成大器。宏大业。光照宇宙。表表为人师范者。未有不由此以至彼。由粗以极精。由近以致远也。今之学者。多以口耳为实学。以己见为真参。以游谭为顺物。以纵浪为适情。以吊靡为容众。以恣肆为养志。以安饱为调身。以缘想为正心。以束敛为苦形。以端庄为恃傲。以克念为自苦。以精持为矫饰。以道业为长物。以身世为金刚。以生死为余事。身之不立。心之不究。道业之不成。学问之不精。此其所以世愈下。而道愈衰。心日昏而志日丧。风日靡而行日薄。教日颓而法日毁也。捕风捉影。后学无凭。望吾人之修而见淳全之质者。其可得乎。孔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是以周公之梦。凤鸟之叹。有志君子。岂容情于自己哉。二子勉旃。

　　示江吾与

　　与足下苦语十年。如教酒人斋庄。非不俨然肃恭。要之肃恭。亦酒态也。今读足下手书。始恍然从醉梦中觉。令人怆然心悲。复欣然大喜。以举世皆醉。假而人人如足下。则不贵我独醒耳。尝谓苏子一口舌之夫耳。其所志富贵。则奋发无当。每治纵怠。则悬梁刺股。竟酬其志。况出世圣贤。岂值一夫。无上妙道。岂多金比。越王遭会稽之耻。志报吴仇。乃卧薪尝胆。二十余年。其竟以霸。然历劫贪爱。岂值吴仇。幽囚生死。困辱形骸。岂值会稽之耻。苟足下不怀切齿之恨。而忘卧薪尝胆之心。不能以悬梁刺股自创。又将何以酬初志。雪大耻乎。闻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名。足下诚能以太上自励。则贫而可乐。其他又何以婴心。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古人亦云。苟有道义之乐。则形骸可外。形骸可外。此外则无事矣。又何可婴心。处之而不泰然耶。愿足下勉旃。

　　示王牧长周世父

尝谓天生万物。唯人最灵。此古语也。予则谓之不然。何也。盖人与万物。皆具灵觉之性。此性均赋而同禀者也。曷尝有人物之间。毕竟所以异于物者。以其物具而不知。人则知其所具者耳。知其本具而尽之者谓之圣。知其当尽而不能顿尽谓之贤。知而肯求其尽者谓之智。知而不肯返求者谓之愚。知而不真。而求之太过者谓之狂。知而不明。执一介为必当者谓之狷。至若不知而妄求者谓之怪。与夫不知而不求。则物而已矣。嗟乎。此人与物殊。惟知与不知。求与不求之间。虽相去毫厘。其失则千里矣。窃观三齐之君子。孰不心愤愤口悱悱。眇视千古。咳唾风云。虽伊周事业。犹不足观。及扣其心性。则瞠目结舌。及与谈心之妙。亦未尝不謦欬击节。及与之言佛。则望望然不顾。噫。知有心而不知有佛。是犹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是以道术不明。而英明豪杰之士。亦不免坐蔽于此。此非知之过。其实不知之过也。又非不知之过。其实不信心之过也。予窃谓非真不信心。盖未有以真心告之者。假而朝夕以真心实语熏陶渐染之。虽不能自信。抑将与之俱化矣。

世之君子。生而闻见。乃耳目之常。即天纵之聪明。且将亦与彼俱化。故曰。习俗移人。贤者不免。斯言可畏哉。嗟乎。长夜之叹。为谁而兴。余今置身东海空山大泽之间。冒险阻。履危机。几不免虎口者。盖亦数矣。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此所以抱长夜之叹。而饮泣与东海竞流也。虽然一管灰飞。而大地春生。一叶辞柯。而满空秋至。第感之不深。故应之不至耳。年来兹土二三君子。具丈夫骨。见信自心者。津津汗浃两腋。而阳和之调。将见。予将骨化长波。又复何憾。王生牧长。周生世父。以癸巳冬日。来入海叩。其道味天然。略无毫发拘拘俗习。予深叹其为奇男子矣。虽然。牧长牧长。世文世文。皆知其本有。而肯求之者矣。予则有望于二子。不望子作佛。而愿其现宰官居士身而说法。将见般若根深。习俗浓厚。熏蒸变化。此土群蒙。若人若物。皆位之育之。而生极乐之乡也。子其勉之。子其勉之。何以称子。

　　示杜生

　　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又曰。隐居求志。果何求欤。轲之言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此圣贤教人。披肝露胆处也。夫螳螂怒臂以当车辙。此其志果何如哉。吾尝观世之学者。每曰有志于功名。或曰有志于富贵。或曰有志于忠孝。举似可佳。及乎稍遇挫辱忧患。饥寒贫病。不如意事。则气消神沮。呻吟困苦不可言。稍有忤逆。则忿不顾身。酒色淫荡。则乐以忘生。是则居常所云志者。未见如孔之所教不可夺。孟之所教持之也。此无他。盖隐居未尝求之耳。嗟乎。挫辱忧患。饥寒贫病。拂忤酒色。不大于车辙。而人不小于螳螂也。竟无一怒以当之。此何以故。学者深求此。可与言志。

禅宗无门关

宋　宗绍　编

说道无门。尽大地人得入。说道有门。无阿师分。第一强添几个注脚。大似笠上顶笠。硬要习翁赞扬。又是干竹绞汁。著得这些哮本。不消习翁一掷。一掷莫教一滴落江湖。千里乌骓追不得。

绍定改元七月晦。习庵陈写。

绍定二年正月初五日。恭遇天基圣节。臣僧慧开。预于元年十二月初五日。印行拈提佛祖机缘四十八则。祝延今上皇帝圣躬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帝陛下。恭愿圣明齐日月。睿算等乾坤。八方歌有道之君。四海乐无为之化。慈懿皇后功德报因佑慈禅寺前住持传法臣僧慧开谨言。

禅宗无门关

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既是无门。且作么生透。岂不见道。从门入者。不是家珍。从缘得者。始终成坏。恁么说话。大似无风起浪。好肉剜疮。何况滞言句。觅解会。掉棒打月。隔靴爬痒。有甚交涉。慧开绍定戊子夏。首众于东嘉龙翔。因衲子请益。遂将古人公案。作敲门瓦子。随机引导学者。竟尔抄录。不觉成集。初不以前后叙列。共成四十八则。通曰无门关。若是个汉。不顾危亡。单刀直入。八臂那吒拦他不住。纵使西天四七。东土二三。只得望风乞命。设或踌躇。也似隔窗看马骑。眨得眼来。早已蹉过。

【颂曰】

大道无门　千差有路　透得此关　乾坤独步

佛祖机缘四十八则

目录

一 　赵州狗子 　二 百丈野狐 　三 俱胝竖指

四 　胡子无须 　五 香严上树 　六 世尊拈花

七 　赵州洗钵 　八 奚仲造车 　九 大通智胜

十 　清税孤贫 十一 州勘庵主 十二 岩唤主人

十三 德山托钵 十四 南泉斩猫 十五 洞山三顿

十六 钟声七条 十七 国师三唤 十八 洞山三斤

十九 平常是道 二十 大力量人 二一 云门屎橛

二二 迦叶刹竿 二三 不思善恶 二四 离却语言

二五 三座说法 二六 二僧卷帘 二七 不是心佛

二八 久响龙潭 二九 非风非幡 三十 即心即佛

三一 赵州勘婆 三二 外道问佛 三三 非心非佛

三四 智不是道 三五 倩女离魂 三六 路逢达道

三七 庭前柏树 三八 牛过窗棂 三九 云门话堕

四十 趯倒净瓶 四一 达磨安心 四二 女子出定

四三 首山竹篦 四四 芭蕉拄杖 四五 他是阿谁

四六 竿头进步 四七 兜率三关 四八 干峰一路

目录终

无门关

参学比丘　弥衍　宗绍　编

一　赵州狗子

赵州和尚因僧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

【无门曰】

参禅须透祖师关。妙悟要穷心路绝。祖关不透。心路不绝。尽是依草附木精灵。且道。如何是祖师关。只这一个无字。乃宗门一关也。遂目之曰禅宗无门关。透得过者。非但亲见赵州。便可与历代祖师。把手共行。眉毛厮结。同一眼见。同一耳闻。岂不庆快。莫有要透关底么。将三百六十骨节。八万四千毫窍。通身起个疑团。参个无字。昼夜提撕。莫作虚无会。莫作有无会。如吞了个热铁丸相似。吐又吐不出。荡尽从前恶知恶觉。久久纯熟。自然内外打成一片。如哑子得梦。只许自知。蓦然打发。惊天动地。如夺得关将军大刀入手。逢佛杀佛。逢祖杀祖。于生死岸头得大自在。向六道四生中。游戏三昧。且作么生提撕。尽平生气力举个无字。若不间断。好似法烛一点便著。

【颂曰】

狗子佛性　全提正令　才涉有无　丧身失命

二　百丈野狐

百丈和尚。凡参次有一老人。常随众听法。众人退。老人亦退。忽一日不退。师遂问。面前立者。复是何人。老人云。诺。某甲非人也。于过去迦叶佛时。曾住此山。因学人问。大修行底人还落因果也无。某甲对云。不落因果。五百生堕野狐身。今请和尚代一转语。贵脱野狐。遂问。大修行底人还落因果也无。师云。不昧因果。老人于言下大悟。作礼云。某甲已脱野狐身。住在山后。敢告和尚。乞依亡僧事例。师令维那白槌告众。食后送亡僧。大众言议。一众皆安涅槃堂。又无人病。何故如是。食后只见师领众至山后岩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火葬。师至晚上堂。举前因缘。黄檗便问。古人错只对一转语。堕五百生野狐身。转转不错。合作个甚么。师云。近前来。与伊道。黄檗遂近前。与师一掌。师拍手笑云。将谓胡须赤。更有赤须胡。

【无门曰】

不落因果。为甚堕野狐。不昧因果。为甚脱野狐。若向这里著得一只眼。便知得前百丈赢得风流五百生。

【颂曰】

不落不昧　两采一赛　不昧不落　千错万错

三　俱胝竖指

俱胝和尚。凡有诘问。唯举一指。后有童子因外人问。和尚说何法要。童子亦竖指头。胝闻。遂以刃断其指。童子负痛。号哭而去。胝复召之。童子回首。胝却竖起指。童子忽然领悟。胝将顺世。谓众曰。吾得天龙一指头禅。一生受用不尽。言讫示灭。

【无门曰】

俱胝并童子悟处。不在指头上。若向这里见得。天龙同俱胝并童子。与自己一串穿却。

【颂曰】

俱胝钝置老天龙　利刃单提勘小童　巨灵抬手无多子　分破华山千万重

四　胡子无须

或庵曰。西天胡子。因甚无须。

【无门曰】

参须实参。悟须实悟。这个胡子。直须亲见一回始得。说亲见。早成两个。

【颂曰】

痴人面前　不可说梦　胡子无须　惺惺添懵

五　香严上树

香严和尚云。如人上树。口衔树枝。手不攀枝。脚不踏树。树下有人问西来意。不对即违他所问。若对又丧身失命。正恁么时。作么生对。

【无门曰】

纵有悬河之辨。总用不著。说得一大藏教。亦用不著。若向这里对得著。活却从前死路头。死却从前活路头。其或未然。直待当来问弥勒。

【颂曰】

香严真杜撰　恶毒无尽限　哑却衲僧口　通身迸鬼眼

六　世尊拈花

世尊昔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惟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无门曰】

黄面瞿昙傍若无人。压良为贱。悬羊头。卖狗肉。将谓多少奇特。只如当时大众都笑。正法眼藏作么生传。设使迦叶不笑。正法眼藏又作么生传。若道正法眼藏有传授。黄面老子诳呼闾阎。若道无传授。为甚么独许迦叶。

【颂曰】

拈起花来　尾巴已露　迦叶破颜　人天罔措

七　赵州洗钵

赵州因僧问。某甲乍入丛林。乞师指示。州云。吃粥了也未。僧云。吃粥了也。州云。洗钵盂去。其僧有省。

【无门曰】

赵州开口见胆。露出心肝。这僧听事不真。唤钟作瓮。

【颂曰】

只为分明极　翻令所得迟　早知灯是火　饭熟已多时

八　奚仲造车

月庵和尚问僧。奚仲造车一百辐。拈却两头。去却轴。明甚么边事。

【无门曰】

若也直下明得。眼似流星。机如掣电。

【颂曰】

机轮转处　达者犹迷　四维上下　南北东西

九　大通智胜

兴阳让和尚因僧问。大通智胜佛。十劫坐道场。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时如何。让曰。其问甚谛当。僧云。既是坐道场。为甚么不得成佛道。让曰。为伊不成佛。

【无门曰】

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凡夫若知。即是圣人。圣人若会。即是凡夫。

【颂曰】

了身何似了心休　了得心兮身不愁　若也身心俱了了　神仙何必更封侯

十　清税孤贫

曹山和尚因僧问云。清税孤贫。乞师赈济。山云。税阇梨。税应诺。山曰。青原白家酒。三盏吃了。犹道未沾唇。

【无门曰】

清税输机。是何心行。曹山具眼。深辨来机。然虽如是。且道。那里是税阇梨吃酒处。

【颂曰】

贫似范丹　气如项羽　活计虽无　敢与斗富

十一　州勘庵主

赵州到一庵主处问。有么有么。主竖起拳头。州云。水浅不是泊舡处。便行。又到一庵主处云。有么有么。主亦竖起拳头。州云。能纵能夺。能杀能活。便作礼。

【无门曰】

一般竖起拳头。为甚么。肯一个。不肯一个。且道淆讹在甚处。若向这里下得一转语。便见赵州舌头无骨。扶起放倒。得大自在。虽然如是。争奈赵州却被二庵主勘破。若道二庵主有优劣。未具参学眼。若道无优劣。亦未具参学眼。

【颂曰】

眼流星　机掣电　杀人刀　活人剑。

十二　岩唤主人

瑞岩彦和尚每日自唤主人公。复自应诺。乃云。惺惺著。喏。他时异日。莫受人瞒。喏。喏。

【无门曰】

瑞岩老子自买自卖。弄出许多神头鬼面。何故呢。一个唤底。一个应底。一个惺惺底。一个不受人瞒底。认著依前还不是。若也效他。总是野狐见解。

【颂曰】

学道之人不识真　只为从前认识神　无量劫来生死本　痴人唤作本来人

十三　德山托钵

德山一日托钵下堂。见雪峰。峰问。这老汉钟未鸣。鼓未响。托钵向甚处去。山便回方丈。峰举似岩头。头云。大小德山未会末后句。山闻。令侍者唤岩头来。问曰。汝不肯老僧那。岩头密启其意。山乃休去。明日升座。果与寻常不同。岩头至僧堂前。拊掌大笑云。且喜得老汉会末后句。他后天下人不奈伊何。

【无门曰】

若是末后句。岩头德山俱未梦见在。捡点将来好。似一棚傀儡。

【颂曰】

识得最初句　便会末后句　末后与最初　不是者一句

十四　南泉斩猫

南泉和尚。因东西两堂争猫儿。泉乃提起云。大众。道得即救。道不得即斩却也。众无对。泉遂斩之。晚赵州外归。泉举似州。州乃脱履安头上而出。泉云。子若在。即救得猫儿。

【无门曰】

且道。赵州顶草鞋意作么生。若向这里下得一转语。便见南泉令不虚行。其或未然。险。

【颂曰】

赵州若在　倒行此令　夺却刀子　南泉乞命

十五　洞山三顿

云门因洞山参次。门问曰。近离甚处。山云。查渡。门曰。夏在甚处。山云。湖南报慈。门曰。几时离彼。山云。八月二十五。门曰。放汝三顿棒。山至明日却上问讯。昨日蒙和尚放三顿棒。不知过在甚么处。门曰。饭袋子。江西湖南便恁么去。山于此大悟。

【无门曰】

云门当时便与本分草料。使洞山别有生机一路。家门不致寂寥。一夜在是非海里。著到直待天明。再来又与他注破。洞山直下悟去。未是性燥。且问诸人。洞山三顿棒合吃不合吃。若道合吃。草木丛林皆合吃棒。若道不合吃。云门又成诳语。向这里明得。方与洞山出一口气。

【颂曰】

狮子教儿迷子诀　拟前跳踯早翻身　无端再叙当头著　前箭犹轻后箭深

十六　钟声七条

云门曰。世界恁么广阔。因甚向钟声里披七条。

【无门曰】

大凡参禅学道。切忌随声逐色。纵使闻声悟道。见色明心。也是寻常。殊不知。衲僧家骑声盖色。头头上明。著著上妙。然虽如是。且道声来耳畔。耳往声边。直饶响寂双忘。到此如何话会。若将耳听应难会。眼处闻声方始亲。

【颂曰】

会则事同一家　不会万别千差　不会事同一家　会则万别千差

十七　国师三唤

国师三唤侍者。侍者三应。国师云。将谓吾辜负汝。元来却是汝辜负吾。

【无门曰】

国师三唤舌头堕地。侍者三应。和光吐出。国师年老心孤。按牛头吃草。侍者未肯承当。美食不中饱人餐。且道那里是他辜负处。国清才子贵。家富小儿娇。

【颂曰】

铁枷无孔要人担　累及儿孙不等闲　欲得撑门并拄户　更须赤脚上刀山

十八　洞山三斤

洞山和尚。因僧问。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

【无门曰】

洞山老人参得些蚌蛤禅。才开两片。露出肝肠。然虽如是且道。向甚处见洞山。

【颂曰】

突出麻三斤　言亲意更亲　来说是非者　便是是非人

十九　平常是道

南泉因赵州问。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州云。还可趣向否。泉云。拟向即乖。州云。不拟争知是道。泉云。道不属知。不属不知。知是妄觉。不知是无记。若真达不疑之道。犹如太虚。廓然洞豁。岂可强是非也。州于言下顿悟。

【无门曰】

南泉被赵州发问。直得瓦解冰消。分疏不下。赵州纵饶悟去。更参三十年始得。

【颂曰】

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

二十　大力量人

松源和尚云。大力量人因甚抬脚不起。又云。开口不在舌头上。

【无门曰】

松源可谓倾肠倒腹。只是欠人承当。纵饶直下承当。正好来无门处吃痛棒。何故呢。要识真金火里看。

【颂曰】

抬脚踏翻香水海　低头俯视四禅天　一个浑身无处著　请续一句

二十一　云门屎橛

云门因僧问如何是佛。门云。干屎橛。

【无门曰】

云门可谓家贫难辨素食。事忙不及草书。动便将屎橛来撑门拄户。佛法兴衰可见。

【颂曰】

闪电光　击石火　眨得眼　已蹉过

二十二　迦叶刹竿

迦叶因阿难问云。世尊传金襕袈裟外别传何物。叶唤云。阿难。难应诺。叶云。倒却门前刹竿著。

【无门曰】

若向这里下得一转语。亲切便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其或未然。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

【颂曰】

问处何如答处亲　几人于此眼生筋　兄呼弟应扬家丑　不属阴阳别是春

二十三　不思善恶

六祖因明上座趁至大庾岭。祖见明至。即掷衣钵于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争耶。任君将去。明遂举之。如山不动。踟蹰悚栗。明曰。我来求法。非为衣也。愿行者开示。祖云。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明当下大悟。遍体汗流。泣泪作礼问曰。上来密语密意外。还更有意旨否。祖曰。我今为汝说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边。明云。某甲虽在黄梅随众。实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师也。祖云。汝若如是。则吾与汝同师黄梅。善自护持。

【无门曰】

六祖可谓是事出急家。老婆心切。譬如新荔支剥了壳。去了核送在尔口里。只要尔咽一咽。

【颂曰】

描不成兮画不就　赞不及兮休生受　本来面目没处藏　世界坏时渠不朽

二十四　离却语言

风穴和尚因僧问。语默涉离微。如何通不犯。穴云。长忆江南三月里。鹧鸪啼处百花香。

【无门曰】

风穴机如掣电。得路便行。争奈坐前人舌头不断。若向这里见得亲切。自有出身之路。且离却语言三昧道将一句来。

【颂曰】

不露风骨句　未语先分付　进步口喃喃　知君大罔措

二十五　三座说法

仰山和尚梦见往弥勒所。安第三座。有一尊者白槌云。今日当第三座说法。山乃起白槌云。摩诃衍法离四句。绝百非。谛听谛听。

【无门曰】

且道是说法不说法。开口即失。闭口又丧。不开不闭。十万八千。

【颂曰】

白日青天　梦中说梦　捏怪捏怪　诳呼一众

二十六　二僧卷帘

清凉大法眼因僧斋前上参。眼以手指帘。时有二僧同去卷帘。眼曰。一得一失。

【无门曰】

且道是谁得谁失。若向这里著得一只眼。便知清凉国师败阙处。然虽如是。切忌向得失里商量。

【颂曰】

卷起明明彻太空　太空犹未合吾宗　争似从空都放下　绵绵密密不通风

二十七　不是心佛

南泉和尚因僧问云。还有不与人说底法么。泉云有僧云。如何是不与人说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无门曰】

南泉被这一问。直得揣尽家私。郎当不少。

【颂曰】

叮咛损君德　无言真有功　任从沧海变　终不为君通

二十八　久响龙潭

龙潭因德山请益。抵夜。潭云。夜深。子何不下去。山遂珍重。揭帘而出。见外面黑。却回云。外面黑。潭乃点纸烛度与山。拟接。潭便吹灭。山于此忽然有省。便作礼。潭云。子见个甚么道理。山云。某甲从今日去。不疑天下老和尚舌头也。至明日龙潭升堂。云。可中有个汉。牙如剑树。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头。他时异日向孤峰顶上立吾道在。山遂取疏抄。于法堂前将一炬火提起云。穷诸玄辨。若一毫致于太虚。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将疏抄便烧。于是礼辞。

【无门曰】

德山未出关时。心愤愤。口悱悱。得得来南方。要灭却教外别传之旨。及到澧州路上。问婆子买点心。婆云。大德。车子内是甚么文字。山云。金刚经抄疏。婆云。只如经中道。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大德要点那个心。德山被这一问。直得口似匾檐。然虽如是。未肯向婆子句下死却。遂问婆子。近处有甚么宗师。婆云。五里外有龙潭和尚。及到龙潭。纳尽败阙。可谓是前言不应后语。龙潭大似怜儿不觉丑。见他有些子火种时。即忙将恶水蓦头一浇浇杀。冷地看来。一场好笑。

【颂曰】

闻名不如见面　见面不如闻名　虽然救得鼻孔　争奈瞎却眼睛

二十九　非风非幡

六祖因风飏刹幡。有二僧对论。一云。幡动。一云。风动。往复曾未契理。祖云。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二僧悚然。

【无门曰】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不是心动。甚处见祖师。若向这里见得亲切。方知二僧买铁得金。祖师忍俊不禁。一场漏逗。

【颂曰】

风幡心动　一状领过　只知开口　不觉话堕

三十　即心即佛

马祖因大梅问。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

【无门曰】

若能直下领略得去。著佛衣。吃佛饭。说佛话。行佛行。即是佛也。然虽如是。大梅引多少人错认定盘星。争知道说个佛字。三日漱口。若是个汉。见说即心是佛。掩耳便走。

【颂曰】

青天白日　切忌寻觅　更问如何　抱赃叫屈

三十一　赵州勘婆

赵州因僧问婆子。台山路向甚处去。婆云。蓦直去。僧才行三五步。婆云。好个师僧。又恁么去。后有僧举似州。州云。待我去与尔勘过这婆子。明日便去。亦如是问。婆亦如是答。州归谓众曰。台山婆子。我与尔勘破了也。

【无门曰】

婆子只解坐筹帷幄。要且著贼。不知赵州老人善用偷营劫塞之机。又且无大人相。捡点将来。二俱有过。且道那里是赵州勘破婆子处。

【颂曰】

问既一般　答亦相似　饭里有砂　泥中有刺

三十二　外道问佛

世尊因外道问。不问有言。不问无言。世尊据座。外道赞叹云。世尊大慈大悲。开我迷云。令我得入。乃具礼而去。阿难寻问佛。外道有何所证。赞叹而去。世尊云。如世良马。见鞭影而行。

【无门曰】

阿难乃佛弟子。宛不如外道见解。且道外道与佛弟子相去多少。

【颂曰】

剑刃上行　冰棱上走　不涉阶梯　悬崖撒手

三十三　非心非佛

马祖因僧问如何是佛。祖曰。非心非佛。

【无门曰】

若向这里见得。参学事毕。

【颂曰】

路逢剑客须呈　不遇诗人莫献　逢人且说三分　未可全施一片

三十四　智不是道

南泉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无门曰】

南泉可谓老不识羞。才开臭口。家丑外扬。然虽如是。知恩者少。

【颂曰】

天晴日头出　雨下地上湿　尽情都说了　只恐信不及

三十五　倩女离魂

五祖问僧云。倩女离魂。那个是真底。

【无门曰】

若向这里悟得真底。便知出壳入壳。如宿旅舍。其或未然。切莫乱走。蓦然地水火风一散。如落汤螃蟹。七手八脚。那时莫言不道。

【颂曰】

云月是同　溪山各异　万福万福　是一是二

三十六　路逢达道

五祖曰。路逢达道人。不将语默对。且道将甚么对。

【无门曰】

若向这里。对得亲切。不妨庆快。其或未然。也须一切处著眼。

【颂曰】

路逢达道人　不将语默对　拦腮劈面拳　直下会便会

三十七　庭前柏树

赵州因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州云。庭前柏树子。

【无门曰】

若向赵州答处见得亲切。前无释迦。后无弥勒。

【颂曰】

言无展事　语不投机　承言者丧　滞句者迷

三十八　牛过窗棂

五祖曰。譬如水牯牛过窗棂。头角四蹄都过了。因甚么尾巴过不得。

【无门曰】

若向这里颠倒著得一只眼。下得一转语。可以上报四恩。下资三有。其或未然。更须照顾尾巴始得。

【颂曰】

过去堕坑堑　回来却被坏　者些尾巴子　直是甚奇怪

三十九　云门话堕

云门因僧问。光明寂照遍河沙。一句未绝。门遽曰。岂不是张拙秀才语。僧云。是。门云。话堕也。后来死心拈云。且道那里是这僧话堕处。

【无门曰】

这僧因甚话堕。若向这里见得云门用处孤危。堪与人天为师。若也未明。自救不了。

【颂曰】

急流垂钓　贪饵者著　口缝才开　性命丧却

四十　䞶倒净瓶

沩山和尚始在百丈会中充典座。百丈将选大沩主人。乃请同首座对众下语。出格者可往。百丈遂拈净瓶置地上。设问云。不得唤作净瓶。汝唤作甚么。首座乃云。不可唤作木突也。百丈却问于山。山乃䞶倒净瓶而去。百丈笑云。第一座输却山子也。因命之为开山。

【无门曰】

沩山一期之勇。争奈跳百丈圈圚不出。检点将来。便重不便轻。何故呢。脱得盘头。担起铁枷。

【颂曰】

飏下箍篱并木杓。当阳一突绝周遮。百丈重关拦不住。脚尖趯出佛如麻。

四十一　达磨安心

达磨面壁。二祖立雪断臂云。弟子心未安。乞师安心。磨云。将心来。与汝安。祖云。觅心了不可得。磨云。为汝安心竟。

【无门曰】

缺齿老胡。十万里航海特特而来。可谓是无风起浪。末后接得一个门人。又却六根不具。咦。谢三郎不识四字。

【颂曰】

西来直指　事因嘱起　挠聒丛林　元来是尔

四十二　女子出定

世尊昔因文殊至诸佛集处。值诸佛各还本处。惟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于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女人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觉此女。令从三昧起。汝自问之。文殊绕女人三匝。鸣指一下。乃托至梵天。尽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过一十二亿河沙国土。有罔明菩萨。能出此女人定。须臾。罔明大士从地涌出。礼拜世尊。世尊敕罔明。却至女人前。鸣指一下。女人于是从定而出。

【无门曰】

释迦老子做者一场杂剧。不通小小。且道文殊是七佛之师。因甚出女人定不得。罔明初地菩萨。为甚却出得。若向这里见得亲切。业识忙忙。那伽大定。

【颂曰】

出得出不得　渠侬得自由　神头并鬼面　败阙当风流

四十三　首山竹篦

首山和尚拈竹篦示众云。汝等诸人。若唤作竹篦则触。不唤作竹篦则背。汝诸人且道。唤作甚么。

【无门曰】

唤作竹篦则触。不唤作竹篦则背。不得有语。不得无语。速道速道。

【颂曰】

拈起竹篦　行杀活令　背触交驰　佛祖乞命

四十四　芭蕉拄杖

芭蕉和尚示众云。尔有拄杖子。我与尔拄杖子。尔无拄杖子。我夺尔拄杖子。

【无门曰】

扶过断桥水。伴归无月村。若唤作拄杖。入地狱如箭。

【颂曰】

诸方深与浅　都在掌握中　撑天并拄地　随处振宗风

四十五　他是阿谁

东山演师祖曰。释迦弥勒犹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谁。

【无门曰】

若也见得他分晓。譬如十字街头撞见亲爷相似。更不须问别人。道是与不是。

【颂曰】

他弓莫挽　他马莫骑　他非莫辨　他事莫知

四十六　竿头进步

石霜和尚云。百尺竿头如何进步。又古德云。百尺竿头坐底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现全身。

【无门曰】

进得步。翻得身。更嫌何处不称尊。然虽如是。且道百尺竿头如何进步。嗄。

【颂曰】

瞎却顶门眼　错认定盘星　拚身能舍命　一盲引众盲

四十七　兜率三关

兜率悦和尚设三关问学者。拨草参玄。只图见性。即今上人性在甚处。识得自性。方脱生死。眼光落时作么生脱。脱得生死。便知去处。四大分离。向甚处去。

【无门曰】

若能下得此三转语。便可以随处作主。遇缘即宗。其或未然。粗餐粗饭易饱。细嚼难饥。

【颂曰】

一念普观无量劫　无量劫事即如今　如今觑破个一念　觑破如今觑底人

四十八　乾峰一路

乾峰和尚因僧问。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门。未审路头在甚么处。峰拈起拄杖划一划云。在这里。后僧请益云门。门拈起扇子云。扇子勃跳上三十三天。筑著帝释鼻孔。东海鲤鱼打一棒。雨似盆倾。

【无门曰】

一人向深深海底。行簸土扬尘。一人于高高山顶。立白浪滔天。把定放行。各出一只手。扶竖宗乘。大似两个驼子相撞著。世上应无直底人。正眼观来。二大老总未识路头在。

【颂曰】

未举步时先已到　未动舌时先说了　直饶著著在机先　更须知有向上窍

从上佛祖垂示机缘。据款结案。初无剩语。揭翻脑盖。露出眼睛。只要诸人直下承当。不从他觅。若是通方上士。才闻举著。便知落处。了无门户可入。亦无阶级可升。掉臂度关。不问关吏。岂不见玄沙道。无门。解脱之门。无意。道人之意。又白云道。明明知道。只是这个为甚么透不过。恁么说话。也是赤土涂牛奶。若透得无门关。早是钝置无门。若透不得无门关。亦乃辜负自己。所谓涅槃心易晓。差别智难明。明得差别智。家国自安宁。

时。绍定改元解制前五日。杨岐八世孙无门比丘慧开谨识。

无门关卷【终】。

禅箴

循规守矩。无绳自缚。纵横无碍。外道魔军。存心澄寂。默照邪禅。恣意忘缘。堕落深坑。惺惺不昧。带锁担枷。思善思恶。地狱天堂。佛见法见。二铁围山。念起即觉。弄精魂汉。兀然习定。鬼家活计。进则迷理。退则乖宗。不进不退。有气死人。且道如何履践。努力今生须了却。莫教永劫受余殃。

黄龙三关

我手何似佛手。摸得枕头背后。不觉大笑呵呵。元来通身是手。我脚何似驴脚。未举步时踏著。一任四海横行。倒跨杨岐三脚。人人有个生缘。各各透彻机先。那吒折骨还父。五祖岂藉爷缘。佛手驴脚生缘。非佛非道非禅。莫怪无门关险。结尽衲子深冤。

瑞岩近日有无门。掇向绳床判古今。凡圣路头俱截断。几多蟠蛰起雷音。

请无门首座。立僧山偈奉谢。绍定庚寅季春无量宗寿书

达磨西来。不执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说个直指。已是迂曲。更言成佛。郎当不少。既是无门。因甚有关。老婆心切。恶声流布。无庵欲赘。一语又成四十九则。其间些子缣讹。剔起眉毛荐取。淳祐乙巳夏重刊。

检校少保宁武军节度使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屯

田大使兼夔路策应大使兼知江陵府汉东郡开国

公食邑二千一百户食实封陆佰户　孟珙 跋

无门老禅。作四十八则语。判断古德公案。大似卖油饼人。令买家开口接了。更吞吐不得。然虽如是。安晚欲就渠热炉熬上。再打一枚。足成大衍之数。却仍前送似。未知老师从何处下牙。如一口吃得。放光动地。若犹未也。连现在四十八个。都成热沙去。速道速道。

第四十九则语

经云。止止不须说。我法妙难思。安晚曰。法从何来。妙从何有。说时又作么生。岂但丰干饶舌。元是释迦多口。这老子造作妖怪。令千百代儿孙被葛藤缠倒。未得头出。似这般奇特话靶。匙挑不上。甑蒸不熟。有多少错认底。傍人问云。毕竟作如何结断。安晚合十指爪曰。止止不须说。我法妙难思。却急去难思两字上。打个小圆相子。指示众人。大藏五千卷。维摩不二门。总在里许。

颂曰：语火是灯。掉头弗应。惟贼识贼。一问即承。

淳祐丙午季夏初吉安晚居士书于西湖渔庄

旧板磨灭故。重命工锓梓毕。这板置于武藏州兜率山广园禅寺也

应永乙酉十月十三日　干缘比丘　常牧

碧岩录

原书序

序一

至圣命脉，列祖大机，换骨灵方，颐神妙术，其惟雪窦禅师，具超宗越格正眼，提掇正命，不露风规。秉烹佛锻祖钳锤，颂出衲僧向上巴鼻。银山铁壁，孰敢钻研，蚊咬铁牛，难为下口。不逢大匠，焉悉玄微。粤有佛果老人，住碧岩日，学者迷而请益，老人悯以垂慈，剔抉渊源，剖析底理，当阳直指，岂立见知。百则公案，从头一串穿来；一队老汉，次第总将按过。须知赵璧本无瑕纇，相如谩诳秦王。至道实乎无言，宗师垂慈救弊。倘如是见，方知彻底老婆。其或泥句沉言，未免灭佛种族。普照幸亲师席，得闻未闻，道友集成简编，鄙拙叙其本末。时建炎戊申，暮春晦日，参学嗣祖比丘普照谨序。

序二

自《四十二章经》入中国，始知有佛。自达摩至六祖传衣，始有言句。曰本来无一物为南宗，曰时时勤拂拭为北宗，于是有禅宗颂古行世。其徒有翻案法，呵佛骂祖，无所不为。间有深得吾诗家活法者。然所谓第一义，焉用言句？雪窦、圆悟，老婆心切，大慧已一炬丙之矣。嵎中张伟明远，燃死灰，复板行，亦所谓老婆心切者欤？大德四年庚子，四月初八日癸丑，紫阳山方回万里序。

序三

《碧岩集》者，圆悟大师之所述也。其大弟子大慧禅师，乃焚弃其书。世间种种法皆忌执着，释子所归，敬莫如佛，犹有时而骂之。盖有我而无彼，由我而不由彼也。舍己徇物，必至于失己。夫心与道一，道与万物一，充满太虚，何适而非道？第常人观之，能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求之于人，而人语之。如东坡日喻之说，往复推测，愈远愈失。自吾夫子体道，犹欲无言，而况佛氏为出世间法，而可于文字言语而求之哉！虽然，亦有不可废者，智者少而愚者多，已学者少未学者多。大藏经五千余卷，尽为未来世设。苟可以忘言，释迦老子便当闭口，何至如是叨叨！天下之理，固有不离寻常之中，而超出于寻常之表。虽若易知，而实未易知者。不求之于人，则终身不可得。古者名世之人，非千人之英，则万人之杰也，太阿之剑，天下之利剑也。登山则戮虎豹，入水则亡蚊龙，人之知之，尽于是已。然古人有善用之者，乘城而战，顺风而挥之，三军为之大败，流血赭乎千里。是岂可以一己之所能，而尽疑之哉。自吾闻有是书，求之甚至。嵎中张氏，始更刻木，来谋于予，遂赞而成之，且为题其首。大德九年岁乙已，三月吉日，玉岑休休居士，聊城周驰，书于钱唐观桥寓舍。

序四

或问：《碧岩集》之成毁孰是乎？曰：皆是也。齿彦龋来东，单传心印，不立文字固也。而《血脉》、《归空》诸论，果谁为之哉？古谓不在文字不离文字者，真知言。已使人人于卷帘、闻板、竖指、触脚之际，了却大事，文字何有哉？拈花微笑以来，门竿倒却之后，才涉言句。非文字无以传，是又不可废者也。祖教之书，谓之公案者，倡于唐而盛于宋，其来尚矣。二字乃世间法中吏犊语。其用有三：面壁功成，行脚事了，定盘之星难明，野狐之趣易堕，具眼为之勘辨，一呵一喝，要见实诣，如老吏据狱谳罪，底里悉见，情款不遗，一也。其次则岭南初来，西江未吸，亡羊之歧易位，指海之针必南，悲心为之接引，一棒一痕，要令证悟，如廷尉执法平反，出人于死，二也。又其次则犯稼忧深，系驴事重，学奕之志须专，染丝之色易悲，大善知识为之咐嘱，俾之心死蒲团，一动一参，如官府颁示条令，令人读律知法，恶念才生，旋即寝灭，三也。具方册，作案底，陈机境，为格令，与世间所谓金科玉条清明对越诸书，初何以异？祖师所以立为公案，留示丛林者，意或取此。奈何末法以来，求妙心于疮纸，付正法于口谈。点尽鬼神，犹不离簿；傍人门户，任唤作郎。剑去矣而舟犹刻，兔逸矣而株不移。满肚葛藤，能问千转，其于生死大事，初无干涉。钟鸣漏尽，将焉用之。呜乎！羚羊挂角，未可以形迹求。而善学大意者，岂步亦步，趋亦趋哉？知此则二老之心皆是矣。圆悟顾念子孙之心多，故重拈雪窦颂。大慧救焚拯溺之心多，故立毁碧岩集。释氏说一大藏经，末后乃谓不曾说一字，岂欺我哉。圆悟之心，释氏说经之心也；大慧之心，释氏讳说之心也。禹稷颜子，易地皆然，推之挽之，主于车行而已。尔来二百余年，嵎中张明远，复镂梓，以寿其传，岂祖教回春乎，抑世故有数乎。然是书之行，所关甚重。若见水即海，认指作月，不特大慧忧之，而圆悟又将为之去粘解缚矣。昔人写照之诗曰：分明纸上张公子，尽力高声唤不应。欲观此书，先参此语。大德甲辰四月望，三教老人书。

碧岩录卷第一

第一则

圣谛第一义

垂示云：隔山见烟，早知是火，隔墙见角，便知是牛。举一明三，目机铢两，是衲僧家寻常茶饭。至于截断众流，东涌西没，逆顺纵横，与夺自在，正当恁么时，且道：是什么人行履处，看取雪窦葛藤。

举：梁武帝问达摩大师：如何是圣谛第一义？摩云：廓然无圣！帝曰：对朕者谁？摩云：不识。帝不契，达摩遂渡江至魏。帝后举问志公，志公云：陛下还识此人否？帝云：不识。志公云：此是观音大士，传佛心印。帝悔，遂遣使去请，志公云：莫道陛下发使去取，阖国人去，他亦不回。

达摩遥观此土有大乘根器，遂泛海得得而来。单传心印，开示迷途，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若恁么见得，便有自由分，不随一切语言转，脱体现成，便能于后头，与武帝对谈，并二祖安心处，自然见得。无计较情尘，一刀截断，洒洒落落，何必更分是分非，辨得辨失。虽然恁么，能有几人？

武帝尝披袈裟，自讲《放光般若经》，感得天花乱坠，地变黄金。办道奉佛，诰诏天下，起寺度僧，依教修行，人谓之佛心天子。达摩初见武帝，帝问：朕起寺度僧，有何功德？摩云：无功德。早是恶水蓦头浇，若透得这个无功德话，许尔亲见达摩。且道，起寺度僧，为什么都无功德？此意在什么处？

帝与娄约法师、傅大士、昭明太子，持论真俗二谛。据教中说，真谛以明非有，俗谛以明非无，真俗不二，即是圣谛第一义，此是教家极妙穷玄处。帝便拈此极则处，问达摩：如何是圣谛第一义？摩云：廓然无圣。天下衲僧跳不出，达摩与他一刀截断。如今人多少错会，却去弄精魂，瞠眼睛云：廓然无圣。且喜没交涉。五祖先师尝说：只这廓然无圣，若人透得，归家稳坐。一等是打葛藤，不妨与他打破漆桶，达摩就中奇特。

所以道，参得一句透，千句万句一时透，自然坐得断。把得定。古人道：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亿。达摩劈头与他一拶，多少漏逗了也。帝不省，却以人我见故，再问：对朕者谁？达摩慈悲忒杀，又向道不识。直得武帝眼目定动不知落处，是何言说，到这里有事无事，拈来即不堪。端和尚有颂云：一箭寻常落一雕，更加一箭已相饶。直归少室峰前坐，梁主休言更去招。复云：谁欲招？帝不契，遂潜出国。这老汉只得么罗，渡江至魏。时魏孝明帝当位，乃此北人种族，姓拓跋氏，后来方名中国。达摩至彼，亦不出见。直过少林，面壁九年，接得二祖，彼方号为壁观婆罗门。梁武帝后问志公，公云：陛下还识此人否？帝曰：不识。且道与达摩道底，是同是别？似则也似，是则不是。

人多错会道，前来达摩是答他禅，后来武帝是对他志公，乃相识之识，且得没交涉。当时志公恁么问，且道作么生败对，何不一棒打杀，免见搽胡。武帝却供他款道不识，志公见机而作，便云：此是观音大士，传佛心印。帝悔，遂遣使去取，好不唧留，当时等他道此是观音大士传佛心印，亦好摈他出国，犹较些子。

人传志公天鉴十三年化去，达摩普通元年方来，自隔七年，何故却道同时相见，此必是谬传。据传中所载，如今不论这事，只要知他大纲。已道达摩是观音，志公是观音，阿那个是端的底观音？既是观音，为什么却有两个？何止两个，成群作家。时后魏光统律师，菩提流支三藏，与师论议，师斥相指心，而褊局之量，自不堪任，竟起害心，数加毒药，至第六度，化缘已毕，传法得人，遂不复救，端居而逝，葬于熊耳山定林寺。后魏宋云奉使，于葱岭遇师手携只履而往。武帝追忆，自撰碑文云：嗟夫，见之不见，逢之不逢，遇之不遇，今之古之，怨之恨之。复赞云：心有也，旷劫而滞凡夫；心无也，刹那而登妙觉。且道，达摩即今在什么处，蹉过也不知。

圣谛廓然，何当辨的？

对朕者谁，还云不识。

因兹暗渡江，岂免生荆棘。

阖国人追不再来，千古万古空中相亿。

休相亿，清风匝地有何极！

师顾视左右云：这里还有祖师么？自云：有，唤来与老僧洗脚。

且据雪窦颂此公案，一似善舞大阿剑相似，向虚空中盘礴，自然不犯锋芒。若是无这般手段，才拈着便见伤锋犯手。若是具眼者，看他一拈一掇，一褒一贬，只用四句，揩定一则公案。大凡颂古只是绕路说禅，拈古大纲据款结案而已。雪窦与他一拶，劈头便道：圣谛廓然，何当辨的？雪窦于他初句下，着这一句，不妨奇特。且道，毕竟作么生辨的？直饶铁眼铜睛，也摸索不着，到这里，以情识卜度得么？

所以云门道：如击石火，似闪电光。这个些子，不落心机意识情想，等尔开口，堪作什么？计较生时，鹞子过新罗。雪窦道：尔天下衲僧，何当辨的，对朕者谁？着个还云不识，此是雪窦忒杀老婆，重重为人处。且道，廓然与不识，是一般两般？若是了底人分上，不言而谕；若是未了底人，决定打作两橛。诸方寻常皆道，雪窦重拈一遍，殊不知，四句颂尽公案了。后为慈悲之故，颂出事迹。因兹暗渡江，岂免生荆棘。达摩本来兹土，与人解粘去缚。抽钉拔楔，铲除荆棘，因何却道生荆棘？非止当时，诸人即今脚跟下，已深数丈。阖国人追不再来，千古万古空相忆。可杀不丈夫。且道达摩在什么处？若见达摩，便见雪窦末后为人处。雪窦恐怕人逐情见，所以拨转关捩子，出自己见解云：休相忆，清风匝地有何极。既休相忆，尔脚跟下事，又作么生？雪窦道，即今个里匝地清风，天上天下有何所极。

雪窦拈千古万古之事，抛向面前，非止雪窦当时有何极，尔诸人分上亦有何极。他又怕人执在这里，再着方便，高声云：这里还有祖师么？自云。有。雪窦到这里，不妨为人，赤心片片。又自云：唤来与老僧洗脚！太杀减人威光，当时也好与本分手脚。且道，雪窦意在什么处？到这里，唤作驴则是，唤作马则是，唤作祖师则是，如何名邈？往往唤作雪窦使祖师去也，且喜没交涉。且道毕竟作么生？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

第二则

赵州至道无难

垂示云：乾坤窄，日月星辰一时黑。直饶棒如雨点，喝似雷奔，也未当得向上宗乘中事。设使三世诸佛，只可自知，历代祖师，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诠注不及，明眼衲僧，自救不了。到这里，作么生请益？道个佛字，拖泥带水；道个禅字，满面惭惶。久参上士，不待言之，后学初机，直须究取。

举：赵州示众云：至道无难，唯嫌拣择。才有语言，是拣择，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里，是汝还护惜也无？时有僧问：既不在明白里，还护借个什么？州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为什么却道不在明白里？州云：问事即得，礼拜了退。

赵州和尚寻常举此话头，只是唯嫌拣择。此是三祖《信心铭》云：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才有是非，是拣择，是明白，才恁么会，磋过了也。铰钉胶粘，堪作何用？州云：是拣择，是明白。如今参禅问道，不在拣择中，便坐在明白里，老僧不在明白里，汝等还护借也无？汝诸人既不在明白里，且道，赵州在什么处？为什么却教人护借？五祖先师当说道：垂手来，似过尔。尔作什么生会？且道，作么生是垂手处？识取钩头意，莫认定盘星。

这僧出来，也不妨奇特。捉赵州空处，便去拶他：既不在明白里，护借个什么？赵州更不行棒行喝，只道：我亦不知。若不是这老汉，被他拶着，往往忘前失后。赖是这老汉，有转身自在处，所以如此答他。

如今禅和子，问着也道：我亦不知不会。争奈同途不同辙，这僧有奇特处，方始会问：和尚既不知，为什么却道不在明白里？更好一拶，若是别人，往往分疏不下。赵州是作家，只向他道：问事即得，礼拜了退。这僧依旧无奈这老汉何，只得饮气吞声。

此是大手宗师，不与尔论玄论妙，论机论境，一向以本分事接人。所以道：相骂饶尔接嘴，相唾饶尔泼水。殊不知，这老汉，平生不以棒喝接人，只以平常言语，只是天下人不奈何，盖为他平生无许多计较，所以横拈倒用，逆行顺行，得大自在。如今人不理会得，只管道，赵州不答话，不为人说，殊不知，当面磋过。

至道无难，言端语端。

一有多种，二无两般。

天际日上月下，槛前山深水寒。

髑髅识尽喜何立，枯木龙吟销未干。

难！难！拣择明白君自看！

评唱：

雪窦知他落处，所以如此颂：至道无难。便随后道：言端语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雪窦道：一有多种，二无两般。似三隅反一。尔且道：什么处是言端语端处？为什么一却有多种，二却无两般？若不具眼，向什么处摸索。若透得这两句。所以古人道：打成一片，打成一片，依旧见山是山，水是水，长是长，短是短，天是天，地是地。有时唤天作地，有时唤地作天。有时唤山不是山，唤水不是水，毕竟怎生得平稳去？风来树动，浪起船高，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种平怀，混然自尽。则此四句颂顿绝了也。

雪窦有余才，所以分开结里算来也。只是头上安头道：至道无难，言端语端，一有多种，二无两般。虽无许多事，天际日上时月便下，槛前山深时水便寒。到这里，言也端，语也端，头头是道，物物全真，岂不是心境俱忘，打成一片处。

雪窦头上太孤峻生，末后也漏逗不少，若参得透，见得彻，自然如醍醐上味相似。若是情解未忘，便见七花八裂，决定不能会如此说话。髑髅识尽喜何立，枯木龙吟销未乾。只这便是交加处。这僧恁么问，赵州恁么答。州云：至道无难，唯嫌拣择。才有语言，是拣择，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里，是汝还护惜也无？时有僧便问：既不在明白里，又护惜个什么？州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为什么却道不在明白里？州云：问事即得，礼拜了退。此是古人问道底公案，雪窦拽来一串穿却，用颂：至道无难，唯嫌拣择。

如今人不会古人意，只管咬言嚼句，有甚了期？若是通方作者，始能辨得这般说话。不见僧问香严：如何是道？严云：枯木里龙吟。僧云：如何是道中人？严云：髑髅里眼睛。僧后问石霜：如何是枯木里龙吟？霜云：犹带喜在。如何是髑髅里眼睛？霜云：犹带识在。僧又问曹山：如何是枯木里龙吟？山云：血脉不断。如何是髑髅里眼睛？山云：干不尽。什么人得闻？山云：尽大地未有一个不闻。僧云：未审龙吟是何章句？山云：不知是何章句，闻者皆丧。复有颂云：枯木龙吟真见道，髑髅无识眼初明。喜识尽时消息尽，当人那辨浊中清。

雪窦可谓大有手脚，一时与尔交加颂出。然虽如是，都无两般。雪窦末后有为人处，更道：难！难！只这难难，也须透过始得。何故？百丈道：一切语言，山河大地，一一转归自己。雪窦凡是一拈一掇，到末后须归自己。且道：什么处是雪窦为人处？拣择明白君自看。既是打葛藤颂了，因何却道君自看？好彩教尔自看。且道：意落在什么处？莫道诸人理会不得，设使山僧到这里，也只是理会不得。

第三则

马祖日面佛月面佛

垂示云：一机一境，一言一句，且图有个入处。好肉上剜疮，成窠成窟；大用现前，不存轨则。且图知有向上事，盖天盖地又摸索不着。恁么也得，不恁么也得，太廉纤生。恁么也不得，不恁么也不得，太孤危生。不涉二途，如何即是？请试举看。

举：马大师不安，院主问：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大师云：日面佛，月面佛。

马大师不安，院主问：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大师云：日面佛，月面佛。祖师若不以本分事相见，如何得此道光辉。此个公案，若知落处，便独步丹霄。若不知落处，往往枯木岩前岔路去在。若是本分人，到这里，须是有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底手脚，方见马大师为人处。

如今多有人道，马大师接院主，且喜没交涉。如今众中多错会，瞠眼云：在这里，左眼是日面，右眼是月面。有什么交涉。驴年未梦见在，只管蹉过古人事。只如马大师如此道，意在什么处？有底云：点平胃散一盏来。有什么巴鼻？到这里，作么生得平稳去。所以道：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学者劳形，如猿捉影。只这日面佛，月面佛，极是难见。雪窦到此，亦是难颂。却为他见得透，用尽平生工夫，指注他。诸人要见雪窦么，看取下文。

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

二十年来曾苦辛，为君几下苍龙窟。

屈，堪述，明眼衲僧莫轻忽！

神宗在位时，自谓此颂讽国，所以不肯入藏。雪窦先拈云：日面佛，月面佛。一拈了，却云：五帝三皇是何物？且道他意作么生？适来已说了也，直下注他，所以道：垂钩四海，只钓狞龙。只此一句已了。后面雪窦自颂他平生所以用心参寻，二十年来曾苦辛，为君几下苍龙窟。似个什么，一似人入苍龙窟里取珠相似。后来打破漆桶，将谓多少奇特，原来只消得个五帝三皇是何物。且道雪窦语落在什么处？须是自家退步看，方始见得他落处。

岂不见，兴阳剖侍者，答远录公问：娑竭出海乾坤震，觐面相呈事若何？剖云：金翅鸟王当宇宙，个中谁是出头人？远云：忽遇出头，又什么生？剖云：似鹘捉鸠君不信，髑髅前验始知真。远云：恁么则屈节当胸，退身三步。剖云：须弥座下乌龟子，莫待重遭点额回。所以三皇五帝亦是何物。

人多不见雪窦意，只管道讽国，若恁么会，只是情见，此乃禅月《题公子行》云：锦衣鲜华手擎鹘，闲行气貌多轻忽。稼穑艰难总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雪窦道：屈堪述，明眼衲僧莫轻忽。多少人向苍龙窟里作活计，直饶是顶门具眼，肘后有符，明眼衲僧，照破四天下，到这里，也莫轻忽，须是仔细始得。

第四则

德山挟复问答

垂示云：青天白日，不可更指东划西，时节因缘，亦须应病与药。且道：放行好，把定好，试举看。

举：德山到沩山，挟复子于法堂上，从东过西，从西过东，顾视云：无无。便出。雪窦着语云：勘破了也！德山至门首却云：也不得草草。便具威仪，再入相见。沩山坐次，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沩山拟取拂子，德山便喝，拂袖而出。雪窦着语云：勘破了也！德山背却法堂，着草鞋便行。沩山至晚问首座：适来新到在什么处？首座云：当时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沩山云：此子已后，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呵佛骂祖去在。雪窦着语云：雪上加霜。

夹山下三个点字，诸人还会么？有时将一茎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时将丈六金身作一茎草用。德山本是讲僧，在西蜀讲《金刚经》。因教中道：金刚喻定，后得智中，千劫学佛威仪，万劫学佛细行，然后成佛。他南方魔子，便说即心是佛！遂发愤，担疏钞行脚，直往南方，破这魔子辈。看他恁么发愤，也是个猛利底汉。

初到澧州路上，见一婆子卖油糍，遂放下《疏钞》，且买点心吃。婆云：所载者是什么？德山云：《金刚经疏钞》。婆云：我有一问，尔若答得，布施油糍作点心；若答不得，别处买去。德山云：但问。婆云：《金刚经》云：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上座欲点哪个心？山无语，婆遂指令去参龙潭。才跨门便问：久向龙潭，及乎到来，潭又不见，龙又不现。龙潭和尚，于屏风后，引身云：子亲到龙潭。师乃设礼而退。

至夜间入室，侍立更深，潭云：何不下去？山遂珍重，揭帘而出，见外面黑，却回云：门外黑。潭遂点纸烛度与山，山方接，潭便吹灭，山豁然大悟，便礼拜。潭云：子见个什么便礼拜？山云：某甲自今后，更不疑着天下老和尚舌头。至来日，潭上堂云：可中有个汉，牙如剑树，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头，他时异日，向孤峰顶上，立吾道去在。山遂取《疏钞》，于法堂前，将火炬举起云：穷诸玄辩，若一毫置于太虚；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遂烧之。后闻沩山盛化，直造沩山，便作家相见，包亦不解，直上法堂，从东过西，从西过东，顾视云：无无。便出，且道意作么生？莫是颠么？人多错会，用作建立，直是无交涉。看他恁么，不妨奇特。

所以道：出群须是英灵汉，敌胜还他狮子儿。选佛若无如是眼，假饶千载又奚为。到这里须是通方作者方始见得，何故？佛法无许多事，哪着得情见来。是他心机哪里有如许多阿劳，所以玄沙道：直似秋潭月影，静夜钟声，随扣击以无亏，触波澜而不散，犹是生死岸头事。

到这里亦无得失是非，亦无奇特玄妙。既无奇特玄妙，作么生会他从东过西，从西过东，且道意作么生？沩山老汉也不管他，若不是沩山，也被他折挫一上。看他沩山老作家相见，只管坐观成败，若不深辨来风，争能如此？雪窦着语云：勘破了也。一似铁橛相似，众中谓之着语，虽然在两边，却不住在两边。作么生会他道勘破了也？什么处是勘破处？且道勘破德山？勘破沩山？德山遂出到门首，却要拔本，自云：也不得草草。要与沩山掀出五脏心肝法战一场，再具威仪却回相见。沩山坐次，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沩山拟取拂子，德山便喝，拂袖而出，可杀奇特。众中多道沩山怕他，有甚交涉。沩山亦不忙，所以道：智过于禽获得禽，智过于兽获得兽，智过于人获得人。参得这般禅，尽大地森罗万象，天堂地狱，草芥人畜，一时作一喝来，他亦不管。掀倒禅床，喝散大众，他亦不顾。如天之高，似地之厚，沩山若无坐断天下人舌头的手脚，时验他也大难。若不是他一千五百人善知识，到这里也分疏不下。沩山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德山背却法堂，着草鞋便出去，且道他意作么生？尔道德山是胜是负？沩山恁么是胜是负？雪窦着语云：勘破了也。是他下工夫，见透古人聱讹极则处，方能恁么，不妨奇特。讷堂云：雪窦着两个勘破作三段判，方显此公案，似傍人断二人相似。后来这老汉缓缓地至晚方问首座：适来新到在什么处？首座云：当时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沩山云：此子已后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呵佛骂祖去在。且道他意旨如何？沩山老汉不是好心。德山后来呵佛骂祖，打风打雨，依旧不出他窠窟，被这老汉见透平生伎俩。

到这里唤作沩山与他受记得么？唤作泽广藏山，狸能伏豹得么？若恁么，且喜没交涉。雪窦知此公案落处，敢与他断更道：雪上加霜。又重拈起来教人见，若见得去，许尔与沩山德山雪窦同参，若也不见，切忌妄生情解。

一勘破，二勘破，雪上加霜曾险堕。

飞骑将军入虏庭，再得完全能几个。

急走过，不放过，孤峰顶上草里坐。

雪窦颂一百则公案，一则则焚香拈出，所以大行于世。他更会文章，透得公案，盘礴得熟，方可下笔。何故如此？龙蛇易辨，衲子难瞒。雪窦参透这公案，于节角聱讹处，着三句语，撮来颂出：雪上加霜，几乎险堕。只如德山似什么？一似李广天性善射，天子封为飞骑将军，深入虏庭，被单于生获，广时伤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广遂诈死，睨其傍有一胡儿骑善马，广腾身上马，推堕胡儿，夺其弓矢，鞭马南驰，弯弓射退追骑，以故得脱。

这汉有这般手段，死中得活，雪窦引在颂中，用比德山，再入相见，依旧被他跳得出去。看他古人，见到、说到、行到、用到，不妨英灵，有杀人不眨眼的手脚，方可立地成佛。有立地成佛的人，自然杀人不眨眼，方有自由自在分。如今人有底问着，头上一似衲僧气概，轻轻拶着，便腰做段，股做截，七支八离，浑无些子相续处。所以古人道，相续也大难。看他德山沩山如此，岂是灭灭挈挈的见解。

再得完全能几个，急走过。德山喝，便出去。一似李广被捉后设计，一箭射杀一个番将，得出虏庭相似。雪窦颂到此，大有工夫。德山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道得便宜，殊不知，这老汉依旧不放他出头在。雪窦道：不放过。沩山至晚间问首座：适来新到在什么处？首座云：当时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沩山云：此子他日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呵佛骂祖去在。几曾是放过来，不妨奇特。到这里，雪窦为什么道：孤峰顶上草里坐？又下一喝，且道落在什么处？更参三十年。

第五则

雪峰粟粒

垂示云，大凡扶竖宗教，须是英灵底汉。有杀入不眨睛的手脚，方可立地成佛。所以照用同时，卷舒齐唱，理事不二，权实并行。放过一着，建立第二义门，直下截断葛藤，后学初机难为凑泊。昨日恁么，事不获已，今日又恁么，罪过弥天。若是明眼汉，一点谩他不得。其或未然，虎口里横身，不免丧身失命。试举看。

举：雪峰示众云：尽大地撮来如粟米粒大，抛向面前，漆桶不会，打鼓普请看。

长庆问云门：雪峰与么道，还有出头不得么？门云：有。庆云：作么生？门云：不可总作野狐精见解。雪峰云：匹上不足，匹下有余，我更与尔打葛藤。拈拄杖云：还见雪峰么？咄！王令稍严，不许搀夺行市。大沩雩云：我更与尔诸人土上加泥。抽柱杖云：看看，雪峰向诸人面前放屙。咄！为什么屎臭也不知？

雪峰示众云：尽大地撮来如粟米粒大。古人接物利生，有奇特处，只是不妨辛勤。三上投子，九到洞山，置漆桶木杓，到处作饭头，也只为透脱此事。及至洞山作饭头，一日洞山问雪峰：作什么？峰云：淘米。山云：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峰云：沙米一齐去。山云：大众吃个什么？峰便覆盆。山云：子缘在德山。指令见之，才到便问：从上宗乘中事，学人还有分也无？德山打一棒云：道什么？因此有省。后在鳌山阻雪，谓岩头云：我当时在德山棒下，如桶底脱相似。岩头喝云：尔不见道，从门入者，不是家珍，须是自己胸中流出，盖天盖地，方有少分相应。雪峰忽然大悟，礼拜云：师兄，今日始是鳌山成道。如今人只管道古人特地做作，教后人依规矩。若恁么，正是谤他古人，谓之出佛身血。古人不似如今人苟且，岂以一言半句以当平生。若扶竖宗教，续佛寿命，所以吐一言半句，自然坐断天下人舌头，无尔着意路作情解涉道理处。看他此个示众，盖为他曾见作家来，所以有作家钳锤，凡出一言半句，不是心机意识思量鬼窟里作活计，直是超群拔萃，坐断古今，不容拟议，他家用处，尽是如此。

一日示众云：南山有一条鳖鼻蛇，汝等诸人切须好看取。时棱道者出众云：恁么则今日堂中大有人丧身失命去在。又云：尽大地是沙门一只眼，汝等诸人，向什么处屙？又云：望州亭与汝相见了也，乌石岭与汝相见了也，僧堂前与汝相见了也。时保福问鹅湖：僧堂前即且置，如何是望州亭、乌石岭相见处？鹅湖骤步归方丈。他常举这般语示众，只如道尽大地撮来如粟米粒大，这个时节，且道以情识卜度得么？须得打破罗笼，得失是非一时放下，洒洒落落，自然透得他圈缋，方见他用处。

且道，雪峰意在什么处？人多作情解道，心是万法之主，尽大地一时在我手里，且喜没交涉。到这里，须是个真实汉，聊闻举着，彻骨彻髓见得透，且不落情思意想，若是个本色行脚衲子，见他恁么，已是郎当为人了也，看他雪窦颂云：

牛头没，马头回，曹溪镜里绝尘埃。

打鼓看来君不见，百花春至为谁开？

雪窦自然见他古人，只消去他命脉上一札，与他颂出，牛头没，马头回。且道说个什么？见得透底，如早朝吃粥，斋时吃饭相似，只是寻常。雪窦慈悲，当头一锤击碎，一句截断，只是不妨孤峻，如击石火，似闪电光，不露锋芒，无尔凑泊处。且道向意根下摸索得么？此两句一时道尽了也。

雪窦第三句，却通一线道，略露些风规，早是落草。第四句，直下更是落草。若向言上生言，句上生句，意上生意，作解作会，不唯带累老僧，亦乃辜负雪窦。古人句虽如此，意不如此，终不作道理系缚人。曹溪镜里绝尘埃。多少人道，静心便是镜，且喜没交涉。只管作计较道理，有什么了期？这个是本分说话，山僧不敢不依本分。牛头没，马头回，雪窦分明说了也，自是人不见。所以雪窦如此郎当颂道：打鼓看来君不见。痴人还见么？更向尔道：百花春至为谁开？可谓豁开户牖，与尔一时八字打开了也。及乎春来，幽谷野涧，乃至无人处，百花竞发，尔且道更为谁开？

第六则

云门日日好日

举：云门垂语云：十五日已前不问汝，十五日已后道将一句来。自代云：日日是好日。

云门初参睦州，州旋机电转，直是难凑泊，寻常接人，才跨门便抓扫住云：道！道！拟议不来，便推出云：秦时度铄钻。云门凡去见，至第三回，才敲门，州云：谁？门云：文偃。才开门便跳入，州抓住云：道！道！门拟议，便被推出门，一足在门阃内，被州急合门，挫折云门脚，门忍痛作声，忽然大悟。后来语脉接人，一摸脱出睦州。

后于陈操尚书宅住三年。睦州指往雪峰处去，至彼出众便问：如何是佛？峰云：莫呓语。云门便礼拜，一住三年。雪峰一日问：于见处如何？门云：某甲见处，与从上诸圣，不移易一丝毫许。

灵树二十年不请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又云：我首座牧牛也。复云：我首座行脚也。忽一日，令撞钟，三门前接首座，众皆讶之，云门果至，便请入首座寮，解包。

灵树人号曰知圣禅师，过去未来事皆预知。一日广主刘王，将兴兵，躬入院，请师决臧否，灵树已先知，怡然坐化。广主怒曰：和尚何时得疾？侍者对曰：师不曾有疾，适封一合子，令俟王来呈之。广主开合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首座。广主悟旨，遂寝兵，请云门出世，住灵树，后来方住云门。

师开堂说法，有鞠常侍致问：灵树果子熟也未？门云：什么年中，得信道生？复引刘王昔为卖香客等因缘，刘王后谥灵树为知圣禅师。灵树生生不失通，云门凡三生为王，所以失通。一日刘王诏师入内过夏，共数人尊宿，皆受内人问询说法，唯师一人不言，亦无人亲近，有一直殿使，书一偈，贴在碧玉殿上云：大智修行始是禅，禅门宜默不宜喧。万般巧说争如实，输却云门总不言。

云门寻常爱说三字禅：顾，鉴，咦。又说一字禅。僧问：杀父杀母，佛前忏悔，杀佛杀祖，向什么处忏悔？门云：露。又问：如何是正法眼藏？门云：普。直是不容拟议，到平铺处，又却骂人。若下一句语，如铁橛子相似。后出四哲，乃洞山初、智门宽、德山密、香林远，皆为大宗师。香林十八年为侍者，凡接他，只叫远侍者，远云：喏。门云：是什么？如此十八年，一日方悟。门云：我今后更不叫汝。

云门寻常接人，多用睦州手段，只是难为凑泊，有抽钉拔楔的钳锤。雪窦道：我爱韶阳新定机，一生与人抽钉拔楔。垂个问头示众云：十五日前不问汝，十五日已后道将一句来。坐断千差，不通凡圣，自代云：日日是好日。十五日已前，这语已坐断千差。十五日已后，这语也坐断千差。是他不道明日是十六。后人只管随语生解，有什么交涉？他云门立个宗风，须是有个为人处，垂语了，却自代云：日日是好日。此语通贯古今，从前至后，一时坐断。

山僧如此说话，也是随语生解，他杀不如自杀，才作道理，堕坑落堑。云门一句中，三句俱备，盖是他家宗旨如此。垂一句语，须要归宗，若不如此，只是杜撰。此事无许多论说，而未透者，却要如此，若透得，便见古人意旨，看取雪窦打葛藤。

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维无等匹。

徐行踏断流水声，纵观写出飞禽迹。

草茸茸，烟幂幂，空生岩畔花狼藉。

弹指堪悲舜若多，莫动着，动着三十棒！

雪窦颂古，偏能如此，当头以金刚王宝剑，挥一下了，然后略露些风规。虽然如此，毕竟无有二解。去却一，拈得七，人多作算数会道。去却一是十五日已前事，雪窦摹头下两句言语印破了，却露出教人见，去却一，拈得七，切忌向言句中作活计，何故？胡饼有什么汁？人多落在意识中，须是向语句未生已前会取始得。大用现前，自然见得也。

所以释迦老子成道后，于摩竭提国，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诸法寂灭相，不可以言宣。我宁不说法，疾入于涅槃。到这里觅个开口处不得，以方便力故，为五比丘说已。至三百六十会，说一代时教，只是方便。所以脱珍御服，着弊垢衣，不得已而向第二义门中浅近之处，诱引诸子。若教他向上全提，尽大地无一个半个。

且道，作么生是第一句？到这里，雪窦露些意教人见，尔但上不见有诸佛，下不见有众生，外不见有山河大地，内不见有见闻觉知，如大死的人却活相似。长短好恶，打成一片，一一拈来，更无异见。然后应用不失其宜，方见他道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维无等匹。若于此句透得，直得上下四维无有等匹，森罗万象，草芥人畜，着着全彰自己家风。

所以道：万象之中独露身，惟人自肯乃方亲。昔年谬向途中觅，今日看来火里冰。天上天下惟我独尊，人多逐未不求其本，先得本正，自然风行草偃，水到渠成。徐行踏断流水声。徐徐行动时，浩浩流水声，也应踏断。纵观写出飞禽迹。纵目一观，直饶是飞禽迹亦如写出相似。到这里，镬汤炉炭吹教灭，剑树刀山喝便摧，不为难事。雪窦到此，慈悲之故，恐人坐在无事界中，复道：草茸茸，烟幂幂，所以盖覆却，直得草茸茸烟幂幂。

且道是什么人境界？唤作日日是好日？得么？且喜没交涉。直得徐行踏断流水声也不是，纵观写出飞禽迹也不是，草茸茸也不是，烟幂幂也不是，直饶总不恁么，正是空生岩畔花狼藉，也须是转过那边始得。

岂不见，须菩提岩中宴坐，诸天雨花赞叹，尊者曰：空中雨花赞叹，复是何人？天曰：我是天帝释。尊者曰：汝何赞叹？天曰：我重尊者善说般若波罗蛮多。尊者曰：我于般若，未尝说一字，汝云何赞叹？天曰：尊者无说，我乃无闻，无说无闻，是真般若。又复动地雨花。雪窦亦曾有颂云：雨过云凝晓半开，数峰如画碧崔嵬。空生不解岩中坐，惹得天花动地来。天帝既动地雨花，到这里，更藏去那里。雪窦又道：我恐逃之逃不得，大方之外皆充塞。忙忙扰扰知何穷，八面清风惹衣裓。直得净裸裸赤洒洒，都无纤毫过患，也未为极则。

且毕竟如何即是？看取下文云：弹指堪悲舜若多。梵语舜若多，此云虚空神，以虚空为体，无身觉触，得佛光照，方现得身。尔若得似舜若多神时，雪窦正好弹指悲叹。又云：莫动着。动着时如何？白日青天，开眼瞌睡。

第七则

慧超问佛

垂示云：声前一句，千圣不得传，未曾亲觐，如隔大千。设使向声前辨得，截断天下人舌头，亦未是性燥汉。所以道：天不能盖，地不能载，虚空不能容，日月不能照，无佛处独称尊，始较些子。其或未然，于一毫头上透得，放大光明，七纵八横，于法自在自由，信手拈来，无有不是，且道得个什么如此奇特？复云：大众会么，从前汗马无人识，只要重论盖代功。即今事且致，雪窦公案又作么生？看取下文。

举：僧问法眼：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

法眼禅师，有啐啄同时的机，具啐啄同时底用，方能如此答话。所谓超声越色，得大自在，纵夺临时，杀活在我，不妨奇特。然而此个公案，诸方商量者多，作情解会者不少。不知古人凡垂示一言半句，如击石火，似闪电光，直下拨开一条正路，后人只管去言句上作解会道：慧超便是佛，所以法眼恁么答。有者道：大似骑牛觅牛。有者道：问处便是。有什么交涉，若恁么会去，不惟辜负自己，亦乃深屈古人。

若要见他全机，除非是一棒打不回头底汉，牙如剑树，口似血盆，向言外知归，方有少分相应。若一一作情解，尽大地是灭胡种族的汉。只如超禅客于此悟去，也是他寻常管带参究，所以一言之下，如桶底脱相似。

只如则监院在法眼会中，也不曾参请入室。一日法眼问云：则监院何不来入室？则云：和尚岂不知，某甲于青林处有个入头。法眼云：汝试为我举看。则云：某甲问如何是佛？林云：丙丁童子来求火。法眼云：好语，恐尔错会，可更说看。则云：丙丁属火，以火求火，如某甲是佛，更去觅佛。法眼云：监院果然错会了也。则不愤，便起单渡江去。法眼云：此人若回，可救，若不回，救不得也。则到中路自忖云：他是五百人善知识，岂可赚我那？遂回再参。法眼云：尔但问我，我为尔答。则便问：如何是佛？法眼云：丙丁童子来求火。则于言下大悟。

如今有者只管瞠眼作解会，所谓：彼既无疮，勿伤之也。这般公案，久参者，一举便知落处。法眼下谓之箭锋相拄，更不用五位君臣、四料简，直论箭锋相拄，是他家风如此，一句下便见，当阳便透，若向句下寻思，卒摸索不着。

法眼出世，有五百众，是时佛法大兴，时韶国师久依疏山，自谓得旨，乃集疏山平生文字顶相，领众行脚，至法眼会下，他亦不去入室，只令参徒随众入室。一日法眼升座，有僧问：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云：是曹源一滴水。其僧惘然而退，韶在众，闻之忽然大悟。后出世，承嗣法眼，有颂呈云：通玄峰顶，不是人间。心外无法，满目青山。法眼印云：只这一颂，可继吾宗，子后有王侯敬重，吾不如汝。

看他古人恁么悟去，是什么道理？不可只教山僧说，须是自己二六时中打办精神。似恁么与他承当，他日向十字街头，垂手为人，也不为难事。所以僧问法眼：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有甚相辜负处。不见云门道：举不顾，即差互，拟思量，何劫悟。雪窦后面颂得，不妨显赫。试举看。

江国春风吹不起，鹧鸪啼在深花里。

三级浪高鱼化龙，痴人犹戽夜塘水。

雪窦是作家，于古人难嚼、难透、难见、节角淆讹处，颂出教人见，不妨奇特。雪窦识得法眼关捩子，又知慧超落处，更恐后人向法眼言句下错作解会，所以颂出。这僧如此问，法眼如是答，便是江国春风吹不起，鹧鸪啼在深花里。此两句只是一句，且道雪窦意在什么处？江西江南多作两般解会道：江国春风吹不起，用颂汝是慧超。只这个消息，直饶江国春风也吹不起。鹧鸪啼在深花里，用颂诸方商量这话，浩浩地，似鹧鸪啼在深花里相似。有什么交涉？殊不知，雪窦这两句，只是一句。要得无缝无罅，明明向汝道，言也端，语也端，盖天盖地。他问：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雪窦道：江国春风吹不起，鹧鸪啼在深花里。向这里荐得去，可以丹霄独步，尔若作情解，三生六十劫。

雪窦第三第四句，忒杀伤慈，为人一时说破。超禅师当下大悟处，如三级浪高鱼化龙，痴人犹戽夜塘水。禹门三级浪，孟津即是龙门，禹帝凿为三级。今三月三，桃花开时，天地所感，有鱼透得龙门，头上生角昴鬣尾，拏云而去，跳不得者点额而回。痴人向言下咬嚼，似戽夜塘之水求鱼相似。殊不知，鱼已化为龙也。端师翁有颂云：一文大光钱，买得个油糍。吃向肚里了，当下不闻饥。此颂极好，只是太拙。雪窦颂得极巧，不伤锋犯手。旧时庆藏主爱问人：如何是三级浪高鱼化龙？我也不必在。我且问尔：化作龙去，即今在什么处？

第八则

翠岩眉毛

垂示云：会则途中受用，如龙得水，似虎靠山；不会则世谛流布，羝羊触藩，守株待兔。有时一句，如踞地狮子；有时一句，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句，坐断天下人舌头；有时一句，随波逐浪。若也途中受用，遇知音别机宜，识休咎相共证明。若也世谛流布，具一只眼，可以坐断十方，壁立千仞。所以道：大用现前，不存轨则。有时将一茎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时将丈六金身作一茎草用。且道凭个什么道理，还委悉么？试举看。

举：翠岩夏末示众云：一夏以来，为兄弟说话，看翠岩眉毛在么？保福云：作贼人心虚。长庆云：生也。云门云：关。

古人有晨参暮请，翠岩至夏末，却恁么示众，然而不妨孤峻，不妨惊天动地。且道，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不免说心说性，说顿说渐，还有这个消息么？一等是恁么时节，翠岩就中奇特。看他恁么道，且道他意落在什么处？古人垂一钩，终不虚设，须是有个道理为人。

人多错会道：白日青天说无向当话，无事生事，夏末先自说过，先自点检，免得别人点检他，且喜没交涉。这般见解，谓之灭胡种族。历代宗师出世，若不垂示于人，都无利益，图个什么。到这里见得透，方知古人有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手段。如今人问着，便向言句下咬嚼，眉毛上作活计。看他屋里人，自然知他行履处。千变万化，节角赘讹，着着有出身之路，便能如此与他酬唱。此语若无奇特，云门保福长庆三人，咂咂地与他酬唱作什么。

保福云：作贼人心虚。只因此语，惹得适来说许多情解。且道保福意作么生？切忌向句下觅他古人。尔若生情起念，则换尔眼睛。殊不知，保福下一转语，截断翠岩脚跟。长庆云：生也。人多道，长庆随翠岩脚跟转，所以道生也，且得没交涉。不知长庆自出他见解道生也，各有出身处。我且问尔：是什么处是生处？一似作家面前，金刚王宝剑，直下便用。若能打破常流见解，截断得失是非，方见长庆与他酬唱处。云门云：关。不妨奇特，只是难参。

云门大师多以一字禅示人。虽一字中，须具三句。看他古人，临机酬唱，自然与今时人迥别，此乃下句的样子。他虽如此道，意决不在那里。既不在那里，且道在什么处？也须仔细自参始得。若是明眼人，有照天照地的手脚，直下八面玲珑。雪窦为他一个关字，和他三个，穿作一串颂出。

翠岩示徒，千古无对。

关字相酬，失钱遭罪。

潦倒保福，抑扬难得。

唠唠翠岩，分明是贼。

白圭无玷，谁辨真假？

长庆相谙，眉毛生也。

雪窦若不恁么慈悲颂出令人见，争得名善知识。古人如此，一一皆是事不获已。盖为后学着他言句，转生情解，所以不见古人意旨。如今忽有个出来，掀倒禅床，喝散大众，怪他不得。虽然如此，也须实到这田地始得。

雪窦道千古无对，他只道看翠岩眉毛在么？有什么奇特处？便乃千古无对？须知古人吐一言半句出来，不是造次，须是有定乾坤的眼始得。雪窦着一言半句，如金刚王宝剑，如踞地狮子，如击石火，似闪电光。若不是顶门具眼，争能见他古人落处。这个示众，直得千古无对，过于德山棒、临济喝。且道雪窦为人意在什么处？尔且作么生会他道千古无对？关字相酬，失钱遭罪，这个意如何？直饶是具透关底眼，到这里也须仔细始得。且道是翠岩失钱遭罪？是雪窦失钱遭罪？是云门失钱遭罪？尔若透得，许尔具眼。潦倒保福，抑扬难得。抑自己，扬古人，且道保福在什么处是抑？什么处是扬？唠唠翠岩，分明是贼。且道他偷什么来？雪窦却道是贼？切忌随他语脉转却，到这里须是自有操持始得。白圭无砧，颂翠岩大似白圭相似，更无些瑕翳。谁辨真假？可谓罕有人辨得。雪窦有大才，所以从头至尾，一串穿却，末后却方道：长庆相谙，眉毛生也。且道，生也在什么处？急着眼看。

第九则

赵州四门

垂示云：明镜当台，妍丑自辨。莫邪在手，杀活临时。汉去胡来，胡来汉去。死中得活，活中得死。且道到这里，又作么生？若无透关的眼转身处，到这里灼然不奈何。且道如何是透关的眼转身处？试举看。

举：僧问赵州：如何是赵州？州云：东门西门南门北门。

大凡参禅问道，明究自己，切忌拣择言句。何故？不见赵州举道：至道无难，唯嫌拣择。又不见云门道：如今禅和子，三个五个聚头，口喃喃地，便道这个是上才语句，那个是就身处打出语。不知古人方便门中，为初机后学、未明心地、未见本性，不得已而立个方便语句。如祖师西来，单传心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哪里如此葛藤？须是斩断语言，格外见谛，透脱得去，可谓如龙得水，似虎靠山。

久参先德，有见而未透，透而未明，谓之请益。若是见得透请益，却要语句上周旋，无有凝滞，久参请益，与贼过梯。其实此事不在言句上，所以云门道：此事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岂是无言句，何须达摩西来。汾阳十八问中，此问谓之验主问，亦谓之探拔问。这僧致个问头，也不妨奇特。若不是赵州，也难抵对他。这僧问：如何是赵州？赵州是本分作家，便向道：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僧云：某甲不问这个赵州。州云：尔问那个赵州？后人唤作无事禅，赚人不少，何故他问赵州，州答云：东门西门南门北门。所以只答他赵州。尔若恁么会，三家村里汉，更是会佛法去，只这便是破灭佛法，如将鱼目比况明珠，似则似，是则不是。

山僧道不在河南，正在河北，且道是有事是无事，也须是仔细始得。远录公云：末后一句，始到牢关。指南之旨，不在言诠。十日一风，五日一雨，安邦乐业，鼓腹讴歌，谓之太平时节，谓之无事。不是拍盲，便道无事，须是透过关捩子，出得荆棘林，净裸裸，赤洒洒，依前似平常人。由尔有事也得，无事也得，七纵八横，终不执无定有。有般底人道：本来无一星事，但只遇茶吃茶，遇饭吃饭。此是大妄语，谓之未得谓得，未证谓证，原来不曾参得透。见人说心说性，说玄说妙，便道只是狂言。本来无事，可谓一盲引众盲。殊不知，祖师未来时，哪里唤天作地，唤山作水来。为什么祖师更西来，诸方升堂入室，说个什么？尽是情识计较。若是情识计较，情尽方见得透。若见得透，依旧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

古人道：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到这个田地，自然净裸裸，赤洒洒。若极则理论，也未是安稳处在。到这里，人多错会，打在无事界里，佛也不礼，香也不烧，似则也似，争奈脱体不是。才问着，却是极则相似，才拶着，七花八裂，坐在空腹高心处。及到腊月三十日，换手捶胸，已是迟了也。

这僧恁么问，赵州恁么答，且道作么生摸索？恁么也不得，不恁么也不得，毕竟如何？这些子是难处。所以雪窦拈出来，当面示人。赵州一日坐次，侍者报云：大王来也。赵州矍然云：大王万福。侍者云：未到，和尚。州云：又道来也。参到这里，见到这里，不妨奇特。南禅师拈云：侍者只知报客，不知身在帝乡。赵州入草求人，不觉浑身泥水。这些子实处，诸人还知么，看取雪窦颂。

句里呈机劈面来，烁迦罗眼绝纤埃。

东西南北门相对，无限轮锤击不开。

赵州临机，一似金刚王宝剑，拟议即截却尔头。往往更当面换却尔眼睛。这僧也敢捋虎须，致个问头，大似无事生事。争奈句中有机，他既呈机来，赵州也不辜负他问头，所以亦呈机答。不是他特地如此，盖为透底人自然合辙，一似安排来相似。

不见有一外道，手握雀儿，来问世尊云：且道某甲手中雀儿，是死耶？是活耶？世尊遂骑门阃云：尔道我出那入那？一本云：世尊竖起拳头云：开也合也？外道无语，遂礼拜。此话便似这公案。古人自是血脉不断，所以道，问在答处，答在问处。雪窦如此见得透，便道句里呈机劈面来。句里有机，如带两意，又似问人，又似问境相似。赵州不移易一丝毫，便向他道东门、西门、南门、北门。

烁迦罗眼绝纤埃，此颂赵州人境俱夺，向句里呈机与他答，此谓之有机有境，才转便照破他心胆，若不如此难塞他问头。烁迦罗眼者，是梵语，此云坚固眼，亦云金刚眼，照见无碍，不唯千里明察秋毫，亦乃定邪决正，辨得失，别机宜，识休咎。雪窦云：东西南北门相对，无限轮锤击不开。既是无限轮锤，何故击不开？自是雪窦见处如此，尔诸人又作么生得此门开去？请参详看。

第十则

睦州掠虚汉

垂示云：恁么恁么，不恁么不恁么，若论战也，个个立在转处。所以道：若向上转去，直得释迦弥勒，文殊普贤，千圣万圣，天下宗师，普皆饮气吞声。若向下转去，醯鸡蠛蠓，蠢动含灵，一一放大光明，一一壁立万仞。倘或不上不下，又作么生商量？有条攀条，无条攀例。试举看。

举：睦州问僧：近离甚处？僧便喝。州云：老僧被汝一喝。僧又喝。州云：三喝四喝后作么生？僧无语，州便打云：这掠虚头汉。

大凡扶竖宗教，须是有本分宗师眼目，有本分宗师作用。睦州机锋，如闪电相似，爱勘座主。寻常出一言半句，似个荆棘丛相似，着脚手不得。他才见僧来，便道：现成公案，放尔三十棒。又见僧云：上座。僧回首，州云：担板汉！又示众云：未有个入头处，须得个入头处。既得个入头处，不得辜负老僧。睦州为人多如此。

这僧也善雕琢，争奈龙头蛇尾，当时若不是睦州，也被他惑乱一场。只如他问近离什么处？僧便喝。且道他意作么生？这老汉也不忙，缓缓地向他道：老僧被汝一喝。似领他话在，一边又似验他相似，斜身看他如何。这僧又喝，似则似，是则未是。被这老汉穿却鼻孔来也。遂问云：三喝四喝后作么生？这僧果然无语，州便打云：这掠虚头汉。验人端的处，下口便知音。可惜许这僧无语，惹得睦州道掠虚头汉。

若是诸人，被睦州道三喝四喝后作么生？合作么生只对免得他道掠虚头汉？这里若是识存亡，别休咎，脚踏实地汉，谁管三喝四喝后作么生。只为这僧无语，被这老汉便据款结案。听取雪窦颂出。

两喝与三喝，作者知机变。

若谓骑虎头，二俱成瞎汉。

谁瞎汉，拈来天下与人看。

雪窦不妨有为人处，若不是作者，只是胡喝乱喝，所以古人道：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有时一喝却作一喝用，有时一喝如踞地狮子，有时一喝如金刚王宝剑。兴化道：我见尔诸人，东廊下也喝，西廊下也喝，且莫胡喝乱喝，直饶喝得兴化上三十三天，却扑下来，气息一点也无，待我苏醒起来，向汝道未在。何故？兴化未曾向紫罗帐里撒真珠，与尔诸人在，只管胡喝乱喝作什么。临济道：我闻汝等总学我喝，我且问尔东堂有僧出，西堂有僧出，两个齐下喝，哪个是宾？哪个是主？尔若分宾主不得，已后不得学老僧。所以雪窦颂道：作者知机变。这僧虽被睦州收，他却有识机变处。且道什么处是这僧识机变处？

鹿门智禅师，点这僧云：识法者惧。岩头道：若论战也，个个立在转处。黄龙心和尚道：穷则变，变则通。这个些子，是祖师坐断天下人舌头处。尔若识机变，举着便知落处。有般汉云：管他道三喝四喝作什么，只管喝将去，说什么三十二十喝，喝到弥勒佛下生，谓之骑虎头。若恁么知见，不识睦州则故是，要见这僧大远在。

如人骑虎头，须是手中有刀，兼有转变始得。雪窦道：若恁么，二俱成瞎汉。雪窦似倚天长剑，凛凛全威。若会得雪窦意，自然千处万处一时会。便见他雪窦后面颂，只是下注脚，又道谁瞎汉。且道是宾家瞎？是主家瞎？莫是宾主一时瞎么？拈来天下与人看，此是活处。雪窦一时颂了也，为什么却道拈来天下与人看？且道作么生看？开眼也着，合眼也着，还有人免得么？

碧岩录卷第二

第十一则

黄檗吃酒糟汉

垂示云：佛祖大机，全归掌握，人天命脉，悉受指呼。等闲一句一言，惊群动众。一机一境，打锁敲枷。接向上机，提向上事。且道什么人曾恁么来？还有知落处么？试举看。

举：黄檗示众云：汝等诸人，尽是吃酒糟汉，恁么行脚，何处有今日。还知大唐国里无禅师么？时有僧出云：只如诸方匡徒领众，又作么生？檗云：不道无禅，只是无师。

黄檗身长七尺，额有圆珠，天性会禅。师昔游天台，路逢一僧，与之谈笑，如故相识。熟视之，目光射人，颇有异相。乃偕行，属溪水暴涨，乃植杖捐笠而止。其僧率师同渡。师曰：请渡。彼即褰衣，蹑波如履平地，回顾云：渡来渡来。师咄云：这自了汉，吾早知捏怪，当斫汝胫。其僧叹曰：真大乘法器。言讫不见。

初到百丈，丈问云：巍巍堂堂，从什么处来？檗云：巍巍堂堂，从岭中来。丈云：来为何事？檗云：不为别事。百丈深器之。次日辞百丈，丈云：什么处去？檗云：江西礼拜马大师去。丈云：马大师已迁化去也。你道黄檗恁么问，是知来问，是不知来问？却云：某甲特地去礼拜，福缘浅薄，不及一见。未审平日有何言句，愿闻举示。丈遂举再参马祖因缘：祖见我来，便竖起拂子。我问云：即此用？离此用？祖遂挂拂子于禅床角，良久，祖却问我：汝已后鼓两片皮，如何为人？我取拂子竖起。祖云：即此用？离此用？我将拂子挂禅床角。祖振威一喝，我当时直得三日耳聋。黄檗不觉惊然吐舌。丈云：子已后莫承嗣马大师么？檗云：不然，今日因师举：得见马大师大机大用。若承嗣马师，他日已后，丧我儿孙。丈云：如是，如是。见与师齐，减师半德；智过于师，方堪付授。于今见处，宛有超师之作。诸人且道，黄檗恁么问，是知而故问那？是不知而问那？须是亲见他家父子行履处始得。

黄檗一日又问百丈：从上宗乘，如何指示？百丈良久。檗云：不可教后人断绝去。百丈云：将谓汝是个人。遂乃起入方丈。

檗与裴相国为方外友，裴镇宛陵，请师至郡，以所解一编示师，师接置于座，略不披阅，良久乃云：会么？裴云：不会。檗云：若便恁么会得，犹较些子。若也形于纸墨，何处更有吾宗？裴乃以颂赞云：自从大士传心印，额有圆珠七尺身。挂锡十年栖蜀水，浮杯今日渡漳滨。八千龙象随高步，万里香花结胜因。拟欲事师为弟子，不知将法付何人？师亦无喜色，云：心如大海无边际，口吐红莲养病身。自有一双无事手，不曾只揖等闲人。

檗住后，机锋峭峻。临济在会下，睦州为首座，问云：上座在此多时，何不去问话？济云：教某甲问什么话即得？座云：何不去问如何是佛法的大意？济便去问，三度被打出。济辞座曰：蒙首座令三番去问，被打出，恐因缘不在这里，暂且下山。座云：子若去，须辞和尚去方可。首座预去白檗云：问话上座，甚不可得，和尚何不穿凿教成一株树去，与后人为阴凉。檗云：吾已知！济来辞。檗云：汝不得向别处去，直向高安滩头，见大愚去。

济到大愚，遂举前话。不知某甲过在什么处。愚云：檗与么老婆心切，为你彻困，更说什么有过无过？济忽然大悟云：黄檗佛法无多子。大愚抓住云：你适来又道有过，而今却道佛法无多子！济于大愚胁下打三拳。愚拓开云：汝师黄檗，非干我事。

一日檗示众云：牛头融大师，横说竖说，犹未知向上关捩子在。是时，石头马祖下禅和子浩浩地说禅说道，他何故却与么道？所以示众云：汝等诸人，尽是吃酒糟汉，恁么行脚，取笑于人。但见八百一千人处便去，不可只图热闹也。可中总似汝如此容易，何处更有今日事也。唐时爱骂人作吃酒糟汉，人多唤作黄檗骂人，具眼者自见他落处大意，垂一钩钓人问。众中有个惜身命底禅和，便解恁么出众，问他道：只如诸方匡徒领众，义作么生也？好一拶，这老汉果然分疏不下，便却漏逗云：不道无禅，只是无师。且道意在什么处？

他从上宗旨，有时擒，有时纵；有时杀，有时活；有时放，有时收。敢问诸人：作么生是禅中师？山僧恁么道，已是和头没却了也，诸人鼻孔在什么处？良久云：穿却了也。

凛凛孤风不自夸，端居寰海定龙蛇。

大中天子曾轻触，三度亲遭弄爪牙。

雪窦此一颂，一似黄檗真赞相似，人却不得作真赞会。他的句下，便有出身处，分明道：凛凛孤风不自夸。黄檗恁么示众，且不是争人负我，自逞自夸。若会这个消息，一任七纵八横。有时孤峰顶独立，有时闹市里横身，岂可僻守一隅，愈舍愈不歇，愈寻愈不见，愈担荷愈没溺！古人道：无翼飞天下，有名传世间。尽情舍却佛法道理，玄妙奇特一时放下，却较些子，自然触处现成。

雪窦道：端居寰海定龙蛇。是龙是蛇，入门来便验取，谓之定龙蛇眼，擒虎兕机。雪窦又道：定龙蛇兮眼何正，擒虎兕兮机不全。又道：大中天子曾轻触，三度亲遭弄爪牙。黄檗岂是如今恶脚手，从来如此。

大中天子者，《续咸通传》中载，唐宪宗有二子：一曰穆宗，一曰宣宗，宣宗乃大中也。年十三，少而敏黠，常爱跏趺坐。穆宗在位时，因早朝罢，大中乃戏登龙床，作揖群臣势，大臣见而谓之心风，乃奏穆宗，穆宗见而抚叹曰：我弟乃吾宗英胄也。穆宗于长庆四年晏驾，有三子：曰敬宗、文宗、武宗。敬宗继父位，二年内臣谋易之。文宗继位，一十四年。武宗继位，常唤大中作痴奴，一日，武宗恨大中昔日戏登父位，遂打杀致后苑中，以不洁灌，而复苏。遂潜遁在香严闲和尚会下。后剃度为沙弥，未受具戒。

后与志闲游方到庐山，因志闲题瀑布诗云：穿云透石不辞劳，地远方知出处高。闲吟此两句，伫思久之，欲钓他语脉看如何。大中续云：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闲方知不是寻常人，乃默而识之。后到盐官会中，请大中作书记，黄檗在彼作首座。檗一日礼佛次，大中见而问曰：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礼拜当何所求？檗云：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常礼如是。大中云：用礼何为？檗便掌。大中云：太粗生。檗云：这里什么所在，说粗说细？檗又掌。大中后继国位，赐黄檗为粗行沙门。裴相国在朝，后奏赐断际禅师。雪窦知他血脉出处，便用得巧。如今还有弄爪牙底么？便打。

第十二则

洞山麻三斤

垂示云：杀人刀，活人剑，乃上古之风规，亦今时之枢要。若论杀也，不伤一毫；若论活也，丧身失命。所以道：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学者劳形，如猿捉影。已道既是不传，为什么却有许多葛藤公案？具眼者，试说看！

举：僧问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

这个公案，多少人错会，直是难咬嚼，无尔下口处。何故？淡而无味。古人有多少答佛话，或云三十二相，或云杖林山下竹筋鞭，及至洞山，却道麻三斤，不妨截断古人舌头。

人多作话会道，洞山是时在库下称麻，有僧问，所以如此答。有底道，洞山问东答西；有底道，尔是佛，更去问佛，所以洞山绕路答之。死汉！更有一般道，只这麻三斤便是佛，且得没交涉。尔若恁么去洞山句下寻讨，参到弥勒佛下生，也未梦见在。何故？言语只是载道之器，殊不知古人意。只管去句中求，有什么巴鼻！不见古人道，道本无言，因言显道，见道即忘言。若到这里，还我第一机来始得。只这麻三斤，一似长安大路一条相似，举足下足，无有不是。这个话与云门糊饼话是一般，不妨难会。五祖先师颂云：贱卖担板汉，贴秤麻三斤。千百年滞货，无处着浑身。尔但打迭得情尘意想，计较得失是非，一时净尽，自然会去。

金乌急，玉兔速，善应何曾有轻触？

展事投机见洞山，跛鳖盲龟入空谷。

花簇簇，锦簇簇，南地竹兮北地木。

因思长庆陆大夫，解道合笑不合哭。

雪窦见得透，所以劈头便道金乌急，玉免速，与洞山答麻三斤更无两般。日出日没，日日如是。人多情解，只管道，金乌是左眼，玉兔是右眼，才问着，便瞠眼云：在这里。有什么交涉！若恁么会，达摩一宗扫地而尽。所以道：垂钩四海，只钓狞龙。格外玄机，为寻知己。雪窦是出阴界的人，岂作这般见解？雪窦轻轻去敲关击节处，略露些子教尔见，便下个注脚道：善应何曾有轻触。洞山不轻酬这僧，如钟在扣，如谷受响，大小随应，不敢轻触。雪窦一时突出心肝五脏，呈似尔诸人了也。雪窦有《静而善应颂》云：觐面相呈，不在多端。龙蛇易辨，衲子难瞒。金锤影动，宝剑光寒。直下来也，急着眼看。

洞山初参云门，门问：近离甚处？山云：渣渡。门云：夏在甚么处？山云：湖南报慈。门云：几时离彼中？山云：八月二十五。门云：放尔三顿棒，参堂去。师晚间入室，亲近问云：某甲过在什么处？门云：饭袋子，江西湖南便恁么去。洞山于言下，豁然大悟，遂云：某甲他日向无人烟处，卓个庵子，不蓄一粒米，不种一茎菜，常接待往来十方大善知识，尽与伊抽却钉，拔却楔，拈却腻脂帽子，脱却鹘臭布衫，各令洒洒落落地作个无事人去。门云：身如椰子大，开得许大口。洞山便辞去。

他当时悟处，直下颖脱，岂同小见。后来出世应机，麻三斤语，诸方只作答佛话会。如何是佛？杖林山下竹筋鞭，丙丁童子来求火，只管于佛上作道理。雪窦云：若恁么作展事与投机会，正似跛鳖盲龟入空谷，何年日月寻得出路去。花簇簇，锦簇簇，此是僧问智门和尚：洞山道麻三斤意旨如何？智门云：花簇簇，锦簇簇。会么？僧云：不会。智门云：南地竹兮北地木。僧回举似洞山，山云：我不为汝说，我为大众说。遂上堂云：言无展事，语不投机。承言者丧，滞句者迷。雪窦破人情见，故意引作一串颂出。后人却转生情见，道麻是孝服，竹是孝杖，所以道：南地竹兮北地木。花簇簇，锦簇簇，是棺材头边画的花草。还识羞么？殊不知，南地竹兮北地木，与麻三斤，只是阿爷与阿爹相似。古人答一转话，决是意不恁么，正似雪窦道金乌急，玉兔速，自是一般宽旷。只是金俞难辨，鱼鲁参差。

雪窦老婆心切，要破尔疑情，更引个死汉，因思长庆陆大夫，解道合笑不合哭。若论他颂，只头上三句，一时颂了。我且问尔，都卢只是个麻三斤，雪窦却有许多葛藤，只是慈悲忒杀，所以如此。陆亘大夫作宣州观察使，参南泉，泉迁化。亘闻丧，入寺下祭，却呵呵大笑。院主云：先师与大夫有师资之义，何不哭？大夫云：道得即哭。院主无语。亘大哭云：苍天苍天！先师去世远矣。后来长庆闻云：大夫合笑不合哭。雪窦借此意大纲道，尔若作这般情解，正好笑莫哭。是即是，末后有一个字不妨聱讹。更道：咦！雪窦还洗得脱么？

第十三则

巴陵银碗里雪

垂示云：云凝大野，遍界不藏；雪覆芦花，难分朕迹。冷处冷如冰雪，细处细如米末，深深处佛眼难窥，密密处魔外莫测。举一明三即且止，坐断天下人舌头作么生道？且道是什么人分上事？试举看。

举：僧问巴陵：如何是提婆宗？巴陵云：银碗里盛雪。

这个公案，人多错会，道此是外道宗，有什么交涉。第十五祖提婆尊者，亦是外道中一数，因见第十四祖龙树尊者，以针投钵，龙树深器之，传佛心宗，继为第十五祖。《楞伽经》云：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马祖云：凡有言句，是提婆宗。只以此个为主，诸人尽是衲僧门下客，还曾体究得提婆宗么？若体究得，西天九十六种外道，被汝一时降伏；若体究不得，未免着返披袈裟去在。且道作么生？若道言句是，也没交涉；若道言句不是，也没交涉。且道马大师意在什么处？后来云门道：马大师好言语，只是无人问。有僧便问：如何是提婆宗？门云：九十六种，汝是最下一种。

昔有僧辞大隋，隋云：什么处去？僧云：礼拜普贤去。大隋竖起拂子云：文殊普贤尽在这里。僧画一圆相以手托呈师，又抛向背后。隋云：侍者将一贴茶来，与这僧去。云门别云：西天斩头截臂，这里自领出去。又云：赤幡在我手里。

西天论议，胜者手执赤幡，负堕者返披袈裟，从偏门出入。西天欲论议，须得奉王敕，于大寺中，声钟击鼓，然后论议，于是外道于僧寺中，封禁钟鼓，为之沙汰。时迦那提婆尊者知佛法有难，遂运神通，登楼撞钟，欲摈外道。外道遂问：楼上声钟者谁？提婆云：天。外道云：天是谁？婆云：我。外道云：我是谁？婆云：我是尔。外道云：尔是谁？婆云：尔是狗。外道云：狗是谁。婆云：狗是尔。如是七返，外道自知负堕伏义，遂自开门，提婆于是从楼上持赤幡下来。外道云：汝何不后？婆云：汝何不前？外道云：汝是贱人。婆云：汝是良人。如是辗转酬问，提婆折以无碍之辩，由是归伏。时提婆尊者手持赤幡，义堕者幡下立，外道皆斩首谢过。时提婆止之，但化令削发入道，于是提婆宗大兴，雪窦后用此事而颂之。

巴陵众中谓之鉴多口，常缝坐具行脚，深得他云门脚跟下大事，所以奇特，后出世，法嗣云门。先住岳州巴陵，更不作法嗣书，只将三转语上云门：如何是道？明眼人落井；如何是吹毛剑？珊瑚枝枝撑着月；如何是提婆宗？银碗里盛雪。云门云：他日老僧忌辰，只举此三转语，报恩足矣。自后果不作忌辰斋，依云门之嘱，只举此三转语。

然诸方答此话，多就事上答，唯有巴陵恁么道，极是孤峻，不妨难会，亦不露些子锋芒。八面受敌，着着有出身之路，有陷虎之机，脱人情见。若论一色边事，到这里须是自家透脱了，却须是遇人始得。所以道：道吾舞笏同人会，石巩弯弓作者谙。此理若无师印授，拟将何法语玄谈。雪窦随后拈提为人，所以颂出。

老新开，端的别，解道银碗里盛雪。

九十六个应自知，不知却问天边月。

提婆宗，提婆宗，赤幡之下起清风。

老新开，新开乃院名也。端的别，雪窦赞叹有分，且道什么处是别处？一切语言，皆是佛法，山僧如此说话，成什么道理去。雪窦微露些子意道，只是端的别，后面打开云，解道银碗里盛雪。更与尔下个注脚。九十六个应自知，负堕始得。尔若不知，问取天边月。古人曾答此话云：问取天边月。雪窦颂了，末后须有活路，有狮子返掷之句。更提起与尔道：提婆宗，提婆宗，赤幡之下起清风。巴陵道银碗里盛雪。为什么雪窦却道赤幡之下起清风？还知雪窦杀人不用刀么？

第十四则

云门一代时教

举：僧问云门：如何是一代时教？云门云：对一说。

禅家流，欲知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谓之教外别传，单传心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释迦老子，四十九年住世，三百六十会，开谈顿渐权实，谓之一代时教。这僧拈来问云：如何是一代时教？云门何不与他纷纷解说，却向他道个对一说？云门寻常一句中须具三句，谓之函盖乾坤句，随波逐浪句，截断众流句。放去收来，自然奇特，如斩钉截铁，教人义解卜度他底不得。一大藏教，只消三个字，四方八面，无尔穿凿处。人多错会，却道对一时机宜之事故说。又道：森罗及万象，皆是一法之所印，谓之对一说。更有道，只是说那个一法，有什么交涉？非唯不会，更入地狱如箭。殊不知，古人意不如此，所以道：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亿。不妨奇特。如何是一代时教？只消道个对一说。若当头荐得，便可归家稳坐；若荐不得，且伏听处分。

对一说，太孤绝，无孔铁锤重下楔。

阎浮树下笑呵呵，昨夜骊龙拗角折。

别别，韶阳老人得一橛！

对一说，太孤绝。雪窦赞之不及。此语独脱孤危，光前绝后，如万丈悬崖相似，亦如百万军阵，无尔入处，只是忒杀孤危。古人道：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问在答处，答在问端。直是孤峻。且道什么处是孤峻处？天下人奈何不得。这僧也是个作家，所以如此问。云门又恁么答，大似无孔铁锤重下楔相似。雪窦使文言，用得甚巧。

阎浮树下笑呵呵。《起世经》中说，须弥南畔吠琉璃树，映阎浮洲中皆青色。此洲乃大树为名，名阎浮提，其树纵广七千由旬，下有阎浮坛金聚，高二十由旬，以金从树下出生故，号阎浮树。所以雪窦自说，他在阎浮树下笑呵呵。且道他笑个什么？笑昨夜骊龙拗角折，只得瞻之仰之，赞叹云门有分。云门道对一说，似个什么，如拗折骊龙一角相似？到这里若无恁么事，焉能恁么说话。雪窦一时颂了，末后却道：别别，韶阳老人得一橛。何不道全得，如何只得一橛？且道那一橛，在什么处？直得穿过第二人。

第十五则

云门倒一说

垂示云：杀人刀，活人剑，乃上古之风规，是今时之枢要。且道，如今哪个是杀人刀、活人剑？试举看。

举：僧问云门：不是目前机，亦非目前事时，如何？门云：倒一说。

这僧不妨是个作家，解恁么问，头边谓之请益，此是呈解问，亦谓之藏锋问。若不是云门，也不奈他何。云门有这般手脚，他既将问来，不得已而应之。何故？作家宗师，如明镜临台，胡来胡现，汉来汉现。古人道：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何故？问在答处，答在问处。从上诸圣，何曾有一法与人，哪里有禅道与尔来？尔若不造地狱业，自然不招地狱果。尔若不造天堂因，自然不受天堂果。一切业缘，皆是自作自受。

古人分明向尔道：若论此事，不在言句上。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岂是无言句？更何用祖师西来？前头道对一说，这里却道倒一说，只争一字，为什么却有千差万别？且道，聱讹在什么处？所以道，法随法行，法幢随处建立。不是目前机，亦非目前事时如何？只消当头一点。若是具眼汉，一点也谩他不得。问处既聱讹，答处须得恁么。其实云门骑贼马赶贼。有者错会道，本是主家话，却是宾家道，所以云门倒一说，有什么死急？这僧问得好：不是目前机，亦非目前事时如何？云门何不答他别语言，却只向他道倒一说？云门一时打破他底，到这里道倒一说，也是好肉上剜疮。何故？言迹之兴，白云万里，异途之所由生也。设使一时无言无句，露柱灯笼，何曾有言句，还会么？若不会，到这里也须是转动始知落处。

倒一说，分一节，同死同生为君诀。

八万四千非凤毛，三十三人入虎穴。

别别，扰扰匆匆水里月。

雪窦亦不妨作家，于一句下，便道分一节，分明放过一着，与他把手共行。他从来有放行手段，敢与尔入泥入水，同死同生。所以雪窦恁么颂，其实无他，只要与尔解粘去缚，抽钉拔楔。如今却因言句，转生情解。只如岩头道，雪峰虽与我同条生，不与我同条死。若非全机透脱得大自在的人，焉能与尔同死同生？何故？为他无许多得失是非渗漏处。故洞山云：若要辨认向上之人真伪者，有三种渗漏：情渗漏，见渗漏，语渗漏。见渗漏，机不离位，堕在毒海；情渗漏，智常向背，见处偏枯；语渗漏，体妙失宗，机昧终始。此三渗漏，宜已知之。又有三玄：体中玄，句中玄，玄中玄。古人到这境界，全机大用，遇生与尔同生，遇死与尔同死，向虎口里横身，放得手脚，千里万里，随尔衔去。何故？还他得这一着子始得。

八万四千非凤毛者，灵山八万四千圣众，非凤毛也。《南史》云：宋时谢超宗陈郡阳夏人，谢凤之子，博学文才杰俊，朝中无比，当世为之独步，善为文，为王府常侍。王母殷淑仪薨，超宗作诔奏之。武帝见其文，大加叹赏，曰：超宗殊有凤毛。古诗云：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如今有凤毛。昔日灵山会上四众云集，世尊拈花，唯迦叶独破颜微笑，余者不知是何宗旨。雪窦所以道，八万四千非凤毛，三十三人入虎穴。

阿难问迦叶云：世尊传金襕袈裟外，别传何法？迦叶召阿难，阿难应喏。迦叶云：倒却门前刹竿着。阿难遂悟。已后祖祖相传，西天此土，三十三人，有入虎穴的手脚。古人道：不入虎穴，争得虎子？云门是这般人，善能同死同生。宗师为人须至如此，据曲木床上坐，舍得教尔打破，容尔捋虎须，也须是到这般田地始得。具七事随身，可以同生同死。高者抑之，下者举之，不足者与之。在孤峰者，救令入荒草；落荒草者，救令处孤峰。尔若入镬汤炉炭，其实无他，只要与尔解粘去缚，抽钉拔楔，脱去笼头，卸却角驮。

平田和尚，有一颂最好：灵光不昧，万古徽猷。入此门来，莫存知解。别别，扰扰匆匆水里月。不妨有出身之路，亦有活人之机。雪窦拈了，教人自去明悟生机，莫随他语句。尔若随他，正是扰扰匆匆水里月，如今作么生得平稳去？放过一着。

第十六则

镜清啐啄机

垂示云：道无横径，立者孤危；法非见闻，言思迥绝。若能透过荆棘林，解开佛祖缚，得个稳密田地，诸天捧花无路，外道潜窥无门，终日行而未尝行，终日说而未尝说，便可以自由自在。展啐啄之机，用杀活之剑。直饶恁么，更须知有建化门中一手抬一手搦，犹较些子。若是本分事上，且得没交涉。作么生是本分事？试举看。

举：僧问镜清：学人啐，请师啄。清云：还得活也无？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清云：也是草里汉。

镜清承嗣雪峰，与本仁、玄沙、疏山、太原孚辈同时，初见雪峰，得旨后，常以啐啄之机开示后学，善能应机说法。

示众云：大凡行脚人，须具啐啄同时眼，有啐啄同时用，方称衲僧。如母欲啄，而子不得不啐；子欲啐，而母不得不啄。有僧便出问：母啄子啐，于和尚分上，成得个什么边事？清云：好个消息。僧云：子啐母啄，于学人分上，成得个什么边事？清云：露个面目。所以镜清门下，有啐啄之机。这僧亦是他门下客，会他家里事，所以如此问：学人啐，请师啄。此问，洞下谓之借事明机。那里如此，子啐而母啄，自然恰好同时。镜清也好，可谓拳踢相应，心眼相照。便答道：还得活也无？其僧也好，亦知机变，一句下有宾有主，有照有用，有杀有活。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清云：也是草里汉。一等是入泥入水，镜清不妨恶脚手。这僧既会恁么问，为什么却道，也是草里汉？

所以作家眼目，须是恁么，如击石火，似闪电光，构得构不得，未免丧身失命。若恁么，便见镜清道草里汉。所以南院示众云：诸方只具啐啄同时眼，不具啐啄同时用。有僧出问：如何是啐啄同时用？南院云：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时失。僧云：犹是学人疑处。南院云：作么生是尔疑处？僧云：失。南院便打，其僧不肯，院便赶出。

僧后到云门会里举前话，有一僧云：南院棒折那。其僧豁然有省。且道意在什么处？其僧却回见南院，院适已迁化，却见风穴，才礼拜。穴云：莫是当时问先师啐啄同时的僧么？僧云：是。穴云：尔当时作么生会？僧云：某甲当初时，如灯影里行相似。穴云：尔会也。且道是个什么道理？这僧都来只道某甲当初时如灯影里行相似，因甚么风穴便向他道尔会也？后来翠岩拈云：南院虽然运筹帷幄，争奈土旷人稀，知音者少。风穴拈云：南院当时，待他开口，劈脊便打，看他作么生。若见此公案，便见这僧与镜清相见处，诸人作么生免得他道草里汉？所以雪窦爱他道草里汉，便颂出：

古佛有家风，对扬遭贬剥。

子母不相知，是谁同啐啄？

啄，觉，犹在壳，重遭扑，

天下衲僧徒名邈。

古佛有家风。雪窦一句颂了也，凡是出头来，直是近傍不得。若近傍着，则万里崖州。才出头来，便是落草。直饶七纵八横，不消一捏。雪窦道：古佛有家凤，不是如今恁么也。

释迦老子，初生下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目顾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云门道：我当时若见，一棒打杀，与狗子吃却。贵要天下太平。如此方酬得恰好，所以啐啄之机，皆是古佛家风。若达此道者，便可一拳拳倒黄鹤楼，一踢踢翻鹦鹉洲。如大火聚，近之则燎却面门。如太阿剑，拟之则丧身失命。此个唯是透脱得大解脱者，方能如此。苟或迷源滞句，决定构这般说话不得。

对扬遭贬剥。则是一宾一主，一问一答，于问答处，便有贬剥，谓之对扬遭贬剥。雪窦深知此事，所以只向两句下颂了，末后只是落草，为尔注破。

子母不相知，是谁同啐啄？母虽啄，不能致子之啐；子虽啐，不能致母之啄；各不相知，当啐啄之时，是谁同啐啄？若恁么会，也出雪窦末后句不得在。何故？不见香严道：子啐母啄，子觉无壳，子母俱忘，应缘不错，同道唱和，妙玄独脚。雪窦不防落草打葛藤，道啄，此一字，颂镜清答道还得活也无？觉，颂这僧道若不活，遭人怪笑。为什么雪窦却便道犹在壳？

雪窦向石火光中别缁素，闪电机里辨端倪。镜清道：也是草里汉。雪窦道：重遭扑。者难处些子，是镜清也是草里汉，唤作镜清换人眼睛得么？这句莫犹在壳么？且得没交涉。那里如此，若会得，绕天下行脚，报恩有分。山僧恁么说话，也是草里汉。

天下衲僧徒名邈。谁不是名邈者？到这里，雪窦自名邈不出，却更累他天下衲僧，且道镜清作么生是为这僧处？天下衲僧跳不出。

第十七则

香林坐久成劳

垂示云：斩钉截铁，始可为本分宗师；避箭畏刀，焉能为通方作者？针扎不入处则且置，白浪滔天时如何？试举看。

举：僧问香林：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林云：坐久成劳。

香林道坐久成劳。还会么？若会得，百草头上，罢却干戈；若也不会，伏听处分。

古人行脚，结交择友，为同行道伴，拔草瞻风。是时云门旺化广南，香林得得出蜀，与鹅湖镜清同时，先参湖南报慈，后方至云门会下，作侍者十八年，在云门处，亲得亲闻，他悟时虽晚，不妨是大根器。居云门左右十八年，云门常只唤远侍者，才应诺，门云：是什么？香林当时也下语呈见解，弄精魂，终不相契。一日忽云：我会也。门云：何不向上道将来？又住三年，云门室中，垂大机辩，多半为他远侍者，随处入作。云门凡有一言一句，都收在远侍者处。

香林后归蜀，初住导江水晶宫，后住青城香林。智门祚和尚，本浙人，盛闻香林道化，特来入蜀参礼，祚乃雪窦师也。云门虽接人无数，当代道行者，只香林一派最盛。归川住院四十年，八十岁方迁化。尝云：我四十年，方打成一片。凡示众云：大凡行脚，参寻知识，要带眼行，须分缁素，看浅深始得。先须立志，而释迦老在因地时发一言一念，皆是立志。后来僧问：如何是室内一盏灯？林云：三人证龟成鳖。又问：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腊月火烧山。古来答祖师意甚多，唯香林此一则坐断天下人舌头，无尔计较作道理处。

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林云：坐久成劳，可谓言无味，句无味，无味之谈，塞断人口，无尔出气处。要见便见，若不见。切忌作解会。香林曾遇作家来，所以有云门手段，有三句体调。人多错会，道祖师西来，九年面壁，岂不是坐久成劳？有什么巴鼻，不见他主人得大自在处。他是脚踏实地，无许多佛法知见道理，临时应用，所谓法随法行，法幢随处建立。雪窦因风吹火，傍指出一个半个。

一个两个千万个，脱却笼头卸角驮。

左转右转随后来，紫胡要打刘铁磨。

雪窦直下如击石火，似闪电光，拶出放教尔见，聊闻举着便会始得，也不妨是他屋里儿孙，方能恁么道。若能直下便恁么会去，不妨奇特。一个两个千万个，脱去笼头卸角驮，洒洒落落，不被生死所染，不被圣凡情解所缚，上无攀仰，下绝己躬，一如他香林雪窦相似，何止只是千万个？直得尽大地人，悉皆如此，前佛后佛，也悉皆如此。苟或于言句中作解会，便似紫胡要打刘铁磨相似。其实才举：和声便打。

紫胡参南泉，与赵州岑大虫同参。时刘铁磨在沩山下卓庵，诸方皆不奈何他。一日紫胡得得去访云：莫便是刘铁磨否？磨云：不敢。胡云：左转右转？磨云：和尚莫颠倒。胡和声便打。香林答这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却云：坐久成劳。若恁么会得，左转右转随后来也。且道雪窦如此颂出，意作么生？无事好。试请举看。

第十八则

忠国师无缝塔

举：肃宗皇帝问忠国师：百年后所须何物？国师云：与老僧作个无缝塔。帝曰：请师塔样。国师良久云：会么？帝云：不会。国师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谙此事，请诏问之。国师迁化后，帝诏耽源，问：此意如何？源云：湘之南，潭之北。雪窦着语云：孤掌不浪鸣。中有黄金充一国。雪窦着语云：山形拄杖子。无影树下合同船，雪窦着语云：海晏河清。琉璃殿上无知识。雪窦着语云：拈了也。

肃宗代宗，皆玄宗之子孙，为太子时，常爱参禅。为国有巨盗，玄宗遂幸蜀。唐本都长安，为安禄山潜据，后都洛阳，肃宗摄政。是时忠国师在郑州白崖山住庵，今香严道场是也。四十余年不下山，道行闻于帝里。上元二年敕中使，诏入内，待以师礼，甚敬重之，尝与帝演无上道。师退朝，帝自攀车而送之，朝臣皆有愠色，欲奏其不便。国师具他心通，而先见圣奏曰：我在天帝释前，见粟散天子，如闪电光相似。帝愈加敬重。及代宗临御，复延止光宅寺，十有六载，随机说法，至大历十年，迁化。

山南府青锉山和尚，昔与国师同行，国师尝奏帝令诏他，三诏不起，常骂国师耽名爱利，恋着人间。国师于他父子三朝中为国师，他家父子，一时参禅。据传灯录所考，此乃是代宗设问。若是问国师如何是十身调御，此却是肃宗问也。

国师缘终，将入涅槃，乃辞代宗。代宗问曰：国师百年后，所须何物？也只是平常一个问端，这老汉无风起浪，却道与老僧造个无缝塔。且道白日青天如此作什么？做个塔便了，为什么却道：做个无缝塔？代宗也不妨作家，与尔一拶道：请师塔样。国师良久云：会么？奇怪，这些子，最是难参。大小大国师，被他一拶，直得口似扁担。然虽如此，若不是这老汉，几乎弄倒了。多少人道，国师不言处，便是塔样。若恁么会，达摩一宗扫地而尽。若谓良久便是，哑子也合会禅。

岂不见外道问佛：不问有言，不问无言，世尊良久。外道礼拜，赞叹曰：世尊大慈大悲，开我迷云，令我得入。及外道去后，阿难问佛：外道有何所证，而言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马见鞭影而行。人多向良久处会，有什么巴鼻。五祖先师拈云：前面是珍珠玛瑙、后面是玛瑙珍珠；左边是观音势至，右边是文殊普贤；中间有个幡子，被风吹着，道胡芦胡芦。国师云：会么？帝曰：不会。却较些子，且道这个不会，与武帝不识，是同是别？虽然似则似，是则未是。

国师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谙此事，请诏问之。雪窦拈云：独掌不浪鸣。代宗不会则置，耽源还会么？只消道个请师塔样，尽大地人不奈何。五祖先师拈云：尔是一国之师，为个什么不道，却推与弟子？国师迁化后，帝诏耽源问此意如何，源便来为国师胡言汉语说道理，自然会他国师说话。只消一颂：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黄金充一国。无影树下合同船，琉璃殿上无知识。

耽源名应真，在国师处作侍者，后住吉州耽源寺。时仰山来参耽源。源言重、性恶、不可犯，住不得。仰山先去参性空禅师，有僧问性空：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空云：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绳出得此人，即答汝西来意。僧云：近日湖南畅和尚，亦为人东语西话。空乃唤沙弥，拽出这死尸着。山后举问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耽源曰：咄！痴汉，谁在井中？仰山不契，后问沩山：山乃呼：慧寂！山应诺。沩云：出了也。仰山因此大悟，云：我在耽源处得体，沩山处得用。

也只是这一个颂子，引人邪解不少。人多错会道：湘是相见，潭是谈论，中间有个无缝塔。所以道，中有黄金充一国。帝与国师对答，便是无影树下合同船。帝不会，遂道琉璃殿上无知识。又有的道：湘是湘州之南，潭是潭州之北，中有黄金充一国，颂官家眨眼顾视云：这个是无缝塔。若恁么会，不出情见。只如雪窦下四转语，又作么生会？今人殊不知古人意，且道湘之南，潭之北，尔作么生会？中有黄金充一国，尔作么生会？琉璃殿上无知识，尔作么生会？若恁么见得，不妨庆快平生。

湘之南，潭之北。雪窦道：独掌不浪鸣。不得已与尔说，中有黄金充一国。雪窦道：山形拄杖子。古人道：识得拄杖子，一生参学事毕。无影树下合同船。雪窦道：海晏河清。一时豁开户牖，八面玲珑。琉璃殿上无知识。雪窦道：拈了也。一时与尔说了也，不妨难见，见得也好，只是有些子错认处，随语生解。至末后道拈了也，却较些子。雪窦分明一时下语了，后面单颂个无缝塔子：

无缝塔，见还难，澄潭不许苍龙蟠。

层落落，影团团，千古万古与人看。

雪窦当头道：无缝塔，见还难。虽然独露无私，则是要见时还难。雪窦忒杀慈，更向尔道：澄潭不许苍龙蟠。五祖先师道：雪窦颂古一册，我只爱他澄潭不许苍龙蟠一句，犹较些子。多少人去他国师良久处作活计。若恁么会，一时错了也。不见道：卧龙不鉴止水，无处有月波澄，有处无风起浪。又道：卧龙长怖碧潭清。若是个汉，直饶洪波浩渺，白浪滔天，亦不在里许蟠。

雪窦到此颂了，后头着些子眼目，琢出一个无缝塔，随后说道：层落落，影团团，千古万古与人看。尔作么生看？即今在什么处？直饶尔见得分明，也莫错认定盘星。

第十九则

俱胝只竖一指

垂示云：一尘举：大地收，一花开，世界起，只如尘未举、花未开时如何着眼？所以道：如斩一戾丝，一斩一切斩；如染一戾丝，一染一切染。只如今便将葛藤截断，运出自己家珍，高低普应，前后无差，各各现成。倘或未然，看取下文。

举：俱胝和尚，凡有所问，只竖一指。

若向指头上会，则辜负俱胝；若不向指头上会，则生铁铸就相似。会也恁么去，不会也恁么去，高也恁么去，低也恁么去，是也恁么去，非也恁么去。所以道：一尘才起，大地全收。一花欲开，世界便起，一毛头狮子，百亿毛头现。圆明道：寒则普天普地寒，热则普天普地热。山河大地，下彻黄泉；万象森罗，上通霄汉。且道是什么物得恁么奇怪？若也识得，不消一捏；若识不得，碍塞杀人。

俱胝和尚，乃婺州金华人，初住庵时，有一尼名实际，到庵直入，更不下笠，持锡绕禅床三匝云：道得即下笠。如是三问，俱胝无对，尼便去。俱胝曰：天势稍晚，且留一宿。尼曰：道得即宿。胝又无对，尼便行。胝叹曰：我虽处丈夫之形，而无丈夫之气。遂发愤要明此事，拟弃庵往诸方参请，打叠行脚，其夜山神告曰：不须离此，来日有肉身菩萨，来为和尚说法，不须去。果是次日，天龙和尚到庵，胝乃迎礼，具陈前事。天龙只竖一指而示之，俱胝忽然大悟。

是他当时郑重专注，所以桶底易脱。后来凡有所问，只竖一指。长庆道：美食不中饱人吃。玄沙道：我当时若见，拗折指头。玄觉云：玄沙恁么道，意作么生？云居锡云：只如玄沙恁么道，是肯伊，是不肯伊？若肯伊，何言拗折指头？若不肯伊，俱胝过在什么处？先曹山云：俱胝承当处莽卤，只认得一机一境，一等是拍手抚掌，见他西园奇怪。玄觉又云：且道俱胝还悟也未？为什么承当处莽卤？若是不悟，又道平生只用一指头禅不尽。且道曹山意在什么处？当时俱胝实然不会，及乎到他悟后，凡有所问，只竖一指，因什么千人万人，罗笼不住，扑他不破？

尔若用他指头会，决定不见古人意。这般禅易参，只是难会。如今人才问着，也竖指竖拳，只是弄精魂，也须是彻骨彻髓，见透始得。俱胝庵中有一童子，于外被人诘曰：和尚寻常以何法示人？童子竖起指头。归而举似师，俱胝以刀断其指，童子叫唤走出，俱胝召一声，童子回头，俱胝却竖起指头，童子豁然领解。且道见个什么道理？及至迁化，谓众曰：吾得天龙一指头禅，平生用不尽。要会么？竖起指头便脱去。

后来明招独眼龙问国泰深师叔云：古人道，俱胝只念三行咒，便得名超一切人。作么生与他拈却三行咒？深亦竖起一指头。招云：不因今日，争识得这瓜州客。且道意作么生？秘魔平生，只用一杈打地，和尚凡有所问，只打地一下，后被人藏却他棒，却问如何是佛？他只张口，亦是一生用不尽。无业云：祖师观此土有大乘根器，唯单传心印，指示迷途，得之者不拣愚之与智、凡之与圣，且多虚不如少实。大丈夫汉，即今直下休歇去，顿息万缘去，超生死流，迥出常格，纵有眷属庄严，不求自得。无业一生凡有所问，只道“莫妄想”。所以道：一处透，千处万处一时透；一机明，千机万机一时明。

如今人总不恁么，只管恣意情解，不会他古人省要处。他岂不是无机关传换处，为什么只用一指头？须知俱胝到这里，有深密为人处，要会得省力么？还他圆明道：寒则普天普地寒，热则普天普地热。山河大地，通上孤危，万象森罗，彻下险峻。什么处得一指头禅来？

对扬深爱老俱胝，宇宙空来更有谁？

曾向沧溟下浮木，夜涛相共接盲龟。

雪窦会四六文章，七通八达。凡是淆讹奇特公案，偏爱去颂。对扬深爱老俱胝，宇宙空来更有谁？今日学者，抑扬古人，或宾或主，一问一答，当面提持，有如此为人处，所以道：对扬深爱老俱胝。且道雪窦爱他作什么？自天地开辟以来，更有谁人？只是老俱胝一个。若是别人须参杂，唯是俱胝者，只用一指头，直至老死。时人多邪解道：山河大地也空，人也空，法也空，直饶宇宙二时空来，只是俱胝老一个，且得没交涉。

曾向沧溟下浮木。如今谓之生死海，众生在业海之中，头出头没，不明自己，无有出期。俱胝老垂慈接物，于生死海中，用一指头接人，似下浮木接盲龟相似，令诸众生得到彼岸。

夜涛相共接盲龟。《法华经》云：如一眼之龟，值浮木孔，无没溺之患。大善知识接得一个如龙似虎的汉，教他向有佛世界互为宾主，无佛世界坐断要津，接得个盲龟，堪作何用？

第二十则

翠微禅板

垂示云：堆山积岳，撞墙磕壁。伫思停机，一场苦屈。或有个汉出来掀翻大海，踢倒须弥，喝散白云，打破虚空，直下向一机一境，坐断天下人舌头，无尔近傍处。且道从上来是什么人曾恁么？试举看。

举：龙牙问翠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微云：与我过禅板来。牙过禅板与翠微，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无祖师西来意。牙又问临济：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济云：与我过蒲团来。牙取蒲团过与临济，济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无祖师西来意。

翠岩芝和尚云：当时如是，今时衲子皮下还有血么？沩山哲云：翠微临济，可谓本分宗师，龙牙一等是拨草瞻风，不妨与后人作龟鉴。住院后有僧问：和尚当时还肯二尊宿么？牙云：肯即肯，只是无祖师西来意。龙牙瞻前顾后，应病与药。大沩则不然，待伊问和尚当时还肯二尊宿么，明不明，劈脊便打。非惟扶竖翠微临济，亦不辜负来问。石门聪云：龙牙无人拶着犹可，被个衲子挨着，失却一只眼。雪窦云：临济翠微只解把住，不解放开。我当时如作龙牙，待伊索蒲田禅板，拈起劈面便掷。五祖戒云：和尚得恁么面长。或云：祖师土宿临头。黄龙新云：龙牙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既明则明矣，因什么却无祖师西来意？会么？棒头有眼明如日，要识真金火里看。

大凡激扬要妙，提唱宗乘，向第一机下明得，可以坐断天下人舌头。倘或踌躇，落在第二。这二老汉，虽然打风打雨，惊天动地，要且不曾打着个明眼汉。古人参禅多少辛苦，立大丈夫志气，经历山川，参见尊宿。龙牙先参翠微、临济。后参德山，遂问：学人仗莫邪剑，拟取师头时如何？德山引颈云：轰。牙云：师头落也。山微笑便休去。次到洞山，洞山问：近离甚处？牙云：德山来。洞山云：德山有何言句？牙遂举前话。洞山云：他道什么？牙云：他无语。洞山云：莫道无语，且试将德山落的头呈似老僧看。牙于此有省，遂焚香遥望德山礼拜忏悔。德山闻云：洞山老汉不识好恶，这汉死来多少时，救得有什么用处？从他担老僧头绕天下走。

龙牙根性聪敏，担一肚皮禅行脚，直向长安翠微，便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微云：与我过禅板来。牙取禅板与微，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无祖师西来意。又问临济：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济云：与我过蒲团来。牙取蒲团与临济，济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无祖师西来意。他致个问端，不妨要见他曲录木床上老汉，亦要明自己一段大事，可谓言不虚设，机不乱发，出在做工夫处。

不见五泄参石头，先自约曰：若一言相契即住，不然即去。石头据座，泄拂袖而出。石头知是法器，即垂开示，泄不领其旨，告辞而出至门。石头呼之云：阇梨。泄回顾。石头云：从生至死，只是这个，回头转脑，更莫别求。泄于言下大悟。又麻谷持锡到章敬，绕禅床三匝，振锡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又到南泉，依前绕床振锡而立。南泉云：不是，不是。此是风力所转，终成败坏。谷云：章敬道是，和尚为什么道不是？南泉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

古人也不妨要提持透脱此一件事，如今人才问着，全无些子用工夫处，今日也只是恁么，明日也只是恁么，尔若只恁么，尽未来际，也未有了日。须是抖擞精神，始得有少分相应。尔看龙牙发一问道：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翠微云：与我过禅板来。牙过与微，微接得便打。牙当时取禅板时，岂不知翠微要打他？也不得便道他不会，为什么却过禅板与他？且道当极承当得时，合作么生？他不向活水处用，自去死水里作活计，一向作主宰，便道打即任打，要且无祖师西来意。又走去河北参临济，依前恁么问。济云：与我过蒲团来。牙过与济，济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无祖师西来意。且道二尊宿，又不同法嗣，为什么答处相似，用处一般？

须知古人，一言一句，不乱施为。他后来住院，有僧问云：和尚当时见二尊宿，是肯他不肯他？牙云：肯则肯，要且无祖师西来意。烂泥里有刺，放过与人，已落第二。这老汉把得定，只做得洞下尊宿。若是德山临济门下，须知别有生涯。若是山僧则不然，只向他道，肯即未肯，要且无祖师西来意。

不见僧问大梅：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梅云：西来无意。盐官闻云：一个棺材，两个死汉。玄沙闻云：盐官是作家。雪窦道：三个也有。只如这僧问祖师西来意，却向他道西来无意，尔若恁么会，堕在无事界里。所以道：须参活句，莫参死句。活句下荐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荐得，自救不了。龙牙恁么道，不妨尽善。

古人道：相续也大难。他古人一言一句，不乱施为，前后相照，有权有实，有照有用，宾主历然，互换纵横。若要辨其亲切，龙牙虽不昧宗乘，争奈落在第二头。当时二尊宿，索禅板蒲团，牙不可不知他意，是他要用他胸襟里事，虽然如是，不妨用得太峻。龙牙恁么问，二老恁么答，为什么却无祖师西来意？到这里须知别有个奇特处，雪窦拈出今人看：

龙牙山里龙无眼，死水何曾振古风？

禅板蒲团不能用，只应分付与卢公。

雪窦据款结案，他虽恁么颂，且道意在什么处？甚处是无眼？甚处是死水里？到这里须是有变通始得。所以道：澄潭不许苍龙蟠，死水何曾有狞龙？不见道：死水不藏龙。若是活的龙，须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处去。此言龙牙走入死水中去，被人打，他却道打即任打，要且无祖师西来意。招得雪窦道：死水何曾振古风。虽然如此，且道雪窦是扶持伊，是减他威光。人多错会道：为什么只应分付与卢公？殊不知，却是龙牙分付与人。大凡参请，须是向机上辨别，方见他古人相见处。

禅板蒲团不能用。翠微云：与我过禅板来。牙过与他，岂不是死水里作活计？分明是驾与青龙，只是他不解骑，是不能用也。只应分付与卢公。往往唤作六祖，非也。不曾分付与人。若道分付与人要用打入，却成个什么去？昔雪窦自呼为卢公，他《题晦迹自贻》云：图画当年爱洞庭，波心七十二峰青。而今高卧思前事，添得卢公倚石屏。雪窦要去龙牙头上行，又恐人错会，所以别颂要剪人解。雪窦复拈云：这老汉，也未得剿绝。复成一颂：

卢公付了亦何凭，坐倚休将继祖灯。

堪对暮云归未合，远山无限碧层层。

卢公付了亦何凭。有何凭据？直须向这里恁么会去，更莫守株待兔。髑髅前一打破，无一点事在胸中，放教洒洒落落地，又何必要凭？或坐或倚，不消作佛法道理。所以道：坐倚休将继祖灯。雪窦一时拈了也。他有个转身处，末后自露个消息，有些子好处道：堪对暮云归来合。且道雪窦意在什么处？暮云归欲合未合之时，尔道作么生？远山无限碧层层。依旧打入鬼窟里去。到这里，得失是非一时坐断，洒洒落落始较些子。远山无限碧层层。且道是文殊境界耶？是普贤境界耶？是观音境界耶？到此且道是什么人分上事？

碧岩录卷第三

第二十一则

智门莲花荷叶

垂示云：建法幢，立宗旨，锦上铺花。脱笼头，卸角驮，太平时节。或若辨得格外句，举一明三，其或未然，依旧伏听处分。

举：僧问智门：莲花未出水时如何？智门云：莲花。僧云：出水后如何？门云：荷叶。

智门若是应机接物，犹较些子，若是截断众流，千里万里。且道这莲花出水与未出水，是一是二？若恁么见得，许尔有个入处。虽然如是，若道是一，颟顸佛性，笼统真如。若道是二，心境未忘，落在解路上走，有什么歇期？且道古人意作么生？其实无许多事。所以投子道：尔但莫著名言数句。若了诸事，自然不着，即无许多位次不同。尔摄一切法，一切法摄尔不得。本无得失梦幻，如许多名目，不可强与他安立名字。诳唬尔诸人得么？尔诸人问故，所以有言。尔若不问，教我向尔道什么即得。一切事皆是尔将得来，都不干我事。

古人道：欲识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不见云门举僧问灵云云：佛未出世时如何？云竖起拂子。僧云：出世后如何？云亦竖起拂子。云门云：前头打着，后头打不着。又云：不说出与不出。何处有伊问时节也。古人一问一答，应时应节，无许多事。尔若寻言逐句，了无交涉。尔若能言中透得意，机中透得机，放令闲闲地，方见智门答话处。

问：佛未出世时如何？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斑石内混饨未分时如何？父母未生时如何？云门道：从古至今，只是一段事，无是无非，无得无失，无生与未生。古人到这里，放一线道，有出有入。若是未了的人，扶篱摸壁，依草附木。或教他放下，又打入莽莽荡荡荒然处去。若是得的人，二六时中，不依倚一物。虽不依倚一物，莲花未出水时如何？智门云：莲花。便只拦问一答，不妨奇特。诸方皆谓之颠倒语，哪里如此。

不见岩头道：常贵未开口已前，犹较些子。古人露机处，已是漏逗了也。如今学者，不省古人意，只管去理论出水与未出水，有什么交涉？不见僧问智门：如何是般着体？门云：蚌含明月。僧云：如何是般若用？门云：兔子怀胎。看他如此对答，天下人讨他语脉不得。或有人问夹山道：莲花未出水时如何？只对他道：露柱灯笼。且道与莲花是同是别？出水后如何？对他道：杖头挑日月，脚下太泥深。尔且道是不是？且莫错认定盘星。雪窦忒杀慈悲，打破人情，所以颂出。

莲花荷叶报君知，出水何如未出时？

江北江南问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

智门本是浙人，得得入川参香林，既彻，却回住隋州智门。雪窦是他的子，见得好穷玄极妙。直道莲花荷叶报君知，出水何如未出时。这里要人直下便会。山僧道：未出水时如何？露柱灯笼。出水后如何？杖头挑日月，脚下太泥深。尔且莫惜认定盘星，如今人咬人言句者，有甚么限。尔且道出水时是什么节？未出水时是什么节？若向这里见得，许尔亲见智门。

雪窦道，尔若不见，江北江南问王老。雪窦意道，尔只管去江北江南问尊宿出水与未出水，江南添得两句，江北添得两句，一重添一重，辗转生疑，且道何时得不疑去。如野狐多疑，冰凌上行，以听水声，若不鸣方可过河。参学人若一狐疑了一狐疑，几时得平稳去。

第二十二则

雪峰鳖鼻蛇

垂示云：大方无外，细若邻虚，擒纵非他，卷舒在我。必欲解粘去缚，直须削迹吞声。人人坐断要津，个个壁立千仞。且道是什么人境界？试举看。

举：雪峰示众云：南山有一条鳖鼻蛇，汝等诸人，切须好看。长庆云：今日堂中，大小有人丧身失命。僧举似玄沙，玄沙云：须是棱兄始得，虽然如此，我即不恁么。僧云：和尚作么生？玄沙云：用南山作什么？云门以拄杖，掉向雪峰面前，作怕势。

尔若平展，一任平展，尔若打破，一任打破。雪窦与岩头钦山同行，凡三到投子，九上洞山，后参德山，方打破漆桶。一日率岩头访钦山，至鳌山店上阻雪。岩头每日只是打睡，雪峰一向坐禅，严头喝云：噇眠去。每日床上，恰似七村里土地相似，他时后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峰自点胸云：某甲这里未稳在，不敢自瞒。头云：我将谓尔已后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播扬大教，犹作这个语话。峰云：某甲实未稳在。头云：尔若实如此，据尔见处，一一道来，是处我与尔证明，不是处与尔铲却。

峰遂举见盐官上堂举色空义，得个入处。头云：此去三十年，切忌举着。峰又举：见洞山过水颂，得个入处。头云：若与么，自救不了。后到德山，问：从上宗乘中事，学人还有分也无？山打一棒：道什么？我当时如桶底脱相似。头遂喝云：尔不闻道，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峰云：他后如何即是？头云：他日若欲播扬大教，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将来，与我盖天盖地去。峰于言下大悟，便礼拜，起来连声叫云：今日始是鳌山成道，今日始是鳌山成道。

后回闽中，住象骨山，自贻作颂云：人生倏忽暂须臾，浮世那能得久居。出岭才登三十二，入闽早是四旬余。他非不用频频举：己过应须旋旋除。奉报满朝朱紫贵，阎王不怕佩金鱼。凡上堂示众云：一一盖天盖地，更不说玄说妙，亦不说心说性，突然独露，如大火聚，近之则燎却面门，似大阿剑，拟之则丧身失命。若也伫思停机，则没干涉。

只如百丈问黄檗：甚处去来？檗云：大雄山下采菌去来。丈云：还见大虫么？檗便作虎声。丈便拈斧作斫势，檗遂打百丈一掴，丈吟吟而笑便归，升座谓众云：大雄山有一大虫，汝等诸人，切须好看，老僧今日，亲遭一口。赵州凡见僧便问：曾到此间么？云：曾到。或云：不曾到，州总云：吃茶去。院主云：和尚寻常问僧，曾到与不曾到，总道吃茶去，意旨如何？州云：院主！主应诺。州云：吃茶去。紫胡门下立一牌，牌上书云：紫胡有一狗，上取人头，中取人腰，下取人脚，拟议则丧身失命。或新到才相看，师便喝云：看狗。僧才回首，师便归方丈。

正如雪峰道：南山有一条鳖鼻蛇，汝等诸人切须好看。正当恁么时，尔作么生败对，不蹑前踪，试请道看。到这里也须是会格外句始得。一切公案语言，举得将来，便知落处。看他恁么示众，且不与尔说行说解，还将情识测度得么？是他家儿孙，自然道得恰好。所以古人道：承言须会宗，勿自立规矩。言须有格外，句须要透关。若是语不离窠窟，堕在毒海中也。

雪峰恁么示众，可谓无味之谈，塞断人口。长庆、玄沙，皆是他家屋里人，方会他恁么说话。只如雪峰道南山有一条鳖鼻蛇，诸人还知落处么？到这里须是具通方眼始得。不见真净有颂云：打鼓弄琵琶，相逢两会家。云门能唱和，长庆解随邪。古曲无音韵，南山鳖鼻蛇。何人知此意，端的是玄沙。

只如长庆恁么只对，且道意作么生？到这里如击石火，似闪电光，方可构得。若有纤毫去不尽，便构他底不得。可惜许，人多向长庆言下生情解，道堂中才有闻处，便是丧身失命。有者道：原无一星事，平白地上说这般话疑人。人闻他道南山有一条鳖鼻蛇，尔便疑着。若恁么会，且得没交涉，只去他言语上作活计。既不恁么会，又作么生会？后来有僧举似玄沙，玄沙云：须是棱兄始得。虽然如是，我即不恁么。僧云：和尚又作么生？沙云：用南山作什么？但看玄沙语中便有出身处，便云：用南山作什么？若不是玄沙，也大难酬对。

只如他恁么道南山有一条鳖鼻蛇，且道在什么处？到这里须是向上人方会恁么说话。古人道：钓鱼船上谢三郎，不爱南山鳖鼻蛇。却到云门以拄杖撺向雪峰面前作怕势。云门有弄蛇手脚，不犯锋芒，明头也打着，暗头也打着。他寻常为人，如舞太阿剑相似。有时飞向人眉毛眼睫上，有时飞向三千里外取人头。雪门撺拄杖作怕势，且不是弄精魂，他莫也是丧身失命么。作家宗师，终不去一言一句上作活计。雪窦只为爱云门契证得雪峰意，所以颂出。

象骨岩高人不到，到者须是弄蛇手。

棱师备师不奈何，丧身失命有多少。

韶阳知，重拨草，南北东西无处讨。

忽然突出拄杖头。抛对雪峰大张口，

大张口兮同闪电，剔起眉毛还不见。

如今藏在乳峰前，来者一一看方便。

师高声喝云：看脚下！

象骨岩高人不到，到者须是弄蛇手。雪峰山下有象骨岩，雪峰机峰高峻，罕有人到他处。雪窦是他屋里人，毛羽相似，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须是通方作者共相证明。只这鳖鼻蛇，也不妨难弄，须是解弄始得，若不解弄，反被蛇伤。五祖先师道：此鳖鼻蛇，须是有不伤犯手脚底机，于他七寸上，一捏捏住，便与老僧把手共行。长庆玄沙，有这般手脚。雪窦道，棱师备师不奈何。人多道长庆玄沙不奈何，所以雪窦独美云门，且得没交涉。殊不知三人中，机无得失，只是有亲疏。且问诸人，什么处是棱师备师不奈何处？

丧身失命有多少？此颂长庆道今日堂中，大有人丧身失命。到这里，须是有弄蛇手仔细始得。雪窦出他云门，所以一时拨却，独存云门。一个道韶阳知，重拨草，盖为云门知他。雪峰道南山有一鳖鼻蛇落处，所以重拨草。雪窦颂到这里，更有妙处云，南北东西无处讨。尔道在什么处，忽然突出拄杖头，原来只在这里。尔不可便向拄杖头上作活计去也。云门以拄杖撺向雪峰面前作怕势，云门便以拄杖作鳖鼻蛇用。有时却云：拄杖子化为龙，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处得来？只是一条拄杖子，有时作龙，有时作蛇，为什么如此？到这里方知，古人道：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幽。

颂道：抛对雪峰大张口，大张口兮同闪电。雪窦有余才，拈出云门毒蛇去。只这大张口兮同于闪电相似，尔若拟议，则丧身失命。剔起眉毛还不见，向什么处去也？雪窦颂了，须去活处为人，将雪峰蛇自拈自弄，不妨杀活临时。要见么，云如今藏在乳峰前。乳峰乃雪窦山名也。雪窦有颂云：石总四顾沧冥窄，寥寥不许白云白。长庆玄沙云门，虽弄得了不见，却云如今藏在乳峰前。来者一一看方便。雪窦犹涉廉纤在，不言便用，却高声喝云，看脚下。从上来有多人拈弄，且道还曾伤着人不曾伤着人？师便打。

第二十三则

保福长庆游山次

垂示云：玉将火试，金将石试，剑将毛试，水将杖试。至于衲僧门下，一言一句，一机一境，一出一入，一挨一拶，要见深浅，要见向背，且道将什么？试请举看。

举：保福、长庆游山次，福以手指云：只这里便是妙峰顶。庆云：是则是，可惜许。雪窦着语云：今日共这汉游山，图个什么？复云：百千年后不道无，只是少。后举似镜清，清云：若不是孙公，便见髑髅遍野。

保福、长庆、镜清，总承嗣雪峰。他三人同得同证，同见同闻，同拈同用，一出一入，递相挨拶，盖为他是同条生的人，举着便知落处。在雪峰会里，居常问答，只是他三人。古人行住坐卧，以此道为念，所以举着便知落处。

一日游山次，保福以手指云：只这里便是妙峰顶。如今禅和子，恁么问着，便只口似匾檐。赖值问着长庆，尔道保福恁么道，图个什么？古人如此，要验他有眼无眼。是他家里人，自然知他落处。便对他道：是即是，可惜许。且道长庆恁么道，意旨如何？不可一向恁么去也，似则似，罕有等闲无一星事，赖是长庆识破他。

雪窦着语云：今日共这汉游山，图个什么？且道落在什么处？复云：百千年后不道无，只是少。雪窦解点胸，正似黄檗道：不道无禅，只是无师。雪窦恁么道，也不妨险峻。若不是同声相应，争得如此孤危奇怪。此谓之着语，落在两边，虽落在两边，却不住两边。

后举似镜清，清云：若不是孙公，便见髑髅遍野。孙公乃长庆俗姓也，不见僧问赵州：如何是妙峰孤顶？州云：老僧不答尔这话。僧云：为什么不答这话？州云：我若答尔，恐落在平地上。

教中说妙峰孤顶，德云比丘，从来不下山。善财去参七日不逢，一日却在别峰相见。及乎见了，却与他说一念三世，一切诸佛智慧光明普见法门。德云既不下山，因什么却在别峰相见。若道他下山，教中道，德云比丘从来不曾下山，常在妙峰孤顶。到这里，德云与善财，的的在哪里？自后李长者打葛藤，打得好，道妙峰孤顶，是一味平等法门，一一皆真，一一皆全，向无得无失无是无非处独露，所以善财不见。到称性处，如眼不自见，耳不自闻，指不自触，如刀不自割，火不自烧，水不自洗。

到这里，教中大有老婆相为处，所以放一线道，于第二义门，立宾立主，立机境立问答。所以道：诸佛不出世，亦无有涅槃。方便度众生，故现如斯事。且道毕竟作么生免得镜清、雪窦恁么道去？当时不能拍拍相应，所以尽大地人髑髅遍野。镜清恁么证将来，那两个恁么用将来，雪窦后面颂出，更显焕颂了。

妙峰孤顶草离离，拈得分明付与谁。

不是孙公辨端的，髑髅着地几人知？

妙峰孤顶草离离。草里滚有什么了期？拈得分明付与谁。什么处是分明处？颂保福道只这里便是妙峰顶。不是孙公辨端的。孙公见什么道理，便云：是则是，可惜许？只如髑髅着地几人知，汝等诸人还知么？瞎。

第二十四则

铁磨老牸牛

垂示云：高高峰顶立，魔外莫能知。深深海底行，佛眼觑不见。直饶眼似流星，机如掣电，未免灵龟曳尾。到这里合作么生？试举看。

举：刘铁磨到沩山，山云：老牸牛，汝来也。磨云：来日台山大会斋，和尚还去么？沩山放身卧，磨便出去。

刘铁磨，尼也。如击石火，似闪电光，拟议则丧身失命。禅道若到紧要处，哪里有许多事。他作家相见，如隔墙见角，便知是牛；隔山见烟，便知是火。拶着使动，捺着便转。沩山道：老僧百年后，向山下檀越家，作一头水牯牛，左肋下书五字云：沩山僧某甲。且正当恁么时，唤作沩山僧即是，唤作水牯牛即是。如今人问着，管取分疏不下。

刘铁磨久参，机锋峭峻，人号为刘铁磨，去沩山十里卓庵。一日去访沩山，山见来便云：老牸牛，汝来也。磨云：来日台山大会斋，和尚还去么？沩山放身便卧，磨便出去。尔看他一如说话相似，且不是禅又不是道，唤作无事会得么。沩山去台山，自隔数千里，刘铁磨因什么却令沩山去斋？且道意旨如何？

这老婆会他沩山说话，丝来线去，一放一收，互相酬唱，如两镜相照，无影像可观，机机相副，句句相投。如今人三搭不回头。这老婆一点也瞒他不得。这个却不是世谛情见，如明镜当台，明珠在掌，胡来胡现，汉来汉见。是他知有向上事，所以如此，如今只管做无事会。

四祖演和尚道：莫将有事为无事，往往事从无事生。尔若参得透去，见他恁么如寻常人说话一般，多被言语隔碍，所以不会。唯是知音方会他底。只如乾峰示众云：举一不得举二，放过一着落在第二。云门出众云：昨日有一僧，从天台来，却往南岳去。乾峰云：典座今日不得普请。看他两人，放则双放，收则双收。沩仰下谓之境致，风尘草动，悉究端倪。亦谓之隔身句，意通而语隔。到这里，须是左拨右转，方是作家。

曾骑铁马入重城，敕下传闻六国清。

犹握金鞭问归客，夜深谁共御街行？

雪窦颂，诸方以为极则。一百颂中，这一颂最具理路。就中极妙，贴体分明颂出。曾骑铁马入重城。颂刘铁磨恁么来。敕下传闻六国清。颂沩山恁么问。犹握金鞭问归客。颂磨云：来日台山大会斋，和尚还去么？夜深谁共御街行。颂沩山放身便卧，磨便出去。

雪窦有这般才调，急切处向急切处颂，缓缓处向缓缓处颂。风穴亦曾拈，同雪窦意。此颂诸方皆美之，高高峰顶立，魔外莫能知，深深海底行，佛眼觑不见。看他一个放身卧，一个便出去，若更周遮，一时求路不见。

雪窦颂意最好，是曾骑铁马入重城。若不是同得同证，焉能恁么。且道得个什么意？不见僧问风穴：沩山道：老牸牛，汝来也。意旨如何？穴云：白云深处金龙跃。僧云：只如刘铁磨道：来日台山大会斋，和尚还去么？意旨如何？穴云：碧波心里玉兔惊。僧云：沩山便作卧势，意旨如何？穴云：老倒疏慵无事日，闲眠高卧对青山。此意亦与雪窦同也。

第二十五则

莲花峰拈拄杖

垂示云：机不离位，堕在毒海，语不惊群，陷于流俗。忽若击石火里别缁素，闪电光中辨杀活，可以坐断十方，壁立千仞。还知有恁么时节么？试举看。

举：莲花峰庵主拈拄杖示众云：古人到这里，为什么不肯住？众无语。自代云：为他途路不得力。复云：毕竟如何？又自代云：榔粟横担不顾人，直入千峰万峰去。

诸人还裁辨得莲花峰庵主么？脚跟也未点地在。国初时在天台莲花峰卓庵。古人既得道之后，茅茨石室中，折脚挡儿内，煮野菜根吃过日。且不求名利，放旷随缘。垂一转语，且要报佛祖恩，传佛心印，才见僧来，便拈拄杖云：古人到这里为什么不肯住？前后二十余年，终无一人答得。只这一问，也有权有实，有照有用。若也知他圈缋，不消一捏。尔且道因什么二十年如此问？既是宗师所为，何故只守一橛？

若向个里见得，自然不向情尘上走。凡二十年中，有多少人，与他平展下语呈见解，做尽伎俩，没有个道得，也不到他极则处。况此事虽不在言句中，非言句即不能辨。不见道，道本无言，因言显道。所以验人端的处，下口便知音。古人垂一言半句，亦无他，只要见尔知有不知有。他见人不会，所以自代云：为他途路不得力。看他道得，自然契理契机，几曾失却宗旨。

古人云：承言须会宗，勿自立规矩。如今人只管撞将去便了，得则得，争奈颟顸笼统。若到作家面前，将三要语印空、印泥、印水验他，便见方木逗圆孔，无下落处。到这里讨一个同得同证，临时向什么处求？若是知有的人，开怀通个消息，有何不可？若不遇人，且卷而怀之。且问尔诸人，拄杖子是衲僧寻常用的，因什么却道途路不得力？古人到此不肯住，其实金屑虽贵，落眼成翳。

石室善道和尚，当时遭沙汰，常以拄杖示众云：过去诸佛也恁么，未来诸佛也恁么，现前诸佛也恁么。雪峰一日僧堂前拈拄杖示众云：这个只为中下根人。时有僧出问云：忽遇上上人来时如何？峰拈拄杖便去。云门云：我即不似雪峰打破狼藉。僧问：未审和尚如何？云门便打。

大凡参问，也无许多事，为尔外见有山河大地，内见有见闻觉知，上见有诸佛可求，下见有众生可度，直须一时吐却，然后十二时中，行住坐卧，打成一片。虽在一毛头上，宽若大千沙界。虽居镬汤炉炭中，如在安乐国土。虽居七珍八宝中，如在茅茨蓬蒿下。这般事，若是通方作者，到古人实处，自然不费力。他见无人构得他的，复自征云：毕竟如何？又奈何不得。自云：榔粟横担不顾人，直入千峰万峰去。这个意又作么生？且道指什么处为地头？不妨句中有眼，言外有意，自起自倒，自放自收。

岂不见严阳尊者，路逢一僧，拈起拄杖云：是什么？僧云：不识。严云：一条拄杖也不识。严复以拄杖，地上扎一下云：还识么？僧云：不识。严云：土窟子也不识。严复以拄杖担云：会么？僧云：不会。严云：榔栗横担不顾人，直入千峰万峰去。

古人到这里，为什么不肯住？雪窦有颂云：谁当机，举不赚，亦还希，摧残峭峻，销铄玄微。重关曾巨辟，作者未同归。玉兔乍圆乍缺，金乌似飞不飞。卢老不如何处去，白云流水共依依。因什么山僧道，脑后见腮，莫与往来？才作计较，便是黑山鬼窟里作活计。若见得彻，信得及，千人万人自然罗笼不住，奈何不得，动着拶着，自然有杀有活。雪窦会他意，道直入千峰万峰去，方始成颂。要知落处，看取雪窦颂云：

眼里尘沙耳里土，千峰万峰不肯住。

落花流水大茫茫，剔起眉毛何处去？

雪窦颂得甚好，有转身处，不守一隅，便道眼里尘沙耳里土，此一句颂莲花峰庵主。衲僧家到这里上无攀仰，下绝己躬，于一切时中，如痴似兀。不见南泉道：学道之人，如痴钝者也难得。禅月诗云：常忆南泉好言语，如斯痴钝者还希。法灯云：谁人知此意，令我忆南泉。南泉又道：七百高僧，尽是会佛法的人，唯有卢行者不会佛法，只会道，所以得他衣钵。且道佛法与道相去多少？雪窦拈云：眼里着沙不得，耳里着水不得。或若有个汉，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瞒，祖佛言教是什么热碗鸣声，便请高挂钵囊，拗折拄杖，管取一员无事道人。又云：眼里着得须弥山，耳里着得大海水。有一般汉，受人商量，祖佛言教，如龙得水，似虎靠山，却须挑起钵囊，横担拄杖，亦是一员无事道人。复云：恁么也不得，不恁么也不得，然后没交涉。三员无事道人中，要选一人为师，正是这般生铁铸就的汉。何故？或遇恶境界，或遇奇特境界，到他面前，悉皆如梦相似。不知有六根，亦不知有旦暮。直饶到这般田地，切忌守寒灰死火，打入黑漫漫处去。也须是有转身一路始得。不见古人道：莫守寒岩异草青，坐却白云宗不妙。所以莲花峰庵主道，为他途路不得力，直须是千峰万峰去始得。且道唤什么作千峰万峰？雪窦只爱他道榔栗横担不顾人，直入千峰万峰去，所以颂出。且道向什么处去？还有知得去处者么？

落花流水太茫茫。落花纷纷，流水茫茫，闪电之机，眼前是什么？剔起眉毛何处去？雪窦为什么也不知他去处？只如山僧道，适来举拂子。且道即今在什么处？尔诸人若见得，与莲花峰庵主同参。其或未然，三条椽下，七尺单前，试去参详看。

第二十六则

百丈独坐大雄峰

举：僧问百丈：如何是奇特事？丈云：独坐大雄峰。僧礼拜，丈便打。

临机具眼，不顾危亡。所以道，不入虎穴，争得虎子。百丈寻常如虎插翅相似，这僧也不避死生，敢捋虎须，便问：如何是奇特事？这僧也具眼，百丈便与他担荷云：独坐大雄峰。其僧便礼拜。衲僧家须是别未问已前意始得。这僧礼拜，与寻常不同，也须是具眼始得。莫教平生心胆向人倾，相识还如不相识。只这僧问如何是奇特事，百丈云：独坐大雄峰，僧礼拜，丈便打。看他放去则一时俱是，收来则扫踪灭迹。且道他便礼拜，意旨如何？若道是好，因甚百丈便打他作什么？若道是不好，他礼拜有什么不得处？到这里须是识休咎，别缁素，立向千峰顶上始得。

这僧便礼拜，似捋虎须相似。只争转身处，赖值百丈顶门有眼，肘后有符，照破四天下，深辨来风，所以便打。若是别人无奈他何。这僧以机投机，以意遣意，他所以礼拜。如南泉云：文殊普贤，昨夜三更，起佛见法见，各与二十棒，贬向二铁围山去也。时赵州出众云：和尚棒教谁吃？泉云：王老师有什过？州礼拜。宗师家等闲不见他受用处，才到当机拈弄处，自然活泼泼地。五祖先师常说如马前相扑相似。尔但常教见闻声色一时坐断，把得定，作得主，始见他百丈。且道放过时作么生？看取雪窦颂出云：

祖域交驰天马驹，化门舒卷不同途。

电光石火存机变，堪笑人来捋虎须。

雪窦见得透，方乃颂出。天马驹日行千里，横行竖走，奔骤如飞，方名天马驹。雪窦颂百丈于祖域之中，东走向西，西走向东，一来一往，七纵八横，殊无少碍，如天马驹相似，善能交驰，方见自由处。这个自是得他马祖大机大用。不见僧问马祖：如何是佛法大意？祖便打云：我若不打尔，天下人笑我去在。又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祖云：近前来向尔道。僧近前，祖劈耳便掌云：六耳不同谋。看他恁么得大自在，于建化门中，或卷或舒。有时舒不在卷处，有时卷不在舒处，有时卷舒俱不在，所以道同途不同辙。此颂百丈有这般手脚。

雪窦道：电光石火存机变。颂这僧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只在些子机变处。岩头道：却物为上，逐物为下。若论战也，个个立在转处。雪窦道：机轮曾未转，转必两头走。若转不得，有什么用处。大丈夫汉，也须是识些子机变始得。如今人只管供他款，被他穿却鼻孔，有什么了期。这僧于电光石火中，能存机变，便礼拜。雪窦道：堪笑人来捋虎须。百丈似一个大虫相似，堪笑这僧去捋虎须。

第二十七则

云门体露金风

垂示云：问一答十，举一明三。见兔放鹰，因风吹火，不惜眉毛则且置，只如入虎穴时如何？试举看。

举：僧问云门：树凋叶落时如何？云门云：体露金风。

若向个里荐得，始见云门为人处。其或未然，依旧只是指尘为马，眼瞎耳聋。谁人到这境界。且道云门为复是答他话，为复是与他酬唱？若道答他话，错认定盘星；若道与他唱和，且得没交涉。既不恁么，毕竟作么生？尔若见得透，衲僧鼻孔，不消一捏。其或未然，依旧打入鬼窟里去。大凡扶竖宗乘，也须是全身担荷，不惜眉毛，向虎口横身，任他横拖倒拽，若不如此，争能力得人。

这僧致个问端，也不妨险峻。若以寻常事看他，只似个管闲事的僧。若据衲僧门下，去命脉里觑时，不妨有妙处。且道树凋叶落是什么人境界？十八问中，此谓之辨主问，亦谓之借事问。云门不移易一丝毫，只向他道：体露金风。答得甚妙，亦不敢辜负他问头。盖为他问处有眼，答处亦端的。古人道：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若是知音的，举着便知落处。尔若向云门语脉里讨，便错了也。只是云门句中，多爱惹人情解，若作情解会，未免丧我儿孙。云门爱恁么骑贼马趁贼。不见僧问：如何是非思量处？门云：识情难测。这僧问：树凋叶落时如何？门云：体露金风。句中不妨把断要津，不通凡圣，须会他举一明三，举三明一。尔若去他三句中求，则脑后拔箭。他一句中须具三句，函盖乾坤句，随波逐浪句，截断众流句，自然恰好。云门三句中，且道用哪句接人？试辨看。颂曰：

问既有宗，答亦攸同。

三句可辨，一镞辽空。

大野兮凉飙飒飒，长天兮疏雨蒙蒙。

君不见少林久坐未归客，静依熊耳一丛丛。

古人道：承言须会宗，勿自立规矩。古人言不虚设，所以道，大凡问个事，也须识些子好恶，若不识尊卑去就，不识净触，信口乱道，有什么利济？凡出言吐气，须是如钳如挟，有钩有锁，须是相续不断始得。

这僧问处有宗旨，云门答处亦然。云门寻常以三句接人，此是极则也。雪窦颂这公案，与颂大龙公案相类。三句可辨，一句中具三句，若辨得则透出三句外。一镞辽空，镞乃箭镞也，射得太远，须是急着眼看始得。若也见得分明，可以一句之下开展大千沙界。

到此颂了，雪窦有余才，所以展开颂出道：大野兮凉飙飒飒，长天兮疏雨蒙蒙。且道是心是境？是玄是妙？古人道：法法不隐藏，古今常显露。他问树凋叶落时如何？云门道：体露金风。雪窦意只作一境，如今眼前，风拂拂地，不是南风，便是西北风，直须便恁么会始得。尔若更作禅道会，便没交涉。君不见少林久坐未归客，达摩未归西天时，九年面壁，静悄悄地，且道是树凋叶落？且道是体露金风？若向这里，尽古今凡圣，乾坤大地，打成一片，方见云门雪窦的为人处。静依熊耳一丛丛，熊耳即西京嵩山少林也。前山也千丛万丛，后山也千丛万丛，诸人向什么处见？还见雪窦为人处么？也是灵龟曳尾。

第二十八则

南泉不说的法

举：南泉参百丈涅槃和尚。丈问：从上诸圣，还有不为人说的法么？泉云：有。丈云：作么生是不为人说的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丈云：说了也。泉云：某甲只恁么，和尚作么生？丈云：我又不是大善知识，争知有说不说。泉云：某甲不会。丈云：我太杀为尔说了也。

到这里，也不消即心不即心，不消非心不非心，直下从顶至足，眉毛一茎也无，犹较些子。即心非心，寿禅师谓之表诠遮诠，此是涅槃和尚惟证禅师也。昔时在百丈作西堂，开田说大义者。是时南泉已见马祖了，只是往诸方抉择，百丈致此一问，也大难酬，云：从上诸圣，还有不为人说的法么？若是山僧，掩耳而出。看这老汉一场狼籍，若是作家，见他恁么问，便识破得他。

南泉只据他所见，便道：有。也是孟八郎。百丈便将错就错，随后道：作么生是不为人说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这汉贪观天上月，失却掌中珠。丈云：说了也。可惜许，与他注破，当时但劈脊便棒，教他知痛痒。虽然如是，尔且道什么处是说处？据南泉见处，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不曾说着，且问尔诸人，因什么却道说了也？他语下又无踪迹。若道他不说，百丈为什么却恁么道？

南泉是变通底人，便随后一拶云：某甲只恁么，和尚又作么生？若是别人，未免分疏不下。争奈百丈是作家，答处不妨奇特，便道：我又不是大善知识，争知有说不说。南泉便道个不会，是渠果会来道不会？莫是真个不会？百丈云：我太杀为尔说了也。且道什么处是说处？若是弄泥团汉时，两个混混沌沌；若是二俱作家时，如明镜当台。其实前头二俱作家，后头二俱放过。若是具眼汉，分明验取。且道作么生验他，看雪窦颂出云：

祖佛从来不为人，衲僧今古竞头走。

明镜当台列像殊，一一面南看北斗。

斗柄垂，无处讨，拈得鼻孔失却口。

释迦老子出世，四十九年，未曾说一字，始从光耀土，终至跋提河，于是二中间，未尝说一字。恁么道，且道是说是不说？如今满龙宫盈海藏，且作么生是不说。岂不见修山主道：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说。达摩不西来，少林有妙诀。又道：诸佛不曾出世，亦无一法与人，但能观众生心，随机应病，与药施方，遂有三乘十二分教。其实祖佛，自古至今，不曾为人说。只这不为人，正好参详。

山僧常说，若是添一句，甜蜜蜜地，好好观来，正是毒药。若是劈脊便棒，蓦口便掴，推将出去，方始亲切为人。

衲僧今古竞头走。到处是也问，不是也问，问佛问祖，问向上，问向下。虽然如此，若未到这田地，也少不得，如明镜当台列象殊。只消一句，可辨明白，古人道：万象及森罗，一法之所印。又道：森罗及万象，总在个中圆。神秀大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大满云：他只在门外。雪窦恁么道，且道在门内在门外？

尔等诸人，各有一面古镜，森罗万象，长短方圆，一一于中显现。尔若去长短处会，卒摸索不着，所以雪窦道：明镜当台列象殊，却须是一一面南看北斗。既是面南，为什么却看北斗？若恁么会得，方见百丈南泉相见处。此两句颂百丈挨拶处。丈云：我又不是大善知识，争知有说不说。雪窦到此颂得，落在死水里，恐人错会，却自提起云，即今目前斗柄垂，尔更去什么处讨？尔才拈得鼻孔失却口，拈得口失却鼻孔了也。

第二十九则

大隋随他去也

垂示云：鱼行水浊，鸟飞毛落，明辨主宾，洞分缁素，直似当台明镜，掌内明珠，汉现胡来，声彰色显，且道为什么如此？试举看。

举：僧问大隋：劫火洞然，大千俱坏，未审这个坏不坏？隋云：坏。僧云：恁么则随他去也。隋云：随他去。

大隋真如和尚承嗣大安禅师，乃东川盐亭县人。参见六十余员善知识。昔时在沩山会里作火头，一日沩山问云：子在此数年，亦不解致个问来看如何。隋云：令某甲问个什么即得？沩山云：子便不会问如何是佛？隋以手掩沩山口。山云：汝已后觅个扫地人也无。后归川，先于棚口山路次，煎茶接待往来，凡三年。后方出世，开山在大隋。

有僧问：劫火洞然，大千俱坏，未审这个坏不坏？这僧只据教意来问，教中云：成住坏空，三灾劫起，坏至三禅天。这僧原来不知话头落处。且道这个是什么？人多作情解道，这个是众生本性。隋云：坏。僧云：恁么则随他去也。隋云：随他去。只这个，多少人情解，摸索不着。若道随他去，在什么处？若道不随他去，又作么生？不见道：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

后有僧问修山主：劫火洞然，大千俱坏，未审这个坏不坏？山主云：不坏。僧云：为什么不坏？主云：为同于大千。坏也碍塞杀人，不坏也碍塞杀人。其僧既不会大隋说话，是他也不妨以此事为念，却持此问，直往舒州投子山，投子问：近离甚处？僧云：西蜀大隋。投云：大隋有何言句？僧遂举前话，投子焚香礼拜云：西蜀有古佛出世，汝且速回。其僧复回至大隋，隋已迁化，这僧一场狼籍。后有唐僧景遵题大隋云：了然无别法，谁道印南能。一句随他语，千山走衲僧。蛩寒鸣砌叶，鬼夜礼龛灯。吟罢孤窗外，徘徊恨不胜。所以雪窦后面引此两句颂出，如今也不得作坏会，也不得作不坏会，毕竟作么生会？急着眼看。

劫火光中立问端，衲僧犹滞两重关。

可怜一句随他语，万里区区独往还。

雪窦当机颂出，句里有出身处。劫火光中立问端，衲僧犹滞两重关。这僧问处，先怀坏与不坏，是两重关。若是得的人，道坏也有出身处，道不坏也有出身处。可怜一句随他语，万里区区独往还。颂这僧持此问投子，又复回大隋，可谓万里区区也。

第三十则

赵州大萝卜头

举：僧问赵州：承闻和尚亲见南泉，是否？州云：镇州出大萝卜头。

这僧也是个久参的，问中不妨有眼，争奈赵州是作家，便答他道：镇州出大萝卜头，可谓无味之谈，塞断人口。这老汉大似个白拈贼相似，尔才开口，便换却尔眼睛。若是豁达英灵的汉，直下向击石火里闪电火中，才闻举着，剔起便行。苟或伫思停机，不免丧身失命。

江西澄散圣判，谓之东问西答，唤作不答话，不上他圈缋。若恁么会争得。远录公云：此是傍瞥语，收在九带中。若恁么会，梦也未梦见在，更带累赵州去。有者道：镇州从来出大萝卜头，天下人皆知，赵州从来参见南泉，天下人皆知，这僧却更问道，承闻和尚亲见南泉是否，所以州向他道：镇州出大萝卜头，且得没交涉。

都不恁么会，毕竟作么生会？他家自有通霄路。不见僧问九峰：承闻和尚亲见延寿来，是否？峰云：山前麦熟也未？正对得赵州答此僧话，浑似两个无孔铁锤。赵州老汉是个无事的人，尔轻轻问着，便换却尔眼睛。若是知有的人，细嚼来咽。若是不知有的人，一似囫囵吞个枣。

镇州出大萝卜，天下衲僧取则。

只知自古自今，争辨鹄白乌黑。

贼贼，衲僧鼻孔曾拈得。

镇州出大萝卜，尔若取他为极则，早是错了也。古人把手上高山，未免傍观者哂。人皆知道这个是极则语，却毕竟不知极则处，所以雪窦道：天下衲僧取则。

只知自古自今，争辨鹊白乌黑。虽知今人也恁么答，古人也恁么答，何曾分得缁素来。雪窦道，也须是去他石火电光中，辨其鹊白乌黑始得。

公案到此颂了也，雪窦自出意，向活泼泼处，更向尔道：贼贼，衲僧鼻孔曾拈得。三世诸佛也是贼，历代祖师也是贼，善能作贼换人眼睛，不犯手脚，独许赵州。且道什么处是赵州善做贼处？镇州出大萝卜头！

碧岩录卷第四

第三十一则

麻谷持锡绕床

垂示云：动则影现，觉则冰生。其或不动不觉，不免入野狐窟里。透得彻，信得及，无丝毫障翳，如龙得水，似虎靠山，放行也瓦砾生光，把定也真金失色。古人公案，未免周遮。且道评论什么边事，试举看。

举：麻谷持锡到章敬，绕禅床三匝，振锡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雪窦着语云：错。麻谷又到南泉绕禅床三匝，振锡一下，卓然而立。泉云：不是，不是。雪窦着语云：错。放过不可。麻谷当时云：章敬道是，和尚为什么道不是？泉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此是风力所转，终成败坏。

古人行脚，遍历丛林，直以此事为念。要辨他曲录木床上老和尚具眼不具眼。古人一言相契即住，一言不契即去。看他麻谷到章敬，绕禅床三匝，振锡一下，卓然而立。章敬云：是，是。杀人刀，活人剑，须是本分作家。雪窦云：错。落在两边，尔若去两边会，不见雪窦意。他卓然而立，且道为什么事？雪窦为什么却道错？什么处是他错处？章敬道是，什么处是是处？雪窦如坐读判语。

麻谷担个是字，便去见南泉，依然绕禅床三匝，振锡一下，卓然而立，泉云：不是，不是。杀人刀，活人剑，须是本分宗师。雪窦云：错。章敬道是是，南泉云不是不是，为复是同是别？前头道是，为什么也错？后头道不是，为什么也错？若向章敬句下荐得，自救也不了。若向南泉句下荐得，可与祖佛为师。

虽然恁么，衲僧家须是自肯始得。莫一向取人口辩，他问既一般，为什么一个道是，一个道不是？若是通方作者，得大解脱的人，必须别有生涯。若是机境不忘的，决定滞在这两头。若要明辨古今，坐断天下人舌头，须是明取这两错始得。

及至后头雪窦颂，也只颂这两错，雪窦要提活泼泼处，所以如此。若是皮下有血的汉，自然不向言句中作解会，不向系驴橛上作道理。有者道：雪窦代麻谷下这两错，有什么交涉？殊不知，古人着语，锁断要关，这边也是，那边也是，毕竟不在这两头。庆藏主道：持锡绕禅床，是与不是俱错。其实亦不在此。

尔不见，永嘉到曹溪见六祖，绕禅床三匝，振锡一下，卓然而立。祖云：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大德从何方而来？生大我慢。为什么六祖却道他生大我慢，此个也不说是，也不说不是，是与不是，都是系驴橛。唯有雪窦下两错，犹较些子。麻谷云：章敬道是，和尚为什么道不是？这老汉不惜眉毛，漏逗不少。南泉道章敬则是，是汝不是，南泉可谓见兔放鹰。庆藏主云：南泉忒杀郎当，不是便休，更与他出过，道此是风力所转，终成败坏。《圆觉经》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谓发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脑垢色，皆归于地。唾涕脓血皆归于水，暖气归火，动转归风。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他麻谷持锡绕禅床，既是风力所转，终成败坏。且道毕竟发明心宗底事，在什么处？到这里，也须是生铁铸就底个汉始得。

岂不见张拙秀才参西堂藏禅师，问云：山河大地，是有是无？三世诸佛，是有是无？藏云：有。张拙秀才云：错。藏云：先辈曾参见什么人来？拙云：参见径山和尚来。某甲凡有所问话，径山皆言无。藏云：先辈有什么眷属？拙云：有一山妻，两个痴顽。又却问：径山有甚眷属？拙云：径山古佛，和尚莫谤渠好。藏云：待先辈得似径山时，一切言无。张拙俯首而已。

大凡作家宗师，要与人解粘去缚，抽钉拔楔，可只守一边，左拨右转，右拨左转。但看仰山到中邑处谢戒，邑见来，于禅床上拍手云：和尚。仰山即东边立，又西边立，又于中心立，然后谢戒了，却退后立。邑云：什么处得此三昧来？仰山云：于曹溪印子上脱将来。邑云：汝道曹溪用此三昧接什么人？仰云：接一宿觉。仰山又复问中邑云：和尚什么处得此三昧来？邑云：我于马祖处得此三昧来。似恁么说话，岂不是举一明三，见本逐末的汉。

龙牙示众道：夫参学人，须透过祖佛始得。新丰和尚道：见祖佛言教，如生冤家，始有参学分。若透不得，即被祖佛瞒去。时有僧问：祖佛还有瞒人之心也无？牙云：汝道江湖还有碍人之心也无？又云：江湖虽无碍人之心，自是时人过不得，所以江湖却成碍人去，不得道江湖不得人。祖佛虽无瞒人之心，自是时人透不得，祖佛却成瞒人去也，不得道祖佛不瞒人。若透得祖佛过，此人即过却祖佛。也须是体得祖佛意，方与向上古人同。如未透得，倘学佛学祖，则万劫无有得期。又问：如何得不被祖佛瞒去？牙云：直须自悟去。到这里须是如此始得。何故？为人须为彻，杀人须见血。南泉雪窦是这般人，方敢拈弄。颂云：

此错彼错，切忌拈却。

四海浪平，百川潮落。

古策风高十二门，门门有路空萧索。

非萧索，作者好求无病药。

这一个颂，似德山见沩山公案相似。先将公案着两转话，穿作一串，然后颂出。此错彼错，切忌拈却。雪窦意云，此处一错，彼处错，切忌拈却，拈却即乖。须是如此，着这两错，直得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可杀清风明月。尔若向这两错不会得，更没一星事。山是山水是水，长者自长，短者自短，五日一风，十日一雨。所以道：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后面颂麻谷持锡云：古策风高十二门。古人以鞭为策，衲僧家以拄杖为策。西王母瑶池上，有十二朱门。古策即是拄杖。头上清风，高于十二朱门，天子及帝释所居之处，亦各有十二朱门。若是会得这两错，拄杖头上生光，古策也用不着。古人道：识得拄杖子，一生参学事毕。又道：不是标形虚事持，如来宝杖亲踪迹。此之类也。到这里，七颠八倒，于一切时中，得大自在。门门有路空萧索。虽有路，只是空萧索。雪窦到此，自觉漏逗，更与尔打破。然虽如是，也有非萧索处。任是作者无病时，也须是先讨些药吃始得。

第三十二则

定上座伫立

垂示云：十方坐断，千眼顿开；一句截流，万机寝削。还有同死同生的么？现成公案，打叠不下。古人葛藤，试请举看。

举：定上座问临济：如何是佛法大意？济下禅床擒住与一掌，便托开。定伫立。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礼拜？定方礼拜，忽然大悟。

看他恁么，直出直入，直往直来，乃是临济正宗。有恁么作用，若透得去，便可翻天作地，自得受用。定上座是这般汉，被临济一掌，礼拜起来，使知落处。

他是向北人，最朴直，既得之后，更不出世，后来全用临济机，也不妨颖脱。一日路逢岩头、雪峰、钦山三人。岩头乃问：甚处来？定云：临济。头云：和尚万福。定云：已顺世了也。头云：某等三人，特去礼拜，福缘浅薄，又值归寂，未审和尚在日，有何言句，请上座举一两则看。定遂举临济一日示众云：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常从汝诸人面门出入，未证据者，看，看。时有僧出问：如何是无位真人？济便擒住云：道，道。僧拟议，济便托开云：无位真人，是什么干屎橛！便归方丈。岩头不觉吐舌。钦山云：何不道非无位真人？被定擒住云：无位真人与非无位真人，相去多少？山无语，直得面黄面青。岩头、雪峰近前礼拜云：这新戒不识好恶，触忤上座，望慈悲且放过。定云：若不是这两个老汉，祝土杀这尿床鬼子。

又在镇州斋回，到桥上歇，逢三人座主。一人问：如何是禅河深处须穷底？定擒住拟抛向桥下。时二座主，连忙救云：休，休，是伊触件上座，且望慈悲。定云：若不是二座主，从他穷到底去。看他恁么手段，全是临济作用。更看雪窦颂出云：

断际全机继后踪，持来何必在从容。

巨灵抬手无多子，分破华山千万重。

雪窦颂：断际全机继后踪，持来何必在从容。黄檗大机大用，唯临济独继其踪。拈得将来不容拟议，或若踌躇，便落阴界。《楞严经》云：如我按指，海印发光。汝暂举心，尘劳先起。

巨灵抬手无多子，分破华山千万重。巨灵神有大神力，以手擘开太华，放水流入黄河。定上座疑情，如山堆岳积，被临济一掌，直得瓦解冰消。

第三十三则

陈操具只眼

垂示云：东西不辨，南北不分，从朝至暮，从暮至朝，还道伊瞌睡么？有时眼似流星，还道伊惺惺么？有时呼南作北，且道是有心是无心？是道人是常人？若向个里透得，始知落处。方知古人恁么不恁么。且道是什么时节？试举看。

举：陈操尚书看资福，福见来便画圆相。操云：弟子恁么来？早是不着便，何况更画一圆相。福便掩却方丈门。雪窦云：陈操只具一只眼。

陈操尚书，与裴休、李翱同时，凡见一僧来，先请斋，衬钱三百，须是勘辨。一日云门到，相看便问：儒书中即不问，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么生是衲僧家行脚事？云门云：尚书曾问几人来？操云：即今问上座。门云：即今且置，作么生是教意？操云：黄卷赤轴。门云：这个是文字语言，作么生是教意？操云：口欲谈而辞丧，心欲缘而虑亡。门云：口欲谈而辞丧，为对有言；心欲缘而虑亡，为对妄想，作么生是教意？操无语。门云：见说尚书看《法华经》是否？操云：是。门云：经中道：一切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且道非非想天，即今有几人退位？操又无语。门云：尚书且莫草草，师僧家抛却三经五论来入丛林，十年二十年，尚自不奈何，尚书又争得会？操礼拜云：某甲罪过。

又一日与众官登楼次，望见数僧来，一官人云：来者总是禅僧。操云：不是。官云：焉知不是？操云：待近来与尔勘过。僧至楼前，操蓦召云：上座，僧举头，书谓众官云：不信道。唯有云门一人，他勘不得。他参见睦州来，一日去参资福。福见来，便画一圆相，资福乃沩山、仰山下尊宿，寻常爱以境致接人，见陈操尚书，便画一圆相，争奈操却是作家，不受人瞒。解自点检云：弟子恁么来，早是不着便，那堪更画一圆相？福掩却门。这般公案，谓之言中辨的，句里藏机。雪窦道：陈操只具一只眼。雪窦可谓顶门具眼，且道意在什么处？也好与一圆相。若总恁么地，衲僧家如何为人。我且问尔，当时若是诸人作陈操时，堪下得个什么语？免得雪窦道他只具一只眼。所以雪窦踏翻颂云：

团团珠绕玉珊珊，马载驴驮上铁船。

分付海山无事客，钓鳌时下一圈挛。

团团珠绕玉珊珊，马载驮驼上铁船。雪窦当头颂出，只颂个圆相，若会得去，如虎戴角相似。这个些子，须是桶底脱，机关尽，得失是非，一时放却，更不要作道理会，也不得作玄妙会。毕竟作么生会？这个须是马载驴驮上铁船，这里看始得，别处则不可分付，须是将去分付海山无事的客。尔若肚里有些子事，即承当不得。

这里须是有事无事，违情顺境，若佛若祖，奈何他不得的人，方可承当。若有禅可参，有凡圣情量，决定承当他底不得。承当得了，作么生会？他道钓鳌时下一圈挛。钓鳌须是圈挛始得。所以风穴云：惯钓鲸鲵澄巨浸，却嗟蛙步碾泥沙。又云：巨鳌莫载三山去，吾欲蓬莱顶上行。雪窦复云：天下衲僧跳不出。若是巨鳌，终不作衲僧见解；若是衲僧，终不作巨鳌见解。

第三十四则

仰山不曾游山

举：仰山问僧：近离甚处？僧云：庐山。山云：曾游五老峰么？僧云：不曾到。山云：阇梨不曾游山。云门云：此语皆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谈。

验人端的处，下口便知音。古人道：没量大人，向语脉里转却。若是顶门具眼，举着便知落处。看他一问一答，历历分明，云门为什么却道：此语皆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谈？古人到这里，如明镜当台，明珠在掌，胡来胡现，汉来汉现，一个蝇子也过他鉴不得。且作么生是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谈？也不妨险峻。到这田地，也须是个汉始可提掇。云门拈云：这僧亲从庐山来，因什么却道，阇梨不曾游山？

沩山一日问仰山云：诸方若有僧来，汝将什么验他？仰山云：某甲有验处。沩山云：子试举看。仰云：某甲寻常见僧来，只举拂子向伊道：诸方还有这个么？待伊有语，只向伊道：这个即且置，那个如何？沩山云：此是向上人牙爪。

岂不见马祖问百丈：什么处来？丈云：山下来。祖云：路上还逢着一人么？丈云：不曾。祖云：为什么不曾逢着？丈云：若逢着，即举似和尚。祖云：哪里得这消息来？丈云：某甲罪过。祖云：却是老僧罪过。仰山问僧，正相类此。当时待他道曾到五老峰么？这僧若是个汉，但云祸事，却道不曾到。这僧即不作家，仰山何不据令而行，免见后面许多葛藤，却云：阇梨不曾游山。所以云门道：此语皆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谈。若是出草之谈，则不恁么。

出草入草，谁解寻讨。

白云重重，红日杲杲。

左顾无暇，右盼已老。

君不见寒山子，行太早，

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道。

出草入草，谁解寻讨。雪窦却知他落处，到这里，一手抬，一手搦。白云重重，红日杲杲。大似草茸茸，烟幂幂。到这里，无一丝毫属凡，无一丝毫属圣，遍界不曾藏，一一盖覆不得，所谓无心境界，寒不闻寒，热不闻热，都卢是个大解脱门。

左顾无暇，右盼已老。懒瓒和尚隐居衡山石室中，唐德宗闻其名，遣使召之。使者至其室宣言：天子有诏，尊者当起谢恩。瓒方拨牛粪火，寻煨芋而食，寒涕垂颐未尝答。使者笑曰：且劝尊者拭涕。瓒曰：我岂有工夫为俗人拭涕耶？竟不起。使回奏，德宗甚钦叹之。似这般清寥寥白的的。只如善道和尚，遭沙汰后，更不复作僧，人呼为石室行者，每踏碓忘移步。僧问临济：石室行者忘移步意旨如何？济云：没溺深坑。

法眼《圆成实性颂》云：理极忘情谓，如何有喻齐。到头霜夜月，任运落前溪。果熟兼猿重，山长似路迷。举头残照在，原是住居西。雪窦道：君不见，寒山子，行太早，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道。寒山子诗云：欲得安身处，寒山可长保。微风吹幽松，近听声愈好，下有斑白人，喃喃读黄老。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道。永嘉又道：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痕垢尽时光始现，心法双忘性即真。到这里，如痴似兀，方见此公案。若不到这田地，只在语言中走，有甚了日。

第三十五则

文殊前三三后三三

垂示云：定龙蛇，分玉石，别缁素，决犹豫，若不是顶门上有眼，肘臂下有符，往往当头蹉过。只如今见闻不昧，声色纯真，且道是皂是白？是曲是直？到这里作么生辨？

举：文殊问无着：近离什么处？无着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着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殊云：多少众？着云：或三百或五百。无着问文殊：此间如何住持？殊云：凡圣同居，龙蛇混杂。着云：多少众？殊云：前三三，后三三。

无着游五台，至中路荒僻处，文殊化一寺，接他宿。遂问：近离甚处？着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着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殊云：多少众？着云：或三百或五百。无着却问文殊：此间如何住待？殊云：凡圣同居，龙蛇混杂。着云：多少众？殊云：前三三，后三三。却吃茶。文殊举起玻璃盏子云：南方还有这个么？着云：无。殊云：寻常将什么吃茶？着无语，遂辞去。文殊令均提童子送出门首。无着问童子云：适来道前三三后三三，是多少？童子云：大德。着应诺。童子云：是多少？又问：此是何寺？童子指金刚后面。着回首，化寺童子悉隐不见，只是空谷，彼处后来谓之金刚窟。

后有僧问风穴：如何是清凉山中主？穴云：一句不逞无着问，迄今犹作野盘僧。若要参透，平平实实，脚踏实地，向无着言下荐得，自然居镬汤炉炭中，亦不闻热，居寒冰上，亦不闻冷。若要参透，使孤危峭峻，如金刚王宝剑，向文殊言下荐取，自然水洒不着，风吹不入。不见漳州地藏问僧：近离甚处？僧云：南方。藏云：彼中佛法如何？僧云：商量浩浩地。藏云：争似我这里种田博饭吃。且道与文殊答处，是同是别？有的道：无着答处不是。文殊答处，也有龙有蛇，有凡有圣。有什么交涉？还辨明得前三三后三三么？前箭犹轻后箭深，且道是多少？若向此一句下，截得断，把得住，相次间到这境界。

千峰盘屈色如蓝，谁谓文殊是对谈？

堪笑清凉多少众，前三三与后三三。

千峰盘屈色如蓝，谁谓文殊是对谈。有者道，雪窦只是重拈一遍，不曾颂着。只如僧问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云：是曹源一滴水。又僧问琅琊觉和尚：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觉云：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不可也唤作重拈一遍。明招独眼龙亦颂其意，有盖天盖地之机。道：廓周沙界胜伽蓝，满目文殊是对谈。言下不知开佛眼，回头只见翠山岩。廓周沙界胜伽蓝。此指草窟化寺，所谓有权实，双行之机。满目文殊是对谈，言下不知开佛眼，回头只见翠山岩。正当恁么时，唤作文殊普贤观音境界得么？要且不是这个道理。雪窦只改明招底用，却有针线。

千峰盘屈色如蓝。更不伤锋犯手，句中有权有实，有理有事。谁谓文殊是对谈。一夜对谈，不知是文殊。后来无着在五台山作典座，文殊每于粥锅上现，被无着拈搅粥篦便打，虽然如是，也是贼过后张弓。当时等他道：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劈脊便棒，犹较些子。堪笑清凉多少众，雪窦笑中有刀。若会得这笑处，便见他道前三三与后三三。

第三十六则

长沙芳草落花

举：长沙一日游山，归至门首，首座问：和尚什么处去来？沙云：游山来。首座云：到什么处来？沙云：始随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座云：大似春意。沙云：也胜秋露滴芙蕖。雪窦着语云：谢答话。

长沙鹿苑招贤大师，法嗣南泉，与赵州、子胡辈同时，机锋敏捷。有人问教，便与说教，要颂便与颂。尔若要作家相见，便与尔作家相见。仰山寻常机锋，最为第一。一日同长沙玩月次，仰山指月云：人人尽有这个，只是用不得。沙云：恰是，便倩尔用那。仰山云：尔试用看。沙一踏踏倒，仰山起云：师叔一似个大虫。后来人号为岑大虫。

因一日游山归，首座亦是他会下人，便问：和尚什么处去来？沙云：游山来。座云：到什么处去来？沙云：始随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须是坐断十方的人始得。古人出入未尝不以此事为念。看他宾主互换，当机直截，各不相饶。既是游山，为什么却问道：到什么处去来？若是如今禅和子，便道到夹山亭来。看他古人，无丝毫道理计较，亦无住着处，所以道：始随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首座便随他意向他道：大似春意。沙云：也胜秋露滴芙蕖。雪窦云：谢答语。代末后语也。也落两边，毕竟不在这两边。

昔有张拙秀才，看《千佛名经》，乃问：百千诸佛，但闻其句，未审居何国土？还化物也无？沙云：黄鹤楼崔颢题诗后，秀才曾题也未？拙云：未曾题。沙云：得闲题取一篇也好。岑大虫平生为人，直得珠回玉转，要人当面便会。颂云：

大地绝纤埃，何人眼不开。

始随芳草去，又逐落花回。

羸鹤翘寒木，狂猿啸古台。

长沙无限意，咄！

且道这公案与仰山问僧：近离甚处？僧云：庐山。仰云：曾到五老峰么？僧云：不曾到。仰云：阇梨不曾游山。辨缁素看，是同是别？到这里，须是机关尽意识忘，山河大地，草芥人畜，无些子渗漏。若不如此，古人谓之犹在胜妙境界。不见云门道：直得山河大地，无纤毫过患，犹为转物。不见一切色，始是半提。更须知有全提时节向上一窍，始解稳坐。若透得，依旧山是山，水是水，各住自位，各当本体，如大拍盲人相似。赵州道：鸡鸣丑，愁见起来还漏逗。裙子偏衫个也无，袈裟形相些些有。无裆棍裤无口，头上青灰三五斗。本为修行利济人，谁知翻成不唧留。若得真实到这境界，何人眼不开，一任七颠八倒，一切处都是这境界，都是这时节，十方无壁落，四面亦无门。所以道：始随芳草去，又逐落花回。

雪窦不妨巧，只去他左边贴一句，右边贴一句，一似一首诗相似。羸鹤翘寒木，狂猿啸古台。雪窦引到这里，自觉漏逗，蓦云：长沙无限意，咄！如作梦却醒相似。雪窦虽下一喝，未得剿绝。若是山僧即不然：长沙无限意，掘地更深埋。

第三十七则

盘山三界无法

垂示云：掣电之机，徒劳伫思；当空霹雳，掩耳难谐。脑门上播红旗，耳背后轮双剑，若不是眼辨手亲，争能构得。有般底，低头伫思，意根下卜度。殊不知髑髅前见鬼无数。且道不落意根，不抱得失，忽有个恁么举觉，作么生败对？试举看。

举：盘山垂语云：三界无法，何处求心？

向北幽州盘山宝积和尚，乃马祖下尊宿，后出普化一人。师临迁化，谓众云：还有人邈得吾真么？众皆写真呈师，师皆叱之。普化出云：某甲邈得。师云：何不呈似老僧？普化便打筋斗而出。师云：这汉向后如风狂接人去在。一日示众云：三界无法，何处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璇玑不动，寂止无痕。觌面相呈，更无余事。雪窦拈两句来颂，直是浑金璞玉。

不见道，瘥病不假驴驮药。山僧为什么道和声便打？只为他担枷过状。古人道：闻称声外句，莫向意中求。且道他意作么生？直得奔流度刃，电转星飞。若拟议寻思，千佛出世，也摸索他不着。若是深入阃奥，彻骨彻髓见得透底，盘山一场败缺；若承言会宗，左转右转的，盘山只得一橛；若是拖泥带水，声色堆里转，未梦见盘山在。

五祖先师道：透过那边方有自由分。不见三祖道：执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体无去住。若向这里道，无佛无法，又打入鬼窟里去。古人谓之解脱深坑，本是善因而招恶果。所以道，无为无事人，犹遭金锁难。也须是穷到底始得。若向无言处言得，行不得处行得，谓之转身处。三界无法，何处求心？尔着作情解，只在他言下死却。雪窦见处，七穿八穴，所以颂出。

三界无法，何处求心？

白云为盖，流泉作琴。

一曲两曲无人会，雨过夜塘秋水深。

三界无法，何处求心？雪窦颂得一似华严境界。有者道：雪窦无中唱出。若是眼皮绽底，终不恁么会。雪窦去他傍边贴两句道：白云为盖，流泉作琴。苏内翰见照觉，有颂云：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雪窦借流泉，作一片长舌头，所以道：一曲两曲无人会。

不见九峰虔和尚道：还识得命么，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竞起是文殊家风，一亘晴空，是普贤境界。流泉作琴，一曲两曲无人会。这般曲调，也须是知音始得。若非其人，徒劳侧耳。

古人道：聋人也唱胡家曲，好恶高低总不闻。云门道：举不顾，即差互。拟思量，何劫悟。举是体，顾是用，未举已前，朕兆未分已前见得，坐断要津；若朕兆才分见得，便有照用；若朕兆分后见得，落在意根。雪窦忒杀慈悲，更向尔道，却似“雨过夜塘秋水深”。此一颂曾有人论量，美雪窦有翰林之才。雨过夜塘秋水深，也须是急着眼看。更若迟疑，即讨不见。

第三十八则

风穴祖师心印

垂示云：若论渐也，返常合道，闹市里七纵八横；若论顿也，不留朕迹，千圣亦摸索不着。倘或不立顿渐，又作么生？快人一言，快马一鞭。正恁么时，谁是作者？试举看。

举：风穴在郑州衙内，上堂云：祖师心印，状似铁牛之机。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时有卢陂长老出问：某甲有铁牛之机，请师不搭印。穴云：惯钓鲸鲵澄巨浸，却嗟蛙步辗泥沙。陂伫思，穴喝云：长老何不进语？陂拟议，穴打一拂子。穴云：还记得话头么？试举看。陂拟开口，穴又打一拂子。牧主云：佛法与王法一般。穴云：见个什么道理？牧主云：当断不断，返招其乱。穴便下座。

风穴乃临济下尊宿。临济当初在黄檗会下栽松次，檗云：深山里栽许多松作什么？济云：一与山门作境致，二与后人作标榜。道了便镬地一下。檗云：虽然如是，子已吃二十棒了也。济又打地一下云：嘘嘘。檗云：吾宗到汝，大兴于世。沩山哲云：临济恁么，大似平地吃交。虽然如是，临危不变，始称真丈夫。檗云：吾宗到汝，大兴于世。大似怜儿不觉丑。后来沩山问仰山：黄檗当时，只嘱付临济一人，别更有在？仰山云：有，只是年代深远，不欲举似和尚。沩山云：虽然如是，吾亦要知，但举看。仰山云：一人指南，吴越令行，遇大风即止。此乃谶风穴也。

穴初参雪峰五年，因请益临济入堂，两堂首座齐下一喝，僧问临济：还有宾主也无？济云：宾主历然。穴云：未审意旨如何？峰云：吾昔与岩头钦山，去见临济，在途中闻已迁化。若要会他宾主话，须是参他宗派下尊宿。穴后又见瑞岩常自唤主人公，自云喏，复云：惺惺着，他后莫受人瞒却。穴云：自拈自弄，有什么难？

后在襄州鹿门与廓侍者过夏，廓指他来参南院。穴云：入门须辨主，端的请师分。一日遂见南院，举前话云：某甲特来亲觐。南院云：雪峰古佛。一日见镜清，清问：近离甚处？穴云：自离东来。清云：还过小江否？穴云：大柯独飘空，小江无可济。清云：镜水图山，鸟飞不渡，子莫盗听遗言。穴云：沧溟尚怯蒙轮势，列汉飞帆渡五湖。清竖起拂子云：争奈这个何？穴云：这个是什么？清云：果然不识。穴云：出没卷舒，与师同用。清云：杓卜听虚声，熟睡饶谵语。穴云：泽广藏山，理能伏豹。清云：赦罪放愆，速须出去。穴云：出即失。乃便出，至法堂上，自谓言：大丈夫，公案未了，岂可便休。却回再入方丈。清坐次，便问：某适来辄呈呆见，冒渎尊颜，伏蒙和尚慈悲，未赐罪责。清云：适来从东来，岂不是翠严来？穴云：雪窦亲栖宝盖东。清云：不逐亡羊狂解息，却来这里念诗篇。穴云：路逢剑客须呈剑，不是诗人莫献诗。清云：诗速秘却，略借剑看。穴云：悬首甑人携剑去。清云：不独触风化，亦自显颟顸。穴云：若不触风化，焉明古佛心。清云：何名古佛心？穴又云：再许允容，师今何有？清云：东来衲子，菽麦不分。穴云：只闻不以而以，何得抑以而以。清云：巨浪涌千寻，澄波不离水。穴云：一句截流，万机寝削。穴便礼拜，清以拂子点三点云：俊哉。且坐吃茶。

风穴初到南院，入门不礼拜，院云：入门须辨主。穴云：端的请师分。院左手拍膝一下，穴便喝。院右手拍膝一下，穴亦喝。院举左手云：这个即从阇梨。又举右手云：这个又作么生？穴云：瞎。院遂拈拄杖。穴云：作什么？某甲夺却拄杖，打着和尚，莫言不道。院便掷下拄杖云：今日被这黄面浙子，钝置一上。穴云：和尚大似持钵不得，诈道不饥。院云：阇梨莫曾到此间么？穴云：是何言钦？院云：好好借问。穴云：也不得放过。院云：且坐吃茶。

尔看俊流自是机锋峭峻，南院亦未辨得他。至次日南院只作平常问云：今夏在什么处？穴云：鹿门与廓侍者同过夏。院云：原来亲见作家来。又云：他向尔道什么？穴云：始终只教某甲一向作主。院便打，推出方丈云：这般纳败缺的汉，有什么用处？穴自此服膺，在南院会下作园头。一日院到园里问云：南方一棒作么生商量？穴云：和尚此间作么生商量？院拈棒起云：棒下无生忍，临机不让师。穴于是豁然大悟。

是时五代离乱，郢州牧主请师度夏。是时临济一宗大盛，他凡是问答垂示，不妨语句尖新，攒花簇锦，字字皆有下落。一日牧主请师上堂，示众云：祖师心印，状似铁牛之机，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何故不似石人木马之机，直下似铁牛之机？无尔撼动处。尔才去即印住，尔才住即印破，教尔百杂碎，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看他恁么垂示，可谓钩头有饵。

是时座下有卢陂长老，亦是临济下尊宿，敢出头来与他对机。便转他话头，致个问端，不妨奇特，道：某甲有铁牛之机，请师不搭印。争奈风穴是作家，便答他道：惯钓鲸鲵澄巨浸，却嗟蛙步辗泥沙。也是言中有响。云门云：垂钩四海，只钓狞龙，格外玄机，为寻知己。巨浸乃十二头水牯牛，为钩饵，却只钓得一蛙出来。此语且无玄妙，亦无道理计较。古人道：若向事上觑则易，若向意根下卜度则没交涉。卢陂伫思，见之不取，千载难逢，可惜许，所以道：直饶讲得千经论，一句临机下口难。

其实卢陂要讨好语对他，不欲行令，被风穴一向用搀旗夺鼓的机锋，一向逼将去，只得没奈何。俗谚云：阵败不禁苕帚扫。当初更要讨枪法敌他，等尔讨得来，即头落地。牧主亦久参风穴，解道佛法与王法一般，穴云：尔见个什么？牧主云：当断不断，返招其乱。风穴浑是一团精神，如水上葫芦子相似，捺着便转，按着便动，解随机说法。若不随机，翻成妄语。穴便下座。

只如临济有四宾主话：夫参学之人，大须仔细。如宾主相见，有语论宾主往来，或应物见形，全体作用，或把机权喜怒，或现半身，或乘狮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学人便喝，先拈出一个胶盆子，善知识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样，便学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育之病，不堪医治，唤作宾看主。或是善知识，不拈出物，随学人问处便夺。学人被夺，抵死不放，此是主看宾。或有学人，应一个清净境出善知识前，知识辨得是境，把他抛向坑里。学人言：大好善知识。即云：咄哉，不识好恶。学人礼拜，此唤作主看主。或有学人，披枷带锁，出善知识前，善知识更与他安一重枷锁，学人欢喜，彼此不辨，呼为宾看宾。大德，山僧所举：皆是辨魔拣异，知其邪正。

不见僧问慈明：一喝分宾主，照用一时行时如何？慈明便喝。又云居弘觉禅师示众云：譬如狮子，捉象亦全其力，捉兔亦全其力。时有僧问：未审全什么力？云居云：不欺之力。看他雪窦颂出：

擒得卢陂跨铁牛，三玄戈甲未轻酬。

楚王城畔朝宗水，喝下曾令却倒流。

雪窦知风穴有这般宗风，便颂道：擒得卢陂跨铁牛，三玄戈甲未轻酬。临济下有三玄三要，凡一句中须具三玄，一玄中须具三要。僧问临济：如何是第一句？济云：三要印开朱点窄，未容拟议主宾分。如何是第二句？济云：妙辨岂容无着问，沤和不负截流机。如何是第三句？济云：但看棚头弄傀儡，抽牵全藉里头人。

风穴一句中便具三玄戈甲，七事随身，不轻酬他。若不如此，争奈卢陂何。后面雪窦要出临济下机锋，莫道是卢陂，假饶楚王城畔，洪波浩渺，白浪滔天，尽去朝宗，只消一喝，也须教倒流！

第三十九则

云门花药栏

垂示云：途中受用底，似虎靠山；世谛流布底，如猿在槛。欲知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欲锻百炼精金，须是作家炉鞲。且道：大用现前底，将什么试验？

举：僧问云门：如何是清净法身？门云：花药栏。僧云：便恁么去时如何？门云：金毛狮子。

诸人还知这僧问处与云门答处么？若知得，两口同无一舌，若不知，未免颟顸。僧问玄沙：如何是清净法身？沙云：脓滴滴地。具金刚眼，试请辨看。云门不同别人，有时把定，壁立万初，无尔凑泊处。有时与尔开一线道，同死同生。云门三寸甚密。有者道：是信彩答去。若恁么会，且道云门落在什么处？这个是屋里事，莫向外卜度。所以百丈道：森罗万象，一切语言，皆转归自己，令转辘辘地，向活泼泼处便道。若拟议寻思，便落第二句了也。永嘉道：法身觉了无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

云门验这僧，其僧亦是他屋里人，自是久参，知他屋里事，进云：便恁么去时如何？门云：金毛狮子。且道是肯他是不肯他？是褒他是贬他？岩头道：若论战也，个个立在转处。又道他参活句，不参死句，活句下荐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荐得，自救不了。又僧问云门：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门云：清波无透路。进云：和尚从何而得？门云：再问复何来。僧云：正恁么去时如何？门云：重叠关山路。须知此事，不在言句上，如击石火似闪电光，构得构不得，未免丧身失命。雪窦是其中人，便当头颂出。

花药栏，莫颟顸，星在秤兮不在盘。

便恁么，太无端，金毛狮子大家看。

雪窦相席打令，动弦别曲，一句一句判将去。此一颂，不异拈古之格。花药栏，便道莫颟顸，人皆道云门信彩答将去，总作情解会他底。所以雪窦下本分草料，便道莫颟顸。盖云门意不在花药栏处，所以雪窦道：星在秤兮不在盘，这一句忒杀漏逗。水中原无月，月在青天，如星在秤不在于盘。且道那个是秤？若辨明得出，不辜负雪窦。古人到这里，也不妨慈悲。分明向尔道，不在这里，在那边去。且道那边是什么处？

此颂头边一句了，后面颂这僧道便恁么去时如何？雪窦道，这僧也太无端，且道是明头合暗头合？会来恁么道，不会来恁么道？金毛狮子大家看，还见金毛狮子么？瞎。

第四十则

陆亘天地同根

垂示云：休去歇去，铁树开花；有么有么，黠儿落节。直饶七纵八横，不免穿他鼻孔。且道淆讹在什么处？试举看。

举：陆亘大夫与南泉语话次，陆云：肇法师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也甚奇怪。南泉指庭前花，召大夫云：时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

陆亘大夫久参南泉，寻常留心于理性中，游泳《肇论》。一日坐次，遂拈此两句，以为奇特，问云：肇法师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也甚奇怪。肇法师乃晋时高僧，与生、融、睿，同在罗什门下，谓之四哲。幼年好读庄老，后因写古《维摩经》，有悟处，方知庄老犹未尽善，故综诸经，乃造《四论》。庄老意谓天地形之大也，我形亦尔也，同生于虚无之中。庄生大意，只论齐物。肇公大意论性皆归自己，不见他论中道：夫至人空洞无象，而万物无非我造，会万物为自己者，其唯圣人乎！虽有神、有人、有贤、有圣各别，而皆同一性一体。

古人道：尽乾坤大地，只是一个自己。寒则普天普地寒，热则普天普地热，有则普天普地有，无则普天普地无，是则普天普地是，非则普天普地非。法眼云：渠渠渠，我我我，南北东西皆可可。不可可，但唯我，无不可。所以道，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石头因看《肇论》，至此会万物为自己处，豁然大悟，后作一本《参同契》，亦不出此意。看他恁么问，且道同什么根？同哪个体？到这里，也不妨奇特。岂同他常人，不知天之高地之厚，岂有恁么事。

陆亘大夫恁么问，奇则甚奇，只是不出教意。若道教意是极则，世尊何故更拈花，祖师更西来作么？南泉答处，用衲僧巴鼻，与他拈出痛处，破他窠窟，遂指庭前花，召大夫云：时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如引人向万丈悬崖上打一推，令他命断。尔若不平地上推倒，弥勒佛下生，也只不解命断。亦如人在梦，欲觉不觉，被人唤醒相似。南泉若是眼目不正，必定被他搽糊将去。看他恁么说话，也不妨难会。若是眼目定动，活底闻得，如醍醐上味；若是死底闻得，翻成毒药。

古人道：若于事上见，堕在常情。若向意根下卜度，卒摸索不着。岩头道：此是向上人活计。只露目前些子，如同电拂。南泉大意如此。有擒虎兕、定龙蛇底手脚，到这里也须是会始得。不见道，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学者劳形，如猿捉影。看他雪窦颂出。

闻见觉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镜中观。

霜天月落夜将半，谁共澄潭照影寒。

南泉小睡话，雪窦大睡语，虽然作梦，却作得个好梦。前头说一体，这里说不同。闻见觉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镜中观。若道在镜中观，然后方晓了，则不离镜处。山河大地，草木丛林，莫将镜鉴。若将镜鉴，便为两段。但只可山是山、水是水，法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

山河不在镜中观。且道向什么处观？还会么？到这里，向“霜天月落夜将半”这边与尔打并了也，那边尔自相度。还知雪窦以本分事为人么？“谁共澄潭照影寒”，为复自照？为复共人照？须是绝机绝解，方到这境界。即今也不要澄潭，也不待霜天月落，即今作么生？

碧岩录卷第五

第四十一则

赵州大死的

垂示云：是非交结处，圣亦不能知；逆顺纵横时，佛亦不能辨。为绝世超伦之士，显逸群大士之能，向冰凌上行，剑刃上走。直下如麒鳞头角，似火里莲花。宛见超方，始知同道。谁是好手者？试举看。

举：赵州问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时如何？投子云：不许夜行，投明须到。

无孔笛撞着毡拍版，此谓之验主问，亦谓之心行问。投子赵州，诸方皆美之，得逸群之辩，二者虽承嗣不同，看他机锋相投一般。

投子一日为赵州置茶筵相待，自过蒸饼与赵州，州不管。投子令行者过糊饼与赵州，州礼行者三拜，且道他意是如何？看他尽是向根本上提此本分事为人。有僧问：如何是道？答云：道。如何是佛？答云：佛。又问：金锁未开时如何？答云：开。金鸡未鸣时如何？答云：无这个音响。鸣后如何？答云：各自知时。投子平生问答总如此。看赵州问：大死的人却活时如何？他便道：不许夜行，投明须到。直下如击石火，似闪电光，还他向上人始得。

大死的人，都无佛法道理，玄妙得失，是非长短，到这里只恁么休去，古人谓之平地上死人无数，过得荆棘林是好手，也须是透过那边始得。虽然如是，如今人到这般田地，早是难得。或若有依倚、有解会，则没交涉。哲和尚谓之见不净洁，五祖先师谓之命根不断。须是大死一番，却活始得。浙中永和尚道：言锋若差，乡关万里，直须悬崖撒手，自肯承当，绝后再苏，欺君不得。非常之旨，人焉瘦哉！

赵州问意如此。投子是作家，亦不辜负他所问。只绝情绝迹，不妨难会，只露面前些子。所以古人道，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问在答处，答在问处。若非投子，被赵州一问，也大难酬对。只为他是作家汉，举着便知落处。颂云。

活中有眼还同死，药忌何须鉴作家。

古佛尚言曾未到，不知谁解撒尘沙。

活中有眼还同死，雪窦是知有的人，所以敢颂。古人道，他参活句。雪窦道，活中有眼还同于死汉相似。何曾死，死中具眼，如同活人。古人道，杀尽死人，方见活人，活尽死人，方见死人。赵州是活的人，故作死问，验取投子。如药性所忌之物，故将去试验相似。所以雪窦道，药忌何须鉴作家，此颂赵州问处，后面颂投子。

古佛尚言曾未到。只这大死的人却活处，古佛亦不曾到，天下老和尚亦不曾到。任是释迦老子，碧眼胡僧也须再参始得。所以道，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雪窦道：不知谁解撒尘沙。不见僧问长庆：如何是善知识眼？庆云：有愿不撒沙。保福云：不可更撒也。天下老和尚据曲录木床上，行棒行喝，竖拂敲床，现神通，作主宰，尽是撒沙，且道如何免得。

第四十二则

庞居士好雪片片

垂示云：单提独弄，带水拖泥；敲唱俱行，银山铁壁。拟议则髑髅前见鬼，寻思则黑山下打坐。明明杲日丽天，飒飒清风匝地。且道古人还有淆讹处么？试举看。

举：庞居士辞药山，山命十人禅客相送至门首。居士指空中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别处。时有全禅客云：落在什么处？士打一掌。全云：居士也不得草草。士云：汝恁么称禅客，阎老子未放汝在。全云：居士作么生？士又打一掌，云：眼见如盲，口说如哑。雪窦别云：初问处，但握雪团便打。

庞居士参马祖、石头两处有颂。初见石头，便问：不与万法为侣，是什么人？声未断，被石头掩却口，有个省处。作颂道：日用事无别，唯吾自偶谐。头头非取舍，处处没张乖。朱紫谁为号，青山绝点埃。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后参马祖，又问：不与万法为侣，是什么人？祖云：待尔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士豁然大悟，作颂云：十方同聚会，个个学无为。此是选佛场，心空及第归。

为他是作家，后列刹相望，所至竞誉。到药山盘桓既久，遂辞药山，山至重他，命十人禅客相送。是时值雪下，居士指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别处。全禅客云：落在什么处？士便掌。全禅客既不能行令，居士令行一半，令虽行，全禅客恁么酬对。也不是他不知落处，各有机锋，卷舒不同。然有不到居士处，所以落他架下，难出他彀中。居士打了，更与说道理云：眼见如盲，口说如哑。雪窦别前语云：初问处，但握雪团便打。雪窦恁么，要不辜他问端，只是机迟。庆藏主道：居士机如掣电，等尔握雪团到几时，和声便应和声打，方始剿绝。雪窦自颂他打处云：

雪团打，雪团打，庞老机关没可把。

天上人间不自知，眼里耳里绝潇洒。

潇洒绝，碧眼胡僧难辨别。

雪团打，雪团打，庞老机关没可把。雪窦要在居士头上行。古人以雪明一色边事，雪窦意道，当时若握雪团打时，居士纵有如何机关，亦难构得。雪窦自夸他打处，殊不知有落节处。

天上人间不自知，眼里耳里绝潇洒。眼里也是雪，耳里也是雪，正住在一色边，亦谓之普贤境界一色边事，亦谓之打成一片。云门道：直得尽乾坤大地无纤毫过患，犹为转句；不见一色，始是半提；若要全提，须知有向上一路始得。到这里须是大用现前，针扎不入，不听他人处分。所以道他参活句，不参死句。古人道：一句合头语，万劫系驴橛。有什么用处？雪窦到此颂杀了，复转机道，只此潇洒绝，直饶是碧眼胡僧也难辨别。碧眼胡僧尚难辨别，更教山僧说个什么？

第四十三则

洞山无寒暑处

垂示云：定乾坤句，万世共遵。擒虎兕机，千圣莫辨。直下更无纤翳，全机随处齐彰。要明向上钳锤，须是作家炉鞲。且道从上来还有恁么家风也无？试举看。

举：僧问洞山：寒暑到来，如何回避？山云：何不向无寒暑处去？僧云：如何是无寒暑处？山云：寒时寒杀阇梨，热时热杀阇梨。

黄龙新和尚拈云：洞山袖头打领，腋下剜襟，争奈这僧不甘。如今有个出来问黄龙，且道如何支遣？良久云：安禅不必须山水，灭却心头火自凉。诸人且道洞山圈缋落在什么处？若明辨得，始知洞山下五位回互正偏接人，不妨奇特。到这向上境界，方能如此。不消安排，自然恰好。

所以道：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识，隐隐犹怀旧日嫌。偏中正，失晓老婆逢古镜，分明觐面更无真，休更迷头还认影。正中来，无中有路出尘埃，但能不触当今讳，也胜前朝断舌才。偏中至，两刃交锋不须避，好手还同火里莲，宛然自有冲天气。兼中到，不落有无谁敢和，人人尽欲出常流，折合还归炭里坐。浮山远录公以此公案为五位之格。若会得一则，余者自然易会。

岩头道：如水上葫芦子相似，捺着便转，殊不消丝毫气力。曾有僧问洞山：文殊普贤来参时如何？山云：赶向水牯牛群里去。僧云：和尚入地狱如箭。山云：全得他力。

洞山道：何不向无寒暑处去？此是偏中正。僧云：如何是无寒暑处？山云：寒时寒杀阁梨，热时热杀阎梨。此是正中偏。虽正却偏，虽偏却圆。曹洞录中，备载仔细。若是临济下，无许多事，这般公案直下便会。

有者道：大好无寒暑！有什么巴鼻？古人道：若向剑刃上走则快，若向情识上见则迟。不见僧问翠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微云：待无人来，向尔道。遂入园中行。僧云：此间无人，请和尚道。微指竹云：这一竿竹得恁么长，那一竿竹得恁么短。其僧忽然大悟。又曹山问僧：恁么热，向什么处回避？僧云：镬汤炉炭里回避。山云：镬汤炉炭里如何回避？僧云：众苦不能到。看他家里人，自然会他家里人说话，雪窦用他家里事，颂出：

垂手还同万仞崖，正偏何必在安排。

琉璃古殿照明月，忍俊韩卢空上阶。

曹洞下有出世不出世，有垂手不垂手。若不出世，目视云霄，若出世，便灰头土面。目视云霄即是万仞峰头，灰头土面即是垂手边事。有时灰头上面即在万仞峰头，有时万仞峰头即是灰头土面，其实入廛垂手，与孤峰独立一般。归源了性，与差别智无异，切忌作两橛会。所以道：垂手还同万仞崖，直是无尔凑泊处，正偏何必在安排，若到用时，自然如此，不在安排也，此颂洞山答处。后面道：琉璃古殿照明月，忍俊韩卢空上阶。此正颂这僧逐言语走。

洞下有此石女、木马、无底篮、夜明珠、死蛇等十八般，大纲只明正位。如月照琉璃古殿，似有圆影，洞山答道：何不向无寒暑处去？其僧一似韩卢逐块，连忙上阶，捉其月影相似。又问：如何是无寒暑处？山云：寒时寒杀阇梨，热时热杀阇梨。如韩卢逐块走到阶上，又却不见月影。韩卢乃出《战国策》，云：韩氏之卢，骏狗也，中山之兔，狡兔也，是其卢，方能寻其兔。雪窦引以喻这僧也，只如诸人还识洞山为人处么？良久云：讨甚兔子！

第四十四则

禾山四解打鼓

举：禾山垂语云：习学谓之闻，绝学谓之邻。过此二者，是为真过。僧出问：如何是真过？山云：解打鼓。又问：如何是真谛？山云：解打鼓。又问：即心即佛即不问，如何是非心非佛？山云：解打鼓。又问：向上人来时如何接？山云：解打鼓。

禾山垂示云：习学谓之闻，绝学谓之邻，过此二者，是为真过。此一则语，出《宝藏论》：学至无学，谓之绝学。所以道，浅闻深悟，深闻不悟，谓之绝学。一宿觉道：吾早年来积学问，亦曾讨疏寻经论。习学既尽，谓之绝学无为闲道人。及至绝学，方始与道相近，直得过此二学，是谓真过。其僧也不妨明敏，便拈此语问禾山。山云：解打鼓。所谓言无味、语无味，欲明这个公案，须是向上人方能见。

此语不涉理性，亦无议论处，直下便会，如桶底脱相似，方是衲僧安稳处，始契得祖师西来意。所以云门道：雪峰辊球，禾山打鼓，国师水碗，赵州吃茶，尽是向上拈提。又问：如何是真谛？山云：解打鼓。真谛更不立一法，若是俗谛，万物俱备，真俗无二，是圣谛第一义。又问：即心即佛即不问，如何是非心非佛？山云：解打鼓。即心即佛即易求，若到非心非佛即难，少有人到。又问：向上人来时如何接？山云：解打鼓。向上人即是透脱洒落底人。此四句语诸方以为宗旨，谓之禾山四打鼓。

只如僧问镜清：新年头还有佛法也无？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头佛法？清云：元正启祚，万物咸新。僧云：谢师答话。清云：老僧今日失利。似此答活，有十八般失利。又僧问净果大师：鹤立孤松时如何？果云：脚底下一场狼籍。又问：雪覆千山时如何？果云：日出后一场狼籍。又问：会昌沙汰时，护法神向什么处去？果云：三门外两个汉一场狼籍。诸方谓之三狼籍。又保福问僧：殿里是什么佛？僧云：和尚定当看。福云：释迦老子。僧云：莫瞒人好。福云：却是尔瞒我。又问僧云：尔名什么？僧云：咸泽。福云：或遇枯涸时如何？僧云：谁是枯涸者？福云：我。僧云：和尚莫瞒人好。福云：却是尔瞒我。又问僧：尔作什么业？吃得恁么大？僧云：和尚也不小。福作蹲身势，僧云：和尚莫瞒人好。福云：却是尔瞒我。又问浴主：浴锅阔多少？主云：请和尚量看。福作量势，主云：和尚莫瞒人好。福云：却是尔瞒我。诸方谓之保福四瞒人。又如雪峰四漆桶，皆是从上宗师，各出深妙之旨、接人之机。雪窦后面引一落索，依云门示众，颂出此公案。

一拽石，二般土，发机须是千钧驽。

象骨老师曾滚球，争似禾山解打鼓。

报君知，莫莽卤，甜者甜兮苦者苦。

归宗一日普请拽石，宗问维那：什么处去？维那云：拽石去。宗云：石且从汝拽，即不得动着中心树子。

木平凡有新到至，先令般三转土。木平有颂，示众云：东山路窄西山低，新到莫辞三转泥。嗟汝在途经日久，明明不晓却成迷。后来有僧问云：三转内即不问，三转外事作么生？平云：铁轮天子寰中敕。僧无语，平便打。所以道：一拽石，二般土，发机须是千钧弩。雪窦以千钧之弩喻此话，要见他为人处。三十斤为一钧，一千钧则三万斤。若是狞龙虎狼猛兽，方用此弩。若是鹪鹩小可之物，必不可轻发，所以千钧之弩，不为鼷鼠而发机。

象骨老师曾滚球。即雪峰一日见玄沙来，三个木球一齐滚。玄沙便作斫牌势，雪峰深肯之。虽然总是全机大用处，俱不如禾山解打鼓，多少径截，只是难会。所以雪窦道：争似禾山解打鼓。又恐人只在话头上作活计，不知来由，莽莽卤卤，所以道：报君知，莫莽卤。也须是实到这般田地始得。若要不莽卤，甜者甜兮苦者苦。雪窦虽然如是拈弄，毕竟也跳不出。

第四十五则

赵州七斤布衫

垂示云：要道便道，举世无双；当行即行，全机不让。如击石火，似闪电光，疾焰过风，奔流度刃。拈起向上钳锤，未免亡锋结舌。放一线道，试举看。

举：僧问赵州：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领布衫，重七斤。

若向一击便行处会去，天下老和尚鼻孔一时穿却，不奈尔何，自然水到渠成。苟或踌躇，老僧在尔脚跟下。佛法省要处，言不在多，语不在繁。只如这僧问赵州：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他却答道：我在青州作一领布衫，重七斤。若向语句上辨，错认定盘星；不向语句上辨，争奈却恁么道。

这个公案，虽难见却易会，虽易会却难见。难则银山铁壁，易则直下惺惺，无尔计较是非处。此话与普化道“来日大悲院里有斋”话，更无两般。一日僧问赵州：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州云：庭前柏树子。僧云：和尚莫将境示人。州云：老僧不曾将境示人。看他恁么向极则转不得处转得，自然盖天盖地。若转不得，触途成滞。且道他有佛法商量也无？若道他有佛法，他又何曾说心说性，说玄说妙；若道他无佛法旨趣，他又不曾辜负尔问头。岂不见，僧问木平和尚：如何是佛法大意？平云：这个冬瓜如许大。又僧问古德：深山悬崖迥绝无人处，还有佛法也无？古德云：有。僧云：如何是深山里佛法？古德云：石头大的大、小的小。看这般公案，淆讹在什么处？雪窦知他落处，故打开义路，与尔颂出。

编辟曾挨老古锥，七斤衫重几人知？

如今抛掷西湖里，下载清风付与谁。

十八问中，此谓之编辟问。雪窦道：编辟曾挨老古锥。编辟万法，教归一致。这僧要挨拶他赵州，州也不妨作家，向转不得处有出身之路，敢开大口，便道：我在青州作一领布衫，重七斤。雪窦道，这个七斤布衫能有几人知？如今抛掷西湖里。万法归一，一亦不要，七斤布衫亦不要，一时抛在西湖里。雪窦住洞庭翠峰，有西湖也。

下载清风付与谁。此是赵州示众：尔若向北来，与尔上载；尔若向南来，与尔下载；尔若从雪峰、云居来，也是个担板汉。雪窦道，如此清风堪付阿谁？上载者，与尔说心说性，说玄说妙，种种方便。若是下载，更无许多义理玄妙。上载，指悟入佛法者；下载，指修证透脱者。有的担一担禅到赵州处，一点也使不着，一时与他打迭，教洒洒落落，无一星事，谓之悟了还同未悟时。

如今人尽作无事会，有底道：无迷无悟，不要更求，只如佛未出世时，达摩未来此土时，不可不恁么也，用佛出世作什么，祖师更西来作什么？总如此，有什么干涉。也须是大彻大悟了，依旧山是山，水是水，乃至一切万法，悉皆成现，方始作个无事底人。不见龙牙道：学道先须有悟由，还如曾斗快龙舟。虽然旧阁闲田地，一度赢来方始休。只如赵州这个七斤布衫话子，看他古人恁么道如金如玉，山僧恁么说，诸人恁么听，总是上载。且道作么生是下载？三条椽下看取。

第四十六则

镜清雨滴声

垂示云：一槌便成，超凡越圣。片言可折，去缚解粘。如冰凌上行，剑刃上走，声色堆里坐，声色头上行。纵横妙用则且置，刹那便去时如何？试举看。

举：镜清问僧：门外是什么声？僧云：雨滴声。清云：众生颠倒，迷己逐物。僧云：和尚作么生？清云：洎不迷己。僧云：洎不迷己，意旨如何？清云：出身犹可易，脱体道应难。

只这里也好荐取，古人垂示一机一境，要接人。一日镜清问僧：门外是什么声？僧云：雨滴声。清云：众生颠倒，迷己逐物。又问：门外什么声？僧云：鹁鸠声。清云：欲得不招无间业，莫谤如来正法轮。又问：门外什么声？僧云：蛇咬虾蟆声。清云：将谓众生苦，更有苦众生。

此语与前头公案，更无两般。衲僧家于这里透得去，于声色堆里不妨自由，若透不得，便被声色所拘。这般公案，诸方谓之锻炼语。若是锻炼，只成心行，不见他古人为人处。亦唤作透声色，一明道眼，二明声色，三明心宗，四明忘情，五明展演，然不妨仔细，争奈有窠臼在。

镜清恁么问：门外什么声？僧云：雨滴声。却道：众生颠倒，迷己逐物。人皆错会，唤作故意转人，且得没交涉。殊不知镜清有为人底手脚，胆大不构一机一境，忒杀不惜眉毛。镜清岂不知是雨滴声，何消更问？须知古人以探竿影草，要验这僧，这僧也善挨拶，便道：和尚又作么生？直得镜清入泥入水向他道：洎不迷己。其僧迷己逐物则故是，镜清为什么也迷己？须知验他句中便有出身处。这僧太懵懂，要剿绝此话，更问道：只个洎不迷己，意旨如何？若是德山临济门下，棒喝已行，镜清通一线道，随他打葛藤，更向他道：出身犹可易，脱体道应难。虽然恁么，古人道，相续也大难。他镜清只一句，便与这僧明脚跟下大事，雪窦颂云：

虚堂雨滴声，作者难酬对。

若谓曾入流，依前还不会。

曾不会，南山北山转旁霈。

虚堂雨滴声，作者难酬对。若唤作雨声，则是迷己逐物，不唤作雨声，又如何转物？到这里，任是作者也难酬对。所以古人道：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又南院道：棒下无生忍，临机不让师。若谓曾入流，依前还不会。教中道：初于闻中，入流忘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若道是雨声也不是，若道不是雨滴声也不是。前头颂两喝与三喝，作者知机变，正类此颂。若道是入声色之流，也不是。若唤作声色，依前不会他意。譬如以指指月，月不是指。会与不会，南山北山转滂霈也。

第四十七则

云门六不收

垂示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地何言哉，万物生焉。向四时行处，可以见体。于万物生处，可以见用。且道向什么处见得衲僧？离却言语动用、行住坐卧，并却咽喉唇吻，还辨得么？

举：僧问云门：如何是法身？门云：六不收。

云门道：六不收。直是难构。若向朕兆未分时构得，已是第二头；若向朕兆已生后荐得，又落第三首；若向言句上辨明，卒摸索不着。且毕竟以何为法身？若是作家底，聊闻举着，剔起便打。苟或伫思停机，伏听处分。

大原孚上座本为讲师，一日登座讲次，说法身云：竖穷三际，横亘十方。有一禅客在座下闻之失笑。孚下座云：某甲适来有甚短处，愿禅者为说看。禅者云：座主只讲得法身量边事，不见法身。孚云：毕竟如何即是？禅者云：可暂罢讲，于静室中坐，必得自见。孚如其言，一夜静坐，忽闻打五更钟，忽然大悟，遂敲禅者门云：我会也。禅者云：尔试道看。孚云：我从今日去，更不将父母所生鼻孔扭捏也。又教中道：佛真法身，犹若虚空。应物现形，如水中月。又僧问夹山：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无相。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无瑕。

云门道：六不收。此公案有者道，只是六根六尘六识，此六皆从法身生，六根收他不得。若恁么情解，且喜没交涉，更带累云门。要见便见，无尔穿凿处。不见教中道：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他答话多惹人情解，所以一句中，须具三句，更不辜负尔问头。应时应解，一言一句，一点一画，不妨有出身处。所以道：一句透，千句万句一时透。且道是法身？是祖师？放尔三十棒。雪窦颂云：

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数不足。

少林谩道付神光，卷衣又说归天竺。

天竺茫茫无处寻，夜来却对乳峰宿。

雪窦善能于无缝罅处，出眼目颂出教人见。云门道：六不收。雪窦为什么却道一二三四五六？直是碧眼胡僧也数不足。所以道：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须是还他屋里儿孙始得。适来道，一言一句，应时应节，若透得去，方知道不在言句中。其或未然，不免作情解。五祖老师道：释迦牟尼佛下贱客作儿。庭前柏树子，一二三四五。若向云门言句下谛当见得，相次到这境界。

少林谩道付神光。二祖始名神光。及至后来，又道归天竺，达摩葬于熊耳山之下。时宋云奉使西归，在西岭见达摩手携只履归西天去，使回奏圣，开坟惟见遗下一只履。雪窦道：其实此事作么生分付？既无分付，卷衣又说归天竺。且道为什么此土却有二三，递相恁么传来？这里不妨淆讹，也须是构得始可入作。天竺茫茫无处寻，夜来却对乳峰宿。且道即今在什么处？师便打云：瞎。

第四十八则

招庆翻却茶铫

举：王太傅入招庆煎茶，时朗上座与明招把铫，朗翻却茶铫。太傅见，问：上座，茶炉下是什么？朗云：捧炉神。太傅云：既是捧炉神，为什么翻却茶铫？朗云：仕官千日，失在一朝。太傅拂袖便去。明招云：朗上座吃却招庆饭了，却去江外打野埋。朗云：和尚作么生？招云：非人得其便。

欲知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王太傅知泉州，久参招庆。一日因入寺，时朗上座煎茶次，翻却茶铫。太傅也是个作家，才见他翻却茶铫，便问上座：茶炉下是什么？朗云捧炉神，不妨言中有响。争奈首尾相违，失却宗旨，伤锋犯手，不惟辜负自己，亦且触忤他人。

这个虽是无得失底事，若拈起来，依旧有亲疏、有皂白。若论此事，不在言句上，却要向言句上辨个活处。所以道：他参活句，不参死句。据朗上座恁么道，如狂狗逐块，太傅拂袖便去，似不肯他。明招云：朗上座吃却招庆饭了，却去江外打野埋。野埋即是荒野中火烧底木橛，谓之野埋，用明朗上座不向正处行，却向外边走。朗拶云：和尚又作么生？招云：非人得其便。明招自然有出身处，亦不辜负他所问，所以道俊狗咬人不露牙。

沩山哲和尚云：王太傅大似相如夺璧，直得须鬓冲冠，盖明招忍俊不禁，难逢其便。大沩若作朗上座，见他太傅拂袖便行，放下茶铫，呵呵大笑。何故？见之不取，千载难逢。不见宝寿问胡钉铰云：久闻胡钉铰，莫便是否？胡云：是。寿云：还钉得虚空么？胡云：请师打破将来。寿便打，胡不肯。寿云：异日自有多口阿师，为尔点破在。胡后见赵州，举似前话，州云：尔因什么被他打？胡云：不知过在什么处？州云：只这一缝，尚不奈何，更教他打破虚空来。胡便休去，州代云：且钉这一缝。胡于是有省。

京兆米七师行脚归，有老宿问云：月夜断井索，人皆唤作蛇，未审七师见佛时，唤作什么？七师云：若有所见，即同众生。老宿云：也是千年桃核。忠国师问紫璘供奉：闻说供奉解注《思益经》，是否？奉云：是。师云：凡当注经，须解佛意始得。奉云：若不会意，争敢言注经？师遂令侍将一碗水、七粒米、一只箸在碗上，送与供奉，问云：是什么义？奉云：不会。师云：老师意尚不会，更说甚佛意？

王太傅与朗上座如此话会不一，雪窦末后却道：当时但与踏倒茶炉。明招虽是如此，终不如雪窦。雪峰在洞山会下作饭头，一日淘米次，山问：作什么？峰云：淘米。山云：淘米去沙，淘沙去米？峰云：沙米一时去。山云：大众吃个什么？峰便覆却盆。山云：子因缘不在此。虽然恁么，争似雪窦云当时但踏倒茶炉，一等是什么时节，到他用处，自然腾今焕古，有活脱处。颂云：

来问若成风，应机非善巧。

堪悲独眼龙，曾未呈牙爪。

牙爪开，生云雷，逆水之波经几回。

来问若成风，应机非善巧。太傅问处，似运斤成风，此出《庄子》。郢人泥壁，余一小窍，遂圆泥掷补之。时有少泥，落在鼻端，傍有匠者云：公补窍甚巧，我运斤，为尔取鼻端泥。其鼻端泥若蝇子翼，使匠者斫之。匠者运斤，成风而斫之，尽其泥而不伤鼻，郢人立不失容，所谓二俱巧妙。朗上座虽应其机，语无善巧，所以雪窦道：来问若成风，应机非善巧，堪悲独眼龙，曾未呈牙爪。

明招道得也太奇特，争奈未有拿云攫雾底爪牙。雪窦傍不肯，忍俊不禁，代他出气。雪窦暗去合他意，自颂他踏倒茶炉语。牙爪开，生云雷，逆水之波经几回。云门道：不望尔有逆水之波，但有顺水之意亦得。所以道，活句下荐得，永劫不妄。朗上座与明招语句似死，若要见活处，但看雪窦踏倒茶炉。

第四十九则

三圣透网金鳞

垂示云：七穿八穴，搀鼓夺旗。百匝千重，瞻前顾后。踞虎头，收虎尾，未是作家。牛头没，马头回，亦未为奇特。且道过量的人来时如何？试举看。

举：三圣问雪峰：透网金鳞未审以何为食？峰云：待汝出网来，向汝道。圣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识，话头也不识。峰云：老僧住持事繁。

雪峰三圣，虽然一出一入、一挨一拶，未分胜负在，且道这二尊宿具什么眼目？三圣自临济受诀，遍历诸方，皆以高宾待之，看他致个问端，多少人摸索不着。且不涉理性佛法，却问道：透网金鳞以何为食？且道他意作么生？透网金鳞寻常既不食他香饵，不知以什么为食。雪峰是作家，匹似闲，只以一二分酬他，却向他道：待汝出网来，向汝道。汾阳谓之呈解问，洞下谓之借事问。须是超伦绝类，得大受用，顶门有眼，方谓之透网金鳞。争奈雪峰是作家，不妨减人声价，却云：待汝出网来，向汝道。看他两家，把定封疆，壁立万仞。若不是三圣，只此一句便去不得。争奈三圣亦是作家，方解向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识，话头也不识。雪峰却道：老僧住持事繁。此语得恁么顽慢？

他作家相见，一擒一纵，逢强即弱，遇贱即贵，尔若作胜负会，未梦见雪峰在。看他二人，最初孤危峭峻，末后二俱死郎当，且道还有得失胜负么？他作家酬唱，必不如此。三圣在临济作院主，临济迁化垂示云：吾去后不得灭吾正法眼藏。三圣出云：争敢灭却和尚正法眼藏。济云：已后有人问尔，作么生？三圣便喝。济云：谁知吾正法眼藏，向这瞎驴边灭却。三圣便礼拜，他是临济真子，方敢如此酬唱。雪窦末后，只颂透网金鳞，显他作家相见处。颂云。

透网金鳞，休云滞水。

摇乾荡坤，振鬣摆尾。

千尺鲸喷洪浪飞，一声雷震清飙起。

清飙起，天上人间知几几？

透网金鳞，休云滞水。五祖道只有一句颂了也。既是透网金鳞，岂居滞水，必在洪波浩渺白浪滔天处。且道二六时中，以何为食？诸人且向三条椽下七尺单前试定当看。雪窦道，此事随分拈弄，如金鳞之类，振鬣摆尾时，直得乾坤动摇，千尺鲸喷洪浪飞。此颂三圣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识，话头也不识，如鲸喷洪浪相似。

一声雷震清飙起，颂雪峰道老僧住持事繁。如一声雷震清飙起相似。大纲颂他两个俱是作家。清飙起，天上人间知几几？且道这一句落在什么处？飙者，风也。当清飙起时，天上人间，能有几人知？

第五十则

云门尘尘三昧

垂示云：度越阶级，超绝方便。机机相应，句句相投。倘非入大解脱门，得大解脱用，何以权衡佛祖，龟鉴宗乘。且道当机直截，逆顺纵横，如何道得出身句？试请举看。

举：僧问云门：如何是尘尘三昧？门云：钵里饭，桶里水。

还定当得么？若定当得，云门鼻孔在诸人手里；若定当不得，诸人鼻孔在云门手里。云门有斩钉截铁句，此一句中具三句。有底问着便道，钵里饭，粒粒皆圆，桶里水，滴滴皆显。若恁么会，且不见云门端的为人处。颂云：

钵里饭，桶里水，多口阿师难下嘴。

北斗南星位不殊，白浪滔天平地起。

拟不拟，止不止，个个无裤长者子。

雪窦前面颂云门对一说话道：对一说，太孤绝，无孔铁锤重下楔。后面又颂马祖离四句绝百非话道：藏头白，海头黑，明眼衲僧会不得。若于此公案透得，便见这个颂。雪窦当头便道：钵里饭，桶里水。言中有响，句里呈机。多口阿师难下嘴。随后便与尔下注脚也。尔若向这里要求玄妙道理计较，转难下嘴。

雪窦只到这里也得，他爱恁么头上先把定，恐众中有具眼者觑破也。到后面须放过一着，俯为初机，打开颂出教人见。北斗依旧在北，南星依旧只在南，所以道：北斗南星位不殊。白浪滔天平地起。忽然平地上起波澜，又作么生？若向事上觑则易，若向意根下寻，卒摸索不着。这个如铁橛子相似，摆拨不得，插嘴不得。尔若拟议欲会而不会，止而不止，乱呈蒙袋，正是个个无裤长者子。寒山诗道：六极常婴苦，九维徒自论，有才遗草泽，无势闭蓬门，日上岩犹暗，烟消谷尚昏，其中长者子，个个总无昆。

碧岩录卷第六

第五十一则

雪峰是什么

垂示云：才有是非，纷然失心。不落阶级，又无摸索。且道放行即是，把住即是？到这里，若有一丝毫解路，犹滞言诠。尚拘机境，尽是依草附木。直饶便到独脱处，未免万里望乡关。还构得么？若未构得，且只理会个现成公案。试举看。

举：雪峰住在庵时，有两僧来礼拜，峰见来，以手托庵门，放身出云：是什么？僧亦云：是什么？峰低头归庵。僧后到岩头，头问：什么处来？僧云：岭南来。头云：曾到雪峰么？僧云：曾到。头云：有何言句？僧举前话。头云：他道什么？僧云：他无语低头归庵。头云：噫！我当初悔不向他道末后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再举前话请益。头云：何不早问？僧云：未敢容易。头云：雪峰虽与我同条生，不与我同条死。要识末后句，只这是。

大凡扶竖宗教，须是辨个当机，知进退是非，明杀活擒纵。若忽眼目迷离麻罗，到处逢问便问，逢答便答，殊不知鼻孔在别人手里。只如雪峰岩头同参德山，此僧参雪峰，见解只到恁么处，及乎见岩头，亦不曾成得一事，虚烦他二老宿一问一答，一擒一纵，直至如今，天下人成节角淆讹，分疏不下。且道节角淆讹，在什么处？

雪峰虽遍历诸方，末后于鳌山店，岩头因而激之，方得剿绝大彻。岩头后值沙汰，于湖边作渡子，两岸各悬一板，有人过敲板一下，头云：尔过那边？遂从芦苇间，舞掉而出。雪峰归岭南住庵，这僧亦是久参的人。雪峰见来，以手托庵门，放身出云：是什么？如今有的恁么问着，便去他语下咬嚼。这僧亦怪，也只向他道：是什么？峰低头归庵。往往唤作无语会去也，这僧便摸索不着。

有的道：雪峰被这僧一问直得无语归庵。殊不知雪峰意有毒害处。雪峰虽得便宜，争奈藏身露影。这僧后辞雪峰，持此公案，令岩头判。既到彼，岩头问：什么处来？僧云：岭南来。头云：曾到雪峰么？若要见雪峰，只此一问，也好急着眼看。僧云：曾到。头云：有何言句？此语亦不空过。这僧不晓，只管逐他语脉转。头云：他道什么？僧云：他低头无语归庵。这僧殊不知岩头着草鞋，在他肚皮里行几回了也。岩头云：噫，我当初悔不向他道末后句。若向他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岩头也是扶强不扶弱。

这僧依旧黑漫漫地，不分缁素，怀一肚皮疑，真个道雪峰不会。至夏末，再举前话，请益岩头。头云：何不早问？这老汉，计较生也。僧云：未敢容易。头云：雪峰虽与我同条生，不与我同条死。要识末后句，只这是。岩头太杀不惜眉毛，诸人毕竟作么生会？

雪峰在德山会下作饭头，一日斋晚，德山托钵下至法堂，峰云：钟未鸣，鼓未响，这老汉托钵向什么处去？山无语，低头归方丈。雪峰举似岩头，头云：大小德山，不会末后语。山闻，令侍者唤至方丈，问云：汝不肯老僧那？头密启其语。山至来日上堂，与寻常不同，头于僧堂前抚掌大笑云：且喜老汉会末后句，他后天下人不奈他何。虽然如是，只得三年。

此公案中，如雪峰见德山无语，将谓得便宜，殊不知着贼了也。盖为他曾着贼来，后来亦解做贼。所以古人道：末后一句，始到牢关。有者道岩头胜雪峰，则错会了也。岩头常用此机示众云：明眼汉没窠臼，却物为上，逐物为下。这末后句，设使亲见祖师来，也理会不得。

德山斋晚，老子自捧钵下法堂去，岩头道：大小德山，未会末后句在。雪窦拈云：曾闻说个独眼龙，原来只具一只眼。殊不知，德山是个无齿大虫，若不是岩头识破，争知得昨日与今日不同。诸人要会末后句么，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自古及今，公案万别千差，如荆棘林相似，尔若透得去，天下人不奈何，三世诸佛，立在下风。尔若透不得，岩头道，雪峰虽与我同条生，不与我同条死。只这一句，自然有出身处，雪窦颂云：

末后句，为君说，明暗双双底时节。

同条生也共相知，不同条死还殊绝。

还殊绝，黄头碧眼须甄别。

南北东西归去来，夜深同看千岩雪。

末后句，为君说。雪窦颂此末后句，他意极有落草相为。颂则杀颂，只颂毛彩些子。若要透见也未在。更敢开大口便道：明暗双双底时节。与尔开一线路，亦与尔一句打杀了也。末后更与尔注解。

只如招庆一日问罗山云：岩头道：恁么恁么，不恁么不恁么，意旨如何？罗山召云：大师。师应诺，山云：双明亦双暗。庆礼谢而去。三日后又问：前日蒙和尚垂慈，只是看不破。山云：尽情向尔道了也。庆云：和尚是把火行。山云：若恁么据大师疑处问将来。庆云：如何是双明亦双暗？山云：同生亦同死。庆当时礼谢而去。后有僧问招庆：同生亦同死时如何？庆云：合取狗口。僧云：大师收取口吃饭。其僧却来问罗山云：同生不同死时如何？山云：如牛无角。僧云：同生亦同死时如何？山云：如虎戴角。末后句，正是这个道理。

罗山会下有僧，便用这个意，致问招庆，庆云：彼此皆知。何故？我若东胜神洲道一句，西瞿耶尼洲也知。天上道一句，人间也知。心心相知，眼眼相照。同条生也则犹易见，不同条死也还殊绝。释迦达摩也摸索不着，南北东归去来，有些子好境界。夜深同看千岩雪。且道是双明双暗？是同条生？是同条死？具眼衲僧试甄别看。

第五十二则

赵州渡驴渡马

举：僧问赵州：久向赵州石桥，到来只见略搭。州云：汝只见略搭，且不见石桥。僧云：如何是石桥？州云：渡驴渡马。

赵州有石桥，盖李膺造也，至今天下有名。略搭者，即是独木桥也。其僧故意减他威光，问他道：久向赵州石桥，到来只见略搭。赵州便道：汝只见略搭，且不见石桥。据他问处，也只是平常说话相似。赵州用去钓他，这僧果然上钩。随后便问：如何是石桥？州云：渡驴渡马。不妨言中自有出身处，赵州不似临济德山，行棒行喝，他只以言句杀活。

这公案好好看来，只是寻常斗机锋相似，虽然如是，也不妨难凑泊。一日与首座看石桥，州乃问首座：是什么人造？座云：李膺造。州云：造时向什么处下手？座无对，州云：寻常说石桥，问着下手处也不知。又一日州扫地次，僧问：和尚是善知识，为什么有尘？州云：外来底。又问：清净伽蓝，为什么有尘？州云：又有一点也。又僧问：如何是道？州云：墙外底。僧云：不问这个道，问大道。州云：大道通长安。赵州偏用此机，他到平实安稳处，为人更不伤锋犯手。自然孤峻，用得此机甚妙。雪窦颂云。

孤危不立道方高，入海还须钓巨鳌。

堪笑同时灌溪老，解云劈箭亦徒劳。

孤危不立道方高。雪窦颂赵州寻常为人处，不立玄妙，不立孤危，不似诸方道打破虚空、击碎须弥、海底生尘、须弥鼓浪，方称他祖师之道。所以雪窦道：孤危不立道方高。壁立万仞，显佛法奇特灵验，虽然孤危峭峻，不如不立孤危。但平常自然转辘辘地，不立而自立，不高而自高，机出孤危，方见玄妙。所以雪窦云：入海还须钓巨鳌。看他具眼宗师，等闲垂一语，用一机，不钓虾蚬螺蚌，直钓巨鳌，也不妨是作家。此一句用显前面公案：堪笑同时灌溪老。不见僧问灌溪：久向灌溪，及乎到来，只见个沤麻池。溪云：汝只见沤麻池，且不见灌溪。僧云：如何是灌溪？溪云：劈箭急。

又僧问黄龙：久向黄龙，及乎到来，只见个赤斑蛇。龙云：子只见赤斑蛇，且不见黄龙。僧云：忽遇金翅鸟来时如何？龙云：性命难存。僧云：恁么则遭他食啖去也。龙云：谢子供养。此总是立孤危，是则也是，不免费力，终不如赵州寻常用的。所以雪窦道：解云劈箭亦徒劳。只如灌溪黄龙即且致，赵州云渡驴渡马又作么生会？试辨看。

第五十三则

百丈野鸭子

垂示云：遍界不藏，全机独露。触途无滞，着着有出身之机；句下无私，头头有杀人之意。且道古人毕竟向什么处休歇？试举看。

举：马大师与百丈行次，见野鸭子飞过，大师云：是什么？丈云：野鸭子。大师云：什么处去也？丈云：飞过去也。大师遂扭百丈鼻头，丈作忍痛声。大师云：何曾飞去。

正眼观来，却是百丈具正因，马大师无风起浪。诸人要与佛祖为师，参取百丈。要自救不了，参取马祖大师。看他古人二六时中，未尝不在个里。百丈丱岁离尘，三学该练，属大寂阐化南昌，乃倾心依附，二十年为侍者，及至再参，于喝下方始大悟。而今有者道：本无悟处，作个悟门，建立此事。若恁么见解，如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不见古人道：源不深者流不长，智不大者见不远。若用作建立会，佛法岂到如今。

看他马大师与百丈行次，见野鸭子飞过，大师岂不知是野鸭子，为什么却恁么问？且道他意落在什么处？百丈只管随他后走，马祖遂扭他鼻孔，丈忍痛声，马祖云：何曾飞去？百丈便省。而今有的错会，才问着便作忍痛声，且喜跳不出。宗师家为人，须为教彻。见他不会，不免伤锋犯手，只要教他明此事，所以道：会则途中受用，不会则世谛流布。马祖当时若不扭住，只成世谛流布。也须是逢境遇缘，宛转教归自己。十二时中，无空缺处，谓之性地明白。若只依草附木，认个驴前马后，有何用处？

看他马祖百丈恁么用，虽似昭昭灵灵，却不住在昭昭灵灵处。百丈作忍痛声，若恁么见去，遍界不藏，头头成现。所以道：一处透千处万处一时透。马祖次日升堂，众才集，百丈出，卷却拜席，马祖便下座。归方丈次，问百丈：我适来上堂未曾说法，尔为什么便卷却席？丈云：昨日被和尚扭得鼻孔痛。祖云：尔深知今日事。丈乃作礼，却归侍者寮哭。同事侍者问云：尔哭作什么？丈云：尔去问取和尚。侍者遂去问马祖，祖云：尔去问取他看。侍者即归寮问百丈，丈却呵呵大笑。侍者云：尔适来哭，而今为什么却笑。丈云：我适来哭，如今却笑。看他悟后，阿辘辘地，罗笼不住，自然玲珑。雪窦颂云。

野鸭子，知何许，马祖见来相共语。

话尽山云海月情，依前不会还飞去。

还飞去，却把住。

雪窦劈头便颂道：野鸭子，知何许。且道有多少？马祖见来相共语。此颂马祖问百丈云是什么。丈云：野鸭子。话尽山云海月情。颂再问百丈什么处去。马大师为他意旨自然脱体，百丈依前不会，却道飞过去也，两重蹉过。欲飞去，却把住。雪窦据款结案。又云：道道，此是雪窦转身处。且道作么生道？若作忍痛声则惜，若不作忍痛声，又作么生会？雪窦虽然颂得甚妙，争奈也跳不出。

第五十四则

云门却展两手

垂示云：透出生死，拨转机关，等闲截铁斩钉，随处盖天盖地，且道是什么人行履处？试举看。

举：云门问僧：近离甚处？僧云：西禅。门云：西禅近日有何言句？僧展两手，门打一掌。僧云：某甲话在。门却展两手，僧无语，门便打。

云门问这僧近离甚处，僧云西禅，这个是当面话，如闪电相似。门云：近日有何言句？也只是平常说话。这僧也不妨是个作家，却倒去验云门，便展两手。若是寻常人遭此一验，便见手忙脚乱。他云门有石火电光之机，便打一掌。僧云打即故是，争奈某甲话在。这僧有转身处，所以云门放开，却展两手。其僧无语，门便打。看他云门自是作家，行一步知一步落处，会瞻前亦解顾后，不失踪由。这僧只解瞻前不能顾后，颂云：

虎头虎尾一时收，凛凛威风四百州。

却问不知何太险，师云：放过一着。

雪窦颂得此话极易会，大意只颂云门机锋。所以道虎头虎尾一时收。古人云：据虎头，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雪窦只据款结案，爱云门会据虎头，又能收虎尾。僧展两手，门便打，是据虎头。云门展两手，僧无话，门又打，是收虎尾。头尾齐收，眼似流星，自然如击石火，似闪电光，直得凛凛威风四百州，直得尽大地世界风飒飒地。

却问不知何太险。不妨有险处。雪窦云：放过一着，且道如今不放过时又作么生？尽大地人总须吃棒。如今禅和子总道等他展手时，也还他本分草料。似则也似，是则未是。云门不可只恁么教尔休，也须别有事在。

第五十五则

道吾一家吊慰

垂示云：稳密全真，当头取证。涉流转物，直下承当。向击石火闪电光中，坐断淆讹。于据虎头、收虎尾处，壁立千刃则且置，放一线道，还有为人处也无？试举看。

举：道吾与渐源至一家吊慰，源拍棺云：生邪死邪？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为什么不道？吾云：不道，不道。回至中路，源云：和尚快与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道。源便打。后道吾迁化，源到石霜举似前话，霜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为什么不道？霜云：不道，不道。源于言下有省。源一日将锹子，于法堂上，从东过西，从西过东。霜云：作什么？源云：觅先师灵骨。霜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觅什么先师灵骨？源云：正好着力。太原孚云：先师灵骨犹在。

道吾与渐源至一家吊慰，源拍棺木云：生邪死邪？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若向句下便入得，言下便知归，只这便是透脱生死的关键。其或未然，往往当头蹉过。看他古人行住坐卧，不妨以此事为念。才至人家吊慰，渐源便拍棺问道吾云：生邪死邪？道吾不移易一丝毫，对他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渐源当面蹉过，逐他语句走，更云：为什么不道？吾云：不道不道。吾可谓赤心片片，将错就错。源犹自不惺惺，回至中路又云：和尚快与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这汉识什么好恶，所谓好心不得好报。道吾依旧老婆心切，更向他道：打即任打，道即不道。源便打。虽然如是，却是他赢得一筹。

道吾恁么血滴滴地为他，渐源得恁么不瞥地。道吾既被他打，遂向渐源云：汝且去，恐院中知事探得，与尔作祸。密遣渐源出去。道吾忒杀伤慈。

源后来至一小院，闻行者诵《观音经》云：应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现比丘身而为说法。忽然大悟，云：我当时错怪先师，争知此事，不在言句上。古人道：没量大人，被语脉里转却。有底情解道，道吾云不道不道，便是道了也，唤作打背翻筋斗，教人摸索不着。若恁么会，作么生得平稳去。若脚踏实地，不隔一丝毫。不见七贤女游尸陀林，遂指尸门云：尸在这里，人在什么处？大姊云：作么作么？一众齐证无生法忍。且道有几个？千个万个，只是一个！

渐源后到石霜，举前话，石霜依前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为什么不道？霜云：不道，不道。他便悟去。一日将锹子，于法堂上，从东过西，从西过东，意欲呈己见解。霜果问云：作什么？源云：觅先师灵骨。霜便截断他脚跟云：我这里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觅什么先师灵骨？他既是觅先师灵骨，石霜为什么却恁么道？到这里，若于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处言下荐得，方知自始至终全机受用。尔若作道理，拟议寻思，直是难见。渐源云：正好着力。看他悟后道得自然奇特。道吾一片顶骨如金色，击时作铜声。雪窦着语云：苍天苍天，其意落在两边。太原孚云：先师灵骨犹在。自然道得稳当。这一落索，一时拈向一边。且道作么生是省要处？作么生是着力处？不见道：一处透，千处万处一时透。若向“不道不道”处透得去，便乃坐断天下人舌头。若透不得，也须是自参自悟。不可容易过日，可惜许时光。雪窦颂云：

兔马有角，牛羊无角，

绝毫绝厘，如山如岳。

黄金灵骨今犹在，白浪滔天何处着。

无处着，只履西归曾失却。

雪窦偏会下注脚，他是云门下儿孙，凡一句中，具三句底钳锤，向难道处道破，向拨不开处拔开。去他紧要处颂出，直道兔马有角，牛羊无角。且道兔马为什么有角？牛羊为什么却无角？若透得前话，始知雪窦有为人处。有者错会道：不道便是道，无句是有句。兔马无角，却云有角，牛羊有角，却云无角。且得没交涉。

殊不知，古人千变万化，现如此神通，只为打破尔这精灵鬼窟。若透得去，不消一个了字。兔马有角，牛羊无角。绝毫绝厘，如山如岳。这四句，似摩尼宝珠一颗相似，雪窦浑沦地吐在尔面前了也，末后皆是据款结案。黄金灵骨今犹在，白浪滔天何处着。此颂石霜与太原孚语。为什么无处着？只履西归曾失却。灵龟曳尾，此是雪窦转身为人处。古人道：他参活句，不参死句。既是失却，他一伙为什么却竞头争？

第五十六则

钦山一镞破关

垂示云：诸佛不曾出世，亦无一法与人。祖师不曾西来，未尝以心传授。自是时人不了，向外驰求。殊不知自己脚跟下一段大事因缘。不说知不知，从什么处得来？若未能洞达，且向葛藤窟里会取。试举看。

举：良禅客问钦山：一镞破三关时如何？山云：放出关中主看。良云：恁么则知过必改。山云：更待何时。良云：好箭放不着所在，便出。山云：且来，阇梨。良回首，山把住云：一镞破三关即且止，试与钦山发箭看。良拟议，山打七棒云：且听这汉疑三十年。

良禅客也不妨是一员战将，向钦山手里，左盘右转，坠鞭闪鞍，末后可惜许弓折箭尽。虽然如是，李将军自有嘉声在，不得封侯也是闲。这个公案，一出一入，一擒一纵，当机觌面提，觌面当机疾，都不落有无得失，谓之玄机。稍亏些子力量，便有颠蹶。

这僧亦是个英灵的衲子，致个问端，不妨惊群。钦山是作家宗师，便知他问头落处。镞者，箭镞也。一箭射透三关时如何？钦山意道尔射透得则且置，试放出关中主看。良云：恁么则知过必改。也不妨奇特。钦山云：更待何时。看他恁么只对钦山所问，更无些子空缺处。后头良禅客却道：好箭放不着所在，拂袖便出。钦山才见他恁么道，便唤云：且来，阇梨。良禅客果然把不住，便回首。钦山擒住云：一镞破三关则且止，试与钦山发箭看。良拟议，钦山便打七棒，更随后与他念一道咒云：且听这汉疑三十年。

如今禅和子尽道，为什么不打八下？又不打六下？只打七下？不然，等他问道“试与钦山发箭看”，便打。似则也似，是则未是在。这个公案，须是胸襟里不怀些子道理计较，超出语言之外，方能有一句下破三关，及有放箭处。若存是之与非，卒摸索不着。当时这僧，若是个汉，钦山也大险。他既不能行此令，不免倒行。且道关中主，毕竟是什么人？看雪窦颂云：

与君放出关中主，放箭之徒莫莽卤。

取个眼兮耳必聋，舍个耳兮目双瞽。

可怜一镞破三关，的的分明箭后路。

玄沙有言兮，大丈夫先天为心祖。

此颂数句，取归宗颂中语。归宗昔日因作此颂，号曰归宗。宗门中谓之宗旨之说。后来同安闻之云：良公善能发箭，要且不解中的。有僧便问：如何得中的？安云：关中主是什么人？后有僧举似钦山，山云：良公若恁么，也未免得钦山口。虽然如是，同安不是好心。雪窦道：与君放出关中主。开眼也着，合眼也着，有形无形，尽斩为二段。放箭之徒莫莽卤。若善能放箭，则不莽卤。若不善放，则莽卤可知。取个眼兮耳必聋，舍个耳兮目又瞽。且道取个眼，为什么却耳聋？舍个耳，为什么却双瞽？此语无取舍，方能透得。若有取舍则难见。

可怜一镞破三关，的的分明箭后路。良禅客问：一镞破三关时如何？钦山云：放出关中主看。乃至末后同安公案，尽是箭后路，毕竟作么生？君不见，玄沙有言兮，大丈夫先天为心祖。寻常以心为祖宗极则。这里为什么却于天地未生已前，犹为此心之祖？

若识破这个时节，方知得关中主。的的分明箭后路。若要中的，箭后分明有路。且道作么是箭后路？也须是自着精彩始得。大丈夫先天为心祖。玄沙常以此语示众，此乃是归宗有此颂，雪窦误用为玄沙语。如今参学者，若以此心为祖宗，参到弥勒佛下生，也未会在。若是大丈夫汉，心犹是儿孙，天地未分已是第二头。且道正当恁么时，作么生是先天地？

第五十七则

赵州田厍奴

垂示云：未透得已前，一似银山铁壁。几乎透得了，自己原来是铁壁银山。或有人问且作么生？但向他道，若尚个里露得一机，看得一境，坐断要津，不通凡圣，未为分外。苟或未然，看取古人样子。

举：僧问赵州：至道无难，唯嫌拣择，如何是不拣择？州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僧云：此犹是拣择。州云：田厍奴，什么处是拣择？僧无语。

僧问赵州：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三祖《信心铭》劈头便道这两句，有多少人错会。何故？至道本无难，亦无不难，只是唯嫌拣择，若恁么会，一万年也未梦见在。赵州常以此语问人，这僧将此语倒去问他，若向语上觅，此僧却惊天动地。若不在语句上，又且如何更参三十年。这个些子关捩子，须是转得始解。捋虎须也须是本分手段始得。这僧也不顾危亡，敢捋虎须便道：此犹是拣择。赵州劈口便塞道：田厍奴，什么处是拣择？若问着别底，便见脚忙手乱。争奈这老汉是作家，向动不得处动，向转不得处转。尔若透得一切恶毒言句，乃至千差万状，世间戏论，皆是醍醐上味。若到着实处，方见赵州赤心片片。田厍奴，乃福唐人乡语骂人，似无意智相似。这僧道此犹是拣择，赵州道：田厍奴，什么处是拣择？宗师眼目，须至恁么，如金翅鸟擘海直取龙吞。雪窦颂云：

似海之深，如山之固。

蚊虻弄空里猛风，蝼蚁撼于铁柱。

拣兮择兮，当轩布鼓。

雪窦注两句云：似海之深，如山之固。僧云：此犹是拣择。雪窦道：这僧一似蚊虻弄空里猛风，蝼蚁撼于铁柱。雪窦赏他胆大，何故？此是上头人用底。他敢恁么道，赵州亦不放他，便云：田厍奴，什么处是拣择？岂不是猛风铁柱。拣兮择兮，当轩布鼓。雪窦末后提起教活，若识得明白十分，尔自将来了也。何故？不见道，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是故当轩布鼓。

第五十八则

赵州分疏不下

举：僧问赵州：至道无难，唯嫌拣择，是时人窠窟否？州云：曾有人问我，直得五年分疏不下。

赵州平生不行棒喝，用得过于棒喝。这僧问得来，也甚奇怪。若不是赵州，也难答伊。盖赵州是作家，只向伊道：曾有人问我，直得五年分疏不下。问处壁立千初，答处亦不轻他。只恁么会，直是当头。若不会，且莫作道理计较。

不见投子宗道者，在雪窦会下作书记，雪窦令参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于此有省。一日雪窦问他：至道无难，唯嫌拣择，意作么生？宗云：畜生畜生。后隐居投子，凡去住持，将袈裟裹草鞋与经文。僧问：如何是道者家风？宗云：袈裟裹草鞋。僧云：未审意旨如何？宗云：赤脚下桐城。所以道，献佛不在香多，若透得脱去，纵夺在我。既是一问一答，历历现成，为什么赵州却道分疏不下？且道是时人窠窟否？赵州在窠窟里答他，在窠窟外答他？须知此事不在言句上。或有个汉，彻骨彻髓，信得及去，如龙得水，似虎靠山。颂云：

象王频呻，狮子哮吼。

无味之谈，塞断人口。

南北东西，乌飞兔走。

赵州道：曾有人问我，直得五年分疏不下。似象王频呻，狮子哮吼。无味之谈，塞断人口。南北东西，乌飞兔走。雪窦若无末后句，何处更有雪窦来。既是乌飞兔走，且道赵州、雪窦、山僧毕竟落在什么处？

第五十九则

赵州何不引尽

垂示云：该天括地，越圣超凡。百草头上指出涅槃妙心，干戈丛里点定衲僧命脉。且道承个什么人恩力便得恁么？试举看。

举：僧问赵州：至道无难，唯嫌拣择。才有语言是拣择，和尚如何为人？州云：何不引尽这语。僧云：某甲只念到这里。州云：只这至道无难，唯嫌拣择。

赵州道：只这至道无难，唯嫌拣择，如击石火，似闪电光，擒纵杀活，得恁么自在。诸方皆谓赵州有逸群之辩。赵州寻常示众，有此一篇云：至道无难嫌拣择，才有语言，是拣择，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里，是汝等还护惜也无？时有僧问云：既不在明白里，护惜个什么？州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为什么道不在明白里？州云：问事即得，礼拜了退。

后来这僧只拈他衅罅处去问他，问得也不妨奇特，争奈只是心行。若是别人，奈何他不得。争奈赵州是作家，便道：何不引尽这语，这僧也会转身吐气，便道某甲只念到这里，一似安排相似。赵州随声拈起便答，不须计较。古人谓之相续也大难。他辨龙蛇、别休咎，还他本分作家。赵州换却这僧眼睛，不犯锋芒，不着计较，自然恰好。尔唤作有句也不得，唤作无句也不得，唤作不有不无句也不得，离四句绝百非。何故？若论此事，如击石火，似闪电光，急着眼看方见。若或拟议踌躇，不免丧身失命。雪窦颂云：

水洒不着，风吹不入，

虎步龙行，不妨奇特。

头长三尺知是谁，相对无言独足立。

水洒不着，风吹不入，虎步龙行，鬼号神泣。无尔啖啄处，此四句颂赵州答话，大似龙驰虎骤，这僧只得一场狼籍。非但这僧，直得鬼也号、神也泣，风行草偃相似。末后两句，可谓一子亲得。头长三尺知是谁，相对无言独足立。不见僧问古德：如何是佛？古德云：头长三尺，颈长二寸。雪窦引用，未审诸人还识么？山僧也不识。雪窦一时脱体画却赵州，真个在里了也，诸人须仔细着眼看。

第六十则

云门拄杖化龙

垂示云：诸佛众生本来无异，山河自己宁有等差。为什么却浑成两边去也？若能拨转话头，坐断要津，放过即不可。若不放过，尽大地不消一捏。且作么生是拨转话头处？试举看。

举：云门以拄杖示众云：拄杖子化为龙，吞却乾坤了也。

借色明声，附物显理。且如释迦老子四十九年说法，不可不知此议论，何故更用拈花，迦叶微笑？这老汉便搽胡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诃大迦叶。更何必单传心印？诸人既是祖师门下客，还明得单传底心么？胸中若有一物，山河大地，皂然现前；胸中若无一物，外则了无丝毫。说什么理与智冥，境与神会？何故？一会一切会，一明一切明。

长沙道：学道之人不识真，只为从前认识神。无量劫来生死本，痴人唤作本来人。忽若打破阴界，身心一如，身外无余，犹未得一半在，说什么即色明心，附物显理！古人道：一尘才起，大地全收。且道是哪个一尘？若识得这一尘，便识得拄杖子。才拈起拄杖子，便见纵横妙用，恁么说话，早是葛藤了也。何况更化为龙！

庆藏主云：五千四十八卷，还曾有恁么说话么？云门每向拄杖处，拈掇全机大用，活泼泼地为人。芭蕉示众云：衲僧巴鼻，尽在拄杖头上。永嘉亦云：不是标形虚事持，如来宝杖亲踪迹。如来昔于燃灯佛时，布发掩泥，以待彼拂。燃灯曰：此处当建梵刹。时有一天子，遂标一茎草云：建梵刹竟。诸人且道这个消息从哪里得来？祖师道：棒头取证，喝下承当。且道承当个什么？忽有人问：如何是拄杖子？莫是打筋斗么？莫是抚掌一下么？总是弄精魂，且喜没交涉。雪窦颂云：

拄杖子，吞乾坤，徒说桃花浪奔，

烧尾者，不在拿云攫雾；

曝腮者，何必丧胆亡魂。

拈了也，闻不闻，

直须洒洒落落，休更纷纷纭纭。

七十二棒且轻恕，一百五十难放君。

师蓦拈拄杖下座，大众一时走散。

云门委曲为人，雪窦截径为人，所以拨却化为龙，不消恁么道，只是拄杖子吞乾坤。雪窦大意免人情解，更道徒说桃花浪奔，更不必化为龙也。盖禹门有三级浪，每至三月，桃花浪涨，鱼能逆水，而跃过浪者即化为龙。雪窦道：纵化为龙，亦是徒说。烧尾者，不在拿云攫雾。鱼过禹门，自有天火烧其尾，拿云攫雾而去。雪窦意道，纵化为龙，亦不在拿云攫雾也。曝腮者，何必丧胆亡魂。《清凉疏序》云：积行菩萨，尚乃曝腮于龙门。大意明华严境界，非小德小智之所造诣，犹如鱼过龙门透不过者，点额而回，困于死水沙碛中，曝其腮也。雪窦意道，既点额而回，必丧胆亡魂。

拈了也，闻不闻。重下注脚，一时与尔扫荡了也。诸人直须洒洒落落去，休更纷纷纭纭。尔若更纷纷纭纭，失却拄杖子了也。七十二棒且轻恕。雪窦为尔舍重从轻。古人道：七十二棒，翻成一百五十。如今人错会，却只算数目，合是七十五棒，为什么却只七十二棒？殊不知古人意在言外，所以道：此事不在言句中，免后人去穿凿。雪窦所以引用。直饶真个洒洒落落，正好与尔七十二棒，犹是轻恕。直饶总不如此，一百五十难放君。一时颂了也，却更拈拄杖，重重相为。虽然恁么，也无一个皮下有血。

碧岩录卷第七

第六十一则

风穴家国兴盛

垂示云：建法幢，立宗旨，还他本分宗师。定龙蛇，别缁素，须是作家知识。剑刃上论杀活，棒头上别机宜则且置，且道独据寰中事一句作么生商量？试举看。

举：风穴垂语云：若立一尘，家国兴盛。不立一尘，家国丧亡。

只如风穴示众云：若立一尘，家国兴盛。不立一尘，家国丧亡。且道立一尘即是，不立一尘即是？到这里，须是大用现前始得。所以道：设使言前荐得，犹是滞壳迷封，直饶句下精通，未免触途狂见。他是临济下尊宿，直下用本分草料。若立一尘，家国兴盛，野老颦蹙，意在立国安邦，须藉谋臣猛将，然后麒麟出、凤凰翔，乃太平之祥瑞也。他三家村里人，争知有恁么事。

不立一尘，家国丧亡，风飒飒地，野老为什么出来讴歌？只为家国丧亡。洞下谓之转变处，更无佛无众生，无是无非，无好无恶，绝音响踪迹，所以道：金屑虽贵，落眼成翳。又云：金屑眼中翳，衣珠法上尘。己灵犹不重，佛祖是何人。七穿八穴，神通妙用，不为奇特，到个里，衲被蒙头万事休，此时山僧都不会。若更说心说性，说玄说妙，都用不着，何故？他家自有神仙境。

南泉示众云：黄梅七百高僧，尽是会佛法的人，不得他衣钵，唯有卢行者，不会佛法，所以得他衣钵。又云：三世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野老或颦蹙，或讴歌，且道作么生会？且道他具什么眼却恁么？须知野老门前，别有条章。

雪窦双拈了，却拈拄杖云：还有同生同死的衲僧么？当时若有个汉出来，道得一句，互为宾主，免得雪窦这老汉后面自点胸。

野老从教不展眉，且图家国立雄基。

谋臣猛将今何在，万里清风只自知。

适来双提了也，这里却只拈一边，放一边，裁长补短，舍重从轻。所以道：野老从教不展眉。我“且图家国立雄基”。谋臣猛将今何在。雪窦拈拄杖云：还有同生同死的衲僧么？一似道还有谋臣猛将么？一口吞却一切人了也。所以道：土旷人稀，相逢者少。还有相知者么？出来，一坑埋却。万里清风只自知，便是雪窦点胸处也。

第六十二则

云门中有一宝

垂示云：以无师智，发无作妙用。以无缘慈，作不请胜友。向一句下，有杀有活。于一机中，有纵有擒。且道什么人曾恁么来？试举看。

举：云门示众云：乾坤之内，宇宙之间，中有一宝，秘在形山。拈灯笼向佛殿里，将三门来灯笼上。

云门道：乾坤之内，宇宙之间，中有一宝，秘在形山。且道云门意在钓竿头，意在灯笼上？此乃肇法师《宝藏论》数句，云门拈来示众。肇公时于后秦逍遥园造论，写《维摩经》，方知庄老未尽其妙。肇乃礼罗什为师，又参瓦棺寺跋陀婆罗菩萨，从西天二十六祖处，传心印来，肇深造其堂奥。肇一日遭难，临刑之时，乞七日假，造《宝藏论》。云门便拈论中四句示众，大意云如何以无价之宝，隐在阴界之中。

论中语言，皆与宗门说话相符合。不见镜清问曹山：清虚之理，毕竟无身时如何？山云：理即如是，事作么生？清云：如理如事。山云：瞒曹山一人即得，争奈诸圣眼何？清云：若无诸圣眼，争知不恁么。山云：官不容针，私通车马。所以道：乾坤之内，宇宙之间，中有一宝，秘在形山。大意明人人具足，个个圆成。云门便拈来示众，已是十分现成，不可更似座主相似，与尔注解去。他慈悲更与尔下注脚道：拈灯笼向佛殿里，将三门来灯笼上。且道云门恁么道意作么生？

不见古人云：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又云：即凡心而见佛心。形山即是四大五蕴也。中有一室，秘在形山。所以道：诸佛在心头，迷人向外求。内怀无价宝，不识一生休。又道：佛性堂堂显现，住相有情难见。若悟众生无我，我面何殊佛面。心是本来心，面是娘生面。劫石何移动，个中无改变。有者只认个昭昭灵灵为宝，只是不得其用，亦不得其妙，所以动转不得，开拨不行。

古人道：穷则变，变则通。拈灯笼向佛殿里，若是常情可测度得；将三门来灯笼上，还测度得么？云门与尔一时打破情识意想得失是非了也。雪窦道：我爱韶阳新定机，一生与人抽钉拔楔。又云：曲木据位知几何，利刃剪却令人爱。他道拈灯笼向佛殿里，这一句已截断了也，又将三门来灯笼上。

若论此事，如击石火，似闪电光。云门道：汝若相当去，且觅个入路。微尘诸佛在尔脚下，三藏圣教，在尔舌头上，不如悟去好。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云：与我拈面前案山来看。便有僧出问云：学人见山是山水是水时如何？门云：三门为什么从这里过？恐尔死却，遂以手划一划云：识得时，是醍醐上味；若识不得，反为毒药也。所以道：了了了时无可了，玄玄玄处直须呵。雪窦又拈云：乾坤之内，宇宙之间，中有一宝，秘在形山。挂在壁上，达摩九年不敢正眼觑着。而今衲僧要见，劈脊便棒。看他本分宗师，终不将实法系缀人。玄沙云：罗笼不肯住，呼唤不回头。虽然恁么，也是灵龟曳尾。雪窦颂云：

看看，古岸何人把钓竿。

云冉冉，水漫漫。明月芦花君自看。

着识得云门语，便见雪窦为人处。他向云门示众后面两句，便与尔下个注脚云：看看，尔便却瞠眉瞠眼会，且得没交涉。古人道：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若只向瞠眉努眼处坐杀，岂能脱得根尘。雪窦道：看看，云门如在古岸把钓竿相似。云又冉冉，水又漫漫，明月映芦花，芦花映明月，正当恁么时，且道是何境界？若便直下见得，前后只是一句相似。

第六十三则

南泉斩却猫儿

垂示云：意路不到，正好提撕。言诠不及，宜急着眼。若也电转星飞，便可倾湫倒岳。众中莫有辨得底么？试举看。

举：南泉一日东西两堂争猫儿，南泉见，遂提起云：道得即不斩。众无对。泉斩猫儿为两段。

宗师家看他一动一静，一出一入，且道意旨如何？这斩猫儿话，天下丛林商量浩浩地。有者道提起处便是，有底道在斩处，且得都没交涉。他若不提起时，亦匝匝地作尽道理。殊不知他古人有定乾坤底眼，有定乾坤底剑。尔且道毕竟是谁斩猫儿？只如南泉提起云：道得即不斩。当时忽有人道得，且道南泉斩不斩？

所以道：正令当行，十方坐断。出头天外看，谁是个中人。其实当时原不斩，此话亦不在斩与不斩处。此事轩知，如此分明，不在情尘意见上讨。若向情尘意见上讨，则辜负南泉去。但向当锋剑刃上看，是有也得，无也得，不有不无也得。所以古人道：穷则变，变则通。而今人不解变通，只管向语句上走。南泉恁么提起，不可教人合下得甚语，只要教人自荐，各各自用自知。若不恁么会，卒摸索不着。雪窦当头颂云：

两堂俱是杜禅和，拨动烟尘不奈何。

赖得南泉能举令，一刀两段任偏颇。

两堂俱是杜禅和。雪窦不向句下死，亦不认驴前马后，有拨转处，便道：拨动烟尘不奈何。雪窦与南泉把手共行，一句说了也，两堂首座，没歇头处。到处只管拨动烟尘，奈何不得。赖得南泉与他断这公案，收得净尽，他争奈前不构村后不迭店。所以道：赖得南泉能举令，一刀两段任偏颇。直下一刀两段，更不管有偏颇，且道南泉据什么令？

第六十四则

赵州头戴草鞋

举：南泉复举前话，问赵州，州便脱草鞋，于头上戴出。南泉云：子若在，恰救得猫儿。

赵州乃南泉的子，道头会尾，举着便知落处。南泉晚间复举前话问赵州，州是老作家，便脱草鞋于头上戴出。泉云：子若在，却救得猫儿。且道真个恁么不恁么？南泉云：道得即不斩，如击石火，似闪电光。赵州便脱草鞋，于头上戴出。他参活句，不参死句。日日新，时时新，千圣移易一丝毫不得，须是运出自己家珍，方见他全机大用。他道：我为法王，于法自在。人多错会道：赵州权将草鞋作猫儿。有者道：待他云道得即不斩，便戴草鞋出去，自是尔斩猫儿，不干我事，且得没交涉，只是弄精魂。殊不知，古人意如天普盖，似地普擎。他父子相投，机锋相合。那个举头，他便会尾。如今学者，不识古人转处，空去意路上卜度。若要见，但去他南泉赵州转处便见好。颂云：

公案圆来问赵州，长安城里任闲游。

草鞋头戴无人会，归到家山即便休。

公案圆来问赵州。庆藏主道：如人结案相似，八棒是八棒，十三是十三。已断了也，却拈来问赵州。州是他屋里人，会南泉意旨，他是透彻底人，祝着磕着便转。具本分作家眼脑，才闻举着，剔起便行。雪窦道：长安城里任闲游，漏逗不少。古人道：长安虽乐，不是久居。又云：长安甚闹，我国晏然。也须是识机宜、别休咎始得。

草鞋头戴无人会。戴草鞋处这些子，是无许多事。所以道：唯我能知，唯我能证，方见得南泉、赵州、雪窦同得同用处。且道而今作么生会？归到家山即便休。什么处是家山？他若不会，必不恁么道，他既会，且道家山在什么处？便打。

第六十五则

外道良马鞭影

垂示云：无相而形，充十虚而方广。无心而应，遍刹海而不烦。举一明三，目机铢两，直得棒如雨点，喝似雷奔，也未当得向上人行履在。且道作么生是向上人事？试举。

举：外道问佛：不问有言，不问无言。世尊良久。外道赞叹云：世尊大慈悲，开我迷云，令我得入。外道去后，阿难问佛：佛云：如世良马，见鞭影而行。

此事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岂是无言句？或道无言便是，又何消祖师西来作什么。只如从上来许多公案，毕竟如何见其下落？这一则公案，话会者不少。有的唤作良久，有的唤作据坐，有的唤作默然不对，且喜没交涉，几曾摸索得着来。

此事其实不在言句上，亦不离言句中。若稍有拟议，则千里万里去也。看他外道省悟后，方知亦不在此，亦不在彼，亦不在是，亦不在不是，且道是个什么？天衣怀和尚颂云：维摩不默不良久，据坐商量成过咎。吹毛匣里冷光寒，外道天魔皆拱手。百丈常和尚参法眼，眼令看此话。法眼一日问：尔看什么因缘？常云：外道问佛话。眼云：尔试举看。常拟开口，眼云：住，住。尔拟向良久处会那？常于言下，忽然大悟。后示众云：百丈有三诀，吃茶珍重歇。拟议更思量，知君犹未彻。翠岩真点胸拈云：六合九，有青黄赤白。一一交罗。

外道会四维陀典，自云我是一切智人，在处索人论议。他致问端，要坐断释迦老子舌头，世尊不费纤毫气力，他便省去，赞叹云：世尊大慈大悲，开我迷云，令我得入。且道作么生是大慈大悲处？世尊只眼通三世，外道双眸贯五天。沩山真如拈云：外道怀藏至宝，世尊亲为高提。森罗显现，万象历然。且毕竟外道悟个什么？如趁狗逼墙，至极则无路处，他须回来，便乃活泼泼地。若计较是非，一时放下，情尽见除，自然彻底分明。

外道去后，阿难问佛云：外道有何所证而言得入？佛云：如世良马，见鞭影而行。后来诸方便道：又被风吹别调中。又云：龙头蛇尾。什么处是世尊鞭影？什么处是见鞭影处？雪窦云：邪正不分，过由鞭影。真如云：阿难金钟再击，四众共闻。虽然如是，大似二龙争珠，长他智者威狞。雪窦颂云：

机轮曾未转，转必两头走。

明镜忽临台，当下分妍丑。

妍丑分兮迷云开，慈门何处生尘埃。

因思良马窥鞭影，千里追风唤得回。

机轮曾未转，转必两头走。机乃千圣灵机，轮是从本已来诸人命脉。不见古人道：千圣灵机不易亲，龙生龙子莫因循。赵州夺得连城璧，秦主相如总丧身。外道却是把得住、作得主，未尝动着。何故他道不问有言，不问无言？岂不是全机处。世尊会看风使帆，应病与药，所以良久，全机提起。外道全体会去，机轮便阿辘辘地转。亦不转向有，亦不转向无，不落得失，不拘凡圣，二边一时坐断。世尊才良久，他便礼拜。如今人多落在无，不然落在有，只管在有无处两头走。雪窦道：明镜忽临台，当下分妍丑。这个不曾动着，只消个良久，如明镜临台相似，万象不能逃其形质。外道云：世尊大慈大悲，开我迷云，令我得入。且道，是什么处是外道入处？

到这里，须是个个自参自究，自悟自会始得。便于一切处，行住坐卧，不问高低，一时现成，更不移易一丝毫。才作计较，有一丝毫道理，即碍塞杀人，更无入作分也。后面，颂世尊大慈大悲，开我迷云，今我得入。当下忽然分妍丑，妍丑分兮迷云开，慈门何处生尘埃。尽大地是世尊大慈大悲门户，尔若透得，不消一捏，此亦是放开的门户。不见世尊于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我宁不说法，疾入于涅槃。因思良马窥鞭影，千里追风唤得回。追风之马，见鞭影而便过千里，教回即回。雪窦意赏他道：若得俊流，方可一拨便转，一唤便回。若唤得回，便鸣指三下。且道是点破？是撤沙？

第六十六则

岩头收黄巢剑

垂示云：当机觌面，提陷虎之机。正按傍提，布擒贼之略。明合暗合，双放双收。解弄死蛇，还他作者。

举：岩头问僧：什么处来？僧云：西京来。头云：黄巢过后，还收得剑么？僧云：收得。岩头引颈近前云：轰。僧云：师头落也。岩头呵呵大笑。僧后到雪峰，峰问：什么处来？僧云：岩头来。峰云：有何言句？僧举前话，雪峰打三十棒赶出。

大凡挑囊负钵，拨草瞻风，也须是具行脚眼始得。这僧眼似流星，也被岩头勘破了一串穿却。当时若是个汉，或杀或活，举着便用。这僧砑郎当，却道收得，似恁么行脚，阎罗老子问尔索饭钱在，知他踏破多少草鞋。直到雪峰，当时若有些子眼筋，便解瞥地去，岂不快哉！这个因缘，有节角淆讹处，此事虽然无得失，得失甚大。虽然无拣择，到这里，却要具眼拣择。

看他龙牙行脚时，致个问端，问德山：学人仗莫邪剑，拟取师头时如何？德山引颈近前云：轰。龙牙云：师头落也。山便归方丈，牙后举似洞山，洞山云：德山当时道什么？牙云：他无语。洞山云：他无语则且置，借我德山落的头来看。牙于言下大悟，遂焚香遥望德山礼拜忏悔。有僧传到德山处，德山云：洞山老汉，不识好恶，这汉死来多少时也，救得有什么用处？

这个公案，与龙牙的一般。德山归方丈，则暗中最妙。岩头大笑，他笑中有毒。若有人辨得，天下横行，这僧当时若辨得出，千古之下，免得检责。于岩头门下，已是一场磋过，看他雪峰老人是同参，便知落处。也不与他说破，只打三十棒赶出院，可以光前绝后。这个是拈作家衲僧鼻孔，为人的手段。更不与他如之若何，教他自悟去。本分宗师为人，有时笼罩，不教伊出头。有时放令死郎当地，却须有出身处。大小大岩头雪峰，倒被个吃饭禅和勘破。

只如岩头道：黄巢过后，还收得剑么？诸人且道这里合下得什么语？免得他笑，又免得雪峰行棒赶出？这里淆讹，若不曾亲证亲悟，纵使口头快利，至究竟透脱生死不得。

山僧寻常教人觑这机关转处，若拟议，则远之远矣。不见投子问盐平僧云：黄巢过后，收得剑么？僧以手指地。投子云：三十年弄马骑，今日却被驴子扑。看这僧，也不妨是个作家。也不道收得，也不道收不得。与西京僧，如隔海在。真如拈云：他古人，一个做头，一个做尾，定也。雪窦颂云：

黄巢过后曾收剑，大笑还应作者知。

三十山藤且轻恕，得便宜是落便宜。

黄巢过后曾收剑，大笑还应作者知。雪窦便颂这僧与岩头大笑处。这个些子，天下人摸索不着。且道他笑个什么？须是作家方知。这笑中有权有实，有照有用，有杀有活。

三十山藤且轻恕。颂这僧后到雪峰面前，这僧依旧莽卤，峰便据令而行，打三十棒赶出。且道为什么却如此？尔要尽情会这话么，得便宜是落便宜。

第六十七则

傅大士讲经竟

举：梁武帝请傅大士讲《金刚经》，大士便于座上，挥案一下，便下座。武帝愕然。志公问：陛下还会么？帝云：不会。志公云：大士讲经竟。

梁高祖武帝，萧氏，讳衍，字叔达。立功业，以至受齐禅即位后，别注五经讲议，奉黄老甚笃。而性至孝，一日思得出世之法，以报劬劳，于是舍道事佛，乃受菩萨戒，于娄约法师处，披佛袈裟，自讲《放光般若经》，以报父母。时志公大士，以显异惑众，系于狱中。志公乃分身，游化城邑。帝一日知之，感悟极推重之。志公数行遮护，隐显逮不可测。时婺州有大士者，居云黄山，手栽二树，谓之双林，自称当来善慧大士。一日修书，命弟子上表闻于帝。时朝廷以其无君臣之礼不受，傅大士将入金陵城中卖鱼，时武帝或请志公讲《金刚经》，志公曰：贫道不能讲，市中有傅大士者，能讲此经。帝下诏召之入禁中，傅大士既至，于讲座上，挥案一下，便下座。当时便与推转，免见一场狼藉。却被志公云：陛下还会么？帝云：不会。志公云：大士讲经竟。也是一人作头，一人作尾。志公恁么道，还梦见傅大士么？一等是弄精魂，这个就中奇特。虽是死蛇，解弄也活。

既是讲经，为甚却不大分为二，一如寻常座主道：金刚之体坚固，物物不能坏，利用故能摧万物。如此讲说，方唤作讲经。虽然如是，诸人殊不知，傅大士只拈向上关捩子，略露锋芒，教人知落处，直截与尔壁立万仞。恰好被志公不识好恶，却云大士讲经竟，正是好心不得好报。如美酒一盏，却被志公以水搀过；如一釜羹，被志公将一颗鼠粪污了。且道既不是讲经，毕竟唤作什么？颂云：

不向双林寄此身，却于梁土惹埃尘。

当时不得志公老，也是栖栖去国人。

不向双林寄此身，却于梁土惹埃尘。傅大士与没板齿者汉，一般相逢。达摩初到金陵，见武帝，帝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摩云：廓然无圣。帝云：对朕者谁？摩云：不识。帝不契，遂渡江至魏。武帝举问志公。公云：陛下还识此人否？帝云：不识。志公云：此是观音大士，传佛心印。帝悔，遂遣使去取。志公云：莫道陛下发使去取，合国人去，他亦不回。所以雪窦道：当时不得志公老，也是栖栖去国人。当时若不是志公为傅大士出气，也须是赶出国去。志公既饶舌，武帝却被他热瞒一上。雪窦大意道，不须他来梁土讲经挥案，所以道，何不向双林寄此身。吃粥吃饭，随分过时，却来梁土，恁么指注挥案一下，便下座，便是他惹埃尘处。

既是要殊胜，则目视云霄，上不见有佛，下不见有众生。若论出世边事，不免灰头土面，将无作有，将有作无，将是作非，将粗作细，鱼行酒肆，横拈倒用，教一切人明此个事。若不恁么放行，直到弥勒下生，也无一个半个。傅大士既是拖泥带水，赖是有知音。若不得志公老，几乎赶出国了。且道即今在什么处？

第六十八则

仰山汝名什么

垂示云：掀天关，翻地轴，擒虎兕，辨龙蛇，须是个活泼泼汉，始得句句相投，机机相应。且从上来什么人合恁么？请举看。

举：仰山问三圣：汝名什么？圣云：惠寂。仰山云：惠寂是我。圣云：我名惠然。仰山呵呵大笑。

三圣是临济下尊宿，少具出群作略，有大机有大用。在众中，昂昂藏藏，名闻诸方。后辞临济，遍游淮海，到处丛林皆以高宾待之。自向北至南方，先造雪峰便问：透网金鳞，未审以何为食？峰云：待汝出网来，即向汝道。圣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识，话头也不识。峰云：老僧住持事繁。峰往寺庄，路逢猕猴。乃云：这猕猴各各佩一面古镜。圣云：历劫无名，何以彰为古镜？峰云：瑕生也。圣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识，话头也不识。峰云：罪过，老僧住持事繁。

后至仰山，山极爱其俊利，待之于明窗下，一日有官人来参仰山，山问：官居何位？云：推官。山竖起拂子云：还推得这个么？官人无语，众人下语，俱不契仰山意。时三圣病在延寿堂，仰山令侍者持此语问之，圣云：和尚有事也。再令侍者问：未审有什么事？圣云：再犯不容。仰山深肯之。百丈当时，以禅板蒲团付黄檗，拄杖子拂子付沩山，沩山后付仰山。

仰山既大肯三圣，圣一日辞去，仰山以拄杖拂子付三圣，圣云：某甲已有师。仰山诘其由，乃临济弟子也。只如仰山问三圣汝名什么，他不可不知其名，何故更恁么问？所以作家，要验人得知仔细，只似等闲。问云汝名什么，更道无计较。何故三圣不云惠然，却道惠寂？看他具眼汉，自然不同。三圣恁么，又不是颠，一向搀旗夺鼓，意在仰山语外。

此语不堕常情，难为摸索，这般汉手段，却活得人。所以道，他参活句，不参死句。若顺常情，则歇人不得，看他古人念道如此，用尽精神，始能大悟。既悟了，用时还同未悟时人相似。随分一言半句，不得落常情。

三圣知他仰山落处，便向他道：我名惠寂。仰山要收三圣，三圣倒收仰山，仰山只得就身打劫道：惠寂是我。是放行处。三圣云：我名惠然。亦是放行。所以雪窦后面颂云：双收双放若为宗。只一句内一时颂了。仰山呵呵大笑，也有权有实，也有照有用。为他八面玲珑，所以用处得大自在。这个笑与岩头笑不同。岩头笑有毒药，这个笑，千古万古，清风凛凛地。雪窦颂云：

双收双放若为宗，骑虎由来要绝功。

笑罢不知何处去，千古万古有清风。

双收双放若为宗。放行互为宾主。仰山云：汝名什么？圣云：我名惠寂。是双放。仰山云惠寂是我，圣云惠然，是双收。其实是互换之机，收则大家收，放则大家放。雪窦一时颂尽了也。他意道：若不放收，若不互换，尔是尔，我是我，都来只四个字，因甚却于里头出没卷舒。古人道，尔若立，我便坐，尔若坐，我便立。若也同坐同立，二俱瞎汉。此是双收双放，可以为宗要。

骑虎由来要绝功。有如此之高风最上之机要，要骑便骑，要下便下，据虎头亦得，收虎尾亦得。三圣仰山，二俱有此之风。笑罢不知何处去？且道他笑个什么？直得清风凛凛。为什么末后却道：只应千古动悲风。也是死而不吊，一时与尔注解了也。争奈天下人咬啄不入，不知落处。纵是山僧，也不知落处，诸人还知么？

第六十九则

南泉画一圆相

垂示云：无啖啄处，祖师心印，状似铁牛之机。透荆棘林，衲僧家，如红炉上一点雪，平地上七穿八穴则且止，不落寅缘，又作么生？试举看。

举：南泉、归宗、麻谷同去礼拜忠国师，至中路，南泉于地上画一圆相云：道得即去。归宗于圆相中坐，麻谷便作女人拜。泉云：恁么则不去也。归宗云：是什么心行？

当时马祖盛化于江西，石头道行于湖湘，忠国师道化于长安，他亲见六祖来。是时南方擎头带角者，无有不欲升其堂入其室，若不尔，为人所耻。这老汉三个，欲去礼拜忠国师，至中路，做这一场败缺。南泉云：恁么则不去也。既是一一道得，为什么却道不去？且道古人意作么生？当时待他道“恁么则不去也”，劈耳便掌，看他作什么伎俩？

万古振纲宗，只是这些子机要。所以慈明道：要牵只在索头边。拨着点着便转，如水上捺葫芦子相似。人多唤作不相肯语。殊不知，此事到极则处，须离泥离水，拔楔抽钉。尔若作心行会，则没交涉。

古人转变得好，到这里，不得不恁么，须是有杀有活。看他一人去圆相中坐，一人作女人拜，也甚好。南泉云：恁么则不去也，归宗云：是什么心行？孟八郎汉又恁么去也。他恁么道，大意要验南泉。南泉寻常道：唤作如如，早是变了也。南泉归宗麻谷，却是一家里人，一擒一纵，一杀一活，不妨奇特。雪窦颂云：

由基箭射猿，绕树何太直。

千个与万个，是谁曾中的？

相呼相唤归去来，曹溪路上休登陟。

由基箭射猿，绕树何太直。由基乃是楚时人，姓养，名叔，字由基。时楚庄王出猎，见一白猿，使人射之，其猿捉箭而戏，敕群臣射之，莫有中者。王遂问群臣，群臣奏曰：由基者善射。遂令射之，由基方弯弓，猿乃抱树悲号，至箭发时，猿绕树避之，其箭亦绕树中杀。

此乃神箭也，雪窦何故却言太直？若是太直则不中。既是绕树，何故却云太直？雪窦借其意，不妨用得好。此事出春秋。有者道绕树是圆相，若真个如此，盖不识语之宗旨，不知太直处。三个老汉，殊途而同归一揆，一齐太直。若是识得他去处，七纵八横，不离方寸，百川异流，同归大海。

所以南泉道：恁么则不去也。若是衲僧，正眼觑着，只是弄精魂。若唤作弄精魂，却不是弄精魂。五祖先师道：他三人是慧炬三昧，庄严王三昧。虽然如此，作女人拜，他终不作女人拜会。虽画圆相，他终不作圆相会。既不恁么会，又作么生会？雪窦道：千个与万个，是谁曾中的？能有几个，百发百中？相呼相唤归去来。颂南泉道恁么则不去也。南泉从此不去，故云：曹溪路上休登陟。灭却荆棘林，雪窦把不定。复云：曹溪路坦平，为什么休登陟？曹溪路绝尘绝迹，露裸裸，赤洒洒，平坦坦，倏然地，为什么却休登陟？各自看脚下。

第七十则

沩山讲和尚道

垂示云：快人一言，快马一鞭，万年一念，一念万年。要知直截，未举已前。且道未举已前，作么生摸索？请举看。

举：沩山、五峰、云岩，同侍立百丈。百丈问沩山：并却咽喉唇吻，作么生道？沩山云：却请和尚道。丈云：我不辞向汝道，恐已后丧我儿孙。

沩山、五峰、云岩，同侍立百丈。百丈问沩山：并却因喉唇吻，作么生道？山云：却请和尚道。丈云：我不辞向汝道，恐已后丧我儿孙。百丈虽然如此，锅子已被别人夺去了也。丈复问五峰，峰云：和尚也须并却。丈云：无人处斫额望汝。又问云岩，岩云：和尚有也未？丈云：丧我儿孙。三人各是一家。

古人道：平地上死人无数，过得荆棘林者是好手。所以宗师家，以荆棘林验人。何故？若于常情句下，验人不得。衲僧家须是句里呈机，言中辨的。若是担板汉，多向句中死却。便道：并却咽喉唇吻，更无下口处。若是变通的人，有逆水之波，只向问头上有一条路，不伤锋犯手。沩山云：却请和尚道。且道他意作么生？向个里如击石火似闪电光相似，拶他问处便答，自有出身之路，不费纤毫气力。所以道他参活句，不参死句。百丈却不睬他，只云：不辞向汝道，恐已后丧我儿孙。

大凡宗师为人，抽钉拔楔。若是如今人便道：此答不肯他，不领话。殊不知，个里一路生机处，壁立千仞，宾主互换，活泼泼地。雪窦爱他此语风措，宛转自在，又能把定封疆，所以颂云：

却请和尚道，虎头生角出荒草。

十洲春尽花雕残，珊瑚树林日杲杲。

此三人答处，各各不同。也有壁立千仞，也有照用同时，也有自救不了。却请和尚道。雪窦便向此一句中，呈机了也。更就中轻轻拶，令人易见。云：虎头生角出荒草，沩山答处，一似猛虎头上安角，有什么近傍处？

不见僧问罗山：同生不同死时如何？山云：如牛无角。僧云：同生亦同死时如何？山云：如虎戴角。雪窦只一句颂了也，他有转变余才，更云：十洲春尽花雕残。海上有三山十洲，以百年为一春。雪窦语带风措，宛转盘礴。春尽之际，百千万株花，一时雕残，独有珊瑚树林，不解凋落，与太阳相夺，其光交映。正当恁么时，不妨奇特。雪窦用此明他却请和尚道。

十洲皆海外诸国之所附。一祖洲，出反魂香。二瀛洲，生芝草玉石，泉如酒味。三玄洲，出仙药，服之长生。四长洲，出木瓜玉英。五炎洲，出火烷布。六元洲，出灵泉如蜜。七生洲，有山川无寒暑。八凤麟洲，人取凤喙麟角，煎续弦胶。九聚窟洲，出狮子铜头铁额之兽。十檀洲，一作流洲，出琨吾石，作剑切玉如泥。珊瑚，外国杂传云：大秦西南，涨海中，可七八百里，到珊瑚洲，洲底磐石，珊瑚生其石上，人以铁网取之。又《十洲记》云：珊瑚生南海底，如树高三二尺，有枝无皮，似玉而红润，感月而生，凡枝头皆有月晕。此一则与八卷首公案同看。

碧岩录第八卷

第七十一则

五峰和尚并却

举：百丈复问峰：并却咽喉唇吻，作么生道？峰云：和尚也须并却。丈云：无人处斫额望汝。

沩山把定封疆，五峰截断众流。这些子，要是个汉当面提掇，如马前相扑，不容拟议。直下便用，紧迅危峭，不似沩山盘礴滔滔地。如今禅和子，只向架下行，不能出他一头地。所以道：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五峰答处，当头坐断，不妨快俊。百丈云：无人处斫额望汝。且道是肯他？是不肯他？是杀？是活？见他阿辘辘地，只与他一点，雪窦颂云：

和尚也并却，龙蛇阵上看谋略。

令人长忆李将军，万里天边飞一鹗。

和尚也并却。雪窦于一句中，拶一拶云：龙蛇阵上看谋略。如排两阵，突出突入，七纵八横，有斗将的手脚，有大谋略的人，匹马单枪，向龙蛇阵上，出没自在，尔作么生围绕得他。若不是这个人，争知有如此谋略。雪窦此三颂，皆就里头状出底语如此，大似李广神箭，万里天边飞一鹗。一箭落一雕定也，更不放过。雪窦颂百丈问处如一鹗，五峰答处如一箭相似。山僧只管赞叹五峰，不觉浑身入泥水了也。

第七十二则

云岩和尚有也

举：百丈又问云岩：并却咽喉唇吻，作么生道？岩云：和尚有也未？丈云：丧我儿孙。

云岩在百丈，二十年作侍者，后同道吾至药山，山问云：子在百丈会下，为个什么事？岩云：透脱生死。山云：还透脱也未？岩云：渠无生死。山云：二十年在百丈，习气也未除。岩辞去见南泉，后复归药山，方契悟。

看他古人，二十年参究。犹自半青半黄，粘皮着骨，不能颖脱。是则也是，只是前不构村，后不迭店。不见道：语不离窠臼，焉能出盖缠。白云横谷口，迷却几人源。洞下谓之触破，故云：跃开仙仗凤凰楼，时人嫌触当今号。所以道：荆棘林须是透过始得，若不透过，终始涉廉纤，斩不断。适来道前不构村，后不迭店。云岩只管去点检他人底。百丈见他如此，一时把来打杀了也，雪窦颂云：

和尚有也未，金毛狮子不踞地。

两两三三旧路行，大雄山下空弹指。

和尚有也未？雪窦据款结案，是则是，只是金毛狮子，争奈不踞地。狮子捉物，藏牙伏爪，踞地返掷，物无大小，皆以全威，要全其功。云岩云：和尚有也未，只是向旧路上行，所以雪窦云百丈向大雄山下空弹指。

第七十三则

马祖四句百非

垂示云：夫说法者，无说无示。其听法者，无闻无得。说既无说无示，争如不说。听既无闻无得，争如不听。而无说又无听，却较些子。僧肇：云无说者，岂曰不言？谓其能无所说；云无闻者，岂曰不听？谓其能无所听。其无所说，故终日说而未曾说；其无所闻，故终日闻而未尝闻也。只如今诸人，听山僧在这里说，作么生免得此过。具透关眼者，试举看。

举：僧问马大师：离四句绝百非，请师直指某甲西来意。马师云：我今日劳倦，不能为汝说，问取智藏去。僧问智藏，藏云：何不问和尚？僧云：和尚教来问。藏云：我今日头痛，不能为汝说，问取海兄去。僧问海兄，海云：我到这里却不会。僧举似马大师，马师云：藏头白，海头黑。

这个公案，山僧旧日在成都参真觉，觉云：只消看马祖第一句，自然一时理会得。且道这僧，是会来问，不会来问？此问不妨深远。离四句者：有无，非有非无，非非有，非非无，离此四句，绝其百非，只管作道理，不识话头，讨头脑不见。若是山僧，待马祖道了，也便与展坐具，礼三拜，看他作么生道？当时马祖，若见这僧来，问离四句绝百非，请师直指某甲西来意，以拄杖劈脊便棒赶出，看他省不省。

马大师只管与他打葛藤，以至这汉当面磋过，更令去问智藏，殊不知马大师来风深辨。这僧懵懂，走去问智藏，藏云：何不问和尚？僧云：和尚教来问。看他这些子，拶着便转，更无闲暇处。智藏云：我今日头痛，不能为汝说得，问取海兄去。这僧又去问海兄，海兄云：我到这里却不会。且道为什么一人道头痛，一人云不会，毕竟作么生？这僧却回来，举似马师，师云：藏头白，海头黑。若以解路卜度，却谓之相瞒。

有者道，只是相推过。有者道，三个总识他问头，所以不答，总是拍盲地，一时将古人醍醐上味，着毒药在里许。所以马祖道：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与此公案一般。若会得藏头白、海头黑，便会西江水话。这僧将一担懵懂，换得个安乐。更劳他三人尊宿，入泥入水，毕竟这僧不瞥地。虽然一恁么，这三个宗师，却被个担板汉勘破。如今人只管去语言上作活计云：白是明头合，黑是暗头合。只管钻研计较，殊不知，古人一句，截断意根，须是向正脉里自看始得稳当。

所以道：末后一句，始到牢关，把断要津，不通凡圣。若论此事，如当门接一口剑相似，拟议则丧身失命。又道：譬如掷剑挥空，莫论及之不及，但向八面玲珑处会取。不见古人道：这漆桶。或云：野狐精。或云：瞎汉。且道与一棒一喝，是同是别？若知千差万别，只是一般，自然八面受敌。要会藏头白、海头黑么？五祖先师道：封后先生。雪窦颂云：

藏头白，海头黑，明眼衲僧会不得。

马驹踏杀天下人，临济未是白拈贼。

离四句，绝百非，天上人间唯我知。

藏头白，海头黑。且道意作么生？这些子，天下衲僧跳不出。看他雪窦，后面合杀得好。道直饶是明眼衲僧，也会不得。这个些子消息，谓之神仙秘诀，父子不传。释迦老子，说一代时教，末后单传心印，唤作金刚王宝剑，唤作正位。恁么葛藤，早是事不获己。古人略露些子锋芒，若是透得底人，便乃七穿八穴，得大自在。若透不得，从前无悟入处，转说转远也。

马驹踏杀天下人。西天般若多罗，谶达摩云：震旦虽阔无别路，要假儿孙脚下行。金鸡解衔一粒粟，供养十方罗汉僧。又六祖谓让和尚曰：向后佛法，从汝边去，已后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厥后江西法嗣，布于天下，时号马祖焉。达摩六祖皆先谶马祖，看他作略，果然别，只道藏头白、海头黑，便见踏杀天下人处。只这一句黑白语，千人万人咬不破。

临济未是白拈贼。临济一日示众云：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常向汝等诸人面门出入，未证据者看，看。时有僧出问：如何是无位真人？临济下禅床掐住云：道，道。僧无话，济拖开云：无位真人，是什么干屎橛。雪峰后闻云：临济大似白拈贼。雪窦要与他临济相见，观马祖机锋，尤过于临济，此正是白拈贼。临济未是白拈贼也，雪窦一时穿却了也，却颂这僧道：离四句，绝百非，天上人间唯我知。且莫向鬼窟里作活计。

古人云：问在答处，答在问处。早是奇特，尔作么生离得四句，绝得百非？雪窦道，此事唯我能知，直饶三世诸佛也觑不见。既是独自个知，诸人更上来求个什么？大沩真如拈云：这僧恁么问，马祖恁么答，离四句，绝百非，智藏海兄都不知。要会么，不见道：马驹踏杀天下人！

第七十四则

金牛饭桶

垂示云：莫邪横按，锋前剪断葛藤窠。明镜高悬，句中引出毗卢印。田地稳密处，着衣吃饭。神通游戏处，如何凑泊。还委悉么？看取下文。

举：金牛和尚每至斋时，自将饭桶于僧堂前作舞，呵呵大笑云：菩萨子吃饭来。雪窦云：虽然如此，金牛不是好心。僧问长庆：古人道：菩萨子吃饭来，意旨如何？庆云：大似因斋庆赞。

金牛乃马祖下尊宿，每至斋时，自将饭桶于僧堂前作舞，呵呵大笑云：菩萨子吃饭来。如此者二十年，且道他意在什么处？若只唤作吃饭，寻常敲鱼击鼓，亦自告报矣，又何须更自将饭桶来，作许多伎俩。莫是他颠么？莫是提唱建立么？若是提唱此事，何不去宝华王座上，敲床竖拂，须要如此作什么？

今人殊不知，古人意在言外。何不且看祖师当时初来的题目道什么？分明说道：教外别传，单传心印。古人方便，也只教尔直截承当去。后来人妄自卜度，便道那里有许多事，寒则向火，热则乘凉，饥则吃饭，困则打眠。若恁么以常情义解诠注，达摩一宗，扫土而尽。不知古人，向二六时中，念念不舍，要明此事。

雪窦云：虽然如此，金牛不是好心。只这一句，多少人错会。所谓醍醐上味，为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药。金牛既是落草为人，雪窦为什么道不是好心，因什么却恁么道？衲僧家须是有生机始得。今人不到古人田地，只管道见什么心，有什么佛，若作这见解，坏却金牛老作家了也。须是仔细看始得。若只今日明日，口快些子，无有了期。

后来长庆上堂，僧问：古人道，菩萨子吃饭来，意旨如何？庆云：大似因斋庆赞。尊宿家忒杀慈悲，漏逗不少，是则是，因斋庆赞，尔且道庆赞个什么？看他雪窦颂云：

白云影里笑呵呵，两手持来付与他。

若是金毛狮子子，三千里外见淆讹。

白云影里笑呵呵。长庆道因斋庆赞，雪窦道：两手持来付与他。且道只是与他吃饭，为当别有奇特？若向个里知得端的，便是个金毛狮子子。若是金毛狮子子，更不必金牛将饭桶来作舞大笑，直向三千里外，便知他败缺处。古人道：鉴在机先，不消一捏。所以衲僧家，寻常须是向格外用，始得称本分宗师，若只据语言，未免漏逗。

第七十五则

乌臼屈棒屈棒

垂示云：灵锋宝剑，常露现前，亦能杀人，亦能活人，在彼在此，同得同失。若要提持，一任提持；若要平展，一任平展。且道：不落宾主，不拘回互时如何？试举看。

举：僧从定州和尚会里来到乌臼，乌臼问：定州法道何似这里？僧云：不别。臼云：若不别，更转彼中去，便打。僧云：棒头有眼，不得草草打人。臼云：今日打着一个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臼云：屈棒！元来有人吃在。僧转身云：争奈杓柄在和尚手里。臼云：汝若要，山僧回与汝。僧近前夺臼手中棒，打臼三下。臼云：屈棒，屈棒。僧云：有人吃在。臼云：草草打着个汉。僧便礼拜。臼云：和尚却恁么去也？僧大笑而出。臼云：消得恁么，消得恁么。

僧从定州和尚会里来到乌臼，臼亦是作家，诸人若向这里，识得此二人一出一入，千个万个只是一个，作主也恁么，作宾也恁么，二人毕竟合成一家，一期勘辨，宾主问答，始终作家。看乌臼问这僧云：定州法道何似这里？僧便云：不别。当时若不是乌臼，难奈这僧何。臼云：若不别，更转彼中去，便打。争奈这僧是作家汉，便云：棒头有眼，不得草草打人。臼一向行令云：今日打着一个也。又打三下，其僧便出去。

看他两个转辘辘地，俱是作家。了这一事，须要分缁素、别休咎。这僧虽出去，这公案却未了在。乌臼始终要验他实处，看他如何。这僧却似撑门拄户，所以未见得他，乌臼却云：屈棒！元来有人吃在。这僧要转身吐气，却不与他争。轻轻转云：争奈杓柄在和尚手里。乌臼是顶门具眼底宗师，敢向猛虎口里横身，云：汝若要，山僧回与汝。这汉是个肘下有符底汉，所谓见义不为无勇也，更不拟议，近前夺乌臼手中棒，打臼三下。臼云：屈棒，屈棒。尔且道意作么生？头上道：屈棒，元来有人吃在。及乎到这僧打他，却道：屈棒，屈棒。僧云：有人吃在。臼云：草草打着个汉。头上道草草打着一个也，到末后自吃棒，为什么亦道草草打着个汉？

当时若不是这僧卓朔地，也不奈他何。这僧便礼拜，这个礼拜最毒，也不是好心。若不是乌臼，也识他不破。乌臼云：却恁么去也。其僧大笑而出。乌臼云：消得恁么，消得恁么。看他作家相见，始终宾主分明，断而能续，其实也只是互换之机。他到这里，亦不道有个互换处。自是他古人，绝情尘意想，彼此作家，亦不道有得有失，虽是一期间语言，两个活泼泼地，都有血脉针线。若能于此见得，亦乃向十二时中，历历分明。其僧便出是双放，已下是双收，谓之互换也。雪窦正恁么也，颂云：

呼即易，遣即难，互换机锋子细看。

劫石固来犹可坏，沧溟深处立须干。

乌臼老，乌臼老，几何般，与他杓柄太无端。

呼即易，遣即难。一等是落草，雪窦忒杀慈悲。寻常道：呼蛇易，遣蛇难，如今将个瓢子吹来，唤蛇即易，要遣时即难。一似将棒与他却易，复夺他棒，遣去却难。须是有本分手脚，方能遣得他去。乌臼是作家，有呼蛇底手脚，亦有遣蛇的手段。这僧也不是瞌睡底，乌臼问：定州法道何似这里？便是呼他。乌臼便打，是遣他。僧云：棒头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却转在这僧处，便是呼来。乌臼云：汝若要，山僧回与汝。僧便近前夺棒，也打三下，却是这僧遣去。乃至这僧大笑而出，乌臼云：消得恁么，消得恁么。此分明是遣得他恰好。

看他两个机锋互换，丝来线去，打成一片，始终宾主分明，有时主却作主。雪窦也赞叹不及，所以道：互换之机，教人且仔细看。劫石固来犹可坏。谓此劫石，长四十里，广八万四十由旬，厚八万四千由旬。凡五百年乃有天人下来，此六铢衣袖拂一下。又去至五百年，又来如此拂，拂尽此石，乃为一劫，谓之轻衣拂石劫。雪窦道劫石固来犹可坏，石虽坚固，尚尔可消磨尽，此二人机锋，千古万古，更无有穷尽。

沧溟深处立须干。任是沧溟，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若教此二人向内立地，此沧溟也须干竭。雪窦到此一时颂了，末后更道：乌臼老，乌臼老，几何般。或擒或纵，或杀或活，毕竟是几何般？

与他杓柄太无端。这个拄杖子，三世诸佛也用，历代祖师也用，宗师家也用，与人抽钉拔楔，解粘去缚，争得轻易分付与人。雪窦意要独用，赖值这僧当时只与他平展，忽若旱地起雷，看他如何当抵？乌臼过杓柄与人去，岂不是太无端。

第七十六则

丹霞吃饭也未

垂示云：细如米末，冷似冰霜，逼塞乾坤，离明绝暗。低低处观之有余，高高处平之不足。把住放行，总在这里许。还有出身处也无？试举看。

举：丹霞问僧：甚处来？僧云：山下来。霞云：吃饭了也未？僧云：吃饭了。霞云：将饭来与汝吃底人还具眼么？僧无语。长庆问保福：将饭与人吃，报恩有份，为什么不具眼？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汉。长庆云：尽其机来，还成瞎否？福云：道我瞎得么？

邓州丹霞天然禅师，不知何许人，初习儒学，将入长安应举。方宿于逆旅，忽梦白光满室，占者曰：解空之祥。偶一禅客，问曰：仁者何往？曰：选官去。禅客曰：选官何如选佛？霞云：选佛当往何所？禅客曰：今江西马大师出世，是选佛之场，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才见马大师，以两手托幞头脚。马师顾视云：吾非汝师，南岳石头处去。遽抵南岳，还以前意投之。石头云：着槽厂去。师礼谢，入行者堂，随众作务，凡三年。

石头一日告众云：来日铲佛殿前草。至来日，大众各备锹锄铲草，丹霞独以盆盛水净头，于师前跪膝，石头见而笑之，便与剃发，又为说戒，丹霞掩耳而出，便往江西，再谒马祖。未参礼，便去僧堂内，骑圣僧颈而坐。时大众惊愕，急报马祖，躬入堂视之曰：我子天然。霞便下礼拜曰：谢师赐法号。因名天然。他古人天然，如此颖脱，所谓选官不如选佛也。

《传灯录》中载其语句，直是壁立千仞，句句有与人抽钉拔楔底手脚。似问这僧道：什么处来？僧云：山下来。这僧却不通来处，一如具眼倒去勘主家相似。当时若不是丹霞，也难为收拾。丹霞却云：吃饭了也未？头边总未见得，此是第二回勘他。僧云：吃饭了也。懵懂汉元来不会。霞云：将饭与汝吃的人，还具眼么？僧无语。丹霞意道：与尔这般汉饭吃，堪作什么？这僧若是个汉，试与他一礼，看他如何？虽然如是，丹霞也未放尔在，这僧便眼眨眨地无语。

保福、长庆，同在雪峰会下，常举古人公案商量，长庆问保福：将饭与人吃，报恩有分，为什么不具眼？不必尽问公案中事，大纲借此语作话头，要验他谛当处。保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汉。快哉，到这里，只论当机事，家里有出身之路。长庆云：尽其机来，还成瞎否？保福云：道我瞎得么？保福意谓我恁么具眼，与尔道了也，还道我瞎得么。虽然如是，半合半开。当时若是山僧，等他道尽其机来，还成瞎否？只向他道：“瞎”。可惜许，保福当时若下得这个瞎字，免得雪窦许多葛藤。雪窦亦只用此意颂：

尽机不成瞎，按牛头吃草。

四七二三诸祖师，宝器持来成过咎。

过咎深，无处寻，天上人间同陆沉。

尽机不成瞎。长庆云：尽其机来，还成瞎否？保福云：道我瞎得么？一似按牛头吃草，须是等他自吃始得，那里按他头教吃。雪窦恁么颂，自然见得丹霞意。四七二三诸祖师，宝器持来成过咎。不唯只带累长庆，乃到西天二十八祖，此土六祖，一时埋没。释迦老子，四十九年，说一大藏教，末后唯传这个宝器。永嘉道：不是标形虚事持，如来宝杖亲踪迹。若作保福见解，宝器持来，都成过咎。过咎深无处寻，这个与尔说不得，但去静坐，向他句中点检看。既是过咎深，因什么却无处寻？此非小过也。将祖师大事，一齐于陆地上平沈却，所以雪窦道，天上人间同陆沈。

第七十七则

云门饼

垂示云：向上转去，可以穿天下人鼻孔，似鹘捉鸠；向下转去，自己鼻孔在别人手里，如龟藏壳。个中忽有个出来道：本来无向上向下，用转作什么？只向伊道：我也知尔向鬼窟里作活计。且道作么生辨个缁素？良久云：有条攀条，无条攀例。试举看。

举：僧问云门：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门云：糊饼。

这僧问云门：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门云：糊饼。还觉寒毛卓竖么？衲僧家问佛问祖，问禅问道，问向上向下了，更无可得问，却致个问端，问超佛越祖之谈。云门是作家，便水涨船高，泥多佛大，便答道：糊饼。可谓道不虚行，功不浪施。

云门复示众云：尔勿可作了，见人道着祖师意，便问超佛越祖之谈道理，尔且唤什么作佛？唤什么作祖？即说超佛越祖之谈。便问个出三界，尔把三界来看，有什么见闻觉知隔碍着尔？有什么声色佛法与汝可了？了个什么碗？以那个为差殊之见？他古圣勿奈尔何，横身为物，道个举体全真，物物觌体不可得。我向汝道直下有什么事，早是埋没了也。会得此语，便识得胡饼。五祖云：驴屎比麝香。所谓直截根源佛所印，摘叶寻枝我不能。到这里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看这僧问：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门云：胡饼。还识羞惭么？还觉漏逗么？有一般人，杜撰道：云门见兔放鹰，便道糊饼。若恁么将糊饼便是超佛越祖之谈见去，岂有活路。莫作糊饼会，又不作超作超佛越祖会，便是活路也。与麻三斤、解打鼓一般，虽然只道胡饼，其实难见。

后人多作道理云：粗言及细语，皆归第一义。若恁么会，且去作座主，一生赢得多知多解。如今禅和子道超佛越祖之时，诸佛也踏在脚跟下，祖师也踏在脚跟下。所以云门只向他道糊饼。既是糊饼，岂解超佛越祖？试去参详看。诸方颂极多，尽向问头边作言语，唯雪窦颂得最好，试举看。颂云：

超谈禅客问偏多，缝罅披离见也么？

糊饼祝来犹不住，至今天下有淆讹。

超谈禅客问偏多。此语禅和家偏爱问。不见云门道：尔诸人横担拄杖，道我参禅学道，便觅个超佛越祖道理。我且问尔，十二时中，行住坐卧，屙屎放尿，至于茅坑里虫子市肆买卖羊肉案头，还有超佛越祖的道理么？道得底出来。若无，莫妨我东行西行。便下座。

有者更不识好恶，作圆相，土上加泥，添枷带锁。缝罅披离见也么。他致问处，有大小大缝罅，云门见他问处披离，所以将糊饼拦缝塞定。这僧犹自不肯住，却更问。是故雪窦道：糊饼祝土来犹不住，至今天下有淆讹。如今禅和子，只管去糊饼上解会，不然去超佛祖处作道理。既不在这两头，毕竟在什么处？三十年后，待山僧换骨出来，却向尔道。

第七十八则

开士入浴

举：古有十六开士，于浴僧时随例入浴，忽悟水因。诸禅德作么生会？他道妙触宣明，成佛子住。也须七穿八穴始得。

楞严会上，跋陀婆罗菩萨，与十六开士，各修梵行。乃各说所证圆通法门之因，此亦二十五圆通之一数也。他因浴僧时，随例入浴，忽悟水因，云：既不洗尘，亦不洗体，且道洗个什么？若会得去，中间安然，得无所有，千个万个，更近傍不得。所谓以无所得是真般若，若有所得，是相似般若。不见达摩谓二祖云：将心来与汝安。二祖云：觅心了不可得。这里些子是衲僧性命根本，更总不消得如许多葛藤，只消道个忽悟水因，自然了当。既不洗尘，亦不洗体，且道悟个什么？到这般田地，一点也着不得。道个佛字，也须讳却。

他道：妙触宣明，成佛子住。宣则是显也，妙触是明也，既悟妙触，成佛子住，即住佛地也。如今人亦入浴，亦洗水，也恁么触，因甚却不悟？皆被尘境惑障，粘皮着骨，所以不能便惺惺去。若向这里洗亦无所得，触亦无所得，水因亦无所得，且道是妙触宣明，不是妙触宣明？若向个里直下见得，便是妙触宣明，成佛子住。如今人亦触，还见妙处么？妙触非常触，与触者合则为触，离则非也。

玄沙过岭，磕着脚指头，以至德山棒，岂不是妙触？虽然恁么，也须是七穿八穴始得。若只向身上摸索，有什么交涉？尔若七穿八穴去，何须入浴？便于一毫端上现宝王刹，向微尘里转大法轮，一处透得，千处万处一时透。莫只守一案一窟，一切处都是观音入理之门。

古人亦有闻声悟道、见色明心。若一人悟去则故是，因甚十六开士，同时悟去？是故古人同修同证，同悟同解。雪窦拈他教意，令人去妙触处会取，出他教眼颂，免得人去教网里笼罩，半醉半醒，要令人直下洒洒落落。颂云：

了事衲僧消一个，长连床上展脚卧。

梦中曾说悟圆通，香水洗来蓦面唾。

了事衲僧消一个。且道了得个什么事？作家禅客，聊闻举着，剔起便行。似恁么衲僧，只消得一个，何用成群作队。长连床上展脚卧。古人道：明明无悟法，悟了却迷人。长舒两脚睡，无伪亦无真。所以胸中无一事，饥来吃饭困来眠。雪窦意道，尔若说入浴悟得妙触宣明，在这般无事衲僧分上，只似梦中说梦。所以道，梦中曾说悟圆通，香水洗来蓦面唾。似恁么只是恶水蓦头浇，更说个什么圆通？雪窦道：似这般汉，正好蓦头蓦面唾。山僧道：土上加泥又一重。

第七十九则

投子一切佛声

垂示云：大用现前，不存轨则。活捉生擒，不劳余力。且道是什么人曾恁么来？试举看。

举：僧问投子：一切声是佛声是否？投子云：是。僧云：和尚莫屎沸碗鸣声。投子便打。又问：粗言及细语，皆归第一义，是否？投子云：是。僧云：唤和尚作一头驴得么？投子便打。

投子朴实头，得逸群之辩，凡有致问，开口便见胆，不费余力，便坐断他舌头，可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僧将声色佛法见解，贴在额头上，逢人便问。投子作家来风深辨。这僧知投子实头，合下做个圈缋子，教投子入来，所以有后语。投子却使陷虎之机，钓他后语出来。这僧接他答处道：和尚莫屎沸碗鸣声。果然一钓便上。若是别人，则不奈这僧何。投子具眼，随后便打。咬猪狗的手脚，须还作家始得。左转也随他阿辘辘地，右转也随他阿辘辘地。

这僧既是个圈缋子，要来捋虎须，殊不知投子，更在他圈缋头上。投子便打，这僧可惜许，有头无尾。当时等他拈棒，便与掀倒禅床，直饶投子全机，也须倒退三千里。又问：粗言及细语，皆归第一义是否？投子亦云是，一似前头语无异。僧云：唤和尚作一头驴得么？投子又打。这僧虽然作窠窟，也不妨奇特。若是曲录木床上老汉，顶门无眼。也难折挫他。投子有转身处，这僧既做个道理，要搀他行市，到了依旧不奈投子老汉何。

不见岩头道：若论战也，个个立在转处。投子放去太迟，收来太急。这僧当时若解转身吐气，岂不作得个口似血盆的汉。衲僧家一不做，二不休，这僧既不能返掷，却被投子穿了鼻孔。颂云：

投子投子，机轮无阻。

放一得二，同彼同此。

可怜无限弄潮人，毕竟还落潮中死。

忽然活，百川倒流闹阔阔。

投子投子，机轮无阻。投子寻常道：尔总道投子实头，忽然下山三步，有人问尔道：如何是投子实头处，尔作么生抵对？古人道：机轮转处，作者犹迷。他机轮转辘辘地，全无阻隔，所以雪窦道：放一得二。

不见僧问：如何是佛？投子云：佛。又问：如何是道？投子云：道。又问：如何是禅？投子云：禅。又问：月未圆时如何？投子云：吞却三个四个。圆后如何？吐却七个八个。投子接人，常用此机，答这僧只是一个是字。这僧两回被打，所以雪窦道同彼同此。

四句一时颂投子了也，末后颂这僧道：可怜无限弄潮人。这僧敢搀旗夺鼓，道和尚莫屎沸碗鸣声，又道唤和尚作一头驴得么，此便是弄潮处。这僧做尽伎俩，依前死在投子句中。投子便打，此僧便是毕竟还落潮中死。雪窦出这僧云忽然活，便掀倒禅床，投子也须倒退三千里，直得百川倒流闹阔阔。非唯禅床震动，亦乃山山岌岌，天地陡暗。苟或个个如此，山僧且打退鼓。诸人向什么处安身立命？

第八十则

赵州初生孩子

举：僧问赵州：初生孩子，还具六识也无？赵州云：急水上打球子。僧复问投子：急水上打球子，意旨如何？子云：念念不停流。

此六识，教家立为正本。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因其所以生。来为先锋，去为殿后。古人道：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若证佛地，以八识转为四智，教家谓之改名不改体，根尘识是三，前尘元不曾分别，胜义根能发生识，识能显色分别，即是第六意识。第七识末那识，能去执持世间一切影事，令人烦恼，不得自由自在，皆是第七识。到第八识，亦谓之阿赖那识，亦谓之含藏识，含藏一切善恶种子。

这僧知教意，故将来问赵州道：初生孩子，还具六识也无？初生孩儿，虽具六识，眼能见，耳能闻，然未曾分别六尘，好恶长短，是非得失，他恁么时总不知。学道之人要复如婴孩，荣辱功名，逆情顺境，都动他不得，眼见色与盲等，耳闻声与聋等，如痴似兀，其心不动，如须弥山，这个是衲僧家真实得力处。

古人道：衲被蒙头万事休，此时山僧都不会。若能如此，方有少分相应。虽然如此，争奈一点也瞒他不得。山依旧是山，水依旧是水，无造作，无缘虑，如日月运于太虚，未尝暂止。亦不道我有许多名相，如天普盖，似地普擎，为无心故，所以长养万物。亦不道我有许多功行，天地为无心故，所以长久。若有心，则有限齐。得道之人亦复如是，于无功用中施功用，一切违情顺境，皆以慈心摄受。到这里，古人尚自呵责道：了了了时无可了，玄玄玄处直须呵。又道：事事通兮物物明，达者闻之暗里惊。又云：入圣超凡不作声，卧龙长怖碧潭清。人生若得长如此，大地那能留一名。虽然恁么，更须跳出窠窟始得。

岂不见教中道：第八不动地菩萨，以无功用智，于一微尘中，转大法轮。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不拘得失，任运流入萨婆若海。衲僧家到这里，亦不可执着，但随时自在，遇茶吃茶，遇饭吃饭，这个向上事着个定字也不得，着个不定字也不得。

石室善道和尚示众云：汝不见小儿出胎时，何曾道我会看教，当恁么时，亦不知有佛性义，无佛性义，及至长大，便学种种知解出来，便到我能我解，不知是客尘烦恼。十六观行中，婴儿行为最。哆哆和和时，喻学道之人离分别取舍心，故赞叹婴儿，可况喻取之。若谓婴儿是道，今时人错会。

南泉云：我十八上解作活计。赵州道：我十八上解破家散宅。又道：我在南方二十年，除粥饭二时是杂用心处。曹山问僧：菩萨定中，闻香象渡河历历地，出什么经？僧云：《涅槃经》。山云：定前闻定后闻？僧云：和尚流也。山云：滩下接取。

又《楞严经》云：湛入合湛，入识边际。又《楞伽经》云：相生执碍，想生妄想，流注生则逐妄流转。若到无功用地，犹在流注相中，须是出得第三流注生相，方始快活自在。所以沩山问仰山云：寂子如何？仰山云：和尚问他见解，问他行解？若问他行解，某甲不知。若是见解，如一瓶水注一瓶水。若得如此，皆可以为一方之师。

赵州云：急水上打球子，早是转辘辘地，更向急水上打时，眨眼便过。譬如《楞严经》云：如急流水，望为恬静。古人云：譬如驶流水，水流无定止。各各不相知，诸法亦如是。赵州答处，意浑类此。

其僧又问投子：急水上打球子，意旨如何？子云：念念不停流。自然与他问处恰好。古人行履绵密，答得只似一个，更不消计较。尔才问他，早知尔落处了也。孩子六识，虽然无功用，争奈念念不停，如密水流。投子恁么答，可谓深辨来风。雪窦颂云：

六识无功伸一问，作家曾共辨来端。

茫茫急水打球子，落处不停谁解看。

六识无功伸一问。古人学道，养到这里，谓之无功之功，与婴儿一般，虽有眼耳鼻舌身意，而不能分别六尘，盖无功用也。既到这般田地，便乃降龙伏虎，坐脱立亡。如今人但将目前万境，一时歇却，何必八地以上，方乃如是。虽然无功用处，依旧山是山，水是水。雪窦前面颂云：活中有眼还同死，药忌何须鉴作家。盖为赵州投子是作家，故云作家曾共辨来端。

茫茫急水打球子。投子道：念念不停流。诸人还知落处么？雪窦末后教人自着眼看，是故云：落处不停谁解看。此是雪窦活句，且道落在什么处？

碧岩录卷第九

第八十一则

平田浅草

垂示云：搀旗夺鼓，千圣莫穷。坐断淆讹，万机不到。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本体如然。且道凭个什么，得恁么奇特？

举：僧问药山：平田浅草，麈鹿成群，如何射得麈中麈？山云：看箭。僧放身便倒。山云：侍者拖出这死汉。僧便走。山云：弄泥团汉，有什么限？雪窦拈云：三步虽活，五步须死。复云：看箭。

这公案，洞下谓之借事问，亦谓之辨主问。用明当机，鹿与麈寻常易射，唯有麈中麈，是鹿中之王，最是难射。此麈鹿常于崖石上利其角，如锋芒颖利，以身护惜群鹿，虎亦不能近旁。这僧亦似惺惺，引来问药山，用明第一机。山云：看箭。作家宗师，不妨奇特，如击石火，似闪电光。

岂不见，三平初参石巩，巩才见来便作弯弓势云：看箭。三平拢开胸云：此是杀人箭活人箭？巩弹弓弦三下，三平便礼拜。巩云：三十年，一张弓两只箭，今日只射得半个圣人。便拗折弓箭，三平后举似大颠。颠云：既是活人箭，为什么向弓弦上辨？三平无语。颠云：三十年后，要人举此话也难得。法灯有颂云：古有石巩师，架弓矢而坐。如是三十年，知音无一个。三平中的来，父子相投和。仔细反思量，元伊是射垛。

石巩作略与药山一般。三平顶门具眼，向一句下便中的。一似药山道看箭，其僧便作麈放身倒，这僧也似作家，只是有头无尾。既做圈缋要陷药山，争奈药山是作家，一向逼将去。山云：侍者，拖出这死汉。如展阵向前相似，其僧便走也好，是则是，争奈不脱洒，粘脚粘手，所以药山云：弄泥团汉有什么限？

药山当时若无后语，千古之下遭人检点。山云看箭，这僧便倒，且道是会是不会？若道是会，药山因什么却恁么道弄泥团汉？这个最恶，正似僧问德山：学人仗莫邪剑，拟取师头时如何？山引颈近前云：轰。僧云：师头落也。德山低头归方丈。又岩头问僧：什么处来？僧云：西京来。岩头云：黄巢过后，曾收到剑么？僧云：收得。岩头引颈近前云：轰。僧云：师头落也。岩头呵呵大笑。

这般公案，都是陷虎之机，正类此。恰是药山不管他，只为识得破，只管逼将去。雪窦云：这僧三步虽活，五步须死。这僧虽甚解看箭，便放身倒。山云：侍者，拖出这死汉。僧便走。雪窦道，只恐三步外不活。当时若跳出五步外，天下人便不奈他何。作家相见，须是宾主始终互换，无有间断，方有自由自在分。这僧当时既不能始终，所以遭雪窦检点，后面亦自用他语，颂云：

麈中麈，君看取。

下一箭，走三步。

五步若活，成群趁虎。

正眼从来付猎人，雪窦高声云：看箭。

麈中麈，君看取。衲僧家须是具麈中麈的眼，有麈中麈的头角，有机关有作略，任是插翼猛虎、戴角大虫，也只得全身远害。这僧当时放身便倒，自道我是麈。下一箭，走三步。山云看箭，僧便倒。山云：侍者，拖出这死汉。这僧便走也甚好，争奈只走得三步。五步若活，成群趁虎。雪窦道，只恐五步须死，当时若跳得出五步外活时，便能成群去趁虎。

其麈中麈，角利如枪，虎见亦畏之而走。麈为鹿中王，常引群鹿，趁虎入别山。雪窦后面颂药山亦有当机出身处。正眼从来付猎人。药山如能射猎人，其僧如麈。雪窦是时因上堂，举此语束为一团话，高声道一句云：看箭！坐者立者，一时起不得。

第八十二则

大龙坚固法身

垂示云：竿头丝线，具眼方知。格外之机，作家方辨。且道作么生是竿头丝线、格外之机？试举看。

举：僧问大龙：色身败坏，如何是坚固法身？龙云：山花开似绵，涧水湛如蓝。

此事若向言语上觅，一如掉棒打月，且得没交涉。古人分明道：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何故？问在答处，答在问处。这僧担一担莽卤，换一担鹘突，致个问端，败缺不少。若不是大龙，争得盖天盖地。他恁么问，大龙恁么答，一合相，更不移易一丝毫头。一似见兔放鹰，看孔着楔。三乘十二分教，还有这个时节么？也不妨奇特。只是言语无味，杜塞人口，是故道：一片白云横谷口，几多归鸟夜迷巢。有者道：只是信口答将去。若恁么会，尽是灭胡种族汉。

殊不知，古人一机一境，敲枷打锁。一句一言，浑金璞玉。若是衲僧眼脑，有时把住，有时放行，照用同时，人境俱夺，双放双收，临时通变。若无大用大机，争解恁么笼天罩地？大似明镜当台，胡来胡现，汉来汉现。此公案与花药栏话一般，然意却不同。这僧问处不明，大龙答处恰好。

不见僧问云门：树凋叶落时如何？门云：体露金风。此谓之箭锋相拄。这僧问大龙：色身败坏，如何是坚固法身？大龙云：山开花似绵，涧水湛如蓝。一如君向西秦我之东鲁，他既恁么行，我却不恁么行，与他云门一倍相返。那个恁么行却易见，这个却不恁么行却难见。大龙不妨三寸甚密。雪窦颂云：

问曾不知，答还不会。

月冷风高，古岩寒桧。

堪笑路逢达道人，不将语默对。

手把白玉鞭，骊珠尽击碎。

不击碎，增瑕秣，

国有宪章，三千条罪。

雪窦颂得，最有工夫。前来颂云门话，却云问既有宗，答亦攸同。这个却不恁么。却云“问曾不知，答还不会。”大龙答处傍瞥，直是奇特。分明是谁恁么问，未问已前，早纳败缺了也。他答处俯能恰好，应机宜道：山花开似锦，涧水湛如蓝。尔诸人如今作么生会大龙意？答处傍瞥，直是奇特。所以雪窦颂出，教人知道月冷风高，更撞着古岩寒桧，且道他意作么生会？所以适来道，无孔笛子撞着毡拍板，只这四句颂了也。

雪窦又怕人作道理，却云：堪笑路逢达道人，不将语默对。此事且不是见闻觉知，亦非思量分别。所以云：的的无兼带，独运何依赖。路逢达道人，不将语默对。此是香岩颂，雪窦引用也。不见僧问赵州：不将语默对，未审将什么对？州云：呈漆器。这个便同适来话，不落尔情尘意想，一似什么？

手把白玉鞭，骊珠尽击碎。是故祖令当行，十方坐断。此是剑刃上事，须是有恁么作略。若不恁么，总辜负从上诸圣。到这里要无些子事，自有好处，便是向上人行履处也。既不击碎，必增瑕秣，便见漏逗，毕竟是作么生得是？国有宪章，三千条罪。五刑之属三千，莫大于不孝，宪是法，章是条，三千条罪，一时犯了也。何故如此？只为不以本分事接人。若是大龙，必不恁么也。

第八十三则

云门古佛露柱

举：云门示众云：古佛与露柱相交，是第几机？自代云：南山起云，北山下雨。

云门大师，出八十余员善知识，迁化后七十余年，开塔观之，俨然如故。他见地明白，机境迅速，大凡垂语、别语、代语，直下孤峻。只这公案，如击石火，似闪电光，直是神出鬼没。庆藏主云：一大藏教还这般说话么？如今人多向情解上作活计，道佛是三界导师，四生慈父。既是古佛，为什么却与露柱相交？若恁么会，卒摸索不着。

有者唤作无中唱出，殊不知宗师家说话，绝意识，绝情量，绝生死，绝法尘，入正位，更不存一法。尔才作道理计较，便缠脚缠手。且道他古人意作么生？但只使心境一如，好恶是非，撼动他不得，便说有也得，无也得，有机也得，无机也得。到这里拍拍是令。五祖先师道：大小云门元来胆小，若是山僧，只向他道第八机。

他道古佛与露柱相交，是第几机，一时间且向目前包裹。僧问：未审意旨如何？门云：一条条三十文买。他有定乾坤的眼，既无人会，后来自代云：南山起云，北山下雨。且与后学通个入路。所以雪窦只拈他定乾坤处教人见。若才犯计较露个锋芒，则当面蹉过，只要原他云门宗旨，明他峻机，所以颂出云：

南山云，北山雨，四七、二三面相觌。

新罗国里曾上堂，大唐国里未打鼓。

苦中乐，乐中苦，谁道黄金如粪土。

南山云，北山雨。雪窦卖帽相头，看风使帆，向剑刃上与尔下个注脚。直得四七二三面相睹，也莫错会。此只颂古佛与露柱相交，是第几机了也。后面劈开路，打葛藤要见他意。新罗国里曾上堂，大唐国里未打鼓。雪窦向电转星飞处便道：苦中乐，乐中苦。雪窦似堆一堆七珍八宝，在这里了。所以末后有这一句子云：谁道黄金如粪土。

此一句是禅月《行路难》诗，雪窦引来用。禅月云：山高海深入不测，古往今来转青碧。浅近轻浮莫与交，地卑只解生荆棘。谁道黄金如粪土，张耳陈余断消急。行路难，行路难，君自看。且莫土旷人稀，云居罗汉。

第八十四则

维摩不二法门

垂示云：道是是无可是，言非非无可非。是非已去，得失两忘，净裸裸，赤洒洒。且道，面前背后是个什么？或有个衲僧出来道：面前是佛殿三门，背后是寝堂方丈。且道：此人还具眼也无？若辨得此人，许尔亲见古人来。

举：维摩诘问文殊师利：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文殊曰：如我意者，于一切法，无言无语，无示无识，离诸问答，是为入不二法门。

维摩诘令诸大菩萨各说不二法门，时三十二菩萨，皆以二见有为无为真俗二谛，合为一见，为不二法门。后问文殊，文殊云：如我意者，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示无识，离诸问答，是为入不二法门。

盖为三十二人以言遣言，文殊以无言遣言，一时扫荡总不要，是为入不二法门。殊不知灵龟曳尾，拂迹成痕。又如扫帚扫尘相似，尘虽去，帚迹犹存，末后依前除踪迹。于是文殊却问维摩诘云：我等各自说已，仁者当自说，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维摩诘默然。

若是活汉，终不去死水里浸却。若作恁么见解，似狂狗逐块。雪窦亦不说良久，亦不说默然据坐，只去急急处去。维摩道什么，只如雪窦恁么道，还见维摩么？梦也未梦见在。维摩乃过去古佛，亦有眷属，助佛宣化，具不可思议辩才，有不可思议境界，有不可思议神通妙用。于方丈室中，容三万二千狮子宝座，与八万大众，亦不宽狭，且道是什么道理？唤作神通妙用得么？且莫错会。若是不二法门，虽同得同证，方乃相共证知。独有文殊，可与酬对。

虽然恁么，还免得雪窦检责也无？雪窦恁么道，也要这二人相见。云：维摩道什么？又云：勘破了也。尔且道是什么处是勘破处？只这些子，不拘得失，不落是非，如万仞悬崖，向上舍得性命，跳得过去，许尔亲见维摩。如舍不得，大似群羊触藩。雪窦故然是舍得性命的人，所以颂出云：

咄这维摩老，悲生空懊恼。

卧疾毗耶离，全身太枯槁。

七佛祖师来，一室且频扫。

请问不二门，当时便靠倒。

不靠倒，金毛狮子无处讨。

雪窦道：咄这维摩老，头上先下一咄作什么？以金刚王宝剑，当头直截，须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始得。梵语云维摩诘，此云无垢称，亦云净名，乃过去金粟如来也。不见僧问云居简和尚：既是金粟如来，为什么却于释迦如来会中听法？简云：他不争人我。大解脱人不拘成佛不成佛。若道他修行务成佛道，转没交涉。譬如《圆觉经》云：以轮回心，生轮回见，入于如来大寂灭海，终不能至。永嘉云：或是或非人不识，逆行顺行天莫测。若顺行趣佛果位中，若逆行则入众生境界。寿禅师道：直饶尔摩炼得到这田地，亦未可顺汝意在，直待证无漏圣身，始可逆行顺行。所以雪窦道：悲生空懊恼。《维摩经》云：为众生有病故，我亦有病。懊恼则悲绝也。

卧疾毗耶离，维摩示疾于毗耶离城也。唐时王玄策使西域过其居，遂以手板纵横量其室得十笏，因名方丈。全身太枯槁，因以身疾，广为说法云：是身无常无强无力无坚，速朽之法，不可信也。为苦为恼，众病所集，乃至阴界入所共合成。七佛祖师来，文殊是七佛祖师，承世尊旨往彼问疾。一室且频扫。方丈内皆除去所有，唯留一榻等文殊至请问不二法门也。所以雪窦道：请问不二门，当时便靠倒。维摩口似匾担，如今禅和子便道，无语是靠倒。且莫错认定盘星。雪窦拶到万仞悬崖上，却云不靠倒。一手抬，一手搦，他有这般手脚，直是用得玲珑。此颂前面拈云：维摩道什么！金毛狮子无处讨。非但当时，即今也恁么，还见维摩老么？尽山河大地草木丛林，皆变作金毛狮子，也摸索不着。

第八十五则

桐峰庵主作虎声

垂示云：把定世界不漏纤毫，尽大地人亡锋结舌，是衲僧正令顶门放光。照破四天下，是衲僧金刚眼睛。点铁成金，点金成铁，忽擒忽纵，是衲僧拄杖子。坐断天下人舌头，直得无出气处，倒退三千里，是衲僧气字。且道总不恁么时，毕竟是个什么人？试举看。

举：僧到桐峰庵主处便问：这里忽逢大虫时，又作么生？庵主便作虎声，僧便作怕势，庵主呵呵大笑。僧云：这老贼。庵主云：争奈老僧何？僧休去。雪窦云：是则是，两个恶贼，只解掩耳偷铃。

大雄宗派下，出四庵主，大梅、白云、虎溪、桐峰，看他两人恁么眼亲手辨，且道淆讹在什么处？古人一机一境，一言一句，虽然出在临时，若是眼目周正，自然活泼泼地。雪窦拈教人识邪正、辨得失，虽然如此，在他达人分上，虽处得失，却无得失。若以得失见他古人，则没交涉。如今人须是各各穷到无得失处，然后以得失辨人。若一向去拣择言句处用心，又到几时得了去。

不见云门大师道：行脚汉莫只空游州猎县，只欲得搦闲言语，待老和尚口动，便问禅问道，向上向下，如何若何，大卷抄将去，祝土向肚皮里卜度。到处火炉边，三个五个聚头举口，喃喃地便道，这个是公才语，这个是就身打出语，这个是事上道底语，这个是体里语，体尔屋里老爷老娘。吃却饭了，只管说梦，便道我会佛法了也，将知恁么行脚，驴年得休歇去。古人暂时间拈弄，岂有胜负得失是非等见。

桐峰见临济，其时在深山卓庵。这僧到彼中遂问：这里忽逢大虫时又作么生？峰便作虎声，也好就事便行，这僧也会将错就错，便作怕势，庵主呵呵大笑。僧云：这老贼。峰云：争奈老僧何？是则是，二俱不了，千古之下，遭人点检。

所以雪窦道：是则是，两个恶贼，只解掩耳偷铃。他二人虽皆是贼，当机却不用，所以掩耳偷铃。此二老如排百万军阵，却只斗扫帚。若论此事，须是杀人不眨眼的手脚。若一向纵而不擒，一向杀而不活，不免遭人怪笑。虽然如是，他古人亦无许多事。看他两个恁么，总是见机而作。五祖道：神通游戏三昧，慧炬三昧，庄严王三昧。自是后人脚跟不点地。只去点检古人，便道有得有失。有底道，分明是庵主落节，且得没交涉。

雪窦道他二人相见皆有放过处。其僧道：这里忽逢大虫时又作么生？峰便作虎声，此便是放过处。乃至道：争奈老僧何？此亦是放过处。着着落在第二机。雪窦道：要用便用。如今人闻恁么道，便道当时好与行令，且莫盲枷瞎棒。只如德山入门便棒，临济入门便喝，且道古人意如何？雪窦后面，便只如此颂出，且道毕竟作么生免得掩耳偷铃去？颂云：

见之不取，思之千里。

好个斑斑，爪牙未备。

君不见大雄山下忽相逢，落落声光皆振地。

大丈夫见也无，收虎尾兮捋虎须。

见之不取，思之千里。正当险处都不能使，等他道争奈老僧何，好与本分草料。当时若下得这手脚，他必须有后语。二人只解放不解收。见之不取，早是白云万里，更说什么思之千里。好个斑斑，爪牙未备。是则是个大虫，也解藏牙伏爪，争奈不解咬人。

君不见，大雄山下忽相逢，落落声光皆振地。百丈一日问黄檗云：什么处来？檗云：山下采菌子来。丈云：还见大虫么？檗便作虎声，丈于腰下取斧作斫势，檗约住便掌。丈至晚上堂云：大雄山下有一虎，汝等诸人出入切须好看，老僧今日亲遭一口。后来沩山问仰山：黄檗虎话作么生？仰云：和尚尊意如何？沩山云：百丈当时合一斧斫杀，因什么到如此？仰山云：不然。沩山云：子又作么生？仰山云：不唯骑虎头，亦解收虎尾。沩山云：寂子甚有险崖之句。

雪窦引用，明前面公案，声光落落振于大地也，这个些子转变自在，要句中有出身之路。大丈夫见也无，还见么？收虎尾兮捋虎须，也须是本分。任尔收虎尾捋虎须，未免一时穿却鼻孔。

第八十六则

云门厨库三门

垂示云：把定世界不漏丝毫，截断众流不存涓滴，开口便错拟议即差，且道作么生是透关底眼？试道看。

举：云门垂语云：人人尽有光明在，看时不见暗昏昏。作么生是诸人光明？自代云：厨库三门。又云：好事不如无。

云门室中垂语接人：尔等诸人脚跟下，各各有一段光明，辉腾今古，迥绝见知。虽然光明，恰到问着又不会，岂不是暗昏昏地。二十年垂示，都无人会他意，香林后来请代语，门云：厨库三门。又云：好事不如无。寻常代语只一句，为什么这里却两句？前头一句为尔略开一线路，教尔见。若是个汉，聊闻举着，剔起便行，他怕人滞在此，又云：好事不如无。依前与尔扫却。

如今人才闻举着光明，便去瞠眼云：哪里是厨库？哪里是三门？且得没交涉。所以道，识取钩头意，莫认定盘星。此事不在眼上，亦不在境上，须是绝知见、忘得失，净裸裸、赤洒洒，各各当人分上究取始得。云门云：日里来往，日里辨人。忽然半夜无日月灯光，曾到处则故是；未曾到处，取一件物，还取得么？《参同契》云：当明中有暗，勿以暗相睹。当暗中有明，勿以明相遇。若坐断明暗，且道是个什么？

所以道：心花发明，照十方刹。盘山云：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复是何物？又云：即此见闻非见闻，无余声色可呈君。个中若了全无事，体用何妨分不分。但会取末后一句了，却去前头游戏，毕竟不在里头作活计。古人道：以无住本，立一切法。不得去这里弄光影、弄精魂，又不得作无事会。古人道：宁可起有见如须弥山，不可起无见如芥子许。二乘人多偏坠此见，雪窦颂云：

自照列孤明，为君通一线。

花谢树无影，看时谁不见。

见不见，倒骑牛兮入佛殿。

自照列孤明。自家脚跟下本有此一段光明，只是寻常用得暗，所以云门大师与尔罗列此光明，在尔面前。且作么生是诸人光明？厨库三门。此是云门列孤明处也。盘山道：心月孤圆，光吞万象。这个便是真常独露。然后与君通一线，亦怕人着在厨库三门处。厨库三门则且从却，朝花亦谢，树亦无影，日又落，月又暗，尽乾坤大地，黑漫漫地，诸人还见么？看时谁不见？且道是谁不见？到这里，当明中有暗，暗中有明，皆如前后步自可见。雪窦道见不见，颂好事不如无。合见又不见，合明又不明，倒骑牛兮入佛殿，入黑漆桶里去也。须是尔自骑牛人佛殿，看道是个什么道理？

第八十七则

云门药病相治

垂示云：明眼汉没窠臼，有时孤峰顶上草漫漫，有时闹市里头赤洒洒。忽若忿怒哪吒，现三头六臂。忽若日面月面，放普摄慈光。于一尘现一切身，为随类人和泥合水。忽若拨着向上窍，佛眼也觑不着。设使千圣出头来，也须倒退三千里。还有同得同证者么？试举看。

举：云门示众云：药病相治，尽大地是药，哪个是自己？

云门道：药病相治，尽大地是药，哪个是自己？诸人还有出身处么？二六时中，管取壁立千仞。德山棒如雨点，临济喝似雷奔，则且置。释迦自释迦，弥勒自弥勒，未知落处者，往往唤作药病相投会去。世尊四十九年，三百余会，应机设教，皆是应病与药，如将蜜果换苦葫芦相似，既淘汝诸人业根，令洒洒落落。

尽大地是药，尔向什么处插嘴？若插得嘴，许尔有转身吐气处，便亲见云门。尔若回顾踌躇，管取插嘴不得。云门在尔脚跟底。药病相治，也只是寻常语论。尔若着有，与尔说无，尔若着无，与尔说有，尔若着不有不无，与尔去粪扫堆上现丈六金身。头出头没，只如今尽大地森罗万象乃至自己，一时是药，当时恁么时，却唤那个是自己。尔一向唤作药，弥勒佛下生，也未梦见云门在。毕竟如何？识取钩头意，莫认定盘星。

文殊一日令善财去采药云：不是药者采将来。善财遍采，无不是药，却来白云：无不是药者。文殊云：是药者，采将来。善财乃拈一技草，度与文殊。文殊提起示众云：此药亦能杀人，亦能活人。出《华严经》。此药病相治话，最难看，云门室中寻常用接人。

金鹅长老一日访雪窦，他是个作家，乃临济下尊宿，与雪窦论此药病相治话，一夜至天光，方能尽善。到这里，学解思量计较，总使不着。雪窦后有颂送他道：药病相治见最难，万重关锁太无端。金鹅道者来相访，学海波澜一夜干。雪窦后面颂得最有工夫，他意亦在宾亦在主，自可见也。颂云：

尽大地是药，古今何太错。

闭门不造车，通途自寥廓。

错，错，鼻孔辽天亦穿却。

尽大地是药，古今何太错。尔若唤作药会，自古自今，一时错了也。雪窦云：有般汉，不解截断大梅脚跟，只管道贪程太速。他解截云门脚跟，为云门这一句惑乱天下人。云门云：拄杖子是浪，许尔七纵八横，尽大地是浪，看尔头出头没。

闭门不造车，通途自寥廓。雪窦道，为尔通一线路。尔若闭门造车，出门合辙，济个甚事？我这里闭门也不造车，出门自然寥廓。他这里略露些子缝罅，教人见，又连忙却道：错，错。前头也错，后头也错，谁知雪窦开一线路，也是错。既然鼻孔辽天，为什么也穿却？要会么，且参三十年。尔有拄杖子，我与尔拄杖子；尔若无拄杖子，不免被人穿却鼻孔！

第八十八则

玄沙三种病人

垂示云：门庭施设，且恁么，破二作三。入理深谈，也须是七穿八穴，当机敲点，击碎金锁玄关。据令而行，直得扫踪灭迹，旦道淆讹在什么处？具顶门眼者，请试举看。

举：玄沙示众云：诸方老宿，尽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种病人来，作么生接？患盲者，拈锤竖拂，他又不见；患聋者，语言三昧，他又不闻；患哑者，教伊说，又说不得，且作么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无灵验。僧请益云门，云门云：汝礼拜着。僧礼拜起，云门以拄杖打，僧退后，门云：汝不是患盲。复唤近前来，僧近前，门云：汝不是患聋。门乃云：还会么？僧云：不会。门云：汝不是患哑。僧于此有省。

玄沙参到绝情尘意想，净裸裸赤洒洒地处，方解恁么道。是时诸方，列刹相望。寻常示众道：诸方老宿，尽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种病人来时，作么生接？患盲者，拈锤竖拂他又不见；患聋者，语言三昧他又不闻；患哑者，教他说，又说不得，且作么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无灵验。如今人若作盲聋喑哑会，卒摸索不着。所以道，莫向句中死却，须是会他玄沙意始得。

玄沙常以此语接人，有僧久在玄沙处，一日上堂，僧问和尚云：三种病人话，还许学人说道理也无？玄沙云：许。僧便珍重下去。沙云：不是，不是。这僧会得他玄沙意。后来法眼云：我闻地藏和尚举这僧语，方会三种病人话。若道这僧不会，法眼为什么却恁么道？若道他会，玄沙为什么却道不是不是？

一日地藏道：某甲闻和尚有三种病人话是否？沙云：是。藏云：桂琛现有眼耳鼻舌，和尚作么生接？玄沙便休去。若会得玄沙意，岂在言句上，他会的自然殊别。

后有僧举似云门，门便会他意云：汝礼拜着。僧礼拜起，门以拄杖打，这僧退后，门云：汝不是患盲。复唤近前来，僧近前，门云：汝不是患聋。乃云：会么？僧云：不会。门云：汝不是患哑。其僧于此有省。

当时若是个汉，等他道礼拜着，便与掀倒禅床，岂见有许多葛藤。且道云门与玄沙会处，是同是别？他两人会处都只一般。看他古人出来，作千万种方便，意在钩头上。多少苦口，只令诸人各各明此一段事。

五祖老师云：一人说得却不会，一人却会说不得。二人若来参，如何辨得他？若辨这两人不得，管取为人解粘去缚不得在。若辨得，才见入门，我便着草鞋向尔肚里走几遭了也。犹自不省，讨什么碗出去？且莫作盲聋暗哑会好。若恁么计较，所以道：眼见色如盲等，耳闻声如聋等。又道：满眼不视色，满耳不闻声。文殊常触目，观音塞耳根。到这里眼见如盲相似，耳闻如聋相似，方能与玄沙意不争多，诸人还识盲聋暗哑的汉子落处么？看取雪窦颂云：

盲聋喑哑，杳绝机宜。

天上天下，堪笑堪悲。

离娄不辨正色，师旷岂识玄丝。

争如独坐虚窗下，叶落花开自有时。

盲聋暗哑，杳绝机宜。尽尔见与不见，闻与不闻，说与不说，雪窦一时与尔扫却了也。直得盲聋暗哑见解、机宜计较，一时杳绝，总用不着。这个向上事，可谓真盲真聋真哑，无机无宜。天上天下，堪笑堪悲。雪窦一手抬，一手搦，且道笑个什么？悲个什么？堪笑是哑却不哑。是聋却不聋，堪悲明明不盲却盲，明明不聋却聋。

离娄不辨正色。不能辨青黄赤白，正是瞎。离娄黄帝时人，百步外能见秋毫之未，其目甚明。黄帝游于赤水沈珠，令离朱寻之不见，令吃垢寻之亦不得，后令象罔寻之方获之。故云：象罔到时光灿烂，离娄行处浪滔天。这个高处一着，直是离娄之目亦辨他正色不得。

师旷岂识玄丝。周时绛州晋景公之子，师旷，字子野，一云，晋平公之乐大师也，善别五音六律，隔山闻蚁斗。时晋楚争霸，师旷唯鼓琴，拨动风弦，知战楚必无功。虽然如是，雪窦道，他尚未识玄丝在。不聋却是聋的人，这个高处玄音，直是师旷亦识不得。雪窦道：我亦不作离娄，亦不作师旷，争如独坐虚窗下，叶落花开自有时。

若到此境界，虽然见似不见，闻似不闻，说似不说，饥即吃饭，困即打眠，任他叶落花开，叶落时是秋。花开时是春，各各自有时节，雪窦与尔一时扫荡了也。又放一线道云：还会也无？雪窦力尽神疲，只道得个无孔铁锤。这一句急着眼看方见，若拟议，又蹉过。师举拂子云：还见么？遂敲禅床一下云：还闻么？下禅床云：还说得么？

第八十九则

云岩大悲手眼

垂示云：通身是眼见不到，通身是耳闻不及，通身是口说不着，通身是心鉴不出，通身即且止，忽若无眼作么生见？无耳作么生闻？无口作么生说？无心作么生鉴？若向个里拨转得一线道，便与古佛同参。参则且止，且道参个什么人？

举：云岩问道吾：大悲菩萨，用许多手眼作什么？吾云：如人夜半背手模枕子。岩云：我会也。吾云：汝作么生会？岩云：遍身是手眼。吾云：道即太杀道，只道得八成。岩云：师兄作么生？吾云：通身是手眼。

云岩与道吾同参药山，四十年肋不着席。药山出曹洞一宗，有三人法道盛行，云岩下洞山，道吾下石霜，船子下夹山。大悲菩萨有八万四千母陀罗臂，大悲有许多手眼，诸人还有也无？百丈云：一切语言文字，俱皆宛转，归于自己。

云岩常随道吾咨参决择，一日问他道：大悲菩萨用许多手眼作什么？当初好与他劈脊便棒，免见后有许多葛藤。道吾慈悲不能如此，却与他说道理，意要教他便会。却道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子。当深夜无灯光时，将手摸枕子，且道眼在什么处？他便道：我会也。吾云：汝作么生会？岩云：遍身是手眼。吾云：道即太杀道，只道得八成。岩云：师兄又作么生？吾云：通身是手眼。且道遍身是的是？通身是的是？虽似烂泥，却脱洒。

如今人多去作情解道，遍身的不是，通身的是，只管咬他古人言句，于古人言下死了。殊不知，古人意不在言句上。此皆是事不获已而用之，如今下注脚，立格则道，若透得此公案，便作罢参会。以手摸浑身，摸灯笼露柱，尽作通身话会。若恁么会，坏他古人不少。所以道，他参活句，不参死句，须是绝情尘意想，净裸裸赤洒洒地，方可见得大悲话。

不见曹山问僧：应物现形如水中月时如何？僧云：如驴觑井。山云：道即杀道，只道得八成。僧云：和尚又作么生？山云：如井觑驴。便同此意也。尔若去语上见，总出道吾云岩圈缋不得。雪窦作家，更不向句下死，直向头上行。颂云：

遍身是，通身是，拈来犹较十万里。

展翅鹏腾六合云，抟风鼓荡四溟水。

是何埃磕兮忽生，那个毫厘兮未止。

君不见，网珠垂范影重重，棒头手眼从何起？

遍身是，通身是？若道背手摸枕子底便是，以手摸身底便是，若作恁么见解，尽向鬼窟里作活计，毕竟遍身通身都不是。若要以情识去见他大悲话，直是犹较十万里。雪窦弄得一句话道：拈来犹较十万里。后句颂云岩道吾奇特处云：展翅鹏腾六合云，抟风鼓荡四溟水。大鹏吞龙以翼抟风鼓浪，其水开三千里，遂取龙吞之。雪窦道：尔若大鹏能抟风鼓浪，也太杀雄壮。若以大悲千手眼观之，只是些子尘埃忽生相似，又似一毫厘风吹未止相似。雪窦道，尔若以手摸身，用作手眼，堪作何用，于是大悲话上直是未在。所以道：是何埃磕兮忽生，那个毫厘兮未止。

雪窦自谓作家，一时拂迹了也。争奈后面依旧漏逗说个谕子，依前只在圈缋里。君不见，网珠垂范影重重。雪窦引帝网明珠，以用垂范，手眼且道落在什么处？华严宗中立四法界。一理法界，明一味平等故；二事法界，明全理成事故；三理事无碍法界，明理事相融大小无碍故；四事事无碍法界，明一事遍入一切事，一切事遍摄一切事，同时交参无碍故。所以道：一尘才举，大地全收。一一尘含无边法界。一尘既尔，诸尘亦然。网珠者，乃天帝释善法堂前，以摩尼珠为网，凡一珠中映现百千珠，而百千珠俱现一珠中，交映重重，主伴无尽，此用明事事无碍法界也。

昔贤首国师立为镜灯谕，圆列十镜，中设一灯，若看东镜，则九镜镜灯历然齐现，若看南镜则镜镜如然，所以世尊初成正觉，不离菩提道场，而遍升忉利诸天，乃至于一切处，七处九会，说《华严经》。雪窦以帝网珠，垂示事事无碍法界，然六相义甚明白，即总即别，即同即异，即成即坏，举一相则六相俱该，但为众生日用而不知。雪窦拈帝网明珠，垂范况此大悲话，直是如此，尔若善能向此珠网中，明得拄杖子，神通妙用，出入无碍，方可见得手眼。所以雪窦云：棒头手眼从何起？教尔棒头取证，喝下承当。只如德山入门便棒，且道手眼在什么处？临济入门便喝，且道手眼在什么处？且道雪窦末后，为什么更着个咄字，参！

第九十则

智门般若体

垂示云：声前一句，千圣不传。面前一丝，长时无间。净裸裸，赤洒洒，头蓬松、耳卓朔，且道作么生？试举看。

举：僧问智门：如何是般若体？门云：蚌含明月。僧云：如何是般若用？门云：兔子怀胎。

智门道蚌含明月、兔子怀胎，都用中秋意，虽然如此，古人意却不在蚌兔上。他是云门会下尊宿，一句语须具三句。所谓函盖乾坤句，截断众流句，随波逐浪句，亦不消安排，自然恰好，便去险处答这僧话，略露些子锋芒，不妨奇特。虽然恁么，他古人终不去弄光影，只与尔指些路头教人见。

这僧问：如何是般若体？智门云：蚌含明月。汉江出蚌，蚌中有明珠，到中秋月出，蚌于水面浮，开口含月光，感而产珠，合浦珠是也。若中秋有月则珠多，无月则珠少。如何是般若用？门云：兔子怀胎。此意亦无异。兔属阴，中秋月生，开口吞其光，便乃怀胎，口中产儿，亦是有月则多，无月则少。他古人答处，无许多事，他只借其意而答般若光也。虽然恁么，他意不在言句上，自是后人，去言句上作活计。

不见盘山道：心月孤圆，光吞万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复是何物？如今但瞠眼唤作光，只去情上生解，空里钉橛。古人道：汝等诸人六根门头昼夜放大光明，照破山河大地，不只止眼根放光，鼻舌身意亦皆放光也。到这里直须打迭六根下无一星事，净裸裸赤洒洒地，方见此话落处。雪窦正恁么颂出：

一片虚凝绝谓情，人天从此见空生。

蚌含玄兔深深意，曾与禅家作战争。

一片虚凝绝谓情。雪窦一句便颂得好，自然见得古人意。六根湛然，是个什么？只这一片虚明凝寂，不消去天上讨，也不必向别人求，自然常光现前，是处壁立千仞，谓情即是绝言谓情尘也。法眼《圆成实性颂》云：理极忘情谓，如何得谕齐。到头霜夜月，任运落前溪。果熟兼猿重，山遥似路迷。举头残照在，元是住居西。所以道：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尘垢尽时光始现，心法双忘性即真。又道三间茅屋从来住，一道神光万境闲。莫把是非来辨我，浮生穿凿不相关。只此颂亦见一片虚凝绝谓情也。

人天从此见空生。不见须菩提岩中宴坐，诸天雨花赞叹。尊者云：空中雨花赞叹，复是何人？天云：我是梵天。尊者云：汝云何赞叹？天云：我重尊者善说般若波罗蜜多。尊者云：我于般若未尝说一字，汝云何赞叹？天云：尊者无说，我乃无闻。无说无闻，是真般若。又复动地雨花。看他须菩提善说般若，且不说体用，若于此见得，便可见智门道蚌含明月，兔子怀胎。

古人意虽不在言句上，争奈答处有深深之旨，惹得雪窦道蚌含玄兔深深意，到这里曾与禅家作战争。天下禅和子，闹浩浩地商量，未尝有一人梦见在。若要与智门雪窦同参，也须是自着眼始得。

碧岩录卷第十

第九十一则

盐官犀牛扇子

垂示云：超情离见，去缚解粘，提起向上宗乘，扶竖正法眼藏，也须十万齐应，八面玲珑。直到恁么田地，且道还有同得同证、同死同生的么？试举看。

举：盐官一日唤侍者：与我将犀牛扇子来。侍者云：扇子破也。官云：扇子既破，还我犀牛儿来。侍者无对。投子云：不辞将出，恐头角不全。雪窦拈云：我要不全的头角。石霜云：若还和尚即无也。雪窦拈云：犀牛儿犹在。资福画一圆相，于中书一牛字。雪窦拈云：适来为什么不将出？保福云：和尚年尊，别请人好。雪窦拈云：可惜劳而无功。

盐官一日唤侍者：与我将犀牛扇子来。此事虽不在言句上，且要验人平生意气作略，又须得如此藉言而显。于腊月三十日着得力，作得主，万境皂然，睹之不动，可谓无功之功，无力之力。盐官乃齐安禅师。古时以犀牛角为扇，时盐官岂不知犀牛扇子破？故问侍者，侍者云：扇子破也。看他古人，十二时中常在里许撞着磕着。

盐官云：扇子既破，还我犀牛儿来。且道他要犀牛儿作什么？也只要验人知得落处也无。投子云：不辞将出，恐头角不全。雪窦云：我要不全的头角。亦向句下便投机。石霜云：若还和尚即无也。雪窦云：犀牛儿犹在。资福画一圆相，于中书一牛字，为他承嗣仰山，平生爱以境致接人明此事。雪窦云：适来为什么不将出？又穿他鼻孔了也。保福云：和尚年尊，别请人好。此语道得稳当，前三则语却易见，此一句语有远意。雪窦亦打破了也。

山僧旧日在庆藏主处理会道：和尚年尊老耄，得头忘尾，适来索扇子，如今索犀牛儿，难为执侍。故云：别请人好。雪窦云：可惜劳而无功。此皆是下语格式，古人见彻此事，各各虽不同，道得出来，百发百中，须有出身之路，句句不失血脉。如今人问着，只管作道理计较，所以十二时中，要人咬嚼，教滴水滴冻，求个证悟处。看他雪窦颂一串云：

犀牛扇子用多时，问着原来总不知。

无限清风与头角，尽同云雨去难追。

雪窦复云：若要清风再复，头角重生，请禅客各下一转语。问云：扇子既破，还我犀牛儿来。时有僧出云：大众参堂去。雪窦喝云：抛钩钓鲲，钓得个虾蟆。便下座。

犀牛扇子用多时，问着原来总不知。人人有个犀牛扇子，十二时中，全得他力，为什么问着总不知去着？侍者投子，乃至保福，亦总不知，且道雪窦还知么？

不见无着访文殊，吃茶次，文殊举起玻璃盏子云：南方还有这个么？着云：无。殊云：寻常用什么吃茶？着无语。若知得这个公案落处，便知得犀牛扇子有无限清风，亦见犀牛头角峥嵘。四个老汉恁么道，如朝云暮雨，一去难追。雪窦复云：若要清风再复，头角重生，请禅客各下一转语。问云：扇子既破，还我犀牛儿来。时有一禅客出云：大众参堂去。这僧夺得主家权柄，道得也杀道，只道得八成，若要十成，便与掀倒禅床。

尔且道：这僧会犀牛儿不会？若不会却解恁么道？若会雪窦因何不肯伊？为什么道抛钩钓鲲鲸，只钓得个虾蟆，且道毕竟作么生？诸人无事，试拈掇看。

第九十二则

世尊升座

垂示云：动弦别曲，千载难逢。见兔放鹰，一时取俊。总一切语言为一句，摄大千沙界为一尘。同死同生，七穿八穴，还有证据者么？试举看。

举：世尊一日升座，文殊白槌云：谛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世尊未拈花已前，早有这个消息，始从鹿野苑，终至拔提河，几曾用着金刚王宝剑。当时众中若有衲僧气息的汉，绰得去，免得他末后拈花，一场狼藉。世尊良久间，被文殊一拶，便下座，那时也有这个消息。释迦掩室，净名杜口，皆似此这个则已说了也。如肃宗问忠国师造无缝塔话。又如外道问佛不问有言，不问无言之语。看他向上人行履，几曾入鬼窟里作活计。

有者道：意在默然处。有者道：在良久处，有言明无言底事，无言明有言底事。永嘉道：默时说，说时默。总恁么会，三生六十劫，也未梦见在。尔若便直下承当得去，更不见有凡有圣。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日日与三世诸佛把手共行。后面看雪窦自然见得颂出：

列圣丛中作者知，法王法令不如斯。

会中若有仙陀客，何必文殊下一槌。

列圣丛中作者知，灵山八万大众，皆是列圣。文殊普贤，乃至弥勒，主伴同会，须是巧中之巧，奇中之奇，方知他落处。雪窦意谓，列圣丛中，无一个人知有。若有个作家者，方知不恁么。何故文殊白槌云：谛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雪窦道：法王法令不如斯。何故如此？当时会中，若有个汉，顶门具眼，肘后有符，向世尊未升座已前，觑得破，更何必文殊白槌。

《涅槃经》云：仙陀婆一名四实，一者盐，二者水，三者器，四者马。有一智臣，善会四义，王若欲洒洗，要仙陀婆，臣即奉水，食索奉盐，食讫奉器饮浆，欲出奉马，随意应用无差。灼然须是个伶俐汉始得。只如僧问香严：如何是王索仙陀婆？严云：过这边来。僧过，严云：钝置杀人。又问赵州：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州下禅床，曲躬叉手。当时若有个仙陀婆，向世尊未升座已前透去，犹较些子。世尊更升座，便下去，已是不着便了也，那堪文殊更白槌。不妨钝置他世尊一上提唱，且作么生是钝置处？

第九十三则

大光这野狐精

举：僧问大光：长庆道因斋庆赞，意旨如何？大光作舞。僧礼拜。光云：见个什么便礼拜？僧作舞，光云：这野狐精。

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只传这个些子，诸人还知落处么？若知免得此过，若不知依旧只是野狐精。有者道，是裂转他鼻孔来瞒人。若真个恁么，成何道理？大光善能为人，他句中有出身之路。大凡宗师，须与人抽钉拔楔，去粘解缚，方谓之善知识。大光作舞，这僧礼拜，末后僧却作舞，大光云这野狐精，不是转这僧，毕竟不知的当。尔只管作舞，递相恁么，到几时得休歇去。大光道野狐精，此语截断金牛，不妨奇特。

所以道，他参活句，不参死句。雪窦只爱他道这野狐精，所以颂出。且道这野狐精，与“藏头白、海头黑”是同是别？“这漆桶又道好师僧”且道是同是别？还知么，触处逢渠。雪窦颂云：

前箭犹轻后箭深，谁云黄叶是黄金？

曹溪波浪如相似，无限平人被陆沉。

前箭犹轻后箭深。大光作舞是前箭，复云这野狐精是后箭。此是从上来爪牙。谁云黄叶是黄金。仰山示众云：汝等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记吾言，汝等无始劫来，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难顿拔，所以假设方便，夺汝粗识，如将黄叶止小儿啼，如将蜜果换苦葫芦相似。古人权设方便为人，及其啼止，黄叶非金，世尊说一代时教，也只是止啼之说。这野狐精，只要换他业识，于中也有权实，也有照用，方见有衲僧巴鼻。若会得，如虎插翼。

曹溪波浪如相似。倘忽四方八面学者，只管大家如此作舞，一向恁么，无限平人被陆沈，有什么救处？

第九十四则

楞严不见

垂示云：声前一句，千圣不传，面前一丝，长时无间。净裸裸赤洒洒露地白牛，眼卓朔耳卓朔金毛狮子，则且置，且道：作么生是露地白牛？

举：《楞严经》云：吾不见时，何不见吾不见之处？若见不见，自然非彼不见之相。若不见吾不见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楞严经》云：吾不见时，何不见吾不见之处？若见不见，自然非彼不见之相。若不见吾不见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雪窦到此，引经文不尽，全引则可见。经云：若见是物，则汝亦可见吾之见。若同见者，名为见吾。吾不见时，何不见吾不见之处。若见不见，自然非彼不见之相。若不见吾不见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辞多不录。

阿难意道，世界灯笼露柱，皆可有名，亦要世尊指出此妙精元明，唤作什么物，教我见佛意。世尊云，我见香台。阿难云，我亦见香台，即是佛见。世尊云，我见香台则可知，我若不见香台时，尔作么生见？阿难云，我不见香台时，即是见佛。佛云，我云不见，自是我知，汝云不见，自是汝知。他人不见处，尔如何得知？

古人云，到这里，只可自知，与人说不得。只如世尊道：吾不见时，何不见吾不见之处。若见不见，自然非彼不见之相。若不见吾不见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若道认见为有物，未能拂迹。吾不见时，如羚羊挂角，声响踪迹，气息都绝，尔向什么处摸索？经意初纵破，后夺破。雪窦出教眼颂，亦不颂物，亦不颂见与不见，直只颂见佛也。

全象全牛翳不殊，从来作者共名模。

如今要见黄头老，刹刹尘尘在半途。

全象全牛翳不殊。众盲模象，各说异端，出《涅槃经》。僧问仰山：和尚见人问禅问道，便作一圆相，于中书牛字，意在于何？仰山云：这个也是闲事，忽若会得，不从外来；忽若不会，决定不识。我且问尔，诸方老宿于尔身上，指出那个是尔佛性，为复语的是？默的是？莫是不语不默的是？为复总是？为复总不是？尔若认语的是，如盲人摸着象尾。若认默的是，如盲人摸着象耳。若认不语不默的是，如盲人摸着象鼻。若道物物都是，如盲人摸着象四足。若道总不是，抛本象落在空中。如是众盲所见，只于象上名邈差别。尔要好，切莫摸象，莫道见觉是，亦莫道不是。祖师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本来无一物，争得染尘埃。又云：道本无形相，智慧即是道。作此见解者，是名真般若。明眼人见象得其全体，如佛见性亦然。

全牛者出《庄子》。疱丁解牛，未尝见其全牛，顺理而解，游刃自在，更不须下手，才举目时，头角蹄肉，一时自解了。如是十九年，其刃利如新发于硎，谓之全牛。虽然如此奇特，雪窦道，纵使得如此，全象全牛与眼中翳更不殊，从来作者共名模。直是作家，也去里头摸索不着。自从迦叶，乃至西天此上祖师，天下老和尚，皆只是名摸。

雪窦直截道：如今要见黄头老。所以道，要见即便见，更要寻觅方见，则千里万里也。黄头老，乃黄面老子也，尔如今要见，刹刹尘尘在半途。寻常道：一尘一尘刹，一叶一释迦。尽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只向一尘中见。当恁么时，犹在半途，那边更有半途在。且道在什么处？释迦老子，尚自不知，教山僧作么生说得？

第九十五则

长庆阿罗汉三毒

垂示云：有佛处不得住，住着头角生；无佛处急走过，不走过，草深一丈。直饶净裸裸赤洒洒，事外无机，机外无事，未免守株待兔。且道总不恁么，作么生行履？试举看。

举：长庆有时云：宁说阿罗汉有三毒，不说如来有二种语。不道如来无语，只是无二种语。保福云：作么生是如来语？庆云：聋人争得闻。保福云：情知尔向第二头道。庆云：作么生是如来语？保福云：吃茶去。

长庆保福在雪峰会下，常互相举觉商量。一日平常如此说话云：宁说阿罗汉有三毒，不说如来有二种语。梵语阿罗汉，此云杀贼。以功能彰名，能断九九八十一品烦恼，诸漏已尽，梵行已立，此是无学阿罗汉位。三毒即是贪嗔痴。根本烦恼，八十一品，尚自断尽，何况三毒！长庆道：宁说阿罗汉有三毒，不说如来有二种语。大意要显如来无不实语。《法华经》云：唯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又云：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世尊三百余会，观机逗教，应病与药，万种千般说法，毕竟无二种语。

他意到这里，诸人作么生见得？佛以一音演说法则不无，长庆要且未梦见如来语在，何故？大似人说食终不能饱。保福见他平地上说教，遂问：作么生是如来语？庆云：聋人争得闻。这汉知他几时在鬼窟里作活计来也。保福云：情知尔第二头道。果中其言，却问师兄作么生是如来语，福云：吃茶去。枪头倒被别人夺去了也。

大小长庆，失钱遭罪，且问诸人，如来语还有几个？须知恁么见得，方见这两个汉败缺。仔细检点将来，尽合吃棒，放一线道与他理会。有的云保福道得是，长庆道得不是。只管随语生解，便道有得有失。殊不知，古人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如今人不去他古人转处看，只管去句下走，便道长庆当时不便用，所以落第二头。保福云：吃茶去。便是第一头。若只恁么看，到弥勒下生，也不见古人意。若是作家，终不作这般见解。跳出这窠窟，向上自有一条路。尔若道聋人争得闻有什么不是处？保福云吃茶去有什么是处，转没交涉。

是故道，他参活句，不参死句。这因缘与遍身是通身是因缘一般，无尔计较是非处，须是尔脚跟下，净裸裸地，方见古人相见处。五祖老师云：如马前相扑相似，须是眼辨手亲。这个公案，若以正眼观之俱无得失处，辨个得失。无亲疏处，分个亲疏。长庆也须礼拜保福始得。何故这个些子，巧处用得好，如电转星飞相似。保福不妨牙上生牙，爪上生爪。颂云：

头兮第一第二，卧龙不鉴止水，

无处有月波澄，有处无风浪起。

棱禅客棱禅客，三月禹门遭点额。

头兮第一第二。人只管理会第一第二，正是死水里作活计。这个机巧，尔只作第一第二会，且摸索不着在。雪窦云：卧龙不鉴止水。死水里岂有龙藏？若是第一第二，正是止水里作活计。须是洪波浩渺白浪滔天处，方有龙藏。正似前头云澄潭不许苍龙蟠。不见道：死水不藏龙。又道：卧龙长怖碧潭清。所以道无龙处有月波澄，风恬浪静；有龙处无风起浪，大似保福道吃茶去，正是无风起浪。

雪窦到这里，一时与尔打迭情解颂了也。他有余韵，教成文理，依前就里头，着一只眼，也不妨奇特。却道棱禅客棱禅客，三月禹门遭点额。长庆虽是透龙门底龙，却被保福蓦头一点。

第九十六则

赵州三转语

举：赵州示众三转语。

赵州示此三转语了，末后却云：真佛屋里坐。这一句忒杀郎当。他古人出一只眼，垂手接人，略借此语，通个消息，要为人。尔若一向正令全提，法堂前草深一丈。雪窦嫌他末后一句漏逗，所以削去，只颂三句。泥佛若渡水，则烂却了也，金佛着渡炉中，则熔却了也，木佛若渡火，便烧却了也，有什么难会？雪窦一百则颂古，计较葛藤，唯此三颂直下有衲僧气息。只是这颂也不妨难会，尔若透得此三颂，便许尔罢参。

泥佛不渡水，神光照天地。

立雪如未休，何人不雕伪？

泥佛不渡水，神光照天地。这一句颂分明了。且道为什么却引神光？二祖初生时，神光烛室，亘于霄汉。又一夕神人现，谓二祖曰：何久于此，汝当得道时至，宜即南之。二祖以神遇遂名神光。久居伊洛，博极群书，每叹曰：孔老之教，祖述风规。近闻达摩大师住少林，乃往彼晨夕参扣。达摩端坐面壁，莫闻诲励，光自忖曰：昔人求道，敲骨出髓，刺血济饥，布发掩泥，投崖饲虎，古尚若此，我又何如？

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大雪，二祖立于砌下，迟明积雪过膝，达摩悯之曰：汝立雪于此，当求何事？二祖悲泪曰：惟愿慈悲，开甘露门，广度群品。达摩曰：诸佛妙道，旷劫精勤，难行能行，非忍而忍，岂以小德小智轻心慢心，欲冀真乘，无有是处。二祖闻诲励，向道益切，潜取利刀，自断左臂，致于达摩前。

摩知是法器，遂问曰：汝立雪断臂，当为何事？二祖曰：某甲心未安，乞师安心。摩曰：将心来，与汝安。祖曰：觅心了不可得。达摩云：与汝安心竟。后达摩为易其名曰慧可。后接得三祖灿大师，既传法隐于舒州皖公山。属后周武帝破灭佛法沙汰僧，师往来太湖县司空山，居无常处，积十余载，无人知者。

宣律师《高僧传》，载二祖事不详。三祖传云，二祖妙法不传于世，赖值末后依前悟他当时立雪。所以雪窦道：立雪如未休，何人不雕伪。立雪若未休，足恭谄诈之人皆效之，一时只成雕伪，则是谄诈之徒也。

雪窦颂泥佛不渡水，为什么却引这因缘来用？他参得意根下无一星事，净裸裸地方颂得如此。五祖寻常教人看此三颂，岂不见洞山初和尚有颂示众云：五台山上云蒸饭，古佛堂前狗尿天，刹竿头上煎馅子，三个胡孙夜簸钱。又杜顺和尚道：怀州牛吃禾，益州马腹胀。天下觅医人，灸猪左膊上。又傅大士颂云：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又云：石人机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应须和。若会得此语，便会他雪窦颂：

金佛不渡炉，人来访紫胡。

牌中数个字，清风何处无。

金佛不渡炉，人来访紫胡。此一句亦颂了也。为什么却引人来访紫胡？须是作家炉鞲始得。紫胡和尚，山门立一牌，牌中有字云：紫胡有一狗，上取人头，中取人腰，下取人脚，拟议则丧身失命。凡见新到便喝云：看狗！僧才回首，紫胡便归方丈。且道为什么却咬赵州不得？

紫胡又一夕夜深于后架叫云：捉贼，捉贼。黑地逢着一僧，拦胸捉住云：捉得也，捉得也。僧云：和尚，不是某甲。胡云：是则是，只是不肯承当。尔若会得这话，便许尔咬杀一切人，处处清风凛凛。若也未然，牌中数个字，决定不奈何。若要见他，但透得尽方见，颂云：

木佛不渡火，常思破灶堕。

杖子忽击着，方知辜负我。

木佛不渡火，常思破灶堕。此一句亦颂了。雪窦因此木佛不渡火，常思破灶堕。嵩山破灶堕和尚，不称姓字，言行叵测，隐居嵩山。一日领徒，入山坞间，有庙甚灵，殿中唯安一灶，远近祭祀不辍，烹杀物命甚多。师入庙中，以拄杖敲灶三下云：咄！汝本砖土合成，灵从何来？圣从何起？恁么烹杀物命。又乃击三下，灶乃自倾破堕落。须臾有一人，青衣峨冠，忽然立师前设拜曰：我乃灶神，久受业报，今日蒙师说无生法，已脱此处，生在天中，特来致谢。师曰：汝本有之性，非吾强言。神再拜而没。

侍者曰：某甲等久参侍和尚，未蒙指示，灶神得何径旨，便乃生天？师曰：我只向伊道，汝本砖土合成，灵从何来？圣从何起。侍僧俱无对。师云：会么？僧云：不会。师云：礼拜着。僧礼拜。师云：破也，破也，堕也，堕也！侍者忽然大悟。后有僧举似安国师，师叹云：此子会尽物我一如。灶神悟此则故是，其僧乃五蕴成身，亦云破也、堕也，二俱开悟。且四大五蕴与砖瓦泥土，是同是别？

既是如此，雪窦为什么道：杖子忽击着，方知辜负我？因甚却成个辜负去？只是未得拄杖子在。且道雪窦颂木佛不渡火，为什么却引破灶堕公案？老僧直截与尔说，他意只是绝得失情尘意想。净裸裸地，自然见他亲切处也。

第九十七则

金刚经罪业消灭

垂示云：拈一放一，未是作家，举一明三，犹乖宗旨。直得天地陡变，四方绝唱，雷奔电驰，云行雨骤，倾湫倒岳，瓮泻盆倾，也未提得一半在。还有解转天关、能移地轴的么？试举看。

举：《金刚经》云：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

《金刚经》云：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只据平常讲究，乃经中常论。雪窦拈来颂这意，欲打破教家鬼窟里活计。昭明太子科此一分，为能净业障。教中大意说此经灵验，如此之人先世造地狱业，为善力强未受，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此经故能消无量劫来罪业，转重成轻，转轻不受，复得佛果菩提。据教家转此二十余张经，便唤作持经，有什么交涉。

有的道：经自有灵验。若恁么，尔试将一卷放在闲处看，他有感应也无？法眼云：证佛地者，名持此经。经中云：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且道唤什么作此经？莫是黄卷赤轴底是么？且莫错认定盘星。

金刚谕于法体坚固，故物不能坏。利用故，能摧一切物。拟山则山摧，拟海则海竭。就谕彰名，其法亦然。此般若有三种，一实相般若，二观照般若，三文字般若。实相般若者即是真智，乃诸人脚跟下一段大事，辉腾今古，迥绝知见，净裸裸、赤洒洒者是；观照般若者即是真境，二六时中，放光动地，闻声见色者；文字般若者即能诠文字，即如今说者听者，且道是般若不是般若？

古人道：人人有一卷经。又道：手不执经卷，常转如是经。若据此经灵验，何止转重令轻，转轻不受，设使敌圣功能，未为奇特。不见庞居士听讲《金刚经》，问座主曰：俗人敢有小问，不知如何？主云：有疑请问。士云：无我相无人相，既无我人相，教阿谁讲？阿谁听？座主无对。却云：某甲依文解义，不知此意。居士乃有颂云：无我亦无人，作么有疏亲？劝君休历座，争似直求真。金刚般若性，外绝一纤尘。我闻并信受，总是假称名。此颂最好，分明一时说了也。

圭峰科《四句偈》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此四句偈义，全同证佛地者，名持此经。又道：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此亦是四句偈。但中间取其全义者。僧问晦堂：如何是四句偈？晦堂云：话堕也不知。

雪窦于此经上指出：若有人持此经者，即是诸人本地风光、本来面目。若据祖令当行，本地风光、本来面目，亦斩为三段。三世诸佛十二分教不消一捏。到这里设使有万种功能，亦不能管得。如今人只管转经，都不知是个什么道理。只管道我一日转得多少，只认黄卷赤轴，巡行数墨。殊不知全从自己本心上起，这个唯是转处些子。

大珠和尚云：向空屋里堆数函经，看他放光么？只以自家一念发底心是功德。何故？万法皆出于自心。一念是灵，既灵即通，既通即变。古人道：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若见得彻去，即是真如。忽未见得，且道作么生唤作真如？《华严经》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尔若识得去，逢境遇缘，为主为宗。若未能明得，且伏听处分。雪窦出眼颂大概，要明经灵验也。颂云：

明珠在掌，有功者赏。

胡汉不来，全无伎俩。

伎俩既无，波旬失途。

瞿昙瞿昙，识我也无？

明珠在掌，有功者赏。若有人持得此经，有功验者，则以珠赏之。他得此珠，自然会用，胡来胡现，汉来汉现，万象森罗，纵横显现，此是有功勋。法眼云：证佛地者，名持此经。此两句颂公案毕。

胡汉不来，全无伎俩。雪窦裂转鼻孔，也有胡汉来，则教尔现。若忽胡汉俱不来时，又且如何？到这里，佛眼也觑不见。且道是功勋是罪业？是胡是汉？直似羚羊挂角，莫道声响踪迹，气息也无，向什么处摸索？至使诸天捧花无路，魔外潜觑无门。是故洞山和尚一生住院，土地神觅踪迹不见。一日厨前抛撒米面，洞山起心曰：常住物色，何得作贱如此？土地神遂得一见，便礼拜。雪窦道，伎俩既无，若到此无伎俩处，波旬也教失途。世尊以一切众生为赤子，若有一人，发心修行，波旬宫殿，为之振裂，他便来恼乱修行者。雪窦道，直饶波旬恁么来，也须教失却途路，无近傍处。

雪窦更自点胸云：瞿昙瞿昙，识我也无？莫道是波旬，任是佛来，还识我也无？释迦老子尚自不见，诸人向什么处摸索？复云：勘破了也。且道是雪窦勘破瞿昙，瞿昙勘破雪窦？具眼者试定当看。

第九十八则

天平行脚

垂示云：一夏唠唠打葛藤，几乎绊倒五湖僧。金刚宝剑当头截，始觉从来百不能。且道作么生是金刚宝剑？眨上眉毛，试请露锋芒看。

举：天平和尚行脚时参西院，常云：莫道会佛法，觅个举话人也无。一日西院遥见召云：从漪。平举头。西院云：错。平行三两步。西院又云：错。平近前。西院云：适来这两错，是西院错，是上座错？平云：从漪错。西院云：错。平休去。西院云：且在这里过夏，待共上座商量这两错。平当时便行，后住院谓众云：我当初行脚时，被业风吹到思明长老处，连下两错，更留我过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么时错，我发足向南方去时，早知道错了也。

思明先参大觉，后承嗣前宝寿，一日问：踏破化城来时如何？寿云：利剑不斩死汉。明云：斩。寿便打。思明十回道斩，寿十回打云：这汉，着甚死急，将个死尸抵他痛棒。遂喝出。其有一僧问宝寿云：适来问话的僧，甚有道理。和尚方便接他。宝寿亦打，赶出这僧。且道宝寿亦赶这僧，唯当道他说是说非？且别有道理，意作么生？后来俱承嗣宝寿。

思明一日出见南院，院问云：甚处来？明云：许州来。院云：将得什么来？明云：将得个江西剃刀，献与和尚。院云：既从许州来，因甚却有江西剃刀。明把院手掏一掏，院云：侍者收取。思明以衣袖拂一拂便行。院云：阿剌剌，阿剌剌。

天平曾参进山主来，为他到诸方，参得些萝卜头禅在肚皮里，到处便轻开大口道，我会禅会道。常云：莫道会佛法，觅个举话人也无。屎臭气熏人，只管放轻薄。且如诸佛未出世，祖师未西来，未有问答，未有公案已前，还有禅道么？

古人事不获已，对机垂示，后人唤作公案。因世尊拈花，迦叶微笑，后来阿难问迦叶：世尊传金阑外别传何法？迦叶云：阿难。阿难应诺。迦叶云：倒却门前刹竿着。只如未拈花，阿难未问已前，甚处得公案来？只管被诸方冬瓜印子印定了便道：我会佛法奇特，莫教人知。天平正如此，被西院叫来连下两错，直得周慞惶怖，分疏不下，前不构村，后不迭店。有者道：说个西来意，早错了也。殊不知西院这两错落处。诸人且道落在什么处？

所以道，他参活句，不参死句。天平举头，已是落二落三了也。西院云错，他却不荐得当阳用处，只道我肚皮里有禅，莫管他，又行三两步。西院又云错，却依旧黑漫漫地。天平近前，西院云：适来两错，是西院错，是上座错？天平云：从漪错。且喜没交涉，已是第七第八头了也。西院云：且在这里度夏，待共上座商量这两错。天平当时便行，似则也似，是则未是。也不道他不是，只是赶不上，虽然如是，却有些子衲僧气息。

天平后住院谓众云：我当初行脚时，被业风吹到思明和尚处，连下两错，更留我度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么时错，我发足向南方去时早知道错了也。这汉也杀道，只是落第七第八头，料掉没交涉。

如今人闻他道发足向南方去时，早知道错了也，便去卜度道，未行脚时，自无许多佛法禅道；及至行脚，被诸方热瞒，不可未行脚时，唤地作天，唤山作水，幸无一星事。若总恁么作流俗见解，何不买一片帽戴，大家过时，有什么用处？佛法不是这个道理。若论此事，岂有许多般葛藤。尔若道我会他不会，担一檐禅，绕天下走，被明眼人勘破，一点也使不着。雪窦正如此颂出：

禅家流，爱轻薄，满肚参来用不着。

堪悲堪笑天平老，却谓当初悔行脚。

错错，西院清风顿销铄。

禅家流，爱轻薄，满肚参来用不着。这汉会则会，只是用不得，寻常目视云霄，道他会得多少禅，及至向烘炉里才烹，原来一点使不着。五祖先师道：有一般人参禅，如琉璃瓶里捣糍糕相似，更动转不得，抖擞不出，触着便破。若要活泼泼地，但参皮壳漏子禅，直向高山上扑将下来，亦不破，亦不坏。

古人道，设使言前荐得，犹是滞壳迷封。直饶句下精通，未免触途狂见。堪悲堪笑天平老，却谓当初悔行脚。雪窦道，堪悲他对人说不出，堪笑他会一肚皮禅，更使些子不着。错错，这两错，有者道，天平不会是错。又有的道，无语的是错，有什么交涉？殊不知这两错，如击石火，似闪电光，是他向上人行履处。如仗剑斩人，直取人咽喉命根方断。若向此剑刃上行得，便七纵八横。若会得两错，便可以见西院清风顿销铄。雪窦上堂，举此话了，意道错。我且问尔，雪窦这两错，何似天平错，且参三十年。

第九十九则

忠国师十身调御

垂示云：龙吟雾起，虎啸风生。出世宗猷，金玉相振。通方作略，箭锋相拄。遍界不藏，远近齐彰。古今明辨，且道是什么人境界？试举看。

举：肃宗帝问忠问师：如何是十身调御？国师云：檀越踏毗卢顶上行。帝云：寡人不会。国师云：莫认自己清净法身。

肃宗皇帝在东宫时，已参忠国师，后来即位，敬之愈笃，出入迎送，躬自捧车辇。一日致个问端来，问国师云：如何是十身调御？师云：檀越踏毗卢顶上行。国师平生，一条脊梁骨硬如生铁，及至帝王面前，如烂泥相似。虽然答得廉纤，却有个好处。他道：尔要会得，檀越须是向毗卢顶上行始得。他却不荐，更道：寡人不会。国师后面忒杀郎当落草，更注头上底一句云：莫错认自己清净法身。所谓人人具足，个个圆成。看他一放一收，八面受敌。

不见道：善为师者，应机设教，看风使帆。若只僻守一隅，岂能回互。看他黄檗老善能接人，遇着临济，三回便痛施六十棒，临济当下便会去。及至为裴相国，葛藤忒杀，此岂不是善为人师。

忠国师善巧方便，接肃宗帝，盖为他有八面受敌的手段。十身调御者，即是十种他受用身。法报化三身，即法身也。何故？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据法身，则一片虚凝，灵明寂照。

太原孚上座在扬州光孝寺讲《涅槃经》，有游方僧，即夹山典座，在寺阻雪，因往听讲，讲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广谈法身妙理，典座忽然失笑。孚乃目顾。讲罢，令请禅者问云：某素智狭劣，依文解义，适来讲次，见上人失笑，某必有所短乏处，请上人说。典座云：座主不问，即不敢说。座主既问，则不可不言。某实是笑座主不识法身。孚云：如此解说，何处不是？典座云：请座主更说一遍。孚曰：法身之理，犹若太虚，竖穷三际，横亘十方，弥纶八极，包括二仪，随缘赴感，靡不周遍。典座曰：不道座主说不是，只识得法身量边事，实未识法身在。孚曰：既然如是，禅者当为我说。典座曰：若如是，座主暂辍讲旬日，于静室中端然静虑，收心摄念，善恶诸缘一时放却，自穷究看。

孚一依所言，从初夜至五更，闻鼓角鸣，忽然契悟，便去叩禅者门。典座曰：阿谁？孚曰：某甲。典座咄曰：教汝传持大教，代佛说法，夜半为什么醉酒卧街？孚曰：自来讲经，将生身父母鼻孔扭捏，从今日已后，更不敢如是。看他奇特汉，岂只去认个昭昭灵灵，落在驴前马后。须是打破业识，无一丝毫头可得，犹只得一半在。

古人道：不起纤毫修学心，无相光中常自在。但识常寂灭底，莫认声色。但识灵知，莫认妄想。所以道：假使铁轮顶上旋，定慧圆明终不失。达摩问二祖：汝立雪断臂，当为何事？祖曰：某甲心未安，乞师安心。摩云：将心来，与汝安。祖曰：觅心了不可得。摩曰：与汝安心竟。二祖忽然领悟。且道正当恁么时，法身在什么处？

长沙云：学道之人不识真，只为从前认识神。无量劫来生死本，痴人唤作本来人。如今人只认得个昭昭灵灵，便瞠眼努目弄精魂，有什么交涉？只如他道“莫认自己清净法身”，且如自己法身，尔也未梦见在，更说什么莫认？教家以清净法身为极则，为什么却不教人认？不见道：认着依前还不是。咄，好便与棒。

会得此意者，始会他道“莫认自己清净法身”。雪窦嫌他老婆心切，争奈烂泥里有刺。岂不见洞山和尚接人有三路，所谓玄路、乌道、展手。初机学道，且此三路行履。僧问师：寻常教学人行鸟道，未审如何是鸟道？洞山云：不逢一人。僧云：如何行？山云：直须足下无私去。僧云：只如行鸟道，莫便是本来面目否？山云：阇梨因什么颠倒？僧云：什么处是学人颠倒处？山云：若不颠倒，为什么认奴作郎。僧云：如何是本来面目？山云：不行鸟道。须是见倒这般田地，方有少分相应。直下打迭，教削迹吞声，犹是衲僧门下沙弥童行见解在。更须回首尘劳，繁兴大用始得。雪窦颂云：

一国之师亦强名，南阳独许振嘉声。

大唐扶得真天子，曾踏毗卢顶上行。

铁锤击碎黄金骨，天地之间更何物。

三千刹海夜沉沉，不知谁入苍龙窟。

一国之师亦强名，南阳独许振嘉声。此颂一似个真赞相似。不见道至人无名。唤作国师，亦是强安名了。国师之道，不可比伦，善能恁么接人，独许南阳是个作家。大唐扶得真天子，曾踏毗卢顶上行。若是具眼衲僧眼脑，须是向毗卢顶上行，方见此十身调御。佛谓之调御，便是十号之一数也。一身化十身，十身化百身，乃至于百亿身，大纲只是一身，这一颂却易说。

后颂他道莫认自己清净法身，颂得水洒不着，直是难下口说。铁锤击碎黄金骨。此颂莫认自己清净法身，雪窦忒杀赞叹他，黄金骨一锤击碎了也。天地之间更何物，直须净裸裸赤洒洒，更无一物可得，乃是本地风光。一似三千刹海夜沉沉。三千大千世界香水海中有无边刹，一刹有一海，正当夜静更深时，天地一时澄澄地，且道是什么？切忌作闭目合眼会。若恁么会，正堕在毒海。不知谁入苍龙窟？展脚缩脚，且道是谁？诸人鼻孔一时被雪窦穿却了也。

第一百则

巴陵吹毛剑

垂示云：收因结果，尽始尽终，对面无私，元不曾说，忽有个出来道，一夏请益为什么不曾说？待尔悟来向尔道。且道为复是当面讳却，为复别有长处？试举看。

举：僧问巴陵：如何是吹毛剑？陵云：珊瑚枝枝撑着月。

巴陵不动干戈，四海五湖多少人舌头落地，云门接人正如此，他是云门的子，亦各具个作略。是故道：我爱韶阳新定机，一生与人抽钉拔楔。这个话正恁么地也。于一句中，自然具三句，函盖乾坤句，截断众流句，随波逐浪句，答得也不妨奇特。

浮山远录公云：未透底人，参句不如参意；透得底人，参意不如参句。云门下有三尊宿，答吹毛剑俱云“了”，唯是巴陵答得过于“了”字，此乃得句也。且道，“了”字与珊瑚枝枝撑着月，是同是别？前来道“三句可辨，一镞辽空”，要会这话，须是绝情尘，意想净尽，方见他道珊瑚枝枝撑着月。若更作道理，转见摸索不着。

此语是禅月《怀友人》诗，曰：厚似铁围山上铁，薄似双成仙体缬。蜀机凤雏动蹶蹩，珊瑚枝枝撑着月。王凯家中藏难掘，颜回饥汉愁天雪。古桧笔直雷不折，雪衣石女蟠桃缺。佩入龙宫步迟迟，绣帘银簟何参差。既不知骊龙失珠，知不知巴陵于句中取一句答？吹毛剑则是快剑刃上吹毛试之，其毛自断，乃利剑，谓之吹毛也。巴陵只就他问处，便答这个话，头落也不知。颂云：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

或指或掌，倚天照雪。

大冶兮磨砻不下，良工兮拂拭未歇。

别，别，珊瑚枝枝撑着月。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古有侠客，路见不平，以强凌弱，即飞剑取强者头。所以宗师家，眉藏宝剑，袖挂金锤，以断不平之事。大巧若拙，巴陵答处，要平不平之事，为他语忒杀伤巧，返成拙相似。何故？为他不当面挥来，却僻地里一截，暗取人头，而人不觉。

或指或掌，倚天照雪。会得则如倚天长剑，凛凛神威。古人道：心月孤圆，光吞万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复是何物？此宝剑或现在指上，忽现掌中。昔日庆藏主说到这里，竖手云：还见么？也不必在手指上也。雪窦借路经过，教尔见古意，且道一切处不可不是吹毛剑也。所以道：三级浪高鱼化龙，痴人犹戽夜塘水。

《祖庭事苑》载《孝子传》云：楚王夫人尝夏乘凉，抱铁柱感孕，后产一铁块，楚王令干将铸为剑，三年乃成双剑，一雌一雄。干将密留雄，以雌进于楚王。王秘于匣中，常闻悲鸣。王问群臣，臣曰：剑有雌雄，鸣者忆雄耳。王大怒，即收干将杀之。干将知其应，乃以剑藏屋柱中，因嘱妻莫耶曰：日出北户，南山其松。松生于石，剑在其中。妻后生男，名眉间赤，年十五问母曰：父何在？母乃述前事，久思惟，剖柱得剑，日夜欲为父报仇。楚王亦募觅其人，宣言：有得眉间赤者厚赏之。眉间赤遂逃。俄有客曰：子得非眉间赤邪？曰：然。客曰：吾甑山人也，能为子报父仇。赤曰：父昔无辜，枉被荼毒。君今惠念，何所须邪？客曰：当得子头并剑。赤乃与剑并头，客得之进于楚王，王大喜。客曰：愿煎油烹之。王遂投于鼎中。客诒于王曰：其首不烂。王方临视，客于后以剑拟王头堕鼎中，于是二首相啮，寻亦俱烂。川本无此楚王一段。

雪窦道此剑能倚天照雪。寻常道倚天长剑，光能照雪，这些子用处，直得大冶兮磨砻不下，任是良工拂拭也未歇。良工即干将是也，故事自显。雪窦颂了，末后显出道：别别，也不妨奇特，别有好处，与寻常剑不同。且道如何是别处？珊瑚枝枝撑着月。可谓光前绝后，独据寰中，更无等匹，毕竟如何？诸人头落也！老僧更有一小偈：

万斛盈舟信手喀，却因一粒瓮吞蛇。拈提百转旧公案，撒却时人几眼沙。

后序

雪窦颂古百则，丛林学道诠要也，其间取譬经论或儒家文史，以发明此事，非具眼宗匠时为后学击扬剖析，则无以知之。

圆悟老师在成都时，予与诸人请益其说，师后住夹山道林，复为学徒扣之，凡三提宗纲，语虽不同，其旨一也。门人掇而录之，既二十年矣，师未尝过而问焉，流传四方，或致榧驳。诸方且因其言以其道不能寻绎之，而妄有改作，则此书遂废矣，学者幸谛其传焉。

宣和乙已春暮上休，牟人 关友无党记。

重刊圆悟禅师碧岩集疏

雪窦《颂古百则》，圆悟重下注脚，单示丛林，永垂宗旨，经也；学人机锋捷出，大慧密室勘辨，知无实诣，毁梓不传，权也。此书诸佛正眼，列祖大机，两经钳锤，一无瑕秣，兹欲与大慧长书并驾，同《圆悟心要》兼行，揭杲日于迷途，指南于慧海。快然一睹，开彼群愚，相与圆成，不无利益，幸甚。

右伏以，十七岁便悟云门睦州，可道是口头三昧。二百年不见碧岩雪窦，忽遭渠手下一交。怎忘得弓冶裘箕，莫断却儿孙种草。随人去脚跟后转，谁下得钓龙钩。有个具眼目的来，不看作系驴橛。此事当如筏喻，他时自会筌忘。家家门户透长安，前者呼后者应。种种因缘归大数。昔之废今之兴。莫怪山僧口多，终是老婆心切。不读东土书，安知西来意。重兴一代宗风，虽无南去雁，看取北来鱼，便有十分消息，持同文印，读无尽灯，谨疏。

圆悟老祖居夹山时，集成此书，欲天下后世知有佛祖玄奥，岂小补哉。老妙喜深患学者不根于道，溺于知解，由是毁之，谓其父子之间矛盾，可乎？今辱中张居士重为板行，果何谓哉。览者宜自择焉。

大德壬寅中秋，住天童第七世法孙比丘净日拜手谨书。

圆悟禅师，评唱雪窦和尚颂古一百则，剖决玄微，抉剔幽迭，显列祖之机用，开后学之心源，况妙智虚凝，神机默运，晶旭辉而玄扃洞照，圆蟾升而幽室朗明，岂浅识而能致极哉。后大慧禅师，因学人入室，下语颇异，疑之，才勘而邪锋自挫，再鞠而纳款自降，曰：我《碧岩集》中记来，实非有悟。因虑其后不明根，专尚语言，以图口捷，由是火之以救斯弊也。然成此书，火此书，其用心则一，岂有二哉。辱中张明远偶获雪堂刊本及蜀本，校订讹舛，刊成此书，流通万古，使上根大智之士，一览而顿开本心，直造无疑之地，岂小补云乎哉。

延绑丁已迎佛会日，径山住持比丘帝陵拜书以为后序。

儒门子贡极有功于东家圣人，藉令良马见鞭影而奔，皆如瞠若乎后之颜子，吾圣师游乎何言之天久矣。灵山会上，四众海集，世尊拈花宗旨，诸人罔措，独迦叶尊者，微为之破颜，与吾教中一唯之外口耳俱丧，同一顿彻悬悟，当时曾参，不直下剖击忠恕之秘钥，岂惟门人之惑滋甚，千载之下，何以气一贯之迷云乎。异时成都佛果圆悟老禅，笏夹山丈室，拈提雪窦《颂古百则》，其大弟子杲上座，惧学人泥于言句，辜负从上诸祖，取老和尚舌头，一截并付烈焰，烟而扬之拉堆，自以巨壑太虚投置毫滴，如古德德山卖弄油糍婆前，此疏钞已埃冷而无余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花落碧岩，阳坡如绣。历过去劫，死灰复燃。不知何许，许多葛藤，一一从辱中张居士手栽无影树子上，全体败露。直得般若无说，诸天雨花，百七八十年，衲僧蓦地横穿鼻孔，从前不曾嗅底宝熏，一旦水涌云蒸，于八万四千毛孔，悉普悉遍，可谓甚深希有，难值难遇之事。已而居士二子得心疾，或谓，勤宝经杲上座毁板，居士不当拾遗烬，而日月光景之故，受如是报，居士者疑其说，以质于予。

予谓圆悟门人人人而杲上座，碧岩自碧，何得有说，杲上座见月亡指，遂乃追尤古佛，毒燎亘天。倒却刹竿，不放一线。彼未尝识月者，谁将乘一指而示之。或者又谓，杲上座火此书，盟之社鬼者深重，居士二子之患正坐此。予谓，当杲上座灼然秉炬时，炼得故纸通红，何缘密室通风，老勤巴命门舌根，别自有不坏处，一星迸散，明月空山。张居士那里得这消息来，把天然一段西蜀锦机，依旧织作旧日花样，意者主林神阴为之地，诃护至今，料亦是此书合出世因缘时节。

清凉池上，针芥相逢，则书写读诵，为人演说之功，应获殊胜福德。何况金石刻镂，展转流布。居士二子之心疾根本，本不在此。客作汉妄以情识卜度，居士缘其目前不足计拔之祸福，亦以情识卜度之，是相随赴火坑也，岂不冤哉。

冥验记，沛国周氏，三子并喑。一日有客造门曰：君可内省宿愆。忽猛忆儿时见燕巢三子，伺其母出，各以一蒺藜吞之，斯须共毙，母还悲鸣而去，常自悔责。客曰：君既知悔责，罪今免矣。三子即皆能言。然则居士二子之病风丧心，得无亦有可悔恨之事乎？谈般若者：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即为消灭。居士能于此有省，纵无始劫来所造诸业，当应时消灭，即君二子之心疾，当如周氏三子之应时能言，可以不疑。

世尊住世四十九年，六百函文字，覆藏遍界。若从杲上座之说，万年一念，更踪迹什么？向上禅林，无限尊宿，有两句最端的，曰：任尔即心即佛，我但非心非佛。今而后有谤如来正法轮者，君但应之曰：任汝说杲上座的是，我只说勤老师的是。若不如是，即恐燎却面门，四百四病一时发矣，将如居士二子心疾何。不见古人道，养子方知父母恩？居士学佛知恩，临老忏悔，他日作家炉鞲，跳出丈六金身，不知还见勤老师真个扬眉竖拂否。若还一句荐得，向道佛祖有誓，罪不重科，莫殃及他家儿孙好。虽然如是，且得没交涉。是年延绑丁巳中元日，海粟老人冯子振题。

《碧岩集》行于世者数版，卷套多多，到上学徒盛笈，非便也。故予欲成小字，缩行省纸册，有年所矣。安政丁巳秋，笃信檀士戮力舍财，喜资上木，即命剞劂氏，事既竣焉，喜舍刊粹制本贱价，固予初志也。若夫碧岩曲节，先哲序跋，善美尽尽，予何言乎。简省刻成，故书詹言于策端，尔安政六年，岁在己未秋七月初吉。

庞居士语录

唐 于頔编集

３卷

庞居士语录卷上

节度使　于頔　编集

优婆塞　世灯　重梓

襄州居士庞蕴，字道玄，衡州衡阳县人也。世本儒业，少悟尘劳，志求真谛。

唐贞元初，谒石头禅师。乃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甚么人？头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

一日，石头问曰：子见老僧以来，日用事作么生？士曰：若问日用事，即无开口处。头曰：知子恁么方始问子。士乃呈偈曰：日用事无别，唯吾自偶谐，头头非取舍，处处没张乖。朱紫谁为号？丘山绝点埃。神通并妙用，运水与搬柴。头然之曰：子以缁耶？素耶？士曰：愿从所慕。遂不剃染。

居士后之江西参马祖大师。问曰：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祖曰：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士于言下顿领玄旨。遂呈偈，有心空及第之句，乃留驻，参承二载。

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团圞头，共说无生话。

士一日又问祖曰：不昧本来人，请师高着眼。祖直下觑。士曰：一等没弦琴，惟师弹得妙。祖直上觑。士礼拜。祖归方丈。士随后曰：适来弄巧成拙。

士一日又问祖曰：如水无筋骨，能胜万斛舟。此理如何？祖曰：这里无水亦无舟，说什么筋骨。

居士到药山禅师。山问曰：一乘中还着得这个事么？士曰：某甲只管日求升合，不知还着得么？山曰：道居士不见石头，得么？士曰：拈一放一，未为好手。山曰：老僧住持事繁。士珍重便出。山曰：拈一放一，的是好手。士曰：好个一乘问宗，今日失却也。山曰：是，是。

居士因辞药山。山命十禅客相送，至门首，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别处。有全禅客曰：落在甚处？士遂与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恁么称禅客，阎罗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么生？士又掌曰：眼见如盲，口说如哑。

居士到齐峰，才入院。峰曰：个俗人频频入院，讨个什么？士乃回顾两边曰：谁恁么道？谁恁么道？峰便喝。士曰：在这里。峰曰：莫是当阳道么？士曰：背后底呢？峰回首曰：看！看！士曰：草贼大败！草贼大败！

峰一日与居士并行次。士乃前行一步曰：我强如师一步。峰曰：无背向老翁，要争先在。士曰：苦中苦，未是此一句。峰曰：怕翁不甘。士曰：老翁若不堪，齐峰堪作个什么？峰曰：若有棒在手，打不解倦。士便行一掴。曰：不多好。峰始拈棒，被居士把住曰：这贼今日一场败阙。峰笑曰：是我拙，是公巧。士乃抚掌曰：平交！平交！

居士一日又问峰曰：此去峰顶有几里？峰曰：是什么处去来？士曰：可畏峻硬，不得问着。峰曰：是多少？士曰：一二三。峰曰：四五六。士曰：何不道七？峰曰：才道七，便有八。士曰：住得也。峰曰：一任添取。士喝便出。峰随后亦喝。

居士一日又问：不得堂堂道。峰曰：还我恁么时庞公主人翁来。士曰：少神作么？峰曰：好个问讯，问不着人。士曰：好来，好来。

丹霞天然禅师一日来访居士，才到门首，见女子灵照携一菜篮。霞问曰：居士在否？照放下菜篮，敛手而立。霞又问：居士在否？照提篮便行。霞遂去。须臾，居士归，乃举前话。士曰：丹霞在么？照曰：去也。士曰：赤土涂牛奶。霞随后入见居士。士见来，不起亦不言。霞乃竖起拂子，士竖起槌子。霞曰：只恁么，更别有？士曰：这回见师，不似于前。霞曰：不妨减人声价。士曰：比来拆你一下。霞曰：恁么则哑却天然口也。士曰：你哑由本分，累我亦哑。霞便掷下拂子而去。士召曰：然阇黎！然阇黎！霞不顾。士曰：不惟患哑，更兼患聋。

丹霞一日又访居士，至门首相见。霞乃问：居士在否？士曰：饥不择食。霞曰：庞老在否？士曰：苍天，苍天。便入宅去。霞曰：苍天！苍天！便回。

霞一日问居士：昨日相见何似今日？士曰：如法举昨日事来，作个宗眼。霞曰：只如宗眼还着得庞公么？士曰：我在你眼里。霞曰：某甲眼窄，何处安身？士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霞休去。士曰：更道取一句，便得此语圆。霞亦不对。士曰：就中这一句，无人道得。

居士一日向丹霞前叉手立，少时却出去。霞不顾，士却来坐。霞却向士前叉手立。少时便入方丈。士曰：汝入我出，未有事在。霞曰：这老翁出出入入，有甚了期。士曰：却无些子慈悲心。霞曰：引得这汉到这田地。士曰：把什么引？霞乃拈居士幞头曰：却似一个老师僧。士却将幞头安霞头上曰：一似少年俗人。霞应喏三声。士曰：犹有昔时气息在。霞乃抛下幞头曰：大似一个乌纱巾。士乃应喏三声。霞曰：昔时气息争忘得。士弹指三下，曰：动天动地。

丹霞一日见居士来，便作走势。士曰：犹是抛身势，怎生是频呻势？霞便坐。士乃回前，以拄杖划地作七字。霞于下面书个一字。士曰：因七见一，见一忘七。霞曰：这里着语。士乃哭三声而去。

居士一日与丹霞行次，见一泓水。士以手指曰：便与么也，还办不出。霞曰：灼然，是办不出。士乃戽水泼霞二掬。霞曰：莫与么！莫与么！士曰：须与么！须与么！霞却戽水泼士三掬。曰：正与么时，堪作什么？士曰：无外物。霞曰：得便宜者少。士曰：谁是落便宜者。

百灵和尚一日与居士路次相逢。灵问曰：昔日居士南岳得力句，还曾举向人也无。士曰：曾举来。灵曰：举向什么人？士以手自指曰：庞公。灵曰：直是妙德空生也赞叹不及。士却问：阿师得力句是谁得知？师戴笠子便行。士曰：善为道路。灵更不回首。

灵一日问居士：道得道不得俱未免，汝且道未免个什么？士以目瞬之。灵曰：奇特更无此也。士曰：师错许人。灵曰：谁不恁么？谁不恁么？士珍重而去。

灵一日在方丈内坐，士入来。灵把住曰：今人道，古人道，居士作么生道？士打灵一掌。灵曰：不得不道。士曰：道即有过。灵曰：还我一掌来。士近前曰：试下手看。灵便珍重。

居士一日问百灵曰：是这个眼目免得人口么？灵曰：作么免得？士曰：情知，情知。灵曰：棒不打无事人。士转身曰：打，打。灵方拈棒起，士把住曰：与我免看。灵无对。

居士一日见大同普济禅师，拈起手中笊篱曰：大同师，大同师。济不应。士曰：石头一宗，到师处冰消瓦解。济曰：不得庞翁举，灼然如此。士抛下笊篱曰：宁知不直一文钱。济曰：虽不直一文钱，欠他又争得。士作舞而去。济提起笊篱曰：居士。士回首。济作舞而去。士抚掌曰：归去来，归去来。

济一日问居士：是个言语，今古少人避得唇舌，只如翁避得么？士应喏。济再举前话。士曰：什么处去来？济又举前话。士曰：什么处去来？济曰：非但如今，古人亦有此语句。士作舞而去。济曰：这风颠汉！自过教谁点检。

普济一日访居士。士曰：忆在母胎时，有一则语，举似阿师。切不得作道理主持。济曰：犹是隔生也。士曰：向道不得作道理。济曰：惊人之句，争得不怕。士曰：如师见解，可谓惊人。济曰：不作道理，却成作道理。士曰：不但隔一生两生。济曰：粥饭底僧，一任点检。士弹指三下。

居士一日去看普济。济见居士来，便掩却门曰：多知老翁，莫与相见。士曰：独坐独语，过在阿谁？济便开门。才出，被士把住曰：师多知？我多知？济曰：多知且置，闭门开门，卷之与舒，相较几许？士曰：只此一问，气急杀人。济默然。士曰：弄巧成拙。

居士到长髭禅师，值上堂。大众集定，士便出云：各请自检好。髭便示众。士却于禅床右立。时有僧问：不触主人公，请师答话。髭云：识庞公么？僧云：不识。士便搊住其僧云：苦哉，苦哉。僧无对。士托开。髭少间却问士云：适来这僧还吃棒否？士云：待伊甘始得。髭云：居士只见锥头利，不见凿头方。士云：恁么说话，某甲即得。外人闻之，要且不好。髭云：不好个甚么？士云：阿师只见凿头方，不见锥头利。

居士同松山和尚吃茶次，士举槖子曰：人人尽有分，为什么道不得？山曰：只为人人尽有，所以道不得。士曰：阿兄为什么却道得？山曰：不可无言也。士曰：灼然，灼然。山便吃茶。士曰：阿兄吃茶，为什么不揖客？山曰：谁？士曰：庞公。山曰：何须更揖。后丹霞闻，乃曰：若不是松山，几被个老翁惑乱一生。士闻之，乃令人传语霞曰：何不会取未举槖子时。

居士一日与松山看耕牛次，士指牛曰：是伊时中更安乐，只是未知有。山曰：若非庞公，又争识伊。士曰：阿师道渠未知有个什么？山曰：未见石头，不妨道不得。士曰：见后作么生？山抚掌三下。

居士一日到松山，见山携杖子，便曰：手中是个什么？山曰：老僧年迈，阙伊一步不得。士曰：虽然如是，壮力犹存。山便打。士曰：放却手中杖子，致将一问来。山抛下杖子。士曰：这老汉，前言不付后语。山便喝。士曰：苍天中更有怨苦。

居士一日与松山行次，见僧择菜。山曰：黄叶即去，青叶即留。士曰：不落黄叶，又作么生？山曰：道取。士曰：不为宾主，大难。山曰：只为强作主宰。士曰：谁不恁么？山曰：不是，不是。士曰：青黄不留处，就中难道。山曰：也解恁么去。士珍重大众。山曰：大众放你落机处。士便行。

一日，松山与居士话次。山蓦拈起案上尺子云：还见这个么？士曰：见。山曰：见个什么？士曰：松山，松山。山曰：不得不道。士曰：争得。山乃抛下尺子。士曰：有头无尾得人憎。山曰：不是翁，今日还道不及。士曰：不及个什么？山曰：有头无尾。士曰：强中得弱即有，弱中得强即无。山抱住居士曰：这个老子，就中无话处。

居士问本溪和尚：丹霞打侍者，意在何所？溪曰：大老翁见人长短在。士曰：为我与师同参，方敢借问。溪曰：若恁么，从头举来，共你商量。士曰：大老翁，不可共你说人是非。溪曰：念翁年老。士曰：罪过，罪过。

本溪一日见居士来，乃目视多时。士乃将杖子画一圆相，溪便近前以脚踏。士曰：是什么？是什么？溪却于居士前画一圆相。士亦以脚踏。溪曰：来时有，去时无。士抱拄杖而立。溪曰：来时有，去时无。士曰：幸自圆成，徒劳目视。溪拍手曰：奇特。一无所得。士拈杖子点点而去。溪曰：看路，看路。士曰：是什么？是什么？

居士访大梅禅师。才相见，便问，：久向大梅，未审梅子熟也未？梅曰：熟也，你向什么处下口？士曰：百杂碎。梅伸手曰：还我核子来。士便去。

居士到芙蓉山大毓禅师处。毓行食与居士，士拟接，毓缩手曰：生心受施，净名早诃，去此一机，居士还甘否？士曰：当时善现，岂不作家？毓曰：非关他事。士曰：食到口边，被他夺却。毓乃下食。士曰：不消一句子。士又问毓曰：马大师着实为人处，还分付吾师否？毓曰：某甲尚未见他，作么生知他着实处。士曰：只此见知也无讨处。毓曰：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说。士曰：一向言说，师又失宗。若作两向三向，师还开得口否？毓曰：直是开口不得，可谓实也。士抚掌而出。

居士相看则川和尚次。川曰：还记得见石头时道理否？士曰：犹得阿师重举在。川曰：情知久参事慢。士曰：阿师老耄不啻庞公。川曰：二彼同时，又争几许？士曰：庞公鲜徤，且胜阿师。川曰：不是胜我，只欠汝个幞头。士拈下幞头曰：恰与师相似。川大笑而已。

一日，则川摘茶次。士曰：法界不容身，师还见我否？川曰：不是老僧，洎答公话。士曰：有问有答，盖是寻常。川乃摘茶不听。士曰：莫怪适来容易借问。川亦不顾。士喝曰：这无礼仪老汉，待我一一举向明眼人。川乃抛却茶篮，便归方丈。

川一日在方丈内坐，士见曰：只知端坐方丈，不觉僧到参时。川垂下一足。士便出，三两步却回。川却收足。士曰：可谓自由自在。川曰：争奈主人何。士曰：阿师只知有主，不知有客。川唤侍者点茶，士乃作舞而出。

居士到洛浦禅师，拜起。曰：仲夏毒热，孟冬薄寒。浦曰：莫错。士曰：庞公年老。浦曰：何不寒时道寒，热时道热。士曰：患聋作么？浦曰：放汝二十棒。士曰：哑却我口，塞却汝眼。

石林和尚见居士来，乃竖起拂子曰：不落丹霞机，试道一句子。士夺却拂子，却自竖起拳。林曰：正是丹霞机。士曰：与我不落看。林曰：丹霞患哑，庞公患聋。士曰：恰是。林无语。士曰：向道偶尔。

林一日问居士：某甲有个借问，居士莫惜言语。士曰：便请举来。林曰：元来惜言语。士曰：这个问讯，不觉落他便宜。林乃掩耳。士曰：作家，作家。

林一日自下茶与居士，士才接茶，林乃抽身退后曰：何似生。士曰：有口道不得。林曰：须是恁么始得。士拂袖而去。曰：也太无端。林曰：识得庞翁也。士却回。林曰：也太无端。士无语。林曰：也解无语去。

居士访仰山禅师，问：久响仰山，到来为甚么却覆？山竖起拂子。士曰：恰是。山曰：是仰是覆？士乃打露柱曰：虽然无人，也要露柱证明。山掷拂子曰：若到诸方。一任举似。

居士访谷隐道者，隐问曰：谁？士竖起杖子。隐曰：莫是上上机么？士抛下杖子。隐无语。士曰：只知上上机，不觉上上事。隐曰：作么生是上上事？士拈起杖子。隐曰：不得草草。士曰：可怜强作主宰。隐曰：有一机人，不要拈槌竖拂，亦不用对答言辞。居士若逢，如何则是？士曰：何处逢？隐把住。士乃曰：莫这便是否？蓦面便唾。隐无语。士与一颂曰：焰水无鱼下底钩，觅鱼无处笑君愁，可怜谷隐孜禅伯，被唾如今见亦羞。

居士因在床上卧看经，有僧见曰：居士看经，须具威仪。士翘起一足。僧无语。

居士一日在洪州市卖笊篱，见一僧化缘，乃将一文钱问曰：不辜负信施道理，还道得么？道得即舍。僧无语。士曰：汝问我，与汝道。僧便问：不辜负信施道理，作么生？士曰：少人听。又曰：会么？僧曰：不会。士曰：是谁不会？

居士一日见牧童，乃问。路从什么处去？童曰：路也不识。士曰：这看牛儿。童曰：这畜生。士曰：今日什么时也？童曰：插田时也。士大笑。

居士尝游讲肆，随喜金刚经，至无我无人处，致问曰：座主既无我无人，是谁讲？谁听？主无对。士曰：某甲虽是俗人，粗知信向。主曰：只如居士意作么生？士以偈答曰：无我复无人，作么有疎亲？劝君休历座，不似直求真。金刚般若性，外绝一纤尘。我闻并信受，总是假名陈。主闻偈，欣然仰叹。

居士所至之处，老宿多往复，酬问皆随机应响，非格量轨辙之可拘也。

居士一日在茅庐里坐，蓦忽云：难！难！难！十硕油麻树上摊。庞婆云：易！易！易！如下眠床脚踏地。灵照云：也不难，也不易，百草头上祖师意。

元和中，居士北游襄汉，随处而居。有女灵照，常鬻竹漉篱，以供朝夕。士有偈曰：心如境亦如，无实亦无虚。有亦不管，无亦不拘。不是贤圣，了事凡夫。易复易，即此五蕴有真智。十方世界一乘同，无相法身岂有二。若舍烦恼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

又云：护生须是杀，杀尽始安居，会得个中意，铁船水上浮。

居士一日坐次问灵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如何会？照曰：老老大大，作这个语话。士曰：你作么生？照曰：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士乃笑。

居士因卖漉篱，下桥吃扑，灵照见，亦去爷边倒。士曰：汝作什么？照曰：见爷倒地，某甲相扶。

居士将入灭，谓灵照曰：视日早晚，及午以报。照遽报：日已中矣，而有蚀也。士出户观次，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士笑曰：我女锋捷矣。

于是吏延七日，州牧于頔问疾。士谓之曰：但愿空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好住世间，皆如影响。言讫，枕于公膝而化。遗命焚弃江，缁白伤悼。谓禅师庞居士即毗耶净名矣。有诗偈三百余篇传于世。

庞居士诗卷中

楞伽宝山高 四面无行路 惟有达道人 乘空到彼处

罗汉若悟空 掷锡腾空去 缘觉若悟空 醒见三生事

菩萨若悟空 十方同一处 诸佛若悟空 妙理空中住

空理真法身 法身即常住　佛身只这是　迷人自不悟

一切若不空　苦厄从何度　大海阔三千　巨深五六万

余特七尺躯　入里饮一顿　当时枯竭尽　龙王自出现

大阅经藏门　请为说一遍　依如说无法　龙王悟知见

·

卖君髻中珠　隐在如来殿　戴将军阵头　贼降不敢战

世上有仁人　得永离贫贱　不贪有为身　当见如来面

·

日轮渐渐短　光阴一何促　身如水上沫　命似当风烛

常须慎四蛇　持心舍三毒　相见论修道　更莫着淫欲

淫欲暂时情 长劫入地狱　纵令得出来　异形人不识

或时成四足　或是总无足　可惜好人身　变作丑头畜

今日预报知　行行须努力

·

余家久住山　早已离城市　草屋有三间　一间长丈二

一间安葛五　一间尘六四　余家自内房　终日闲无事

昨因黑月夜　初夜饮酒醉　两人相浑杂　种种调言气

余家不柰烦　放火烧屋积　葛五成灰烬　尘六无一二

有物荡净尽　惟余空闲地　自身赤裸裸　体上无衣被

更莫忧盗贼　逍遥安乐睡　一等被火烧　同行不同利

·

出家舍烦恼　烦恼还同住　痴心觅福田　騃意承救度

十二因缘管　无由免来去　依智不依识　依义不依语

·

佛心一子地　蠢动皆男女　平等如虚空　善恶俱无取

既不造天堂　谁受三涂苦　有法尽无余　乘空能自度

神作如来身　智作如来库　涌出波罗蜜　流通正道路

·

浑身总是佛　迷人自不悟 八十随形好　相有三十二

四谛及三乘　同一无生智　名为一合相　非是人同类

凡夫共佛同　一体无有异　若论心与境　悬隔不相似

凡夫惟妄想　攀缘遍天地　常怀三毒心　损他将自利

佛心常慈悲　善恶无有二　蠢动诸众生　心同一子地

六识空无生　六尘将布施　意根成妙觉　七识平等智

·

富儿空手行　贫儿把他物　被物牵入廛　买卖不得出

觉暮便归舍　黄昏黑漆漆　所求不称意　合家总啾唧

自无般若性　乏欠波罗蜜　把绳入草里　自系百年毕

实是可怜许　冥冥不见日　富儿虽空手　家中甚富溢

自有无尽藏　不假外缘物　周流用不穷　要者从理出

古时不异今　今时不异古　生事日日灭　有所不能作

·

世上乏钱财　守空无货赂　理诗日日新　朽宅时时故

闻船未破漏　爱河须早渡　出过三江口　逍遥神自悟

损之又损之　俄成贝多树　临行途路难　无船可相渡

业老见阎公　没你分踈处　若见优昙花　处处无疑虑

·

世上蠢蠢者　相见只论钱　张三五百贯　李四有几千

赵大折却本　王六大迍邅　口常谈三业　心中欲火然

痴狼咬肚热　贪鬼撮头牵　有脚复有足　开眼常睡眠

罗剎同心腹　何日见青天　青天不可见　地狱结因缘

·

故宅守真妻　不好求外色　真妻生男女　长大同荣辱

外色有男女　长成爱作贼　有妻累我来　牵我入牢狱

我亦早识渠　诱引入吾室　内外总团圆　同餐一钵食

食饱断虚妄　无相即无福　若论真寂理　同归无所得

·

昔日在有时　常被有人欺　一相生分别　见闻多是非

已后入无时　又被无人欺　一向看心坐　冥冥无所知

有无俱是执　何处是无为　有无同一体　诸相尽皆离

心同虚空故　虚空是我师　若论无相理　惟我父王知

·

老来无气力　房舍不能修　基颓柱根朽　椽梠脱差抽

泥涂零落尽　四壁空飕飕　举头看梁柱　星星见白头

慧云降法雨　智水沃心流　家中空豁豁　屋倒亦何忧

山庄草庵破　余归大宅游　生生不拣处　随类说无求

·

人有五般花　花烂变成香　氤氲满故宅　供养本爷娘

有人见不识　报道十月桑　外尘一念爱　合成五色囊

囊中起三柱　柱上有千梁　梁边成地狱　地狱作天堂

缘个一群贼　自作自消亡　纵令存草命　何时还故乡

·

文字说定慧　定慧是爷娘　何不依理智　逐色在他乡

早须归大宅　孝顺见爷娘　爷娘闻子来　端坐见哈哈

·

我所有宝藏　分付钥匙开　非论穷子富　举国免三灾

如意用无尽　更不受胞胎　逍遥无障碍　终日见如来

如来愍诸子　平等无高下　诸子自愚痴　所以难教化

直心是道场　子心转奸诈　遣子净三业　转爱论俗话

遣子内修真　向外转寻假　遣子学无相　捏他有相把

无诤最第一　论义成相骂 无贪胜布施　无痴胜坐禅

无瞋胜持戒　无念胜求缘　尽见凡夫事　夜来安乐眠

·

寒时向火坐　火本实无烟　不忌黑闇女　不求功德天

任运生方便　皆同般若船　若能如是学　功德实无边

·

十方同一等　此是真如寺　里有无量寿　本来无名字

·

凡夫不入理　心缘世上事　乞钱买瓦木　盖他虚空地

却被六贼驱　背却真如智　终日受艰辛　妄想图名利

如此学道人　累劫终不至 无有报庞大　空空无处坐

家内空空空　空空无有货　日在空里行　日没空里卧

空坐空吟诗　诗空空相和　莫怪纯用空　空是诸佛座

世人不别宝　空即是实货　若嫌无有空　自是诸佛过

·

有人有所知　有事有是非　闻道无相理　心执不生疑

五岁更不长　只作阿孩儿　将拳口里咬　百年不肯离

假花虽端正　究竟不充饥　都缘痴孩子　不识是权宜

如来无相理　有作尽皆非 合瞋不须瞋　合喜不须喜

喜即淫欲生　瞋即毒蛇起　毒蛇起猛火　淫欲成贪鬼

猛火和贪鬼　痴狼咈心底　妄想如恒沙　烦恼无遮止

无明黑漆漆　渴来饮咸水　终日缘事走　不肯入空理

·

我见好畜生　知是喽罗汉　枉法取人钱　夸道能计算

得即浑家用　受苦没人伴　有力任他骑　棒鞭脊上楦

嘴上着栊头　口中衔铁片　项领被磨穿　鼻孔芒绳绊

自种还自收　佛也不能断

·

痴儿无智慧　自嫌阿爷丑　阿娘生得身　嫌娘无面首

抛却亲爷娘　外边逐色走　六亲相将作　寻常不闲口

恒游十二月　月月饮欲酒　夜夜不曾醒　醉吐饲猪狗

如此恶男子　缘事不了手

·

余有一宝剑　非是世间铁　成来更不磨　晶晶白如雪

气冲浮云散　光照三千彻　吼作师子声　百兽皆脑裂

外国尽归降　众生悉磨灭　灭已复还生　还生作金鐍

带将处处行　乐者即为说

·

知余转般若　见余转金刚　合掌恭敬了　不动见空王

亦胜身命施　亦胜坐天堂　亦胜五台供　亦胜求西方

于住而无住　其福不可量　有为如梦幻　无相契真常

如来大慈悲　广演波罗蜜　了知三界苦　殷懃劝君出

得之不肯修　实是顽皮物　他是已成佛　汝是当成佛

当成自不成　是谁之过失　已后累劫苦　莫尤过去佛

·

谁家郎君子　开眼造地狱　枉法取人钱　养那一群贼

饶伊家户大　业成出不得　除非轮回满　换形偿他力

看君骑底驴　总是如此色　无事被鞭杖　有理说不得

愚人打瓮破　求人望锢护　恶法得钱财　布施拟补处

物色不相当　此事无烦做　纵然有少福　那将地狱去

罪福当头行　何时相值遇　自本犹折却　安得有利路

先须持五戒　方始得人身　有财将布施　身即不穷贫

若行十善业　闻道得天人　天人生灭福　来去如车轮

有为接梵世　不及一毫真　更欲谈玄妙　虑恐法王瞋

·

一皮较一皮　孙子不如儿　坐禅胜读经　读经胜有为

寻文不识理　弃母养阿姨　阿姨是色身　阿娘是法体

色身是文字　法入无为理　文字有生灭　无相宛然尔

佛教本无妄　句句须论实　克己饶益他 俗所谓阴骘

遮莫是天王　饶君宰相侄　世间有贵贱　业力还同一

·

语汝富贵人　贫儿莫欺屈　习重业力成　翻覆难得出

自恨己身痴　有事无人知　横展两脚睡　至晓不寻思

·

诸佛为我爷 我是世尊儿　儿今已长大　替父为导师

父子同宅住　寸步不相离　法身无相貌　世人那得知

·

此个一群贼　生生欺主人　即今识汝也　不共汝相亲

你若不伏我　我则处处说　教人总识汝　遣汝行路绝

你若能伏我　我亦不分别　共汝同一身　永离于生灭

·

世人重珍宝　我则不如然　名闻即知足　富贵心不缘

唯乐箪瓢饮　无求澡镜铨　饥食西山稻　渴饮本源泉

寒披无相服　热来松下眠　知身无究竟　任运了残年

·

雾重日难出　云厚月胧胧　有心求觅佛　昼夜用心功

见梦言将实　闻真耳却聋　群贼当路坐　道理若为通

见性若玲珑　多求说处通　取他凡圣语　到头浑是空

·

云何为人演　离相说如如　心镜俱空静　无实亦无虚

心通常默用　出世入无余　梵释咸恭敬　菩萨亦同居

语是凡夫语　理合释迦书　若能如是学　不枉用工夫

·

寅朝饮稀粥　饭后两束薪　货得二升米　支我有余身

身无饥火逼　安余无相神　神安佛土净　内外绝埃尘

无间说般若　豁达启关津　火烧家计尽　全成无事人

·

圆镜朗如日　涌出无碍智　梵语波罗蜜　唐言无量义

说者说无相　离者离文字　但说无上道　利他还自利

若能入理行　不动到如地　缘事常区区　不如展脚睡

·

我观三界有　有人披草舍　蛇鼠同穴住　白日恒如夜

鸠鸽为亲情　罗剎同心话　五狗常嗷吠　思之令人怕

我观总是幻　虚空名亦假　放牛吃草庵　三身同一化

·

如来一真智　遍满娑婆界　殷懃说方便　有人自不解

无处不生心　有处多贪爱　心王作黑业　教他口忏悔

口忏心不改　心口相违背　不服无心药　病根终不瘥

·

着相求菩提　不免还他债　香山有栴檀　宝山无伊兰

金山照毛头　毛头百亿宽　净心空室坐　妙德四方安

空生知内外　相事付阿难　如能达此理　无处即泥洹

·

若能相用语　教君一个诀　捏取三毒箭　一时总拗折

田地成四空　五狗牙总缺　色蕴自消亡　六贼俱磨灭

阎罗成法王　罗剎成菩萨　勿论己一身　举国一时悦

·

达人知是幻　纵损心亦如　诸天不免难　况复此阎浮

须寻无上理　莫更苦踟蹰　衣食才方足　不用积盈余

少欲有涅槃　知足非凡夫　当来无地狱　现在出三涂

·

外若绝攀缘　欢喜常现前　本来何所得　吉祥自现形

空生称长老　燃灯常照明　弥勒是同学　释迦是长兄

神通次第坐　无劳问姓名　名相有差别　法身同一形

·

大乘一等义　本自无遮闭　凡夫着相求　心生有执滞

无心为真空　空寂为本体　无问亦无说　常照勿使废

佛子行道已　更莫愁来去

·

无念清凉寺　蕴空真五台　对境心无垢　当情心死灰

妙理于中现　优昙空里开　无求真法眼　离相见如来

若能如是学　不动出三灾

·

常闻阿閦佛　拟向东方讨　今日审思惟　不动自然到

语汝守门奴　何须苦烦燥　我奏父王知　与汝改名号

破却有为功　显示无为道

·

识乐众生乐　缘绳妄走作　智乐菩萨乐　无绳亦无缚

若有发心者　直须学无作　莫道怕落空　得空亦不恶

见矿不别金　入矿方知错

·

苦痛役身心　劳神觅官职　暂得色毛披　拍按作瞋色

口口打奴兵　声声遣拔肋　闻道送王老　曲亦变成直

纵令有理道　分疎亦不得

·

家长自饮酒　举家一时醉　失火烧故宅　运水沃空地

水火当头发　三灾一时起　空中鸠鸽舞　骡来助放屁

因中无好花　结果亦天理

·

学道迷路人　实是可怜许　被贼妄牵缠　恶缘取次与

有法遍娑婆　开眼看佛语　洗舌读经典　和经弄蛇鼠

动念三界成　迷失当时路

·

身现凡夫事　内照自分明　三千大千界　满中诸众生

刹那造有业　了了总知情　纳安芥子里　称为无相经

常持人不识　念时无色声

·

学佛作梦事　不须论地狱　天堂总越却　六识为僮仆

心心无所住　处处尘不着　五道绝人行　无心是极乐

空里见优昙　众生作桥彴

·

欲得速成佛　只学无生忍　非常省心力　当时烦恼尽

七宝藏门开　智慧无穷尽　广演波罗蜜　无心可鄙吝

只恐着有人　愚痴自不信

·

世人皮上黠 心里没头痴　他贪目前利　焉知已后非

谩胡欺得汉　夸道手脚迟　走向见阎老　倒拖研米槌

恐君不觉悟　今日报君知

·

中人乐寂静　下士好威仪　菩萨心无碍　同凡凡不知

佛是无相体　何须有相持　但令心了事　遮莫外人疑

如人渴饮水　冷暖心自知

·

识若不受尘　心亦不颠狂　妙智作心师　名为破有王

须臾证六度　动用五种香　此即真极乐　亦是真西方

释迦无量寿　同居此道场

·

俗务不废作　内秘贪心学　世上假名闻　超然总莫着

息念三界空　无求出五浊　法报皆圆满　意根成正觉

若能如此修　轮王亦不羡

·

五蕴若实有　则合有色形　五蕴若实无　则合无形声

只为假名字　所以妄来停　若了名相空　事尽总惺惺

心王无障碍　摆拨三界行

·

我是凡夫身　乐说真如理　为性不悭贪　常行平等施

凡夫事有为　佛智超生死　作佛作凡夫　一切自由你

耳闻无相理　眼空不受色　鼻嗅无相香　舌尝无相食

身着无相衣　意随无相得

·

心静越诸天　神清见弥勒 十方同一乘　无心记南北

·

慈悲说斯法　现疾为众生　纯陀献后供　妙德亦同行

名相有差别　法身同一形　化身千万亿　方从立空名

不须执有法　圆通最大精

·

欲得真成佛　无心于万物　心如境亦如　真智从如出

定慧等庄严　广演波罗蜜　流通十方界　诸有不能疾

报汝学道人　只么便成佛

·

读经须解义　解义始修行　若能依义学　即入涅槃城

读经不解义　多见不如盲　缘文广占地　心中不肯耕

田田总是草　稻从何处生

·

有人道不得　是伊心王黑　不能自了事　埋藏一群贼

群贼多贪痴　缘事说是非　心王被贼使　劫劫无出期

见花不识树　果熟始应知

·

君家住聚落　余自居山谷　山空无有物　聚落百种有

有者吃饭食　无者空张口　口空肚亦空　还将空吃有

有尽物归空　同体无前后

·

诸佛与众生　元来同一家　不识亲尊长　外面认假爷

优昙不肯摘　专采葫芦花　葫芦花未落　常被三五拁

如斯之等类　轮转劫恒沙

·

余为田舍翁　世上最贫穷　家中无一物　启口说空空

旧时恶知识　总度作师僧　和合一处坐　常教听大乘

食时与持钵　唯我一人供

·

平等无有二　终日同宅住　世人不了妄　心生外缘取

取得外相佛　乐却变成苦　苦即诸法生　大海从何渡

为报知音者　好好看道路

·

故宅有宝珠　却向田野求　这个一群贼　赚你徒悠悠

泥上搽妆粉　壁上涂浑油　愚人见梦事　赞叹道能修

腊月三十日　元无一物收

·

山中失却心　任运腾腾语　语即说空空　空中无蛇鼠

有心波浪起　无心是净土　净土生真佛　佛还传佛语

佛能度众生　众生是佛母

·

心王不能了　何不依真智　一吼百兽伏　尽见无生理

无生理甚宽　无心无可看　非内外中间　非生死涅槃

诸法无住处　遨游神自安

·

外求非是宝　无念自家珍　心外求佛法　总是倒行人

般若名尚假　岂可更依文　有相皆虚妄　无形实是真

·

日用事无别　唯吾自偶谐　头头非取舍　处处勿张乖

朱紫谁为号　青山绝尘埃　神通并妙用　运水及搬柴

·

意根无自性　万法本来虚　外尘都不有　三界自然无

五蕴今何在　尽总入无余　河沙过去佛　并在一毛如

·

名相本来无　迷人意欲须　须时权为说　迷过患须除

般若无是非　无实亦无虚　八万四千卷　终归同一如

·

人有一卷经　无相亦无名　无人能转读　有我不能听

如能转读得　入理契无生　非论菩萨道　佛亦不劳成

·

阿爷当殿坐　子向前头立　父子同宅住　小魔不敢入

时开无尽藏　贫者相供给　得之永不穷　免得生忧悒

·

欲得真醍醐　三毒须去除　嗅无酥酪气　自见如意珠

劫火烧不然　泛海浪中浮　昔日强索者　今日作他奴

·

报汝寻真理　偷生佯不闻　及其身命卒　心口便纷纭

我命不能与　将钱别雇人　为读如来教　救护我精神

·

城内数万户　不柰我恒一　时时师子吼　禽兽俱皆卒

教作罗睺罗　无踪持戒律　但知入理坐　日头骨咄出

庞居士诗

卷下

·

众生多品类 诸佛只一般　庶人见天子　知隔几重关

若有过人策　欲见亦不难　策中契圣理　坐取国家官

·

智度本来如　众生病尽除 又度作护法　一切入无余

过去恒沙佛　皆同此一途　如能达此理　凡夫非凡夫

·

四大本无情　清虚无色声　达人悟空理　知法本无生

诸佛常现前　妙德亦同行　无无无障碍　心牛不肯耕

·

尘六门前唤　五情呼不入　二彼总空空　自然唇不湿

从此绝因缘　葛五随缘出　惟有空寂舍　圆八同金七

·

入理如箭射　寻文转相背　直道不肯行　识路成迷退

心王不了事　公臣生执碍　为此一群贼　生死如踏碓

·

觉他欲打你　着脚即须抽　已后再相见　他羞我不羞

忍辱第一道　历劫无冤仇　此是无生县　不属涅槃洲

骂他无便宜　不应却得稳　无瞋神自安　骂他还自损

忍得有法利　骂他还折本　瞋喜同一如　遁世不闷闷

·

识业人稀少　迷途者众多　苦中生乐想　无喜强弦歌

不饮寻常醉　昏昏溺爱河　含笑造殃咎　后苦莫由他

耳闻他骂詈　心知口莫对　恶亦不须嫌　好亦不须爱

豁达无关津　虚空无罣碍　此真不动佛　亦名观自在

·

仰手是天堂　覆手是地狱　地狱与天堂　我心都不属

化城犹不止　岂况诸天福　一切都不求　旷然无所得

·

佛有一等慈　有人心不知　一切皆平等　贫富总怜伊

富者你莫贪　贫者你莫痴　无贪心自静　无痴意莫思

·

白衣不执相　真理从空生 只为心无碍　智慧出纵横

唯论师子吼　不许野干鸣　菩提称最妙　犹呵是假名

·

从根诛则绝　从根修则灭　若能双株断　三乘尽超越

此非凡夫言　妙吉分明说　如来所疗治　一瘥不复发

·

久种善根深　同尘尘不侵　非关尘不染　自是我无心

无心心不起　超三越十地　究竟真如果　到头只个是

·

凡夫智量狭　妄说有难易　离相如虚空　尽契诸佛智

戒相如虚空　迷人自作持　病根不肯拔　执是弄花枝

·

牵牛驾空车　共入无为宅　无为宅甚宽　众生却嫌窄

十方同一室　何曾有间隔　有法人不得　无心自度厄

·

世间最上事　唯有修道强　若悟无生理　三界自消亡

蕴空妙德现　无念是清凉　此即弥陀土　何处觅西方

·

宝珠内衣里　系来无量时　遇六恶知识　又常假慈悲

牵我饮欲酒　醉卧都不知　情尽酒复醒　自见本道师

·

世人重珍宝　我贵剎那静　金多乱人心　静见真如性

性空法亦空　十八绝行踪　但自心无碍　何愁神不通

·

端坐求如法　如法转相违　抛法无心取　始自却来归

无求出三界　有念则成痴　求佛觅解脱　不是丈夫儿

·

恶心满三界　口即念弥陀　心口相违背　群贼转转多

一尘起万境　倐忽遍娑婆　色声求佛道　结果尽成魔

·

万法从心起　心生万法生　法生有日了　来去枉虚行

寄语修道人　空生有莫生　如能达此理　不动出深坑

·

佛亦不离心　心亦不离佛　心寂即菩提　心然即有物

物即变成魔　无即无诸佛　若能如是用　十八从何出

·

羊车诱下愚　鹿车载中夫　大乘为上士　鹏巢鹤不居

鹪鹩住蚊睫　居士咄盲驴　若论质利帝　毕竟一乘无

·

有人嫌庞老　庞老不嫌他　开门待知识　知识不来过

心如具三学　尘识不相和　一丹疗万病　不假药方多

·

淼淼长江水　周而还复始　昏昏三界人　轮回亦如此

轮回改形貌　长江色不异　改貌劳神识　终须到佛地

·

睡来展脚睡　悟理起题诗　诗中无别意　唯劝破贪痴

贪瞋痴若尽　便是世尊儿　无烦问师匠　心王应自知

·

世人重名利　余心总不然　束薪货升米　清水铁铛煎

觉熟捏铛下　将身近畔边　时时抛入口　腹饱肚无言

·

行学非真道　徒劳神与躯　千里寻月影　终是枉工夫

不悟缘声色　当今学者疎　但看起灭处　此个是真如

·

教君杀贼法　不用苦多方　慧剑当心刺　心亡法亦亡

心亡极乐国　法亡即西方　贼为象马用　神自作空王

·

不用苦多闻　看他彼上人　百亿及日月　元在一毛尘

心但寂无相　即出无明津　若能如是学　几许省精神

·

惭愧好心王　生在莲华堂　恒持般若剑　终日带浮囊

常怀第一义　外国赖恩光　五百长者子　相随归故乡

·

惭愧好意根　无自亦无他　无自身无垢　无他尘不加

常居清净地　知有不能过　旧时恶知识　总见阿弥陀

·

惭愧好舌根　常开大道门　世间三有事　实是不能论

相逢唯说道　更莫叙寒温　了知世相假　俗礼也徒烦

·

惭愧一双耳　常思解脱声　若论俗语话　实是不能听

闻财耳不纳　闻色心不生　不受有无语　何虑不惺惺

·

惭愧一双眼　曾见数般人　端正亦不爱　丑陋亦不瞋

当头异国色　何须妄起尘　低头自形相　都无一处真

身心如幻化　满眼没怨亲

·

惭愧一躯身　梵号波罗柰　被贼一群使　寻常不自在

亦名为枯井　亦名为鞴袋　亦名朽故宅　亦名幻三昧

佛骂作死尸　乘尸渡大海　大海元无水　死尸非是船

熟看世上事　总是假因缘　若了身心相　空里任横眠

具此六惭愧　实是不求天　一时复一时　步步向前移

无常有限分　早晚即不知　古人一交语　预办没贫儿

闻少须修道　莫待衰老时　邂逅符到来　赚你更无疑

劝君不肯听　三涂真可悲　一日复一日　百年渐渐毕

急急除妄想　无念成真佛　更莫苦攀缘　窥他世上物

忽然无常至　累劫出不得

·

一宿复一宿 光阴渐渐促　报你心王道　依智莫依识

依智见真佛　依识入地狱　若沦六趣中　受苦无时足

·

一年复一年　务在且迁延　皮皱缘肉减　发白髓枯干

毛孔通风过　骨消椽梠宽　水微不耐热　火少不耐寒

幻身如聚沫　四大亦非坚　更被痴狼使　无明晓夜煎

惟知念水草　心神被物缠　云何不忏悔　便道舍财钱

外头遮曲语　望得免前愆　地狱应无事　准拟得生天

世间有这属　冥道不如然　除非不作业　当拔罪根源

根空尘不实　内外绝因缘　积罪如山岳　慧火一时燃

须臾变灰烬　永劫更无烟　迷时三界有　悟即出嚣缠

心无六入迹　清净达本源　地狱成净土　招手别诸天

报语三涂宅　共你更无缘　非论早与晚　悟理即无边

·

心如即是坐　境如即是禅　如如都不动　大道无中边

若能如是达　所谓火中莲　无求乃法眼　有念却成魔

无求复无念　即是阿弥陀　真如共菩萨　总只较无多

·

炼尽三山铁　镕销五岳铜　林枯鸟自散　海竭绝鱼龙

无师破戒行　有法尽皆空　菩萨无烦恼　众生爱皱眉

无恼缘无贼　皱眉被贼欺　不须问师匠　心王应自知

·

智者观财色　了知是幻虚　衣食支身命　相劝学如如

时至移庵去　无物可盈余　凡夫贪着事　不免三界轮

与说无生理　闭耳佯不闻　如斯之等类　何日出嚣尘

·

壁画枉用色　不如脱空佛　住法比无住　阴中对白日

不信有无言　看取波罗蜜　见时如不见　闻时如不闻

喜时如不喜　瞋时如不瞋　一切尽归如　自然无我人

·

斋须实相斋　戒须实相戒　有相持斋戒　到头归败坏

败坏属无常　从何免三界　心王不了事　遮莫向名山

纵令见佛像　实以不相关　猿猴见水月　捉月始知难

·

缘事求解脱　累劫无出期　直须入理性　成佛更无疑

虽然不受记　见是世尊儿　佛遣灭生灭　生灭长相随

不学大人相　却作小孙儿　持心更觅佛　岂不是愚痴

·

无事被他骂　佯佯耳不闻　舌亦不须动　心亦不须嗔

关津无障碍　即是出缠人　真如本无相　所得是凡流

昔时为父子　长大出外游　今日相遇见　父少子白头

·

一生解缚钝　浑身纳里眠　心中无意识　耳无绳索牵

心本无系缚　同尘亦无喧　欲得真解脱　持刀且杀牛

牛死人亦亡　佛亦不须求　全身空里坐　即度死生流

极目观前境　寂寥无一人　回头看后底　影亦不随身

·

贪瞋不肯舍　徒劳读释经　看方不服药　病从何处轻

·

取空是取色　取色色无常　色空非我有　端坐见家乡

·

经体本无名　受持无色声　心依无相理　真是金刚经

·

孙儿正啼哭　母言来与金　捏他黄叶把　便即正声音

·

别泪成河海　骨如毗富山　只缘尘识法　所以遣心然

·

前人若有事　我犹佯不知　何况他无问　谗舌强卑卑

·

劝君师子吼　莫学野干鸣　若能香象起　感得凤凰迎

·

一种学事业　亦来登选场　只缘口义错　落第在他乡

·

心王不了事　却被六贼使　共贼作火下　无由出生死

·

别人终不贱　别宝终不贪　只今担铁汉　不肯惜金银

·

十方同一会　各自学无为　此是选佛处　心空及第归

·

有男不肯婚　有女不肯嫁　父子自团栾　共说无生话

·

四性同一舍　三身同一室　一切恶知识　总见弥陀佛

·

教君一个法　有事无处避　若能如理修　存本却有利

·

道是无为道　修人自有为　假即无头数　真中实是稀

·

无求胜礼佛　知足胜持斋　本自无薪火　何劳更拾柴

·

说事满天下　入理实无多　常被有为缚　何日见弥陀

·

起时惟法起　行时共佛行　腾腾三界内　诸法自无生

·

大海淼无涯　众生自着枷　无求出妙德　心生劳算沙

·

一念心清净　处处莲花开　一华一净土　一土一如来

七言

·

大唐三百六十州　 我暂放闲乘兴游

瞬息之间知事尽 若论入理更深幽

共外知识呷清水　　总是妄想无骨头

却归东西山道去　　不舍因缘骑牯牛

后望青山平似掌　　前瞻汉水水东流

试问西域那提子　　遗法殷懃无所求

自入大海归火宅　　不觉乘空失却牛

有人见我归东土　　我本元居西海头

来去自然无障碍　　出入生死有何忧

·

无思无念是真空　　妙德法身自见中

应机接物契真智　　十方世界总流通

通达无我无人法　　人法不见有行踪

神识自然无罣碍　　廓周沙界等虚空

不假坐禅持戒律　　超然解脱岂劳功

·

菩提般若名相假　　涅槃真如亦是虚

欲得心神真解脱　　一切名相本来无

十方世界风尘净　　州州县县绝艰虞

王道荡荡无偏党　　举国众生同一如

不动干戈安万姓　　法王合掌髻中珠

·

空中自见清凉月　　一光普照娑婆彻

此光湛然无去来　　不增不减无生灭

尔是妙德现真身　　剎那不起恒沙劫

无边无尽如虚空　　虚空无边不可说

·

但自无心于万物　　何妨万物常围绕

铁牛不怕师子吼　　恰似木人见花鸟

木人本体自无情　　花鸟逢人亦不惊

心境如如只个是　　何虑菩提道不成

·

清净无为无识尘　　不舍肉身妙法身

只为众生有漏习　　权止草庵转法轮

法轮常转无人见　　优昙时时一出现

无相真空妙法身　　历劫恒沙不迁变

·

莫求佛兮莫求人　　但自心里莫贪瞋

贪瞋痴病前顿尽　　便是如来的的亲

内无垢兮外无尘　　中间豁达无关津

神无障碍居三界　　恰似瑠璃处日轮

·

心王若解依真智　　一切有无俱遣弃

身随世流心不流　　夜来眼睡心不睡

天堂地狱总无情　　任运幽玄到此地

·

报汝世人莫痴憨　　暂时权住此草庵

无想衣食饱暖后　　世间有物不须贪

此身幻化如灯焰　　须臾不觉即头南

·

一切有求枉用功　　想念真成着色空

差之毫厘失千里　　有生劫劫道难通

痴心望出三界外　　不知元在铁围中

·

十二部经兼戒律　　执相依文常受持

生生获得有为果　　随在三界无出期

若能离相直入理　　理中无念亦无思

·

贝多叶里优昙华　　万象皆如同一家

欢喜摘华不见菓　　吉祥采菓不观华

缘之本来元不识　　法王呵之如稻麻

·

田舍老翁入聚落　　眼耳鼻舌俱失却

内外寻访觅无踪　　旧时住处空寂寞

却归堂上问空王　　总在此间学无作

·

黄叶飘零化作尘　　本来非妄亦非真

有情故宅含秋色　　无名君子湛然春

·

未识龙宫莫说珠　　从来言说与君殊

空拳只是婴儿信　　岂得将来诳老夫

·

迷时爱欲心如火　　心开悟理火成灰

灰火本来同一体　　当知妄尽即如来

·

真为家贫无一物　　此语总是空里出

出语还须归本源　　不敢违他过去佛

·

父子相守空山坐　　无相如如寄有间

世人见静元无静　　看似闲时亦不闲

·

八万四千同一理　　事相差别立异名

十二围陀及疏论　　殷懃三六不须生

·

十方国土皆吾宅　　长者大门常日开

有识名人守院外　　无心入理见如来

·

世人爱假不爱真　　世人怜富却憎贫

唯敬三涂八不净　　背却如来妙色身

·

更无别路超生死　　前佛后佛同一般

舒即周流十方剎　　敛时还在一毛端

·

惟有一门无钥匙　　伸缩低昂说是非

但能宣得无生理　　善巧方便亦从伊

·

二乘皆曰不堪任　　上士之人智慧深

欲得神通等居士　　无过于物总无心

杂句

行路易，行路易，内外中间依本智，本智无情法不生。无生即是入正理，非色非心放一光。空里优昙显心地，名为智，智为尊，心智通同达本源。万物同归不二门，有非有兮理常存。无非无兮无有根，未来诸佛亦如是。现在还同古世尊，三世俱皆无别道，佛佛相授至今传。

外无他兮内无自，不动干戈契佛智，通达佛道行非道，不舍凡夫有为事。有为名相尽空华，无名无相出生死。

余有一大衣，非是世间绢。众色染不着，晶晶如素练。裁时不用刀，缝时不用线。常持不离身，有人自不见。三千世界遮寒暑，无情有情悉覆遍。如能持得此大衣，披了直入空王殿。

思思低思思，自叹一双眉。向他胜地坐，万事总不知。六识若似眉，即得不思议。六识若嫌眉，论时没脑痴。伊若去却眉，即被世人欺。饶你六识喽啰汉成乞索儿。

出一屋，入一屋，来来去去教他哭。来去只为贪瞋痴，于今悟罢须知足。知足常须达本源，去却昔时恶知识。恶知识将伊作手力。法施无前后，共护无生国。

无事失却心，走向门前觅，借问旧知识，寂绝无踪迹。却归堂上审思看，改却众生称心安。不能出外求知识，自向家中入涅槃。大丈夫，昔日有，今日无，家计破除尽，赎得一群奴。奴婢有六人，一人有六口。六六三十六，常随我前后。我亦不拘伊，伊亦不敢走。若道菩提难，菩提亦不难。少欲知足毛头宽，远离财色神自安。分明了见三涂苦，世上名闻不相关。

难复难，持心离欲贪涅槃，一向他方求净土，若论实行不相关。枉用工夫来去苦，毕竟到头空色还。

易复易，即此五阴成真智，十方世界一乘同。无相法身岂有二，若舍烦恼觅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

正中正，心王如如六根莹。六尘空，六识净，六六三十六，同归大圆镜。

阿难贝多叶，持来数千劫，七宝藏中付迦叶，分为十二部，析作三乘法。非故亦非新，应化随缘百亿身。若有真如一合相，一亿还同一聚尘。

珠从藏中现，显赫呈光辉。昔日逃走为穷子，今日还家作富儿。

心依真智，理逐心行。理智无碍，心亦无生。迷即有我，悟即无情。通达大智，诸法不成。五神无主，六国安宁。七死弗受，八镜圆明。随宜善化，总合佛经。过即已过，更莫再寻。现在不住，念念勿侵。未来未至，亦莫预斟。既无三世，心同佛心。依空默用，即是行深。无有少法，触目平任。无戒可持，无垢可净。洞达虚心，法无寿命。若能如是，圆通究竟。

居士见僧讲金刚经，至无我无人。居士问云：既无我无人，是谁讲？谁听？座主无语。居士乃与颂曰：

无我复无人，作么有踈亲？劝师休历座，不似直求真。

金刚般若性，外绝一纤尘，我闻并信受，总是假名陈。

历代赞文并诸方拈古附

大丞相张天觉

宁可饥寒死路边　不劳土地强哀怜

满船家计沉湘水　岂羡芒绳十百钱

径山佛日大慧禅师

无生本无说　说着即话堕　骨肉团栾头　大虫看水磨

东林珪老

大海波涛浅　小人方寸深　海枯终见底　人死不知心

云门杲公禅师

一口吸尽西江水　甲乙丙丁庚戊己　咄咄咄　啰啰哩

白云端和尚

一口吸尽西江水　万古千今无一滴

要须党理不党亲　马祖可惜口门窄

举。居士问仰山：久向仰山，到来为什么却覆？仰山竖起拂子。居士云：恰是。仰山云：是仰是覆？居士拍露柱一下，云：虽无人见，露柱与我证明。仰山掷下拂子云：一任举似诸方。

两个八文为十六　从头数过犹不足　拏来乱撒向阶前　满地团团春藓绿

金刚经六祖口诀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奉　诏译

唐　六祖惠能大师 口诀

丞相张无尽居士 释题

宋天台罗适　校刊

金刚经六祖口诀序

夫金刚经者，无相为宗，无住为体，妙有为用。自从达摩西来，为传此经之意，令人悟理见性。只为世人不见自性，是以立见性之法，世人若了见真如本体，即不假立法。此经读诵者无数，称赞者无边，造疏及注解者，凡八百余家。所说道理，各随所见，见虽不同，法即无二。宿植上根者，一闻便了；若无宿慧者，读诵虽多，不悟佛意。是故解释圣义，断除学者疑心。若于此经，得旨无疑，不假解说。

从上如来所说善法，为除凡夫不善之心。经是圣人语，教人闻之，超凡悟圣，永息迷心。此一卷经，众生性中本有，不自见者，但读诵文字。若悟本心，始知此经不在文字。若能明了自性，方信一切诸佛，从此经出。今恐世人身外觅佛，向外求经，不发内心，不持内经，故造此诀，令诸学者，持内心经，了然自见清净佛心，过于数量，不可思议。后之学者，读经有疑，见此解义，疑心释然，更不用诀。所冀学者，同见矿中金性，以智慧火镕炼，矿去金存。

我释迦本师，说金刚经，在舍卫国，因须菩提起问，佛大悲为说。须菩提闻法得悟，请佛与法安名，令后人依而受持，故经云：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汝当奉持。

如来所说金刚般若波罗蜜，喻法为名。其意谓何？以金刚世界之宝，其性猛利，能坏诸物。金虽至坚，羖羊角能坏；金刚喻佛性，羖羊角喻烦恼。金虽至坚，羖羊角能碎；佛性虽坚，烦恼能乱；烦恼虽坚，般若智能破；羖羊角虽坚，镔铁能坏。悟此理者，了然见性。

涅槃经云：见佛性不名众生，不见佛性是名众生。如来所说金刚喻者，只为世人性无坚固，口虽诵经，光明不生。外诵内行，光明齐等。内无坚固，定慧即亡，口诵心行，定慧均等，是名究竟。

金在山中，山不知是宝，宝亦不知是山。何以故？为无性故。人则有性，取其宝用，得遇金师，錾凿山破，取矿烹炼，遂成精金，随意使用，得免贫苦。四大身中，佛性亦尔。身喻世界，人我喻山，烦恼喻矿，佛性喻金，智慧喻工匠，精进勇猛喻錾凿。身世界中有人我山，人我山中有烦恼矿，烦恼矿中有佛性宝，佛性宝中有智慧工匠，用智慧工匠，凿破人我山，见烦恼矿，以觉悟火烹炼，见自金刚佛性，了然明净。是故以金刚为喻，因为之名也。

空解不行，有名无体，解义修行，名体俱备。不修即凡夫，修即同圣智，故名金刚也。

何名般若？般若是梵语，唐言智慧。智者不起愚心，慧者有其方便；智是慧体，慧是智用。体若有慧，用智不愚，体若无慧，用愚无智。只为愚痴未悟，故修智慧以除之也。何名波罗蜜？唐言到彼岸。到彼岸者，离生灭义。只缘世人性无坚固，于一切法上有生灭相，流浪诸趣，未到真如之地，并是此岸。要具大智慧，于一切法圆满，离生灭相，即是到彼岸。亦云心迷则此岸，心悟则彼岸；心邪则此岸，心正则彼岸。口说心行，即自法身有波罗蜜；口说心不行，即无波罗蜜。

何名为经？经者，径也，是成佛之道路也。凡人欲臻斯路，当内修般若行，以至究竟。如或但能诵说，心不依行，自心则无经；实见实行，自心则有经。故此经如来号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六祖金刚经口诀

【法会因由分第一】

非法无以谈空。非慧无以说法。万法森然曰因。一心应感曰由。故首以法会因由分。

〖如是我闻。〗

如者指义。是者定词。阿难自称如是之法。我从佛闻。明不自说也。故言如是所闻。又我者性也。性即我也。内外动作。皆由于性。一切尽闻。故称我闻也。

〖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言一时者。师资会遇齐集之时也。佛者说法之主。在者欲明处所。舍卫国者波斯匿王所在之国。祇者太子名也。树是祇陀太子所施。故言祇树也。给孤独者。须达长者之异名。园者本属须达。故言给孤独园。佛者梵语。唐言觉也。觉义有二。一者外觉。观诸法空。二者内觉。知心空寂。不被六尘所染。外不见人过。内不被邪迷所惑。故名觉。觉即是佛也。

〖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言与者。佛与比丘同在住金刚般若无相道场。故言与也。大比丘者。是大阿罗汉故。比丘者梵语。唐言能破六贼。故名比丘。众。多也。千二百五十人者。其数也。俱者。同处平等法会。

〖尔时。世尊食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

尔时者。当此之时。是今辰时。斋时欲至也。著衣持钵者。为显教示迹故也。入者为自城外而入也。舍卫大城者。名舍卫国丰德城也。即波斯匿王所居之城。故言舍卫大城也。言乞食者。表如来能下心于一切众生也。

〖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

次第者不择贫富。平等以化也。乞已者。如多乞不过七家。七家数满。更不至余家也。还至本处者。佛意制诸比丘。除请召外。不得辄向白衣舍。故云尔。洗足者。如来示现。顺同凡夫。故言洗足。又大乘法。不独以洗手足为净。盖净洗手足。不若净心。一念心净。则罪垢悉除矣。如来欲说法时。常仪敷旃檀座。故言敷座而坐也。

【善现起请分第二】

从空起慧。请答双彰。故受之以善现起请分。

〖时长老须菩提。〗

何名长老。德尊年高。故名长老。须菩提是梵语。唐言解空也。

〖在大众中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

随众生所坐。故云即从座起。弟子请益。行五种仪。一者从座而起。二者端整衣服。三者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四者合掌。瞻仰尊颜。目不暂舍。五者一心恭敬。以申问辞。

〖希有世尊。〗

希有略说三义。第一希有。能舍金轮王位。第二希有。身长丈六。紫磨金容。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三界无比。第三希有。性能含吐八万四千法。三身俱圆备。以具上三义。故云希有也。世尊者。智慧超过三界。无有能及者。德高更无有上。一切咸恭敬。故曰世尊。

〖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

如来者。自真如来之本性也。护念者。以般若波罗蜜法。护念诸菩萨。付嘱者。如来以般若波罗蜜法。付嘱须菩提诸大菩萨。言善护念者。令诸学人。以般若智。护念自身心。不令妄起憎爱。染外六尘。堕生死苦海。于自心中。念念常正。不令邪起。自性如来。自善护念。言善付嘱者。前念清净。付嘱后念。后念清净。无有间断。究竟解脱。

如来委曲诲示众生。及在会之众。当常行此。故云善付嘱也。

菩萨者梵语。唐言道心众生。亦云觉有情。道心者。常行恭敬。乃至蠢动含灵。普敬爱之。无轻慢心。故名菩萨。

〖世尊。善男子。善女子。〗

善男子者。平坦心也。亦是正定心也。能成就一切功德。所往无碍也。善女子者。是正慧心也。由正慧心。能出生一切有为无为功德也。

〖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

须菩提问。一切发菩提心之人。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须菩提见一切众生躁扰不停。犹如隙尘。摇动之心。起如飘风。念念相续。无有间歇。问欲修行。如何降伏。

〖佛言。善哉善哉。须菩提。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

是佛赞叹须菩提。善得我心。善得我意也。

〖汝今谛听。当为汝说。〗

佛欲说法。常先戒敕。令诸听者。一心静默。吾当为说。

〖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阿字言无。耨多罗之言上。三之言正。藐之言遍。菩提之言知。无者。无诸垢染。上者。三界无能比。正者。正见也。遍者。一切智也。智者。知一切有情佛性。但能修行。尽得成佛。三者。即是无上清净般若波罗蜜也。是以一切善男子善女人。若欲修行。应知无上菩提道。应知无上清净般若波罗蜜多法。以此降伏其心也。

〖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唯然者。应诺之辞。愿乐者。愿佛演说。令中下根基。尽得开悟。乐者。乐闻深法。欲闻者。渴仰慈诲也。

【大乘正宗分第三】

宗绝正邪。乘无大小。随三根而化度。简异说而独尊。故受之以大乘正宗分。

〖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

前念清净。后念清净。名为菩萨。念念不退。虽在尘劳。心常清净。名摩诃萨。又慈悲喜舍。种种方便。化度众生。名为菩萨。能化所化。心无取著。是名摩诃萨。恭敬一切众生。即是降伏自心处。真者不变。如者不异。遇诸境界。心无变异。名曰真如。亦云外不假曰真。内不乱曰如。念念无差。即是降伏其心也。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

卵生者迷性也。胎生者习性也。湿生者随邪性也。化生者见趣性也。迷故造诸业。习故常流转。随邪心不定。见趣多沦坠。起心修心。妄见是非。内不契无相之理。名为有色。内心守直。不行恭敬供养。但言直心是佛。不修福慧。名为无色。不了中道。眼见耳闻。心想思惟。爱著法相。口说佛行。心不依行。名为有想。迷人坐禅。一向除妄。不学慈悲喜舍智慧方便。犹如木石。无有作用。名为无想。不著二法想。故名若非有想。求理心在。故名若非无想。烦恼万差。皆是垢心。身形无数。总名众生。如来大悲普化。皆令得入无余涅槃。

〖而灭度之。〗

如来指示三界九地众生。各有涅槃妙心。令自悟入无余。无余者。无习气烦恼也。涅槃者。圆满清净义。灭一切习气。令永不生。方契此也。度者渡生死大海也。佛心平等。普愿与一切众生。同入圆满清净无余涅槃。同渡生死大海。同诸佛所证也。有人虽悟虽修。作有所得心者。却生我相。名为法我。除尽法我。方名灭度也。

〖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

如是者。指前法也。灭度者。大解脱也。大解脱者。烦恼及习气。一切诸业障。灭尽更无有余。是名大解脱。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元各自有一切烦恼。贪嗔恶业。若不断除。终不得解脱。故言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一切迷人。悟得自性。始知佛不见自相。不有自智。何曾度众生。只为凡夫不见自本心。不识佛意。执著诸法相。不达无为之理。我人不除。是名众生。若离此病。实无众生得灭度者。故言妄心无处现菩提。生死涅槃本平等。何灭度之有。

〖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

众生佛性无有异。缘有四相。不入无余涅槃。有四相即是众生。无四相即是佛。迷即佛是众生。悟即众生是佛。迷人恃有财宝学问族姓。轻慢一切人。名我相。虽行仁义礼智信。而意高自负。不行普敬。言我解行仁义礼智信。不合敬尔。名人相。好事归己。恶事施于人。名众生相。对境取舍分别。名寿者相。是谓凡夫人四相。修行人亦有四相。心有能所。轻慢众生。名我相。恃持戒。轻破戒者。名人相。厌三涂苦。愿生诸天。是众生相。心爱长年。而勤修福业。诸执不忘。是寿者相。有四相即是众生。无四相即是佛也。

【妙行无住分第四】

得宗而行。不住于相。故受之以妙行无住分。

〖复次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

凡夫布施。只求身相端严。五欲快乐。故报尽却堕三涂。世尊大慈。教行无相布施者。不求身相端严。五欲快乐。但令内破悭心。外利益一切众生。如是相应。为不住色布施。

〖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

应如是无相心布施者。为无能施之心。不见有施之物。不分别受施之人。是名不住相布施也。

〖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

菩萨行施。无所希求。其所获福德。如十方虚空。不可较量。言复次者。连前起后之辞。一说布者普也。施者散也。能普散尽心中妄念习气烦恼。四相泯绝。无所蕴积。是真布施。又说布施者。由不住六尘境界。又不有漏分别。惟当返归清净。了万法空寂。若不了此意。惟增诸业。故须内除贪爱。外行布施。内外相应。获福无量。见人作恶。不见其过。自性不生分别。是名离相。依教修行。心无能所。即是善法。修行人心有能所。不名善法。能所心不灭。终未得解脱。念念常行般若智。其福无量无边。依如是修行。感得一切人天恭敬供养。是名为福德。常行不住相布施。普敬一切苍生。其功德无有边际。不可称计。

〖须菩提。于意云何。东方虚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

缘不住相布施。所得功德。不可称量。佛以东方虚空为譬喻。故问须菩提。东方虚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者。须菩提言。东方虚空不可思量也。

〖须菩提。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须菩提。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

佛言虚空无有边际。不可度量。菩萨无住相布施。所得功德亦如虚空。不可度量。无边际也。世界中大者莫过虚空。一切性中大者莫过佛性。何以故。凡有形相者。不得名为大。虚空无形相。故得名为大。一切诸性。皆有限量。不得名为大。佛性无有限量。故名为大。此虚空中无东西南北。若见东西南北。亦是住相。不得解脱。佛性本无我人众生寿者。若有此四相可见。即是众生性。不名佛性。亦所谓住相布施也。虽于妄心中说有东西南北。在理则何有。所谓东西不真。南北曷异。自性本来空寂混融。无所分别。故如来深赞不生分别也。

〖须菩提。菩萨但应如所教住。〗

应者唯也。但唯如上所说之教。住无相布施。即是菩萨也。

【如理实见分第五】

行行皆如。谓之实见。故受之以如理实见分。

〖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不。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

色身即有相。法身即无相。色身者。四大和合。父母所生。肉眼所见。法身者。无有形段。非有青黄赤白。无一切相貌。非肉眼能见。慧眼乃能见之。凡夫但见色身如来。不见法身如来。法身身等虚空。是故佛问须菩提。可以身相见如来不。须菩提知凡夫但见色身如来。不见法身如来。故言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

〖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

色身是相。法身是性。一切善恶。尽由色身。不由法身。色若作恶。法身不生善处。色身作善。法身不堕恶处。凡夫唯见色身。不见法身。不能行无住相布施。不能于一切处行平等行。不能普敬一切众生。见法身者。即能行无住相布施。即能普敬一切众生。即能修般若波罗蜜行。方信一切众生。同一真性。本来清净。无有垢秽。具足恒沙妙用。

〖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如来欲显法身。故说一切诸相皆虚妄。若见一切诸相虚妄不实。即见如来无相之理也。

【正信希有分第六】

见而信之。善根深固。故受之以正信希有分。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生实信不。〗

须菩提问。此法甚深。难信难解。未世凡夫。智慧微劣。云何信入。佛答在次下。

〖佛告须菩提。莫作是说。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当知是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净信者。〗

于我灭后。后五百岁。若复有人。能持大乘无相戒。不妄取诸相。不造生死业。一切时中。心常空寂。不被诸相所缚。即是无所住心。于如来深法。心能信入。此人所有言说。真实可信。何以故。此人不于一劫二劫三四五劫而种善根。已于无量千万亿劫。种诸善根。是故如来说。我灭后。后五百岁。有能离相修行者。当知是人。不于一二三四五佛种诸善根。

何名种诸善根。略述次下。所谓于诸佛所。一心供养。随顺教法。于诸菩萨善知识师僧父母。耆年宿德尊长之前处。常行恭敬。承顺教命。不违其意。是名种诸善根。于一切贪苦众生。起慈悲心，不生轻厌。有所需求。随力惠施。是名种诸善根。于一切恶类。自行和柔忍辱。欢喜逢迎。不逆其意。令彼发欢喜心。息刚戾心。是名种诸善根。于六道众生。不加杀害。不欺不贱。不毁不辱。不骑不棰。不食其肉。常行饶益。是名种诸善根。信心者。信般若波罗蜜能除一切烦恼。信般若波罗蜜能成就一切出世功德。信般若波罗蜜能出生一切诸佛。信自身中佛性本来清净。无有染污。与诸佛佛性平等无二。信六道众生本来无相。信一切众生尽能成佛。是名清净信心也。

〖须菩提。如来悉知悉见。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何以故。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

若有人于如来灭后。发般若波罗蜜心。行般若波罗蜜行。修习悟解。得佛深意者。诸佛无不知之。若有人闻上乘法。一心受持。即能行般若波罗蜜无相无著之行。了无我人众生寿者四相。无我者。无色受想行识也。无人者。了四大不实。终归地水火风也。无众生者。无生灭心也。无寿者。我身本无。宁有寿者。四相既亡。即法眼明澈。不著有无。远离二边。自心如来。自悟自觉。永离尘劳妄念。自然得福无边。无法相者。离名绝相。不拘文字也。亦无非法相者。不得言无般若般罗蜜法。若言无般若波罗法。即是谤法。

〖何以故。是诸众生。若心取相。即为著我人众生寿者。若取法相。即著我人众生寿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众生寿者。〗

取此三相，并著邪见。尽是迷人。不悟经意。故修行人不得爱著如来三十二相。不得言我解般若波罗蜜法。亦不得言不得般若波罗蜜行。而得成佛。

〖是故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以是义故。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法者。是般若波罗蜜法。非法者。生天等法。般若波罗蜜法。能令一切众生过生死大海。既得过已。尚不应住。何况生天等法。而得乐著。

【无得无说分第七】

无得之得。是名真得。无说之说。是名真说。故受之以无得无说分。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如来有所说法耶。须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说义。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

阿耨多罗。非从外得。但心无能所即是也。只缘对病设药。随机宜为说。何有定法乎。如来说无上正法。心本无得。亦不言不得。但为众生所见不同。如来应彼根性。种种方便。开诱化导。俾其离诸执著。指示一切众生。妄心生灭不停。逐境界动。于前念瞥起。后念应觉。觉既不住。见亦不存。若尔。岂有定法为如来可说也。阿者。心无妄念。耨多罗者。心无骄慢。三者。心常在正定。藐者。心常在正慧。三菩提者。心常空寂。一念凡心顿除。即见佛性。

〖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

恐人执著如来所说文字章句。不悟无相之理。妄生知解。故言不可取。如来为化种种众生。应机随量。所有言说，亦何有定乎。学人不解如来深意。但诵如来所说教法。不了本心。终不成佛。故言不可说。口诵心不行即非法。口诵心行。了无所得。即非非法。

〖所以者何。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三乘根性。所解不同。见有深浅。故言差别。佛说无为法者。却是无住。无住即是无相。无相即无起。无起即无灭。荡然空寂。照用齐皎。鉴觉无碍。乃真是解脱佛性。佛即是觉。觉即是观照。观照即是智慧。智慧即是般若波罗蜜多。又本云圣贤说法。具一切智。万法在性。随问差别。令人心开。各自见性。

【依法出生分第八】

无得无说。怖于沈空。一切诸佛皆从此经出。故受之以依法出生分。

〖须菩提。于意云何。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宁为多不。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德多。〗

三千大千世界七宝持用布施。福德虽多。于性上一无利益。依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修行。令自性不堕诸有。是名福德性。心有能所。即非福德性。能所心灭。是名福德性。心依佛教。行同佛行。是名福德性。不依佛教。不能践履佛行。即非福德性。

〖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胜彼。〗

十二部教。大意尽在四句中。何以知其然。以诸经中赞叹。四句偈即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以摩诃般若为诸佛母。三世诸佛。皆依此经修行。方得成佛。般若心经云。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从师所学曰受。解义修行曰持。自解自行是自利。为人演说是利他。功德广大。无有边际。

〖何以故。须菩提。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

此经者。非指此一卷之文也。要显佛性。从体起用。妙利无穷。般若者。即智也。慧以方便为功。智以决断为用。即一切时中觉照心。是一切诸佛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觉照生。故云此经出也。

〖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

所说一切文字章句。如标如指。标指者。影响之义。依标取物。依指观月。月不是指。指不是物。但依经取法。经不是法。经文则肉眼可见。法则慧眼能见。若无慧眼者。但见其文。不见其法。若不见其法。即不解佛意。不解佛意。则诵经不成佛道。

【一相无相分第九】

果虽有四。相本无二。故受之以一相无相分。

〖须菩提。于意云何。须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须陀洹果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

须陀洹者梵语。唐言逆流。逆生死流。不染六尘。一向修无漏业。得粗重烦恼不生。决定不受地狱畜生修罗异类之身。名须陀洹果。若了无相法。即无得果之心。微有得果之心。即不名须陀洹。故言不也。

〖何以故。须陀洹名为入流。而无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

流者。圣流也。须陀恒人也。离粗重烦恼。故得入圣流。而无所入。无得果之心也。须陀洹者。乃修行初果也。

〖须菩提。于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来。而实无往来。是名斯陀含。〗

斯陀含者梵语。唐言一往来。舍三界结缚。三界结尽。故名斯陀含。斯陀含名一往来。往来从天上却到人间生。从人间却生天上竟。遂出生死。三界业尽。名斯陀含果。大乘斯陀含者。目观诸境。心有一生灭。无第二生灭。故名一往来。前念起妄。后念即止。前念有著。后念即离。故实无往来。

〖须菩提。于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为不来。而实无不来。是故名阿那含。〗

阿那含梵语。唐言不还。亦名出欲。出欲者。外不见可欲之境。内无欲心可得。定不向欲界受生。故名不来。而实无不来。亦名不还。以欲习永尽。决定不来受生。是故名阿那含。

〖须菩提。于意云何。阿罗汉能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

诸漏已尽。无复烦恼。名阿罗汉。阿罗汉者。烦恼永尽。与物无诤。若作得果之心。即是有诤。

〖何以故。实无有法名阿罗汉。世尊。若阿罗汉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即为著我人众生寿者。〗

阿罗汉梵语。唐言无诤。无烦恼可断。无贪嗔可离。性无违顺。心境俱空。内外常寂。若有得果之心。即同凡夫。故言不也。

〖世尊。佛说我得无诤三昧。人中最为第一。是第一离欲阿罗汉。我不作是念。我是离欲阿罗汉。〗

何名无诤三昧。谓阿罗汉心无生灭去来。惟有本觉常照。故名无诤三昧。三昧梵语。此云正受。亦云正见。远离九十六种邪见。是名正见。然空中亦有明暗诤。性中有邪正诤。念念常正。无一念邪心。即是无诤三昧。修此三昧。人中最为第一。若有一念得果心。即不名无诤三昧。

〖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世尊则不说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者。以须菩提实无所行。而名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

阿兰那梵语。唐言无诤行。无诤即是清净行。清净行者。为除去有所得心也。若存有所得心。即是有诤。有诤即非清净道。常得无所得心。即是无诤行也。

【庄严净土分第十】

清净心生。是为净土。庄严所相。即非庄严。故受之以庄严净土分。

〖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昔在然灯佛所。于法有所得不。不也。世尊。如来在然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

佛恐须菩提有得法之心。为遣此疑。故问之。须菩提知法无所得。而白佛言。不也。然灯佛是释迦授记之师。故问须菩提。我于师处有法可得不。须菩提即谓法因师开示。而实无所得。但悟自性本来清净。本无尘劳。寂然常然。即自成佛。当知世尊在然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如来法者。譬如日光明照。无有边际。而不可取。

〖须菩提。于意云何。菩萨庄严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庄严佛土者。则非庄严。是名庄严。〗

清净佛土。无相无形，何物而能庄严耶。唯以定慧之宝。假名庄严。事理庄严有三。第一庄严世间佛土。造寺写经布施供养是也。第二庄严见佛土。见一切人。普行恭敬是也。第三庄严心即佛土。心净佛土净。念念常行佛心是也。

〖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此修行人不应谈他是非。自言我能我解。心轻未学。此非清净心也。自性常生智慧。行平等慈悲心。恭敬一切众生。是修行人清净心也。若不自净其心。爱著清净处。心有所住。即是著法相。见色著色。住色生心。即是迷人。见色离色。不住色生心。即是悟人。住色生心。如云蔽天。不住色生心。如空无云。日月长照。住色生心。即是妄念。不住色生心。即是真智。妄念生则暗。真智照则明。明即烦恼不生。暗则六尘竞起。

〖须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于意云何。是身为大不。须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说非身。是名大身。〗

色身虽大。内心量小。不名大身。内心量大。等虚空界。方名大身。色身纵如须弥山王。不为大也。

【无为福胜分第十一】

有为之福。限量有穷。无为之福。殊胜无比。故受之以无为福胜分。

〖须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于意云何。是诸恒河沙。宁为多不。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诸恒河。尚多无数。何况其沙。须菩提。我今实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尔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而此福德。胜前福德。〗

布施七宝。得三界中富贵报。讲说大乘经典。令诸闻者生大智慧。成无上道。当知受持福德。胜前七宝福德。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是经所在。天龙敬事。故受之以尊重正教分。

〖复次须菩提。随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

所在之处，如有人即说是经。若念念常行无念。心无所得心。不作能所心说。若能远离诸心。常依无所得心。即此身中有如来全身舍利。故言如佛塔庙。以无所得心说此经者。感得天龙八部。悉来听受。心若不清净。但为名声利益而说是经者。死堕三涂。有何利益。心若清净为说是经。令诸听者除迷妄心。悟得本来佛性。常行真实。感得天人阿修罗等。皆来供养持经人也。

〖何况有人尽能受持读诵。须菩提。当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则为有佛。若尊重弟子。〗

自心诵得此经。自心解得经义。自心体得无著无相之理。所在之处。常修佛行。念念心无有间歇。即自心是佛。故言所在之处。则为有佛。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至道无名。假之方便。以是名字。行者受持。故受之以如法受持分。

〖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汝当奉持。所以者何。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则非般若波罗蜜。〗

佛说般若波罗蜜。令诸学人用智慧除却愚心生灭。生灭除尽。即到彼岸。若心有所得。不到彼岸。心无一法可得。即是彼岸。口说心行。乃是到彼岸。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所说法不。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

佛问须菩提。如来说法。心有所得不。须菩提知如来说法。心无所得。故言无所说也。如来意者。欲令世人离有所得之心。故说般若波罗蜜法。令一切人闻之。皆发菩提心。悟无生理。成无上道。

〖须菩提。于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是为多不。须菩提言。甚多世尊。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如来说众生性中妄念。如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微尘。一切众生。被妄念微尘起灭不停。遮蔽佛性。不得解脱。若能念念真正修般若波罗蜜无著无相之行。了妄念尘劳即清净法性。妄念既无。即非微尘。是名微尘。了真即妄。了妄即真。真妄俱泯。无另有法。故云是名微尘。性中无尘劳。即是佛世界。心中有尘劳。即是众生世界。了诸妄念空寂。故云非世界。证得如来法身。普见尘刹。应用无方。是名世界。

〖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不。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

三十二相者。是三十二清净行。三十二清净行者。于五根中修六波罗蜜。于意根中修无相无为。是名三十二清净行。常修此三十二清净行。即得成佛。若不修三十二相清净行。终不成佛。但爱著如来三十二相。自不修三十二相行。终不得见如来。

〖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甚多。〗

世间重者莫过于身命。菩萨为法。于无量劫中舍施身命与一切众生。其福虽多。亦不如受持此经四句之福。多劫舍身。不了空义。妄心不除。元是众生。一念持经。我人顿尽。妄想既除。言下成佛。故知多劫舍身。不如持经四句之福。

【离相寂灭分第十四】

闻经解义。独悟实相。故受之以离相寂灭分。

〖尔时。须菩提闻说是经。深解义趣。涕泪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说如是甚深经典。我从昔来。所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是之经。世尊。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当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

自性不痴名慧眼。闻法自悟名法眼。须菩提是阿罗汉。于五百弟子中。解空第一。已曾勤奉多佛。岂得不闻如是深法。岂于释迦牟尼佛所始言闻之。然或是须菩提于往昔所得。乃声闻慧眼。至今方悟佛意。故始得闻如是深经。悲昔未悟。故涕泪悲泣。闻经谛念。谓之清净。从清净体中。流出般若波罗蜜多深法。当知决定成就诸佛功德也。

〖世尊。是实相者。则是非相。是故如来说名实相。〗

虽行清净行。若见垢净二相。当情并是垢也。即非清净心也。但有所得。即非实相。

〖世尊。我今得闻如是经典。信解受持。不足为难。若当来世。后五百岁。其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是人则为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

须菩提深悟佛意。盖自见业尽垢除。慧眼明澈。信解受持。即无难也。世尊在世说法之时。亦有无量众生。不能信解受持。何必独言后五百岁。盖佛在之日。虽有中下根不信及怀疑者。即往问佛。佛即随宜为说。无不契悟。佛灭后。后五百岁。渐至末法。去圣遥远。但存言教。人若有疑。无处咨决。愚迷抱执。不悟无生。著相驰求。轮回诸有。于此时中。得闻深经。清心敬信。悟无生理者。甚为希有。故言第一希有。于如来灭后。后五百岁。若复有人。能于般若波罗蜜甚深经典。信解受持者。即知此人无我人众生寿者之相。无此四相。是名实相。即是佛心。故曰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

〖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

佛印可须菩提所解。善契我心。故重言如是也。

〖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不惊不怖不畏。当知是人。甚为希有。〗

声闻久著法相。执有为解。不了诸法本空。一切文字。皆是假立。忽闻深经。诸相不生。言下即佛。所以惊怖。唯是上根菩萨。得闻此理。欢喜受持。心无恐怖退转。如此之流。甚为希有。

〖何以故。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

口说心不行即非。口说心行即是。心有能所即非。心无能所即是也。

〖须菩提。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

见有辱境当情。即非。不见辱境当情。即是。见有身相当彼所害。即非。不见有身相当彼所害。即是。

〖何以故。须菩提。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我于尔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何以故。我于往昔节节支解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瞋恨。〗

如来因中在初地时。为忍辱仙人。被歌利王割截身体。无一念痛恼之心。若有痛恼之心。即生嗔恨。歌利王是梵语。此云无道极恶君也。一说如来因中。曾为国王。常行十善。利益苍生。国人歌赞此王。故云歌利王。求无上菩提。修忍辱行。弥时天帝释化作旃檀罗。乞王身肉。即割施。殊无嗔恼。今并存二说。于理俱通。

〖须菩提。又念过去。于五百世。作忍辱仙人。于尔所世。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如来因中于五百世修忍辱波罗蜜。以得四相不生。如来自述往因者。欲令一切修行人。成就忍辱波罗蜜行。行忍辱波罗蜜行者。不见一切人过恶。冤亲平等。无是无非。被他打骂残害。欢喜受之。倍加恭敬。行如是行者。即能成就忍辱波罗蜜也。

〖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

不应住色生心者。是都标也。声香等别。列其名也。于此六尘起憎爱心。由此妄心。积集无量业结。覆盖佛性。虽种种勤苦修行。不除心垢。无解脱之理。推其根本。都由色上住心。如能念念常行般若波罗蜜。推诸法空。不生执著。念念常自精进。一心守护。无令放逸。净名经云。求一切智。无非时求。大般若经云。菩萨摩诃萨昼夜精勤。常住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无时暂舍。

〖若心有住。则为非住。〗

若心住涅槃。非是菩萨住处。不住涅槃。不住诸法。一切处不住。方是菩萨住处。上文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也。

〖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应如是布施。〗

菩萨不为求望自身快乐。而行布施。但为内破悭心。外利益一切众生。而行布施也。

〖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则非众生。〗

如者不生。来者不灭。不生者我人等相不生。不灭者觉照不灭。下文云。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如来说我人等相。毕竟可破坏。非真实体也。一切众生。尽是假名。若离妄心。即无众生可得。故言即非众生。

〖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

真语者。说一切有情无情皆有佛性。实语者。说众生造恶业定受苦报。如语者。说众生修善法。定有乐报。不诳语者。说般若波罗蜜法。出生三世佛。决定不虚。不异语者。如来所说初善中善后善旨意微妙。一切天魔外道。无有能超胜及破坏佛语者也。

〖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

无实者以法体空寂。无相可得。然中有恒沙性德。用之不匮。故言无虚。欲言其实。无相可得。欲言其虚。用而无闻。是故不得言无。不得言有。得无而不无。言譬不及者。其唯真智乎。若不离相修行。无由臻此。

〖须菩提。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则无所见。〗

于一切法。心有住着。则不了三轮体空。如盲者处暗。无所晓了。华严经云。声闻在如来会中闻法。如盲如聋。为住诸法相故也。

〖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

若菩萨常行般若波罗蜜多。无著无相行。如人有目。处于皎日之中。何所不见也。

〖须菩提。当来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

当来之世者。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浊恶之世。邪法竞起。正法难行。于此时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遇此经。从师禀受。读诵在心。精进不忘。依义修行。悟入佛之知见。则能成就阿耨菩提。以是三世诸佛。无不知之。

【持经功德分第十五】

受持读诵。自利利他。功德无边。不可称量。故受之以持经功德分。

〖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

佛说末法之时。得闻此经。信心不逆。四相不生。即是佛之知见。此人功德。胜前多劫舍身功德。百千万亿不可譬喻。一念闻经。其福尚多。何况更能书写受持为人解说。当知此人。决定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种种方便。为说如是甚深经典。俾离诸相。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得福德。无有边际。盖缘多劫舍身。不了诸法本空。心有能所。未离众生之见。如能闻经悟道。我人顿尽。言下即佛。将舍身有漏之福。比持经无漏之慧。实不可及。故虽十方聚宝。三世舍身。不如持经四句偈。

注云。心有能所四字。一本云。有能舍所舍心。有元来未离众生之见。此解意又分明。故两存之。

〖须菩提。以要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

持经之人。心无我所。无我所故。是为佛心。佛心功德。无有边际。故言不可称量。

〖如来为发大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者说。〗

大乘者智慧广大。善能建立一切法。最上乘者。不见垢法可厌。不见净法可求。不见众生可度。不见涅槃可证。不作度众生心。不作不度众生心。是名最上乘。亦名一切智。亦名无生忍。亦名大般若。

〖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如来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如是人等。则为荷担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若有人发心求佛无上道。闻此无相无为甚深之法。即当信解受持。为人解说。令其深悟。不生毁谤。得大忍力。大智慧力。大方便力。方能流通此经也。上根之人。闻此经典。得深悟佛意。持自心经。见性究竟。复起利他之行。能为人解说。令诸学者。自悟无相理。得见本性如来。成无上道。当知说法之人。所得功德。无有边际。不可称量。闻经解义。如教修行。复能广为人说。令诸众生。得悟修行无相无著之行。以能行此行。有大智慧光明。出离尘劳。虽离尘劳。不作离尘劳之念。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名荷担如来。当知持经之人。自有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功德。

〖何以故。须菩提。若乐小法者。著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

何名乐小法者。为二乘声闻人。乐小果不发大心。故即于如来深法。不能受持读诵。为人解说。

〖须菩提。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则为是塔。皆应恭敬。作礼围绕。以诸华香。而散其处。〗

若人口诵般若，心行般若，在在处处。常行无为无相之行。此人所在之处。如有佛塔。感得一切天人。各持供养。作礼恭敬。与佛无异。能受持经者。是人心中。自有世尊。故云如佛塔庙。当知所得福德。无量无边。

【能净业障分第十六】

恒沙罪业。一念消除果报。

〖复次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言持经之人。各得一切天人恭敬供养。为前生有重业障故。今生虽得受持诸佛如来甚深经典。常被人轻贱。不得人恭敬供养。自以受持经典故。不起人我等相。不问冤亲。常行恭敬。心无恼恨。荡然无所计较。念念常行般若波罗蜜行。曾无退转。以能如是修行故。得无量劫以到今生。所有极恶罪障。并能消灭。又约理而言。先世即是前念妄心。今世即是后念觉心。以后念觉心。轻贱前念妄心。妄不得住。故云先世罪业。即为消灭。妄念即灭。罪业不成。即得菩提也。

〖须菩提。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于然灯佛前。得值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悉皆供养承事。无空过者。若复有人于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供养恒沙诸佛。施宝满三千界。舍身如微尘数。种种福德不及持经一念悟无生理。息希望心。远离众生颠倒知见。即到波罗蜜彼岸。永出三涂。证无余涅槃也。

〖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我若具说者。或有人闻。心则狂乱。狐疑不信。〗

佛言末法众生。德薄垢重。嫉妒弥深，邪见炽盛。于此时中。如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圆成法相。了无所得。念念常行慈悲喜舍。谦下柔和。究竟成就无上菩提。或有人不知如来正法。常住不灭。闻说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人能成就无相心。行无相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则必心生惊怖。狐疑不信。

〖须菩提。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

是经义者。即无著无相行也。云不可思议者。赞叹无著无相行。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

【究竟无我分第十七】

本来无我。安得有人。为度彼人。故权立我。故受之以究竟无我分。

〖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当生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

须菩提问佛。如来灭后后五百岁。若有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依何法而住。如何降伏其心。佛言。当发度脱一切众生心。度脱一切众生。尽得成佛已。不得见有一众生是我灭度者。何以故。为除能所心。除有众生心。亦除我见心也。

〖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则非菩萨。〗

菩萨若见有众生可度者。即是我相。有能度众生心。即是人相。谓涅槃可求。即是众生相。见有涅槃可证。即是寿者相。有此四相。即非菩萨也。

〖所以者何。须菩提。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

有法者。我人等四法是也。不除四法。终不得菩提。若言我发菩提心者。亦是人我等法。人我等法。是烦恼根本。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于然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佛于然灯佛所。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

佛告须菩提。我於师处。不除四相。得授记不。须菩提深解无相之理。故言不也。善契佛意。故佛言如是如是。言是。即印可之辞也。

〖须菩提。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然灯佛则不与我受记。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以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灯佛与我受记。作是言。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何以故。如来者。即诸法如义。〗

佛言实无我人众生寿者。始得受菩提记。我若有发菩提心。然灯佛则不与我授记。以实无所得。然灯佛始与我授记。此一段文。总成须菩提无我义。佛言诸法如义者。诸法即是色声香味触法。于此六尘中。善能分别。而本体湛然。不染不著。曾无变异。如空不动。圆通莹澈。历劫常存。是名诸法如义。菩萨璎珞经云。毁誉不动。是如来行。入佛境界经云。诸欲不染故。敬礼无所观。

〖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是中无实无虚。〗

佛言实无所得心。而得菩提。以所得心不生。是故得菩提。离此心外。更无菩提可得。故言无实也。所得心寂灭。一切智本有。万行悉圆备。恒沙德性。用无乏少。故言无虚也。

〖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须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

能于诸法。心无取舍。亦无能所。炽然建立一切法。而心常空寂。故知一切法皆是佛法。恐迷者贪著一切法以为佛法。为遣此病。故言即非一切。心无能所。寂而常照。定慧齐行。礼用一致。是故名一切法。

〖须菩提。譬如人身长大。须菩提言。世尊。如来说人身长大。则为非大身。是名大身。〗

如来说人身长大。则为非大身者。以显一切众生。法身不二。无有限量。是名大身。法身本无处所。故言则非大身。又以色身虽大。内无智慧。即非大身。色身虽小。内有智慧。得名大身。虽有智慧。不能依行。即非大身。依教修行。悟入诸佛无上知见。心无能所限量。是名大身也。

〖须菩提。菩萨亦如是。若作是言。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则不名菩萨。〗

菩萨若言由我说法。除得彼人烦恼。即是法我。若言我度得众生。即有我所。虽度脱众生。心有能所。我人不除。不得名为菩萨。炽然说种种方便。化度众生。心无能所。即是菩萨也。

〖何以故。须菩提。实无有法名为菩萨。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须菩提。若菩萨作是言。我当庄严佛土。是不名菩萨。何以故。如来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

菩萨若言我能建立世界者。即非菩萨。虽然建立世界。心有能所。即非菩萨。炽然建立世界。能所心不生。是名菩萨。最胜妙定经云。假使有人造得白银精舍满三千大千世界。不如一念禅定心。心有能所。即非禅定。能所不生。是名禅定。禅定即是清净心也。

〖须菩提。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名真是菩萨。〗

于诸法相无所滞碍。是名通达。不作解法心。是名无我法。无我法者。如来说名真是菩萨。随分行持。亦得名为菩萨。然未为真菩萨。解行圆满。一切能所心尽。方得名真是菩萨。

【一体同观分第十八】

一眼摄五眼。一沙摄恒河沙。一世界摄多世界。一心摄若干心。故受之以一体同观分。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来有肉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来有天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慧眼不。如是世尊。如来有慧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来有法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来有佛眼。〗

一切人尽有五眼。为迷所覆。不能自见。故佛教除却迷心。即五眼开明。念念修行般若波罗蜜法。初除迷心。名为第一肉眼。见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起怜悯心。是名为第二天眼。痴心不生。名为第三慧眼。著法心除。名为第四法眼。细惑永尽。圆明遍照。名为第五佛眼。

又云见色身中有法身。名为天眼。见一切众生各具般若性。名为慧眼。见性明澈。能所永除。一切佛法。本来自备。名为法眼。见般若波罗蜜。能生三世一切法。名为佛眼。

〖须菩提。于意云何。恒河中所有沙。佛说是沙不。如是世尊。如来说是沙。须菩提。于意云何。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等恒河。是诸恒河所有沙数佛世界。如是宁为多不。甚多世尊。〗

恒河者。西国祗园精舍侧近河。如来说法。指此河为喻。佛说此河中沙。一沙况一世界。以为多不。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佛举此众多国土者。欲明其中所有众生。一一众生。皆有若许心数也。

〖佛告须菩提。尔所国土中。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何以故。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

尔所国土中所有众生。一一众生。皆有若干差别心数。心数虽多。总名妄心。识得妄心非心。是名为心。此心即真心。常心。佛心。般若波罗蜜心。清净菩提涅槃心。

〖所以者何。须菩提。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

过去心不可得者。前念妄心。瞥然已过。追寻无有处所。现在心不可得者。真心无相。凭何得见。未来心不可得者。本无可得。习气已尽。更不复生。了此三心皆不可得。是名为佛。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遍周法界。一化普通。七宝福田。宁如四句。故受之以法界通化分。

〖须菩提。于意云何。若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缘。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缘。得福甚多。须菩提。若福德有实。如来不说得福德多。以福德无故。如来说得福德多。〗

七宝之福。不能成就佛果菩提。故言无也。以其无量数限。故名曰多。如能超过。即不说多也。

【离色离相分第二十】

三身具足。诸相圆成。人法俱忘。即非具足。故受之以离色离相分。

〖须菩提。于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见不。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何以故。如来说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

佛意恐众生不见法身。但见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紫磨金耀。以为如来真身。为遣此迷。故问须菩提。佛可以具足色身见不。三十二相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净行者。即六波罗蜜是也。于五根中修六波罗蜜。于意根中定慧双修。是名具足色身。从爱如来三十二相。内不行三十二净行。即非具足色身。不爱如来色身。能自持清净行。亦名得具足色身。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不。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何以故。如来说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诸相具足。〗

如来者。即无相法身是也。非肉眼所见。慧眼乃能见之。慧眼未明具足。生我人等相。以观三十二相为如来者。即不名为具足也。慧眼明澈。我人等相不生。正智光明常照。是名诸相具足。三毒未泯。言见如来真身者。固无此理。纵能见者。只是化身。非真实无相之法身也。

【非说所说分第二十一】

终日谈空。不谈一字。若云有说。即谤如来。故受之以非说所说分。

〖须菩提。汝勿谓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

凡夫说法。心有所得。故告须菩提。如来说法。心无所得。凡夫作能解心说。如来语默皆如。所发言辞。如响应声。任用无心。不同凡夫作生灭心说。若言如来说法心有生灭者。即为谤佛。维摩经云。真说法。无说无示。听法者，无闻无得。了万法空寂。一切名言。皆是假立。于自性空中。炽然建立。一切言辞演说。诸法无相无为。开导迷人。令见本性。修证无上菩提。

〖尔时。慧命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生信心不。佛告须菩提。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何以故。须菩提。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

灵幽法师加此。尔时慧命须菩提以下六十二字。是长庆二年。今现在濠州钟离寺石碑上。记六祖解在前。故无解。今亦存之。

【无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无上正智。实无少法。法无所得。正遍历然。故受之以无法可得分。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得耶。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须菩提言。所得心尽。即是菩提。佛言。如是如是。我于菩提实无希求心。亦无所得心。以如是故。得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净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一法存心。情生高下。净心修行。善法何穷。故受之以净心行善分。

〖复次须菩提。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此菩提法者。上至诸佛。下至昆虫。尽含种智。与佛无异。故言平等。无有高下。以菩提无二故。但离四相。修一切善法。则得菩提。若不离四相。虽修一切善法。转增我人。欲证解脱之心。无由可了。若离四相。修一切善法。解脱可期。修一切善法者。于一切法。无有染著。对一切境。不动不摇。于出世法。不贪不著不爱。于一切处常行方便。随顺众生。使之欢喜信服。为说正法。令悟菩提。如是始名修行。故言修一切善法。

〖须菩提。所言善法者。如来说非善法。是名善法。〗

修一切善法。希望果报。即非善法。六度万行炽然俱作。心不望报。是名善法。

【福智无比分第二十四】

施宝如山。山非无尽。大身妙智。斯即实山。故受之以福智无比分。

〖须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诸须弥山王。如是等七宝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他人说。于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大铁围山。高广二百二十四万里。小铁围山。高广一百一十二万里。须弥山高广三百三十六万里。以此名为三千大千世界。就理而言。即贪嗔痴妄念各具一千也。如尔许山。尽如弥弥。以况七宝数持用布施。所得福德。无量无边。终是有漏之因。而无解脱之理。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四句经文虽少。依之修行。即得成佛。是知持经之福。能令众生证得菩提。故不可比。

【化无所化分第二十五】

化门建立。未脱筌蹄。以要言之。实无所住。故受之以化无所化分。

〖须菩提。于意云何。汝等勿谓如来作是念。我当度众生。须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若有众生如来度者。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寿者。〗

须菩提意谓如来有度众生心。佛为遣须菩提如是疑心。故言莫作是念。一切众生。本自是佛。若言如来得度众生成佛。即为妄语。以妄语故。即是我人众生寿者。此为遣我所心也。夫一切众生虽有佛性。若不因诸佛说法。无由自悟。凭何修行。得成佛道。

〖须菩提。如来说有我者。则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须菩提。凡夫者。如来说即非凡夫。是名凡夫。〗

如来说有我者。是自性清净。常乐我净之我。不同凡夫贪嗔痴无明虚妄不实之我。故言凡夫之人。以为有我。有我人者。即是凡夫。我人不生。即非凡夫。心有生灭。即是凡夫。心无生灭。即非凡夫。不悟般若波罗蜜多。即是凡夫。若悟般若波罗蜜多。即非凡夫。心有能所。即是凡夫。心无能所。即非凡夫。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色见声求。是行邪道。于兹妙契。独露真常。故受之以法身非相分。

〖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不。须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佛言。须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则是如来。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

世尊大慈。恐须菩提执相之病未除。故作此问。须菩提未知佛意。乃言如是如是之言。早是迷心。更言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又是一重迷心。离真转远。故如来为说除彼迷心。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即是如来。转轮圣王虽有三十二相。岂得同如来。世尊引此言者。以遣须菩提执相之病。令其所悟深澈。须菩提被问。迷心顿释。故云如我解佛所说义。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须菩提是大阿罗汉。所悟甚深得方便。不生迷路。以冀世尊除遣细惑。令后世众生所见不谬也。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若以两字。是发语之端。色者相也。见者识也。我者。是一切众生身中自性清净。无为无相真常之体。不可高声念佛而得成就。念须正念分明。方得悟解。若以色声求之。不可见也。是知于相中观佛，声中求法。心有生灭。不悟如来矣。

【无断无灭分第二十七】

相而无相。空且不空。亘古亘今。执云断灭。故受之以无断无灭分。

〖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莫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说诸法断灭相。莫作是念。何以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

须菩提闻说真身离相。便谓不修三十二净行而得菩提。佛语须菩提。莫言如来不修三十二净行而得菩提。汝若言不修三十二净行得阿耨菩提者。即是断佛种性。无有是处。

【不受不贪分第二十八】

大心成忍。本自无贪。世福甚多。云何有受。故受之以不受不贪分。

〖须菩提。若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此菩萨胜前菩萨所得功德。何以故。异本有此三字须菩提。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不受福德。须菩提。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著。是故说不受福德。〗

通达一切法。无能所心。是名为忍。此人所得福德。胜前七宝福德。菩萨所作福德。不为自己。意在利益一切众生。故言不受福德。

【威仪寂静分第二十九】

去来坐卧。无不如如。故受之以威仪寂静分。

〖须菩提。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是人不解我所说义。何以故。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

如来非来非不来。非去非不去。非坐非不坐。非卧非不卧。行住坐卧四威仪中。常在空寂。即是如来也。

【一合相理分第三十】

信心不断。斯即微尘。信宝遍充。是名世界。界尘一合。法尔如然。故受之以一合相理分。

〖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于意云何。是微尘众。宁为多不。须菩提言。甚多。此二句原本无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尘众实有者。佛则不说是微尘众。所以者何。佛说微尘众。即非微尘众。是名微尘众。〗

佛说三千大千世界。以喻一切众生性上微尘之数。如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微尘。一切众生性上妄念微尘。即非微尘者。闻经悟道。觉慧常照。趣向菩提也。念念不住。常在清净。如是清净微尘。是名微尘众。

〖世尊。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则非世界。是名世界。〗

三千者约理而言。则贪嗔痴妄念各具一千数也。心为善恶之本。能作凡作圣。其动静不可测度。广大无边。故名大千世界。

〖何以故。若世界实有者。则是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则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

心中明了。莫过悲智二法。由此二法。而得菩提。说一合相者。心有所得故。即非一合相。心无所得。是名一合相。一合相者。不坏假名。而谈实相。

〖须菩提。一合相者。则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著其事。〗

由悲智二法。成就佛果菩提。说不可尽。妙不可言。凡夫之人。贪著文字事业。不行悲智二法。若不行悲智二法。而求无上菩提。何由可得。

【知见不生分第三十一】

四见俱非。是名四见。故受之以知见不生分。

〖须菩提。若人言。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须菩提。于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说义不。不也。世尊。是人不解如来所说义。何以故。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

如来说此经者。令一切众生自悟般若智慧。自修行菩提果。凡夫人不解佛意。便谓如来说我人等见。不知如来说甚深无相无为般若波罗蜜法。如来所说我人等见。不同凡夫我人等见。如来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是真我见。说一切众生有无漏智。性本自具足。是人见。说一切众生本自无烦恼。是众生见。说一切众生。性本不生不灭。是寿者见。

〖须菩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须菩提。所言法相者。如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发菩提心者。应见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应见一切众生无漏种智。本自具足。应信一切众生本无烦恼。应信一切众生。自性本无生灭。虽行一切智慧。方便接物利生。不作能所之心。口说无相法。而心有能所。即非法相。口说无相法。心行无相行。而能所心灭。是名法相也。

【应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一念发心。获福亦尔。应身化物。岂得已哉。真佛流通。于事毕矣。故受之以应化非真分。

〖须菩提。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者。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其福胜彼。云何为人演说。不取于相。如如不动。〗

七宝福虽多。不如有人发菩提心。受持此经四句。为人演说。其福胜彼百千万亿。不可譬喻。说法善巧方便。观根应量。种种随宜。是名人演说。所听法人。有种种相貌不等。不得作分别之心。但了空寂如如之心。无所得心。无胜负心。无希望心。无生灭心。是名如如不动也。

〖何以故。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梦者是妄身。幻者是妄念。泡者是烦恼。影者是业障。梦幻泡影业。是名有为法。若无为法。则真实难名相。悟者无诸业。

〖佛说是经已。长老须菩提。及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法王经

此处脱文。即从坐起。绕佛三匝。却住一面。五体投地。悲泣流涕。而白佛言。天中尊。如来欲入涅槃。时欲将至。若灭度后千五百岁。五浊众生多作恶业。专行十恶。如此众生。福德力薄。于佛所说十二部经。甚深妙法。多文广义。意趣难解。于其法。不可揽。愿佛慈悲。为说大乘决定真实。令此众生。得真妙药。疗诸毒病。悉令得愈。

佛告虚空藏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汝能为诸众生问如是事。得大利益。不可思议。我当为汝分别宣说真实大乘决定了义。何以故。度众生故。令诸众生。离烦恼故。出地狱苦。生净土故。必定解脱。超生死故。汝等皆当一心。为汝宣说。

尔时大众。皆大欢喜踊跃。异口同音。俱发声言。愿佛慈悲。为我宣说。

佛言。诸善男子。欲求解脱。当断攀缘。一心无二。舍有心相。心性体空。于心性中。无染无舍。若无取舍。即无所得。若无所得。即名菩提。何以故。众多烦恼。皆一心生。心若不生。烦恼不生。于诸境智。即无取舍。若无取舍。即离诸著。若离诸著。即不攀缘。

虚空藏菩萨白佛言。世尊。众生境智。能生善恶。是缘起处。内外二边。诸法相入。云何于中而不取舍。

佛告虚空藏菩萨言。善男子。一禅聚观诸内外必竟不有。何以故。观内顾内。真性不生。观外顾外。无明不起。无生无起。即无涅槃。是为清净。是妙良药。

虚空藏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所说大乘实相甚深微妙无上良药。入一乘谛。而后众生。三业不净。作十恶业。行阐提行。根基狭劣。难可措心。药病差别。作何方便。令入大乘。

佛告虚空藏菩萨。我有方便令入大乘。虚空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从昔闻如来为大乘人说六波罗蜜法。为中乘人说十二因缘法。为小乘人说四谛法。为阐提人说十善法。皆对病根。为说良药。云何今日说一乘法。以救四人。

佛告虚空藏菩萨言。我说一乘道法。犹如一地。能生万物。长养一切。犹如大雨。普润一切。在地生者。皆得润泽。犹如一米。一味之饭。在世众生。人及非人。皆以为食。食者悉能长养身命。譬如药王。善合妙丹。众生病热。服者清凉。众生病冷。服者温热。诸下痢者。服之即断。诸下闭者。服之即通。无病不愈。我说一乘法于彼四人。疗诸疾病。亦复如是。

虚空藏菩萨白佛言。世尊。以何方便令彼十恶阐提众生入一乘道。佛告虚空藏菩萨。善男子。我一乘法。即具三乘。更无别说。而作三乘。汝当谛听。为汝宣说。

善男子。妙道深体。一相无二。以方便故。而说三乘。诸法三乘。皆符一观。一切众生。虽有四种。而于佛性。亦无有二。何以故。一切佛。一切众生。同一性相。一体无异。众生之心。自起分别。佛是众生。众生是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性众生性皆同一性。一性平等。等诸法故。

我有方便。令入一乘。善男子。令彼众生。牢固心城。勿令贼入。六识大门。金刚守护。观心住处。知心住处。于心住处。即不住心。若不住心。心则不住。不住诸恶。及以境界。即不攀缘。离攀缘故。心即无求。心若无求。心则无住。若无住处。即名实住心。

善男子。众生之心。作诸烦恼。皆为心神所起不住故。其心若住。即无烦恼。若无烦恼。即是菩提。

虚空藏菩萨白佛言。世尊。一切众生。作诸烦恼。其心不住。从何力起而作攀缘。愿佛慈悲。为众宣说。

佛言。一切众生作诸缘起有二性力。何等为二。一者缘外境界起。是缘性力。二者不缘境界起。自心自起。是性力。善男子。令诸众生不起二性。则无烦恼。则无菩提。若无烦恼。若无菩提。入真实处。是真菩提。汝等菩萨。若化众生。当令心住。

虚空藏菩萨白佛言。世尊。化度众生。令其心住。住在何处。而得菩提。

佛告虚空藏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能善问。如是心义是大菩萨摩诃萨不可思议。汝当谛听。为汝宣说。善男子。若化众生。令其心住。住不在内。住不在外。住不中间。诸佛乘法。亦不在内。亦不在外。亦不在中间。住一心神。于无住处。故得菩提。若得菩提。亦无菩提可得。是名如如。何以故。烦恼妄生。为妄空故。诸法不自生。法亦空故。此心但有空名。心亦不可得。心亦空故。

诸善男子。若知心空。不应于一空心中妄见一切。若见一切。即名心垢。心垢若无。即名漏尽。眼色与心界。三空常净。

虚空藏菩萨白佛言。世尊。诸法若然。一切众生应于一身一心一世界能入一佛世界。一佛世界能入遍满虚空一切佛法世界。

佛告虚空藏菩萨。善男子。如是如是。一切世界入一世界。一一世界有一一莲华座。一一莲华中各有一如来座。一一如来身充满一切世界。示现一切世界。皆悉虚空。诸佛庄严一切世界。有一一菩萨身充满一切世界。有大神力。于一毛孔中安置一切世界。一切世界入一众生身。一一众生身一一世界数。一一世界即是一佛。一一佛道场一菩提树。一菩提树下各有一佛座。一佛身充满一切世界。一一佛妙声亦充满一切世界。一切世界。皆随所应。无不闻解。皆为欢喜。诸行者。知法在其身中。不应而于他方一切世界之处而心佛身。应于一心一世界处而求佛身。于一身中能生一切身。于一切身中能生一身。何以故。一身一佛身故。一切众生身。众生身及诸佛身皆从一心生。一心若善。诸法善尽。一心若恶。诸法恶尽。若作恶业。则生恶众生之身。若作善业。则生天人诸身。若于一心离一心想。于心相中空无所得。复离空心界。于无取地。能生佛身。于佛身中一身无二。一佛性故。一佛性中即一心性。于一心外。更无他求。若作他求。即为颠倒。何以故。一切心法。无由外请。于外请处。即名为他。若求他处。即名虚妄。

虚空藏菩萨白佛言。世尊。于一心中而得佛者。一切心中皆有佛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若各各能定身心。即得成佛。离此外更无求佛处。

佛告虚空藏菩萨言。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言。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诸佛如来皆以一心法。令诸一切众生。一切之心。于一心中而求佛法。而得佛身。虚空藏菩萨白佛言。世尊。若诸众生有佛性。于佛性中而求得佛。一切众生皆有心。亦有佛性。是为可得。是为可见。

佛告虚空藏菩萨言。善男子。入佛妙性实相之际。亦不可得。非不可得。亦不可见。非不可见。何以故。菩萨。说佛性有。即名谤佛。说佛性无。亦为谤佛。说佛性亦有亦无。亦为谤佛。说佛性非有非无亦为谤佛。何以故。菩萨。众生佛性非有如虚空。非无如兔角。兔角无故。虚空常故。非有质相。非有空相。离诸形相。无所著故。不在生处。是故不垢。不住灭处。是故不断。众生佛性。妙相如是。说佛性有。即增益谤。说佛性无。损减谤。说佛性非有非无。戏论谤。说佛性似有似无。相违谤。

虚空藏菩萨白佛言。世尊。众生佛性若妙如是。离诸境界。则无所染。犹如虚空。体性常净。云何众生。作诸烦恼。若作烦恼。心则是垢。是心之垢。从何而生。唯愿世尊为众宣说。令诸众生皆悉闻知。令诸众生破诸烦恼。除荡心垢。永离盖缠。

佛即嬉怡微笑。以左手掌摩菩萨顶。放大光明。普照一切。尔时大众一切众生。皆大欢喜踊跃。佛言。菩萨。为诸众生所作如是问。是名正问。是度众生。若作他问。是名邪问。是灭众生。菩萨。汝能正问。是度众生。汝等众生。皆当一心。专念谛听。除散乱想。无营物外。坐性坚志。为汝宣说。若闻说者。一切十恶众生。皆得解脱。

虚空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等大众。一切众生。皆以一心。无余乱想。唯愿世尊。为众宣说。

佛告菩萨大众等。一切烦恼。从颠倒生。一切颠倒。从妄想生。一切妄想。从有我生。一切有我。从无本生。一切无本。即是无住。无住无本。即为不有。有则为垢。无则为净。于其净处。是常波罗蜜。是乐波罗蜜。是我波罗蜜。是净波罗蜜。若作是见。名为正见。若作余见。名为邪见。如是见者。是人有慧。作他见者。是人无慧。若有慧者。则方便解。若无慧者。则方便缚。

虚空藏菩萨白佛言。世尊。于其净处。若有众生。常起常想。常起乐想。常起我想。常起净想。即是有慧。即非颠倒也。

佛言。菩萨。若有众生如是想。则名正想。是人正见。是人有慧。何以故。如来法身常波罗蜜。乐波罗蜜。我波罗蜜。净波罗蜜。清净处诸佛法身。作是见者。是人是佛真一弟子。从正法生。从法化生。从佛口生。得佛四依。虽曰凡夫。是四依菩萨。善男子。于我灭后。若五百岁。若千岁。若千五百岁后。若复有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如说修行。于常乐我净处。信心正见。复以此法教一众生。则名菩萨。虽曰凡夫。得受供养。是出家人。

虚空藏菩萨白佛言。世尊。夫是出家之人。剔除须发。而被法服。受持具戒。不染于俗。是名出家。得受供养。如来今说凡夫是出家人。得受供养。不了其义。愿佛慈悲。为我宣说。

佛告虚空藏菩萨言。善男子。剔除须发者。剔除名想。伏身无我。而被法服。直心无谄曲。欲离俗故。持具戒者。不起贪嗔痴。我说彼人。是名出家。虽是凡夫。能伏身心。不起我慢。心不染尘俗。久离于俗心。如金刚不坏戒性。虽是凡夫。是真出家。复于此教大乘经中修行。如说信佛语故。见常乐我净为众生宣说。虽是凡夫。是四依人。是行菩萨。得受供养。名曰行者。得慧方便。

说大乘法。如是法性。皆不离心。从心化生。湛然常一。一相无二。于一相中。亦无内外。亦无中间。离一切故。若离一切。即无生灭。无生灭者。即是真如。真如常住。法僧不灭。三界众生。自生自灭。善男子。故说众生无我。诸佛如来是真实我。能破生死流故。汝等众生。若求常住。当离诸欲。作无生行。

虚空藏菩萨白佛言。世尊。作何行业。名无生行。佛言。诸善男子。我不生他。则他不生我。何以故。体性清净空。非有非无常。诸境空清净。非无非不断。菩萨。诸佛如来恒以一味一性之香。熏诸众生。一心性净。而诸智者。得会空解。而诸愚者。入迷执缚。何以故。智者众生。无有痴故。于有觉性。觉诸无明。不起无觉。不空不定。入一清净。永离诸恼。愚者众生。为有痴故。于有觉性。不觉无明。即起无觉。作诸尘恼。若有悟觉。则无无觉。若无无觉。则病不生。若病不生。则无有觉。若无有觉。若无无觉。即无痴心。何以故。一疑心中。有二意故。若无疑心。即不生病。若有生处。即入空舍。一性真空。有为无相。逢境缘起。如空幻化。

菩萨。令诸众生当断疑心。而作心师。不师于心。离诸可欲。无令放逸。若生念处。即须当断。前念后念。念不相违。即得顺理。不起无明。不定有觉。本不动故。若起念时。止念前起。

虚空藏菩萨白佛言。世尊。念前若起。作何法觉。而能止之。佛言。菩萨。令诸行者每观心住处。知心住处。即不住心。以是觉故。觉则止之。念欲不起。即无止观。若有起处。安住虚空一性。空中染净俱灭。自性清净。不取不舍。念亦不生。无生无行。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一佛性觉。更无余觉。妙性常存。犹如虚空。不著一切。菩萨。若行此行。犹如执杖。以打虚空。不染而著。是名法行。若有染处。即入方外。游行净地。一心无二。入定正性。观一实谛。而以忏悔。

尔时众中有一阐提。名曰多欲。从昔以来。多作恶业。专行十恶。为诸憎恚嫉妒四蛇牵引。为诸妄想二鼠啮断心根。犹如有人。绳悬在树。四蛇在下。吐毒向之。树上二鼠。啮绳欲断。若心灭。即三业净。若心不灭。眼色与心。俱为妄想。为见所缚。将堕地狱。

尔时一阐提因佛闻法。于一念中。心生惭愧。欲问如来忏悔之法。心怀惭愧。不能发问。如来神通。即知其意。欲令是人。离诸苦恼。出地狱门苦。语虚空藏菩萨言。于我涅槃后。若有阐提之人。多作恶业。灭佛三宝。谤正法。作五逆。必当堕落。于诸地狱乃至十二大劫由不得出。汝等菩萨。当发慈心。令此众生。发露忏悔。皆得解脱。

虚空藏菩萨白佛言。世尊。作何法悔。而得罪除。愿佛慈悲。为分别说。佛言。菩萨。若欲忏悔。当观实谛。若见实谛。诸罪悉除。佛说语已。尔时众中百千万亿一切众生人及非人。皆悉一心。观一实谛。观见见已。罪垢皆灭。唯阐提人不见。其一阐提多欲。即从座起。五体投地。而白佛言。世尊。我心无明。虽复学观。不见实谛。从无始以来。乃至今日。纯行十恶。作何方便。令我得见实谛。令罪消除。佛告多欲。汝等阐提。皆悉一心。为汝分别解说。

多欲。汝等众生。当观身心一佛性。法身佛性。即一无二。若此二种。能作一观。是名正观。亦名一相正见。若见有二。即名为邪。若作邪见。即烦恼起。若无邪见。烦恼不生。烦恼若断。即名清净。

佛言。汝等众生皆当一心观一佛性。佛性之外。更无所见。若有所见。皆为虚妄。作是虚妄。则为颠倒。多欲。一心净。则法法净。一心垢。则多法垢。垢则为罪。净则为真。心若离垢。罪即不生。

多欲白佛言。世尊。我从昔来。乃至今日。作诸恶业。无量无边。历千万劫。今日发心。观一佛性实谛。无边之罪。皆悉除不。愿佛世尊。为我解说。令我一心无疑。

佛言。多欲。若观实谛。诸罪悉除。何以故。多欲。昔日垢心。今日净心。一心无二。更无别心。今日心净。昔心亦净。是故当知。从无数劫来。诸罪尽灭。譬如千年尘镜。以衣一拂。其镜即明。诸尘皆尽。无有遗余。又如千年闇室。燃一炬灯。诸闇皆尽。

汝等众生。常应一心。观一实谛。于诸法内。作诸法行。去离世间一切诸法。何以故。多欲。世间动不动法。皆是败坏。其法若坏。行亦无常。行若无常。法则生灭。离生灭法。即名真谛。多欲。譬如瓦师。作诸瓦器。随心所欲。其器无定。其器相及以名字。皆悉生灭。唯有瓦性。一性是常。诸余体段。悉皆生灭。是生灭体。即不自生。若不自生。即是不有。多欲。佛性如瓦。众生性如器。是生灭法。若离诸业。即是佛身。观一佛身。即无他业。

多欲白佛言。世尊。我观实谛。诸罪已灭。复作何业。而生法身。佛告多欲。若观实谛。诸病不起。罪垢俱息。心如金刚。必竟不坏。善能持戒。心如虚空。内外清净。善入禅聚。心如风火。诸行悉散。善依智慧。即名解脱。以解脱故。则能知见。多欲。汝能修行是事。即得五分法身。

多欲白佛言。世尊。五分法身。有何因果。佛言。多欲。佛性常因。法身常果。何以故。因心佛性缘得果。离因离果。则无因果。若无因果。是佛真身。多欲。于心净国。当住寂净。当观实念。则此念中。即生净国。可为众生。如如说法。入心真空。离诸动说。三识一性。金刚不坏。

尔时众中复有菩萨名曰无行。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若佛灭后五百岁。若千岁。若千五百岁后。若为众生说法。当何法说。愿佛慈悲。为我宣说。令我无疑。

佛告无行菩萨。善男子。若一千五百岁后。为众生说法者。说体不说相。说义不说文。如是说者。是真说法。若说文相。动口动心。皆是诽谤。善男子。若于一切众生处说法。当如如相说。平等相说。何以故。当时一切众生。皆同一病。一心一佛性。一性平等。等诸法故。于中若说高下。即名邪说。其口当破。其舌当裂。何以故。一切众生心垢。同一垢。一切众生心净。同一净。何以故。一切众生一心净。则同一十善法净。一切众生一心垢。则同一十恶垢。众生若病。同一病。众生须药。应须一药。若说多法。即名颠倒。何以故。为妄分别善恶法。破一切法故。随机说法。断佛道故。菩萨。若当说法。当如如相说。

无行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如如相说。佛告无行菩萨言。善男子。说一体真法。是如如说。直心具说。是如如说。无偏执说。是如如说。无分别说。是如如说。住心一净处说。是如如说。诸说不可说。是如如说。

尔时无行菩萨欲令大众一切众生悉皆明了。重白佛言。世尊。云何说不可说是如如说。佛告无行菩萨言。善男子。一切诸法自相空。说则不可说。一切说法无相。说即不可说。一切诸法无作。说即不可说。善男子。若如是说。即不可说。是如如说。

无行菩萨白佛言。世尊。法若如是说。云何直心具说。佛告无行菩萨言。善男子。直心者。直以心信如来义说。不以自心说。具者具十善义。具四谛义。具十二因缘义。具六波罗蜜义。具三解脱门义。具如是等法。于一心中一佛性地等一净说。是名具说。是如如说。何以故。一切诸法。俱为一故。菩萨。等一净法。犹如一大海水味。种种珍宝。所有求者。随心即得。犹如一神丹。种种诸杂药。和合而以合成。疗治一切病。服者一一除愈。等一净法。一心净。一佛性一性净。法亦复如是。等诸法故。如是说者是净说。若别说者是秽说。何以故。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无无佛性。但觉有远近。无无法身分者。若定根机。为小乘人说小乘法。为阐提人说阐提法。若如是说。即名不说佛道法。是断佛性。是灭佛身。是说法人当历百千万劫。堕诸地狱。纵佛出世。由不得出。纵令得出。若生人中。即生边地下贱无有三宝处。缺唇无舌。获如是报。何以故。菩萨。众生之性。则是法性。法性常净。具一切诸实相好。从本以来。无得无失。无出无没。性常真实。亦无虚妄。亦无烦恼。亦无涅槃。亦无增减。究竟清净。一性清净。即是菩提清净性。菩提性一性无二。平等清净。言语道断。犹如虚空。内外清净。是一清净。亦不处内外。亦不处中间。无言无说。云何于中分别病药。若无分别。是无分别智。

善男子。离一心外。一清净外。一佛性外。即无佛可求。即无法可说。即无僧可得。何以故。佛是法故。法是僧故。僧是无为。无为则是佛性。佛性则是法身。是故我说。此经唯说一众生身。一心。一清净。一佛性。一佛道场。一菩提树。充满一切世界。入一切众生身。善男子。一切佛从此经生。一切法从此经生。一切僧从此经见。受持是经者。即名受持三宝。念此经者。即名念三宝。供养此经者。即名供养三宝。

无行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念三宝。若念三宝。得几多福。佛告无行菩萨。善男子。若念三宝。犹如虚空。其福无量。不可思议。若念三宝。安住虚空。心中乃至不见佛法僧。是则不见诸法。不见诸法。则于法中无疑惑。于清净处。念一实相。一体三宝。是念三宝。

无行菩萨白佛言。世尊。于三宝中。一心正念。于烦恼处。自心不起。对缘不起。于诸善法。亦复如是。住一净心。依一佛性。不动不住。不为法体。救众生如己身。化诸众生。如化一身。爱诸众生。由如护眼。是菩萨行。非菩萨行。愿佛世尊。为我宣说。

佛告无行菩萨。是菩萨行。若化众生。当令众生持心不持语。持行不持法。若为说法。说文不说字。说义不说文。何以故。佛性是义故。何以故。离文相故。若取文相。是为虚妄。若舍佛性。是为失本。善男子。若失佛性。而求佛者。由如影中。为人治病。由如攒冰。而以求火。由如无翼鸟。意欲高飞。终无得法。善男子。于此经中调心取义。不得随文。当取其理。若不取理。即名虚妄。亦复不得于其理上。恶取空相。而化众生。即名空见一阐提。但令众生于一心中一佛性相观知实有。是实有相。亦不在有。亦不在无。观此妙有。如如实相。当即住心。依此相处。若住相处。即名清净。是清净处。住即无本。住即是动。是故诸佛如来从无本处。建立一切法。尔时无行菩萨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大圣大佛尊　欲入涅槃寂　为度众生故 说实一乘经

我住慈悲地 怜愍众生故 于诸了义处　问佛一乘心

如来所说法 皆离于世间　入实说佛性　诸法皆清净

离文离相处　亦不中内外　说即不可说 故名说如如

是故平等法　住在于一性 一性清净法　本来不生灭

于空不空中 妙性常无体　解脱非解脱　本净不染故

诸染本不著　妄著如泥污　是泥自为污 妙性常净故

净即无所净　污亦无所污 泥性是为垢　垢性本相空

垢性似狂花 落树还如故　树性无生灭　狂花自来去

佛性本无生　离诸生灭处　无有动不动 性本常尔故

一一不一一　不名不可说 亦复离诸见　不见处可见

常乐我净故 见则是菩提　菩提妙觉性　不动无所觉

即是众生身　一心一佛性　一佛一道场 一大菩提树

能满虚空界　普入众生身 于真三宝中　同一无有二

不住形质处 亦不住空边　入于妄有所　必竟空寂舍

本来无本处　建立一切法　教化诸众生 使入如来藏

尔时佛见无行菩萨说偈语讫。即以神力故。放大光明。遍于三千大千世界。其光明中。现十方净土。其诸国土。皆悉严净。具有一切园林池沼。其池水中。皆有五色莲华台座。其一一华上。各有一一大城。其一一大城内。皆有一一清净大磨尼宝。其一一大磨尼宝内有一如来座。一千二百五十人俱。其诸佛等。皆为大众说一乘法。悉令众生于一身中。一佛一性一清净处。住心不动。不缘诸境。不入诸智。心如虚空不染。一切心如金刚不坏。诸戒心如海水恒流。智慧皆悉解脱。解脱智见。得五分法身。

尔时无行菩萨及诸大众一切众生。见是事已。心大欢喜。皆住一心。不缘一切。入清净处。佛即收光。语诸大众言。诸行者。我欲入涅槃寂。时欲将至。若我灭后。五浊恶世。于此经中。如诸修行。观一身心。不住诸恶。不离菩提。必得解脱。得一乘道。

佛告无行菩萨言。若我灭后。五浊恶世。得见此经。得闻此义。其人即如值佛。若我灭后。若有一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如说修行。其心不动。诸尘不触。过无尘迹。复以此经。令诸众生。受持读诵。复说其义。而以教之。是人虽是凡夫。即是菩萨。如师子吼。

尔时众中复有菩萨名曰法王。即从座起。绕佛三匝。却住一面。五体投地。而白佛言。世尊。我于如来灭后五浊恶世阎浮提中。教化众生。说此良药。疗治众病。悉令除愈。复以此经金刚慧刀。剪诸众生无明之意。复以此经清净法杖。鞭除众生三毒之垢。复以此经大智力士。解脱众生。十缠之缚。复以此经大智法船。运度众生。令至彼岸。复以此经一性清净法。令诸众生。皆得一身一心。一佛一性一清净。决定入一乘。决定出地狱。世尊。若我不能救众生。令诸众生。入诸地狱。即为是我。灭没佛身。唯愿世尊。以此佛法。付嘱于我。为我更说。广度众生。令诸众生。少闻多解。少见多知。不求多文。以取证义。于少法中。必定解脱。无余疑问。愿佛慈悲。为我宣说。

佛告大众。是法王菩萨已曾供养百千万亿劫诸佛。善能方便。救度众生。是菩萨能以一味常风。接续众生之命。汝等众生及未来者。若当受持是菩萨名者。复令大善知识转读此经。广说其义。若有疾病。皆悉得除。诸恶兽神。无能近者。菩萨。汝有如是利益众生。我以此经。付嘱于汝。亦为汝说救度众生之法。少闻多解。少见多知。不求多文。以取证义。汝等菩萨。皆悉一心谛听。为汝宣说。

一切众生。皆一心一佛一性。一切烦恼。皆一心生。皆从境智二处缘起。何以故。以缘性自性二种性力起。二种力性。从一念妄心生。是妄心无本。若一念动时。烦恼即起。当观此念。知念妄心。妄心无本。无本即无住。若知无住。即觉心生。由于本觉。净心无念。若心无念。心即不动。心若不动。亦无住心。是名清净。清净空心。体性清净。无净可证。离诸清净。故说清净。菩萨。于清净心中。无作无起。无垢无净。无增无减。必竟不染。不在一处。离名数故。常尔不尔。由如金刚。不坏一性。犹如虚空。容受一切。由如莲华。不著爱水。若行此行。必定解脱。超生死流。出地狱苦。

菩萨。此一心法。一名忏悔解脱。见实体故。二名法行解脱。住一处故。三名无行解脱。无住著故。此三解脱。皆一心生。一切众生。无二心故。一切众生。皆一乘故。

佛言。法王菩萨。善男子。能知一法即当知一切法。一法不知一切法不知。何以故。诸法无不一相故。菩萨。闻是一者。即是少闻。无法不知。是名多解。何以故。一切法性。归一净故。见是一者。即见一切佛身。何以故。一切佛身。从一清净处生。一净之地。是一切佛身。一切佛道场。一切佛菩提树。善男子。于此法中。断诸烦恼。由如伐树。唯断一根。不断枝叶。何以故。譬如有人。身中毒箭。于身受痛。当即拔箭。其痛即除。若不拔箭。痛则不除。待问箭毛羽是何鸟翼。复问其竹是何山出。复问其箭是谁之射。是人苦痛。其命已终。然拔其箭。终知无益。善男子。心若有垢。当即净心。心若在净。即名清净。诸说清净。离诸有取。能入无取。何以故。无本无住。处常乐我净故。无本无住。真如真实。不离一切。本离离故。性不离道处。住无住故。与心等一无异不共故。不在常处。本不断故。不动不住。性常一故。一亦不一。离名数故。

善男子。六风不动。大树恒安。一性金刚。二见不起。有无不在。住妙常空。慧剑无生。剪诸烦恼。空解无碍。降伏自心。魔王不生。怨贼不起。善男子。于此法中。求实体者。如种一不种枝叶。但养其根。若得生者。花果自出。我此少法。亦复如是。由如一阿摩勤果种。此一果。即得无穷之果。我说此法。于诸法中。最为第一。于诸乘中。最为大乘王。是故此经名为法王。又以此经。付嘱法王菩萨。故名法王。汝等大众。持是经者。即脱诸难。若当持者。如在在处处持。何以故。佛性常于心中。常空寂。内禅真实。清净金刚。六入城门。常如如界。在不在处。在空处中。汝等大众。皆悉勿语。时欲将至。欲入涅槃。是经名涅槃庄严般若波罗蜜无碍解脱。

佛说语已。尔时大众皆得涅槃般若波罗蜜空脱无碍。尔时法王菩萨从投地起。即于本处。入大涅槃。会空解脱。于无著地。举足下足。皆游清净。合掌向佛。作礼而去。

思益梵天所问经法要

其佛土有菩萨梵天，名曰思益，住不退转；见此光已，到日月光佛所，头面作礼，白佛言：世尊，我欲诣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所，奉见供养，亲近咨受。彼佛亦复欲见我等。

其佛告言：便往，梵天，今正是时。彼娑婆国有若干千亿诸菩萨集，汝应以十法游于彼土。何等为十？于毁于誉，心无增减；闻善闻恶，心无分别；于诸愚智，等以悲心；于上中下众生之类，意常平等；于轻毁供养，心无有二；于他阙失，莫见其过；见种种乘，皆是一乘；闻三恶道，亦勿惊畏；于诸菩萨，生如来想；佛出五浊世，生希有想。梵天，汝当以此十法，游彼世界。

思益梵天白佛言：世尊，我不敢于如来前作师子吼。我所能行，佛自知之！今当以此十法，游彼世界，一心修行。

尔时，日月光佛国有诸菩萨白佛言：世尊，我得大利，不生如是恶众生中。

其佛告言：善男子，勿作是语！所以者何？若菩萨于此国中，百千万劫，净修梵行，不如彼土，从旦至食，无瞋碍心，其福为胜！

网明言：梵天，何谓一切法正，一切法邪？

梵天言：于诸法性无心故，一切法名为正。若于无心法中，以心分别观者，一切法名为邪。一切法离相名为正。若不信解是离相，是即分别诸法。若分别诸法，则入增上慢，随所分别，皆名为邪。

网明言：何谓为诸法正性？

梵天言：诸法离自性、离欲际，是名正性。

网明言：少有能解如是正性者？

梵天言：是正性不一不多。网明，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如是知诸法正性，若已知、若今知、若当知，是人无有法已得，无有法今得，无有法当得。所以者何？佛说无得无分别，名为所作已办相。若人闻是诸法正性，勤行精进，是名如说修行，不从一地至一地。若不从一地至一地，是人不在生死，不在涅槃。所以者何？诸佛不得生死，不得涅槃。

网明言：佛不为度生死故说法耶？梵天言：佛所示法，有度生死耶？网明言：无也。

梵天言：以是因缘，当知佛不令众生出生死、入涅槃，但为度妄想分别、生死涅槃二相者耳！此中实无度生死至涅槃者。所以者何？诸法平等，无有往来，无出生死，无入涅槃。

尔时，世尊赞思益梵天言：善哉！善哉！说诸法正性，应如汝所说。

佛告梵天：我不得生死，不得涅槃。如来虽说生死，实无有人往来生死。虽说涅槃，实无有人得灭度者。若有入此法门，是人非生死相，非灭度相。

尔时，会中五百比丘，从座而起，作是言：我等空修梵行！今实见有灭度者，而言无有灭度，我等何用修道求智慧为？

尔时，网明菩萨白佛言：世尊，若有于法生见，则于其人佛不出世。世尊，若有决定见涅槃者，是人不度生死。所以者何？涅槃名为除灭诸相，远离一切动念戏论。世尊，是诸比丘，于佛正法出家，而今堕于外道邪见，见涅槃决定相。譬如从麻出油，从酪出酥。世尊，若人于诸法灭相中求涅槃者，我说是辈，皆为增上慢人。世尊，正行道者，于法不作生、不作灭，无得无果。

网明谓梵天言：是五百比丘从座起者，汝当为作方便，引导其心，入此法门，令得信解，离诸邪见。

梵天言：善男子，纵使令去，至恒河沙劫，不能得出如此法门。譬如痴人，畏于虚空，舍空而走，在所至处，不离虚空。此诸比丘，亦复如是，虽复远去，不出空相，不出无相相，不出无作相。又如一人，求索虚空，东西驰走，言我欲得空、我欲得空，是人但说虚空名字，而不得空，于空中行，而不见空；此诸比丘，亦复如是，欲求涅槃，行涅槃中，而不得涅槃。所以者何？涅槃者，但有名字。犹如虚空，但有名字，不可得取，涅槃亦复如是，但有名字，而不可得。

尔时，五百比丘，闻说是法，不受诸法，漏尽心得解脱，得阿罗汉道。作是言：世尊，若人于诸法毕竟灭相中求涅槃者，则于其人，佛不出世。世尊，我等今者，非凡夫，非学、非无学，不在生死、不在涅槃。所以者何？佛出世故，名为远离一切动念戏论。

尔时，长老舍利弗，谓诸比丘：汝今得正智，为己利耶？

五百比丘言：长老舍利弗，我等今者，得诸烦恼，不可作而作。

舍利弗言：何故说此？诸比丘言：知诸烦恼实相，故言得诸烦恼。涅槃是无作性，我等已证故，说不可作而作。

舍利弗言：善哉！善哉！汝等今者，住于福田，能消供养。

诸比丘言：大师世尊尚不能消诸供养，何况我等？

舍利弗言：何故说此？诸比丘言：世尊知见法性，性常净故。

说五阴是世，世间所依止，依止于五阴，不脱世间法。菩萨有智慧，知世间实相，所谓五阴如，世间法不染。利衰及毁誉，称讥与苦乐，如此之八法，常牵于世间。大智慧菩萨，散灭世间法，见世坏败相，处之而不动，得利心不高，失利心不下，其心坚不动，譬如须弥山。利衰及毁誉，称讥与苦乐，于此世八法，其心常平等。知世间虚妄，皆从颠倒起，如是之人等，不行世间道。世间所有道，菩萨皆识知，故能于世间，度众生苦恼。虽行于世间，如莲华不染，亦不坏世间，通达法性故。世间行世间，不知是世间；菩萨行世间，明了世间相。世间虚空相，虚空亦无相，菩萨知如是，不染于世间。如所知世间，随知而演说，知世间性故，亦不坏世间。五阴无自性，是即世间性，若人不知是，常住于世间。若见知五阴，无生亦无灭，是人行世间，而不依世间。凡夫不知法，于世起诤讼，是实是不实，住是二相中。我常不与世，起于诤讼事，世间之实相，悉已了知故。诸佛所说法，皆悉无诤讼，知世平等故，非实非虚妄。若佛法决定，有实有虚妄，是即为贪著，与外道无异。而今实义中，无实无虚妄，是故我常说，出世法无二。若人知世间，如是之实性，于实于虚妄，不取此恶见。如是知世间，清净如虚空，是大名称人，照世间如日。若人见世间，如我之所见，如斯之人等，能见十方佛。诸法从缘生，自无有定性，若知此因缘，则达法实相。若知法实相，是则知空相，若能知空相，则为见导师。若有人得闻，如是世间相，虽行于世间，而不住世间。依止诸见人，不能及此事，云何行世间，而不住世间？若佛灭度后，有乐是法者，佛则于其人，常现于法身。若人解达此，则守护我法，亦为供养我，亦是世导师。若人须臾闻，世间性如此，是人终不为，恶魔所得便。若能达此义，则为大智慧，法财之施主，亦是具禁戒。若知世如此，忍辱力勇健，具足诸禅定，通达于智慧，所在闻是法，其方则有佛，如是诸菩萨，不久坐道场。若有深爱乐，如是世间性，则能降众魔，疾得无上道。

尔时，思益梵天白佛言：世尊，所说四圣谛，何等是真圣谛？

梵天，苦不名为圣谛，苦集不名为圣谛，苦灭不名为圣谛，苦灭道不名为圣谛。所以者何？若苦是圣谛者，一切牛驴畜生等，皆应有苦圣谛。若集是圣谛者，一切在所生处众生，皆应有集圣谛。所以者何？以集故生诸趣中。若苦灭是圣谛者，观灭者、说断灭者，皆应有灭圣谛。若道是圣谛者，缘一切有为道者，皆应有道圣谛。

梵天，以是因缘故，当知圣谛非苦、非集、非灭、非道。圣谛者，知苦无生，是名苦圣谛。知集无和合，是名集圣谛。于毕竟灭法中，知无生无灭，是名灭圣谛。于一切法平等，以不二法得道，是名道圣谛。梵天，真圣谛者，无有虚妄。虚妄者，所谓著我、著众生、著人、著寿命者、著养育者，著有著无，著生著灭，著生死著涅槃。

梵天，若行者言我知见苦，是虚妄；我断集，是虚妄；我灭证，是虚妄；我修道，是虚妄。所以者何？是人遗失佛所护念，是故说为虚妄。何等是佛所护念？谓不忆念一切诸法，是名佛所护念。若行者住是念中，则不住一切相。若不住一切相，则住实际。若住实际，是名不住心。若不住心，是人名为实语者，非妄语者。梵天，是故当知，若非实非虚妄者，是名圣谛。梵天，实者终不作不实，若有佛、若无佛，法性常住。所谓生死性、涅槃性，是性常实。所以者何？非离生死得涅槃，名为圣谛。若人证如是四谛，是名世间实语者。

梵天，当来有比丘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是人说生相是苦谛，众缘和合是集谛，灭法是灭谛，以二法求相是道谛。佛言：我说此愚人是外道徒党，我非彼人师，彼非我弟子。是人堕于邪道，破失法故，说言有谛。梵天，且观我坐道场时，不得一法是实、是虚妄。若我不得法，是法宁可于众中有言说、有论议、有教化耶？梵天言：不也，世尊。

梵天，以诸法无所得故，诸法离自性故，我菩提是无贪爱相。

尔时，思益梵天白佛言：世尊，若如来于法无所得者，有何利益，说如来得菩提名为佛？

佛言：梵天，于汝意云何？我所说法，若有为、若无为，是法为实、为虚妄耶？梵天言：是法虚妄非实。

于汝意云何？若法虚妄非实，是法为有为无？

梵天言：世尊，若法虚妄，是法不应说有，不应说无。

于汝意云何？若法非有非无，是法有得者不？梵天言：无有得者。

梵天，如来坐道场时，唯得虚妄颠倒所起烦恼毕竟空性，以无所得故得，以无所知故知。所以者何？我所得法，不可见、不可闻、不可觉、不可识、不可取、不可著、不可说、不可难，出过一切法相，无语无说，无有文字，无言说道。梵天，此法如是，犹如虚空，汝欲于如是法中得利益耶？

梵天言：不也，世尊。诸佛如来，甚为希有！成就未曾有法，深入大慈大悲，得如是寂灭相法，而以文字言说教人令得。世尊，其有闻是能信解者，当知是人不从小功德来。世尊，是法一切世间之所难信。所以者何？世间贪著实，而是法无实无虚妄。世间贪著法，而是法无法无非法。世间贪著涅槃，而是法无生死无涅槃。世间贪著善法，而是法无善无非善。世间贪著乐，而是法无苦无乐。世间贪著佛出世，而是法无佛出世，亦无涅槃。虽有说法，而是法非可说相。虽赞说僧，而僧即是无为。是故此法，一切世间之所难信！譬如水中出火，火中出水，难可得信。如是烦恼中有菩提，菩提中有烦恼，是亦难信。所以者何？如来得是虚妄烦恼之性，亦无法不得，有所说法，亦无有形，虽有所知，亦无分别，证涅槃，亦无灭者。

梵天言：何谓如来所用五力？

佛言：一者、言说，二者、随宜，三者、方便，四者、法门，五者、大悲。是名如来所用五力，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及。

世尊，云何名为说？佛言：梵天，如来说过去法，说未来、现在法，说垢净法，说世间、出世间法，说有罪、无罪法，说有漏、无漏法，说有为、无为法，说我、人、众生、寿命者，说得证法，说生死、涅槃法。梵天，当知是言说，如幻人说，无决定故；如梦中说，虚妄见故；如响声说，从空出故；说如影，众缘和合故；说如镜中像，因不入镜故；说如野马，颠倒见故；说如虚空，无生灭故。当知是说，为无所说，诸法相不可说故。梵天，若菩萨能知此诸言说者，虽有一切言说，而于诸法，无所贪著；以无贪著故，得无碍辩才；以是辩才，若恒河沙劫说法，无尽无碍，诸有言说，不坏法性，亦复不著不坏法性。梵天，是名如来言说。

梵天言：世尊，何谓如来随宜？

佛言：如来或垢法说净、净法说垢，菩萨于此应知如来随宜所说。梵天，何谓如来垢法说净？不得垢法性故。何谓净法说垢？贪著净法故。又梵天，我说：布施即是涅槃。凡夫无智，不能善知随宜所说。菩萨应如是思量：布施后得大富。此中无法，可从一念至一念？若不从一念至一念，即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即是涅槃。

持戒是涅槃，不作不起故。忍辱是涅槃，念念灭故。精进是涅槃，无所取故。禅定是涅槃，不贪味故。智慧是涅槃，不得相故。贪欲是实际，法性无欲故。瞋恚是实际，法性无瞋故。愚痴是实际，法性无痴故。生死是涅槃，无退无生故。涅槃是生死，以贪著故。实语是虚妄，生语见故。虚妄是实语，为增上慢人故。

又梵天，如来以随宜故，或自说我是常边者，或自说我是断边者，或自说我是无作者，或自说我是邪见者，或自说我是不信者，或自说我是不知报恩者，或自说我是食吐者，或自说我是不受者。如来无有如是诸事，而有此说。当知是为随宜所说，欲令众生舍增上慢故。

若菩萨善通达如来随宜所说者，若闻佛出，则便信受，示众生善业色身果报故。若闻佛不出，亦信受，诸佛法性身故。若闻佛说法亦信受，为喜乐文字众生故。若闻佛不说法亦信受，诸法位性以不可说故。若闻有涅槃亦信受，灭颠倒所起烦恼故。若闻无涅槃亦信受，诸法无生相无灭相故。若闻有众生亦信受，入世谛门故。若闻无众生亦信受，入第一义故。梵天，菩萨如是善知如来随宜所说，于诸音声，无疑无畏，亦能利益无量众生。

世尊，何谓方便？佛言：如来为众生，说布施得大富，持戒得生天，忍辱得端正，精进得具诸功德，禅定得法喜，智慧得舍诸烦恼，多闻得智慧故，行十善道得人天福乐故，慈悲喜舍得生梵世故，禅定得如实智慧故，智慧得道果故，学地得无学地故，辟支佛地得消诸供养故，佛地得无量智慧故，涅槃灭一切烦恼故。梵天，我如是方便，为众生赞说是法。如来实不得我、人、众生、寿命者，亦不得施，亦不得悭，亦不得戒，亦不得毁戒，亦不得忍辱，亦不得瞋恚，亦不得精进，亦不得懈怠，亦不得禅定，亦不得乱心，亦不得智慧，亦不得智慧果，亦不得菩提，亦不得涅槃，亦不得苦，亦不得乐。梵天，若众生闻是法者，勤行精进。是人为何利故勤行精进？不得是法，若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辟支佛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余涅槃，亦复不得。梵天，是名如来方便说也。菩萨于此方便，应勤精进，令诸众生得于法利。

世尊，何谓如来法门？佛言：眼是解脱门，耳、鼻、舌、身、意，是解脱门。所以者何？眼空，无我无我所，性自尔；耳、鼻、舌、身、意空，无我无我所，性自尔。梵天，当知六入，皆入是解脱门，正行则不虚诳故。色、声、香、味、触、法，亦复一切诸法，皆入是门，所谓空门、无相门、无作门、无生门、无灭门、无所从来门、无所从去门、无退门、无起门、性常清净门、离自体门。又梵天，如来于一切文字，示是解脱门。所以者何？诸文字无合无用。梵天，当知如来于一切文字中，说圣谛，说解脱门。如来所说法，无有垢，一切诸法，皆入解脱，令住涅槃。是名如来说法，入于法门。菩萨于此法门，应当修学。

世尊，何谓大悲？佛言：如来以三十二种大悲，救护众生。何等三十二？一切诸法无我，而众生不信不解，如来于此而起大悲。一切诸法无众生，而众生说有众生，如来于此而起大悲。一切法无寿命者，而众生说有寿命者，如来于此而起大悲。一切法无人，而众生说有人，如来于此而起大悲。一切法无所有，而众生住于有见，如来于此而起大悲。一切法无住，而众生有住，如来于此而起大悲。一切法无归处，而众生乐于归处，如来于此而起大悲。一切法非我所，而众生著于我所，如来于此而起大悲。一切法无所属，而众生计有所属，如来于此而起大悲。一切法无取相，而众生有取相，如来于此而起大悲。一切法无生，而众生住于有生，如来于此而起大悲。一切法无退生，而众生住于退生，如来于此而起大悲。一切法无垢，而众生著垢，如来于此而起大悲。一切法离染，而众生有染，如来于此而起大悲。一切法离瞋，而众生有瞋，如来于此而起大悲。一切法离痴，而众生有痴，如来于此而起大悲。一切法无所从来，而众生著有所来，如来于此而起大悲。一切法无所去，而众生著于后生，如来于此而起大悲。一切法无起，而众生计有所起，如来于此而起大悲。一切法无戏论，而众生著于戏论，如来于此而起大悲。一切法空，而众生堕于有见，如来于此而起大悲。一切法无相，而众生著于有相，如来于此而起大悲。一切法无作，而众生著于有作，如来于此而起大悲。

世间常共瞋恚诤竞，如来于此而起大悲。世间邪见颠倒，行于邪道，欲令住于正道，如来于此而起大悲。世间饕餮，无有厌足，互相陵夺，欲令众生住于圣财、信、戒、闻、施、慧等，如来于此而起大悲。众生是产业妻子、恩爱之仆，于此危脆之物，生坚固想，欲令众生悉知无常，如来于此而起大悲。众生身为怨贼，贪著养育，以为亲友，欲为众生作真知识，令毕众苦，究竟涅槃，如来于此而起大悲。众生好行欺诳，邪命自活，欲令众生行于正命，如来于此而起大悲。众生乐著众苦，不净居家，欲令众生出于三界，如来于此而起大悲。一切诸法，从因缘有，而众生于圣解脱，生于懈怠，我当为说精进，令乐解脱，如来于此而起大悲。众生弃舍最上无碍智慧，求于声闻、辟支佛道，我当引导，令发大心，缘于佛法，如来于此而起大悲。

梵天，如来如是于诸众生行此三十二种大悲，是故如来名为行大悲者。若菩萨于众生中，常能修集此大悲心，则为入阿鞞跋致，为大福田威德具足，常能利益一切众生。

大迦叶言：善男子，汝今欲趣何所？网明言：我所趣如如趣。

　　大迦叶言：如无所趣，亦无有转。网明言：如如无趣无转，一切法住如相故，我无趣无转。

　　大迦叶言：若无趣无转，汝云何教化众生？网明言：若人发愿，则是不能教化众生。若人于法有转，是亦不能教化众生。

　　大迦叶言：善男子，汝不转众生生死耶？网明言：我尚不得生死，何况于生死中而转众生？

　　大迦叶言：汝不令众生得涅槃耶？网明言：我尚不见涅槃，何况教化众生，令住涅槃？

　　大迦叶言：善男子，若汝不得生死，不见涅槃，何故今为无量众生行于菩提？此岂不为灭度众生耶？

　　网明言：若菩萨得生死，分别涅槃，因众生行菩提，此则不应说为菩萨。

　　大迦叶言：善男子，汝今于何处行？网明言：我非生死中行，非涅槃中行，亦不以众生相行。大迦叶，如汝所问，汝何处行者，如佛所化人行处，吾于彼行。

　　大迦叶言：佛所化人，无有行处。网明言：当知一切众生所行，亦如是相。

　　大迦叶言：佛所化人无贪无恚无痴，若一切众生所行如是相者，众生贪恚痴，从何所起？

　　网明言：我今问汝，随意答我。大迦叶，汝今宁有贪恚痴不？

答言：无也。网明言：是贪恚痴尽灭耶？答言：不也。网明言：若大迦叶，今无贪恚痴，亦不尽灭者，汝置贪恚痴于何所耶？

　　答言：善男子，凡夫从颠倒起妄想分别，生贪恚痴耳！贤圣法中，善知颠倒实性故，无妄想分别，是以无贪恚痴。

　　大迦叶，于汝意云何？若法从颠倒起，是法为实、为虚妄耶？答言：是法虚妄，非是实也。网明言：若法非实，可令实耶？答言：不也。网明言：若法非实，仁者欲于是中得贪恚痴耶？答言：不也。网明言：若然，何者是贪恚痴能恼众生者？答言：善男子，若尔者，一切法从本已来离贪恚痴相。网明言：以是故，我说一切法相，如佛所化。

　　说是法时，四万四千菩萨得柔顺法忍。

尔时，思益梵天谓网明菩萨：仁者已得从佛受记。

　　网明言：一切众生皆从佛受记。

　　梵天言：于何事中而得受记？

　　网明言：随业受报，而得受记。

　　梵天言：汝作何业，而得受记？

　　网明言：若业非身作、非口作、非意作，是业可得示不？

　　梵天言：不可示也。

　　网明言：菩提是起作相耶？

　　梵天言：不也。何以故？菩提是无为，非起作相。

　　网明言：可以起作相得无为菩提不？梵天言：不也。

　　梵天，是故当知若无业、无业报，无诸行、无起诸行，是名菩提。如菩提性，得亦如是；如得性，受记亦如是，不可以起作法，而得受记。

　　梵天言：善男子，汝不行六波罗蜜然后得受记耶？

　　网明言：如汝所说，菩萨行六波罗蜜而得受记。梵天，若菩萨舍一切烦恼，名为檀波罗蜜。于诸法无所起，名为尸罗波罗蜜。于诸法无所伤，名为羼提波罗蜜。于诸法离相，名为毗梨耶波罗蜜。于诸法无所住，名为禅波罗蜜。于诸法无戏论，名为般若波罗蜜。梵天，菩萨如是行六波罗蜜，于何处行？

　　梵天言：无处行也。所以者何？凡有所行，皆是不行。若行即是不行，若不行即是行。

　　梵天，以是故，当知无所行是菩提。如汝所问，汝得受菩提记者，如如法性得受记，我所受记亦如是。

　　梵天言：善男子，如如法性无受记。

　　网明言：诸菩萨受记相，皆亦如是，如如法性。

　　尔时，思益梵天白佛言：世尊，菩萨以何行，诸佛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

　　佛言：若菩萨不行生法、不行灭法，不行善、不行不善，不行世间、不行出世间，不行有罪法、不行无罪法，不行有漏法、不行无漏法，不行有为法、不行无为法，不行修道、不行除断，不行生死、不行涅槃，不行见法、不行闻法、不行觉法、不行知法，不行施、不行舍，不行戒、不行覆，不行忍、不行善，不行发、不行精进，不行禅、不行三昧，不行慧，不行行，不行知，不行得。梵天，若菩萨如是行者，诸佛则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所以者何？诸所有行，皆有所是，无所是是菩提。诸所有行，皆是分别，无分别是菩提。诸所有行，皆是起作，无起作是菩提。诸所有行，皆是戏论，无戏论是菩提。是故当知，若菩萨过诸所行，则得授记。

　　唯然，世尊，受记者有何义？

　　佛言：离诸法二相故，是授记义。不分别生灭，是授记义。离身口意业相，是授记义。梵天，我念过去有劫名善见，我于此劫供养七十二那由他佛，是诸如来不见授记。又过是劫，劫名善化，我于此劫供养二十二亿诸佛，是诸如来亦不见授记。又过是劫，劫名梵叹，我于此劫供养万八千佛，是诸如来亦不见授记。又过是劫，劫名无咎，我于此劫供养三万二千佛，是诸如来亦不见授记。又过是劫，劫名庄严，我于此劫供养四百四十万佛，我皆以一切供养之具而供养之，是诸如来亦不见授记。

梵天，我于往昔，供养诸佛，恭敬、尊重、赞叹，净修梵行，一切布施、一切持戒，及行头陀，离于瞋恚，忍辱慈心，如所说行，勤修精进，一切所闻，皆能受持，独处远离，入诸禅定，随所闻慧，赞诵思问，是诸如来亦不见授记。何以故？依止所行故。以是当知，若诸菩萨出过一切诸行，则得受记。我若以一劫、若减一劫，说是诸佛名号，不可得尽。

梵天，我于是后，见燃灯佛，即得无生法忍。佛时授我记言：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供正遍知。我尔时出过一切诸行，具足六波罗蜜。所以者何？若菩萨能舍诸相，名为檀波罗蜜。能灭诸受持，名为尸罗波罗蜜。不为六尘所伤，名为羼提波罗蜜。离诸所行，名为毗梨耶波罗蜜。不忆念一切法，名为禅波罗蜜。能忍诸法无生性，名为般若波罗蜜。我于燃灯佛所，具足如是六波罗蜜。

世尊，云何名具足六波罗蜜？梵天，若不念施，不依止戒，不分别忍，不取精进，不住禅定，不二于慧，是名具足六波罗蜜。

世尊，云何当知满足萨婆若？

梵天，若不受眼、不受色、不受耳、不受声、不受鼻、不受香、不受舌、不受味、不受身、不受触、不受意、不受法，若不受是内外入，名为满足萨婆若。我得如是满足萨婆若，于眼无所著，于色、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无所著，是故如来名为无碍知见萨婆若。

梵天，萨婆若于法无所受。何以故？以无用故。无用即是无所有义，无所有即是空，如虚空义，同虚空相，是萨婆若，是故于法无所受。梵天，譬如一切所作，皆因虚空，而虚空无所依；如是诸智慧，皆从萨婆若出，而萨婆若无所依。

　　梵天白佛言：世尊所说萨婆若，萨婆若者为何谓也？

　　梵天，一切所行是智为真，非诸声闻、辟支佛所及故名萨婆若。诸有所行，皆能成就故，名萨婆若。能破一切所念戏论故，名萨婆若。诸所教敕、诸所防制，如此众生所行之法，皆从中出故，名为萨婆若。得诸圣智，若学智、若无学智、若辟支佛智，皆从中出故，名为萨婆若。正行故，名为萨婆若。能分别一切药故，名萨婆若。能灭一切众生病故，名萨婆若。能除一切烦恼习气故，名萨婆若。常在定故，名萨婆若。一切法中无疑故，名萨婆若。一切世间、出世间智慧皆从中出故，名萨婆若。善知一切智慧方便相故，名萨婆若。

尔时，思益梵天白佛言：未曾有也！世尊，诸佛如来智慧甚深，心无所缘，而知一切众生心心所行。世尊，萨婆若得如是无量功德，其谁善男子、善女人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于是网明菩萨白佛言：世尊，若有菩萨希望功德利益而发菩提心者，不名发大乘也。所以者何？一切法无功德利，以无对处故。世尊，菩萨摩诃萨不应为功德利故发菩提心，但为大悲心故，灭众生诸苦恼故，不自忧苦故，生诸善法故，解脱诸邪见故，灭除诸病故，舍我所贪著故，不观憎爱故，不没世法故，厌患有为故，安住涅槃故，发菩提心。世尊，菩萨不应于众生求其恩报，亦不应观作与不作，又于苦乐，心不倾动。

尔时，等行菩萨白佛言：世尊，所言菩萨。菩萨者，为何谓耶？

　　佛言：善男子，若菩萨于邪定众生发大悲心，于正定众生不见殊异，故言菩萨。所以者何？菩萨不为正定众生，不为不定众生故发心，但为度邪定众生故，而起大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故名菩萨。

　　尔时，菩提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亦乐说所以为菩萨。

　　佛言：若乐说者便说。

　　菩提菩萨言：譬如男子、女人，受一日戒，无毁无缺，若菩萨如是从初发心乃至成佛，于其中间，常修净行，是名菩萨。

　　坚意菩萨言：若菩萨成就深固慈心，是名菩萨。

　　度众生菩萨言：譬如桥船，渡人不倦，无有分别，若心如是，是名菩萨。

　　断恶道菩萨言：若菩萨于诸佛国投足之处，即时一切恶道皆灭，是名菩萨。

　　观世音菩萨言：若菩萨，众生见者，即时毕定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称其名者，得免众苦，是名菩萨。

　　得大势菩萨言：若菩萨所投足处，震动三千大千世界及魔宫殿，是名菩萨。

　　无疲倦菩萨言：若恒河沙等劫为一日一夜，以是三十日为一月，十二月为岁。以是岁数，若过百千万亿劫，得值一佛。如是于恒河沙等佛所行诸梵行，修集功德，然后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心不休息，无有疲倦，是名菩萨。

　　导师菩萨言：若菩萨于堕邪道众生生大悲心，令入正道，不求恩报，是名菩萨。

　　须弥山菩萨言：若菩萨于一切法无所分别，如须弥山一切众色，是名菩萨。

　　那罗延菩萨言：若菩萨不为一切烦恼所坏，是名菩萨。

　　心力菩萨言：若菩萨以心思惟一切诸法无有错谬，是名菩萨。

　　师子游步自在菩萨言：若菩萨于诸论中，不怖不畏，得深法忍，能使一切外道怖畏，是名菩萨。

　　不可思议菩萨言：若菩萨知心相不可思议，无所思惟分别，是名菩萨。

　　善寂天子言：若菩萨能于一切天宫中生而无所染，亦不得是无染之法，是名菩萨。

　　实语菩萨言：若菩萨有所发言，常以真实，乃至梦中，亦无妄语，是名菩萨。

　　喜见菩萨言：若菩萨能见一切色皆是佛色，是名菩萨。

　　常惨菩萨言：若菩萨见堕生死众生，其心不乐世间诸乐，欲自度己身，亦度众生，是名菩萨。

　　心无碍菩萨言：若菩萨于一切烦恼众魔而不瞋碍，是名菩萨。

　　常喜根菩萨言：若菩萨常以善根自满其愿，亦满他愿，所作皆办，是名菩萨。

　　散疑女菩萨言：若菩萨于一切法中不生疑悔，是名菩萨。

　　师子童女菩萨言：若菩萨无男法、无女法，而现种种色身，为成就众生故，是名菩萨。

　　宝女菩萨言：若菩萨于诸宝中不生爱乐，但乐三宝，是名菩萨。

　　毗舍佉达多优婆夷言：若菩萨有所得者，则无菩提。若不得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一切法，是名菩萨。

　　跋陀婆罗贤士言：若菩萨，众生闻其名者，毕定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菩萨。

　　宝月童子言：若菩萨常修童子梵行，乃至不以心念五欲，何况身受？是名菩萨。

　　忉利天子曼陀罗华香菩萨言：若菩萨持戒熏心，常流诸善法香，不流余香，是名菩萨。

　　作喜菩萨言：若菩萨喜乐三法，谓供养佛，演说于法，教化众生，是名菩萨。

　　思益梵天言：若菩萨所见之法皆是佛法，是名菩萨。

　　弥勒菩萨言：若菩萨，众生见者，即得慈心三昧，是名菩萨。

文殊师利法王子言：若菩萨虽说诸法，而不起法相，不起非法相，是名菩萨。

　　网明菩萨言：若菩萨光明能灭一切众生烦恼，是名菩萨。

　　普华菩萨言：若菩萨见诸如来满十方世界，如林华敷，是名菩萨。

如是诸菩萨各各随所乐说已，尔时佛告等行菩萨言：若菩萨能代一切众生受诸苦恼，亦复能舍一切福事与诸众生，是名菩萨。

又问：菩萨以何行知见清净？

　　答言：于诸行中能净我见。

　　又问：若得我实性，即得实知见耶？

　　答言：然，若见我实性，即是实知见。譬如国王，典金藏人，因已出用，知余在者；如是因知我实性故，得实知见。

　　又问：云何得我实性？

　　答言：若得无我法。所以者何？我毕竟无根本、无决定故。若能如是知者，是名得我实性。

　　又问：如我解文殊师利所说义，以见我故，即是见佛。所以者何？我性即是佛性。文殊师利，谁能见佛？

　　答言：不坏我见者。所以者何？我见即是法见，以法见能见佛。

　　又问：颇有无所行，名为正行耶？

　　答言：有。若不行一切有为法，是名正行。

　　又问：云何行名为正行？

　　答言：若不为见故行，不为断、不为证、不为修故行，是名正行。

　　又问：慧眼为见何法？

　　答言：若有所见，不名慧眼。慧眼不见有为法、不见无为法。所以者何？有为法皆虚妄分别，无虚妄分别，是名慧眼。无为法空无所有，过诸眼道，是故慧眼亦不见无为法。

　　又问：颇有因缘正行比丘不得道果耶？

　　答言：有。正行中无道无果，无行无得，无有得果差别。梵天，无所得故，乃名为得。若有所得，当知是为增上慢人。正行者无增上慢，无增上慢则无行无得。

　　又问：得何法故名为得道？

　　文殊师利言：若法不自生，不他生，亦不众缘生，从本已来常无有生，得是法故，说名得道。

　　又问：若法不生，为何所得？

　　答言：若知法不生，即名为得。是故佛说，若见诸有为法不生相，即入正位。

　　又问：云何名正位？答言：我及涅槃等，不作二，是名正位。又行平等故，名为正位。以平等出诸苦恼故，名正位。入了义中故，名正位。除一切忆念故，名正位。

文殊师利言：佛出于世，不为益法故出，不为损法故出。

　　梵天言：佛岂不灭度无量众生？仁者亦不利益无量众生耶？

　　文殊师利言：汝欲于无众生中得众生耶？答言：不也。

　　梵天，汝欲得众生决定相耶？答言：不也。

　　梵天，汝欲得诸佛有出生相于世间耶？答言：不也。

　　梵天，何等是众生为佛所灭度者？

　　梵天言：如仁所说义，无生死，无涅槃。

　　文殊师利言：如是诸佛世尊，不得生死，不得涅槃。佛诸弟子得解脱者，亦不得生死，不得涅槃。所以者何？是涅槃，是生死，但假名字，有言说耳！实无生死往来灭度涅槃。

　　又问：谁能信是法耶？答言：于诸法中无贪著者。

　　又问：若贪著者，于何贪著？答言：贪着者，贪着虚妄。梵天，若贪著是实者，终无增上慢。以贪著虚妄故，行者知之，而不贪著，若不贪著，则无有流，若无有流，则无往来生死，若无往来生死，是则灭度。

　　又问：何故说言灭度？答言：灭度者，名为众缘不和合。若无明不和合诸行因缘，则不起诸行；若不起诸行，是名为灭；不起相，是毕竟灭，得是道故，则无生处，如是名为四圣谛。

尔时，等行菩萨谓文殊师利：如汝所说，皆为真实。

　　答言：一切言说，皆为真实。又问：虚妄言说，亦真实耶？

　　答言：如是。所以者何？是诸言说，皆为虚妄，无处无方。若法皆虚妄，无处无方，是故一切言说，皆是真实。善男子，提婆达语、如来语，无异无别。所以者何？一切言说，皆是如来言说，不出如故。一切言说有所说事，皆以无所说故得有所说，是以一切言说皆平等，文字同故，文字无念故，文字空故。

　　等行言：如来不说凡夫语言、贤圣语言耶？

　　文殊师利言：然。以文字说凡夫语言，亦以文字说贤圣语言。如是，善男子，诸文字有分别是凡夫语言、是贤圣语言耶？等行言：不也。

　　文殊师利言：如诸文字无分别，一切贤圣亦无分别，是故贤圣无有言说。所以者何？贤圣不以文字相，不以众生相，不以法相有所说也。譬诸钟鼓，众缘和合，而有音声，是诸钟鼓，亦无分别。如是诸贤圣善知众因缘故，于诸言说，无贪无碍。

　　等行言：如佛所说，汝等集会，当行二事，若说法、若圣默然。

何谓说法？何谓圣默然？

答言：若说法不违佛、不违法、不违僧，是名说法。若知法即是佛，离相即是法，无为即是僧，是名圣默然。又善男子，因四念处有所说，名为说法。于一切法，无所忆念，名圣默然。因四正勤有所说，名为说法。以诸法等不作等，不作不等，名圣默然。因四如意足有所说，名为说法。若不起身心，名圣默然。因五根、五力有所说，名为说法。若不随他语有所信，为不取不舍故，分别诸法，一心安住，无念念中，解一切法，常定性，断一切戏论慧，名圣默然。因七菩提分有所说，名为说法。若常行舍心，无所分别，无增无减，名圣默然。因八圣道分有所说，名为说法。若知说法相，如筏喻，不依法，不依非法，名圣默然。善男子，于是三十七助道法，若能开解演说，名为说法。若身证是法，亦不离身见法，亦不离法见身，于是观中，不见二相、不见不二相，如是现前知见，而亦不见，名圣默然。

又善男子，若不妄想著我，不妄想著彼，不妄想著法有所说，名为说法。若至不可说相，能离一切言说音声，得不动处，入离相心，名圣默然。又善男子，若知一切众生诸根利钝而教诲之，名为说法。常入于定，心不散乱，名圣默然。

　　等行言：如我解文殊师利所说义，一切声闻、辟支佛无有说法，亦无圣默然。所以者何？是人不能了知一切众生诸根利钝，亦复不能常在于定。文殊师利，若有真实问，何等是世间说法者，何等是世间圣默然者，则当为说诸佛是也。所以者何？诸佛善能分别一切众生诸根利钝，亦常在定。

　　佛告文殊师利：如是，如是，如等行所说，唯诸如来，有此二法。

　　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我亲从佛闻：汝等集会，当行二事：若说法，若圣默然。世尊，若声闻不能行者，云何如来敕诸比丘行此二事？

　　佛告须菩提：于汝意云何？若声闻不从他闻，能说法、能圣默然不？须菩提言：不也。

　　须菩提，是故当知一切声闻、辟支佛，无有说法，无圣默然。

　　尔时，文殊师利谓须菩提：如来了知众生八万四千行，汝于此中有智慧，能随其所应为说法不？答言：不也。

　　今须菩提能入观一切众生心三昧，住是三昧通达一切众生心心所行，自心他心，无所妨碍不？答言：不也。

　　文殊师利言：须菩提，如来于众生八万四千行，随其所应，为说法药，又常住定平等相中，心不动摇，而通达一切众生心心所行。须菩提，是故当知，一切声闻、辟支佛不及此事。须菩提，或有众生多淫欲者，以观净得解脱，不以不净，唯佛能知。或有众生多瞋恚者，以观过得解脱，不以慈心，唯佛能知。或有众生多愚痴者，以不共语得解脱，不以说法，唯佛能知。或有众生等分行者，不以观净，不以不净，不以观过，不以慈心，不以不共语，不以说法得解脱者，随其根性，以诸法平等而为说法，使得解脱，唯佛能知。是故如来，于诸说法人中，为最第一，禅定人中，亦最第一。

　　尔时，须菩提问文殊师利：若声闻、辟支佛不能如是说法，不能如是圣默然者，诸菩萨有成就如是功德，能说法、能圣默然不？答言：唯佛当知。于是佛告须菩提：有三昧名入一切语言，心不散乱，若菩萨成就是三昧，皆得是功德。

尔时，文殊师利谓等行菩萨：善男子，为众生八万四千行故，说八万四千法藏，名为说法。常在一切灭受想行定中，名圣默然。善男子，我若一劫若减一劫，演说是义，是名说法相，是圣默然相，犹不能尽。

尔时，无尽意菩萨白普光如来言：世尊，我等已闻入净明三昧，当以何行，行此法门？佛告无尽意：善男子，汝等当行二行：若说法，若圣默然。时二菩萨从佛受教，头面礼佛足，绕三匝而出，趣一园林，自以神力，化作宝楼，于中修行。时有梵天，名曰妙光，与七万二千梵，俱来至其所，头面礼足，问二菩萨：善男子，普光如来说言：汝等比丘集会，当行二事：若说法，若圣默然。善男子，何谓说法？何谓圣默然？二菩萨言：汝今善听，我当少说，唯有如来，乃通达耳！于是二菩萨以二句义，为诸梵众，广分别说。时七万二千梵，皆得无生法忍，妙光梵天得普光明三昧。是二菩萨，于七万六千岁，以无碍辩才，答其所问，不懈不息，分别二句，互相问答，而不穷尽。于是普光如来，在虚空中，作如是言：善男子，勿于文字言说而起诤讼！凡诸言说，皆空如响，如所问答亦如是。汝等二人皆得无碍辩才及无尽陀罗尼，若于一劫、若百劫，说此二句，辩不可尽。善男子，佛法是寂灭相第一之义，此中无有文字，不可得说，诸所言说，皆无义利。是故汝等，当随此义，勿随文字。是二菩萨闻佛教已，默然而止。

于是等行菩萨白佛言：世尊，何谓菩萨发行大乘？

尔时，不退转天子谓释提桓因：憍尸迦，所言师子吼，师子吼者，为何谓也？

　　答言：若行者说法无所贪著，是名师子吼。若行者贪著所见而有所说，是野干鸣，不名师子吼，起诸邪见故。天子，汝当复说所以为师子吼者。

　　天子言：憍尸迦，有所说法，乃至如来，尚不贪著，何况余法？是名师子吼。又憍尸迦，如说修行名师子吼，决定说法名师子吼，说法无畏名师子吼。又憍尸迦，若行者为不生、不灭、不出故说法，名师子吼，若为无垢无净、无合无散故说法，名师子吼。又憍尸迦，师子吼，名决定说一切法无我无众生，师子吼名决定说诸法空，师子吼名守护法故而有所说，师子吼名作是愿言：我当作佛，灭一切众生苦恼。师子吼名于清净所须物中少欲知足，师子吼名常能不舍阿兰若住处，师子吼名行施唱导，师子吼名不舍持戒，师子吼名等心怨亲，师子吼名常行精进、不舍本愿，师子吼名能除烦恼，师子吼名以慧善知所行。

又问：何谓菩萨牢强精进？答言：若菩萨于诸法不见一相，不见异相，是名菩萨牢强精进大庄严也。于诸法不坏法性故，于诸法无著无断、无增无减，不见垢、不见净，出过法性，是名菩萨第一牢强精进。所谓身无所起，心无所起。

于是世尊赞不退转天子：善哉！善哉！赞已，语思益梵天言：如天子所说，身无所起，心无所起，是为第一牢强精进。梵天，我念宿世一切所行牢强精进、持戒、头陀，于诸师长供养恭敬，在空闲处专精行道、读诵、多闻，愍念众生，给其所须，一切难行苦行、殷勤精进，而过去诸佛不见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所以者何？我住身口心，起精进相故。梵天，我后得如天子所说牢强精进故，燃灯佛授我记言：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是故梵天，若菩萨疾欲授记，应当修习如是牢强精进，谓于诸法，不起精进相。

　　世尊，何等是不起相精进？佛言：三世等空精进，是名不起相精进。

世尊，云何为三世等空精进？佛言：过去心已灭，未来心未至，现在心无住。若法灭不复更起，若未至即无生相，若无住即住实相。又实相亦无有生，若法无生，则无去来今，若无去来今者，则从本已来，性常不生，是名三世等空精进，能令菩萨疾得授记。

梵天，菩萨成就如是法忍者，能了达一切法无所舍，是名檀波罗蜜；了达一切法无漏，是名尸波罗蜜；了达一切法无伤，是名羼提波罗蜜；了达一切法无所起，是名毗梨耶波罗蜜；了达一切法平等，是名禅波罗蜜；了达一切法无分别，是名般若波罗蜜。若菩萨如是了达，则于诸法无增无减、无正无邪。是菩萨虽布施不求果报，虽持戒无所贪著，虽忍辱知内外空，虽精进知无起相，虽禅定无所依止，虽行慧无所取相。梵天，菩萨成就如是法忍，虽示现一切所行，而无所染污。是人得世间平等相，不为利衰、毁誉、称讥、苦乐之所倾动，出过一切世间法故，不自高、不自下，不喜不戚，不动不逸，无二心，离诸缘，得无二法，为堕二见法众生起大悲心，为其受身而教化之。梵天，是名第一牢强精进，所谓得无我空法忍，而于众生起大悲心，为之受身说是牢强精进相。

阿难白佛言：世尊，若人受持是经，读诵解说，得几所功德？

佛告阿难：随是经所有文字章句之数，尽寿以一切乐具，供养尔所诸佛及僧。若人乃至供养是经，恭敬尊重赞叹，其福为胜！是人现世得十一功德之藏。何等为十一？见佛藏，得天眼故；听法藏，得天耳故；见僧藏，得不退转菩萨僧故；无尽财藏，得宝手故；色身藏，具三十二相故；眷属藏，得不可坏眷属故；所未闻法藏，得陀罗尼故；忆念藏，得乐说辩故；无所畏藏，破坏一切外道论故；福德藏，利益众生故；智慧藏，得一切佛法故。

石屋禅师诗偈全集

山居诗五十六首

余山林多暇。瞌睡之余。偶成偈语自娱。纸墨少便不欲纪之。云衲禅人请书。盖欲知我山中趣向。于是静思随意走笔。不觉盈帙。故掩而归之。复嘱慎勿以此为歌咏之助。当须参意。则有激焉。

一

吾家住在霅（音炸）溪西。水满天湖月满溪。

未到尽惊山险峻。曾来方识路高低。

蜗涎素壁粘枯壳。虎过新蹄印雨泥。

闲闭柴门春昼永。青桐花发画胡啼。

二

柴门虽设未尝关。闲看幽禽自往还。

尺壁易求千丈石。黄金难买一生闲。

雪消晓嶂闻寒瀑。叶落秋林见远山。

古柏烟消清昼永。是非不到白云间。

三

荒冢累累没野蒿。昔人未葬尽金腰。

有求莫若无求好。进步何如退步高。

贪饵金鳞终落釜。出笼灵翮（音河）便冲霄。

山翁不管红尘事。自种青麻织布袍。

四

纸窗竹屋槿篱笆。客到蒿汤便当茶。

多见清贫长快乐。少闻浊富不骄奢。

看经移案就明月。供佛簪瓶折野花。

尽说上方兜率好。如何及得老僧家。

五

道在人弘孰可凭。发言须与行相应。

贪心似海何时足。妄念如苗逐日增。

几树梅花清处士。一园芋子乐闲僧。

而今随例庵居者。见道忘山似不曾。

六

动则乖真静则差。非思量处更淆讹。

无心未合祖师意。有念尽为烦恼魔。

矮屋朝阳寒气少。疏篱种菊晚香多。

白云曳曳方拖练。又被风吹过绿萝。

七

松下双扉冷不扃。一龛金像照青灯。

眠云野鹿惊回梦。落涧猕猴坠折藤。

得意看山山转好。无心合道道相应。

多时不向门前去。藓叶苔花积几层。

八

三十余年住崦西。镢头边事不吾欺。

一园春色熟茶笋。数树秋风老栗梨。

山顶月明长啸夜。水边云暖独行时。

旧交多在名场里。竹户长开待阿谁。

九

翠窦丹崖列四傍。茅庵恰好在中央。

一身布衲衣裳暖。百念消融岁月忘。

石瘦种来蒲叶细。土深迸出笋芽长。

有时夜半闻钟磬。知有招提在下方。

十

莫谓山居便自由。年无一日不怀忧。

竹边婆子长偷笋。麦里儿童故放牛。

栗蟥地蚕伤菜甲。野猪山鼠食禾头。

施为便有不如意。只得消归自己休。

十一

庵住霞峰最上头。岩崖巇（音西）险少人游。

担柴出市青苔滑。负米登山白汗流。

口体无厌宜节俭。光阴有限莫贪求。

老僧不是闲忉怛。只要诸人放下休。

十二

啸月眠云二十年。自怜衰老见时艰。

乌来索饭生台立。僧去化粮空钵还。

虾蚬人争捞白水。镢锄我且斫青山。

黄精食尽松花在。不着闲愁方寸间。

十三

幽居自与世相分。苔厚林深草木薰。

山色雨晴常得见。市声朝暮罕曾闻。

煮茶瓦灶烧黄叶。补衲岩台剪白云。

人寿希逢年满百。利名何苦竞趋奔。

十四

入得山来便学呆。寻常有口懒能开。

他非莫与他分辨。自过应须自剪裁。

瓦灶通红茶已熟。纸窗生白月初来。

古今谁解轻浮世。独许严陵坐钓台。

十五

溪浅泉清见石沙。屋头无角寄藤萝。

夜深月下长猿啸。苔厚岩前少客过。

庭竹欹（音七）斜春雪重。岭梅消瘦夜寒多。

寥寥此道非今古。徒把砖来石上磨。

十六

白发禅翁久住庵。衲衣风卷破褴毵。

溪边扫叶供炉灶。霜后苫茆覆橘柑。

本有天真非造化。现成公案不须参。

豁开户牖当轩坐。尽日看山不下帘。

十七

卧云深处不朝天。只在重岩野水边。

竹榻梦回窗有月。砂锅粥熟灶无烟。

万缘歇尽非除遣。一性圆明本自然。

湛若虚空常不动。任他沧海变桑田。

十八

岳顶禅房枕石台。白云飞去又飞来。

门前瀑布悬空落。屋后山峦起浪堆。

素壁淡描三世佛。瓦瓶香浸一枝梅。

下方田地虽平坦。难及山家无点埃。

十九

大道从来无盛衰。未明大道着便宜。

圣贤隐伏当斯世。邪法流行在此时。

痛策诸根休自纵。常存正念莫他为。

人身一失袈裟下。万劫千生不复追。

二十

破屋萧萧枕石台。柴门白日为谁开。

名场成队挨身入。古路无人跨脚来。

深夜雪寒唯火伴。五更霜冷只猿哀。

袈裟零落难缝补。收卷云霞自剪裁。

二十一

人寿相分一百年。有谁能得百年全。

危如茅草郎当屋。险似风波破漏船。

流俗沙门真可惜。贪名师德更堪怜。

寥寥世道今非昔。日把柴门紧闭关。

二十二

绿雾红霞竹径深。一庵终日冷沉沉。

等闲放下便无事。着意看来还有心。

古镜未磨含万象。洪钟才扣发圆音。

本源自性天真佛。非色非空非古今。

二十三

优游静坐野僧家。饮啄随缘度岁华。

翠竹黄花闲意思。白云流水淡生涯。

石头莫认山中虎。弓影休疑盏里蛇。

林下不知尘世事。夕阳长见送归鸦。

二十四

满头白发瘦棱层。日用生涯事事能。

木臼秋分舂白术。竹筐春半晒朱藤。

黄精就买山前客。紫菜长需海外僧。

谁道新年七十七。开池栽藕种茭菱。

二十五

卜得重岩远市朝。柴门半掩草萧萧。

是谁白发贫无谄。那个朱门富不骄。

急债莫于宽里做。妄情须是静中消。

白云也道青山好。夜夜飞来伴寂寥。

二十六

风樯（旗）来往塞宫塘。站马如飞日夜忙。

冒宠贪荣谋仕宦。贪生重利作经商。

人间富贵一时乐。地狱辛酸万劫长。

古往今来无药治。如何不早去修行。

二十七

入此门来学此宗。切须仔细要推穷。

清虚体寂理犹在。忖度心忘境自空。

树挂残云成片白。山衔落日半边红。

是风动耶是幡动。不是幡兮不是风。

二十八

客爱幽闲到竹篱。逢仰应恕礼全亏。

满头白发髼松聚。一顶袈裟撩乱披。

黄叶火残终夜后。青猿声断五更时。

拥衾相对蒲团坐。各自忘言契此机。

二十九

百岁光阴过隙驹。几人于此审思惟。

己躬下事未明白。生死岸头真崄巇。

衲定线行娇妇泪。饭香玉粒老农脂。

莫言施受无因果。因在果成终有时。

三十

自入山来万虑澄。平怀一种任腾腾。

庭前树色秋来减。槛外泉声雨后增。

挑荠煮茶延野客。买盆移菊送邻僧。

锦衣玉食公卿子。不及山僧有此情。

三十一

是身寿命若浮沤。只好挨排过了休。

事欲称情常不足。人能退步便无忧。

衰荣可逾花开落。聚散还同云去留。

我已久忘尘世念。颓然终日倚岑楼。

三十二

自觉从前世念轻。老来任运乐闲情。

芒鞋竹杖春三月。纸帐梅花梦五更。

求佛求仙全妄想。无忧无虑即修行。

松风昨夜炽然说。自是聋人不肯听。

三十三

逐日挨排过了休。明朝何必预先忧。

死生老病难期约。富贵功名不久留。

湖上朱门萦蔓草。涧边游径变荒丘。

所言皆是目前事。只是无人肯转头。

三十四

白发头陀老病侵。住来茅屋几年深。

消磨本有凡情执。析荡今从圣量心。

百鸟不来山寂寂。万松长在碧沉沉。

分明空劫那边事。一道神光自古今。

三十五

竞利奔名何足夸。清闲独许野僧家。

心田不长无明草。觉苑长开智慧华。

黄土坡边多蕨笋。青苔地上少尘沙。

我年三十余来此。几度晴窗映落霞。

三十六

我本禅宗不会禅。甘休林下度余年。

鹑衣百结通身挂。竹篾三条蓦肚缠。

山色溪光明祖意。鸟啼花笑悟机缘。

有时独上台磐石。午夜无云月一天。

三十七

四十余年独隐居。不知尘世几荣枯。

夜炉助暖烧松叶。午钵充饥摘野蔬。

坐石看云闲意思。朝阳补衲静工夫。

有人问我西来意。尽把家私说向渠。

三十八

虿（音瘥）尾狼心满世间。争先各自使机关。

百年能得几回笑。一日曾无顷刻闲。

车覆有谁知改辙。祸来无地着羞惭。

老僧不是多饶舌。要与诸人揭盖缠。

三十九

乌兔奔忙不暂停。岩居忽尔到颓龄。

水边行道影偏瘦。松下看山眸转青。

红叶旋收供瓦灶。黄花时采插铜瓶。

劳生好饮利名酒。昏醉无由唤得醒。

四十

茅屋青山绿水边。往来年久自相便。

数株红白桃李树。一片青黄菜麦田。

竹榻夜移听雨坐。纸窗晴启看云眠。

人生无出清闲好。得到清闲岂偶然。

四十一

古人为道入山中。日用工夫在己躬。

添石坠腰舂白米。携锄带雨种青松。

担泥拽石何妨道。运水搬柴好用功。

躲懒借衣求食者。莫来相伴老禅翁。

四十二

万物生成感宿根。己长彼短不须论。

一团猛火利名路。三尺寒冰佛祖门。

草莽荆榛狐窟宅。云霄蓬岛鹤乾坤。

满头白发居岩谷。几度凭栏到日昏。

四十三

岩居我本为修行。不许人知每自评。

道性淳和余习尽。觉心圆净照功成。

种松锄菜一身健。补衲翻经两眼明。

世异事殊真好笑。避秦亦得隐山名。

四十四

历遍乾坤没处寻。偶然得住此山林。

茅庵高插云霄碧。藓迳斜过竹树深。

人为利名惊宠辱。我因禅寂老光阴。

苍松怪石无人识。犹更将心去觅心。

四十五

年老心闲身亦闲。扫除一榻卧松间。

岩扄幽寂自为喜。世路崎岖人转顽。

风暖野禽声琐碎。日斜华药影阑珊。

藜羹粟饭家常有。不用持盂更下山。

四十六

清晨汲水启柴门。看见天空四敛氛。

黄独火香思懒攒。碧桃花谢悟灵云。

林间猿鹤惯曾见。世上衰荣杳不闻。

几度坐来苔石暖。好山直看到斜昏。

四十七

白云深处结茅庐。随分生涯乐有余。

未死且留煨芊火。息机何必绝交书。

湛然凝寂通三际。廓尔圆明裹十虚。

庵内不知庵外事。几番花落又还敷。

四十八

细把浮生物理推。输赢难定一盘棋。

僧居青嶂闲方好。人在红尘老不知。

风飏茶烟浮竹榻。水流花瓣落青池。

如何三万六千日。不放身心静片时。

四十九

恁么彻底恁么去。放下从头放下来。

两片唇皮堆白醭。一条古路长苍苔。

云边木马飞如电。海底泥牛吼似雷。

雪覆万峰晴月夜。暗香春信到寒梅。

五十

清贫长乐道人家。日用头头自偶谐。

昨夜西风吹古木。天明满地是干柴。

霞飘素炼粘丹壁。露滴真珠缀绿崖。

活计从来随现定。不劳辛苦去安排。

五十一

了了常知似不知。翛然如兀又如痴。

旋乾倒岳镇长静。一念万年终不移。

有耳听声风过树。无心应物月临池。

休言我独能明了。此事人人尽可为。

五十二

计拙惭亏应世才。聪明无分占痴呆。

自言境物皆虚幻。谁解资财尽倘来。

黄叶随流闲去住。白云横谷谩徘徊。

双眸合却方才好。为爱青山又放开。

五十三

圆颅方服作沙门。便见牟尼佛子孙。

止恶防非调意马。忘机息见制心猿。

炼磨道性真金净。涵养灵源美玉温。

把手牵他行不得。为人自肯乃方亲。

五十四

红日东升夜落西。黄昏钟了五更鸡。

乾坤老我一头雪。岁月消磨百瓮齑。

借地栽松将作栋。吃桃吐核又成蹊。

寄言世上伤弓羽。好向深山择木栖。

五十五

法道寥寥不可模。一庵深隐是良图。

门前养竹高遮屋。石上分泉直到厨。

猿抱子来崖果熟。鹤移巢去涧松枯。

禅边大有闲情绪。收拾干柴向地炉。

五十六

浮世光阴有几何。谁能挈挈又波波。

厨空旋去寻黄独。衲破方思剪绿荷。

麈尾罢拈言语断。佛经忘看蠹鱼多。

可怜身在袈裟下。趣境攀缘事似麻。

五言律诗十九首

一

道人缘虑尽。触目是心光。何处碧桃谢。满溪流水香。

草深蛇性悦。日暖蝶心狂。曾见樵翁说。云边霅昼房。

二

一镢足生涯。居山道者家。有功惟种竹。无暇莫栽华。

水碓夜舂米。竹笼春焙茶。人间在何处。隐隐见桑麻。

三

时时自解颜。年老得安闲。心下浑无事。眼前惟有山。

天空鹏翥翼。雾重豹添斑。独与梅花好。相期尽岁寒。

四

万缘休歇罢。一念绝中边。尽日闲闲地。长年坦坦然。

山空云自在。天净月孤圆。磨炼工夫到。难同知解禅。

五

岩台舒野望。依约见松门。唐代高僧寺。宋朝丞相坟。

溪光晴泻远。野色晚来昏。山路歌声绝。樵归烟火村。

六

屈曲黄泥路。团圞紫槿篱。纸窗开竹屋。瓦灶爇松枝。

平澹忘怀处。萧然绝照时。何人能似我。无事亦无为。

七

深山僧住处。端的胜蓬莱。地上并无草。园中却有梅。

闲多诸想灭。静极自心开。一顶破禅衲。和云晒石台。

八

一阵从何起。飕飕遍九垓。撼他林木动。吹我竹门开。

本自无形段。如何有去来。欲穷穷不到。一虎笑岩台。

九

霞雾山头顶。云边阚小房。夏凉窗近竹。冬暖合朝阳。

茧纸衣裳软。山田粥饭香。此生随分过。无可得思量。

十

一钁足生涯。长年饱水柴。有山堪寓目。无事可干怀。

岚气湿茅屋。苔痕上土阶。任缘终省力。浑不用安排。

十一

山厨修午供。泉白似银浆。羹熟笋鞭烂。饭炊粳米香。

油煎清顶蕈。醋煮紫芽姜。百味皆难及。何须说上方。

十二

真空如湛海。微动即成沤。才受形骸报。便怀衣食忧。

识情奔野马。妄念走狂猴。不悟空王旨。轮回卒未休。

十三

山家八月天。时物自相便。豆荚新垂陇。稻花香满田。

割茅修旧屋。斫竹觅清泉。世上谁知我。优游乐晚年。

十四

茆庵竹树间。尘世不相关。门对一池水。窗开四面山。

烟熏茶灶黑。塺蒸布裘斑。不悟空王法。缘何得此间。

十五

红日半衔山。柴门便掩关。绿蒲眠褥软。白木枕头弯。

松月来先照。溪云出未还。迢迢清夜梦。不肯到人间。

十六

扶杖出松林。间行上翠岑。鹤群冲鹘散。树影落溪沉。

野果棘难采。药苗香易寻。澹烟斜日暮。红叶半岩阴。

十七

好山千万叠。屋占最高层。减塑三尊佛。长明一碗灯。

钟敲寒夜月。茶煮石池冰。客问西来意。惟言我不能。

十八

取舍与行藏。人生各有方。乾坤容我懒。名利使他忙。

背日鸥眠埠。营窠燕绕梁。情迷随物转。不得悟空王。

十九

结草便为庵。年年用覆苫。纸窗松叶暗。竹屋藓华粘。

麦饭惟饶火。藜羹不点盐。生涯随分过。谁管世人嫌。

七言绝句九十四首

一

凄凄茅舍新秋夜。白豆花开络纬啼。

山月如银牵老与。闲行不觉过峰西。

二

满山笋蕨满园茶。一树红花间白花。

大抵四时春最好。就中犹好是山家。

三

有人问我何年住。坐久才方省得来。

门外碧桃亲手种。春光二十度花开。

四

厌烦劳役爱安闲。个样如何居得山。

百丈已前岩穴士。生涯全在钁头边。

五

年老庵居养病身。日高犹自未开门。

怕寒起坐烧松火。一曲樵歌隔坞闻。

六

童子未曾归动火。水云早已到投斋。

山庵喜免征徭虑。剩种青松只卖柴。

七

玉堂银烛笙歌夜。金谷罗帏富贵家。

争似道人茅屋下。一天晴月晒梅花。

八

相逢尽说世途难。自向庵中讨不安。

除却渊明赋归去。更无一个肯休官。

九

山厨寂寂断炊烟。冻锁泉声欲雪天。

面壁老僧无定力。又思乞食到人间。

十

种了冬瓜便种茄。劳形苦骨做生涯。

众人若要厨堂好。须是园头常在家。

十一

粥去饭来何日了。日生月落几时休。

都来与我无干涉。空起许多闲念头。

十二

屋后青松八九树。门前紫芋两三疄。

山居道者机关少。家火从头说向人。

十三

此事谁人敢强为。除非知有莫能知。

分明月在梅花上。看到梅花早已迟。

十四

过去事已过去了。未来不必预思量。

只今便道即今句。梅子熟时栀子香。

十五

一日打眠三五度。也消不得许多闲。

循环数遍琅玕竹。又出青松望远山。

十六

攀缘起倒易消停。卒急难除是爱憎。

我笑青山高突兀。青山嫌我廋陵层。

十七

真空湛寂惟常在。不觉良田妄所朦。

真性何曾离妄有。花开花落自春风

十八

天湖水湛琉璃碧。霞雾山围锦幛红。

触目本来成现事。何须叉手问禅翁。

十九

年老气衰真个懒。晨朝更不见和南。

客来无语相抵对。辛苦空劳到草庵。

二十

老去一身都是懒。闲来百念尽成灰。

与兄相见略弹指。无奈人情强接陪。

二十一

田地无尘长不扫。柴门有客扣方开。

雪晴斜月侵檐冷。梅影一枝窗上来。

二十二

茅屋低低三两间。团团环绕尽青山。

竹床不许闲云宿。日未斜时便掩关。

二十三

禅兄何事到烟萝。老我生涯苦不多。

岩下木樨香满树。园中菜甲绿成窠。

二十四

一片无尘新雨地。半边有藓古时松。

目前景物人皆见。取用谁知各不同。

二十五

万境万机俱寝息。一知一见尽消融。

闲闲两耳全无用。坐到晨鸡与暮钟。

二十六

岩房终日寂寥寥。世念何曾有一毫。

虽着衣裳吃粥饭。恰如死了未曾烧。

二十七

新缝纸被烘来暖。一觉安眠到五更。

闻得上方钟鼓动。又添一日在浮生。

二十八

门前枯木似人立。屋后好山如浪堆。

老我为人无可说。高高云路赚兄来。

二十九

山形凹凸路高低。石占云头屋占蹊。

地窄栽来蔬菜少。又营小圃在桥西。

三十

百千日月闲中度。八万尘劳静处消。

绿水光中山影转。红炉焰上雪花飘。

三十一

西方有路不肯去。地狱无门斗要过。

金阁银台仙子小。镬汤炉炭罪人多。

三十二

着意求真真转远。拟心断妄妄犹多。

道人一种平怀处。月在青天影在波。

三十三

要求作佛真个易。唯断妄心真个难。

几度霜天明月夜。坐来觉得五更寒。

三十四

万缘脱去心无事。诸有空来性坦然。

几度夜窗虚吐白。月和流水到门前。

三十五

一事无心万事休。也无欢喜也无忧。

无心莫谓便无事。尚有无心个念头。

三十六

于事无心风过树。于心无事月行空。

风声月色消磨尽。去却一重还一重。

三十七

新年头了旧年尾。明日四兮今日三。

道业未成空白首。大千无处着羞惭。

三十八

白发催人瘦入肩。住来茅屋已多年。

裈无腰带裤无口。一领褊衫没半边。

三十九

一轴楞伽看未周。夕阳斜影水东流。

云归自就茅檐宿。一日光阴又早休。

四十

茅檐雨过日头红。瞬息阴晴便不同。

况是死生呼吸事。黄昏难保听朝钟。

四十一

明明见了非他见。了了常知无别知。

记得去秋烟雨里。猿来偷去一双梨。

四十二

半窗松影半窗月。一个蒲团一个僧。

盘膝坐来中夜后。飞蛾扑灭佛前灯。

四十三

长年心里浑无事。每日庵中乐有余。

饭罢浓煎茶吃了。池边坐石数游鱼。

四十四

饭炊五合陈黄米。羮煑数茎青荠苗。

淡薄自然滋味好。何须更要着姜椒。

四十五

移家深入乱峰西。烟树重重隔远溪。

年老心闲贪睡稳。厌闻钟响与鸡啼。

四十六

山风吹破故窗纸。片片雪花飞入来。

添尽布裘浑不暖。拾枯深拨地炉灰。

四十七

半窗斜日冷生光。破衲蒙头坐竹床。

枯叶满炉烧焰火。不知屋上有寒霜。

四十八

几树山花红灼灼，一池春水绿漪漪。

衲僧若具超宗眼。不待无情为发机。

四十九

云未归时便掩扄。柴床眠稳思冥冥。

山家不养鸡和犬。日到茅檐梦未醒。

五十

粥去饭来茶吃了。开窗独坐看青山。

细推百亿阎浮界。白日无人似我闲。

五十一

黑雾浓云拨不开。忽然去了忽然来。

任他伎俩自磨灭。红日依前照石台。

五十二

一天红日晓东南。自拔青苗插瘦田。

布裰半沾泥水湿。归来脱晒竹房前。

五十三

吃桃吐核核成树。树大花开又结桃。

春去秋来知几度。争教我不白头毛。

五十四

茅屋方方一丈悭。四檐松竹四围山。

老僧自住尚狭窄。那许云来借半间。

五十五

临机切莫避刀枪，拚死和他战一场。

打得赵州关子破。大千无处不归降。

五十六

有限光阴一百年。几人得到百年全。

纵饶百岁终归死。只是相分后与前。

五十七

一大藏经闲故纸。一千七百葛藤窠。

谁能去讨他分晓。起个念头犹是多。

五十八

溪边黄叶水去住。岭上白云风往来。

争似老僧常不动。长年无事坐岩台。

五十九

霞雾山高路又遥。庵居从简蔑三条。

却嫌住处太危险。落赚多人登陟劳。

六十

老觉形枯气力衰。客来勉强出支陪。

自怜不解藏踪迹。松食荷衣忆大梅。

六十一

道人屋冷四檐竹。长者门高百尺墙。

屋冷道人心愈静。门高长者日多忙。

六十二

尽道凡心非佛性。我言佛性即凡心。

工夫只怕无人做。铁杵磨教作线针。

六十三

南北东西去复还。陆行车马水行船。

利名门路如天远。走杀世间人万千。

六十四

居山那得有工夫。种了冬瓜便种瓠。

设使一毫功不及。许多田地尽荒芜。

六十五

离众多年无坐具。入山长久没袈裟。

单单有个铁铛子。留待人来煮瀑花。

六十六

布衣破绽种青麻。粮食无时刈早禾。

辛苦做来牵补过。复身免得报檀那。

六十七

饭香麦麨和松粉。菜好藤花杂笋鞭。

我已尽形无别念。任他作佛与生天。

六十八

山居活计钁头边。衣食须营岂自然。

种稻下田泥没膝。卖柴出市担磨肩。

六十九

钁头添铁屋头悬。健即锄芸倦即眠。

红日正中黄独熟。甘香不在火炉边。

七十

团团一个尖头屋。外面谁知里面宽。

世界大千都着了。尚余闲地放蒲团。

七十一

草庵盘结长松下。面面轩窗尽豁开。

目对青山终日坐。更无一事上心来。

七十二

深秋时节雨霏霏。藓叶层层印虎蹄。

一夜西风吹不住。晓来黄叶与阶齐。

七十三

团团红日上青山。竹屋柴门尚闭关。

白发老僧眠未起。劳生磨蚁正循环。

七十四

山舍清幽绝点尘。心闲与世自相分。

不知何处碧桃放。幽鸟衔来绕竹门。

七十五

老来无事可干怀。竹榻高眠日枕斜。

梦里不知谁是我。觉来新月到梅花。

七十六

禅余高诵寒山偈。饭后浓煎谷雨茶。

尚有闲情无著处。携篮过岭采藤花。

七十七

僧因产业致差科。官府勾追耻辱多。

我有山田三亩半。尽情回付与檀那。

七十八

楮阁安炉种炭团。床铺新荐被新棉。

一冬暖活如何说。梦想不思兜率天。

七十九

去年家火缺支持。家火今年用不亏。

田里多收三斗谷。门前添得一方池。

八十

白云影里尖头屋。黄叶堆头折脚铛。

漏笊篱撩无米饭。破砂盆捣烂生姜。

八十一

修行岂得不成佛。水滴年深石也穿。

不是顽皮钻不破。惟人只欠自心坚。

八十二

独坐穷心寂杳冥。个中无法可当情。

西风吹尽拥门叶。留得空阶与月明。

八十三

玉蝶梅花香满树。水池洗菜绿浮科。

锦衣公子如知得。定是移家入薜萝。

八十四

逆顺未尝忘此道。穷通一味信前缘。

是他了达虚空性。不动纤毫本自然。

八十五

寒披荷叶衣裳暖。饥食松华饼饵香。

不比世人营口体。奔南走北一生忙。

八十六

新缝纸被暖烘烘。黄叶堆头火正红。

闲梦不知谁唤醒。五更听得下方钟。

八十七

旋斫青柴逐把挑。担头防脱莫过腰。

今朝未保来朝日。且了寒炉一夜烧。

八十八

今年难测是寒暄。一日阴晴变几番。

檐下纸窗干又湿。门前石迳湿还干。

八十九

峰顶团团尽是松。茅庐着在树阴中。

天风一阵来何处。吹起波涛响半空。

九十

黄罗直裰紫伽梨。出入侯门得意时。

争似道人忘宠辱。松针柳线补荷衣。

九十一

春归暑退一秋凉。日晷如梭夜渐长。

尽把工夫闲杂话。几曾回首暂思量。

九十二

我见时人日夜忙。广营屋宅置田庄。

到头一事将不去。独有骷髅葬北邙。

九十三

个个闻知有死生。闻知何不早修行。

堂堂大道无人到。开眼明明入火坑。

九十四

尽说修行不在迟。今生还有后生期。

三涂一报五千劫。出得头来是几时。

歌十六首

一

山名霞幕泉天湖。卜居记得壬子初。

山头有块台磐石。宛如出水青芙蕖。

更有天湖一泉水。先天至今何曾枯。

就泉结屋拟终老。田地一点红尘无。

外面规模似狭窄。中间取用能宽舒。

碧纱如烟隔金像。雕盘沉水凌天衢。

蒲团禅椅列左右。香钟云板鸣朝晡。

瓷罂土种吉祥草。石盆水养龙湫蒲。

饭香粥滑山田米。瓜甜菜嫩家园蔬。

得失是非都放却。经行坐卧无相拘。

有时把柄白麈拂。有时持串乌木珠。

有时欢喜身舞蹈。有时默坐觜卢都。

懒举西来祖意。说甚东鲁诗书。

自亦不知是凡是圣。他岂能识是牛是驴。

客来未暇陪说话。拾枯先去烧茶炉。

红香旖旎。春华开敷。清阴繁茂。夏木翳如。

岩桂风前。唤回山谷。梅花雪里。清杀林逋。

人间无此真乐。山中有甚凶虞。

也不乐他。轻舆高盖。也不乐他。率众匡徒。

也不乐他。西方极乐。也不乐他。天上净居。

心下常无不足。目前触事有余。

夜籁合乐。晓天升乌。戏鱼翻跃。好鸟相呼。

路通玄以幽远。境超世而清虚。

骚人尽思。吟不成句。丹青极巧。画不成图。

独有渊明可起予。解道吾亦爱吾庐。

二

山中居。没闲时。无人会。惟自知。

绕山驱竹笕寒水。击石取火延朝炊。

香粳旋舂柴旋斫。砂锅未滚涎先垂。

开畬未及种紫芋。锄地更要栽黄箕。

白日不得手脚住。黄昏未到神思疲。

归来洗足上床睡。困重不知山月移。

隔林幽鸟忽唤醒。一团红日悬松枝。

今日明日也如是。来年后年还如斯。

春草离离。夏木葳葳。秋云片片。冬雪霏霏。

虚空落地须弥碎。三世如来脱垢衣。

三

晴明无争登霞峰。伸眉望极开心胸。

太湖万顷白潋滟。洞庭两点青蒙茸。

初疑仙子始绾角。碧纱帽子参差笼。

又疑天女来献花。玉盘捧出双芙蓉。

明知此境俱幻妄。对此悠然心未终。

徘徊不忍便归去。夕阳又转山头松。

四

干鹊傍檐鸣鹊唶。乌鸦绕屋声鸦哑。

西庵道者来送果。东邻稚子去偷瓜。

吉凶占相既有验。罪福果报应无差。

道人若有此见解。青铜镜面生痕瑕。

懒融一见四祖后。百鸟更不来衔花。

五

林木长新叶。绕屋清荫多。深草没尘迹。隔山听樵歌。

自耕还自种。侧笠披青蓑。好雨及时来。活我新栽禾。

游目周宇宙。物物皆消磨。既善解空理。不乐还如何。

六

寒山曾有言。吾心似秋月。我亦曾有言。吾心胜秋月。

秋月非不明。有圆复有缺。安得如我心。圆明常皎洁。

有问心如何。教我如何说。

七

月来照我门。风来吹我襟。劝君石上坐。听我山中吟。

玄鬓化为雪。朝光成夕阴。万事草头露。岂得长如今。

八

饭饱抱石睡。睡足起闲行。霭霭孟夏景。新树鸣黄莺。

俯仰玩时物。散诞畅吟情。只此是真乐。何必求虚名。

九

小不读佛书。大不识玄旨。焉知百万门。只在方寸里。

终日恣贪嗔。几时念生死。一朝老病来。懊恼亦徒尔。

十

种豆两三畦。离离覆原上。不知阳和功。惟言土力壮。

老兔伏崖根。心心欲希望。果能息汝贪。我宁不食酱。

十一

山中一雨滋。原上百物好。手种三亩薯。亦可延昏早。

咄哉世间人。名利常关抱。头上雪纷纷。胸中尘浩浩。

十二

结屋荒山巅。随缘度朝夕。卖柴粜米归。煮粥做饭吃。

虽是劳形骸。且免当户役。说妙与谈玄。个却晓不得。

十三

放下全放下。佛也莫要做。动念即成魔。开口便招祸。

饮啄但随缘。只么闲闲过。执法去修行。牵牛来拽磨。

十四

破屋三两椽。住在千峰上。云散天空清。放目聊四望。

世界空里花。起灭皆虚妄。日落山风寒。闭门烧火向。

十五

结屋霞峰头。耕锄供日课。山田六七丘。道人三两个。

开池放月来。卖柴籴米过。老子少机关。家私都说破。

十六

两个穷道人。三间弊漏屋。开得一丘田。收得半担谷。

煮粥尽有余。做饭却不足。也胜利名人。奔南又走北。

偈赞八十八首

示众偈

说是说非何日了。无明海阔我山高。

修身如未清三惑。凡事须当灭一毫。

闲静光阴空过了。现成粥饭若为消。

殷勤说向诸禅客。莫把袈裟换羽毛。

送东林院主归华亭

参禅人。须猛烈。吹毛剑。白雪雪。

佛来与祖来。拈起当头截。

云中木马惊嘶。山上鲤鱼出血。

万仞崖头奏凯归。等闲踏破华亭月。

送庆侍者回里省师

汝师年老中山寺。朝暮无人可瞻侍。

不归扫洒执巾瓶。师资礼法合也未。

汝母兼又年纪高。除汝一人更无二。

望断秋风未见归。倚门日日长垂泪。

离师弃母入山来。所图毕竟成何事。

安贫乐道固所难。住个茆庵岂容易。

也要种竹栽松。也要锄山掘地。

也要运水搬柴。也要浇蔬灌芋。

也要行道讽经。也要摄心除睡。

藜羹黍饭塞饥疮。淡齑薄粥通肠胃。

人生皆为口体忙。我亦未免形骸累。

自家心地如未明。业识茫茫无本据。

水边林下暂经过。吾汝皆非久居计。

月江和尚有书来。勉汝归来有深意。

开缄未读便抽身。不负来音全孝义。

有言孝为百行先。在俗在僧谁不然。

侍师奉母名敬田。何须入众并参禅。

忽然思静又嫌喧。短策不妨闲往还。

海都寺求语

急急做工夫。单提狗子无。脊梁高竖起。屹似须弥卢。

翻来覆去看。要了此公案。瞥然妄念生。便逐他使唤。

精进不懈怠。坐立道可待。懒惰又昏沉。驴年也未在。

若也放得下。无可无不可。千七百葛藤。尽是敲门瓦。

留进庵主

丹阳进禅人。随我住有日。虽立志参禅。未曾有所入。

庵中诸事务。浑不惮劳役。口体甘淡薄。身心颇真实。

一朝拜我前。请语为法则。我写此数言。助汝进道力。

只就我山居。随缘度朝夕。莫学野盘僧。东西与南北。

寻常动用中。精进莫放逸。剔起眉毛看。毕竟是何物。

看破看的人。大事方了毕。

示居士刘铁壁

见性成佛无别佛。古人说话最条直。

当头坐断没纤毫。切忌随他言语觅。

纵饶虚妄百千般。究竟还归一真实。

老僧吐露真实情。寄与云间刘铁壁。

山中四威仪

山中行。信步慢腾腾。攀萝去。又上一崚嶒。

山中住。几度朝还暮。手栽松。阴凉成大树。

山中坐。飘飘黄叶堕。没人来。闭门烧焰火。

山中卧。松风穿耳过。没来由。好梦都吹破。

重岩之下十首

一

重岩之下。火种刀耕。有粟有蔬。可煮可烹。

了我目前。乐我余生。坐盻庭柯。几度衰荣。

二

重岩之下。希古为俦。彻证本根。一了便休。

纷纷玄徒。念死话头。待兔守株。求剑刻舟。

三

重岩之下。草莽日交。人影不来。黄叶飘飘。

谷鸟晚啼。山月夜高。松露鹤飞。湿我禅袍。

四

重岩之下。蛇虎为邻。我心既忘。彼性亦驯。

人生在世。各具天真。含齿戴发。胡为不仁。

五

重岩之下。未透本根。触境逢缘。扰扰纷纷。

应须悟理。超越见闻。久久自然。左右逢原。

六

重岩之下。静默自居。三际不来。心如镜如。

斜月半窗。残火一炉。嗟彼睡夫。蝶梦蘧蘧。

七

重岩之下。皤然一叟。裰兮无边。裤兮无口。

夜入禅那。昼勤陇亩。道在其中。别更何有。

八

重岩之下。目对千山。一根返源。六处皆闲。

白云飘飘。绿水潺潺。动静自忘。别是人间。

九

重岩之下。不修形骸。木食草衣。布袜笋鞋。

竹密暗窗。苔深覆阶。萧焉忘情。寂尔虚怀。

十

重岩之下。饱饭熟眠。纵情放逸。岁月虚延。

老病时临。众苦交煎。临渴掘井。热闷徒然。

次韵送智西堂归灵隐

一榻平分鉴古轩。炉熏相对坐忘眠。

山林礼乐无今昔。时节因缘有变迁。

树影高低深夜月。猿声长短五更天。

两冬不得梅花信。又约梅华到冷泉。

会赵初心提举

老来脚力不胜鞋。竹杖扶行步落华。

待月伴云眠藓石。寻梅陪客过邻家。

粥香瓦钵山田米。雪泛瓷瓯水磨茶。

今日为翁时暂出。此心长只在烟霞。

别南山经室

屋借云边两载居。晴原无事便携锄。

和香采得邻家菊。趁嫩挑来自种蔬。

秋殿寂时山磬歇。夜窗虚处柏烟疏。

明朝又向他山去。何日重来读梵书。

秋日秦川道中

处处西风叶落频。偶归湖寺暂容身。

故人十有几人在。世事万无一事真。

扰扰劳生同作梦。明明果报各由因。

余谙此理能消遣。终不随他自损神。

偶作

今年七十七颓龄。血气潜消老病增。

踏雪探梅知履重。挑云过岭觉肩疼。

光阴别去忙如箭。世念消来冷似冰。

却忆向时游岳洞。两三回上最高层。

冬至

昨宵冬至一阳生。万物欣欣尽向荣。

铁树华开红朵朵。石田笋出绿茎茎。

人间化日才添线。竹外幽禽便转声。

白发老僧窗下坐。炉香多诵两行经。

却南州提举再招

自嗟业系在娑婆。一度寻思一叹嗟。

世上多逢人面虎。山中少见佛心蛇。

御寒补衲裁荷叶。遣睡煎茶煮瀑花。

老拙背时酬应懒。不能从命出烟霞。

雪中示徒

六出飘飘入夜多。洒窗相似扑灯蛾。

山家富贵银千树。渔父风流玉一蓑。

深径绝无樵子语。阴崖却有猎人过。

庵前黄独无寻处。唯见寒梅数朵华。

送皋侍者

侍者参得禅了也。万两黄金也合消。

世上岂无千里马。人间难得九方皋。

送漆匠

里面尽情灰得了。外头方始好揩磨。

虽然本有灵光在。也要工夫发用他。

送真藏主礼育王

雁荡天台华顶峰。鄮山乳宝接天童。

遍游元不离双足。尽在摩尼一点中。

送就禅人礼祖

人人有具黄金骨。何必诸方礼塔头。

堪笑丹阳就禅者。春深物自浙东游。

送松江深上人

参方礼祖外边事。一着工夫在己躬。

亲觐阿师秋已半。树雕叶落露金风。

送椿上人礼普陀

寒潮日夜吼雷音。耳听何如眼听亲。

小白华岩观自在。频伽声里现全身。

示禅上人

古今无法可传流。只要偷心死便休。

大抵是他人自肯。福源不会按牛头。

送雪峰维那

留香堂里十声佛。惊倒江西马簸箕。

八十四人扶不起。维那归去莫教迟。

（因马祖道一禅师父亲以织箩筐簸箕为业，号马簸箕。）

送人游五台

去去台山最上层。文殊合掌笑相迎。

岩前有个金狮子。颠倒骑归与老僧。

送针工

手携刀尺走诸方。线去针来日日忙。

量尽别人长与短。自家长短几曾量。

示真副寺坐圆觉期

百日期中痛着鞭。工夫到处话头圆。

多生业障俱消灭。佛境分明在目前。

送实监寺回大觉

杨岐骨格气雄雄。一夏相忘寂寞中。

秋至思归天目去。竹房闲掩听松风。

送愆上人回乡

孤身行脚缘何事。策杖归乡有底忙。

白业不修禅不会。可怜空过好时光。

送德都寺回里

德云不在妙峰顶。却向别山相见来。

从此罢休行脚念。坐看心地觉华开。

送真侍者

几年入众为参禅。三唤机缘未倒边。

再去诸方重请益。却来这里吃粗拳。

送福上人礼祖

祖师塔是鹘仑砖。只在山边与水边。

一一从头巡礼遍。草鞋依旧自还钱。

示来上人

看水看山何日了。奔南走北几时休。

可怜身在袈裟下。道业未成先白头。

送净发待诏二首

结缘待诏到山中。廊下诸僧尽整容。

方丈老人何不剃。要留白发过隆冬。

又

剃了又长长又剃。一年几度远烦过。

大夫只管来求福。我福如何有许多。

送圆上人

妙净圆明全体现。不须来问我如何。

正因行脚禅和子。知解何曾有许多。

送问上人归大乘

一句明明向汝道。冷如猛火热如冰。

上人若不信我说。急急回归问大乘。

送人之五台

短策轻包上五台。银楼金阁正门开。

文殊相见吃茶了。收取玻璃盏子来。

送门上人

夏在大乘堂里住。冬初来扣福源门。

莫嫌老我无言说。一曲渔歌隔岸闻。

送明道者

工夫不到不方圆。心若坚时石也穿。

不见头陀老迦叶。意根灭尽领金襕。

送大维那省母

桶箍爆处见根源。熟路重行三月天。

日暖北堂萱草绿。对娘莫说老婆禅。

示茂道者

作佛生天容易事。最难难是做头陀。

劳形枯骨安闲少。运水搬柴普请多。

示道人

自远相寻到鹅湖。殷勤请问做工夫。

老僧真实为人说。出处伽陀一字无。

送勤上人

勤求警策做工夫。散乱昏沉尽扫除。

后夜黑云消散尽。长天如水月轮孤。

示禅人二首

终日骑牛不识牛。何须辛苦外边求。

只消蓦鼻牵来看。便是寻常这一头。

参得赵州无字透。玄关金锁尽开通。

三更月下泥牛吼。八面玲珑海日红。

英上人求语

客冒春寒访隐扄。衲衣犹缀雪华轻。

坐来出示诸方语。锦轴未开先眼明。

送维那之江西

上人壮志出丛林。一寸光阴一寸金。

莫把世间闲学解。等闲埋没祖师心。

送凌侍者回净慈

十里湖光浸六桥。到时须着眼头高。

断堤风暖杨华落。不是鸟窠吹布毛。

送观侍者

放下身心返自观。略无毫发许相瞒。

云收雾卷乾坤阔。月上青山玉一团。

示勒道者

一片荒田一把锄。翻来覆去用工夫。

一锄翻得春风转。也有瓜茄也有瓠。

示众

念未生时犹妄觉。瞥兴一念便伤他。

工夫到此切须记。枯木岩前蹉路多。

示道者

行尽东西南北州。如今能得此心休。

俱胝只在山中住。受用天龙一指头。

跋净首座血书法华报亲

父是谁兮母是谁。胸中五逆是男儿。

看他义断情忘处。菡萏华开三四枝。

常侍者血书金刚经

此经在处皆有佛。不劳心力更施功。

祇园秋晚霜华重。树叶红于血染浓。

寄魁书记

僧住城隍佛祖诃。先贤多是隐岩阿。

山泉流出人间去。清水自然成浊波。

寄净慈平山和尚

年老心孤忆弟兄。中峰且喜过南屏。

潺潺一派双溪水。流入西湖更好听。

领破蹄穿五百牛。南屏寺里一栏收。

皮毛换得光生也。拽杷拖犁再起头。

寄友二首

山舍无聊夜卧迟。因君记得去年时。

豆华棚下曾分榻。月落松梢尚咏诗。

万松影里三间屋。枯木岩前一个僧。

三二十年如此过。肯将清淡换虚名。

赠古樵

空劫已前无影树。撑天拄地赤条条。

新州有个卖柴汉。收拾将来一担挑。

赠无岸

举头四望白弥弥。南北东西竟莫知。

不用篙篙撑到底。回头便是上船时。

赠本源

滔滔心地中流出。低下随宜不自高。

坎止流行皆末事。终归大海作波涛。

赠石崖

千寻拔地青如玉。万丈凌云硬似刚。

望见嶮巇多退步。有谁撒手肯承当。

赠无敌

眼空湖海气凌云。杰出丛林思不群。

古往今来谁是我。得饶人处且饶人。

赠白庵

一色虚明含法界。四檐皎洁若冰霜。

小窗几度雪晴夜。不见梅华只觉香。

赠别涧

湛然不入众流数。瞪目观来果必殊。

但得煮茶增味好。谁能泛滥落江湖。

赠别峰

峭峻万峰齐不得。孤危众岳势难同。

善财参见德云处。又在那边苍翠中。

真赞出山佛二首

头发髼松下翠微。冻云残雪缀伽梨。

不须更问山中事。观着容颜便得知。

肘破衣穿骨裹皮。下山回首步迟迟。

父王休遣人来问。颜貌不如宫里时。

观音大士二首

童子南询尚未回。白华岩下望多时。

长天万里无云夜。月在波心说向谁。

（白华岩是观音大士所在的地方。）

水即是波。岩即是石。

坐证圆通。斯为第一。

罗汉二首

一切不为。长年打坐。

执法修行。如牛拽磨。

寂灭现前不见前。待出定来重勘过。

一个浑身。一瓶秋水。

物外生涯。只这便是。

白眼看他世上人。手捺双趺笑而已。

达磨二首

面黑齿缺。心粗胆大。梁王殿上。撒沙抛土。

少室峰前。开华结果。槲叶岩台。蒙头宴坐。

夫是谓之。菩提达磨。

一言不契渡江淮。熊耳峰前去活埋。

无限家私狼藉尽。何争一只破皮鞋。

赞及庵和尚并师同帧

二老比丘。有何因由。

先觉后觉。东州西州。

建阳山中相见时。好于骨肉。

西峰寺里再参后。恶似冤仇。

从此父南子北。不知云散水流。

在你也报尽已归兜率。在我也业烦尚寄阎浮。

是非恩怨难分处。一片松阴盖石头。

自赞

板齿生毛。面孔无肉。受灵山记。欠人天福。

瘦棱棱。却如碧海波心涌起一座玉岩。硬剥剥。好似白云堆里突出千寻石屋。

道是天湖庵主。不是我同流。谓是福源住持。亦非吾眷属。

眼里无筋底。未免向影子上胡猜乱猜。皮下有血底。终不向丹青上东卜西卜。

咦。切须莫展与人看。挂向闲房伴松竹。

禅人求赞

发白面皱。皮黄骨瘦。用尽自己心。笑破他人口。

情知衰世道难行。却来静处闲叉手。

看天湖鹅湖二水同流。对霞峰胥峰两山并秀。

何缘得此优游。端的自能跳透。

不是禅翁自点胸。古今尽道苏州有。

辞世偈

青山不着臭尸骸。死了何须掘土埋。

顾我也无三昧火。光前绝后一堆柴。

寒山诗集

寒山子，不知何许人。居天台唐兴县寒岩，时往还国清寺。以桦皮为冠，布裘弊履。或长廊唱咏，或村墅歌啸，人莫识之。闾丘胤宦丹丘，临行，遇丰干师，言从天台来。闾丘问彼地有何贤堪师，师曰：“寒山文殊，拾得普贤。在国清寺库院厨中著火。”闾丘到官三日，亲往寺中。见二人，便礼拜。二人大笑曰：“丰干饶舌，饶舌。阿弥不识，礼我何为？”即走出寺，归寒岩。寒山子入穴而去，其穴自合。尝于竹木石壁书诗，并村墅屋壁所写文句三百馀首。今编诗一卷。

寒山诗

上

凡读我诗者，心中须护净。悭贪继日廉，谄曲登时正。

驱遣除恶业，归依受真性。今日得佛身，急急如律令。

重岩我卜居，鸟道绝人迹。庭际何所有，白云抱幽石。

住兹凡几年，屡见春冬易。寄语钟鼎家，虚名定无益。

可笑寒山道，而无车马踪。联谿难记曲，叠嶂不知重。

泣露千般草，吟风一样松。此时迷径处，形问影何从。

吾家好隐沦，居处绝嚣尘。践草成三径，瞻云作四邻。

助歌声有鸟，问法语无人。今日娑婆树，几年为一春。

琴书须自随，禄位用何为。投辇从贤妇，巾车有孝儿。

风吹曝麦地，水溢沃鱼池。常念鹪鹩鸟，安身在一枝。

弟兄同五郡，父子本三州。欲验飞凫集，须征白兔游。

灵瓜梦里受，神橘座中收。乡国何迢递，同鱼寄水流。

一为书剑客，二遇圣明君。东守文不赏，西征武不勋。

学文兼学武，学武兼学文。今日既老矣，馀生不足云。

庄子说送终，天地为棺椁。吾归此有时，唯须一番箔。

死将喂青蝇，吊不劳白鹤。饿著首阳山，生廉死亦乐。

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释，日出雾朦胧。

似我何由届，与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还得到其中。

天生百尺树，剪作长条木。可惜栋梁材，抛之在幽谷。

年多心尚劲，日久皮渐秃。识者取将来，犹堪柱马屋。

驱马度荒城，荒城动客情。高低旧雉堞，大小古坟茔。

自振孤蓬影，长凝拱木声。所嗟皆俗骨，仙史更无名。

鹦鹉宅西国，虞罗捕得归。美人朝夕弄，出入在庭帏。

赐以金笼贮，扃哉损羽衣。不如鸿与鹤，飖飏入云飞。

玉堂挂珠帘，中有婵娟子。其貌胜神仙，容华若桃李。

东家春雾合，西舍秋风起。更过三十年，还成苷蔗滓。

城中娥眉女，珠珮珂珊珊。鹦鹉花前弄，琵琶月下弹。

长歌三月响，短舞万人看。未必长如此，芙蓉不耐寒。

父母续经多，田园不羡他。妇摇机轧轧，儿弄口咶咶

拍手摧花舞，支颐听鸟歌。谁当来叹赏，樵客屡经过。

家住绿岩下，庭芜更不芟。新藤垂缭绕，古石竖巉岩。

山果猕猴摘，池鱼白鹭衔。仙书一两卷，树下读喃喃。

四时无止息，年去又年来。万物有代谢，九天无朽摧。

东明又西暗，花落复花开。唯有黄泉客，冥冥去不回。

岁去换愁年，春来物色鲜。山花笑绿水，岩岫舞青烟。

蜂蝶自云乐，禽鱼更可怜。朋游情未已，彻晓不能眠。

手笔太纵横，身材极瑰玮。生为有限身，死作无名鬼。

自古如此多，君今争奈何。可来白云里，教尔紫芝歌。

欲得安身处，寒山可长保。微风吹幽松，近听声逾好。

下有斑白人，喃喃读黄老。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道。

俊杰马上郎，挥鞭指绿杨。谓言无死日，终不作梯航。

四运花自好，一朝成萎黄。醍醐与石蜜，至死不能尝。

有一餐霞子，其居讳俗游。论时实萧爽，在夏亦如秋。

幽涧常沥沥，高松风飕飕。其中半日坐，忘却百年愁。

妾在邯郸住，歌声亦抑扬。赖我安居处，此曲旧来长。

既醉莫言归，留连日未央。儿家寝宿处，绣被满银床。

快搒三翼舟，善乘千里马。莫能造我家，谓言最幽野。

岩岫深嶂中，云雷竟日下。自非孔丘公，无能相救者。

智者君抛我，愚者我抛君。非愚亦非智，从此断相闻。

入夜歌明月，侵晨舞白云。焉能拱口手，端坐鬓纷纷。

有鸟五色纹，栖桐食竹实。徐动合礼仪，和鸣中音律。

昨来何以至，为吾暂时出。傥闻弦歌声，作舞欣今日。

茅栋野人居，门前车马疏。林幽偏聚鸟，溪阔本藏鱼。

山果携儿摘，皋田共妇锄。家中何所有，唯有一床书。

登陟寒山道，寒山路不穷。谿长石磊磊，涧阔草濛濛。

苔滑非关雨，松鸣不假风。谁能超世累，共坐白云中。

六极常婴困，九维徒自论。有才遗草泽，无艺闭蓬门。

日上岩犹暗，烟消谷尚昏。其中长者子，个个总无裈。

白云高嵯峨，渌水荡潭波。此处闻渔父，时时鼓棹歌。

声声不可听，令我愁思多。谁谓雀无角，其如穿屋何。

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涧滨。啾啾常有鸟，寂寂更无人。

碛碛风吹面，纷纷雪积身。朝朝不见日，岁岁不知春。

少年何所愁，愁见鬓毛白。白更何所愁，愁见日逼迫。

移向东岱居，配守北邙宅。何忍出此言，此言伤老客。

闻道愁难遣，斯言谓不真。昨朝曾趁却，今日又缠身。

月尽愁难尽，年新愁更新。谁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

两龟乘犊车，蓦出路头戏。一蛊从傍来，苦死欲求寄。

不载爽人情，始载被沈累。弹指不可论，行恩却遭刺。

三月蚕犹小，女人来采花。隈墙弄蝴蝶，临水掷虾蟆。

罗袖盛梅子，金鎞挑笋芽。斗论多物色，此地胜余家。

东家一老婆，富来三五年。昔日贫于我，今笑我无钱。

渠笑我在后，我笑渠在前。相笑傥不止，东边复西边。

富儿多鞅掌，触事难祇承。仓米已赫赤，不贷人斗升。

转怀钩距意，买绢先拣绫。若至临终日，吊客有苍蝇。

余曾昔睹聪明士，博达英灵无比伦。一选嘉名喧宇宙，

五言诗句越诸人。为官治化超先辈，直为无能继后尘。

忽然富贵贪财色，瓦解冰消不可陈。

白鹤衔苦桃，千里作一息。欲往蓬莱山，将此充粮食。

未达毛摧落，离群心惨恻。却归旧来巢，妻子不相识。

惯居幽隐处，乍向国清中。时访丰干道，仍来看拾公。

独回上寒岩，无人话合同。寻究无源水，源穷水不穷。

生前大愚痴，不为今日悟。今日如许贫，总是前生作。

今生又不修，来生还如故。两岸各无船，渺渺难济渡。

璨璨卢家女，旧来名莫愁。贪乘摘花马，乐搒采莲舟。

膝坐绿熊席，身披青凤裘。哀伤百年内，不免归山丘。

低眼邹公妻，邯郸杜生母。二人同老少，一种好面首。

昨日会客场，恶衣排在后。只为著破裙，吃他残倍娄。

独卧重岩下，蒸云昼不消。室中虽暡叆，心里绝喧嚣。

梦去游金阙，魂归度石桥。抛除闹我者，历历树间瓢。

夫物有所用，用之各有宜。用之若失所，一缺复一亏。

圆凿而方枘，悲哉空尔为。骅骝将捕鼠，不及跛猫儿。

谁家长不死，死事旧来均。始忆八尺汉，俄成一聚尘。

黄泉无晓日，青草有时春。行到伤心处，松风愁杀人。

骝马珊瑚鞭，驱驰洛阳道。自矜美少年，不信有衰老。

白发会应生，红颜岂长保。但看北邙山，个是蓬莱岛。

竟日常如醉，流年不暂停。埋著蓬蒿下，晓月何冥冥。

骨肉消散尽，魂魄几凋零。遮莫咬铁口，无因读老经。

一向寒山坐，淹留三十年。昨来访亲友，太半入黄泉。

渐减如残烛，长流似逝川。今朝对孤影，不觉泪双悬。

相唤采芙蓉，可怜清江里。游戏不觉暮，屡见狂风起。

浪捧鸳鸯儿，波摇鸂鶒子。此时居舟楫，浩荡情无已。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

垂柳暗如烟，飞花飘似霰。夫居离妇州，妇住思夫县。

各在天一涯，何时得相见。寄语明月楼，莫贮双飞燕。

有酒相招饮，有肉相呼吃。黄泉前后人，少壮须努力。

玉带暂时华，金钗非久饰。张翁与郑婆，一去无消息。

可怜好丈夫，身体极棱棱。春秋未三十，才艺百般能。

金羁逐侠客，玉馔集良朋。唯有一般恶，不传无尽灯。

桃花欲经夏，风月催不待。访觅汉时人，能无一个在。

朝朝花迁落，岁岁人移改。今日扬尘处，昔时为大海。

我见东家女，年可有十八。西舍竞来问，愿姻夫妻活。

烹羊煮众命，聚头作淫杀。含笑乐呵呵，啼哭受殃抉。

田舍多桑园，牛犊满厩辙。肯信有因果，顽皮早晚裂。

眼看消磨尽，当头各自活。纸袴瓦作裈，到头冻饿杀。

我见百十狗，个个毛狰狞。卧者渠自卧，行者渠自行。

投之一块骨，相与啀喍争。良由为骨少，狗多分不平。

极目兮长望，白云四茫茫。鸱鸦饱腲腇，鸾凤饥彷徨。

骏马放石碛，蹇驴能至堂。天高不可问，鹪鵊在沧浪。

洛阳多女儿，春日逞华丽。共折路边花，各持插高髻。

髻高花合匝，人见皆睥昵。别求醦醦怜，将归见夫婿。

春女衒容仪，相将南陌陲。看花愁日晚，隐树怕风吹。

年少从傍来，白马黄金羁。何须久相弄，儿家夫婿知。

群女戏夕阳，风来满路香。缀裙金蛱蝶，插髻玉鸳鸯。

角婢红罗缜，阉奴紫锦裳。为观失道者，鬓白心惶惶。

若人逢鬼魅，第一莫惊懅。捺硬莫采渠，呼名自当去。

烧香请佛力，礼拜求僧助。蚊子叮铁牛，无渠下觜处。

浩浩黄河水，东流长不息。悠悠不见清，人人寿有极。

苟欲乘白云，曷由生羽翼。唯当鬒发时，行住须努力。

乘兹朽木船，采彼纴婆子。行至大海中，波涛复不止。

唯赍一宿粮，去岸三千里。烦恼从何生，愁哉缘苦起。

默默永无言，后生何所述。隐居在林薮，智日何由出。

枯槁非坚卫，风霜成夭疾。土牛耕石田，未有得稻日。

山中何太冷，自古非今年。沓嶂恒凝雪，幽林每吐烟。

草生芒种后，叶落立秋前。此有沈迷客，窥窥不见天。

山客心悄悄，常嗟岁序迁。辛勤采芝朮，搜斥讵成仙。

庭廓云初卷，林明月正圆。不归何所为，桂树相留连。

有人兮山楹，云卷兮霞缨。秉芳兮欲寄，路漫漫兮难征。

心惆怅兮狐疑，年老已无成。众喔咿斯，蹇独立兮忠贞。

猪吃死人肉，人吃死猪肠。猪不嫌人臭，人反道猪香。

猪死抛水内，人死掘土藏。彼此莫相啖，莲花生沸汤。

快哉混沌身，不饭复不尿。遭得谁钻凿，因兹立九窍。

朝朝为衣食，岁岁愁租调。千个争一钱，聚头亡命叫。

啼哭缘何事，泪如珠子颗。应当有别离，复是遭丧祸。

所为在贫穷，未能了因果。冢间瞻死尸，六道不干我。

妇女慵经织，男夫懒耨田。轻浮耽挟弹，跕躧拈抹弦。

冻骨衣应急，充肠食在先。今谁念于汝，苦痛哭苍天。

不行真正道，随邪号行婆。口惭神佛少，心怀嫉妒多。

背后噇鱼肉，人前念佛陀。如此修身处，难应避奈何。

世有一等愚，茫茫恰似驴。还解人言语，贪淫状若猪。

险巇难可测，实语却成虚。谁能共伊语，令教莫此居。

有汉姓傲慢，名贪字不廉。一身无所解，百事被他嫌。

死恶黄连苦，生怜白蜜甜。吃鱼犹未止，食肉更无厌。

纵你居犀角，饶君带虎睛。桃枝将辟秽，蒜壳取为璎。

暖腹茱萸酒，空心枸杞羹。终归不免死，浪自觅长生。

卜择幽居地，天台更莫言。猿啼谿雾冷，岳色草门连。

折叶覆松室，开池引涧泉。已甘休万事，采蕨度残年。

益者益其精，可名为有益。易者易其形，是名之有易。

能益复能易，当得上仙籍。无益复无易，终不免死厄。

徒劳说三史，浪自看五经。洎老检黄籍，依前住白丁。

筮遭连蹇卦，生主虚危星。不及河边树，年年一度青。

碧涧泉水清，寒山月华白。默知神自明，观空境逾寂。

我今有一襦，非罗复非绮。借问作何色，不红亦不紫。

夏天将作衫，冬天将作被。冬夏递互用，长年只这是。

白拂栴檀柄，馨香竟日闻。柔和如卷雾，摇拽似行云。

礼奉宜当暑，高提复去尘。时时方丈内，将用指迷人。

贪爱有人求快活，不知祸在百年身。但看阳焰浮沤水，

便觉无常败坏人。丈夫志气直如铁，无曲心中道自真。

行密节高霜下竹，方知不枉用心神。

多少般数人，百计求名利。心贪觅荣华，经营图富贵。

心未片时歇，奔突如烟气。家眷实团圆，一呼百诺至。

不过七十年，冰消瓦解置。死了万事休，谁人承后嗣。

水浸泥弹丸，方知无意智。

贪人好聚财，恰如枭爱子。子大而食母，财多还害己。

散之即福生，聚之即祸起。无财亦无祸，鼓翼青云里。

去家一万里，提剑击匈奴。得利渠即死，失利汝即殂。

渠命既不惜，汝命亦何辜。教汝百胜术，不贪为上谟。

瞋是心中火，能烧功德林。欲行菩萨道，忍辱护真心。

汝为埋头痴兀兀，爱向无明罗刹窟。再三劝你早修行，

是你顽痴心恍惚。不肯信受寒山语，转转倍加业汩汩。

直待斩首作两段，方知自身奴贼物。

恶趣甚茫茫，冥冥无日光。人间八百岁，未抵半宵长。

此等诸痴子，论情甚可伤。劝君求出离，认取法中王。

世有多解人，愚痴徒苦辛。不求当来善，唯知造恶因。

五逆十恶辈，三毒以为亲。一死入地狱，长如镇库银。

天高高不穷，地厚厚无极。动物在其中，凭兹造化力。

争头觅饱暖，作计相啖食。因果都未详，盲儿问乳色。

天下几种人，论时色数有。贾婆如许夫，黄老元无妇。

卫氏儿可怜，钟家女极丑。渠若向西行，我便东边走。

贤士不贪婪，痴人好炉冶。麦地占他家，竹园皆我者。

努膊觅钱财，切齿驱奴马。须看郭门外，垒垒松柏下。

唝唝买鱼肉，担归喂妻子。何须杀他命，将来活汝己。

此非天堂缘，纯是地狱滓。徐六语破堆，始知没道理。

有人把椿树，唤作白栴檀。学道多沙数，几个得泥洹。

弃金却担草，谩他亦自谩。似聚砂一处，成团也大难。

蒸砂拟作饭，临渴始掘井。用力磨碌砖，那堪将作镜。

佛说元平等，总有真如性。但自审思量，不用闲争竞。

推寻世间事，子细总皆知。凡事莫容易，尽爱讨便宜。

护即弊成好，毁即是成非。故知杂滥口，背面总由伊。

冷暖我自量，不信奴唇皮。

蹭蹬诸贫士，饥寒成至极。闲居好作诗，札札用心力。

贱他言孰采，劝君休叹息。题安糊饼上，乞狗也不吃。

欲识生死譬，且将冰水比。水结即成冰，冰消返成水。

已死必应生，出生还复死。冰水不相伤，生死还双美。

寻思少年日，游猎向平陵。国使职非愿，神仙未足称。

联翩骑白马，喝兔放苍鹰。不觉大流落，皤皤谁见矜。

偃息深林下，从生是农夫。立身既质直，出语无谄谀。

保我不鉴璧，信君方得珠。焉能同泛滟，极目波上凫。

不须攻人恶，何用伐己善。行之则可行，卷之则可卷。

禄厚忧积大，言深虑交浅。闻兹若念兹，小子当自见。

富儿会高堂，华灯何炜煌。此时无烛者，心愿处其傍。

不意遭排遣，还归暗处藏。益人明讵损，顿讶惜馀光。

世有聪明士，勤苦探幽文。三端自孤立，六艺越诸君。

神气卓然异，精彩超众群。不识个中意，逐境乱纷纷。

层层山水秀，烟霞锁翠微。岚拂纱巾湿，露沾蓑草衣。

足蹑游方履，手执古藤枝。更观尘世外，梦境复何为。

满卷才子诗，溢壶圣人酒。行爱观牛犊，坐不离左右。

霜露入茅檐，月华明瓮牖。此时吸两瓯，吟诗五百首。

施家有两儿，以艺干齐楚。文武各自备，托身为得所。

孟公问其术，我子亲教汝。秦卫两不成，失时成龃龉。

止宿鸳鸯鸟，一雄兼一雌。衔花相共食，刷羽每相随。

戏入烟霄里，宿归沙岸湄。自怜生处乐，不夺凤凰池。

或有衒行人，才艺过周孔。见罢头兀兀，看时身侗侗。

绳牵未肯行，锥刺犹不动。恰似羊公鹤，可怜生氃氋。

少小带经锄，本将兄共居。缘遭他辈责，剩被自妻疏。

抛绝红尘境，常游好阅书。谁能借斗水，活取辙中鱼。

变化计无穷，生死竟不止。三途鸟雀身，五岳龙鱼已。

世浊作猊羺，时清为騄耳。前回是富儿，今度成贫士。

书判全非弱，嫌身不得官。铨曹被拗折，洗垢觅疮瘢。

必也关天命，今冬更试看。盲儿射雀目，偶中亦非难。

贫驴欠一尺，富狗剩三寸。若分贫不平，中半富与困。

始取驴饱足，却令狗饥顿。为汝熟思量，令我也愁闷。

柳郎八十二，蓝嫂一十八。夫妻共百年，相怜情狡猾。

弄璋字乌兔，掷瓦名婠妠。屡见枯杨荑，常遭青女杀。

大有饥寒客，生将兽鱼殊。长存磨石下，时哭路边隅。

累日空思饭，经冬不识襦。唯赍一束草，并带五升麸。

赫赫谁垆肆，其酒甚浓厚。可怜高幡帜，极目平升斗。

何意讶不售，其家多猛狗。童子欲来沽，狗咬便是走。

吁嗟浊滥处，罗刹共贤人。谓是等流类，焉知道不亲。

狐假师子势，诈妄却称珍。铅矿入炉冶，方知金不真。

田家避暑月，斗酒共谁欢。杂杂排山果，疏疏围酒樽。

芦莦将代席，蕉叶且充盘。醉后支颐坐，须弥小弹丸。

个是何措大，时来省南院。年可三十馀，曾经四五选。

囊里无青蚨，箧中有黄绢。行到食店前，不敢暂回面。

为人常吃用，爱意须悭惜。老去不自由，渐被他推斥。

送向荒山头，一生愿虚掷。亡羊罢补牢，失意终无极。

浪造凌霄阁，虚登百尺楼。养生仍夭命，诱读讵封侯。

不用从黄口，何须厌白头。未能端似箭，且莫曲如钩。

云山叠叠连天碧，路僻林深无客游。远望孤蟾明皎皎，

近闻群鸟语啾啾。老夫独坐栖青嶂，少室闲居任白头。

可叹往年与今日，无心还似水东流。

富贵疏亲聚，只为多钱米。贫贱骨肉离，非关少兄弟。

急须归去来，招贤阁未启。浪行朱雀街，踏破皮鞋底。

我见一痴汉，仍居三两妇。养得八九儿，总是随宜手。

丁防是新差，资财非旧有。黄蘖作驴鞦，始知苦在后。

新谷尚未熟，旧谷今已无。就贷一斗许，门外立踟蹰。

夫出教问妇，妇出遣问夫。悭惜不救乏，财多为累愚。

大有好笑事，略陈三五个。张公富奢华，孟子贫轗轲。

只取侏儒饱，不怜方朔饿。巴歌唱者多，白雪无人和。

老翁娶少妇，发白妇不耐。老婆嫁少夫，面黄夫不爱。

老翁娶老婆，一一无弃背。少妇嫁少夫，两两相怜态。

雍容美少年，博览诸经史。尽号曰先生，皆称为学士。

未能得官职，不解秉耒耜。冬披破布衫，盖是书误己。

鸟语情不堪，其时卧草庵。樱桃红烁烁，杨柳正毵毵。

旭日衔青嶂，晴云洗绿潭。谁知出尘俗，驭上寒山南。

昨日何悠悠，场中可怜许。上为桃李径，下作兰荪渚。

复有绮罗人，舍中翠毛羽。相逢欲相唤，脉脉不能语。

丈夫莫守困，无钱须经纪。养得一牸牛，生得五犊子。

犊子又生儿，积数无穷已。寄语陶朱公，富与君相似。

之子何惶惶，卜居须自审。南方瘴疠多，北地风霜甚。

荒陬不可居，毒川难可饮。魂兮归去来，食我家园葚。

昨夜梦还家，见妇机中织。驻梭如有思，擎梭似无力。

呼之回面视，况复不相识。应是别多年，鬓毛非旧色。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载忧。自身病始可，又为子孙愁。

下视禾根土，上看桑树头。秤锤落东海，到底始知休。

世有一等流，悠悠似木头。出语无知解，云我百不忧。

问道道不会，问佛佛不求。子细推寻著，茫然一场愁。

董郎年少时，出入帝京里。衫作嫩鹅黄，容仪画相似。

常骑踏雪马，拂拂红尘起。观者满路傍，个是谁家子。

个是谁家子，为人大被憎。痴心常愤愤，肉眼醉瞢瞢。

见佛不礼佛，逢僧不施僧。唯知打大脔，除此百无能。

人以身为本，本以心为柄。本在心莫邪，心邪丧本命。

未能免此殃，何言懒照镜。不念金刚经，却令菩萨病。

城北仲家翁，渠家多酒肉。仲翁妇死时，吊客满堂屋。

仲翁自身亡，能无一人哭。吃他杯脔者，何太冷心腹。

下愚读我诗，不解却嗤诮。中庸读我诗，思量云甚要。

上贤读我诗，把著满面笑。杨修见幼妇，一览便知妙。

自有悭惜人，我非悭惜辈。衣单为舞穿，酒尽缘歌啐。

当取一腹饱，莫令两脚儽。蓬蒿钻髑髅，此日君应悔。

我行经古坟，泪尽嗟存没。冢破压黄肠，棺穿露白骨。

欹斜有瓮瓶，掁拨无簪笏。风至揽其中，灰尘乱孛孛。

夕阳赫西山，草木光晔晔。复有朦胧处，松萝相连接。

此中多伏虎，见我奋迅鬣。手中无寸刃，争不惧慑慑。

出身既扰扰，世事非一状。未能舍流俗，所以相追访。

昨吊徐五死，今送刘三葬。终日不得闲，为此心凄怆。

有乐且须乐，时哉不可失。虽云一百年，岂满三万日。

寄世是须臾，论钱莫啾唧。孝经末后章，委曲陈情毕。

独坐常忽忽，情怀何悠悠。山腰云缦缦，谷口风飕飕。

猿来树袅袅，鸟入林啾啾。时催鬓飒飒，岁尽老惆惆。

一人好头肚，六艺尽皆通。南见驱归北，西风趁向东。

长漂如泛萍，不息似飞蓬。问是何等色，姓贫名曰穷。

他贤君即受，不贤君莫与。君贤他见容，不贤他亦拒。

嘉善矜不能，仁徒方得所。劝逐子张言，抛却卜商语。

俗薄真成薄，人心个不同。殷翁笑柳老，柳老笑殷翁。

何故两相笑，俱行譣诐中。装车竞嵽嵲，翻载各泷涷。

是我有钱日，恒为汝贷将。汝今既饱暖，见我不分张。

须忆汝欲得，似我今承望。有无更代事，劝汝熟思量。

人生一百年，佛说十二部。慈悲如野鹿，瞋忿似家狗。

家狗趁不去，野鹿常好走。欲伏猕猴心，须听狮子吼。

教汝数般事，思量知我贤。极贫忍卖屋，才富须买田。

空腹不得走，枕头须莫眠。此言期众见，挂在日东边。

寒山多幽奇，登者皆恒慑。月照水澄澄，风吹草猎猎。

凋梅雪作花，杌木云充叶。触雨转鲜灵，非晴不可涉。

有树先林生，计年逾一倍。根遭陵谷变，叶被风霜改。

咸笑外凋零，不怜内文采。皮肤脱落尽，唯有贞实在。

寒山有裸虫，身白而头黑。手把两卷书，一道将一德。

住不安釜灶，行不赍衣裓，常持智慧剑，拟破烦恼贼。

有人畏白首，不肯舍朱绂。采药空求仙，根苗乱挑掘。

数年无效验，痴意瞋怫郁。猎师披袈裟，元非汝使物。

昔时可可贫，今朝最贫冻。作事不谐和，触途成倥偬。

行泥屡脚屈，坐社频腹痛。失却斑猫儿，老鼠围饭瓮。

我见世间人，堂堂好仪相。不报父母恩，方寸底模样。

欠负他人钱，蹄穿始惆怅。个个惜妻儿，爷娘不供养。

兄弟似冤家，心中长怅怏，忆昔少年时，求神愿成长。

今为不孝子，世间多此样。买肉自家噇，抹觜道我畅。

自逞说喽罗，聪明无益当。牛头努目瞋，出去始时晌。

择佛烧好香，拣僧归供养。罗汉门前乞，趁却闲和尚。

不悟无为人，从来无相状。封疏请名僧，儭钱两三样。

云光好法师，安角在头上。汝无平等心，圣贤俱不降。

凡圣皆混然，劝君休取相。我法妙难思，天龙尽回向。

我今稽首礼，无上法中王。慈悲大喜舍，名称满十方。

众生作依怙，智慧身金刚。顶礼无所著，我师大法王。

可贵天然物，独一无伴侣。觅他不可见，出入无门户。

促之在方寸，延之一切处。你若不信受，相逢不相遇。

余家有一窟，窟中无一物。净洁空堂堂，光华明日日。

蔬食养微躯，布裘遮幻质。任你千圣现，我有天真佛。

男儿大丈夫，作事莫莽卤。劲挺铁石心，直取菩提路。

邪路不用行，行之枉辛苦。不要求佛果，识取心王主。

粤自居寒山，曾经几万载。任运遁林泉，栖迟观自在。

寒岩人不到，白云常叆叇。细草作卧褥，青天为被盖。

快活枕石头，天地任变改。

可重是寒山，白云常自闲。猿啼畅道内，虎啸出人间。

独步石可履，孤吟藤好攀。松风清飒飒，鸟语声关关。

闲自访高僧，烟山万万层。师亲指归路，月挂一轮灯。

闲游华顶上，日朗昼光辉。四顾晴空里，白云同鹤飞。

世有多事人，广学诸知见。不识本真性，与道转悬远。

若能明实相，岂用陈虚愿。一念了自心，开佛之知见。

寒山有一宅，宅中无阑隔。六门左右通，堂中见天碧。

房房虚索索，东壁打西壁。其中一物无，免被人来惜。

寒到烧软火，饥来煮菜吃。不学田舍翁，广置牛庄宅。

尽作地狱业，一入何曾极。好好善思量，思量知轨则。

侬家暂下山，入到城隍里。逢见一群女，端正容貌美。

头戴蜀样花，燕脂涂粉腻。金钏镂银朵，罗衣绯红紫。

朱颜类神仙，香带氛氲气。时人皆顾盼，痴爱染心意。

谓言世无双，魂影随他去。狗咬枯骨头，虚自舐唇齿。

不解返思量，与畜何曾异。今成白发婆，老陋若精魅。

无始由狗心，不超解脱地。

一自遁寒山，养命餐山果。平生何所忧，此世随缘过。

日月如逝川，光阴石中火。任你天地移，我畅岩中坐。

我见世间人，茫茫走路尘。不知此中事，将何为去津。

荣华能几日，眷属片时亲。纵有千斤金，不如林下贫。

自闻梁朝日，四依诸贤士。宝志万回师，四仙傅大士。

显扬一代教，任持如来使。造建僧伽蓝，信心归佛理。

虽乃得如斯，有为多患累。与道殊悬远，折西补东尔。

不达无为功，损多益少利。有声而无形，至今何处去。

吁嗟贫复病，为人绝友亲。瓮里长无饭，甑中屡生尘。

蓬庵不免雨，漏榻劣容身。莫怪今憔悴，多愁定损人。

养女畏太多，已生须训诱。捺头遣小心，鞭背令缄口。

未解乘机杼，那堪事箕帚。张婆语驴驹，汝大不如母。

秉志不可卷，须知我匪席。浪造山林中，独卧盘陀石。

辩士来劝余，速令受金璧。凿墙植蓬蒿，若此非有益。

以我栖迟处，幽深难可论。无风萝自动，不雾竹长昏。

涧水缘谁咽，山云忽自屯。午时庵内坐，始觉日头暾。

忆昔遇逢处，人间逐胜游。乐山登万仞，爱水泛千舟。

送客琵琶谷，携琴鹦鹉洲。焉知松树下，抱膝冷飕飕。

报汝修道者，进求虚劳神。人有精灵物，无字复无文。

呼时历历应，隐处不居存。叮咛善保护，勿令有点痕。

去年春鸟鸣，此时思弟兄。今年秋菊烂，此时思发生。

绿水千肠咽，黄云四面平。哀哉百年内，肠断忆咸京。

多少天台人，不识寒山子。莫知真意度，唤作闲言语。

一住寒山万事休，更无杂念挂心头。

闲于石壁题诗句，任运还同不系舟。

可惜百年屋，左倒右复倾。墙壁分散尽，木植乱差横。

砖瓦片片落，朽烂不堪停。狂风吹蓦榻，再竖卒难成。

精神殊爽爽，形貌极堂堂。能射穿七札，读书览五行。

经眠虎头枕，昔坐象牙床。若无一堵物，不啻冷如霜。

笑我田舍儿，头颊底絷涩。巾子未曾高，腰带长时急。

非是不及时，无钱趁不及。一日有钱财，浮图顶上立。

买肉血括括，买鱼跳鱍鱍。君身招罪累，妻子成快活。

才死渠便嫁，他人谁敢遏。一朝如破床，两个当头脱。

客难寒山子，君诗无道理。吾观乎古人，贫贱不为耻。

应之笑此言，谈何疏阔矣。愿君似今日，钱是急事尔。

从生不往来，至死无仁义。言既有枝叶，心怀便险诐。

若其开小道，缘此生大伪。诈说造云梯，削之成棘刺。

一瓶铸金成，一瓶埏泥出。二瓶任君看，那个瓶牢实。

欲知瓶有二，须知业非一。将此验生因，修行在今日。

摧残荒草庐，其中烟火蔚。借问群小儿，生来凡几日。

门外有三车，迎之不肯出。饱食腹膨脝，个是痴顽物。

有身与无身，是我复非我。如此审思量，迁延倚岩坐。

足间青草生，顶上红尘堕。已见俗中人，灵床施酒果。

昨见河边树，摧残不可论。二三馀干在，千万斧刀痕。

霜凋萎疏叶，波冲枯朽根。生处当如此，何用怨乾坤。

余见僧繇性希奇，巧妙间生梁朝时。道子飘然为殊特，

二公善绘手毫挥。逞画图真意气异，龙行鬼走神巍巍。

饶邈虚空写尘迹，无因画得志公师。

久住寒山凡几秋，独吟歌曲绝无忧。蓬扉不掩常幽寂，

泉涌甘浆长自流。石室地炉砂鼎沸，松黄柏茗乳香瓯。

饥餐一粒伽陀药，心地调和倚石头。

丹丘迥耸与云齐，空里五峰遥望低。雁塔高排出青嶂，

禅林古殿入虹蜺。风摇松叶赤城秀，雾吐中岩仙路迷。

碧落千山万仞现，藤萝相接次连谿。

千生万死凡几生，生死来去转迷情。

不识心中无价宝，犹似盲驴信脚行。

老病残年百有馀，面黄头白好山居。布裘拥质随缘过，

岂羡人间巧样模。心神用尽为名利，百种贪婪进己躯。

浮生幻化如灯烬，冢内埋身是有无。

世间何事最堪嗟，尽是三途造罪楂。不学白云岩下客，

一条寒衲是生涯。秋到任他林落叶，春来从你树开花。

三界横眠闲无事，明月清风是我家。

昔年曾到大海游，为采摩尼誓恳求。直到龙宫深密处，

金关锁断主神愁。龙王守护安耳里，剑客星挥无处搜。

贾客却归门内去，明珠元在我心头。

众星罗列夜明深，岩点孤灯月未沈。

圆满光华不磨莹，挂在青天是我心。

千年石上古人踪，万丈岩前一点空。

明月照时常皎洁，不劳寻讨问西东。

寒山顶上月轮孤，照见晴空一物无。

可贵天然无价宝，埋在五阴溺身躯。

我向前溪照碧流，或向岩边坐盘石。

心似孤云无所依，悠悠世事何须觅。

我家本住在寒山，石岩栖息离烦缘。

泯时万象无痕迹，舒处周流遍大千。

光影腾辉照心地，无有一法当现前。

方知摩尼一颗珠，解用无方处处圆。

世人何事可吁嗟，苦乐交煎勿底涯。

生死往来多少劫，东西南北是谁家。

张王李赵权时姓，六道三途事似麻。

只为主人不了绝，遂招迁谢逐迷邪。

余家本住在天台，云路烟深绝客来。

千仞岩峦深可遁，万重谿涧石楼台。

桦巾木屐沿流步，布裘藜杖绕山回。

自觉浮生幻化事，逍遥快乐实善哉。

怜底众生病，餐尝略不厌。蒸豚搵蒜酱，炙鸭点椒盐。

去骨鲜鱼脍，兼皮熟肉脸。不知他命苦，只取自家甜。

读书岂免死，读书岂免贫。何以好识字，识字胜他人。

丈夫不识字，无处可安身。黄连搵蒜酱，忘计是苦辛。

寒山诗

下

我见瞒人汉，如篮盛水走。一气将归家，篮里何曾有。

我见被人瞒，一似园中韭。日日被刀伤，天生还自有。

不见朝垂露，日烁自消除。人身亦如此，阎浮是寄居。

切莫因循过，且令三毒祛。菩提即烦恼，尽令无有馀。

水清澄澄莹，彻底自然见。心中无一事，水清众兽现。

心若不妄起，永劫无改变。若能如是知，是知无背面。

自从到此天台境，经今早度几冬春。

山水不移人自老，见却多少后生人。

说食终不饱，说衣不免寒。饱吃须是饭，著衣方免寒。

不解审思量，只道求佛难。回心即是佛，莫向外头看。

可畏轮回苦，往复似翻尘。蚁巡环未息，六道乱纷纷。

改头换面孔，不离旧时人。速了黑暗狱，无令心性昏。

可畏三界轮，念念未曾息。才始似出头，又却遭沈溺。

假使非非想，盖缘多福力。争似识真源，一得即永得。

昨日游峰顶，下窥千尺崖。临危一株树，风摆两枝开。

雨漂即零落，日晒作尘埃。嗟见此茂秀，今为一聚灰。

自古多少圣，叮咛教自信。人根性不等，高下有利钝。

真佛不肯认，置功枉受困。不知清净心，便是法王印。

我闻天台山，山中有琪树。永言欲攀之，莫晓石桥路。

缘此生悲叹，索居将已暮。今日观镜中，飒飒鬓垂素。

养子不经师，不及都亭鼠。何曾见好人，岂闻长者语。

为染在薰莸，应须择朋侣。五月贩鲜鱼，莫教人笑汝。

徒闭蓬门坐，频经石火迁。唯闻人作鬼，不见鹤成仙。

念此那堪说，随缘须自怜。回瞻郊郭外，古墓犁为田。

时人见寒山，各谓是风颠。貌不起人目，身唯布裘缠。

我语他不会，他语我不言。为报往来者，可来向寒山。

自在白云间，从来非买山。下危须策杖，上险捉藤攀。

涧底松常翠，谿边石自斑。友朋虽阻绝，春至鸟关关。

我在村中住，众推无比方。昨日到城下，却被狗形相。

或嫌袴太窄，或说衫少长。挛却鹞子眼，雀儿舞堂堂。

死生元有命，富贵本由天。此是古人语，吾今非谬传。

聪明好短命，痴騃却长年。钝物丰财宝，醒醒汉无钱。

国以人为本，犹如树因地。地厚树扶疏，地薄树憔悴。

不得露其根，枝枯子先坠。决陂以取鱼，是取一期利。

众生不可说，何意许颠邪。面上两恶鸟，心中三毒蛇。

是渠作障碍，使你事烦拏。举手高弹指，南无佛陀耶。

自乐平生道，烟萝石洞间。野情多放旷，长伴白云间。

有路不通世，无心孰可攀。石床孤夜坐，圆月上寒山。

大海水无边，鱼龙万万千。递互相食啖，冗冗痴肉团。

为心不了绝，妄想起如烟。性月澄澄朗，廓尔照无边。

自见天台顶，孤高出众群。风摇松竹韵，月现海潮频。

下望青山际，谈玄有白云。野情便山水，本志慕道伦。

三五痴后生，作事不真实。未读十卷书，强把雌黄笔。

将他儒行篇，唤作贼盗律。脱体似蟫虫，咬破他书帙。

心高如山岳，人我不伏人。解讲围陀典，能谈三教文。

心中无惭愧，破戒违律文。自言上人法，称为第一人。

愚者皆赞叹，智者抚掌笑。阳焰虚空花，岂得免生老。

不如百不解，静坐绝忧恼。

如许多宝贝，海中乘坏舸。前头失却桅，后头又无柁。

宛转任风吹，高低随浪簸。如何得到岸，努力莫端坐。

我见凡愚人，多畜资财谷。饮酒食生命，谓言我富足。

莫知地狱深，唯求上天福。罪业如毗富，岂得免灾毒。

财主忽然死，争共当头哭。供僧读文疏，空是鬼神禄。

福田一个无，虚设一群秃。不如早觉悟，莫作黑暗狱。

狂风不动树，心真无罪福。寄语冗冗人，叮咛再三读。

劝你三界子，莫作勿道理。理短被他欺，理长不奈你。

世间浊滥人，恰似黍粘子。不见无事人，独脱无能比。

早须返本源，三界任缘起。清净入如流，莫饮无明水。

三界人蠢蠢，六道人茫茫。贪财爱淫欲，心恶若豺狼。

地狱如箭射，极苦若为当。兀兀过朝夕，都不别贤良。

好恶总不识，犹如猪及羊。共语如木石，嫉妒似颠狂。

不自见己过，如猪在圈卧。不知自偿债，却笑牛牵磨。

人生在尘蒙，恰似盆中虫。终日行绕绕，不离其盆中。

神仙不可得，烦恼计无穷。岁月如流水，须臾作老翁。

寒山出此语，复似颠狂汉。有事对面说，所以足人怨。

心真出语直，直心无背面。临死度奈河，谁是喽罗汉。

冥冥泉台路，被业相拘绊。

我见多知汉，终日用心神。岐路逞喽罗，欺谩一切人。

唯作地狱滓，不修正直因。忽然无常至，定知乱纷纷。

寄语诸仁者，复以何为怀。达道见自性，自性即如来。

天真元具足，修证转差回。弃本却逐末，只守一场呆。

世有一般人，不恶又不善。不识主人公，随客处处转。

因循过时光，浑是痴肉脔。虽有一灵台，如同客作汉。

常闻释迦佛，先受然灯记。然灯与释迦，只论前后智。

前后体非殊，异中无有异。一佛一切佛，心是如来地。

常闻国大臣，朱紫簪缨禄。富贵百千般，贪荣不知辱。

奴马满宅舍，金银盈帑屋。痴福暂时扶，埋头作地狱。

忽死万事休，男女当头哭。不知有祸殃，前路何疾速。

家破冷飕飕，食无一粒粟。冻饿苦凄凄，良由不觉触。

上人心猛利，一闻便知妙。中流心清净，审思云甚要。

下士钝暗痴，顽皮最难裂。直待血淋头，始知自摧灭。

看取开眼贼，闹市集人决。死尸弃如尘，此时向谁说。

男儿大丈夫，一刀两段截。人面禽兽心，造作何时歇。

我有六兄弟，就中一个恶。打伊又不得，骂伊又不著。

处处无奈何，耽财好淫杀。见好埋头爱，贪心过罗刹。

阿爷恶见伊，阿娘嫌不悦。昨被我捉得，恶骂恣情掣。

趁向无人处，一一向伊说。汝今须改行，覆车须改辙。

若也不信受，共汝恶合杀。汝受我调伏，我共汝觅活。

从此尽和同，如今过菩萨。学业攻炉冶，炼尽三山铁。

至今静恬恬，众人皆赞说。

昔日极贫苦，夜夜数他宝。今日审思量，自家须营造。

掘得一宝藏，纯是水精珠。大有碧眼胡，密拟买将去。

余即报渠言，此珠无价数。

一生慵懒作，憎重只便轻。他家学事业，余持一卷经。

无心装褾轴，来去省人擎。应病则说药，方便度众生。

但自心无事，何处不惺惺。

我见出家人，不入出家学。欲知真出家，心净无绳索。

澄澄孤玄妙，如如无倚托。三界任纵横，四生不可泊。

无为无事人，逍遥实快乐。

昨到云霞观，忽见仙尊士。星冠月帔横，尽云居山水。

余问神仙术，云道若为比。谓言灵无上，妙药必神秘。

守死待鹤来，皆道乘鱼去。余乃返穷之，推寻勿道理。

但看箭射空，须臾还坠地。饶你得仙人，恰似守尸鬼。

心月自精明，万象何能比。欲知仙丹术，身内元神是。

莫学黄巾公，握愚自守拟。

余家有一宅，其宅无正主。地生一寸草，水垂一滴露。

火烧六个贼，风吹黑云雨。子细寻本人，布裹真珠尔。

传语诸公子，听说石齐奴。僮仆八百人，水碓三十区。

舍下养鱼鸟，楼上吹笙竽。伸头临白刃，痴心为绿珠。

何以长惆怅，人生似朝菌。那堪数十年，亲旧凋落尽。

以此思自哀，哀情不可忍。奈何当奈何，托体归山隐。

褴缕关前业，莫诃今日身。若言由冢墓，个是极痴人。

到头君作鬼，岂令男女贫。皎然易解事，作么无精神。

我见黄河水，凡经几度清。水流如急箭，人世若浮萍。

痴属根本业，无明烦恼坑。轮回几许劫，只为造迷盲。

二仪既开辟，人乃居其中。迷汝即吐雾，醒汝即吹风。

惜汝即富贵，夺汝即贫穷。碌碌群汉子，万事由天公。

余劝诸稚子，急离火宅中。三车在门外，载你免飘蓬。

露地四衢坐，当天万事空。十方无上下，来去任西东。

若得个中意，纵横处处通。

可叹浮生人，悠悠何日了。朝朝无闲时，年年不觉老。

总为求衣食，令心生烦恼。扰扰百千年，去来三恶道。

时人寻云路，云路杳无踪。山高多险峻，涧阔少玲珑。

碧嶂前兼后，白云西复东。欲知云路处，云路在虚空。

寒山栖隐处，绝得杂人过。时逢林内鸟，相共唱山歌。

瑞草联谿谷，老松枕嵯峨。可观无事客，憩歇在岩阿。

五岳俱成粉，须弥一寸山。大海一滴水，吸入在心田。

生长菩提子，遍盖天中天。语汝慕道者，慎莫绕十缠。

无衣自访觅，莫共狐谋裘。无食自采取，莫共羊谋羞。

借皮兼借肉，怀叹复怀愁。皆缘义失所，衣食常不周。

自羡山间乐，逍遥无倚托。逐日养残躯，闲思无所作。

时披古佛书，往往登石阁。下窥千尺崖，上有云盘泊。

寒月冷飕飕，身似孤飞鹤。

我见转轮王，千子常围绕。十善化四天，庄严多七宝。

七宝镇随身，庄严甚妙好。一朝福报尽，犹若栖芦鸟。

还作牛领虫，六趣受业道。况复诸凡夫，无常岂长保。

生死如旋火，轮回似麻稻。不解早觉悟，为人枉虚老。

平野水宽阔，丹丘连四明。仙都最高秀，群峰耸翠屏。

远远望何极，矹矹势相迎。独标海隅外，处处播嘉名。

可贵一名山，七宝何能比。松月飕飕冷，云霞片片起。

周匝几重山，回还多少里。溪涧静澄澄，快活无穷已。

我见世间人，生而还复死。昨朝犹二八，壮气胸襟士。

如今七十过，力困形憔悴。恰似春日花，朝开夜落尔。

迥耸霄汉外，云里路岧峣。瀑布千丈流，如铺练一条。

下有栖心窟，横安定命桥。雄雄镇世界，天台名独超。

盘陀石上坐，谿涧冷凄凄。静玩偏嘉丽，虚岩蒙雾迷。

怡然憩歇处，日斜树影低。我自观心地，莲花出淤泥。

隐士遁人间，多向山中眠。青萝疏麓麓，碧涧响联联。

腾腾且安乐，悠悠自清闲。免有染世事，心静如白莲。

寄语食肉汉，食时无逗遛。今生过去种，未来今日修。

只取今日美，不畏来生忧。老鼠入饭瓮，虽饱难出头。

自从出家后，渐得养生趣。伸缩四肢全，勤听六根具。

褐衣随春冬，粝食供朝暮。今日恳恳修，愿与佛相遇。

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二十一，都来六百首。

一例书岩石，自夸云好手。若能会我诗，真是如来母。

世事绕悠悠，贪生早晚休。研尽大地石，何时得歇头。

四时周变易，八节急如流。为报火宅主，露地骑白牛。

可笑五阴窟，四蛇共同居。黑暗无明烛，三毒递相驱。

伴党六个贼，劫掠法财珠。斩却魔军辈，安泰湛如苏。

常闻汉武帝，爰及秦始皇。俱好神仙术，延年竟不长。

金台既摧折，沙丘遂灭亡。茂陵与骊岳，今日草茫茫。

忆得二十年，徐步国清归。国清寺中人，尽道寒山痴。

痴人何用疑，疑不解寻思。我尚自不识，是伊争得知。

低头不用问，问得复何为。有人来骂我，分明了了知。

虽然不应对，却是得便宜。

语你出家辈，何名为出家。奢华求养活，继缀族姓家。

美舌甜唇觜，谄曲心钩加。终日礼道场，持经置功课。

炉烧神佛香，打钟高声和。六时学客舂，昼夜不得卧。

只为爱钱财，心中不脱洒。见他高道人，却嫌诽谤骂。

驴屎比麝香，苦哉佛陀耶。又见出家儿，有力及无力。

上上高节者，鬼神钦道德。君王分辇坐，诸侯拜迎逆。

堪为世福田，世人须保惜。下下低愚者，诈现多求觅。

浊滥即可知，愚痴爱财色。著却福田衣，种田讨衣食。

作债税牛犁，为事不忠直。朝朝行弊恶，往往痛臀脊。

不解善思量，地狱苦无极。一朝著病缠，三年卧床席。

亦有真佛性，翻作无明贼。南无佛陀耶，远远求弥勒。

寒岩深更好，无人行此道。白云高岫闲，青嶂孤猿啸。

我更何所亲，畅志自宜老。形容寒暑迁，心珠甚可保。

岩前独静坐，圆月当天耀。万象影现中，一轮本无照。

廓然神自清，含虚洞玄妙。因指见其月，月是心枢要。

本志慕道伦，道伦常获亲。时逢杜源客，每接话禅宾。

谈玄月明夜，探理日临晨。万机俱泯迹，方识本来人。

元非隐逸士，自号山林人。仕鲁蒙帻帛，且爱裹疏巾。

道有巢许操，耻为尧舜臣。猕猴罩帽子，学人避风尘。

自古诸哲人，不见有长存。生而还复死，尽变作灰尘。

积骨如毗富，别泪成海津。唯有空名在，岂免生死轮。

今日岩前坐，坐久烟云收。一道清溪冷，千寻碧嶂头。

白云朝影静，明月夜光浮。身上无尘垢，心中那更忧。

千云万水间，中有一闲士。白日游青山，夜归岩下睡。

倏尔过春秋，寂然无尘累。快哉何所依，静若秋江水。

劝你休去来，莫恼他阎老。失脚入三途，粉骨遭千捣。

长为地狱人，永隔今生道。勉你信余言，识取衣中宝。

世间一等流，诚堪与人笑。出家弊己身，诳俗将为道。

虽著离尘衣，衣中多养蚤。不如归去来，识取心王好。

高高峰顶上，四顾极无边。独坐无人知，孤月照寒泉。

泉中且无月，月自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终不是禅。

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失。云不识蜂腰，仍不会鹤膝。

平侧不解压，凡言取次出。我笑你作诗，如盲徒咏日。

我住在村乡，无爷亦无娘。无名无姓第，人唤作张王。

并无人教我，贫贱也寻常。自怜心的实，坚固等金刚。

寒山出此语，此语无人信。蜜甜足人尝，黄蘖苦难近。

顺情生喜悦，逆意多瞋恨。但看木傀儡，弄了一场困。

我见人转经，依他言语会。口转心不转，心口相违背。

心真无委曲，不作诸缠盖。但且自省躬，莫觅他替代。

可中作得主，是知无内外。

寒山唯白云，寂寂绝埃尘。草座山家有，孤灯明月轮。

石床临碧沼，虎鹿每为邻。自羡幽居乐，长为象外人。

鹿生深林中，饮水而食草。伸脚树下眠，可怜无烦恼。

系之在华堂，肴膳极肥好。终日不肯尝，形容转枯槁。

花上黄莺子，吱吱声可怜，美人颜似玉，对此弄鸣弦。

玩之能不足，眷恋在龆年。花飞鸟亦散，洒泪秋风前。

栖迟寒岩下，偏讶最幽奇。携篮采山茹，挈笼摘果归。

蔬斋敷茅坐，啜啄食紫芝。清沼濯瓢钵，杂和煮稠稀。

当阳拥裘坐，闲读古人诗。

昔日经行处，今复七十年。故人无来往，埋在古冢间。

余今头已白，犹守片云山。为报后来子，何不读古言。

欲向东岩去，于今无量年。昨来攀葛上，半路困风烟。

径窄衣难进，苔粘履不全。住兹丹桂下，且枕白云眠。

我见利智人，观者便知意。不假寻文字，直入如来地。

心不逐诸缘，意根不妄起。心意不生时，内外无馀事。

身著空花衣，足蹑龟毛履。手把兔角弓，拟射无明鬼。

君看叶里花，能得几时好。今日畏人攀，明朝待谁扫。

可怜娇艳情，年多转成老。将世比于花，红颜岂长保。

桂栋非吾宅，松林是我家。一生俄尔过，万事莫言赊。

济渡不造筏，漂沦为采花。善根今未种，何日见生芽。

出生三十年，当游千万里。行江青草合，入塞红尘起。

炼药空求仙，读书兼咏史。今日归寒山，枕流兼洗耳。

寒山无漏岩，其岩甚济要。八风吹不动，万古人传妙。

寂寂好安居，空空离讥诮。孤月夜长明，圆日常来照。

虎丘兼虎谿，不用相呼召。世间有王傅，莫把同周邵。

我自遁寒岩，快活长歌笑。

沙门不持戒，道士不服药。自古多少贤，尽在青山脚。

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

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

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

三字诗六首

寒山道

寒山道，无人到。若能行，称十号。有蝉鸣，

无鸦噪。黄叶落，白云扫。石磊磊，山隩隩。

我独居，名善导。子细看，何相好。

寒山寒，冰锁石。藏山青，现雪白。

日出照，一时释。从兹暖，养老客。

我居山，勿人识。白云中，常寂寂。

寒山深，称我心。纯白石，勿黄金。

泉声响，抚伯琴。有子期，辨此音。

重岩中，足清风。扇不摇，凉冷通。

明月照，白云笼。独自坐，一老翁。

寒山子，长如是。独自居，不生死。

拾遗

我见世间人，个个争意气。一朝忽然死，只得一片地。

阔四尺，长丈二。汝若会。出来争意气，我与汝。立碑记。

家有寒山诗，胜汝看经卷。书放屏风上，时时看一遍。

梵志死去来，魂识见阎老。读尽百王书，未免受垂拷。

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

井底生红尘，高峰起白浪。石女生石儿，龟毛寸寸长。

若要学菩提，但看此模样。

人是黑头虫，刚作千年调。铸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

我闻释迦佛，不知在何方。思量得去处，不离我道场。

胭脂画面娇千样，龙麝熏衣俏百般。

今日风流都不见，绿杨芳草髑髅寒。

雀啄鸦餐皮肉尽，风吹日炙髑髅干。目前试问傍观者，自把形骸仔细看。

百骸溃散离尘泥，一物长灵复是谁。不得此时通线路，骷髅着地几人知。

半作幡身半作脚，挂在空中惊鸟雀。行住坐卧思量着，只好把与穷汉做袄着。

无嗔即是戒，心净即出家。我性与汝合，一切法无差。

少年懒读书，三十业犹未。白首始得官，不过十乡尉，不如多种黍。供此伏家费，打酒咏诗眠，百年期仿佛。

人言是牡丹，佛说是花箭。射人入骨髓，死而不知怨。

隈岩人笑我，我自养疏慵。橡栗随时拾，麻衣破处缝。竹深烟幕幕，涧涧水溶溶。此理谁相访？孤云到砌重。

急急忙忙苦追求，寒寒冷冷度春秋。朝朝暮暮营活计，闷闷昏昏白了头。是是非非何日了，烦烦恼恼几时休。明明白白一条路，万万千千不肯修。